



中華書局

甲骨文字詁林

于省吾 主編

第二冊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甲骨文詁林



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

—中華書局—

主編 于省吾 按語編撰 姚孝遂


甲骨文字詁林

第二冊

對







羅振玉「說文解字」：對，从丰从口从寸，茲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案古文無从口作者，亦非从士，又許書从寸，古金文及卜辭均从又。

王襄「古對字」：（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稟玉森「說文」：對，應無方也。从口从寸，寸，法度也。金文作對（師酉設）、豐（王孫鐘）、晨鼎、對（太保毀）、契文則作對。按金文皇作皇（號叔編鐘）、皇（頌敵）、豐（王孫鐘）、皇（陳侯因資毀）、汪家父謂上象冠冕，其說極新。契文對从丰，上為口，與鐘文皇之从出相似，當亦象冠冕。予前釋風字所以从丰，謂象大鳥之冠。鼎文對正从丰，參此益信。下為上，即王，从又蓋持事於戴冠冕之王前，金對揚意。契文中未見皇字，金文中之皇，殆由豐訛化而生，又知皇本从王，陳侯因資敵、王孫鐘文，猶得古意。（說契四葉背）

葉玉森「字从又，蓋持事於戴冠冕之王前，金對揚意。出象冠冕，下為上即王，又契文未見皇字，金文之皇殆由豐訛化而生，又知皇本从王矣。（說契八葉四行）

孫海波「說文」：對，从丰从口从寸，或从士作對。云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从士也。西對地名。（甲骨文編九九頁）

孫海波「說文」：對，从丰从口从寸，或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日非。（文編三卷三葉）

李孝定「說文」：對，應無方也。从丰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日漢文帝以下云：當非許語。姚文田說文校議：桂氏義澄均主此說。且金文對字多見，均不从口。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滋諸器款識對字最多，皆無从口者。疑李斯定古法作小篆對字始从口。至文帝漢改耳。其說當是。按金文皆對揚連文，有顯揚、志、疑與、對、播造法同。對作對，象一手持半樹於土上之形。半為植物，象形字，其初宜當為樹木於某處。

说文：「对，摩无方也。」此释不可信。对的本义应是雕治。首先从字形上看，甲骨文对字象手持鐫形，鐫是雕琢玉石的主要工具。辛下或加一横画，则象被雕治的物面。广雅释詁三：「对，治也。」正保存了古义，但由于经典里很难找到例证，所以王念孙疏证对此表示怀疑。其实经典里例证并不少，下面从经典用例看对字本义。

借追为对。大雅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传：「追，雕也。」笺：「追亦治玉也。」又周礼追师郑注：「追犹治也。」追对古音同在端母微部，所以通用。后来追字孳乳为鎚或珣，意义不变。

借敦为对。对又音转为雕。对字的分化情况可以归纳为：借追表示，孳乳为鎚、珣；直接以对训治的用例也有。大雅皇矣的「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对字旧注众说纷纭，都赖增字为训，其实对正应训为治，诗文便涣然冰释了。（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至三七一页）

按：合集三〇六〇〇言「于夫西对」；三六四一九言「于束对」；屯四五二九言「于售北对」，均当为「磨对」之義。字均不从「口」，亦不从「士」，與「辛」亦無涉。

𠄎

商承祚 「祐作𠄎」（佚考八五葉）

唐蘭 「右𠄎字，商承祚釋祐，誤。按說文𠄎字正作𠄎，金文孟鼎。我觀殷述今之述從𠄎，舊誤釋為遂，非是。述今借為墜命。魚鼎上述字從𠄎，小臣健殷述東隣之述從𠄎，徐鉉謂「言聲，轉寫誤加之」。今按徐說非，𠄎字當从禾𠄎聲，𠄎字或誤作穀名，如𠄎中𠄎去。𠄎稻糲梁，「𠄎」後人加禾作𠄎耳。𠄎字本作𠄎，從又，又者手形，其本義未詳，然要非𠄎之有也。卜辭云：「王其𠄎，疑段為述。」說文：「述猶也。」惟辭意未足，無以決之。（文字記卅二葉下至卅三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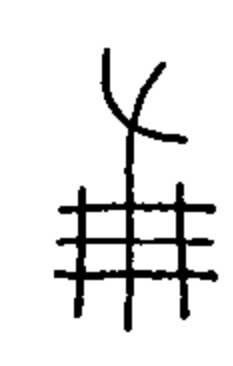
孙海波 「𠂔」 乙三三九四。与𠂔字或体同。𠂔（甲骨文编三〇八页）

李孝定 「说文」 秬稷之黏者从禾求象形。𠂔或省禾。𠂔文此字唐释求可以。求之為秬當為段借，以字非稷之象形也。其本義不可知。唐說亦是。𠂔（集釋二三五三葉）

按：卜辭云：

「丙戌卜，爭貞，父乙求多子。」
「貞，父乙弗求多子。」
合集二九四〇。
合集三二三八正。

文辭皆足，當與孟鼎「我聞殷述令」之「述」之用法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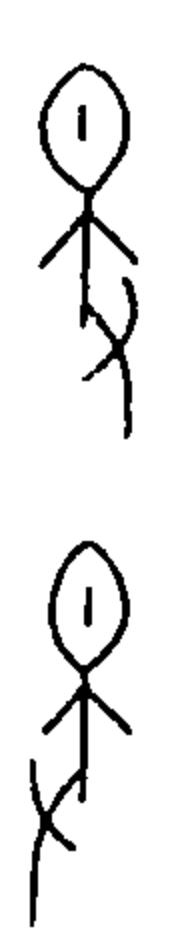
0933

按：字在卜辭當為地名。



093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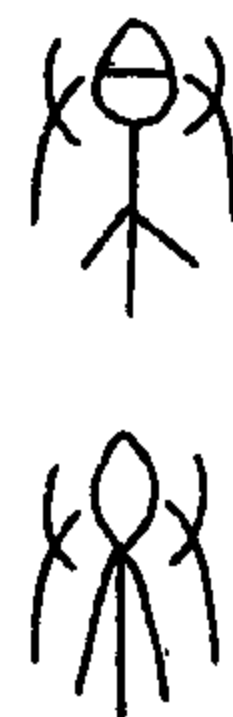
勞 幹 「就」是字之發展而言。自契文金文以至小篆，亦可謂相承有序。契文誠象矛頭，無可疑者。許氏之「从又」聲也。而「又」則為鳥之短羽首，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後之傳述。因此越王矛以鳥形从「又」之文，可釋為「又」，而金文則可釋為「又」。

越王作父以賜

蓋越王及賜三字，已經由容氏辨認。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亦無疑者。惟第四字从「又」為鳥，以器之形質說，當為矛或受。但才字不从手，更証以考工記之文，則此字宜為受。𠂔（古文字試釋，易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五十一頁）

093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卜辭為人名。

0937



按：合集一七一〇一辭云：
「貞，其其并」
為人名。

0938



羅振玉
九葉下
說文解字反古文作反。此作反，與古金文及許書篆文合。
殷粹中五十

孫海波
「反」前二、四、一、地名。
（甲骨文編一二〇頁）

按：卜辭反字均用為地名。

0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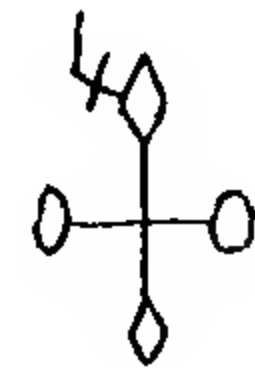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2



按：合集二七三六八辭云：「丁卯卜，其畝，丁亥于父甲。」
當為祭名。

0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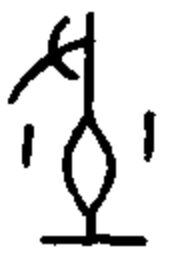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三七四〇八辭云：「士辰王卜貞，田畝，往來亡。」
為地名。

0944



按：合集六六六四正辭云：「佳父乙降。」
當為災咎之義。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張亞初

「說文解字：『𣎵，从艸，从𠂔，𠂔亦聲。』」

此字从小从艸，可隶定為𣎵。毛公鼎有𣎵字，竊

與先生以為即𣎵字，不確（金文編一四七頁）。此字从少从艸，應隶定為𣎵。古文𣎵字，小篆音同字通，小篆可作少字（綜類四九七頁），雨小可作雨少（同上五八六頁）。𣎵即𣎵。它與後世何字相當，尚待研究。疑與抄字有美。L（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二頁）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王襄

「古篆字，象形。」

（類纂正編第十四卷六十一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𣎵，从艸，从𠂔，𠂔亦聲。』」
从艸亦不能象𣎵形。今卜辭𣎵字从𠂔，上象柱，下象足，似𣎵而腹加碩，甚得𣎵狀，知許書从𠂔作者，乃由𠂔而譌。卜辭从𠂔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古文一金文家稱𣎵（𣎵）有𣎵字，與此正同。但省久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與傳世古篆形狀迥合，可為卜辭𣎵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𣎵，與𣎵字形頗相似，故後人誤認𣎵為散。韓詩說諸

飲器有散無尊，今傳世古飲器有尊無散。大於角者惟尊而已。故諸經中散字疑皆尊字之譌。

葉玉森 按羅氏釋尊可信，惟卜辭之尊似非禮器之名。如後編下第七葉第九版「貞其」為殘文，又第十版「王貞其」亡口。與同版「王貞其」辭例同。韋即達，有離叛之意。曰「韋」茅，曰「韋」尊，猶他辭曰「昇苦」。一歲龜一百零三歲，二，則苦與茅及尊註國名。一前釋卷五第七葉。

王國維 余按歷參事說是也。便陽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其飲器中有爵一觚一解二角一尊一，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數雖不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大者，皆散角或尊角連文，禮器：「禮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尊角詔安尸。」皆與角連文，言散則不言尊，言尊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尊為爵之大者，故名曰尊，尊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器，又以為灌尊，周禮司尊彝：「秋嘗冬蒸，裸用尊彝黃彝。」一註文畧：「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尊，周以黃目。」左氏昭十七年傳：「若我用灌尊玉瓚。」按灌當作灌，灌尊即灌尊，尊所以盛鬯，瓚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尊為之，而周禮灌人職則云：「凡福事用散。」散既為飲器，又為灌尊，明係尊字之訛，其證三也。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昇煇胞翟閭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站詩，為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當作「尊」，傳訛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故改為「爵」，實則散乃尊之譌字。諸尊為韻，不與上文簠簋為韻，其證四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酌於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爵，是散者對散言之。祭統：「以散爵獻士。」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膳爵言之，散爵，猶言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此而書之，知小學上之所涉，有證之古制而惠合者，益為斯也。一集林卷三說尊。

李孝定 說文：「尊，玉爵也。夏曰琖殷曰尊，周曰爵。」以斗門象形與爵同意。然說尊受六升，許引或說乃說字从斗之意。羅氏釋說文上出諸形為尊，王次復引經義證之，二說互為發明，蓋不可易。惟羅氏謂篆文从斗乃為之譌，則似有可商，以斗蓋篆增之偏旁，尊為酒器斗為量器物類相近，故又增斗以為偏旁，此亦文字孳乳衍變之通例也。斗古作𠂔，與斗形雖略近實不相混也。

（集釋四一〇八葉）

李孝走

「聿字所見數辭均殘泐，未詳其義，葉說未足據。」（集釋四一〇八葉）

按：字可隸作「𦣻」，與器名之「聿」有別。合集九五四四正解云：

「壬戌卜，古貞，乎𦣻𦣻泰。」

鑿金



0949

孫詒讓「此疑是𦣻字。右从𦣻，即𦣻字；左从𦣻，即𦣻之省。又疑為設之省，右為𦣻左从𦣻，或言字之省。兩讀未知孰是，姑並存之。」（契文舉例下十五頁下）

王襄

「疑古𦣻字。」（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典九十二頁上）

李思立

「字當釋設。」說文信古文作𦣻，所以之言作𦣻，與𦣻字所从𦣻同。𦣻亦設字。」

（鐵云藏龜零拾考釋三六——三八頁）

郭沫若

「疑𦣻字。」（卜辭通纂一六五頁下）

「疑是𦣻字，要當含惡意，與𦣻等同。」（卜辭通纂八九頁上）

饒宗頤

「設即𦣻，古𦣻字，見汗簡。古語有𦣻，𦣻（說文𦣻字下注），目蔽垢也。」

「有𦣻」猶言「有𦣻」。他辭云：「𦣻」：夕出𦣻于西。𦣻：𦣻（𦣻）。庚申亦有𦣻，有𦣻睪。」

「𦣻」：屯甲二四一五）指日入蒙氣。故曰出𦣻出𦣻連言，并指熱氣蒙氣。古人以為氣侵也。」

（通考八一頁）

李平心

「下面先舉三例：

辛未出（有）𦣻新星。」

𦣻冬（終）夕𦣻𦣻亦大星𦣻。」

前七。

簠雜一

七日己巳，夕壹，出（有一）新大星并火。

后下九。一

咎为同族字。字从尸从夊。尸，说文训罪，与妖孽之孽声义相通。夊，最古音当在宵部，后变入侯部。侯、宵、幽三部往，相转。受本类，本读如敲，读殊是晚变之音。贾谊过秦论曰：执敲扑以鞭笞天下，此三部往，相转。受本类，本读如敲，读殊是晚变之音。贾谊过秦论曰：执敲妖同音。古书投或作挺，而从区从夭之字每每相假。金文簋或作餒，其字从食从夊，与殺同声。古音簋（餒）在幽部，妖在宵部，二部最近，有些古韵家谓宵幽实一部。故知殺即妖孽字。：在下辞中，殺（妖）与出（崇）、希（熟）、与崇通一义近，当训凶咎。它有时用作妖孽字。：有殺，与日有妖厉或妖孽，犹左传云：日有妖；有时又用作形容词，如日有殺虹，即有祥之虹，与日有出（崇）虹。文法无殊。书大诰：日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日有成王自謂他遭受天虎，天降大艰于他。（旧注家于投字皆曲为之说，而不可通。今得卜辞殺字比证，其义大明。）一殺（投、妖）与咎声义互通。古人称彗为妖星。因此，日有殺新星，犹他辞言日有殺虹，即是有新彗星见于夕空。上（商代彗星的发现，李平心史论集第三四至三五页）

屈翼鹏 考释一九〇页

「孫詒讓疑為報字，又疑為設字。纂釋疑毀字，似均未的。」

（殷墟文字甲編

張秉叔

「吸，象以受去口之形，口，象錐形物体。孫詒讓疑為報字，又疑為設字（注

一）王襄疑為堽字，又疑為酌字（注二）。通纂考釋疑為毀字（注三）。胡厚宣釋為暇字（注四）。魯實先釋為吸字（注五）。其中「設」和「吸」，在字形上是比較可信的，但在卜辭的解釋上，仍有若干困難。（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四〇頁）

（注一）見契文舉例下十四頁

（注二）見殷契類纂存疑三及殷契徵文考釋典札十二頁

（注三）見卜辭通纂考釋八九頁

（注四）見集刊第九本卜辭同文例〇一四一五

（注五）見殷曆譜糾謫附錄三二八九至三一〇一頁。

白玉崢

「籀頤先生釋報，又疑為設。王襄氏釋酌（簠考典札十二）。或釋毀，曰：『說文：震，

疑毀字，要當含惡意，與崇、咎等同。』（通考八九）。高第之先生釋震，曰：『說文：震，辟，歷振物者，以兩辰聲。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字原倚又画持磳磳樁狀，似雷震霹靂，由

文又生意，故託以寄雷震之震。动词。字亦用为名词，皆所以言天象，非雷震之震莫属。𠄎字，意为意震，後世通以震字代之，日久而古文遂废𠄎（见字例二·二九〇）崢按：究当今字何字，其意为何，及其於卜辞之为用，皆有待深论。然就字之构形审之，似当释设。盖字从𠄎从𠄎，𠄎，与甲文𠄎之所从同；𠄎，今释哉，且已成定说，音、言又为同字，则𠄎之释设，似无疑义。然较之辞义，则又窒碍难通。阙疑可也。𠄎（契文举例校读十九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〇八至五九〇九页）

于省吾 一 甲骨文设字作𠄎或𠄎。……𠄎字从𠄎从𠄎，𠄎即言字的初文，𠄎乳为𠄎。甲骨文偏旁从𠄎与从𠄎无别，其佐证有三：一，甲骨文𠄎字左从音（古文字言音二字每同用）。早期多从𠄎，晚期多从𠄎；二，甲骨文𠄎字作𠄎，周代金文作𠄎，其上部从𠄎与从𠄎同；三，甲骨文𠄎字中从𠄎，说文谓𠄎从言从𠄎。依据上列三项证明，则设字所从之𠄎，即言字的初文，了无可疑。

……设之训施训陈典籍习见。甲骨文的设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自然界之设施非象言之。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的非象，甚至鸟鸣，都有吉凶的徵验，而此类非象是上帝有意为之，故以设施为言。另一种指祭祀时的陈设祭物言之。今分别举例如下：

甲，对自然界言设

一，丙申卜，殷贞，来乙子酹下乙。王固曰，酹，佳有希，其有设。乙子酹，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故，卯，鸟星（乙六六六四）。

二，乙子夕，出设于西（乙六六六五，即乙六六六四的反面）。

三，𠄎允有设，明（明）出各（格）云（雲）自东□□。是亦有设，出出虹，自北□

缺于河（弱存三五）

四，𠄎出设虹于西□（前七·七·一）

五，𠄎象（象），庚申亦出设，出鸣鸟□附圖羌，戈（甲二四一五）。

六，五日甲子，允酹，出设于东（乙三三三四）。

七，𠄎庚其出设，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簠典一〇五）。

八，其佳戊出设，不吉（乙七四七四）。

九，丁子卜，旁贞，设佳因（咎）（京津一九五二）。

十，口寅卜，旁贞，设不佳因（綴合一八九）。

乙，对祭祀言设

一，壬辰卜，贞，设司室（前四·二七·八）

二，庚申卜，蚩父乙设，用（南北明六一三）。
 三，贞，王设父乙（亿四八二一）。
 四，乙亥卜，贞，蚩羌用，设（拓本）。
 五，壬午卜，大贞，设六人（林一·二六·六）。
 以上所列甲项十条的设字，均指祭祀时的陈设言之。对自然界的设施非象言之。以上所列乙项五条的设字，系一种概括的简语，均指祭祀时的陈设言之。对祭祀言设是因为祭祀须要陈设品物。如此，则设字的义训，无有不符。L（释设，甲骨文字释林一〇三至一〇七页）

初文。仅是怀疑而已，有的并无佐证，后人不能相信。现在可以知道，篆字象手持锤击凿具之形，是凿字。毁、为、覓、有的书隶定为𠂔，或释为𠂔，偶或写作𠂔（乙六六八四），这字曾被疑为报、为酌、为詹、为鄞、为鑫。

古文字里作偏旁的辛字，往往演变为𦍋字，如宰字（原从𦍋），齊、鑄及三体石经都作宰。对字甲文和金文都有从辛和从𦍋两体……皆其证。众所周知，𦍋柄经过锤击之后，柄头木质都会顺理撕裂为一丛细丝。𦍋写作𦍋，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𦍋字所从的𦍋是后加的会意符。白同𦍋，是坎字的初文，表示凿物成坎。金旁是形声意符。未加金或白的𦍋或𦍋字，也见于字书。广韵屋部有𦍋字，与同部鑿字音义同。广韵集韵均有𦍋字，注云：与鑿同。集韵又省作𦍋。据此可知，𦍋的变体𦍋等字，确是鑿字。

根据以上两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辛辛是凿具，也不妨碍我们把殳字断定为凿字。同时，通过

辛凿二字古音迥别，既然辛是凿具，怎样解释这种矛盾呢？原来辛是凿具，但从语源上看，辛凿并不同源。辛是名词，后来写作鐫、鐵、針等字；凿字起初是动词，义为击辛。古音与凿相近者往往有击义。如杙叫极，椎击物叫毅，击璞叫琢，斧斤击物叫斫，啄击叫啄，水滴水滴击物叫涿等，这是一组同源名词。可见凿音本与击相关，而与辛没有内在联系。后来凿字由动词转化为名词，才成为凿具的名称。

(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页)

器时 林小安
动作之会意。
前者为手持酒端倾酒于彝中，后者为手持勺匙从簋中取食。既为簋之初文，

以上我们用手持酒端倾酒于漏斗来解说卜辞吸字之形构，虽了无违理之虞，然而，殷代的吸字怎么演化为东汉说文解字时的𠵽字，尚待其他证据证成之。

其一，即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省临沂地区銀雀山汉墓中发现的简书《孙臆兵法》中，有一曰

亼字，整理者释为可变亼……我们认为可变亼字实为囟之隶写……囟的本义应是竈，在银雀

山汉简中是作为变的假借字来用的，并非是真的省写或简化字。

其二，即一九七八年五月，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钟铭中，有一韵

字，异体又作𣪠。𣪠：应视为从𣪠（𣪠）𣪠声，𣪠（𣪠）亦声。𣪠（或隶为𣪠、𣪠）即卜辞之𣪠。

(隶隶为說) 及銀雀山汉简之亥，偏旁位置不同罢了。

……在曾侯乙钟铭及银雀山汉简中，𣎵及𣎵均读为𣎵，实际是𣎵的假借字。以之验之卜辞

我们发现“𠄎”（𠄎的初文）字的使用法及在卜辞中的义训亦不例外，应读为变异、变乱之变。试举

其例：

庚吉，其佳……
于西。
前七·七一

[illegible]

于河，在十二月。
前七·三二

其合。其

勿
一
乙
二
平
五
期
四
六
至
四
一
頁
一
多
早
民
才
虫
白
生
現
L
(
自
坊
上
甜
口
字
考
新
考
古
與
文

一
九
一
七
三
五
其
四
六
至
四
九
页
一

余七二
甲寅文
字作
言集六四四一
言集一三三二九
京華

[illegible][illegible]

東家爲毀，釋作電；手思伯先生釋作曼（釋林一〇三）。各家村中，字的好釋多有異說。

字所屬的卜辭。唯通錄。……

字从𠂔、𠂔，即爰，无疑。甲骨文中平、平、𠂔、𠂔诸形符左偏旁中

可互用，例如：











▽ 后上一七二
平 合集二一八三三
▽ 合集二一六二
平 賈父辛解

乙一八・九
 燕五五八
 供三八八
 供三八八
 燕五一

守沪一九四
 京律四四三
 粹三八七
 燕八三〇

3
>
(
|
|
1
1
(
|
:
:
(


京津四一四Y₄供六一一

 佚 六
 八 七
 八 〇
 三 三
 甲 七
 七 二
 七 七
 粹 一
 三 三
 九 九

厚 一 二 五 〇
 京 津 三 五 六 一
 拾 八 二

𠂔 一
 𠂕 三
 𠂖 一
 𠂗 五
 𠂘 六
 𠂙 公鼎
 𠂚 散盤
 𠂛 魯石父卽
 𠂜 三件石經傳

𠂔 字一三四
𠂔 同殷
𦉳 𦉳 鼎
𦉴 𦉴 鼎
𦉵 𦉵 鼎
史執鼎

言字的初文，而是辛字的异构或初文。并且，我们从（《说文解字》卷七·三一·四）（《说文解字》卷七·三一·四）

一五(四) ∇ (朱六一一) 即以造形之具施于人身，平、平、 ∇ 充作刑具。左

从人，𠂔省。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𠂔，古文𡗗字。

[illegible]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業
業
業

久的盤字有三種用法，以下分別言之。

壬午卜，大貞，^{盤金六人。}（林一·二六·六）

三、丙戌卜，方貞，告曰：出鑿于上甲三牛。（合集一三三二九）

殘忍。

例
如
：

一、鑿父乙。(合二八六)

二、丙戌卜，方貞，告曰：出(有)鑿于上甲三牛。(合集一三三二九)

三、壬辰卜，貞，鑿習室。(前四·二七·八)

四、庚辰卜，方貞，告鑿于河。(人三)

五、出鑿虹于西口。(前七·七·一)

六、……未，出鑿新星。(前七·一四·一)

右列卜辭第一、二兩條即以鑿祭的方式來祭父乙、上甲。第三條是在祖先宗廟祠堂中舉行這種祭禮，甲骨文有太室、文室、中室、南室、西室、太甲室等，在這幾處舉行各種形式的祭禮。第四、五、六三條卜辭都以鑿祭的形式祭彩虹、新星、河神，因為殷人懼于大自然的無窮威力，產生了泛神論思想。

……鑿是一種由殺牲方式演變而來的祭禮之名。這種殺牲方式、祭禮之沿革開后代黥刑的先河。尚書呂刑、周代禮記、云夢秦簡等均程度不同地記載了有關黥刑的情況。漢書刑法志記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鑿鑿……」韋昭曰：「鑿，髡也。鑿，黥刑也。」……通過甲骨文、周代銘文、秦簡及典籍的交互驗證，即可証實黥刑起源于商代殺牲方式——鑿。

丙、鑿與毀義

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書證中指出「鑿」字生毀，意即鑿可作鑿。約與顏之推同時代的南朝梁陳之間文字訓詁學家顧野王，在其五篇一書中謂鑿通作鑿。南北一致，絕非偶合。這種現象，不妨用古漢字中義近形旁可以互換的例子來解釋……

我們再來考察毀字的形體來源。義訓及與鑿的關係。說文：「毀，缺也，从土毀省聲。」許慎創立的「省聲」這一概念，指的是形聲字的聲符有部分的省略。……說文：「糲，米一斛春為九斗曰糲，从毀，聲。」(大徐本)段玉裁已指出經傳多借鑿為糲：「淮南主本：『糲食不毀』，而左傳桓公二年則作『糲食不鑿』。可見鑿與糲、鑿與毀可以互用。我們知道毀字形聲的本源與毀字密切相關，而毀與鑿在古籍中通用的現象，又為我們提供了毀、鑿、鑿三者之間的聯繫。鑿的義訓為「開、穿」，毀的義訓為「缺」。段注曰：「缺者器破也，因為凡破之稱。」兩者在改變對象的物理形態這一點上，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又由于具體事物不同，出現就金屬而言鑿，就稻粱而言鑿，就土器而言毀(典籍引伸義有破、亏、坏、敗、短等)的現象。鑿與毀互用，說明毀、鑿義近，即鑿與毀義。一旦揭明這點，左列卜辭的疑惑之處也就渾然冰釋了。

一、允有鑿，明(明)出者(移)云(雲)自东口口。具亦有鑿，出出虹，自此口口

殺

𠂔

𠂔

按：字當釋「殺」，即「鑿」。卜辭為用牲之法，進而引伸為祭名。又為災咎之義。

王襄

「疑揆字」

（類纂存疑第三第二十葉下）

商承祚收作殺。曰：「古金文亦有此字。」（類編三卷十九葉）

于河（器存三五）

二、丙申卜，殺貞，來乙子酈下乙。王固曰：酈，佳有希，其有鑿。乙子酈，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改，卯鳥星（乙六六六四）

三、乙子夕，出（有）鑿于西（乙六六六四反）

四、……寅卜，出貞，鑿不佳因（咎）。（合一八·九）

五、戊午卜，殺貞，今（日）王正（征）土方。王固曰：甲申出（有）鑿，吉，其佳（唯）甲戌出（有）鑿于東……（合集六四四一）

六、王固曰：其佳甲出（有）鑿，吉；其佳辛出（有）鑿，亦不吉。

卜辭第一條是說果然遭到了毀坏。旦明有極至之云，日昃時即有毀坏并出虹自此飲于河。可見這是大自然造成的某種毀坏，与其同时出现的自然现象云、虹等便成了殷人解釋这种灾祸产生的原因了。……第二條的佳出希即唯有崇，其有鑿即其有毀。卜辭中与日佳出希，其出鑿，这种句型类似的尚有日出希，其有來艰日，郭沫若先生认为，「嬖」（即艰，郭誤）字必与希字相类而含凶咎之意。这一论断被唐兰先生誉为不利之论。郭老又曰：「日」，疑是毀字，要当含恶意与崇、咎等同。日（卜通八九）釋「𠂔」为毀，并无根据，故作「疑是毀字」，但指出该字含恶意，与崇、咎义同，实为卓识。于老也指出：「日佳出希即唯有崇，注指灾祸为言。日而鑿」蕴毀义，恰好应之。殷人往往认为自然神、祖先神会在冥冥之中降罪于他们，日佳有希，其有鑿，正是由于神的作祟，才造成了某种毀坏，带来了灾祸。……卜辭第三條是指乙子那天晚上，在西部有所毀坏。第四條是卜问这次毀坏不致于造成什么灾难吧。第五、六兩條卜辭记载殷与敌方的战争中，什么时候造成对敌方的毀坏是好的、有利的，什么时候是不好的。可能这种在预定的日期中打击敌方，造成毀坏会有利于整个战争，从中可以窥见殷人指挥作战的计划性。」（釋「𠂔」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二三——二二九頁）

陳邦福 「當釋揆，據鄭敦有鷄字可證。通作葵，爾雅釋言云：『葵，揆也。』左定公四年傳殷民七族，有終葵氏。路史國名紀云：『終葵，商時候國。』」（辨疑八葉）

孫海波 「殷，前二·二一·一，从攴从癸，說文所元，地名。」（甲骨文編一三四頁）

陳夢家 「殷為田獵區，與孟同片，可知近於沁陽。沁水注：『又東南出山逕鄧城西，城在山際。』……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鄧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即此城也。據此，可知鄧在山麓，故又名鄧麓。地在今修武西北。』（綜述二六〇葉至二六一葉）

李孝定 「許書手部諸文古福从攴者多見。契文攷字陳氏釋揆可以。字在卜辭為地名，或即終葵之國與。」（集釋三五七一葉）

李孝定 「从攴从癸，說文所無。疑揆之古文。」（集釋一〇八七葉）

考古所 「殷方：殷，在過去的著录中，如后上十三·一〇，前二·二一·一，續二六六等片，都為地名。作為方國名，此次僅見。陳夢家認為殷地在今修武附近（綜述二六一頁）。（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四頁）

姚孝遂 肖丁 「戊執顯殷方，不往。」

過去所見資料，「殷」乃田獵地。辨972：「戊辰……貞，王……田殷，亡……」，「辛未卜貞，王其田孟，亡……」，「貞……」，「是……殷」與「孟」相距不過三日路程。此片之「殷方」為前所未見。殷人不斷併吞鄰近之方國，以其地為田獵之所，此種現象，卜辭累見不鮮。」（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六頁）

按：字隸定作「殷」，為地名及方國名。釋「揆」不可據。陳夢家以為即「鄧城」，待考。



按：此與「九」或「乞」形義皆有別，不得釋「肘」。

按：合集三三四〇七辭云：「丙午貞，丁未其侖。」蓋用為動詞。



葉玉森「按：詳云：『韋』下一字或二字，依辭例為國名。他詳云：『辛丑卜，戈貞曰：苦方片單于土。』」韋氏「允其韋。三月。」（徵文地望五十九版）亦曰：『韋』。可証王氏釋「環」仍待商榷。』（殷虛書契前編集解六卷十頁下）

饒宗頤「『言』字，商氏釋『環』。（見《殷虛文字類編》）竊謂『〇』即『環』，此益『爪』旁，仍讀為『環』。甘肅有『環河』，源出『環縣』，南注涇水，或其舊地。此言于土（方）敦伐『環』，『環』與杜地正相邇。」（《通考》三九七頁）

余永梁「王先生（國維）云：『此乃『環』之本字。』」說文：『環，大孔璧。人君除陞以相引。』此从『爪』象相引也。『〇』象形，下缺其一，蓋古制如此。左氏傳：『宣子有環在。』鄭商蔣子：『連環可解也。』上知古『環』之非一玉，上虞羅氏藏一環，其制正非一玉所成也。』（殷虛文字續考）

按：卜辭每見「教」，乃方國名，釋「環」可備一說。



按：卜辭偏旁「爪」字均作此形，唯獨體此所僅見。辭殘，其義不詳。

0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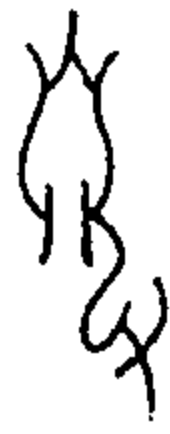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58



按：𣪠，四四〇〇辭云：
「乙卯其𣪠目雨」
疑為「𣪠」之異構。

0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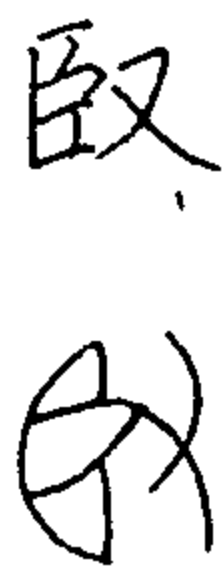
按：字為人名。

0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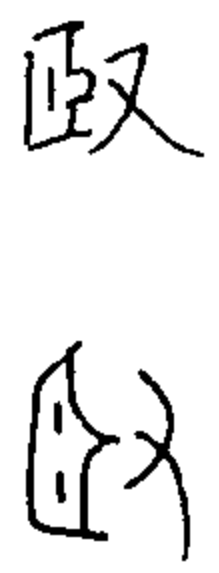
按：卜辭為人名。

0961



按：合集八四六一有殘辭作「周𣪠」，其義不詳。此當併入0666「𣪠」字下。

0962



0967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68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69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0

𠂔

按：字从、又、𠂔从、𠂔、𠂔殘，其義不詳。

0971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2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5



按：甲骨文「西」或作「」，亦作「」，然則此與0975之「」當同字。

0976



按：字从「西」从「又」，當與0974之「」同字。此用為動詞。

09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78



按：此字旁有泐痕，形體當有誤。

0979

奴

𡈼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金祥恆續文編十二卷九葉上收此作奴，無說。

李孝定說文。婢奴婢皆古之皐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蕞从女从又。」又艸古文奴从人。此正从女从又，金說可以。金文作𡈼。奴與此略同，本辭云：「辛亥王卜貞帚奴子亡。」乙巳卜貞帚奴子亡。奴為女字。一集釋三六三三葉。

0980

𡈼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81

𡈼

按：字从「且」从「又」，合集二二三六九辭云：「丁卯六豕會小宰。」當為「且」之異構。

0982

𡈼

𡈼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8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84



許進雄

「S 0810

第一期

左前甲

（背）第入四

第不見著录，为人名。

（怀特氏甘肅藏甲骨文集第四十一頁）

0985



按：卜辭為人名。

098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8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乃祭名。

按：合集二七六二八辭云：「其要兄辛寅有車用有正」

0988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89

𠂔

按：此用為動詞，或當是祭名。

0990

𠂔

按：卜辭用為人名。

0991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92

𠂔

𠂔

𠂔

般字並從此。今定為支字。一（甲骨文編一三七頁）
孫海波「月」，撫續一九〇。說文：支，小击也。从又卜声。此似从又从弓，卜辭牧字

粒言之。按：合集二二五三六辭云：「丙辰支木，說文訓「支」為「小擊」。「支木」當指穀物之脫

受

李孝定
揆諸契文字形似為有刃兵刺，與許說不合。而契文从受諸文，如殷琰均作受，與此相近，金說應可以。金文从受之字作受，又作受，與契文異。契文受字似為人名，其義不明。辭云：「壬辰卜爭受弗口」，一五三爭為卜人名，習見。受其有口，一六五五，受有口，一八七。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三卷二五葉上收此作受，無說。

按：卜辭「受」為人名。

受

按：合集二一六二三辭云：「辛巳卜貞，夢亞雀賁余刀若」，用為動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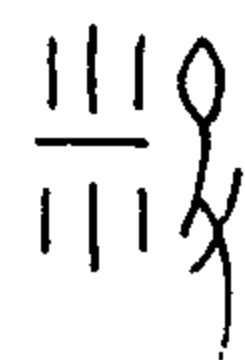
受

按：合集一〇九八九辭云：「貞，在比田武其來告」，為地名。

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97

殺 

按：字从「殳」从「米」，隸可作「殺」，疑為「枚」字。卜辭似為人名。

0998

枚 

按：字可隸作「枚」，其義不詳。

099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00



按：「屯」三六四一辭云：

「丁卯卜，有畀」

此當是「畀」或「畀」字之異體。

1001




按：「合集二一九八二辭云：

「畀」以畀告」

此亦當是「畀」字。參見1732「畀」字條。

1002

效


按：卜辭為人名。

1003

敎


陈汉平

「甲骨文有敎字，旧不释。卜辞曰：丙辰卜佳岳害，在敎。」


此字从「𠂔」从「攴」，象攴击兽皮之状，当隶定为敎，疑为敎字。字在卜辞中为地名。L（古文）
释从出土文献研究二二五页

1004



按：字从「克」从「攴」，隸可作「敎」，在卜辭為地名，釋「彼」非是。

1005

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06

敎


按：卜辭為地名。

考古所

「敎：与敎殆一字。」

L（小屯南地甲骨九八〇页）

按：屯二一〇〇辭云：
「壬寅貞，王步自敦于𠄎」
為地名。

𠄎

1007

按：合集二七七五二辭云：
「貞，乎比𠄎」
乃人名。

𠄎

100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1009

按：懷一八八六辭云：
「在𠄎師」
乃地名。

𠄎

1010

按：合集二七七四〇辭云：
「癸卯卜，𠄎𠄎監凡」
乃人名。

1011

数
𠄎

按：字當隸作「𠄎」，辭殘，其義不詳。

1012

𠄎
𠄎

張亞初說參稿字彙下。

按：字當隸作「𠄎」，辭殘，其義不詳。

1013

𠄎
𠄎

乃地名。
按：「𠄎」王其田子𠄎云：「𠄎」二三四一辭云：

1014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15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16

役

按：字可隸作「役」，辭殘，其義不詳。

101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1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1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20

獬



按：字从「羊」从「由」从「攴」隸可作「獬」。辭殘，其義不詳。

1021



按：此見於合集一五一九三骨白刻辭，當為人名。

衣集合衆人，而出師討之，辭云：「乙巳，王貞，啟手易日：孟方以人，其出伐。……」
二、二五、六、一可驗。其所以合聚集之人數，如伐土方之役，為五千人，辭云：「丁酉卜，敵貞：今春，王以人五千，正（征）土方，受出右。」（《後一、三一、六》）可驗。此卜辭中「以」之
一字，其涵義之源流姜脈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一七六——一七七葉）

楊樹達

「後編上卷三一葉：六云：『丁酉卜，敵貞，今春王以人五千正土方，受出又。』」
同卷十七葉：一云：「癸子，卜，敵貞，以人乎伐舌方，受……」
「龜甲二卷十一葉之十六云：『辛亥，卜，卑貞，以衆人大大（原）是事于西奠。』」
同卷二五葉之六云：「乙子，王貞，啟乎兄
曰：孟方以人，其出伐也自高，其令束給（會）于高，弗每，不曹伐？王卜曰：……」
以上四辭，皆假以爲登，仍徵字之義也。《籀室人名》七十七片云：「貞乎以貞。」
《樹達按》收貞即
徵師也。按卜辭恒云登人，假登爲徵，詳見後登部。登字从収，故又省登作収，其義仍爲徵。
此事由今日視之，至爲無理，然事實確如此也。——（《求義》二十四葉下）
又云：「殷契粹編一二一七片云：『口丑，卜，敵貞，令在北工以人。』」
《樹達按》：北工，地名，卜辭登字多省作収，収人即登人，登假爲徵，即徵人也。——（《瑣記》第三十一條，載《續
甲文說》七十葉）

楊樹達

「殷契粹編一二一七片云：『口丑，敵貞，令在北工以人。』」
《樹達按》：北工，地名，卜辭登字多省作収，収人即登人，登假爲徵，即徵人也。——（《瑣記》第三十一條，載《續
甲文說》七十葉）

利海波

「以」，甲一二八七。《說文》収，疎手也。卜辭収字有登進徵取之意。収人。——
（《甲骨文編》一〇〇頁）

屈萬里

「羅振玉釋廿：茲以之。楊樹達謂假爲登，乃徵字之義；說固可通。然廿字唐韻音拱，而卜辭習見廿人之語；則廿當讀爲共，即供給之供也。本辭蓋亦
韻音拱；廣韻、集韻並音恭。而卜辭習見廿人之語；則廿當讀爲共，即供給之供也。本辭蓋亦
卜供人之事者。——（《甲釋》一八二葉一二八七片釋文）

屈萬里

「以」，羅振玉釋廿（《殷釋》中六二葉）：茲以之。楊樹達謂假爲登，乃徵字之義
一卜辭求義二四葉：說固可通。然廿字唐韻音拱；廣韻、集韻並音恭。而卜辭習見廿人之語；
則廿當讀爲共，即供給之供也。——（《甲釋》第一八二葉）

(11)

按：卜辭恒見「收人」、「收衆」以事征伐，亦稱「收牛」、「收羊」、「收馬」。
七八合集七三五〇正，皆為聚集之義。惟續一·二八·八合集一九九三三有辭云：「戊申卜，王知收父乙，庚戌步收，八月。」此收字似為供奉之義。

楊樹達 參登字条

收与收也有微細的差別：在祭祀卜辭中稱收羌，不見收羗；稱收伐，不見收伐（羌与伐皆為俘虜）。此外，众人、馬、王臣、多服等皆稱曰收，不見稱曰收。這應是當時用詞習慣的差異。
L（甲骨文同義詞研究古文辭學論集初編一四七——一四八頁）

貞：收牛于奠？（乙六五八三）
貞：乎大收牛？（鉄二六·二）
貞：其收牛佳左于唐？（乙六七二三）
貞：收牛五口（粹七四九）
貞：勿乎收羊？（續一·三五·三）
收羊三百。（天五一）

丁酉卜，殷貞：今王收人五千征土方，受出又？（后上三一·六）
貞：我收人伐巴方？（鉄二五九·二）
甲申卜，殷貞：乎好好先收人于靡？（前五·一二·三）
貞：收人三千乎伐舌方，受出又？（續一·一〇·三）
貞：王收三千人？（金四九八）
貞：王勿收人？王收人？十月。（甲二七九八）
貞：勿收人？貞：收人？（明后一七二四）
后上三一·六，殷存七四，鉄二五九·一，續一·一〇·三諸例說明，收人或收人的目的都是征伐某方國，收、收同義甚明。甲二七九八，明后一七二四僅言收人、勿收人，收人、勿收人，略去收、收的人數与征伐的对象，只是貞卜要否徵集人众。除人外，牛羊也是收与收的共同对象。

按：見於英二六七四家譜刻辭，為人名。

友
𠄎
𠄎

羅振玉
「說文解字友，古文作𠄎，从羽乃从𠄎傳寫之誤。从𠄎又為日之誤也。師遽方
博友作𠄎。卜辭有作𠄎者亦友字。卜辭中又亦作𠄎，斯亦作𠄎矣。其从二與𠄎同意。」
「殷
辭中二十一葉下」

王襄
「古友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三葉」

王國維
「鄂侯駘方鼎之。取方習王。……即有𠄎二字。……取方習王者，謂駘方酢王
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之禮。王禮壹裸而酢。……即此事也。故𠄎義與酢同。毛詩彤弓傳曰：右
勸也。楚茨傳曰：有，勸也。右，有同字。……此不云酢而云有者，以諸侯于天子，
不敢居主賓獻酢之名，故雅酢天子，而其辭若曰有之云爾。」
「觀堂別集補遺釋有」

葉玉森
「按卜辭之𠄎疑仍之繁文，值仍為有至。羅氏所舉𠄎字見卷七第一葉四版，
辭云：貞翼令矣。吳一。早。一。停。一。方。𠄎。出。事。𠄎。𠄎。意。值。似。非。友，亦非有。或別為一字。」
「補
釋卷四，第三十八葉上」

饒宗頤
「自楚及唐。……前編七八二。又補四二九。五殘辭云：……四日丙午……受唐告
入于兒。……則。受。字乃勸詞，宜誼為佑助之右。」
「通考五九四葉」

李孝定
「說文：友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𠄎古文友，𠄎亦古文友。……與文與小篆同，其
義則不明。辭云：……其子取𠄎友。……丁未卜，貞令事，有族尹，中有友，五月。……
于如，……自楚及唐。……王孫鍾所，……師連尊，……大史友，……
伯，……
四四」

友 𠂔

按：卜辭每「出友」連言，可能用如「侑」。或為人名，無義。
 合集二二一四辭云：「其癸妣庚出友。」
 合集二九四六五辭云：「其癸妣庚出友。」
 白氣；合集二九四六五辭云：「其癸妣庚出友。」
 為「雙」。

張亞初

「𠂔」（綜九五頁）

……舊釋為友，不確（甲骨文字集釋九四三頁）。

……我們認為，「𠂔」是并的異體字。此字从二又（手），下面兩橫表示相并連之意。……傳世銅器之「𠂔」觚、尊，過去釋為友觚、友尊也是欠妥的（美集錄八二一八）。「𠂔」（古文分

說文：「𠂔」仍當以釋「友」較妥。卜辭「并」字从「二」人，此从「二」又「𠂔」形體迥殊，且與

受 𠂔

葉玉森

按說文：「擊，固也。从手取聲。」史記楚世家：「肉袒擊羊。」擊與牽同。卜辭

从臣。臣，俘虜也。从二又，象兩手引臣，即牽。本宜。擊牽為古今文。說文：「本辭曰：擊

郭沫若 金文曼 郭父通作「𠂔」，若「𠂔」，从此「𠂔」聲；則「𠂔」蓋曼之初文也。象以兩手張目，

丁山 按：郭釋甚確。但象兩手捫目形，即迷漫本字，近世言卜辭者猶株守羅氏舊釋

孫海波 一曰說契：擊，固也，从手取聲。森按史記楚世家：肉袒擊羊，是擊與牽同。契文从臣，臣俘虜也，从两手，两手引臣，即牽之本意。按叶釋字為擊，說頗精瑤，云两手引臣，仍有未明。此字当从目从受，以手引者，是为俘虜之人。一（叶）

孫海波 說文：擊，固也，从手取聲。按史記楚世家：肉袒擊羊，是擊與牽同。契文从目从两手，知許說取聲殆為後起字，然云两手引目與牽義亦未安，竊考古臣目本一字，皆示頁首之意，臣，俘虜也，人繫其面部以識別之，故以目取聲，人之頁首惟目為最顯，故古人頁首等字皆繪目以象其形，此兩字所引者，蓋人之面部，殆俘虜以手牽之，使行之象也。一（文錄九葉）


孫海波 按春秋定十四年經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水經注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是十四年會于牽者是也。案案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濬縣為漢黎陽與內黃縣接壤，又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卜辭：自擊殆春秋之牽城歟。一（文錄十七葉）

孫海波 一曰說契：擊，固也，从手取聲。森按史記楚世家：肉袒擊羊，是擊與牽同。契文从目从两手，知許說取聲殆為後起字，然云两手引目與牽義亦未安，竊考古臣目本一字，皆示頁首之意，臣，俘虜也，人繫其面部以識別之，故以目取聲，人之頁首惟目為最顯，故古人頁首等字皆繪目以象其形，此兩字所引者，蓋人之面部，殆俘虜以手牽之，使行之象也。一（文錄九葉）

孫海波 一曰說契：擊，固也，从手取聲。森按史記楚世家：肉袒擊羊，是擊與牽同。契文从目从两手，知許說取聲殆為後起字，然云两手引目與牽義亦未安，竊考古臣目本一字，皆示頁首之意，臣，俘虜也，人繫其面部以識別之，故以目取聲，人之頁首惟目為最顯，故古人頁首等字皆繪目以象其形，此兩字所引者，蓋人之面部，殆俘虜以手牽之，使行之象也。一（文錄九葉）

饒宗頤 按擊即牽。春秋定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釋文本又作：擊。音牽。案經音義引三唐云：擊亦牽字。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一（通考三一〇葉）

李孝定 說文：擊，固也，从手取聲。契文上出諸形均从目，不从臣。孫去目臣同意，然契文目臣各有專字，固非無別。葉釋擊，非是。郭釋曼，引金文曼，曼字从曼為聲，其說可以。按古補補引自彝曼字作用，古鉢文作用，上从用，若曰：疑亦巨，若曰：又字，形為，許書遂以為從曼聲矣。為曼即曼字曼亦可以同為聲。齊陳曼簋作曼，上從事，不明其意，曼聲父

遷作，其下均與契文同。卜辭曼為人名。辭云：「曼入二。」洽八五。丙戌卜，貞曼不，作曼古。事。備六十八。一。己酉卜，貞曼入，手以曼古。王事五月。備七三。二。癸亥卜，今日勿。祥令曼。備七二六。一。乙丑卜，王于曼告。備上九三。曰：有崇，其有來，嬖，氣至六。四。在曼宗。押一。二。一。貞王夢，佳曼。九七三五。古王事為卜辭習見。成語。說見備二。卷古字下言手象人从曼以勤勞王事也。言曼宗，蓋曼之廟也。一（集釋。九。五葉）

考古所

「曼」在卜辭中多用為人名和地名。一（小屯南地甲骨九七四頁）

朱德熙

「甲」骨文有一个从曼从目的字，摘舉數例如下：


《前》五·二七二

《后》一·九三

《前》六·二二九

《前》六·一八一

此字旧釋擊。按甲骨橫目形是目字，豎目形是臣字。不僅独倅如此，就是作為偏旁，界限也是清楚的。此字从橫目形，是目而非臣。釋擊不可以。郭沫若先生說：


金文曼，韓父盃作，从曼从目，聲。則曼蓋曼之初文也，象以兩手此目。楚辭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即其義，引申為長為美。」

郭沫若先生指出曼字从曼，是很對的。但曼與曼並非一字。案曼字未定，當作曼或曼。顏氏家訓書證：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薛該云，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鄭注下釋文云：

擗，旧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擗。字林云：「擗，擗臂也。先全反。」

儀禮士虞禮注：「鈎袒如今擗衣。」釋文曰：「手發衣曰擗。」廣雅釋詁四：「擗，循也。」又釋詁二：「擗，貪也。」汗簡頁部引碧落碑，宣字作。此字所从的曼和擗字所从的曼正是甲骨的曼字。曼和曼只是果定的不同。上引汗簡顯字，廣韻仙韻須傍切下作顯，从曼，注云：「口頭圓也。」

此字又見龍龕手鑑，訛為顯，注云：「口頭圓也。」

尊字在卜辭中用作人名或地名，无义可尋。一（釋尊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十五至十六頁）

按：字當隸作「曼」，釋「擊」非是。朱德熙已詳論之，其說是正確的。「曼」亦非「曼」字。在卜辭為人名或地名。

而未嘗有一例外，則此字之賦義，為一種祀祭之專名，更明確矣。羅振玉曰：「尚亦祭名，頤不可知。以字形考之，為薦牲首之祭矣。」諸字，其所象之首作𠂔，𠂔之狀，模繪其首上有又亞之角，其出愈高者，其角愈壯茂；愈稚弱者，角愈蕤蕤，乃至于無角。此字以収从𠂔，象双手捧牲首之形，而其牲首又作𠂔狀，殆象童年之鹿，未嘗壯茁，故其角無狀。其下所以从𠂔者，又或作𠂔，而佚存九二五。載此文繁作𠂔，其下作作𠂔，詳審其狀，蓋乃象所以承牲首之具也。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七。——七一頁）

陳直「卜辭中有𠂔字，象兩手薦牲首於且上形，蓋祭名也。案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以卜辭證之，蓋未必然。以周禮證周禮，其言亦不同。周禮夏官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祭其首。』則殷周二代，皆襲有虞氏之禮也。又案郊特牲云：『凡祭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鄭注云：『升首於北牖下，尊首尚氣。』是又三代皆以牲首祭之證也。一（讀義三葉）

孫海波

「𠂔，前一·三·八。于省吾釋𠂔，謂即廬之初文。」（甲骨文編六九〇頁）

屈萬里

「與薦首祭之𠂔，似非一字；音義俱未詳。」（甲編考釋一一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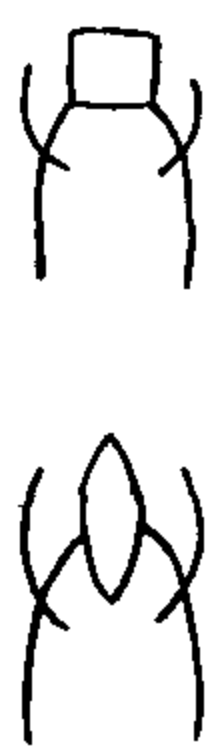
李孝定「諸家說此為薦牲首之祭，其義是也。惟後世已無此專字，其音讀形製均莫可據指，但當依其偏旁隸定以𠂔說文所無字耳。字从𠂔，于氏隸定作廬固無不可，惟上有从𠂔作者，僅就𠂔形言則與古文眉字相類，而字決非眉，姑就其形似隸定作首，非謂从𠂔訓目不正之首也。全文隸定作廬，暫附首部之末。」（集釋一三一四葉）

按：此當薦進之薦之初形，卜辭以為祭登牲首之專名，于先生已詳言之。字从𠂔或𠂔，象牲首帶角形，與眉字作𠂔者判然有別。參見廬字條下。

孫海波

「廬，讀一·二八·三。廬人。疑即収之异体。」（甲骨文編九五二頁）

按：此疑「麤」之省。辭殘，難以為證。



孫海波

「共」，續五·五·三。卜辭共字从口，与金文同。L（甲骨文編一〇四頁）

王襄

「古共字。」（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朱芳圃 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𠂔。」按共，象兩手奉鬯形。書甘誓：「今予惟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詩小雅小明：「靜共尔位。」鄭箋：「共，具。」周禮夏官羊人：「共其羊牲。」鄭注：「共，猶給也。」凡此皆共之本義。尊乳為龔，說文共部：「龔，給也。从共，龍聲。」玉篇共部：「龔，奉也。」又按共與供音義並同，經傳通用無別，禮記曲禮：「共信鬼神。」釋天：「共，本茲作供。」左傳隱公九年：「不共王職。」釋文：「共，本亦作供。」是其例也。L（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九十六葉。）

方述鑫

「共」，甲骨文作（續五五三）、金文作（亞祖乙父己卣）只（父簋）、

小篆作𠂔，是一個會意字。所以口形為冠弁，升為兩手合拊形。只，甲骨文編釋為共，徐中舒老師在對金文編的几点意見一文中指出釋共是不對的，只與𠂔、𠂔（共）字形不同，當釋為弁（考古一九五九·七）。說文：「𠂔，冕也。周曰冕，殷曰𠂔，夏曰𠂔，从兒象形。」籀文从升，上象形。或𠂔字。L（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二九二頁）

按：釋「共」可從，與「弁」字無涉。卜辭「共」為人名。

𠂔



唐蘭

「𠂔」字自王襄氏誤與昇字混，高承祚襲之，學者遂漫然無別，不知此實從兒，與

从豆迥異也。卜辭恆云。𩚑人口千。與。𩚑人口千。同。而學者高讀𩚑為登，可見積習之難返矣。𩚑字象兩手奉食，自作食者，即食字，進食物之形也。以卜辭或用𩚑字推之，當从𩚑聲。考說文饗饗二義相次，饗，熟食也，以食難聲。饗，未釀煎也，以食台聲。饗，福文饗，從異省。原本玉篇則於饗下有福文饗，而於饗下有重文饗，並引說文。慧琳音義九二饗注，上引說文福文饗，從共作饗，新撰字鏡食部饗饗二同。饗饗二同。是唐人所見說文皆然。今本說文蓋經妄人誤改，以饗字所從與饗文異，下半相似，誤謂饗即饗省，遂刪去饗篆，而移饗於饗下耳。今以唐本考之，則饗自饗之重文，當即此饗字所衍成，𩚑象兩手進食物，而饗訓熟食，饗從𩚑聲，亦正與饗聲相近，則𩚑即饗之本字無疑。卜辭多作𩚑，然亦有作𩚑者。後下八三金文滿毀歸吳姬𩚑，𩚑一作𩚑，其作𩚑形，即說文福文作𩚑所从出，然亦可推見其本从食从𩚑，誤作𩚑形也。彼銘正當讀為饗，舊以為饗者誤。玉卜辭諸饗字則皆讀為𩚑，蓋供給之義。天壤文釋四十七葉。

楊樹達 當釋登讀為𩚑，登人猶𩚑人也。楊說似見卜字求義以所摘卡片遺失記其大意如此

李考定 說文饗，熟食也，从食難聲。契文从𩚑从亦聲。唐氏釋饗讀為供極。𩚑習見。𩚑人，口數目字，千伐某方。从唐說讀之，無不允當。它辭或作𩚑，𩚑人，口千伐某方。是證登段為𩚑也。𩚑即共供之本字，此字舊與𩚑混，或釋為𩚑，非是，今正。請參看義字注。金文饗字除唐氏所舉一文外，或亦从食難聲作𩚑。饗通文鼎與說文篆體同。卜辭除饗人，口千外，又云。貞饗牛五。貞今日其雨。辭七四九。貞饗王亥。續一。二。一。甲辰卜賓貞帝于𩚑。貞饗王亥。𩚑。上二六五。讀為供亦無不通。集釋一七六四——一七六五葉。

孫海波 𩚑，乙一二一六反。唐兰釋𩚑，以為即饗之本字。說文饗之重文，𩚑當即此字所衍成。卜辭諸饗字則讀皆如𩚑，蓋蓋供給之義。𩚑，后二。八。三。方國名。饗方。一。甲骨文編二三七——二三八頁。

考古所 𩚑：當為𩚑之異，即昇字。一。小屯南地甲骨一。四八頁。

張亞初 𩚑（綜類一頁，九五頁）此字从𩚑从𩚑（𩚑），可隸定為𩚑，一期卜辭𩚑人伐某方之詞習見。有时𩚑人也作𩚑，𩚑人。乙六五八一，可證這𩚑从𩚑从𩚑以𩚑為基

本声符之字。旧释雍、释登，均不确。这是句字初文。说文：句，句，聚也，从勺九声，读若鳩。句字又獻俗為鳩。自（殷）字或作机，匪和軌，与句，鳩都从九为声符，故可相通。卜辞：人即召集，斂聚人，于文意正相合。（古文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五四页）

姚孝遂

肖丁

「149」

子貞，邀告桀

：：：王昇眾，受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之形

卜辞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续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库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参加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1010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七頁）

陈炜湛说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张政烺说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亦明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乃招致之意

：：：或释

：：：登

：：：不可据

：：：登

：：：字作

：：：与

：：：昇

：：：昇

：：：昇

：：：昇

：：：昇

：：：昇

1031

𩇛



而「𩇛」此類卜辭與「𩇛」字之用法大體相同，其區分在于：「𩇛」所進者則為牛、羊、豚、羴等。

至於下列辭例，則與祭祀有關：

「其𩇛牛，惟又于唐」

「方以牛其𩇛于大甲，甲辰」

「其𩇛于兄庚申羊」

「𩇛豚」

「𩇛王亥羴」

「𩇛父乙十羴」

卜通別一二	一合集一三三九〇正
南明四九九	
粹三二四	
前五二	二合集一五八五七
後一	二六五合集四七五
乙六四〇一	

按：此亦「𩇛」字之異構。當與1030合併。

1032

𩇛

蒸



孫詒讓：「登即登之省。說文艸部登，从艸豆，象登車形。籀文作𩇛，从艸，此即發字之省。又豆部蒸，禮器也。从艸持肉在豆上，讀若登同。下半亦从豆以𩇛。此且即豆。……亦發之變體。」（舉例下廿一葉）

葉玉森：「予謂孫釋近是，定按葉氏乃指羅振玉釋𩇛為𩇛，釋𩇛為蒸，孫詒讓釋𩇛並為𩇛而言。𩇛人，𩇛固登進道，非蒸祀道，發乃蒸之籀文。卜辭亦用𩇛為蒸祀字。」（補釋五卷二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蒸，火氣上行也。』段先生曰：『此蒸之本道。今卜辭从禾从米，在豆中，以進之。』孟鼎與此同而省禾。春秋繁露：『四祭，冬曰蒸。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與卜辭从禾之旨正符。此為蒸之初道。引申而為進。許君訓火氣上行，亦引申之，道君以為本道，殆失之矣。」（殷辭中十五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彝，禮器也。从卂，持肉于豆上。讀若登同。』此殆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卜辭从兩手奉豆形，不从肉。由其文觀之，乃用為烝祀字。』（殷粹中三十九葉上）


羅振玉 「右言烝者四，定按指備，四、二十，數辭皆不言王賓之名。意凡卜辭中不舉王賓之名者皆合祭也，烝為時祭，固非專祭一祖者矣。』（殷考七十九葉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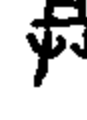



王襄 「古登字，許說禮器也，从卂持肉在豆上，此从豆省肉，通作登。』（類纂正編第五卷二十三葉下）


王襄 「古烝字，孟鼎烝作，與此文相似。』（類纂正編第十卷四十六葉下）



葉玉森 「陳氏昇聲之說至謬。』（前釋四卷廿七葉上）

商承祚 「作亦昇字，从象奉豆于神前。』（類編五卷七葉）

于省吾隸定作，釋作烝，無說。』（駢三第二十二葉上六行）

陳邦懷 「此字从木，从米，从昇。讀若登。孟爵昇白金文家釋為鄧伯，借昇為鄧也。羅參事云：『从木，从米，在豆中，以進之。』僅解字形，而未知古烝字从昇得聲也。孟鼎：『烝祀之烝作，从米，从昇，亦從昇得聲。』吳中丞大激以為从米在豆，兩手持以獻也。亦僅說字形而已。考陳侯因齊敦烝當，即說文福文篆，吳中丞釋為從登從卂，偶未照耳。敦文段弊為烝，孟以音近，亦可證古烝字从昇得聲。卜辭又有字，參事謂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極是。孟鼎昇字可互證。又謂：『由其文觀之，乃用為烝祀字。』卜辭段昇為烝，可證字偏从昇得聲也。而參事乃於說烝字，失之。』（小叢九葉下至十葉上）

陳邦樞 「昇亦通升，音轉也。說文斗部云：『升，十合也。後注：『古經傳登多假作升，經有言升不言登者，周易是也。有言登不言升者，左傳是也。』（辨疑五葉）

王襄釋並為登，昇字釋登，蓋考帝系十三葉上八十七片之一，釋文無說，字亦釋登。說曰：『登人，疑即周禮大司馬比軍之事，將有征伐，故先聚眾。按此殷世固行民兵之法矣。』

「卜辭所記登嘗」

禮也，當然就是當時王室所享用的糧食，因為登嘗就是以前

獲的穀物先薦於寢廟讓祖先嘗新。卜辭所記所登的穀品有以下四類：1. 來：「庸上甲來。」（《伊》）

二八〇五
登來乙且
(辨九〇八)
登來于二示
(傳一〇六一)
2. 乘
酈乘登
(十

二月、一月）（評三〇四九、三〇八九合）
其征登乘（甲二七七九）
其登乘于晃甲（傳三

其登乘于宗（一） 概一四三八、候五六三、辭一五七四、其登乘于萬（二） 障曉二、一〇六、

其登乘征于南庚。（辨二六九）登乘于高且

乙
（一六六）
登乘
（一三五三、六四二、
湖七一六、B、
寧滬一、一三八）
3. 米：
王其

王其登南明米（押九〇三、什二三、八） 王米于明以且乙（辨二二七）

王明其登于(甲 = 四〇七)
其登豈自小乙(甲

以上的

[illegible]

麥大麥也。小麥來也。『下一五云：『月一正曰食麥。』可見殷王室正月

天子會夢與耳
其禮與殷相近
(綜述五二九五三〇葉)

楊樹達隸定福為禡，謂「當讀為烝」。《積甲文說》三十二葉二行。

𥽿，鐵二三。一。𥽿文𥽿，豆屬。从豆𥽿聲。卜辭及金文𥽿字皆从米，知

以豆盛米，兩手奉而進之，之形。說文釋為豆屬，非其朔矣。

前四·二·二·或从木·
(甲骨文編二二頁)

「說文」：「𥽿，豆屬，从豆𥽿聲。卜辭及金文皆从米，小篆从采，乃米之孺。」

此即蒸之本字。春秋繁露曰：「烝者，以十月初進稻也。」故此作以豆盛米，賓什進之，為烝。

初菹，引申之爲進，蓋从禾者，進初稌也。許君析𩵿爲二字，𩵿𩵿爲火氣上行，𩵿𩵿爲豆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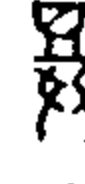
(文編五卷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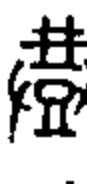
「
𠂔
𠂔二五·一〇·从示从鼻。
說文所无。疑鼻之或体。
L（甲骨文編一二


頁)

「**鉶**」
鉶三八·四。
鉶文鼻，
礼品也。
从収持肉於豆上。
卜辞不収肉，
用为牲。

進之蒸。L (甲骨文編二二二頁)

金祥恆續文編收作字不从未刑者數文作饗，其說未聞。見續文編五卷二十葉下。

居萬里 「，當是登字之繁體。亡其登，義蓋猶上編八一五七之「勿登」也。L (甲

居萬里 「，見甲編二四〇。當是登字之異體。L (甲編考釋三〇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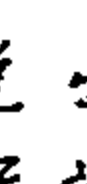

屈萬里 「卜辭：癸巳卜，何貞：翌甲午，弄于父甲鄉？」甲編二七九九此弄字義當為烝，
當之烝，已為祭祀之專名矣。L (甲編考釋三五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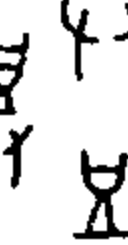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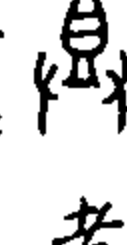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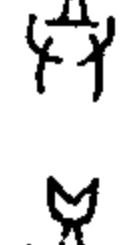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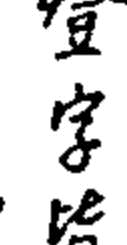
屈萬里 「登，猶獻也。登，蓋謂獻新釀之黑黍酒也。L (甲編考釋一〇四葉)

饒宗頤 「按登即登嘗之禮，周人謂之「糝祀」。(大孟鼎)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孟秋
「農乃登穀」。登字後借為「烝」。爾雅釋天：「冬祭曰烝」。L (通考六九八葉)

饒宗頤 「按登者，書盤庚：乃登進厥民。周禮小司徒：「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
登為登進。說文：進，登也。登人與盤庚：登民。相類，并殷時召語。他辭上作収人，卜
辭収字皆用為供。収，収馬収牛，即供馬供牛。廣雅釋詁：「供，進也。故供人與登人義無二致。
楊遇夫讀登為徵，謂収為登字省寫，義亦可通。L (通考一六八葉)

李孝定 「仍當釋登，但省木耳。字亦有省未从未者，繁簡偶異，仍是一字也。L (集釋
一六七一葉)

李孝定 「說文：「登，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登同。黎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最，其
說是也。孫詒讓於品類並釋登，葉玉諸氏以之，說茲非。黎文豐作，說詳二卷登下。至字
當從唐蘭說釋饗，說詳本卷下饗字條下。陳氏說最字之義是也，惟隸定作登則誤。登為豐之隸
體，最當隸定作最，依最體當寫作鼻，今隸當作登，與登字迥別，不容混淆也。登最於卜辭為
薦新之禮，除陳氏所舉諸例明標品物者外，尚有但言最于祖某最于父某最于兄某之辭，是則最

陈炜湛 「甲」骨文还有昇登二字，义与収、煨相近。昇作，从収从豆，与煨之从収从豆作者形似而有别，不相混淆。或又从示作，为昇俸。昇亦即说文之昇，许氏谓曰从収持肉在豆上，读与登同。登作，从米从昇，或从禾作，禾等形。孙海波曰：曰卜辞及金文登字皆从米，知小篆从米乃米形之讹。登蒸声近，卜辞用此为蒸。春秋繁露曰：丞者以十月进初稻也。此作以豆盛米，两手奉而进之形。说文说为豆属，非其相矣。其说至确。验以卜辞，知昇登之义确均为蒸进之蒸，为当时薦新之礼。不过，曰昇曰后多记所登进的谷物如米、禾（来）黍及鬯，而曰登曰后则不记具体的物品，是为二者的区别，例如：

其昇黍。（京津三九一〇）

癸卯卜，昇禾乙祖？（粹九〇八）

辛未卜，酒禾昇祖乙？（甲八九九）

其昇新鬯。（粹九一〇）

口口卜，彭贞：其征昇黍？（甲二七七九）

癸未卜，昇禾于二示？（库一〇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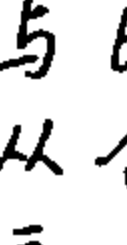
癸未贞：乙「酉」王其昇米？（后下二九·一五）

贞：于日登，王受又？（甲一九九〇）

丁丑卜，其登田。（遗珠六四六）

甲申卜，贞：王宾登祖甲，亡尤？（续一·二六·三）

辛酉卜，贞：王宾登，亡尤？（前四·二〇·七）

须要附带说明的是，甲骨文另有登字，作，从艹，从豆，或增収，与说文所载篆文及籀文同。许氏谓曰上車也。段氏谓曰引申之凡上陞曰登，所言或然。但在卜辞中，登字多为人名，如续二·二七·四，四·三四·二，库一三三四，前五·二·一，皆曰犬登，登为犬官之名，未见有用为上陞之义者。杨树达氏合于，皆释为登，遂一并读为徵，且说収为登之省，盖有失察。因为从収与从豆有别，収与煨为同义而非省略。L（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四八——一五〇页）

周国正

「乎」酒登。

丙一六六（五）

A：我们应该呼召（某），去举行酒祭和登礼。

B：我们应该呼召（某）去举行酒祭来（助成）登礼。
就曰乎酒登也。这条卜辞我们提出了A、B两种分析。在A中，我们将曰酒和曰登看作两个并列的动词，这种分析是最简单直接的，而且语法上不会有问题。不过我们还要提出B这个分析，在B之中曰酒登也构成一个曰连动式，曰酒的举行是为了助成曰登也礼的进行。现代汉语中有曰拿笔写字（拿笔和写字是两个动作，但前者是后者而做的），曰上街买菜（上街和买菜是两个动作，但前者是后者而做的），和曰酒登也礼可以作比较。我们认为B的分析更能够表明曰酒和曰登之间的潜在关系……

乙亥卜，登也三祖丁牢，王受又。

掇一·四五七

……将曰登也三祖丁牢和礼记中曰以雒尝黍（注：「不以牲，主穀也。」）作一比较，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在曰登也礼之中，穀物和有关产品（登）在商人眼中不是在某一种个别物件中求取神灵助佑的曰工具，登穀是一种对祖灵道德上的责任，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目的。……而登黍/米/来/来/登也礼的时候要其他祭牲的伴同，这些祭牲就带有工具的含义。祭牲是为了举行登也黍/米/来/来/登也礼而做的。……曰登也三祖丁牢也，应该解释为曰如果在向三祖丁登献酒的时候用牢（去助成）的话……

下面的两条卜辞也可以同样解释：

其登新也，由二牛用。

粹九一〇

要登献新的酒的话，我们要用两只牛（去助成这次登献）。

（同版中有「由牢用」一辞，可知重心在于登献酒时的伴同物是什么。）

登黍，……岁（割）牢。

存一·一七六九

在登献黍的时候……我们要岁祭牢。

这些卜辞和礼记曰以雒尝黍都反映了近似的祭祀情况。

证明了曰登也礼的举行是需要其他祭祀仪式的助成之后，把曰乎酒登也礼解释为曰我们应该

呼召（某）去举行酒祭来助成登礼（的进行）已经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了。为了进一步证明

这个可能性，我们找出了以下的例子：

戊辰贞：求禾自上甲，其黄。

人二三六三

在向上甲祈求禾（的丰收）的时候，我们大概应该举行黄祭。

丁未卜，其求年于河，由辛亥酒。

甲一八八五

如果要向河祈求好年成的话，我们应该在辛亥日举行酒祭。

辛未贞：求禾高祖河，于辛巳酌黄。

掇续二

在向高祖河祈求禾（的丰收）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辛巳日举行酌祭和黄祭。

这三条卜辞都显示出乙类「酹」(和「奠」)是用于助成甲类仪式的进行的，与这几条卜辞平行的：

登鬯父己，由今日己亥酹。 人一八一〇。

在向父己登献鬯酒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今日举行酹祭。

「酹」之用以助成「登」的进行，这事实至此已经明白不过的了。因此上文为「乎酒登」一辞而作出的B项分析点得到了坚强的根据。在丙五七中点有两条卜辞和「酒」及「登」有关的：

……丑卜，贞：羽乙……酒，黍登于祖乙，王固曰：有希，其雨，今日……午夕月有食，乙未酒，多工率条曹。

己……卜……贞勿酹登。 丙五七(一) 丙五七(二)

我们亦可以援用上文的分析而把这两条命辞解作连动式。「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关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六三——二七〇页。

姚孝遂 肖丁 「」字「」字的形体变化较为复杂，或作「」，或作「」，或作「」，稍晚则增

「米」作「」，其後复增「木」作「」。诸家对于这些形体考释不一。

实际上这些都是从一个基本形体所演化，其由甲骨文而金文、而小篆的形体变化过程是很清楚的：

𩰫 → 𩰫 → 𩰫 → 𩰫 → 𩰫

𩰫 → 𩰫 → 𩰫 → 𩰫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小篆「𩰫」化为「𩰫」，「𩰫」、「𩰫」、「𩰫」四个不同形体。说文「𩰫」为「火气上行」；「𩰫」为「折麻中𩰫」；「𩰫」为「祭名」，典籍则作「𩰫」或「𩰫」。

「𩰫」释天孙炎注：「𩰫，进也。进品物也。」古代冬祭曰「𩰫」，亦作「𩰫」。春秋繁露

四祭：「𩰫，冬曰𩰫，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𩰫」王其昌米「𩰫」，所进者主要为谷类。

其从未作𦵏者：

「丁丑卜其𦵏」：王受又

文辭通雅，但其與𦵏之同作「𦵏」之「𦵏」，則毫無疑義。金文作𦵏（孟鼎）、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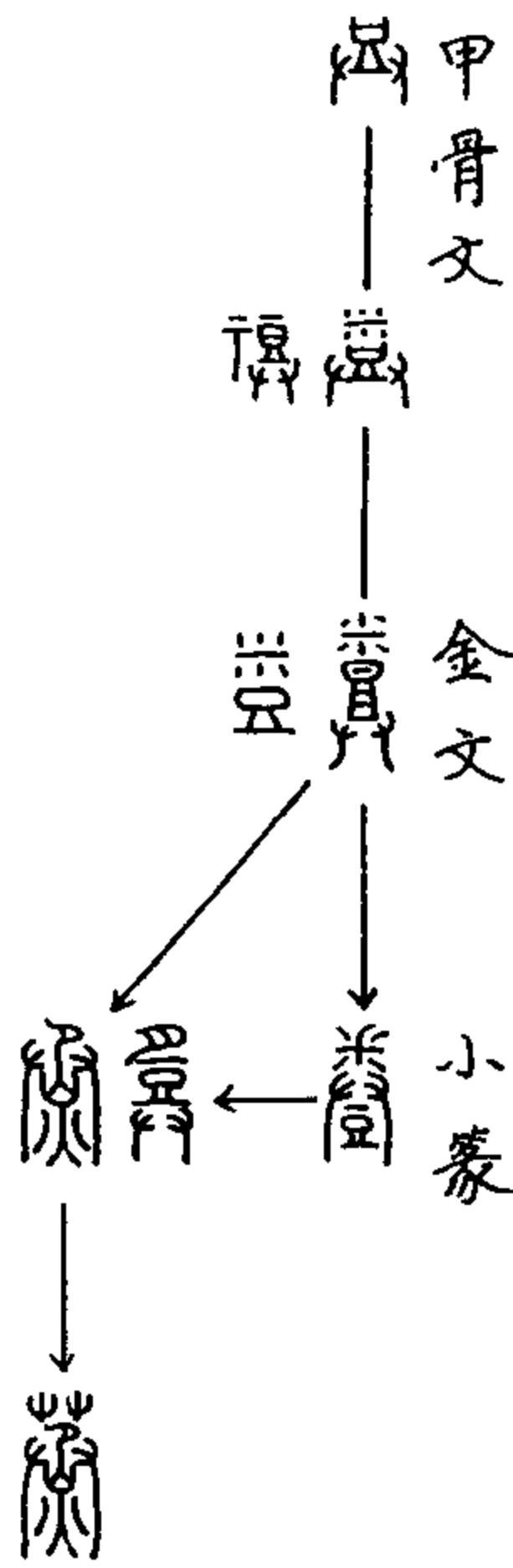
師盧豆），與甲骨文此一體結構同。或有收作𦵏（孟鼎）、𦵏（孟鼎）、𦵏（大

許慎解為「豆屬」，顯然錯誤。段玉裁甚至以「大豆黃卷」釋之，更屬臆測。說文又別出从肉

之𦵏字，訓為「禮器」，此乃𦵏字之演繹分化。

要之，「𦵏」為小篆𦵏、𦵏、𦵏、𦵏諸字之初形，𦵏為形譌，𦵏為衍化，𦵏則為別出之新

字，又進而孳生出「蒸」字。典籍復趨於統一作「𦵏」，其發展變化過程如下：



今字則𦵏、𦵏、𦵏諸體均已絕滅，通行者惟余、𦵏、蒸二形而已。此字隸定作「𦵏」，或體作

「𦵏」，「𦵏」，「𦵏」，「𦵏」，可選讀為「𦵏」。

其增「木」作「𦵏」者，則為「𦵏」之合文。至於从「𦵏」之「𦵏」，卜辭用

法與「𦵏」有明顯之區分，以不相混，不能視為同字。余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釋曾將「𦵏」、「𦵏」二形相混，今附正於此。

爰

爰

爰

羅振玉「說文解字」：「爰，大孔壁，人君上除陞以相引」。

壁者，孔大能容手。又曰：「漢書五行志：『宮門銅鑲』」。

上除陞以環相引之說，上無徵證。蓋古義：「僅存於許書中者也。爰為大孔壁，可容兩人手。人

君上除陞，防傾跌失容，故君持環，臣亦執環在前以牽引之。必以環者，臣賤不敢以手親君也。

於文，从手象臣手在前，手象君手在後。一者，象環之形。爰形圓，今作「爰」者，正視之為「爰」。

側視之則成一矣。環以引君上除陞，故許君爰援均訓引。荀子性惡篇注訓援為牽引，禮記中庸注訓援為牽持之，並與許書環注義同，知古環援爰為一字，後人加玉加手以示別，其於初刑初義反晦矣。罰鍰之鍰，古之作爰，梁尚帶作爰，爰字多，毛公鼎作爰，爰一為一，形又失矣。吳縣潘氏滂喜齋藏一自，其文曰爰，與卜辭正同，蓋古環字。——殷粹中四十一葉——

王襄 「古爰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葉》——

王襄 「古爭字，許說引也，以爰尸。」——《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葉》——

唐兰 「爰字本作爰，像兩手交付銅餅的形狀，兩手代表兩個人，象徵兩個人在做交易，所以爰字有交換的意義。爰是鍰的原始圖畫字，後來圓形變為小的橫畫，因而和爭字相亂。又或變从巾，章字變為章，其中的圖形變成巾一樣，爰字也變為章，說文就誤認為是从爰从巾了。正由於爰字中本从圓形，所以如環的玉環，从爰聲，又引申為門環的銅環。……爰本作爰，爭本作爰，羅振玉把它都釋成爰是錯的。——《說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研究第二輯四二頁四四頁——

孫海波 「爰疑即爰字，說文曰爰，引也。古者人君上除陞以相引，相引者人君上除陞，防領跌失容，故君持環，臣以持環在前以牽引之，必以環者，臣賤不敢以手親君也。于文从爰，象臣手在前，君手在後，環形圓，故作（）形，金文作爰，从爰，與此同意，卜辭爰或作爰者正視之為○，側視之則為一矣。——《文錄三八葉》——

孫海波 「爰，甲二七五四。人名。」——《甲骨文編一九五頁》——

饒宗頤 「按『圖』字，上作『𠂔』，後編上十五·八：『王其𠂔舟于滴』，前編二·二六·二作『𠂔舟』，知為一字。葉玉森釋『𠂔』為援，季亞農證成其說，讀為語詞『爰居爰處』，『爰伐琴瑟』，『爰』是也。——《撫續四七》——此云『圖』末，宜讀『爰』，『爰』說季子白盤『爰饗』，語例正同。——《通考一五一葉》——









饒宗頤 「『戊戌卜，方貞：其爰東室。』貞：弗其爰東室。——《說文》四六九九——按爰，于也。《詩·卷阿》：『亦集爰止。』箋：爰，于也。又《廣韻》：『爰，行也；為也。』右辭：爰，訓于與














1035
後
日

于省吾釋帥，參內字条下。

按：
此當與
1036
合併。

尋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于者吾。『甲骨文及字作、、、、、、等形，也作。』

是从正面看，如从侧面看，则作形。金文字象两手执席形。其席纹从二层以至五层，多少无定，这又，其演化规律是由变作，再变则作或，周代金文加上形符的巾旁，才变成形声字之。汉隶的字从与从互见。六朝以后字行而字废。又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字都作，较晚则加巾旁作。足征古文字的和迥然有别。今将甲骨文及字的用法分别加以阐述。

一，段为祭名。史记周本纪曰其罚百率，率，从金作銍，乃后起字。说文谓曰乎读若律。广雅当为銍，考工记图。按金文銍字均作乎，从金作銍。故通用。甲骨文用作祭名之段应读作酹，释言谓曰律，率也。玉篇谓曰銍同銍。乎率双声，故通用。甲骨文用作祭名之段应读作酹，酹从乎声，与段音近相假。字林谓曰以酒沃地曰酹。按沃地谓以酒灌地。甲骨文的段祭习见，今择录数条于下：

- 一、辛丑，貞，畢氏（致）羌，王于門，睽（后下九·四）。
- 二、丁卯，王其侵宰僕，其宿（粹一一九九）。
- 三、癸丑，貞，侵萃禾于河（南北明四五三）。
- 四、壬□，免□，貞，其侵，告龜于□甲（南北明四六七）。
- 五、辛丑，貞，侵來于美，雨（粹三〇）。
- 六、□其侵，萃年于□（粹八五三）。

七、貞，其段，重翌日丁（甲一二六八）。

以上七条的段或皆字均读为酹，酹祭指灌酒于地以降神言之。

二、段舟。甲骨文段舟之段也作酹。段或酹与酹率古字通。段舟之段应读作率。《诗》的率，西水漑也，毛传谓曰率，循也。《说文》谓曰循，顺行也。率舟是说舟在水中顺流而行。今隶甲骨文有美段舟之倒于下：

一、乙亥卜，行貞，王其段舟于河，亡咎（災）（前二·二六·二）
二、口丑卜，行貞，王其段舟于河，亡咎。才八月（后上一五·八）。

以上两条的段舟，是指商王顺水而行舟言之。《释段甲骨文》释林二八一——二八三页）
严一萍 按诸家考释于字形之剖析，均未达一间。其实目席也，乃舒张两臂也。《礼》燕礼有言：「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郑注》曰：「揖，入之也。」乃恍然悟此字之形，实象有客临门，主人出迎，躬身舒张两臂邀客入席，盖即揖字之形初也。今字作揖者，自身演变而来，从耳者，目之讹变耳。揖，说文训攘也。攘，训放也。以释卜辞，则全部涣然通顺矣。如曰：「段舟者放舟也。」

丁丑卜，行貞：王其段舟于河，亡咎。
乙亥卜，行貞：王其段舟于河，亡咎。

于渚先祖神祇之祭祀曰揖，如：

壬寅卜，揖又且辛，伐一卯一牢。

口揖，出于乙己。

貞：揖知于乙庚晋五漆。

戊午卜殷貞：勿揖知于乙庚。

壬戌卜方貞：揖祭于岳。

辛丑貞：揖祭于岳，雨。

貞：揖洒河，祭三牛，沈三牛，卯口。

貞：庚申揖，求禾于乙己。

弱揖方，又雨。

其揖方，又雨。

口揖口雨。

于宾客亦曰揖。如：

壬戌卜，王其揖二方白。

后上一五·八
上二·二六·二

撫續八二

俸五一七

洽七七二四

乙八二九二

天四二

粹三〇

乙二四九

屯南七·五

明藏六六

序一四二

弱揖。

于南门揖。

王其揖二方白于辟。

王于（南）门揖。

于辟揖。

于寝新揖。

（甲）午卜，翌日乙，王其揖盧白。

貞：王其揖糾方白，于止若。

揖又相当于卜辭之逆字，如：

于南门揖。

于宗門揖王羌。

辛丑卜，卓氏羌，王于門揖。

諸揖字，即他辭之逆字。如：

王于南門逆羌。

辛（丑）卜，貞：王其逆。

王于宗門逆羌。

王戌貞：王逆卓氏羌。

于滴，王逆氏羌。

兩者當為同一事，而一用揖，一用逆，是揖與逆義相同也。揖又為地名如：

癸未卜貞：王其步自揖，亡咎。

辛未卜方貞：王往揖，不口亡咎。

丁酉卜方貞：出來告，方囿于揖，福告于丁。

其他殘辭斷句尚多，苟足之，當不出上述諸例也。其以言作者，謝字也，不能相混。L（釋揖）

中國文字新十期一二一——一三頁

屈萬里「卜·雁振玉釋謝（殷釋中五八葉），葉玉森釋爰（鈎沈），郭某釋汎（彙釋七四）

六，唐蘭釋尋（天釋四三葉），皆未的。按其字象平伸雙手度物之狀，疑是度字之初文。卜辭中

或假為渡，前編二第二六葉二片辭云：「王其舟于河」，是也。本辭（「王其舟各健」）

內字，疑亦當讀為渡。L（甲釋一〇一葉）

撥一、三九七

怀一三九一
甲三六五二
甲一九七八

屈萬里 「咎」从口，度聲。隸定之當作度。玉編度字云：「本作咎，同咎。」書顧命：「三祭三咎。」釋文：「咎，音妒。」故書中度宅二字常通假，是以度咎為同字也。本辭度字，疑當讀為宅，居也。〔甲編考釋二四八葉〕

曹定云 「……」就在康丁之世，曰方伯之首領被殷王朝所杀，作了祭祀中的日人牲。请看下面卜辭：

〔甲〕午卜：日東謂乙，王其咎方伯咎，不雨？東父甲多日，咎，又正？大吉。

該片是康丁卜辭。咎字，過去諸家考釋甚多，均不得要領；唯唐兰先生釋曰「尋」，从形、聲、義三个方面作出了合理的解釋，頗令人信服。今從之。

曰尋之字義為度，但又可轉為曰用。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尋所以度物，故揣度以求物謂之尋。小雅雅廣詁：尋，用也。左傳左二十八年傳，今令尹不尋諸仇讎。曰尋，在卜辭中是祭名，咎是曰方伯之私名，他是此次祭祀中的日人牲。殷王祭祀中的日人牲，通常是俘虜或奴隸，但用方伯而不立其例，如曰王其尋下方伯于呂辟咎（綴一、三九七），曰調日乙，王其尋孟咎（甲一九六七）。眾所周知的日人方伯，人頭骨刻辭，很可能就是這種尋祭的實物見証。這種情況，劉季秋時候還存在，如左傳昭公十一年載：曰楚子庚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与僖公十九年載：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曰咎（殷代的「方伯」社會科學戰綫一九八二年二期一二三頁）

考古所 「咎」可能是「咎」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三頁〕

考古所 「字在卜辭中為祭名，字一、四四二：王其咎二方伯，甲三六五二：王其咎伯，可能是將戰爭中俘虜的二方伯，虛伯采之以祭。尋有用義，在卜辭中可能与杀之以祭的「用」用法相近。〔小屯南地甲骨八四〇頁〕

何琳儀 「咎」尋，甲骨文作「咎」形，象日伸兩臂与杖齊長之形。在古文字偏旁之中，手形、月、和、夕、往往可以省作「咎」形。例如：

設	史	攻	中
情	史	青	手形
金文編附四九五	金文編四七一	古金文編三一五	和
情	史	青	夕
同上	同上	同上	和

唐蘭「穀疑即將字，其義未詳」。(天懷文釋三十二條)

陳邦福
「籀室殷契徵文」地望篇第五葉云：「貞于南方，攸斤宗十月。」又殷契類纂云：「貞于。」
「攸」字。邦福案：攸，將當釋將。卜辭明與舛形有別也。
「說文」手部云：「將，扶也。」段注：「古詩：好事相扶持。」當作扶持字之段借。又卜辭作攸作將，正象兩手扶持；值，許从一手文省，值不婚。考癸亥父己鼎云：「癸亥王使弅作冊，殷新宗。」攸即將，攸新宗者，亦扶新宗也。蓋古文手與攸為一字，一見見卜辭，可證。从一手，將字始于晚周，即許君之所本也。
（辨疑十）

三葉下）

十五頁 勿 疑

貞：勿 疑

凡二五九四

十六其 疑 口又月 一口疑 疑之殘文，亦可又足 口二字，此 口又月 口 据原釋

其 疑 于 口

其 疑 于 口

其 疑 于 口

粹一八九四

十七頁： 疑 人

前六、三一、五

十八甲辰卜 疑 貞：今日命入 疑 人，勿足。

癸亥卜 疑 貞：勿 疑 人，出足 疑 。

粹四五六

十九癸卯卜 疑 貞： 疑 于 京

前五八、四

廿 疑 土 疑 于 京

粹二八四

廿一丁未卜， 疑 貞： 疑 于 京，每 疑 。

前六、二、月。

口于 疑 田，每 疑 。

疑 陳二月。

甲二六九二九二五、二〇二九合

廿二辛酉卜， 疑 貞： 疑 在又立。

甲六二四

廿三丁酉卜， 疑 貞： 疑 于 京

前四、五三一

（疑存一三〇六即本片，而已殘佚上半）

廿四癸巳卜， 疑 貞： 疑 于 京

粹一、二六、一八

廿五 疑 其 疑 。

四百粹五五

廿六 疑 其 疑 。

粹五三三

（本片粹編考釋 疑 誤作 口 于 口字待考）

廿七 疑 其 疑 。

外一八五

廿八 疑 其 疑 。

后下十三、七

廿九 疑 其 疑 。

天三〇

三十 疑 其 疑 。

前六、三一、六

三十一 疑 其 疑 。

粹一〇六

三十二庚午卜， 疑 貞： 疑 。

甲二五九三

三十三 疑 其 疑 。

甲五九七

三十四 疑 其 疑 。

甲四六

三十五 疑 其 疑 。

粹三〇六（續存 1370 全）

三十六 疑 其 疑 。

粹一三一

三十七 疑 其 疑 。

粹六〇〇

前六三七

張文虎舒芝室隨筆曰：

為將之素省。

按許書特別

扶將字並作將

击鼓
止又
云

以又之動靜，

两君皆主

族人名為賓語者

第八冊 八五三

饒宗頤

按
將

李孝定

郭氏輯版，葉文

徐锡台

徐錫台「物類彙編」(卷六·三一·五)，此字左从疒，右从受，当即瘦字。受字，如玉篇曰平表切，瓢上声；说文：曰物落上下相附也，从爪从又；玉篇：曰今作標，集韻：曰又作莩，婢小切，与通落也。故曰瘦，通瘠字，集韻：曰房尤切，音浮火，瘍也。ㄟ(殷墟出土疾病卜辞的考释，中国语文研究第七期一七页)

考古所

直，并：皆祭名。
（小屯南地甲骨八六九頁）

按：說文：𥝌，扶也。與藉皆作𥝌。𥝌，無作𥝌者。說者皆以假借為言，乃惑於說文「𥝌」二字分列之成見。實則古本同字。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謂「𥝌」字宜為𥝌之重文。是對的。玉篇：𥝌，今作𥝌，是以為古今字。廣韻引字林：𥝌作𥝌，𥝌乃𥝌之累增。契文牂、𥝌、𥝌諸形，篆文譌作𥝌。𥝌，說文以為「从寸，猶省聲」，而「𥝌」、「𥝌」又以為「𥝌」省聲。王筠釋例、徐灝段注箋均已致疑。

卜辭云：

「于南方將河宗」

將兄丁于父乙宗

續一・三八・三
後上七・五

當用如詩「我將我享」之「將」，乃奉享之意。前六·三一·五，「將戈人」，珠四五八「易將戈人」，葉玉森謂為「戕」可從。至於續四·三四·一「我將自絃邑」，若「續六·九·五」我易將自絃邑，葉玉森亦讀作「戕」則非是。此類「將」字用義不詳。

孫治讓
並即此字。

「此字上从八，下似从出，不知何字。金文父已面有𠂔字，子主敵有𠂔字，似

王襄「𠂔」，古关字，或作𠂔，许书无之，关作父乙，𠂔作𠂔，子立敵作𠂔，是古文有关字。段氏云：「𠂔，许书无此字，而送侯朕皆用𠂔聲，此上许书有𠂔」一也。」（通考地理）

「疑美字。」（《類纂存疑》第二第三頁上）

葉玉森

「按予舊釋與奄，乃國名。」（殷契鉤沈）似均未安。

（前釋一卷二七葉下）

楊樹達

「古本竹書紀年（御覽卷八十三引）云：祖乙滕繼位，是為中宗，居庇。」

則殷先王之祖乙名滕，不名妣。攷說文十一篇上水部滕字从水朕聲，而八篇下舟部朕字下不說其形，說文亦无妣字。甲文朕字屢見，字作妣（見甲骨文編八之拾叁）。左从舟，与小篆同，右从妣与說文朕字右旁从火作改者異，而其字与妣宗之妣同，然則妣殆即祖乙之名，与紀年記名滕者文異而實同也。

（釋妣宗，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二頁）
鐵云藏龜一壹柒肆叶貳版云：貞，祖乙朕弗衍，朕与妣同，六即紀年之滕也。

郭沫若
「與伐同例，字於卜辭屢見。他辭云：王出林方亡，前二十六、三亦有用作人名或地名者，於古金中亦屢見，前人每釋為八申，二字，由非申字，羅氏於申下注云：吳中丞案乃吳式，因篆文作申，遂謂子由且乙角之由，孟鼎之由均即申字。今案由象兩手持杵形，雖不能知其為何字，其義與春字所从之由同。由字之然，均非申字也。余案春亦可省作由，以毛公鼎二意字均作由，則由固春字之初字也。由與由之別，互例提杵，未有作勢前進之意，疑即撞之初字。說文云：撞，凡撞也。此正象凡撞之形，从八作者當是一字，八亦分破之意。上有从行作能者，殆即是撞，前四二一撞，撞古當為一字。左氏文十一年：富父終甥撞其喉，杜注：撞猶衝也。按撞即是撞。」（甲研釋挈一葉）

魯寶先

「弁於卜辭作由，葉玉森疑為奄，殷契鉤沈甲卷郭沫若疑為種之初文，又謂以行之能殆是衝字。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挈金文之外與由同體，張廷濟疑為曾，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卷二第三二葉朱建卿釋為由，見小校經閣卷四第三五葉吳大澂釋為八申二字，見燕齋集

沽錄十冊十葉羅振玉謂春所以之由見頃松堂集古遺文卷九第二葉林義光釋為史，因疑為饋之古文，見說源卷六說並非是。惟王襄疑為併朕所以之弁，見微文考釋地望第七葉其說得之。從以說文無弁字，故亦未悉其音義也。中畧以愚考之，凡金文朕、饋二字所以之弁則作由，或作由，或作由，其作由者，則與寬之或體作由者相同。篆文於併朕二字乃从殺者，即卜辭之由與金文之殺，其作由者，則與寬之或體作由者相同。據此，則朕之為字乃从舟从弁以會意，舟以象其履，弁以示其冠，冠履者一人之服，故

此字象兩手捧錘插刺之狀，當是甫字。大標本七上白部。甫春去麥皮也。从白干聲。一曰干所以甫之。許氏誤把白認作白。小標本作从白干聲。段氏等參用二家之說，謂从白干聲。一曰干所以甫之。許氏誤把白認作白。形，遂將此字列於白部，並且以春麥為其本義，其實這個字當以分刺為本。釋名釋用器，錘插也。插地起土也。漢書王莽傳，負籠荷錘。注，錘，鑿也。王先謙補注，錘或作甫。史記司馬相如傳，赤瑕駁華，雜甫其間。則甫又通插。說文十二上子部，插，刺肉也。从子从甫。廣韻，插，刺也。說文十四金部，鋪，郭衣鉞也。集韻，鋪，綴衣鉞也。則甫又有綴衣鉞的意義。定按郭衣鉞所以固走衣形者，鋪當以郭衣鉞為本義。郭衣鉞無目，非所以綴衣者也。與金文的形義尤為相近。史記史皇紀，身自持梁甫。正義，甫，鐵也。漢書溝洫志，舉甫如雲。注，鐵也。所以開渠者也。又說文於木部，招說是甫也。於金文之銘，說甫是甫屬。可見甫是幾種田畝的總名。說文七上白部，白，春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然則古時春穀掘地為臼，是春穀與插地起土的姿勢相似。而古人穴居，須在地下穿室，所以插地起土並不完全向下。甫字象兩手捧錘，不齊側視形亦如此。向上或向前刺插形，既象鐵狀，又極似插刺。許氏誤白為白，於是春去麥皮的意義獨顯，而其本義遂晦。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還保存着這個意義呢。甫字左卜辭中的用法，大部分都是用作為名詞的，祇有極少數的例子似乎並不用作名詞。譬如庚寅王卜，左，鬻貞，自林方亡，亡。庚寅王卜，左，鬻貞，自林方亡，亡。辭中的「王自林方亡」，通五八六左前辭中，我們還可以把它和自林方都解釋為地名，但是在左，雖無確證，但也聊備一說。一卜辭，自正化說，集刊二十九本七七七七至七七九葉。

張秉權「自正化」是武丁時的一個重要的方國領袖，在卜辭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有

或稱自的記錄。或單稱自，是人名：

貞：自亡疾？（庫六五）

貞：自亡疾？（珠七〇五）

在甲橋刻辭中，也有記載自的入貢：

或單稱自，而是地名：

戊寅貞：多射往自亡田？（戰四三·二）

乙巳卜，自貞：自平告，自方其出，允？

貞：史于自？（珠一七九）

或稱自方：

貞：王令自（伐）自（方）自？（庫五〇一）

其它或同由正化的「受」又「与」弗其受又「与」（圖版陸玖，七六；柒壹，七八），「亡禍」与「出禍」（圖版柒壹，七八），「古王事」（乙編八四五九）等，在下辭中更是常見之事。（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〇二頁）

饒宗頤

「按申為射官，故稱「射」此冠官名于人名前之例。」（通考五九一葉）

李孝定 「說文」甫春去麥皮也从白干所以甫之「黎」文作上出諸形。郭氏釋撞，於字形無據。釋與釋奄，葉氏已自承未安。王氏據金文擬「偏旁釋」此為失，於字形雖有可說，而音義

無攷。音氏據以論定此為弁之古文，陳我甚富。惟弁之本義為冕，此字，形似與冕義無涉。至音氏所舉諸字，則確為冕弁字，象人着冠冕之形。且此字所見諸器，多以日干為名，猶存殷習，大抵當為殷末周初所作，則此字殷時當已有之。以較甫字，實無絲毫相似，二者似不能認為一字。音氏之說似有未安也。此字余曩上疑當釋甫，惟未深考，繼觀張氏此作，與余意冥合，引證甚備，說當可從。字立卜辭為方名，上有用為動詞者，當與征伐同意，郭說是也。蓋字之本義為專利，與征伐之義不相遠也。金文諸甫字與黎文同，已見諸氏所引，不贅。（集釋二四一四葉）

李孝定

「卜辭別有春字，見前此仍以釋甫於字形較合。」（集釋二四一五葉）

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有「𠂔」字，甲骨文字集釋釋為「𠂔」，誤。此字即

「𠂔」，其說甚允。故知「𠂔」即「𠂔」，其本又為双手持有結之繩，即送、軼所以之「𠂔」，本為傳遞信息之意。

臧聲

「𠂔」在卜辭中或用作人名與地名，但在下列卜辭中當讀為騰，說文：「騰，傳也。从馬，

子产騰詞，高注：「騰，傳也，有人傳言讀之。」漢書札記志：「騰而師，洒路陟」，謂

傳言于兩師使洒路陟也。後漢書隗囂傳：「因故騰書隗囂」，謂傳書隗囂也。卜辭云：「保我。」（戊辰「卜」，貞：羽「翌」辛：「亞乞」一「氏」一「騰」一「丁」录，乎「呼」）

此辭大意为：殷王呼召亞（官名）率同眾人乘儀來到丁录（可讀為麗），以保卫殷王。

同。意为用酒所进致之羌人，亦取其血以致祭于先祖。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二四頁）

考古所

八三五頁）

出：在此片卜辞中为动词，从文例看，与征、伐义相近。L（小屯南地甲骨

劉 劉

「卜辞关字作」
「送」于音可通。送伐与相对，义为追击、追伐。L（卜辞所见殷代的
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十一辑一二二頁）

按：王襄釋「关」是對的。字在卜辭為人名、國族名。亦用為動詞，每與「伐」字連言。其用為國族名者，亦習見於金文，疑為「滕」之初文。



葉玉森

「水象秉圭，口象发号，与說文君下所出古文作同。L（殷契鉤沈十三頁）

孙海波

「𠂔，籀貞三〇。殷𠂔共貞。L（甲骨文编六八五頁）

李孝定

「按，字象两手持杆端有鋒銳之形，与春而同意。叶说可商。卜辞自有名字

也。L（甲骨文文字集释存疑四四六三頁）

按：字在卜辭多用為動詞，與祭祀有關。其義不詳。

𠂔

上半就承甲骨之遺，故知𠂔即說文𠂔之古文。此𠂔字中間之8，与干表之午相同，或亦填寫作𠂔。古鉅吳貴之貴作𠂔，其

也。 (辭考二一〇葉下)

孫海波 「辭考」甲五七一。从祿，与籀文同。 (甲骨文編三一〇頁)

饒宗頤 「考編」大秦字作「𣎵」，與契文同。知此為秦字。『秦』當讀為臻。爾雅釋詁：「薦，擊，臻也。」郭注：「薦，進也。」易坎：「水洊至。」釋文引京房洊作臻。說文洊亦作薦。故知「秦」即「臻」，猶言「薦饗」。『召秦宗』猶言「魯薦宗」。所云「秦示」者，即薦于宗廟之義。 (通考二九四葉)

屈萬里 「辭考」，隸定：「當作森，即秦字。」 (甲編考釋八九葉)

屈萬里 「辭考」，當是秦字。 (甲編考釋一二五葉)

按：許慎於「秦」字之說解實有三：一，地名；二，木名；三，以春木會意。朱駿聲通訓定聲即以秦為會意字。王紹蘭段注訂補云：「韻會引秦省下有聲字，是許謂秦之字為形聲兼會意，非謂因地宜木，說字形所以从木从春也。段謂不以春木會意，又謂以地名為本義，為道人所傳，皆非許義。王國維意亦以秦字為春木會意。徐中舒說之更為明確。郭沫若以繁為秦字之異構，疑从束木為秦字之本義，其說非是。繁與秦字無涉，字不可識。」

𣎵

屈萬里 「疑是春字。」 (甲編考釋三八八葉)

按：字當釋「春」，在下辭均為地名。

𣎵

𣎵

許進雄 「甲骨卜辭有一田獵地作𣎵，學者對於其造字的含義尚元令人滿意的解釋。筆

𣎵

從雞從竹，雞冠翼尾距形。手執雞者，守時而動有常道也。故宗廟常用品謂之奠。禮、夏后氏有雞彝，鄭司農說「宗伯主雞」。此說雞彝從雞從竹，象手執雞，指示其所從之形體極為明確可信。惟其說辭謂雞守時而動為有常道，以釋彝之訓，則未免迂曲。按彝之所以象雙手捧雞，蓋鳥形之物，現存銅器中有全體作雞或鳥形者，日本佐友氏及英國歐氏各藏有數器。見保屋清實及歐氏銅器錄本所立殷代陵墓中發掘所得亦有一鳥形之器，紋樣極似佐友氏所藏者，惟失蓋。以此論之，此類器大部分皆當為殷代之物，即至遲亦當為周初所作。據上所述銅器本為木製或陶製之仿造品，則此類形製之器當更遠之歷史。以最近出土殷代遺物言，其雕鏤之精美實任何時代所能企及。彼時既具有此雕鏤之技能，而現存銅器中具有雞鳥形之器又大部分皆為此器之物，則彼時木製陶製之類之器必當更為普遍。蓋必有此更為普遍之器而後始可構成此彝字之形與義。彝之象手捧雞或鳥，彝之訓常，若與此為不可分之事實。總之，此諸彝以文字言，彝象手捧雞或鳥之形。以記載言，周禮六彝有雞鳥虎雉之名。以遺物言，銅器中有雞鳥虎雉諸形之器。此三方面既為是相一致，此即雞鳥虎雉諸彝象此諸物之形之最可依據之佐證。一說專彝載集刊七本一分七十五——七十八葉。

孫海波

「禮」前五·一·三·象兩手捧雞之形，非从糸、米。一（甲骨文編五〇六頁）

饒宗頤

「京都大學一八六三：……卜，王其彝。」他辭云：「王彝：……」一後編下七，四「爾雅釋詁：「彝，常也。彝通夷，書洪範：「是彝是訓。」朱世家作「是夷是訓。」王「彝卜」猶言「常卜」有「大誥：「吉卜，金縢：「穆卜。」（通考八三九葉）

李孝定

「說文：「彝宗廟常器也。從系系，系也。持米器中實也。五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以待標將之禮。爾雅釋詁：「古文彝。」與文作上出諸形，與金文見下引同。均

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彝之形。揚所孫謂捧雞者守時而動有常道也。其說固屬迂曲。按氏謂銅器中有雞彝鳥形之實物，彝之為文即於此實物取象，其說亦略有可商。蓋宗廟常用品，所以有此象雞鳥形之實物者亦必有故。蓋古者宗廟祭祀以雞鳥為犧乃名見之事實。鄭氏之說是也。於是於製為彝器時遂有於雞鳥取象者矣。非然者，飛潛動植品類繁多，古人製器何獨有愛於雞鳥乎。且金文彝字皆從「系」若「系」，徐氏謂為尾形之誤，且謂其初形當為「工」，其說亦有可商。金文彝字無慮百數十見，固無一從「工」形者，已可證徐說之為句辭。蓋金文彝字之從「系」若「系」者，象雞鳥之縛其兩翼以防奔逸者，此必於雞犧取象殆無可疑。雖曰彝字乃象雞鳥形之器，然此雞形鳥形之器固又自雞鳥之犧體取象，故製字象之也。此所以從系即象體從系之所本，許君以繫解者誤也。又

1. 𠄎在郭彛。 (后上一〇·一二)
 2. 𠄎一月在郭彛。 (后上一〇·一六)
 3. 𠄎口卜，王其彛。 (人一八四一)
 4. 𠄎王彛𠄎。 (后下七·四)
 5. 癸丑卜，彛在庭。 (甲三五八八)
 6. 𠄎彛在仲丁宗，在三月。 (续一·一二·六)
 7. 癸丑𠄎来乙王𠄎彛于祖乙宗。 (佚七·一四)
 8. 𠄎彛在祖辛宗。 (甲三九三二)
 9. 𠄎口贞，王令吴以子方奠于并，在父丁宗彛。 (屯南三七二三)
 10. 辛丑贞，王令吴以子方奠并，在父丁宗彛。 (屯南四三六六)
 诸辞中的“郭”、“并”是商王经常游猎的地名。例9和例10的“奠”应读为“田”，又为“田猎”，其它卜辞有“田于并”、“佚九五·九三四二九等”、“田并亡灾”、“甲七七四”语，可证。“庭”是商王的祭祀场所。“王”指商王。“吴”和“子方”都是人名。“以”表示率领。“仲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父丁宗”都是先王宗庙。由这些卜辞内容看，“彛”显然是由商王举行的某种祭祀活动，其地点多数在先王宗庙，有的则在田猎地区。从1、2、9、10等例看，“彛”祭与田猎有密切关系。一九七七年在陕西西周原出土的一批甲骨文，有一片刻辞是：

11. 癸巳彛文武帝乙宗。

贞，王其邵祐成唐（汤）彛，禦段二女。
 其彛，盟牡（牡羊）三、豚三、豕又（有一足）。

这组卜辞，由于有个别字还没有确释，某些地方的意思还不很明白。但两个“彛”字作祭名用，其地点在“文武帝乙宗”，却是很显然的。

从卜辞用例，我们已可以断定，所谓宗庙常器、鸡彝、鸡尊等，都不是“彛”的本义，而图腾之说，更是毫无踪影。那么，“彛”到底是一种什么祭祀活动呢？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字形分析

“彛”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大同小异，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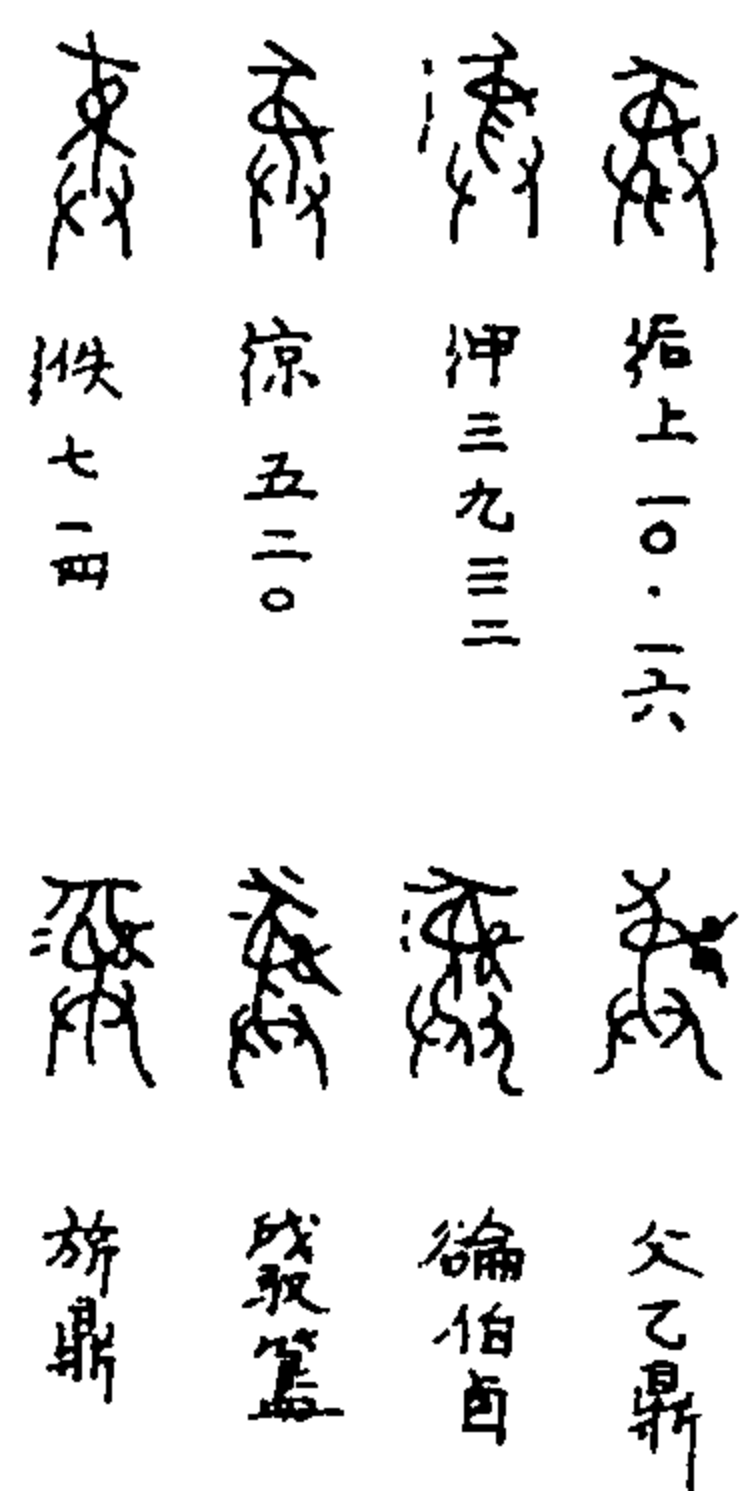
西周原一

同音

屯南三七二三

子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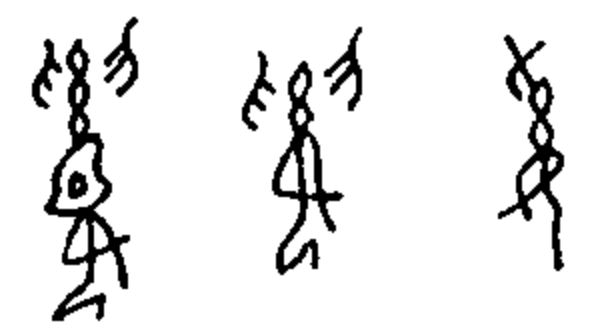
子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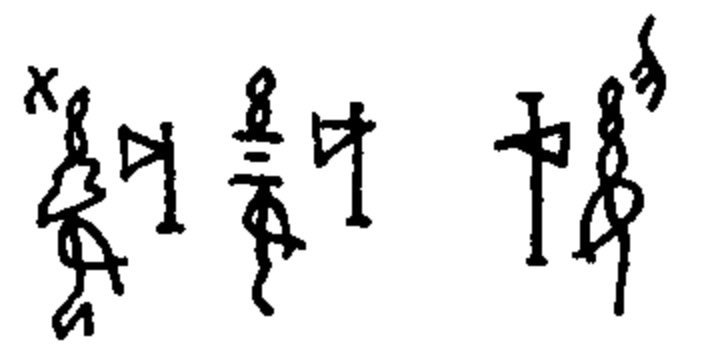


如果把它的结构进行分解，就可以分析成如下几个部位：

	上部	主体	下部	
甲骨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通过分解，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彝字的主体很象人形，但与「女」字的写法有区别，后者两手敛于身前，而前者的两手反交于背，所以不是「女」字。金文写法比甲骨文刻画得更细致，主体部分不仅象人双手反缚于背，而且缚手处有绳索札住。这个绳索符号，后来演变为「糸」旁。在甲骨文中，凡有反缚人形的字，词义都与俘虏或奴隶有关，如：





等々。这些字的主体部分，都象人被反绑双手，头上系着绳索，有的还用手牵引拉拽，或用斧钺杀伐。前三形可释为「奚」，是奴隶的意思。后三形过去有人释为「伐」的异体，虽然在字形上尚无确证，但意思是大致不错的。卜辞云：「貞，王伐多屯，若于下乙」(乙四一一九)、「貞，兄执叟，伐」(乙六二九·五)，都可以证明。金文中又有「汎」字，象审讯及缚双手的战俘，其反缚双手的写法，跟「𠂔」字主体部份的写法，也是很接近的。以上诸形互相比较，便可以看出，「𠂔」字主体部分实即反缚双手的人形。

值得注意的是，「𠂔」字上部象是某种刑具，金文字形看得尤为清楚。全文「𠂔」字的主

体人形，人颈上似乎都没有人头，却加上一把象有勾刃的刑具，旁边淋漓的数点，无疑是溅出的鲜血。

「𠂔」字的下部是双手，表示进献的意思，与尊、盃、登、典等々取意相同。

这样看来，「𠂔」字本象双手进献被砍掉头颅的反缚两手的俘馘之形，它的本义很可能就是屠杀俘虏作为牺牲而献祭祖宗。这种祭礼很象古书中所说的献俘或献馘。在古代，常有在宗庙或社坛杀俘祭祀的记载。如左传成三年记载楚国释放俘虏房知瑩时，知瑩说：「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君之惠也。」所谓「衅鼓」，指的是在宗庙或社坛杀死俘虏而用血涂鼓以祭。他又说：「首其清于寡君而以戮于宗」，就是在宗庙杀人以祭祖。左

传僖十九年载，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各梁传解释说：「用之者，叩其鼻以衅社也。」昭十五年也有「献俘，始用人于亳社」的说法。「𠂔」字所反映的，概就这类祭礼。「𠂔」字字形上的点滴形，很可能是用血衅器的形象。

在商代，屠杀战俘或奴隶以祭祀，是很普遍的现象，卜辞中的有关记载不胜枚举。下面举几条较典型的例子：

12. 甲午卜貞，翌乙未又「𠂔」于祖乙羌十又五，卯「𠂔」牢(羊牢)，又「𠂔」一牛。
13. 五月。「𠂔」一五四。
14. 又于妣庚十俘，牢。「𠂔」一六三。
- 戊寅卜貞，三卜：用血，二牢(羊牢)；「𠂔」：伐井、兕州、牢井、俘二口，于妣庚。

三(八月)。(前八·一二·六)

15. 登父乙十羌。(丙三〇)

16. 戊子卜，宾贞，虫(唯一)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卜二四五)

17. 田出贞，又(一醢)于唐(汤)卅羌，卯(戮)卅牛。(待一·二四〇)

18. 癸丑卜，穀贞，五百隻用。旬壬戌又用隻百。三月。(掠一二五五)

19. 丁亥卜，穀贞，昔乙酉副，禦(于)山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戮)

三百(牢)。(后上二八·三)

20. 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母卅于妇。(续补七八四六)

以上诸例中，作祭名的「又」旧读为侑，但它既然是用牲法，似应读为醢，说另详。例13的「俘」，本是一服「字」边旁，今释为俘。例15的「登」是进献的意思。例18的「隻」旧释为宰、隶、仆等，不可信。这字象人持矩在屋内搜索之形，字或写作从「又」。这字与出土的叟国印章的「叟」字写法完全相同，所以它应是叟族的「叟」字。在卜辞中，「叟」表示战俘或奴隶，性质与「羌」是相同的。例19的「禦」是御除灾祸的祭名。「副」义为「判」，表示判牲肉为两半，右半用于祭祀。

由这些卜辞看，商代贵族的祭礼，常常用大量人牲来祭祀，杀祭的人牲主要是俘虏，如「羌」、「叟」、「伐」、「俘」等，其次是奴隶，如「小臣」、「小母」。每次用人数少者三五人，多者至几十人，百人，乃至三百人。

解放前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和武官村发掘的殷王陵，发现有大规模的人祭和人殉的现象。骸骨多数没有脑袋。这说明人牲被杀祭时，要砍下头颅。这种情况，与「彝」字无头人牲的形象也可以互相印证。

在卜辞中，杀人的刑法和用牲的祭法往往是二位一体的。「彝」字既象献俘杀祭，那么它的词义就应该有杀戮之义。经传中的「彝」字不载有这种意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大量的语言现象中寻出其发展源流，下面分别论述。

二、从假借字找本义

在典籍里，「彝」与「夷」常常通用(详下文)，这就造成「彝」的字义由「夷」来承担了。这本是字义发展的常例。

我们之所以肯定夷杀义来源于「彝」字而不是别的什么字，还有一个有趣而且很有力的依据，不能不多费一点笔墨。

殷虚骨甲中有一块大龟，刻辞提到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其中关于四方有这样一句：
西方曰彝，风曰韦。

徒隐元年「如农夫务去草焉，芟夷蕞崇之，绝其本根。」又周礼秋官籒氏「掌杀草，夏日至而夷之。」

「籒氏」属秋官而掌杀草，很可能即脱胎于西方之神彝。籒氏郑注云：「书籒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可知周礼故书「籒」本作「夷」，都是翦草的意思。其实两者都是「彝」的借字。「籒氏」虽是职官名，但它既称「氏」，自然是一种来源很古老的职守。「籒氏」属秋官掌杀草，与西方之神彝属秋季而掌杀草木相吻合，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样，我们不仅明白了西方之神彝的来龙去脉，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夷」或「籒」之所以训杀训灭训杀草木，其源出于彝字。此后，籒字又由杀草木引申为翦发，字又变作髡，俗作剃，这些都是「彝」的间接引申义了。

三 从引申义溯本义

我们再看彝字的两种引申义是怎样来的，可以进一步认清它的本义。

说文：「彝，宗庙常器也。周礼六彝：鸡彝、鸟彝、黄彝、虎彝、虫彝、斚彝。」所谓「宗庙常器」，是彝的主要引申义。起初，彝字由杀祭引申为泛指祭祀。古人在祭祀铭文中，好以「尊彝」二字连用，也有单称「尊」或单称「彝」者。这两个字原来都是祭名，久而久之，就演变为凡宗庙祭器的总名。但彝器并没有固定的形制，说文所引周礼六彝之说，却是不合适的。周礼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其中有鸡彝、鸟彝、斚彝、黄彝、虎彝、虫彝。旧注「尊」读为「穆」，「穆」为黄金，鸡、鸟、穆、黄、虎、虫都是彝器的纹饰。玩其文意，似以彝为同形制，仅纹饰不同而已。礼记明堂位说：「灌尊，夏后氏以鸡夷，一郑注「夷」读为「彝」，殷以斚，周以黄目。」周礼和礼记二说显然不同。可见彝的制度秦汉人已经不大明白。看来明堂位的记载较可信，但注家误解了原意。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彝。」本来，这段注并不难懂，琖就是盞，盞斚都是酒器名称，原意谓三代之爵名称各异，形制也有小异，但旧注以琖为玉，斚读为穆，爵读为雀，以为三者都是爵的纹饰。这显然是不对的。而周礼「六彝」之说也出于同样的误解。试看传世和出土的古器，凡称为「彝」者，皆无定制。王国维说：「彝则为共名而非专名，吕与叔考古图虽列彝目，其中诸器，有不足方鼎，有觚，有尊，有卣，有博古图以降所谓彝，则吕氏亦未尝以彝为一专名也。」既然如此，则说文所引六彝之说仅以纹饰为别是不可信的了。再从字形看，古礼器名都是器物的象形字或形声字，各有一定的形制，唯「彝」与「尊」既无定制而同为礼器的总名。由此可知，「彝」与「尊」一样，不是以宗庙器为本义，而是由祭祀名称引申而来的。

在经典中，彝字还常常训为法或常，这也是由杀戮义引申而来的。在尚书里，可以找出这种演变的痕迹。

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赦’

又说，‘你宣陈了这条准则，在实施刑罚时，就必须依照殷商刑法为决断。凡依照刑法必须处刑和诛杀的，才可以处以刑诛杀，而不能只凭休封（康叔名封）一个人的意志随便行事。……值得注意的，其中‘殷彝’与‘殷罚’前后照应，句法相似，意义相近。孔颖达疏也认为‘事罚’赦殷彝即上‘殷罚有伦’。显然，‘彝’字作为‘刑法’的意义是由具体的‘刑罚’引申来的。

康浩又说：‘……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乃其速由文王作罪，那么，上天给予我们治理民众的刑法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混乱。所以，我们执政官不给予治王所制定刑罚条例，对他们加以惩处，不得宽宥。……这段活里的‘民彝’，意为治民之法律，旧注以为指人伦五常，看来是不对的。这个‘彝’字与上文‘殷彝’的‘彝’意思是一致的。尚书各篇中，多次出现‘民彝’、‘非彝’这些词，如康浩的‘勿用非谋非彝’，汤浩的‘凡我造邦，无以匪彝’，召浩的‘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洛浩的‘听朕教汝于桀（辅也），不读为‘非’，‘民彝’，吕刑的‘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义于民棐彝’等。旧注及近世一些注家对以上各‘彝’字的解释，或者含混模糊，或者误解，都有出入。其实，‘民彝’就是治民之法，‘非彝’就是违背国法。这样解释不但无所不通，而且联系上下文看，似乎更能反映原文的思想。因为它们的上下文，多涉及刑法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能逐句分析。

从尚书用例，我们可以看出，‘彝’字训常训法是，由刑法之义引申而来的。‘彝’字由杀戮之义，引申为刑法，又引申为常理法则，这种情形与‘辟’、‘刑’等字的意义引申线索十分相似。‘辟’，甲骨文从辛从尸。‘尸’就是‘夷’，表示蛮夷战俘。‘辛’是鐸字初文，即董子古人用作黥刑的刑具。所以，‘辟’的本义很可能是用凿具对战俘施以刑法，引申则有法义。刑本义是到（以刀割颈），引申为泛指刑法，又引申为法，又引申为常。这样看来，‘彝’字由杀戮义引申为法的常，是一种很自然的同义演变途径。

综上所述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彝’的本义是一种类似于献俘的祭祀活动。其字义发展分化的线索大致如下所示：

杀祭

祭名 ↓ 祭器总名

杀刑↓刑法↓法↓常

戮天（經典寫作「夷」）

杀草木→杀草（经典借「夷」或「雄」表示，又「尊利」之「夷」或「雄」）

(尊乳为影射或刺)

明白了「彝」的本义，甲骨文「彝」中作祭名的「彝」和作四方神名的「彝」，它们的真实含义，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卜辞里有关人祭的记载很多，据胡厚宣先生从他所见甲骨的统计，共有一三五〇片，一九二条之多，其中还不包括彝祭在内。有关彝祭的卜辞，我们已见到的，大约有二十余条。人们必然要问，彝祭跟其他的人祭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我们的初步归纳，卜辞中的人祭之法有十几种，如：

卯，王国维读为刘。其实，刘就是「戮」的异文，也就是「甘誓」不用命戮于社的「戮」。

伐，用戈砍伐人头。也有从戌从奚的写法，应是「伐」的异体。

岁，唐兰谓读为劓，义为割。

施，剗剔人牲。现代方言中还保存这个词，意思跟途相当。广雅写作从刀狄声的字。

磔，张裂人牲。今民间用竹弓张磔兔鱼鸡鸭犹用此法。

剗，刺取血，古书中一般写作「剗」。

判，把牲体劈成两半，这是解牲的常法。古人把其中一半用于祭祀，一半用于餽胙。

臠，即晒成干肉。

炙，即灼烙牲体。

俎，应读为菹，腌制咸肉。

又，应读为醢，作成肉酱。

冎，活埋人牲。

沉，沉妾于河，相当于史记所述的为河伯娶妇之俗。

焚，焚烧人牲。

烹，烹煮人牲。

以上诸祭法多是具体的用牲之法，而与祭礼的名称有别。一般来说，作用牲法的动词，都可能与有姓名宾语。卜辞中作祭名的「彝」字，都是自动词而不带宾语，只说「在某彝」，「彝于某宗」，由此可知「彝」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用牲法，而是一种祭礼的名称。所以「彝」跟「上举」，「伐」，「岁」等不是同类的概念。「彝」的概念要复杂得多，它不仅包含了杀戮的意义，还包含了献神祭祀的意义。

通过对「彝」祭的探索，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殷商统治者的神庙，其实就是宰割被统治者的屠场；统治阶级的所谓「吉礼」，就是被统治阶级的「凶礼」。牧师和刽子手的职能，在三千年前竟是「合二为一」的！（释甲骨文「彝」字，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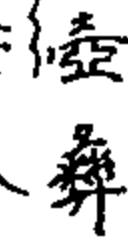
按：卜辭彝字用為祭名：

「王彝：...」

「來乙王：...彝于祖乙」

「：...彝在中丁宗，在三月」

字多象犧牲之形，牲皆反縛。非為鳥形，亦不必為雞。蓋用為祭祀之犧牲。李孝定集解疑「彝」為地名或人名，非是。

合二六一：帝于西方曰彝，京津五二〇則以西方之風為彝，當以合二六一為是。宗廟常器「乃」彝，字引伸義。其初形不得謂象彝器。說文據小篆以與周禮六彝相比傳，不可據。中山方壺彝字作，去初形已遠，蓋說文古文繇之所本。詹鄞鑫以為所奉之犧牲為無頭之俘虜，其說極是。舊誤以為雞或鳥，乃以意為之。

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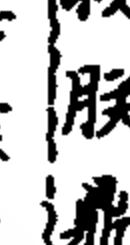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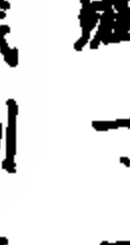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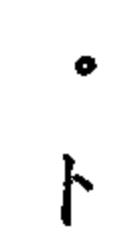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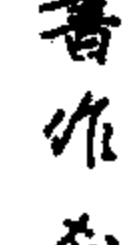


劉鶚釋哉，謂「哉問」為初問。見鐵雲藏龜序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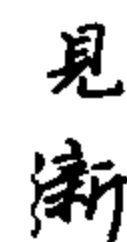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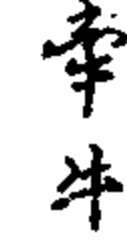
孫詒讓

「哉即戔字。說文戈部哉，傷也。从戈，才聲。劉讀為哉，訛為初。近是。然惟戔貝字以此作，其錯見文中者，以云。卜設貝古其野雀。一藏一二：...與金文載叔朕鼎作相似，皆不作。凡从戈字皆从形，惟字特異，不知其義例去何也。」（舉例上七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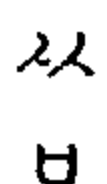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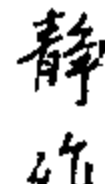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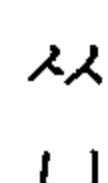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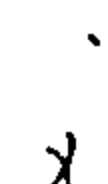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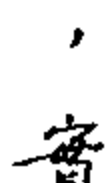
葉玉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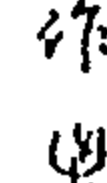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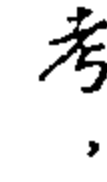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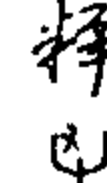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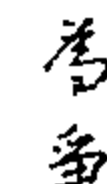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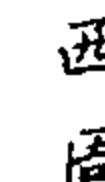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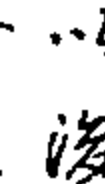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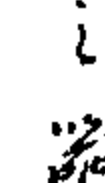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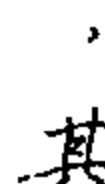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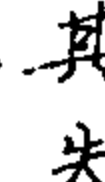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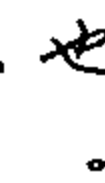


「按胡氏釋爭似確。予曩釋殺，謂說文殺字下出古文，以又象手形，不即戈。至文立戈形作。卜辭疑即殺之初文。一殷契鈎沈本編牀書作，用侯商定。」（前釋一卷三十三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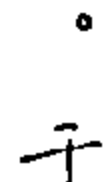
唐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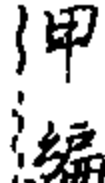
「爭為武丁時卜人之名，劉鶚釋哉，孫詒讓釋戔，胡光燁釋爭，葉玉森釋殺，均非。字當作，見新一五九片，象以手牽牛，當是爭之本字，作與者其變形也。」（天壤文粹三十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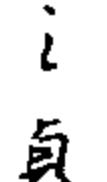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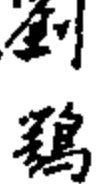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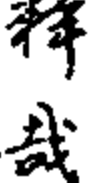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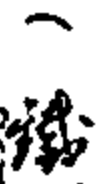







柯昌濟釋爰。見書契補釋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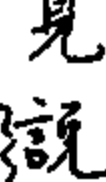


胡光燁 「金文最字至多，常形作，从，从，从，引，蓋爭之字。說文受部：「爭，引也，从受，从。」青部靜从爭，毛公鼎靜作，與形近。又毫鼎敢作，以，則正合形，因疑卜辭中所最多之字，从，實爭之最古之形。故卜辭凡言者，其下多言征伐之事也。」（說文古文考卷上四十九葉）

于省吾 「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駢枝釋曳，未可據。胡光燁說文古文考設字下云：「按胡謂字从爭待考，釋為爭是也。惟但引毛公鼎靜字从爭作為證，於爭字演變之迹猶不相銜。因毛公鼎係西周中葉以後之器，其文字形體之孳衍，有時未能盡與商代相接。又胡君不知爭為貞人名，上其失也。金文無爭字，靜字所以从爭，為靜自作，靜與，靜毀作，三器時期均在毛公鼎以前，與，惟其相仿。安之，爭字之演變，由而而，其遞衍之迹，至為明暢。既可糾余前此釋之誤，又可完成胡說，使信而有徵矣。」（駢三第_二二葉釋爭）

孫海波 「，鉄一五、四。貞人名。于省吾釋爭。」（甲骨文編七三六頁）

屈萬里 「，當與同，即爭字。」（甲編考釋三五二葉）

屈萬里 「曳為第一期卜辭中最常見之貞人。劉鶚釋（鐵序）；孫詒讓釋（契例上七葉）；胡光燁釋（說文古文考）；柯昌濟釋（書契補釋七葉）；葉玉森釋（沈九葉）；唐蘭釋，謂即字（天籟三五）；于省吾初釋（駢枝五四葉），後又從胡光燁說釋（駢三，二二葉）。按卜辭爭字作，而象牛之狀。以諸說較之，則于氏前說為勝。茲從之。」

張秉權 「，，胡師光燁釋（見說文古文考，卷上，四九），可信。爭是第一期武丁時代的貞人，而且是最見的貞人之一，也是那時的史官。」（殷虛文字丙編（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頁））

于省吾 「爭字是掙扎之意，可參看金文靜字。」（引陳士鐸懷念于省吾先生，古文）

研究十六輯（一八頁）

李孝定「爭」之隸文作，此乃以隸走作後為是。說文所無「」（集釋。六〇二葉）

按：字當釋爭，為貞人名。



1046

按：當為貞人名。



1047

劉釗「釗」為動詞，「釗」即城字，「釗」即此「釗」，「釗」似乎為攻城之義。卜辭有「壬子卜貞其以羌釗于口」，放。六月。釗于口。即此「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七五頁）

考古所「釗」象兩手拿一工具往下撞去，又殆与撞。出等字相当。「」（小屯南地甲骨

九七七頁）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48

按：合集二六四辭云：「壬子卜貞，其以羌釗于丁用。」釗為祭名。「丁」不得讀作「城」，劉釗說非是。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合集四五三辭云：「辛亥卜，般貞，東水呼」乃人名。



按：字均用為動詞，疑為「𠂔」字之異構。



裴錫圭

「甲骨文有『𠂔』字：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六·中一〇八

甲骨文編把它當作未識字收在附錄里。這字所从的品應該是「𠂔」的異體。甲骨文多「𠂔」字所从的「𠂔」也可以寫作「𠂔」，在古文字里「𠂔」字有時就寫作「𠂔」。和「𠂔」，甲骨文編分列兩處，其實也是一個字。以「𠂔」和「𠂔」，在古文字里

更是常々不加区别。例如甲骨文𠂔(專)字也作𠂔, 𠂔(𠂔)字也作𠂔, 𠂔(𠂔)字也作𠂔。其例不胜枚举。甲骨文編把叙和𠂔, 𠂔和𠂔, 𠂔和祭, 都分別列为两字, 其实它们都是一字的异体。图式族名金文里屢見𠂔字, 就是甲骨文和族名金文里常見的𠂔字的异体。金文編把它折成𠂔, 𠂔二字, 也是由于忽略了古文字又、𠂔相通的特点。根据以上所述, 可以肯定𠂔就是𠂔。𠂔的异体。𠂔字象以爰除草, 应该释作𠂔。𠂔。说文艸部: 𠂔, 刈艸也。𠂔。上引有𠂔字的残辞里还有田字。这条卜辞大概是卜问𠂔除田中草莱之事的。𠂔(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一五七——五八页)

有一条第一期残辞里有“𠂔”字：

☐白☐驚☐田☐弗☐
 拾一〇五七一

拙文甲骨文字考釋（八篇）已將此字釋為「芟」，（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一五七一—一五八頁）。上引殘辭中有「田」字，原辭當是卜問芟草除田之事的。說文訓「芟」為刈草。但是從甲骨文的字形看，「芟」字並不象用刀鐮一类工具刈草，而象用爻杖一类東西击草。在冬季草枯的時候是可以用击草的办法來除田的。國語辭源：「今夫農群華而州處，察其四時，权節其用，耒，耜，耨，芟，芟，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時耕」，韋注：「耨，拂也，所以击草也。芟，大鐮所以芟草也。寒，渭冬季大寒之時也。蒿，枯草也。」，「芟」字所象的，显然是击草除田而不是刈草。上引韋注把「耨，芟」的「芟」解釋為芟草用的大鐮。如果「芟」的本義確是击草的治，作為除草工具名稱的「芟」，最初很可能也是指击草用的爻杖一类東西而言的。需要击槁除田的土地，很可能是休耕地或墾荒地。——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九八—二四四頁）。

按：釋「芟」但可備一說，卜辭殘缺，難以為徵。

彘

五

五

今

14

饒宗頤「篆字从豕从丰，即「𧰨」。字彙「𧰨」同「𧰨」。集韻作「𧰨」。律。夏小正「程子肇𧰨」。傳以𧰨為殺。詩禮皆謂祭牲體解為𧰨，與殺義近。……「𧰨」亦作「𧰨」。詩：「是伐是𧰨」。《通考》一七六葉）

丁驪

「殷綴四五辭（甲二五七二加二六九一合）曰：

乙巳卜在兮車丁未敢衆。
車丙午敢衆。此辭小字似為五期者。其中「丁未作」口米，「巳」作「𠂔」，「在」作「𠂔」，「車」作「𠂔」。
敢「𠂔」字作「𠂔」，「𠂔」距商如二文之距。細究之實是「敢」字。

金文漢殷存上八六自銘又與契頭同。L（漢契記敢字中国文字新十期七五頁）

劉釗

「卜辭」釗「𠂔」字从「𠂔」从「𠂔」，字不識。金文作「𠂔」，「𠂔」等形，「𠂔」字已失原

狀。卜辭「𠂔」字用作動詞，為一種擒獲手段。L（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研究十輯一二四頁）

劉釗

「卜辭」釗「𠂔」字从「𠂔」从「𠂔」，字不識。其含義應同「𠂔」字接近。卜辭也用

作一種擒獲手段。L（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研究十六輯一二四頁）

陳夢家

參華字条

王貴民

參史字条

方述鑫

參史字条

按：釋「肆」不可據。釋「敢」尤為無稽。字在卜辭為田獵方法之一，亦與征伐有關。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57

𩇛

按：英二二七四辭云：
「庚子卜，多母弟眾西夷」
「酉」讀為「酒」，「西夷」為祭名。

1058

𩇛

按：合集二七九三九辭云：
「庚申翌：其：」
用為動詞，乃祭名。

1059

𩇛

按：合集二四二六一辭云：
「辛卯卜，王在官」
乃地名。

1060

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1

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3



按：卜辭為地名

1064



按：卜辭為地名。

106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6



乃人名

按：懷四六八辭云：貞令𠄎。

106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8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69

𣎵

許進雄

「S/3/2

第三期 右前甲

或或是戒字异构。L 癸丑卜，冒貞：成其史尋用之或？
(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 第六九页)

按：字从「戠」从「収」，不得釋「戒」。

1070

𣎵

按：字从「魚」从「収」，似為方國名。

1071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72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73

天

考古所「弄」字不识。虫萑弄用_也与虫萑册用_也、虫萑豐用_也辞例相同。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7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75

「按：字从「美」从「収」。合集三六四八二辭云：「甲午王卜貞，其于西宗。」王曰：「弘吉。」

107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77

人

似為人名。按：《屯》三三二辭云：

1078



按：字在卜辭為人名。

10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80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08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8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8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百」字久廢，今並釋作「首」。
 卜辭見「疾」，謂首有疾。首上無髮形。
 卜辭又云：「甲戌卜，殷貞，翌乙亥，王命，亡國」，此象首上有髮形。

1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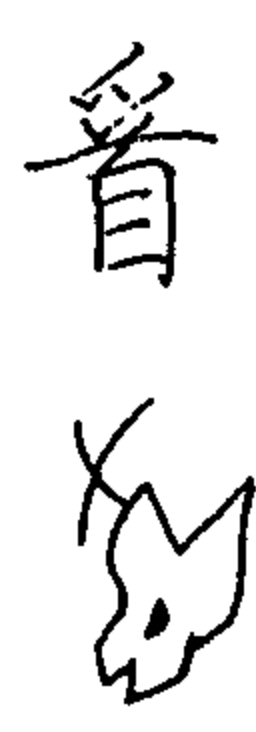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088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089



按：字从「又」持「首」，辭殘，其義不詳。

109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09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克鼎。柔遠能款。柔作𠂔，畜生教作𠂔，而傳古圖薛氏款滅盂和鐘。柔變百邦，晉姜
鼎之。用康柔綏懷遠廷。柔并作𠂔，皆是字也。愛、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此
稱高祖愛，案卜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後上廿二）或高祖亥，（獸一）大乙稱高祖乙，（後
上三）則愛必為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帝嚳名，（諸書作嚳或借
者，與愛字聲相近，其或作愛者，則又愛字之譌也。……祭法：殷人禘嚳。嚳語作𠂔，殷人禘嚳，
辭亦當作愛，嚳為契父，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辭稱高祖愛，乃與王亥大乙同稱，
疑非嚳不足以當之矣。……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王襄

「𠂔，禹之異文。」（籀考彙編一葉下）

王襄

「古禹字。殷茂堂先生云：殷玄王以為名，見漢書。俗改用契契字。」（類彙編
編第十四卷六十二葉下）

葉玉森

「按商金文亞鼎：𠂔，無𠂔自。……作祖辛解：知𠂔，似均此字。卜辭中人形：
首多作𠂔，非獸首也，究為何字，尚難揣定。」（前釋六卷二十葉背）

葉玉森

「𠂔為猿猴形，神態畢肖，想見先哲體物之妙，惟古代讀猿讀猴殊難臆斷。按
爰與援猿古今字。爰象兩手攀援一物，援善援故名之。漢書字廣傳之。爰臂，即援臂。又爰與
爰通，篆文作爰。許書謂从衣由省聲，似覺未安。余疑爰下所从之𠂔，或由古象形猿字譌定，其
身首足尾猶顯然可辨，加以乃造爰者增飾之。爰即古文猿，古音殆讀猿字。」（拾考十三葉下）

商承祚

「王微君釋爰，說文解字：爰行爰，也。一日偃之。从又无聲。此象獸形，
長爪有耳尾，疑六許書之猿，後注：猿虎豹。微：卜辭形相近，疑爰後本一字也。
（類編五卷十八葉）

金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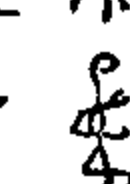
（遺珠三葉）

「𠂔為地名，即憂字。毛公鼎：我弗作先王憂。作𠂔，馬作父丁，應作𠂔。」

郭沫若

「爰似假為憂。毛公鼎：余弗作先王憂。與此同例。」（卜通一五四葉上）


郭沫若「當以釋變為是，變音與響音同部，故音安而為帝響若帝倍。變之古大與交字相近，故形而為交若遠，更演化而為帝俊若帝舜。由此等文字上及傳說上之演變，帝俊與帝響固是一人，即帝舜與帝響亦同是一人也。《魯語》云：「禘舜，祭法云：『禘舜』，正舜響為一之證，韋昭云字誤者，非也。楚辭《天問》篇叙舜象事於夏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上表明帝舜，即帝響，篇中舜響同出者，蓋傳聞異辭，不則後人所改易也。王云：『大荒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互異，蓋則大荒經中已有帝響，大荒南經云：『帝堯帝響帝舜并於岳山』，與帝俊上正前後互異，蓋山海經之輯錄者本諸異辭，傳聞，誤以帝俊帝響帝舜為三人也。』（卜通五六葉）

唐蘭「右變字，舊不泐。按全文小臣餘尊作，與此同，彼文，孫詒讓釋變，（古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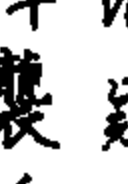
形之字，每多兼象其足，非从文也。小篆每以手形誤為止，尾形誤為已，故作變。其貴變之為人面猴身，能言。近章太炎《小學答問》云：『變既猴身，其字上象有角，下即變字，變亦母猴，則變特母猴有角者爾。其說最為明確。』或曰：『一足』或曰：『九龍』或曰：『六牛』皆神話也。以字形核之，知必不然矣。』（文字記三十三葉下）

又曰：『卜辭變為曹固非帝響。』卜辭每言上帝，則所指當為帝響。言太祖則烝也。太祖在卜辭或段大圉為之，冥在卜辭則當作烓，即慶字，卜辭或以此與唐並列，與魯語「郊冥而宗湯合，可知烓即冥也。』（考古六期三三三至三三四葉）

又曰：『變非帝響，王靜安先生說誤也。變為高祖，其世次當與王亥相近。』（佚存八十一葉）

孫海波「說文：『變，貪獸也。』一曰母猴。』卜辭猴作，變形與猴形正相似。』一曰母猴是也。』（文編五卷十九葉）

又曰：『變非帝響，蓋與羔豕及夆並為殷人所祭之神，皆非其先公先王也。』（考古二期五十五葉）

魯實先「卜辭：『王國維釋文，王象釋為顯，纂正編六二，饒宗頤釋頁而謂讀為禹即殷之先祖契，頃卜人物通考二七三，葉說並非是。惟國維繼釋為變而以為殷人先祖帝響之名，古文新體信為偽造。』後之說絜者乃一律視卜辭之變為先祖之名，斯則陳義未審也。其作者羅振玉釋伐，增考中六八，吳其昌釋，燕京學報十四期，葉玉森始釋為顯，殷契鉤沈，繼疑為鉏，前釋六一九，郭沫若釋，將考六，唐蘭釋顯，天壤考釋六六片于省吾釋夏，辭林金祥恆釋襲，續文編八卷十三葉，饒

宗願釋機，以物通考五二六葉其作象者羅振玉釋免，增考中三一其作象者金祖同釋憂，遺珠十
九片說並非是。惟高田忠周釋象為憂，疑為擾之異文，古籍篇卷二十六第三。葉及卷五十
四第四。葉雖無義證以明之，其說倖中矣。然高田正以象為憂，上釋為擾則未為審諦且有志其辭義也。
以愚考之，皆憂之異體，其以戊作象者乃憂之繁文，即擾之古文，是猶日月品。其
字或从戊作即相之古文也。篆文之擾相字并以手而卜辭並从戊者，乃以兵器示征伐之義，
例猶从手之搏於龍季子白盤從手作搏，於不娶蓋從戊作戰，亦以干戈示征伐之義也。其作
者乃象其髮形，亦憂擾之異體也。憂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擾亂之擾，次云丙子卜貞貞
手自呂貞勿乎呂方外四五五，義同於左傳成十三年，撓亂我同盟。撓，以擾撓音
義相同，故俱用為撓亂之義也。憂之第二義為方名，次云貞往于出以雨隨珠一九，貞貞
雨卜五三二，戊午卜奉季于岳汚爾七五二，辛酉卜方貞奉季于汚，貞奉季于洪八
八六，貞貞其奉季于莫二牛莫一牛後上四九，是也。其在方名之憂而亦以戊作戰
者，乃以戊示國族之義，此或之所以以戊，族之所以以夫也。其云重高祖憂祝用王受又辨一
者，攷爾雅釋親高祖為最上之名，考之卜辭復有高祖汚高祖亥高祖乙之辭，蓋以高義為遠，
故卜辭統稱世系遙遠之憂亥大乙為高祖，非必謂曾祖王父之考也。高祖而名憂者，是乃以憂方
立孫，其云即憂宗辨四，宗謂宗廟，宗廟而冠以先祖之名，猶定辭之岳宗甲七九，唐
宗繼上十八，大乙宗繼存上，一七八七之比也。憂與倍響古音同為幽攝，故注傳通假為響或倍。
其作象者，則又憂之形為，解故者乃據聲假之字而誤為之說，是未知高辛氏之本孫為憂，亦未
知古帝王因方立孫之義也。考之典記，憂方當即鄧之鄭地，見注經九年為古鄧子之國，至今湖北
襄城縣，我籍所以作鄭者，以憂从憂聲，憂與憂形近聲同，故為文為憂，亦猶从憂聲之擾於注
傳至為擾也。（新詮之四第十五至二十葉釋憂）

董作賓 「人猿為男性，頭腦特大，目圓，耳有孔，口突出，身与腔皆作輪廓形，足如
人趾，左手向上，右手垂向後。」（殷虛卜辭中之人猿圖 中國文字第一卷一八四頁）



董作賓 「人猿似為女性，作側面坐形，且有眉目，有耳口，身作輪廓，臀部有尾，左
手向上，右手作搔癢式，足作爪形，不作人趾。」（殷虛卜辭中之人猿圖 中國文字第一卷一
八四頁）

陳夢家 「夏王國維初釋為字，後人改釋為，憂，謂即響也。但讀韻部，
次刀切，沃部，響，若沃切，兩者收聲相同而發音地位，方法都是不同的。關於此說，徐仲

舒名庚唐蘭楊樹達都不相信，而徐容楊均以為是「禹」字。徐氏說：「以形觀之，與禹為近。」甲
骨文字與殷商制度引「卜辭的」夏字。字象人立而低首，至「形」一，「手」是上舉在胸前的，字从頁
以此同。說文：「頁，頭也。」古文頭首如此。頭，下首也。廣雅釋詁：「首，低也。」西周金
文：「拜，手詣首。」即「拜，手稽首。」而「仰，毀作」拜首，「手」可證頁頭，頭稽，「同」一關係。就
是低下其首，至「上舉於胸前」，「手」並非如後世的叩首。西周金文大克鼎：「柔遠，」柔，作頤，而
它雖可能相當於少皞，但「卜辭中的」勢應該是四方神中的析。一綜述三三八葉。

饒宗頤「按夏字，王靜安初釋變，謂即帝俊；繼改釋變，而讀為誓，實皆未安，故各
家多不從其說。竊謂夏乃「頁」字。大克鼎：「柔遠，寧通。」柔，作頤，而讀為誓，實皆未安，故各
字。段氏誤以「頁」為首，徐灝等均正之。吳大澂以「中」為頁字，最古者，象人體全部是也。一古
補「頁」與「頁」百。古文有「作」，上从「髮」，即「一」正同。而「禹」字从「頁」，「頁」者猶克鼎
文作「禹」。與古文有「作」，上从「髮」，即「一」正同。而「禹」字从「頁」，「頁」者猶克鼎
一楊遇夫積微居金文說謂通即「禹」字。禹，柔，禹古通用。澄。一毛公鼎：「欲我不作先王。」
故禹字古當从「頁」為聲，斯并首。夏，柔，禹古通用。澄。一毛公鼎：「欲我不作先王。」
即說文訓面和，「頁」為頁字，而讀為禹。說文禹讀與「與」同。是夏即殷祖，疑與類，「讀胡計切者相似」
故知「卜辭」夏，原為頁字，而讀為禹。說文禹讀與「與」同。是夏即殷祖，疑與類，「讀胡計切者相似」
有高祖亥，高祖乙，及高祖夏，王靜安以「馬」為高祖，實則非「與」不足當之。魯語上：「商人禘舜
而祖契。」禮記祭法：「殷人祖契而宗湯。」稱契為高祖，正合。契為堯司徒，封于商，故曰「殷契」。
一殷本紀：「舜與作」契。說文作「契」。史記司馬相如傳及漢書古今人表借「禹」為「契」，「卜辭
則以「頁」為契，此古今「異文」也。一通考二七二——二七三葉。

李孝定「說文：『愛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已止，欠其手足。契文上出諸形，與母猴與
猴馬猴沐猴同意之形絕肖。王國維氏釋愛極備。而各家猶有待他說者，清略辨之。一商承祚疑
字，此據王氏舊說釋變為言，王氏於別集補遺四十葉先公先王考附注中已予訂正，商氏說已
失所本，可不具論。二王襄釋「禹」為禹，而以此為「禹」，異文。按此二字形體絕遠，此不得為彼。
異文。至「禹」，非禹當於十二卷「禹」下論之。三唐蘭引孫詒讓說釋變，其說字形與王氏說近，惟于
金文毛公鼎銘段此為「禹」，大克鼎當生蓋二銘段此為「禹」，音讀不合，且「卜辭」此字其上多僅象首

形而無角，亦與許書有角之說不合，唐大儒古六期一文亦為此作要知非變字也。四金相同釋變按毛公鼎以此為惠乃假借字，金所舉一辭字為地名釋惠於字形不合。五陳夢家隸定作夏，謂夏頁為一聲轉為擊，饒宗頤上謂夏頁一字段借為鳥，亦即後世文獻中之契之與，二說論證之方法略同，其誤在通假偏旁中相通之字為一字。古文中凡義類相近之字於形為偏旁時每得相通，然不能遂謂為一字也。如从支从女每得相通，然从自為支自為女。从人从大从女从尸之字每得相通，寧得謂人大女尸通為一字。从尸从走从止之字每得相通，而尸走止固音義各異也。頁首百夏數字義類相近，於形為偏旁時固以互通，然頁夏固非一字也。且此字隸定作夏，以字形言遠不若釋為變之為近似，其偏旁衍定之故唐蘭氏既言之矣。又饒氏謂鳥从內聲，則與其所主段頁為鳥與之音讀不合而反與王氏釋變之音讀相近矣。惟王氏釋變，郭孫魯諸氏從之，其於字形密契無間。金文毛公鼎段作惠，大克鼎及番生蓋蓋均段作柔，變在古音三部豪韻，惠柔則立三部尤部，音同韻近故得通段，是此字釋變於音讀方面又可得一確證矣。大克鼎及番生蓋變字均从通為偏旁，是皆自為聲符也。字在卜辭或稱高祖，王氏讀為譽音亦相近，雖無確證然亦可備一說也。魯氏謂惠之變之隸文似略有未妥，惟釋為擾讀為撓則是，蓋字从成作固當為是一字也。金文作無惠作父丁自番生蓋。饒遠能獻。毛公鼎。我弗作先王變。字段作惠。均與卜辭同。一集釋一九一五葉。

姚孝遂 肖丁 過去著錄，唯見變可以。先木。一公粹。一，或但稱曰先。一公存。一，而未見。變。先王。者。此片言。佳。變。先王。可。前此之。文。一。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七頁。

姚孝遂 肖丁 「變字各家考釋不一，但為殷人之高祖，則毫無疑又。王國維釋曰：變，以為即帝嚳，郭沫若以為曰王說无可易。一公粹。一，考釋。一。陳夢家謂此字，象人而低首至手之形，曰字从頁从止从又，正確的來定為變字。一。一公粹。一。

陳氏主張來定作。變。是有道理的。但他進一步推斷曰：變，讀。稽。之。為。財。非。是。一。說。文。：。變。食。也。一。曰。母。猴。一。似。人。一。一。樂。籍。則。作。變。一。讀。作。變。一。一。說。文。：。變。亦。由。變。一。字。華。乳。分。化。而。來。一。之。居。或。謂。之。沐。猴。一。亦。即。說。文。：。所。謂。的。母。猴。一。一。變。字。之。為。財。非。是。一。之。居。或。謂。之。沐。猴。一。亦。即。說。文。：。所。謂。的。母。猴。一。一。變。字。之。為。財。非。是。一。之。居。或。謂。之。沐。猴。一。亦。即。說。文。：。所。謂。的。母。猴。一。一。變。字。之。為。財。非。是。一。

白伯



形異義殊，不能混同。此為獸名之「獠」與用作先公名之「變」形近，但有嚴格之區分。乃同源分化字，

姚孝遂說參見字彙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獠」與「變」之區別，其主要的特徵是：手掌向上，腿直立者為先公名；手掌向下，腿屈曲者為獠猴名。有極了別例，但從辭例上可以明顯加以區分。公甲骨文編中加以混同，未予區分是錯誤的。島邦男《綜英》分列二形于100頁及211頁是正確的。但于211頁先公名之下，將魯名混入，如《拾》6.9；《甲》2336；《乙》2349等均當為魯名。先公名與「變」，「獠」此兩種形體已發生分化，用各有當，不能混同。我們對此處理的方式是：地甲骨考釋五——六頁）

羅振玉

「說文解字白从入合二，古文作白，古文與此同，亦作白（孟鼎），但多借為伯仲字。」（殷粹中二十五葉上）

王襄

「白疑帛之婿。」

（簠考索系七葉上）

郭沫若：「金文凡伯仲王伯，伯均作白。說文云：白，西方色也，金用事，物色白，以入合二，二金數，然金文白字除伯侯父盤作子，稍呈異形之外，餘均作白，僅或長或短，或正或衰而已，均無所謂。从入合二，痕跡。余謂此實指之象形。湯滅桀，初六，威其桀，馬鄭薛虞皆云：「指，足大指也。」說文：「指，乃大指也。」別名也。鄭玄持異說，其注大射禮：「設決朱極三，云：「其是大指見新遂失履。」是將指乃大指也。左傳定十四年：「闔廬傷其將指，取其一履。」注：「裁幸許以就鄭，云：「合三經而言之，手以中指為將指，為拇，是以大指為將指，為拇，此手是不同稱也。」此實不經，六非波長之意也。拇與白同屬唇音，古音之魚二部，每通韻，是則拇白

一音之轉也。按又名巨擘，擘白之一音之轉也。擘為將指，左手是俱居首位，故白引申為伯仲之伯，又引申為王伯之伯。其間為白色者乃段借也。白侯父盤之白正指指之象，於指端看指甲耳。要之，許書說白為西方色云云，實出於傳會。金文用白為白色義者罕見，作冊大鼎云「公賁（賁）作冊大白馬」，僅此而已。（金文叢考·金文餘釋）

吳其昌「按白之稱，雖已見於殷代，然而與孟子萬章、周禮大宗伯、禮記王制等所述五等爵公、侯、伯、子、男之伯，則絕不相蒙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不特殷代無之，宗周一代之絕無之，彝器及真周書，但有侯、甸、男、衛而已。殷代契文中之「白」蓋與周初大孟鼎銘之「邦嗣三白」，或謂王臣十又三白，乃係大指翹立之形。人類翹立大指一舉，是長之表示矣。（詳金文氏族疏證）故「白」義為羣衆之最長，於斯而已。（殷虛書契解詁第二九三葉）

瞿潤縉「白當為字讀，卜辭言「十白豕」，獲白鹿，可證。羅振玉謂：「禮家皆謂夏后氏牲用黑，殷用白，周用騂，以卜辭證之，殊不然。」殷虛書契考釋蓋彼由讀白為百而誤。白羊白牛，卜辭習見。殷用白之言，未嘗無徵也。（梁二四五片考釋）

朱芳圃「說文白部：「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以入合二。二，陰數，申，古文白。」朱駿聲曰：「按日未出地平時，先露其光恆白，今蘇俗語味爽曰東方發白，是也。」當從日，一指事，訓太陽之明也。昭暉的等字上皆從日，訓白。莊子人間世「震室生白」，崔注：「白者日光所照也。」知北遊「若白駒之過隙」，釋文「白駒，日也。」皆可為從日之證。按朱說非也。此字初文作「𠂔」，中山象火威，外「〇」象光環，有作「𠂔」。義當訓明，荀子儒效篇：「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楊注：「白明顯之貌。」潔身扁：「身死而名彌白。」楊注：「白，彰明也。」是其證也。引申為色素之色，韓名粹采帛：「白，啓也。」冰啓時色也。經傳稱「白伯禹」，益曰伯益，本字皆當作白，義與王亥王季之稱王相同。春秋元命苞：「伯之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其潤飾以儒家之言，與王訓「威德之至故曰王天下」相同。（殷周文字粹叢卷上第十八葉）

屈萬里「卜辭：「癸亥卜，貞：白。」白，當讀為侯伯之伯，其下當為人名。（甲編考釋一四九葉）

饒宗頤 「按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皦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又云：『殷白牡。』殷本紀云言尚白，故此云『由白牡。』然湯誥云：『敢用玄牲。』則以初即位時，仍遵夏制。卜辭所見有白牛，（屯乙八六六）白馬，（屯乙三四九）白豕（乙二一一四）等，皆牲用白之證，故鄭志答趙商問巾車云：『白者，殷正色。』（通考九五四葉）

孫海波 「白，即貌之初文；象人面及束髮之形。面字作囧，意只謂口中有目者是面，不連束髮，故与白別。自，借為黑白之黑，伯仲之伯，乃於其下加人為意符作身。戰國秦人又加豹省声作貌。其作顏者，應較晚出。至今人謂：白為朝日之有光形，故曰東方發白。又或以白為伯之初文，象大拇指上端，皆臆說也。」（中國字例二·九〇）

孫海波 「白，即貌之初文；象人面及束髮之形。面字作囧，意只謂口中有目者是面，不連束髮，故与白別。自，借為黑白之黑，伯仲之伯，乃於其下加人為意符作身。戰國秦人又加豹省声作貌。其作顏者，應較晚出。至今人謂：白為朝日之有光形，故曰東方發白。又或以白為伯之初文，象大拇指上端，皆臆說也。」（中國字例二·九〇）

高笏之 「白，即貌之初文；象人面及束髮之形。面字作囧，意只謂口中有目者是面，不連束髮，故与白別。自，借為黑白之黑，伯仲之伯，乃於其下加人為意符作身。戰國秦人又加豹省声作貌。其作顏者，應較晚出。至今人謂：白為朝日之有光形，故曰東方發白。又或以白為伯之初文，象大拇指上端，皆臆說也。」（中國字例二·九〇）

王獻唐 「古代百、白一字，卜辭百作𠂔（前六·四·三）、作𠂔（后下四三），實即白。白即太玄覆瓿之貌，音通而形象（古音百在魚部，瓿在之部，二部字通轉者甚多。如部从音声，与瓿同部，而灵枢官鍼篇，埋在部府下在苦，之魚二部通韻可証）。先時器以陶制，每取竹籐編套护之，形狀若𠂔，白因象而作𠂔，兼象山紋環紋，作𠂔祇象山紋。若象環紋，即契金司見之白，今白字所从出也。初時白為瓿器，声音相通，假為百十之百，又假為伯仲黑白之白（古伯仲皆作白）。」（古文字中所见的火爐第一九八至一九九頁）

陳世輝 「白字甲骨文作：𠂔（后下二五·七）𠂔（前五·一一·六）𠂔（后下二四·九）；金文作：𠂔（作冊大鼎）𠂔（孟鼎）𠂔（伯侯父盤）。……我們以為，白象人头，证据如下：

（一）甲骨文中𠂔（乙上一七四七、明七二七）字，象人形，人（人）上面首形作𠂔，𠂔即白字，可見白象人头。𠂔字若隶定，应当写作兒，即說文的兒，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之兒字。說文曰頌，兒也，現在写作兒，頌儀换成現在的话說，就是容兒。

我们根据说文也可知道，曰白象人面也。金文里有𠂔（三代一三·四七·七）字，也是鬼字。许说曰从鬼省，𠂔不确。这里更明白地告诉我们：曰鬼象人头也。其实，更确切一点说，应是白象人头。我们可举一例来证明这点。说文：曰鬼，从人，象鬼头。𠂔曰白，鬼头也，象形。𠂔鬼象鬼头的是由，鬼象人头的自然是白。

（3）甲骨文有𠂔（佚存五八一）字，象一个头上带有发的人形。𠂔与𠂔都象人形，只是一表正面，一表侧面。𠂔象头长有发，可证白（𠂔）象人头。

根据上面的一些证据，白字象人头形，已毫无可疑。这里我们就考察一下它在商周时的用法，这也给我们的说法添些佐证。

考甲骨文中白字的用法，主要有二者：一是作侯伯的伯字用，一是作白色的白字用。到周代，我们在金文与古籍中所见白字的用法，比商时又多了一项，即：白字又作伯仲的伯字用。（按此即第一种用法的引申，下详）这里先把第一种用法举例说明一下：

乎从丹白；𠂔（勿）乎从丹白。乙上三三八七
余其从多田（甸）于（与）多白征孟方白口 甲二四一六
卷二方白其用于祖丁父甲 京津四〇三四
方白用 京津五二八一，人头骨刻辞

郭伯祀作膳鼎 郭伯祀鼎
单白内（入）右杨 杨殷

邢白大祝射 长白盂
郑伯克段于鄆 左传隐公元年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侯伯的伯在当时只作白，左传写作伯，那是用的后起字。侯伯的白是什么意思呢？郭沫若先生说：曰王公侯伯曰，实古国君之通称。尔雅释诂：王后辟公侯，君也。伯辟一音之转耳。曰（金文从考金文所无考）白的意思为什么是国君呢？我们以为这是由白字原意引申而来的。因为白是人的头，人的首脑，引申起来，一个部落的首脑也就称作白了。我国云南的佤族把首领叫做头人，这和商周时把首领叫做白，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从上面的例子知道：在商代，无论是商人的同盟部落或敌对部落的首领都可称做白；在周代，有许多国家的国君称做白。因为部落的首领，国家的国君称做白，所以白有长上之意。说文：曰伯，长也。曰尔雅释言也说：曰伯，长也。曰伯仲之伯，意思就是这样引申而来的。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白字为什么作白色的白字。下面的例子告诉我们，白字在商周时也是

作白色的白。

乙丑，其子岁于祖乙白牡三
甲辰贞，其大知，王自上甲盟，用白牡九
公赏作册大白马 作册大鼎

粹二三五
粹七九

白作白色的白字用，这应当是假借字，与原意没有什么联系。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虽是常碰到白色，但是想创造一个文字来描述它，却做不到。为了需要，便借一个与白色的「白」同音的字来使用。表示颜色的字，多数是这样来的。如黄，本来是珩的象形文（详金文丛考释黄），后来又借作黄色的「黄」用了；朱本来指的是树干，后来却借作朱红的朱用了。

最后要附带说明的是：百字在甲骨文中虽与白字形近，但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字。百字在甲骨文中作「𠂔」或「𠂕」，在金文中作「𠂔」又作「𠂕」。在甲骨文中与金文中侯伯的伯字绝没有作百的；同样的，数字之百也绝没有作白的。但是，倒有这样的例子：借百字作白色的白。如「丁未贞，其大知，王自上甲盟，用白牡九」；甲辰贞，其大知，王自口「上甲」盟，用百牡九。「𠂔」或「𠂕」，这毫不足怪，因为白色的「白」，本无其字，所以可以假同音的白字为之，也可以假同音的百字为之。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侯伯之伯与百个的百毫不相混并不矛盾。「𠂔」或「𠂕」释白历史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九年六期二二——二三页）

姚孝遂

「𠂔」秦白人
「𠂕」秦白人

南越一八
铁四三·一

说文：「秦，崇祭天也」。卜辞「秦」多为秦年祈雨之祭。此种祭祀多用牛羊，用人则比较少见。「𠂔」白人，当指其肤色而言。或读为「百」，误。卜辞「𠂔」与「𠂕」区分极为严格。还有「𠂔」白羌（「𠂔」二四五及「𠂔」二一九五），这和卜辞的「𠂔」白牛、「𠂔」白马、「𠂔」白羊，「𠂔」白豕，「𠂔」白兕，「𠂔」白鹿，「𠂔」白狐，当属同一性质。「𠂔」二四五考释瞿润缙谓「𠂔」当如字读，所论甚是。「𠂔」古文研究第一辑三七八页）

林澐 「被」比「𠂔」者称为某伯，根据卜辞中「孟方伯」，「𠂔」人方伯，「𠂔」羌方伯，「𠂔」茅辟例，可知「𠂔」是方国的首领。故可据之以推定联盟的方国。如：

贞：王垂而伯「𠂔」比，伐口方
（「𠂔」二九四八）
乎比井伯——勿乎比井伯
（善斋拓本）

井之为方国，卜辞中有「井方」，「𠂔」后上一八·五，「𠂔」六二四），可直接证明。「𠂔」甲骨文中的

唯有白马，却在这类卜辞里屡次出现，例如：

- (9) 鼎(貞)：来乎(呼)取白马，以。 亿五三〇五，拾九四五正。
(10) 甲辰卜：段鼎：奚来白马。王固(繇)曰吉。其来。
(11) 甲辰卜：殼鼎：奚不其来白马。五(月)。 丙一五七，拾九一七七正。
(12) 鼎：或我其来白马。五(月)。 掇二一二四，拾九一七六正。
(9)与上引(7)、(8)二辞同版。 英三三六正(库四二六)有如下一条残辞：

(13) 鼎：来马，或(以)马，的卜辞。

大概也是关于「来马」或「以马」的卜辞。在为马的「灾祸」、死亡等事占卜时，一般也不指明马的毛色，例如：

- (14) 鼎(貞)：我马(出)有(一)式，佳(唯)因(忧)。 拾二〇一，拾一一〇一八正。
(15) 鼎：我马(出)，不佳(因)。 拾二〇一，拾一一〇一八正。
(16) 甲午卜：王马寻驹，其御于父甲亚。 录三一二，拾三〇二九七
(17) 鼎：马不(其)一(殪)。 凉津一六八六，拾一一〇二四。
(18) 马其(其)。(零)拾一四〇，拾一一〇二三。

在这类卜辞里出现的指明毛色的马名，确凿无疑的也只有白马：

- (19) 丙午卜：鼎(貞)：佳(唯)子召蚤(害)一白马。 北大藏于省吾先生旧藏甲骨墨本一·三二。
(20) 丙午卜：争鼎：七白马(殪)，佳丁取。二月。 甲三五一二，拾一〇〇六七(拾三〇二〇十一一〇四八为同文卜辞)。

上举二辞的卜日皆为丙午，字体也极相近，有可能为同时所卜。此外只有拾一三七〇五残辞，

王(父)马亡疾(中)的「父马」，也许可以读为「牧马」。

以上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殷人对白马的确特别重视。更有意思的是，殷人还屡次

为将要出生的马崽是不是白色的而占卜，例如：

- (21) 甲申卜：马佳(唯)一白子。 续五·二六·八，拾三四一一。
(22) 小驹子白。不白。 林一·一四·一九
(23) 王：小驹(白)。 林一·一四·一九
(24) 驹子白。不。十一月。 菁一·一八，拾三四一二。
(25) 口口卜：驹子白。 屯南二六五〇
(26) 丙辰卜：口鼎(貞)：口马子白。 拾五七二九。
(27) 马毓(育)一白。 亿一六五四，拾一八二七一。

(28) 不其白。乙一六九七，合一四七五—正。

(22) 的，「駟」当是「牝马」之「牝」的专字，也可能就是「比」(牝一马)的合文。(23) 的字体与(22) 极相近，疑所卜是一事，「駟」即「駟」之残文。(24) 的「駟」，(25) 的「駟」都应该是一种马名。前一字也见于「合」一〇五一的一条残辞：「癸酉，王：駟□□。其字体与与(24) 极相近，疑所卜亦为一事。(26) 的「駟」马，当指取自鬲之马，参看上文所引的第三辞，(27) (28) 从字体，行款看似为对贞之辞，但「合」一八二七一与「一四七五—」两片卜甲的断处不接。合七八五〇(鬲·杂94) 有「不其白」一辞，疑亦与之马之生育有关。(29) 的第一字，甲骨文编释为「駟」(三九八页)，可从。但文编将此辞的「白」与「駟」二字连读，则是不对的。尔雅释畜：「駟马黄脊，駟。」说文：「駟，马家解也。」唐兰先生认为卜辞「駟」字的解释当从尔雅(同注②)。殷人希望「駟」马也生白子，其崇尚白马的心情跃然可见。至于殷人是否如明堂位所说，特别崇尚黑首的白马，已不可考。

最后，附带解释一条可以与上引占卜马意是否白色之辞相比照的卜辞：

(29) 丁亥卜□(王)：「子白羌毓(育)」，不口(其)白。京津二〇六四，合三四一〇。

卜辞或言「黄白人」，姚孝遂先生认为「白」人「当指其肤色而言」。上引卜辞里的「子白羌」疑指商王之子所「幸」的白皮肤的羌族女子。有一条卜旬之辞的验辞说「之日子羌女老」(合二一〇二一)，「子羌女」与卜辞的「子白羌」可能是一类人。上辞可能是在「子白羌」即将生育时卜问所生之子的肤色是否白色的卜辞。如果上面的解释大致不误的话，白羌究竟居于古代的哪一个种族，殷王室血统中是否可能含有少量白种的成分，就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了。(以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七〇—七二页)

赵诚「白」白。似象正面人头之形，引申之有尊长之义，故卜辞多用为伯长之伯。用为黑白之白，乃借音字。后来为了将两者区别，伯长之伯加一人旁为形符，这才变成了「𠂔」字。白(伯)在高代为商王朝西域之外的方国或地域的首领。高书酒诰谓「伯」是诸侯之一。从卜辞来看，各方国的白(伯)其本上不属于商王朝，而侯则基本上属于商王朝，两者在性质上略有分别。(甲骨文简明词典五八页)

于省吾释「白」见「白」字条下。

林澐说参「田」字条下。

吊



者衆。按：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形義俱誤，諸家疑之。朱駿聲以為「入二」紆曲不憐；徐灝以為「白从入二，義不可通。以古文證之，則非入二明矣。然「白」字究屬何所取象，說者雖衆，均不得其解。徐灝段注箋謂白是「白之上體，白正象米粒，即白字也。白者西方之色，故取象於穀之成熟。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日未出地平時先露其光恒白」，字當从日，「一指事。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以為「白者日光也」，其字从「有上下通也；从日者，凡光所照皆日也。日出東方而照於西，謂白為西方之色，義亦可通。林義光文源以為「白實與皐同字，象物遇湮魄然虛起之形。是皆未能超脫許慎之說解，仍據較晚之形義為言，郭沫若以白為拇指之象，設想甚奇，但亦無當於本形本義。

契文有身字，即小篆之身，或體作貌，籀文作貌。說文：兒頌儀也，以人白，象人面形。段玉裁注云：上非黑白字，乃象人面也。實則白既象人面，亦假作黑白之白。說苑脩文：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國語：晉語：夫貌，情之華也。儀容包括人身之全體言之，而突出表現於面容，故兒字从人作身。

當，形體有別，音義亦殊。面字从頁，兒、面、白皆雙聲，說文以頁為首之古文，疑有未然。由於用各有白、頁、首實本同出一源，皆象人首形，白象其正面，首象其側面作𠂔或𠂔。由於用各有訓為「長」形為「白」所孳乳，義則為「白」所引伸。金甲文伯長之伯皆作白，是「白」為「伯」之初形，「伯」為「白」之孳乳字，「白」之本義為「首」，引伸為「伯」長，義均相因。

「萬」也。但「卜辭」白「與」百「已判然有別。百作「𠂔」，其作「𠂔」者，斷非「百」字。卜辭有白馬、白牛、白羊、白豕、白兕、白鹿等等。前二、二九、三有辭云：「壬申卜，王曰：『有往來亡災，隻白鹿一，亡三，其為黑白之白，了無疑義。然則「秦白人」織四三、一、五三、四」；「用三白羗于丁」，契二四五均為黑白之白，不得釋為「百」。瞿潤縉之說是也。」陳世輝以「白」象人首，說無可易。人頭骨刻辭皆書「白」字，可為明證。

王襄

「古帛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六葉下）

孙海波

「帛」

前二

一二

四

地名

（甲骨文編三三六頁）

按：釋帛可從。字在卜辭為地名。

百



羅振玉

「卜辭中記數一百作百。其二百以上則加畫於百上而合書之。二百作百，三百作百，五百作百，六百作百，與古金文同。」（殷契中二葉下）

王襄

「古者字。不从白。」

（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七葉）

王襄

「百為一百合文。自為百之古文。古百字不从一也。」

（籀考索系六葉上）

郭沫若

「十之倍數古文多合書。……百與千之倍數亦合書，蓋百千之倍數均十之倍數也。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九百諸例卜辭均有之。……（補三三〇四）百（補四四二）百（補二二三二）百（補一五七一）百（補七九二）百（後下四三九）百（七百、八百之例未見。九百，明第八三二片有之，作九百。）（甲研釋五十二至三葉）

戴家祥

「百以一白，蓋假白以定其聲。復以一為係數加一于白合而成百。」（釋百）

陈邦福

「卜辭白自白。邦福按：象系貨貝形，八象貝蒂柄界，或从一為一百合文，略言之即為百也。一百示百，与它辭一千表千，正為同例。」（殷契瑣言八頁）

孙海波

「涼津三。三二。疑百之异文。」（甲骨文編七二五頁）

于省吾

「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故，十百為一貫，相章也。……按百字从一白，

替 其 其

按：此當為「井伯」二字之合文。





字有別。實則百不白（自）而以白，白之初形象人首（說詳白字條下），卜辭記數字以彖表萬，以人表千，以白即人首表百。由於用各有當，避免與白色之白、白（伯）長之日混淆，卜辭百字稍變異其形作百或百，二字已有嚴格之區分。其作白者，均不得讀作百，無一例外。鐵五三·四合集一〇三九及鐵四三·一合集一〇三九之「木白人」；存二·一九五合集二九六之「三白先」；乙八六六合集二〇三反之「五白人」；後上二八·一合集一四七二四之「三白牛」等，凡此類白字，均指白色言之。寧一·一一三及粹七八六合集三〇五五二之「白羊」與「黑羊」對言，斯為明證。前七·二九·二合集一五二四及續一·一五·一合集一五〇六正之「出于且乙十白豕」，亦足以證明白指其毛色言之，不得讀為「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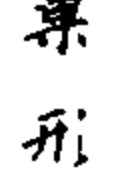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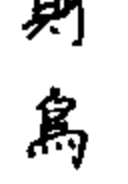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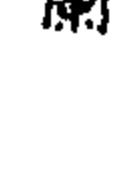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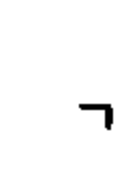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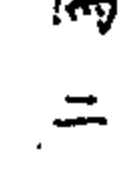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西古文作西」。且子廉亦作西。卜辭中有西，與許書福文及古金文同。而卜辭上下斷缺，不能知果為西否。其作西等形，王國維謂即西字。驗之諸文，其說甚確。許君謂日在西方而為棲，象鳥左巢上形。今諸文正象鳥巢狀。巢字篆文作巢，从艸从田傳寫，誤，亦正是巢成也。日既西落，鳥已入巢，故不復如篆文於巢上更作鳥形矣。（殷釋中十三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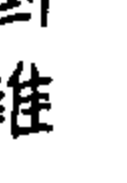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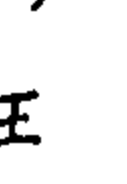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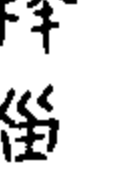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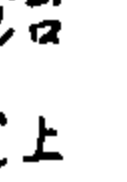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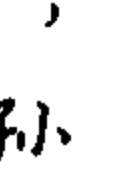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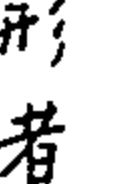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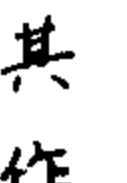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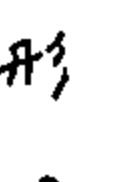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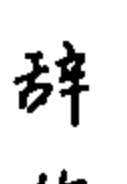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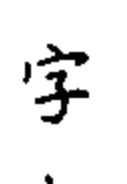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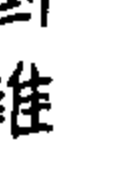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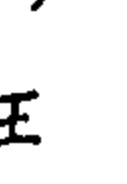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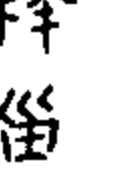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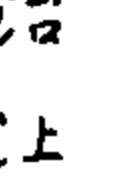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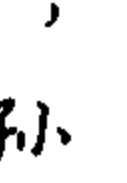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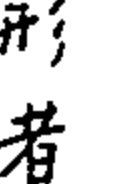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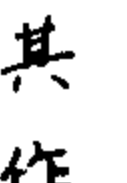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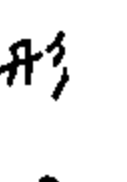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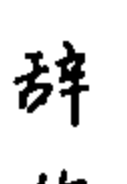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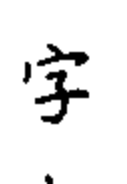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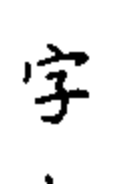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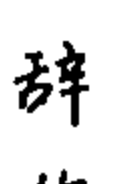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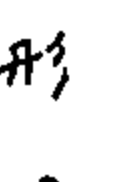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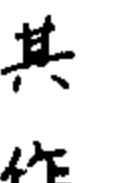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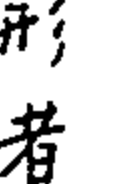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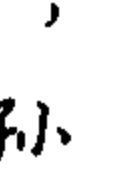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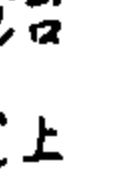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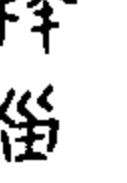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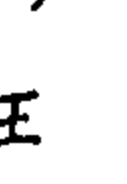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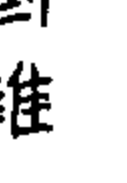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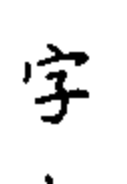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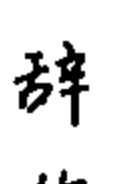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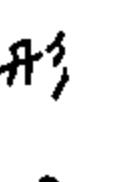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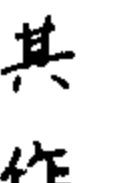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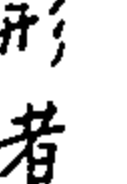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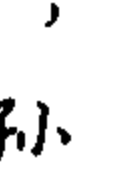
王國維「西字卜辭上作西，或作西，此作西」。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為棲，象鳥在巢上。」此西字三形，正象鳥巢。王復希鍾鼎款識有箕單白，其文作西，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箕單父兩爵有西字，省鳥存巢手執形，鼎上之西字，則省巢存鳥，可知西字實象鳥巢，若說文訓生之留字，則古作西，与西作有別矣。（殷壽堂殷墟文字考釋第四十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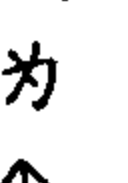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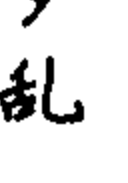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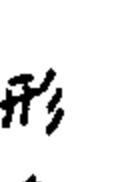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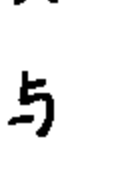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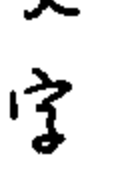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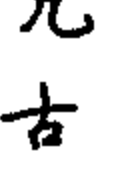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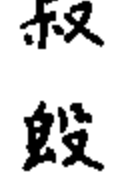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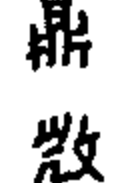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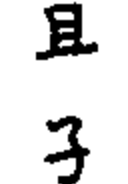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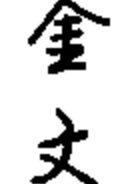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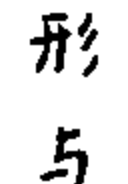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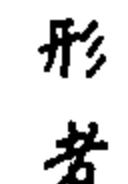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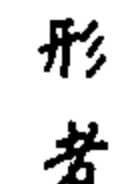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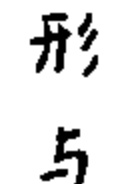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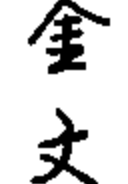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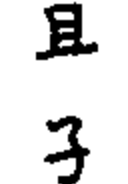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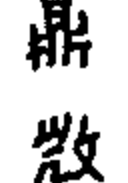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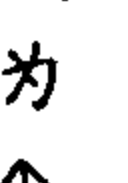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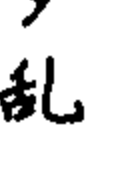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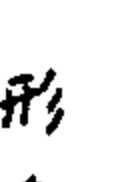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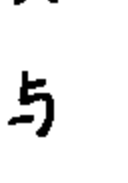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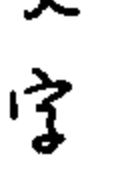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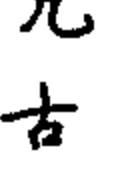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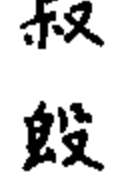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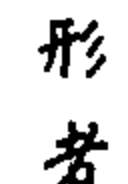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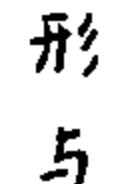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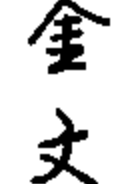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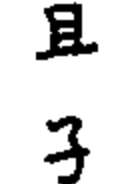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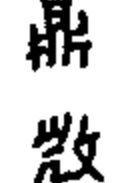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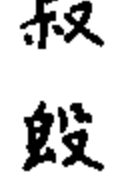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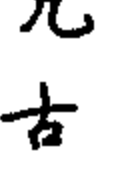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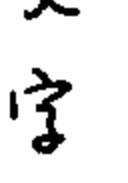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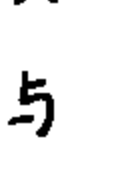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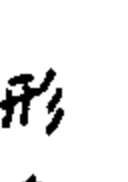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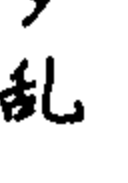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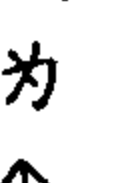
王國維 「卜辭屢見由諸字，余謂此西字也。……由由二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款識有單由，其文作，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其單父丙爵有字，則有鳥存巢，手執干林之字，則有巢存鳥，可知由字實象鳥巢，即巢之古文。似當从由在木上，而《則象鳥形，義體失之。若說文訓由為由字，則古作與由字有別矣。」（《集林卷六第十葉下釋西》）

丁山 「由王氏以為西字，云象鳥巢，說文所謂。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者也。夫由象巢形則鳥應棲其上，今鳥形退居其下，理不可解。乃云象鳥由巢中捕出之形，捕鳥者固不必于巢也。按藏龜一八三葉上所以網作，前編七卷一六葉字所以之網作，皆與由形相近，知由亦網形。」（引朱芳圃《文字編》十二卷下西字條）

唐蘭 「卜辭假為西，不可遽釋為西也。又卜辭西方字每作，實即由字。說文誤列西由為二，實西由聲近，原只一字。又說文由字古文作，實即由字異文，由亦聲近也。」（《考古社刊考古四期釋四方之名》）

唐蘭 「卜辭段為西，應收卜辭之西為之本字。」（《考古四期釋冊方之名》）

唐蘭 「西字卜辭作等形。其作等形者，孫詒讓釋為西，則非也。以字形言之，當以孫詒讓釋為是，卜辭字从，由字从，皆其证，由即字也。三体石經古文从，王國維氏以篆作為正，不知卜辭因或作也。近世學人之通病，在以後世材料，決定古文，如本字，古人用為，或，後世音變改用字，或且謂說文字与字，均為字之誤，不知金文固自有字，商及周時多用為子未之稱，不知何時始改為辰已未未，亦音變也；或者遂欲改辭之及从子之字，盡以為已，不知辭亦自有已字也。如此之例甚多。卜辭以為西，亦犹此也。蓋卜辭時代，本或稱為東，即假字為之耳。後世巢字之形，上与字略相近，然不得附會為巢也。

其作等形者，由形与金文且子鼎散叔毀合。凡古文字中，与形多乱，或為，犹或為也。由而變為，則即後來作所从出。由變為，變為，變為，則又說文籀文古文，所以出也。由形而變為（見漢印西市），更變而為（漢印西多），遂為說文所載小篆之，許氏以為在巢上，意謂為鳥形，實為篆所誤。按卜辭之作由諸形者

本即由字，其後漸變作由。由者，方為東西之稱，說文遂誤列為二字，不知由西聲近，原止一字耳。卜辭於一時期用由字以代表西方者，另一時期又用由字以代表西方者，由亦聲近。說文由字古文作出，實即由字異文，此一証也。薛氏鍾鼎款識師酌，蓋曰酌其邁也。年曰，由字俱不得其解。今謂即由字而讀為斯，即日萬斯年也。由斯聲相近，斯從其聲，由與其聲義俱近，古每通用，是當由聲近之又一証也。一釋四方之名，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第二頁。

于省吾 由字作由，即說文由頭會聲蓋也。白，卜辭以為東西之西。唐蘭謂卜辭以由為西者，假借為西，以白為西者，由西聲近，原止一字。按唐說是也。一駢續卅葉下。

于省吾謂由由由為一字，並釋為由讀為載，說見駢續三九至四二葉。

余永梁 按此疑即由字。契文有與字从由，𠂔字从犬由聲，可證。說文由即由字。許云：東楚名岳曰留，留乃由之形譌。詳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由。魏石經通志字彙文亦細，亦其證。說文由之古文作出，余謂即由字古文，許君誤以由之古文為由之古文，蓋形相近也。一殷虛文字考。

楊樹達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紀年云：曰馮辛先居殷。曰今本紀年云：曰馮辛名先。按卜辭云：曰貞其于西宗。王叶曰：弘吉。曰一前編卷之廿柒之陸與之拾捌之壹合。釋者或釋西為東西之西，余以燕宗唐宗美宗新宗文例推之，知彼說非是。古音西與先同，西宗即先宗，謂康辛之庙也。一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証，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九頁。

李孝定 說文：𠂔為在巢上象形，由在西方而為樓故，因以為東西之西。𠂔西或从木，妻由古文而為樓。𠂔意。若謂此是假借，則巢與𠂔字之與西聲韻懸遠。丁氏謂字象形，與西音義亦渺不相涉。諸說並非也。惟唐氏釋為假借，西，其說猶不可易。與文異字象形，與西音義上所以與此同，可證也。字或作𠂔，唐于二氏均謂是許說。𠂔會聲蓋有類此者，音假為西，則有可商。竊謂由仍是留字，字與由之形近，由為元岳，其形製蓋本有類此者，與由異。特其口有侈敝，一別耳。許書古文編文均與由字形近。篆為元岳，其形製蓋本有類此者，與由異。作樓，則為樓一義，一凌起形聲字也。金文作由，宜于其由，篆為元岳，其形製蓋本有類此者，與由異。秦公簋上，楚王鐘均由，一形所演變。望諸報亦表頭會聲蓋，由字西，辭蓋言。西宗，即立。

西之宗廟，楊氏說非。契文自有先字，不煩假西為之也。——（集釋三五〇七葉）

李孝定「說文」留東楚名岳曰留，象形。古文「留」，契文亦象岳形，與許書篆文古文並同。其作「留」者蓋象「留」之「留」，非象許訓頭會留蓋之「留」也。唐蘭于省吾並謂「留」即「留」字見前西字條。下引「辭」多段為方名之「西」，作「留」者，辭言「田留」，備三三八一、三八二、地名。余氏承王國維氏之說，謂「留」即由「字」，許書無由「留」而有「留」之字，前人說此者甚多，此不具論。作「留」者，皆形出為一字，說非。由「留」當釋古，此當釋「留」。說詳三卷古下。金文「留」名之「留」字作「留」，于氏謂此與「留」為方名之「留」，說非。由「留」當釋古，此當釋「留」。說詳三卷古下。金文「留」名之「留」字作「留」，于氏謂此與「留」三八四〇葉）


丁山「說文」旅，旅，今夕，自言王。——（文錄四十九）
甲午卜，旅貞，今夕，自言王。——（七集四、二十二）
戊申卜，旅貞，今夕，王自言。——（文錄五十一）
壬寅卜貞，今夕，自言。——（文錄二十二）
白，尊乳為思，為細；此「自言」，乃讀為細言，正是一種「失言症」的現象。——（商周史料考證第七十三葉龍門聯合書局一九六〇年）

何金松「說文」按「甲」字「西」字（田、曲、田、田）是席子的象形，中間橫畫和直畫交叉表示交紋。橫畫由多到少，是為了刻寫方便省力。最后消成一直，一直交叉，再不能簡了。……西字象席形，試以「西」字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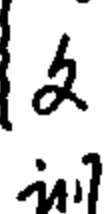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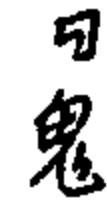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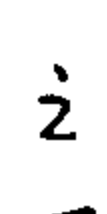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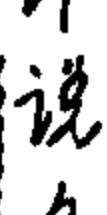



卧，甲骨文作「卧」（后下一五、四），象人睡在席子上，左边是「說文」上的「西」字。异体作「卧」（林二·二五·三），也象人睡在席子上，右边是「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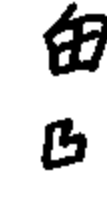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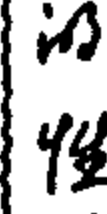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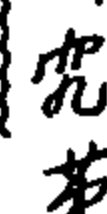






宿，甲骨文作「宿」（粹九七〇），象人睡在屋裡席子上，异体作「宿」（甲三三一八），象人睡在屋裡的席子上，下面右边的构件是「西」字，象人睡在屋裡席子上，少刻一直。陶文作「宿」，下面左边的构件是「西」字。左从水，右乃西。席子是坐卧用具，容易弄脏，必须洗沫。故从水，从「西」字，「西」字义为涂。

席上起来了，表示第二天已经到来。作「明」，表示人站起来，右边是「西」字，即席子（卧具）。人从阳照到屋里席子上，天亮了，第二天到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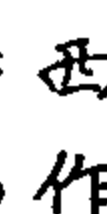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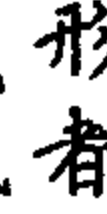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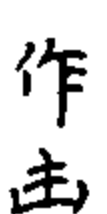
此字（圖），實為「迂」的古文，曰「拙」，象兩手移席。席形或簡寫為一直，兩手或去臂而保留兩爪。后又省去一手，从「西」，為「拙」字。此字甲文往往與「舟」連用，即「拙舟」，行舟。卜辭用「拙舟」，說苑善說所載越人歌，其詞曰：「今日何日兮，塞舟中流；今夕何夕兮，乃與王子同舟！」佩文韻府引作「塞舟」，即日「拙舟」，「迂舟」。（釋西、翌、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三期一〇七至一一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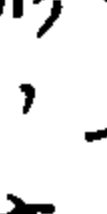

姚孝遂







「」即說文訓為「鬼头」之「」，曰「」，即說文訓為「头会腦蓋」之「」。實際上「」、「」、「」均由「」這一形體所衍生。曰「」或增一划作「」，或稍變換其形作「」，以達到形體上區分的目的。

卜辭曰「」用作敵方之「」首領，曰「」，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亦借作「」。只用作「」，不另用作「」。再論古漢字的性質，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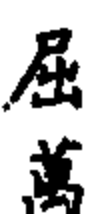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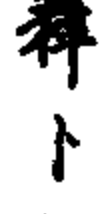

按：說文「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凡西之屬皆从西。棲，或从木妻。古文西，占福文西。小篆形體已偽，許說不可據。羅振玉、王國維謂契文「西」象鳥巢形，亦非是。

西作形者，乃「」字。說文以「」為「東楚名岳曰西」，疑有誤。玉篇作，戴氏同曰：「由竹器也。春、晡、皆从西，以是知為竹器也。灝按：由正象編竹之形，仲達說誤也。許云東楚名岳曰西，疑有誤。」

王國維則釋「」即象自之形，其說非是。西字作等形，亦作，後下二三。西作，非其通例。西字即作，亦屬罕見。

「」字來源有二：一為「」與「」，頭會腦蓋之「」，本屬同源分化，故均可假作西。然則卜辭「」字來源有二：一為「」，所有方位字均無本字，皆假借為之。

西 

也。屈萬里釋卜辭「」是方由其用，王受又？（甲編五〇七）云：「」，當即說文「」，鬼頭也。此蓋楚方酋長之名也。（甲編考釋七七葉）

饒宗頤 ①應為語詞，即「廼」之省，故「王①言」即「王廼言」其云「①言王」則主詞「王」字後行，卜辭文法每倒置，或賓詞先行，或主詞後行，此即其一例也。「通考九三〇葉」

屈萬里 「廼」當是廼字。「甲編考釋八二葉」

考古所 「田」說文：「田，田頭也。」第(3)辭田當為第(1)辭「田」之省。甲五〇七：「田，其用，王受又？」此與此片內容相近。均「田」同用「田」之頭祭祀祖先之事。上(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四頁)

姚孝遂 肖丁 「實際上卜辭之「田」與「𠩺」雖有區分，但有時亦可通用。「田」可用作「𠩺」，但「𠩺」却不得用作「田」，這正如同「𠩺」(一田)可用作「田」，「田」(一西)而「田」却不得用作「𠩺」；「𠩺」(一矢)可用作「田」(一寅)，「田」(一寅)可用作「田」(一黃)，而「田」却不得用作「田」，「田」不得用作「田」的情形是一致的。即不得「田」逆推。

試比較以下諸辭例：

後 1234 「田」己未卜，其剛羊十于「田」南

明 677 「田」己巳卜，其啓取「田」戶祝于「田」辛

辨 437 「田」丁卯卜，貞，「田」其雨

凡此諸「田」字均用作西。而「田」、「田」諸形，則但用作「田」西，不似「田」字可用作「田」頭顯「田」、「田」首級之意。

陰 673 「田」畧方出，王自「田」

阿 42 「田」畧方出，王自「田」

此應為「田」與「田」之明証。但「田」絕無用作「田」之例。

與此片之「田」王畧「田」辛「田」之內容相同。上文已經指出：由于刻辭殘泐，亦可能原來本作「田」而不作「田」。

考釋 七十二頁 但无「田」如何，均應讀作「田」，乃占問祭饗妣辛之事。「小屯南地甲骨」

姚孝遂 肖丁 「

(1) 「田」其：「祖丁冊「田」其用「田」

此為「田」美「田」為牲祭于祖丁，以「田」為牲祭于「田」母戊。

引申为『首领』。『说文』：『𩑦，为冤头』；『洲』：『𩑦，为头会垢盖』，实则古乃同字，本义为『頭垢』。

甲 307 : 𠄎 羌方田其用，王受又 𠄎 渭以俘獲之羌方首領為祭牲。
明 續 669 : 𠄎 : 𠄎 : 用危方田于妣庚 𠄎
此乃以 𠄎 危方 𠄎 之 𠄎 田 𠄎 為牲，祭于妣庚。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八七頁）

姚孝遂 肖丁

7
2538

(3) 至母戊在匕辛必其用田

左为同字。
 横文 ㄣ ㄣ 为 ㄣ 鬼头 ㄣ ; ㄣ ㄣ 为 ㄣ 头会 ㄣ 盖 ㄣ , ㄣ 分为 ㄣ ㄣ 、 ㄣ ㄣ 二字。实则

501 : 𠂔 羌方田其用，王受又田

明續 669 : 用危方田于己庚

与此片之同其用田，都是用所俘獲的敌人之首領以致祭于祖妣。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按：篆文「鬼」从「由」，故許慎訓「由」為「鬼頭」，實則卜辭「由」為「頭顱」之義，非謂「鬼頭」。引申之則為「首腦」，屈萬里以「羌方白」為「羌方酋長之名」，不確。卜辭或以「由」為「西」，則為音假。

凶
 西
 𠂇
 𠂇

「西」，乃音假。
按：「𠂔」即說文訓為「頤會燭蓋」之「𠂔」。「𠂔」實由「𠂔」所衍化。「𠂔」為

畱
𪛗
𪛘

孫海波

一。四。从爪从由。說文所无。疑即畧字古文。東。甲。骨。文。編。三。八。三。頁。

严一萍 最奇者為第四期，文武丁時代之角竟亦得字也。此字著录於小屯乙編一〇四及三六三凡兩見。字既不识，辭亦難通。迨余將一〇四加四五二綴合以後比較研讀，始知為得之異構。其辭曰：

丙寅卜，又涉三羌其角（得），至良，良。

綴合之後，辭意貫通，始知奇詭之角，乃為得之訛變。於是乙三六三亦得其讀而知為同一背甲所折，其辭曰：

丙寅卜，（三）羌其得，涉河，良，不得。

案得字所以之又，放置於左上角者，第一期、二期時已有，如甲八〇六三文，而作如者一唯文武丁時代之角始說變不一，為前所未見，設非綴合復原，此字終將不识。（釋得 中國文字第一卷三六頁至四〇頁）

黃錫全 甲骨文中有一个旧所不识之字作角（乙一〇四）、角（乙三六三）、甲骨文編列入正編由部末，隶作角，认为日从爪从白，说文所无，疑即畏字古文也。

按卜辭畏字作角（乙六六九）、角（鉄一四六三等形）；金文孟鼎作畏，毛公鼎作畏，王孫的角，不能混為一談。甲骨文中的西字作角（續四二四、五）、角（續四三二、二），也作角（甲七四〇）、角（右一、二三四）……从手从西即拙字。

汗簡西部所录古尚书的遷字作角，盖即仿折字作角（齐侯壺）、新（中山王鼎）、新（说文籀文）为之，误以角为角，右形即西……实即拙字。甲骨文角，角应是汗簡籀文，说文籀文之古

作，可隶作拙，释读为遷。遷即迁移、迁徙之义。礼曲礼：「先王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孔疏：「讲物或当已前，则跪而迁之。」尚书盘庚：「日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即盘庚带了人民渡河迁居。尔雅释詁：「迁，徙也。」

丙寅卜又（有）涉三羌其角至良角
（合三八。）

口寅卜：羌其涉河不角
即印，象以手抑人而使跪跽之形。古印、印一字，印训按、训屈、训柱、训止，这两条卜辞与上引盘庚辞例相似。大意是：丙寅那天贞卜，有三个羌人企图涉河而逃，该不该将他们迁至

軍隊中加以制裁？該不該遷徙（移）？笑人，還是過河后制服他們？占卜結果是日不遷日。因此我們把龜、求為極，即汗簡、說文的遷字古文，於字形、文義是相符的。一（例用汗簡考釋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一四四至一四五頁）

按：嚴一萍釋「得」僅可備一說，其讀「得」為「反」則誤。「得」有可能讀作「得」。黃錫全釋「遷」不可據。「得」當讀作「抑」，「抑」在此為疑問連詞，乃卜辭之特殊省略對貞形式。李學勤、裘錫圭均已詳論之。



余永梁「集韻」鹽同鹽。免盤。錫免。百鑒。食鹽為日常所用，固宜有此字也。一（殷虛文字續考）

按：卜辭亦假「得」作「西」，「得」字或从「得」或从「得」或从「得」，可證其音相通。

廼



孫治讓「說文」註當是廼字。：：：从廼者，與西福文略同。金文且子鼎西亦作廼，可證後一字从廼與前「盟」字同。从廼者，與西福文略同。金文且子鼎西亦作廼，可證金文廼鼎廼作廼，正與此相類。西中著點者繁禱文，與廼字不同也。廼。庚戌卜口父禾于廼。亦殊不合，今校交奕廣諸文，乃知从廼為火之變形。金文墓伯與取鼎廼字小異，以文義詳察之。火拉作廼，作廼，火皆近半圓形，可證。但此圓形尤顯曲耳。此从廼从火，當為廼之省。其讀則為廼（廼）二字同以廼為聲母，古多通用。廼廼典。廼廼（廼）于六宗。尚書大傳廼作廼，是其證。一（舉例下冊一葉下至卅二葉上）

王襄

「廼」古廼字。

（通文第三葉）

葉玉森

「𠂔疑迺字」

（前釋一卷一二七葉上）

商承祚

釋曰。

（殷虛文字類編七卷七頁）

郭沫若

釋曰。為迺，無說。

（卜通四五六片釋文粹考六八二片釋文）

容庚

「迺於是也，經典多段乃為之，金文絕不相混，尔足，迺也，足證其為漢人語。」

（金文編五卷十葉迺下）

饒宗頤

「𠂔雨見文錄一三二云：『多雨，𠂔，自寬。』亦作𠂔雨。『天壤一九一』𠂔王靜安

釋曰。迺，以石鼓文。君子𠂔樂。用法例之，迺蓋借為攸，如漢書敘傳。攸爾而笑。即迺爾。

此辭攸讀為悠，長也，故𠂔雨即悠雨，與多雨意近。佚存八五二：『步于𠂔雨』則用作地名。

（通考九六二葉）

金祖同

「迺，往也。後下二四辭云：『于壬王迺省田』，𠂔辭作：『王往省田』。『𠂔」

殊一葉）

孫海波

「𠂔，明藏六三四。說文𠂔，驚聲也。从乃省，𠂔聲。卜辭𠂔从U，其义与乃

同。

于父乙

父庚，既𠂔迺配。『（甲骨文編二一一頁）

孫海波

「𠂔，前一。一一。三。疑𠂔字。『（甲骨文編六六四頁）

李孝定

「說文。『𠂔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福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讀若仍𠂔。』古文𠂔，許讀

此字為仍，而經籍用此字多讀如亥切與乃字同。沈濤古本考引一切經音義卷八云：『汝迺改反，

乃字也。』徐氏未詳說，清許維祥著引孔廣居曰：『𠂔之扁，𠂔慰迺止，乃召司空。』一詩而兼用迺

乃。秦刻石，乃降專惠，𠂔今皇帝。一碑而兼用乃𠂔，是乃與𠂔本一字也。桂馥義海云：『按西非

聲，當云从乃省，從𠂔亦聲。』𠂔樹玉說文校錄云：『西聲不相近，當是从𠂔，乃亦聲。與讀若


仍合。』仍从乃聲也。徐灝曰：『迺即乃之異文，故經籍乃多作迺，不得分為二字義。』各說雖有出

入，然可證乃𠂔之音讀必同。按語辭本無𠂔字，謂乃𠂔迺為古今字，即謂𠂔者為一字者非也。金






文乃作了蓋即乳房之象形字，今乳之有奴亥切之一音，可證𠂔作𠂔，𠂔文作𠂔，𠂔像一器，𠂔當

屬連座之形，其音讀當與乃同，故同段為或詞也。至二字，存義實邈不相涉，徒以同段為語辭，後世遂有仍為一字者矣。許君雖知其非一字，然已失其列義，僅知其為語辭之用相同，遂收入一部而次上相屬，以為直以乃省，實則直字篆體所以為古文象形之，之所請交，非乃省也。卜辭直字用為或辭，與乃字同，惟並無用為爾汝字者。群云：貞曰氏（卜）來迺往于車。補、四、三五、一金祖同謂卜辭迺當訓往此辭直往連文足證金說之非。（集釋一六一六葉）


趙誠

「迺」，甲骨文寫作，构形不明。卜辭用作副詞和乃近似。王于士迺田，湄日亡戕。（京四五六二）——商王于士日畋獵，終日无定。（一）

饒宗頤

「乃」丙寅卜，出貞：凡多。（南北師二、一五七）考豈字有作者，（前編四、一二、六）則此乃以豈益口旁。他辭云：既，尸王饋其。（文錄五二九）釋為豈字尚合；茲釋迺字，于上下文義未暢。（通考五三四——五三五葉）

按：卜辭迺字均用為語詞，容庚以「於是」釋之是對的。說文以為从乃省，非是。李孝定集釋論諸家之說甚詳，可參閱。但謂「乃」字「蓋即乳房之象形字」，不可信。

迺

羅振玉釋迺無說。（殷釋中六十八葉上）

李孝定「說文：酒潞也。从水酉聲。古文為灑掃字。」梁文从水从留，卜辭段留為西，羅氏釋迺酒可以。字在卜辭為地名。（集釋三三六一葉）

按：契文留字，自羅振玉釋「酒」，諸家皆從之。實則留乃古「留」字，假作「西」，隸當作「潞」。且古地名無「酒」，說文有「留」，無「潞」，下說解引夏書曰：「潞潞其道」，是說文誤佚「潞」字耳。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作「維留」，玉篇：「廣韻俱以潞為水名。卜辭云：『癸酉王卜，在潞貞，旬亡咎？』王肅曰：『……』」于潞亡咎。

猷

猷

猷

按：字从「猷」，不从「由」，釋「甯」，釋「宙」均非是。字在卜辭為方國名。

饒宗頤「按宙字从「由」，依急就漢間及唐寫本玉篇，宙為由字，古從山與口無別。金文古宙字。或作𠩺，故知宙即宙字。宙為國名，疑即邠。說文謂左右馮翊高陵。玉篇高陵縣有邠亭，在今陝西西安高陵縣。」（通考四〇六葉）

以及本版的第（13）（14）（15）（16）諸辭，其中動詞「戔」之后的那几「字」，都是名詞或代名詞，是方國或人名。（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四頁）（注一）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由。

（5）貞：我史弗其戔方？

（6）貞：方弗戔我史？（本編圖版陸玖）

（7）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8）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乙編五三一七）

（9）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10）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11）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12）貞：甯正化弗其戔？（本編圖版陸玖）

王襄「古猶字」。（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五葉下）

商承祚「其从由作猷，疑亦猶字之省」。（類編十卷七葉）

郭沫若亦謂與「猷」同字，並當釋猶。見甲研釋錄四至五葉已見九卷豕部彙下引

孫海波「猷，后二·三六·五·从豕从由，說文所无。方國名。」（甲骨文編三九一頁）

孫氏甲骨文編以為「从豕从由」，錄作猷。

李孝定「黎文从犬由聲。由今留字。王國維謂留即古由字。說文無由字而由之字甚多。說見觀堂集林卷六釋由上下二篇。其說可從。茲不具引。商氏疑此為猶是也。惟謂與櫛為一字。即其省形則非。郭孫金諸氏並同此誤。羅振玉氏則釋櫛為櫛。為商說所本。其說之誤唐蘭已辨之。見九卷釋下。請參看。此从犬由聲。由聲與酋聲近。故得通作。馬融本周易豫九四。由豫。作。猶豫。為由酋音近字通之證。金文猶與小篆同。」（集釋三一——一葉）

裴錫圭說參櫛字条下。

按：字从「由」从「犬」，隸當作「𤝵」，在卜辭為方國名。

𤝵 𤝵

1109

按：字在卜辭均為方國名，無義。

𤝵 𤝵

1110

按：字可隸作「𤝵」，卜辭殘泐，其義不詳。

𤝵

1111

按：字亦當从「𤝵」，不从「又」，當亦「𤝵」字。

𤝵

111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13



按：合集一八六五四正辭云：「己酉卜，方貞，有疾。」出「」為疾病之一種，不知其詳。

111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1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16



沈之瑜：濮茅左說參「上」字条下。

晁福林說參「上」字条下。

證之：按：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謂：「上」與「下」無形可象，故於一畫作識。如於上為上，綴於下為下。別以金甲文字，此意最為顯明。其與「上」字之區別，則必然兩畫等長，從無例外。間或有個別的「上」字兩畫等長，則屬刻寫之誤。若一、二之區別，則必然兩畫等長，從無例外。作「上」，其與數字「二」在形體上區分更為顯明。

下 二 (一)

沈之瑜、濮茅左說參見「下」字條下。

晁福林說參「下」字條下。

按：段玉裁解下字之形體為「有物在一之下也」，與古文字合。段氏關於上下二字的說解是完全正確的，但當時遭到許多人的非難。其後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始得到充分的證明。



羅振玉「卜辭曰：『大示』、『曰』、『二示』、『曰』、『三示』、『曰』、『九示』，不知何神。又有『上示』、『西止』（並見卷七第三十二葉），皆不見于《周官》。《周官》言大神示，蓋謂天地。不知與卜辭同異何如矣。」（《殷虛書契》下二十五頁）

王國維「卜辭曰：『辛巳卜大貞出，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前》三·廿二）又曰：『乙未貞其求自田，又三示牛，小示羊』」（《後》上·二八）是自上甲以降均謂之示。……自上甲至示癸，皆卜辭所謂元示也。又卜辭稱自田有有三示，而《史記》諸書自上甲至主癸，歷六世而僅得六君，疑其間當有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者。……又商人於先王先公之未立者，祀之與已立者同，故多至十有三示也。……（《殷虛書契》下二十五頁）

又曰：「《殷虛書契》所藏殷虛文字中有一條，其文曰：『癸卯卜求貞乙巳自田，廿示一牛，二示羊，土賁三示，氣牢四示，犬』。前考以是為先公之專稱，故因卜辭十有三示一語，疑商先公之數不止如《史記》所紀。今此條稱自田廿示，又與彼云十有三示不同。蓋示者，先公先王之通稱。卜辭云：『口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見前）以大乙、大甲、祖乙為三示，是先王亦稱示矣。其有大示（亦云元示）、二示、三示、四示之別者，蓋商人祀其先，自有差等。上甲之祀與報乙以下不同，大乙、大甲、祖乙之祀，又與他先王不同。又諸臣亦稱示，卜辭云：『癸酉卜右伊五示』」（羅氏拓本），伊謂伊尹，故有大示、二示、三示、四示之名。卜辭又有小示，蓋即謂二示以下，小者，對大示言之也。」（《殷虛書契》下二十五頁）

蕭合殯葬。祭義：『燔燎殯葬』，故示葬猶言真馨，謂薦殯也。』（通考第六八〇葉）

饒宗頤 「所謂『示』者，應即骨白習見『示』之示，乃寘字。』（《通考》一〇九〇頁）

饒宗頤 「按『示』乃示字。契文所見先公，有『示』（《屯》乙〇三六）『示』（《京大》一七）『示』即示。』（《通考》一一四二頁）

李亞農 「『示』字，示三箋，『示』字，示十五箋，『示』字，示十五箋，『示』字，示十五箋，即擱置或安放三箋，示十五箋，即擱置或安放十五箋于貯藏室的意思。』（《釋》一〇〇，殷契雜釋）

屈萬里 「『示』辭，『示』字，又，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示』字，神主也。』（《甲編考釋》二九頁）

朱芳圃 「『示』字，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說文》）

『示』字，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說文》）

『示』字，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說文》）

孫海波 「『示』字，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說文》）

『示』字，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說文》）

（甲）孙海波 殷契遺珠 乙八六七〇。疑亦示字。四示，卜辞有示丁，示辛，示壬，示癸。L

（甲）孙海波 殷契遺珠 乙八六七〇。疑亦示字。四示，卜辞有示丁，示辛，示壬，示癸。L

（面）丙戌卜，率于四吕。

（背）乙酉卜，率于四吕。

（背）乙酉卜，率于四吕。

乙酉卜，率于四吕。

此吕字亦见于殷契遺珠六二八版，上冠数字曰二吕，与前片之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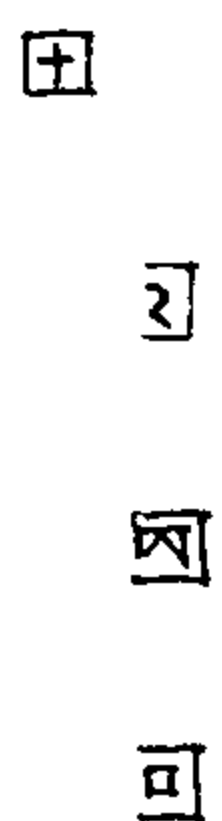
（戊）子卜，□雪。二

丙申卜，又丁酉三二吕。三

甲辰卜，丁未雨，允。四

……余谓此吕字乃且丁合文，而吕字为倒书……虽然据常情而论，且吕字倒书对先祖为大不敬，似不应见之卜辞，惟细审两版皆武乙时代之刻辞，正殷之衰世，纲纪失坠，颇表见于卜辞之风格；自康丁以来，史臣贞卜契刻，渐失前代典型，倒书之例，今亦可见。小屯甲编二七六四版曰王宾吕之王，即为倒书。此对威权在握之时王且如此，则先祖更无论矣。（释四目丁，甲骨古文字研究二五三至二五四页）

勞 榦 若为石室，则其石室之排列则当如左图形式。



即上甲，振乙，振丙，振丁为同形式之石室，而主壬，主癸则为别一形式。以契文形式而论，上甲以至振丁之石室当为三面有墙上而有顶之石室，上甲之石室向前，而振乙，振丙，振丁之石室则同在上甲石室之左方，面向右方。其主壬及主癸则非石室而为石几形之巨石，亦即示字之形，上盖一石，下支一石或数石，其有点者则祭时酒醴也。其实石室及几形之石，皆属柁多尔门之一种。但大小之规模相异耳。商人祀祖自有差等，本不足异。其制度沿袭而成为宗祠及

即上甲，振乙，振丙，振丁为同形式之石室，而主壬，主癸则为别一形式。以契文形式而论，上甲以至振丁之石室当为三面有墙上而有顶之石室，上甲之石室向前，而振乙，振丙，振丁之石室则同在上甲石室之左方，面向右方。其主壬及主癸则非石室而为石几形之巨石，亦即示字之形，上盖一石，下支一石或数石，其有点者则祭时酒醴也。其实石室及几形之石，皆属柁多尔门之一种。但大小之规模相异耳。商人祀祖自有差等，本不足异。其制度沿袭而成为宗祠及

石主以及木主，甚至於演變成漢人之畫像石室，亦相承有因。独惜丁氏僅就國騰文化主說而未思及於巨石文化，唐陳兩氏過於注意音轉而未思及石室之排列与差等耳。L（古文文字試釋，汤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季第三十九页）

严一萍 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曰眡高作龟。郑注：眡高，以龟骨高者可灼，示宗伯也。又曰：曰作龟，谓凿龟令可爇也。郑氏以曰眡高作龟，分作两事解，衡以殷商甲骨之凿，多寡不一，分布各别，恐未必是；我意当作一句解，即曰眡高，以爇继之，曰作龟，即凿龟，曰眡高，等于相龟之何處可以凿。眡，古文视，视即示字，古字通用，示字在甲桥刻辞：背甲刻辞和骨白刻辞中都有出现。最足以证明曰示，为曰眡高者，莫过于三种刻辞既书曰入，曰三自，曰来，曰多少，以爇，更写上曰某，示曰多少。

一、丁亥，三自，十屯。曼示。率

二、丁亥，三自，十屯。曼示。

三、甲辰，三自，十屯。曼示。

四、丁亥，三自，十屯。曼示。

五、己丑，三自，十屯。曼示。三屯。岳

以上为骨白刻辞。

一、上自，廿屯。小臣中示。兹

以上为骨面刻辞

一、癸入三。帝示。

二、癸入七。帝井示。

三、我入六，在口。丙寅，示四屯。

四、（口入）十，在辜。乙巳（帝口示）五（屯）。

五、壬午三自，十屯出一屯。伐示廿。

拓本未发表，甲编考释，亦未载补释，此据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三二一所引）

以上为龟背甲背面之刻辞。

一、奠来廿。忠示。

二、吴入五十。

帝良示十。争。

三、良子召入五。

征典三八续五二二五同

金五二二

粹一五〇三

珠三二八

善斋藏一

前七·七·二

十三次（据胡厚宣引）

十三次（据胡厚宣引）

甲二九九五

甲三三二八

甲三四四及（按此版甲面

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三二一

乙二二四五

乙七一二七

（一）好示五。方。

四、永入。

永入示。方。

五、永入十。

永入示。方。

六、做入。

做入示十。鼓。

七、癸未。咻入十。

癸未示。豆。

八、我氏千。

我氏千示一百。鼓。

九、我氏千。

我氏千示四十。

十、我氏千。

我氏千示卅。争。

十一、我氏千。

我氏千示一百。鼓。

十二、我氏千。

我氏千示四十。方。

十三、我氏千。

我氏千示一百。鼓。

十四、我来四十。

我来四十示三。方。

{丙二〇六

{丙三七八

{丙三七八

{乙七〇四一

{乙四六〇五

{乙二六八四

{乙三四三二

{乙一〇五三

{乙六六八六

{乙六九六七

{丙二六八

{乙六七四七

以上为甲桥刻辞，每一条都是刻在左右两边，是表示两件事情。莫、吴、良子、永、我，都是贡龟的人。尤其第八条至十三条，记载我一次贡龟一千，而分作几次由帝器帝井日示之。现在所见的六次计共四百一十版，其他当然还没有发现。因为要作龟，所以口示下有数字。这可以证明王襄叶玉森胡厚宣释祭名为不确，彦堂先生释置，郭氏释脉，唐主厂释为口地示，也都对，祇有解释作日眡高作龟的日示，才算合理，才可以讲通这现象。L（甲）骨学六九三至六九六页一

2564 貞，王：：：告：：：方于五示，在衣：：：
3947 乙亥：：：在大乙：：：又：：：丁

參見 屯南 2342 大乙 二字合文，下有缺文，当为 在大乙宗。 伐 祭于 五示，根据現有資料粹 250 明确记载！武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亦

（綜迷 462） 陈梦家先生据明续之 469、507 有 伊五示 或 伊尹五示，认为也可能是 旧臣的五示

又 伊 陈 先生同时还提出另一种可能， 伊尹五示即伊尹与先王的五示，张政烺先生也认为 确 记 载 王祝伊尹的同时 代告于父丁、小乙、且丁、羌甲、且辛 五示。 屯南 2342 就明

2129 己卯貞，奉自囙六示

2295 庚戌貞，其允于六六示告

3046 申貞：：：自囙六：：：

3268 奉自囙：：：六示

圖六 示 此 為祭祀自上甲以下六世先王。 六世 為上甲、乙、丙、丁、示壬、示癸， 自 之內容，大家的見解是一致的。

- (1) 其又戌于蕤卅羊
- (2) 甲午貞，大邦六示，求六小宰，卯卅牛
- (3) 丑貞，甲戌
- (4) 戌

是殷之旧臣。 為殷人致祭之对象，据 883： 其又蕤眾伊尹、 蕤 与 伊尹 同祭，可能都

六六示山有两种可能：

一为自囙至示癸之六示先王，参见2129片致释；一为洽325所记载：

己亥卜，又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山。

此六示为：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

施南²³⁶¹言曰大邦六六示山，乃于甲午日祭，而同时又致祭于曰蔑山，根据种种迹象，似乎

六六示山乃指自囙以至示癸的六示可能性要大一些。

陈梦家先生曾认为在上述之外，还有一种六六示山乃以河为首的首的六示，当指上甲以前的先公

河、土、山、颺等人山（综述463）。其所根据的续1.38.3，燕760文辞均残，其说难以成立。

994

癸亥贞，王其伐盧宰，告自大乙，甲子自囙告十示又一牛，兹用，在果隄山

自囙告十示又一山为前所未见。其可能的解释是：祭告于自大乙以下的十一世直系先王，

并祭告于囙。十一世为：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祖丁、小辛、

小乙

应当兼作盧，为方国名，其下一字似为宰山，但其上部形体不甚清晰，犹有可疑。

1116

庚寅卜贞，辛卯，又戌自大乙十示又：牛，小示汎羊山

据施南前言：此骨出土时，十示下有又字，后在搬运过程中脱落，今引文根据发掘现场

摹本补入（一35136页）。

之字体与994属同一时期，如为自大乙十示又一山，则与994同。结合此两片加以观察，

同有大乙十又一山只能是大示，不包括小示，只能是自大乙山至小乙山共十一世直系。1116

同版有父丁山，乃武丁山，不应是康丁山。

1015

士辰卜，七十：祖乙十又二示戌：山

又伐大示山

祖乙十又二示亦居前所未见。自祖乙十又二示山，只能是包括自祖乙山以下全部

直系和旁系的先王，历数十二示为：祖乙、祖辛、先甲、祖丁、南庚、阳甲、般庚、小辛、小

武丁、祖庚、祖甲。如计算祖已在内，则为自祖乙至祖庚。

827

甲辰贞，今日率禾自囙十示又三山

4731

4331 与 𠄎 同文，乃同目所卜。关于 𠄎 的释读曾有争议。为邦男先生综类 151 | 1 及 151 | 2 读为 𠄎 十示又二𠄎。今据此片，当为 𠄎 十示又三𠄎毫无疑义。

(1) 乙未貞，于大甲率。𠄎
(2) 乙未貞，其率自團十示又三牛，小示羊。𠄎
(3) 乙未貞，于父丁率。𠄎

1054

字旧释次，于省吾先生正其误，释次（释林 382—387）。
我们认为曰次示即曰次示。卜辞曰次示或作曰次示（京都 2979），张政烺先生释它
示认为曰皆指直系先王（大示）以外的先王，即过去甲骨学家所称旁系先王（古文字研究第
一辑 66 页）。

曰次示过去所未见，曰次示可读作延，训为施，实际上曰施从曰也。声。曰也即由
它字所分化，古乃同字。

姚孝遂 88 之曰重七牛次用，王受又曰，曰次当读作曰微，乃用牲之法。按 242.6 之曰王重：
次令曰，曰次应为人名。前 635.6 有曰乎次，次亦为人名。

这也是曰次示之外，还祭祀大乙、大甲、祖乙、父丁，这些均居直系先王，亦即曰大示，
这也是曰次示当为曰次示亦即曰小示之旁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 二八一—三三页）

之所，即宗廟建筑。卜辞的曰示，指先王的廟主而言，与曰宗有区别，曰宗指藏主
姚孝遂 肖丁。

又认为：曰同一字先王可以居于小示这一集合的廟主群，可以同时也居于大示这一集合的廟主
群，如大乙之例。（综述 46 页）这意见就使我们感到困惑了。

先王只能或居于曰大示，或居于曰小示，而不可同时曰大示，又居于曰
小示。

仅仅有这种可能：某一时王，由于某种原因，将某一通常居于曰小示的先王，以之归居
于曰大示之列。例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纯南 2442 以曰羌甲与武丁、小乙、祖丁、祖辛并
列，粹 11、小甲 与圉、乙、丙、丁、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并列。
不能居于曰大示。当然，并没有卜辞的直接材料证明，曰小甲和曰羌甲是旁系而不是直系，只能居于曰小示而
曰大乙在卜辞中一直居于曰大示，还没见到有任何材料将曰大乙归之于曰小示的

例子。

陈梦家先生可能是由于混同了大宗、小宗与大宗、小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曰以大乙为
首的小宗，可能包括了有旁系的小示或下示（综述 473）。卜辞的曰示与曰宗是有区别的，
陈先生明明知道，曰大宗、小宗都是宗廟，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至于他认为：曰大宗的廟主
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这也是可能的。但他同时又说：曰大乙当然是大宗中的大

示，这样一來，就只能証明陳先生還是把示与宗混同起來（參見綜述473）
可能的情况是：自上甲至示癸六世属于大宗，自大乙以下各世均在小宗，既有大小示，也
有大小宗。大宗、小宗与示、小示的概念无关。

完全不能由于在小宗祭祀大乙以下诸先王，就从而得出同一先王可以居于小示这一集
合的廟主群，可以同时也居于大示这一集合的廟主群，这一错误的結论。

（12）己亥貞，卯于大其十宰，下示五宰，小示三宰。
（13）庚子貞，伐卯于大示五宰，下示三宰。
此兩段刻辞节录自1115。其中第13辞“卯于大其十宰”，“大”下缺一“示”字，“大示”
“下示”与“小示”同見于一辞，为前所未見。此可以糾正过去之誤解。过去一般均认为卜辞
“大示”与“小示”相对；“上示”与“下示”相对。“大示”即“上示”，“小示”即“下
示”（參見綜述401頁）。

示。这些都是在指自“上甲”至“示癸”的六大示。“下示”在此指“大乙”至“仲丁”六
示。这些都是直系。“小示”则是指除此之外的诸旁系先王。下列卜辞可証明这一点：

綜述11786：‘庚寅貞，以伐自囙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小示一羌一牛’
錄255：‘大示三宰，六示二宰，小（示）宰’
上甲六示加上大乙六示，亦可称之为“自囙十示又二”。（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二五—二
六頁）

何琳儀

古文文字以往未發現“主”字。自中山王器出土后，一些學者識出大鼎、方壺、角和圓壺

“主”都是“主”字。其根據是三件石經“主”字作“主”形。由此而推斷侯馬盟書“主”、楚

簡“主”等形也是“主”字。這些字与“宗”字相似，而實有別，以中山王器“主”、侯馬盟

書“主”等“主”字与“宗”字之比照即可知。

上揭諸“主”字，其本身就是說文“室”、宗廟室祐的“室”字。“主”字初文應作“主”
形，其上加短橫或圓点乃裝飾筆画，並非“主”声。西周銅器幾父壺銘“主”正是“主”字，
而殷商金文戊戌鼎銘“主”與“主”也很吻合。如果再下聯秦漢文字“主”作“主”
（雲夢二三·一七），“主”（帛書老子甲三五三）等形，其形体演變的關係就十分明晰。

如果再參照甲骨文“示”上“示”、示癸、史記本紀作“主”、主癸、可見“主”
“示”實乃一字之分化（舌音双声）。以戰國文字衡量，司馬遷的讀法並不錯。戰國文字“室”

字的发现，使人们对“主”字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L（战国文字通论二九一页）

朱鳳瀚

「綜上述，本文所說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 大示並非所有的直系先王。

(二) 大示只包括六個直系先王，即「自上甲六大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

庚。

(三) 中丁以後的直系先王屬下示，小示是指旁系先王（或可能包括報乙至示癸五示）。「殷墟卜辭中的大示及其相關問題」，古文研究十六輯四五頁。

晁福林

「大示」多被視為「直系」先王的集合稱謂，如陳夢家先生說：「大示自上甲起，終於父王，與直系同。」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首先，一般所理解的直系是有直接血統關係的系屬。按照這種理解，從帝辛上溯至大乙，共有直系先王十六人，上溯至上甲則有二十二二人，然而，卜辭所載大示，最多者僅稱「大示」，從數量上看與直系先王甚懸殊，而不是「直系」同。其實，殷代並沒有直系與旁系的嚴格區別，陳夢家先生曾經提出三條判斷是否直系的标准，但均難成立。他提出的第一條是「在帝乙帝辛的周祭卜辭中凡直系的配偶皆入祀典」。之所以限定「帝乙帝辛」的周祭卜辭，是因為祖甲時的周祭卜辭里有「先王配偶」進入祀典的記載（合集二二三二四），而按陳先生的标准，「先王」屬旁系，而非直系。陳先生的這個限定首先就為判定标准是否有普遍意義添了疑問。卜辭材料表明，先王配偶若能進入祀典，並不因為該先王為「直系」，而在于此配偶有子為王。鄭慧生同志說：「凡入祀配偶，均系登位先王的生母。」這是很正確的說法。陳先生所指出的「直系」先王配偶有子為王者可入祀典，但並非「直系」的配偶皆入祀典。第二條标准是「在某些選祭卜辭中，一世一王，只有直系入選」。然而，有些先王，按照陳先生的划分並不屬於直系，也可被合祭，如小甲（合集三二三一四）、先甲（合集二二六、二二九一一）、河曹甲（合集二二四二一）、南庚（合集二七二〇七）、盤庚和小辛（屯南七三八）等。陳先生雖然以「某些選祭卜辭」加以限制，但實際上模稜兩可，所以是很難成立的。第三條是「在文獻上（據殷本紀），凡某王之子繼為王者，此王為直系」。按「依殷本紀，河曹甲子為祖乙，沃甲子為南庚，但按照陳說，河曹甲和沃甲却均屬旁系。這也說明其判斷标准并不可信。總而言之，在殷商史的研究中不应当把殷人所沒有的「直系」與「旁系」的概念強加給他們。更不必把這概念引入「大示」和「小示」問題的探討。

第二，「大示」在卜辭中和若干系并列的情況說明它不可能指从上甲到父王的所有「直系」。

先王。卜辞中有这样一例：

大示三宰，六示二宰，小一示一宰。（合集一四八九八）

这是一期卜辞，其中曰大示和曰小示并列。如果曰大示指所有曰直系先王，那么，这条卜辞里的曰小示的范围将无法确定。曰小示在曰大示和曰小示之间，按照旧的理解，则其归属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另外，如果这条卜辞里的曰大示指所有先王，那么，曰小示的范围也将无法确定。过去以为卜辞中的若干示皆指直系先王，后来李学勤先生发现载有曰二十示（合集三四一二〇——三四一二二）的卜辞与出于早期地层集合第一期卜辞附录的甲组的屯南四五一片为同时同地所卜，所以，载有曰二十示的几片甲骨肯定不是武丁时代的東西。由此看来，曰二十示就不全是上甲至武丁的曰直系先王，因为其数量不足二十，而应当是上甲之后以继位先后为序的二十位先王。总之，曰大示、曰小示和若干示一样，都不应当是从上甲开始的所有先王的世系排列，而只可能是部分先王的组合。

另外，曰大示曾和曰多后并列于一辞，谓曰大示至于多后（合集一四八五一）。关于曰后，文献和卜辞均无记载。尚书盘庚云曰古我先后，曰我先神后，曰高后，诗曰商颂云曰商之先后，卜辞云曰后祖丁、曰后祖乙。所以，曰多后即多位先王。若曰大示指所有直系先王，那么若谓曰大示至于多后则不词矣。在卜辞中除了曰多后之外，和曰大示并列于一辞的还有曰父丁（屯南一一〇四）、曰下乙（乙编六二九一）等，个别指康丁和祖乙。康丁、祖乙皆陈梦家先生所断定的曰直系先王，他们与曰大示并列，可见曰大示不是曰直系先王的集合称谓。

分析卜辞中的相关材料，可以说曰大示只能是一部分先王的集合称谓。曰大示在卜辞中的特点是，其一，数量最多者只有曰大示；其二，和其它集合称谓，如小示、若干示等，在卜辞中并列时，曰大示总排列在前，可见其时代应当是比较早的；其三，对于曰大示的祭品丰盛，远过于小示、若干示等。根据这些特点，我以为曰大示的范围一般包括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五位冠以曰大示字的先王，若包括上甲在内，便称为曰大示。请看以下三例：

庚午贞，今来……御自上甲至于大示。（屯南一一〇四）

乙酉贞，禽以牛其一用，自上甲五宰……，大示五宰。（屯南九）

甲午贞，大御自上甲六示，燎六小宰，卯九牛。（屯南一一三八）

这三例都是四期卜辞。所谓曰自上甲至于大示、曰上甲五宰、大示五宰、显然将上甲与

（屯南六三）等，应指大乙至大戊五位冠以“大”字之先王而言。曹锦炎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曰大示专指某一固定庙主群，甚有创见。自上甲至示癸恰有六位先王，与习见的“大”示数量相同，能否说曰大示即指自上甲至示癸六位先王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卜辞里上甲和大示分述，以及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的祭祀规格远较“大乙至大戊”等先王为低的情况看，很受殷人尊崇的曰大示似不当指上甲至示癸六位先王。……

卜辞里面与曰大示相同的称谓有曰元示，请看以下两例：
甲子卜争贞，来乙亥告禽其西于元示。（合集一四八二九）
……于元示。五月。（合集一四八三〇）

曰元示的最大数量是六，并且卜辞里有曰自上甲元示（合集二五〇二五）的记载，所以说元示和大示相同，很可能是大示的别称。

无独有偶，与大示相同的卜辞中的称谓还有曰上示，如谓“禽见百牛……”，用自上示（合集一〇二）“酒祭于曰上示”（合集一四八六六）等。卜辞中的曰上示，过去多被误为“二示”。甲骨文曰二、曰上、曰下这三个字容易混淆，但若仔细审视，仍能将其区别。契刻者一般将“二”字刻得两笔长度一样；将“上”字刻得上一笔稍短；将“下”字刻得下一笔稍短。卜辞里面，上示从来不和“大示”元示并列于一辞。从上引合集一〇二片可以看到，上示享用曰百牛之丰盛祭品，其数量之多只有大示与之相当。因此，上示也和元示一样是大示的别称。

为什么大示、元示、上示三者一致？为什么这一群先王会有不同的称谓呢？我以为其主要原因在甲骨文的“大”、“元”、“上”三个字具有含义上的一致性。曰“大”字在早期卜辞里的写法是甲骨文的“上”字与习见的作“面”人形形的“大”字的组合，或释为“天”字，其实是“大”字之异，后世才变为“天”字，所以卜辞中的“大”字，史记殷本纪、世本等作“天”字。甲骨文里的“元”字，是由作为侧面人形的“人”字与“上”字的组合而形成。从造字方法看，甲骨文里的“大”字与“元”字实出一途，其区别仅在于一为正面人形，一为侧面人形，然而它们都冠以甲骨文的“上”字，其用意盖指上古之人。

古代文献中，曰“元”和曰“大”意义相涵。诗经六月：曰“元戎十乘”。吕氏春秋：曰“元，大也”。易经坤：曰“黄裳元吉”。正义：曰“元，大也”。尚书酒诰：曰“肇我民，惟元祀”。疏引顾氏之说：曰“元，大也”。其它如元龟指大龟、元德指大德等，文献习见，兹不备举。另外，曰“大”与曰“太”在古代文献中每混用无别，如表示始祖之义的曰“太”即多由曰“大”变成。古公亶父被周人尊为曰“大王”，诗经閟宫云“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即此。这里的“大王”，史记周本纪索隐引为“太王”。其它如“太祖即大祖”，太庙即大庙等，均其例。总之，古代文献中的“元”

与日大(大)相通的情况跟卜辞的日元示与日大示相通的情况是一致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日元示、日大示的含义颇有启发。

说文训元为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诂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日元、日大(大)有初始之义，其根源当在于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都冠以日上。日上字有初、始之义，如商君书开塞：日上世来，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而尊官。这里的上世、中世和下世均指时代早晚。除此之外，古代文献中的上古、中古、下古，上旬、中旬、下旬，上伏、中伏、下伏等，当如是观。另外，每月上旬的丁日称为日上丁(礼记月令)，上旬的辛日称为日上辛(梁传哀公元年)，也都表明日上有初、始之义。

既然元、大、上三个字的古义一致，那么，卜辞的元示、上示、大示的音义也应该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示最初的祖先神。卜辞中的上甲之所以冠以日上，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先王。卜辞中的日大乙、又称为日上乙(甲编三五九八)，是因为他是殷王朝的开国之君，上甲之所以能够和日大乙等并列，纳于日上大示之列，其原因也正在于日上字和日元、日大乙古义的一致性。卜辞里的日大乙等五位冠以日上字的是王，往，有冠以日中者若日小乙的先王与之相对，如：

大丁——中丁——小丁

大乙——中宗祖乙——小乙

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殷王世系里，凡称日大者均排列在前，称日中者排在中间，称日小者者必定排列在后，其次序从不错乱。依此类推，我们可以说，卜辞里的日大示、元示、上示即殷王世系里的初期之日示。

日中示是被研究者忽略了一个称谓，原因在于甲骨文中一类比较少见的日中字未被释出。为了弄清日中示的相关问题，我们应该先来讨论一下这类比较少见的日中字。

一般所说的甲骨文日中字为上下有游的旗帜之形。古代有竖立旗帜以召集民众之俗，卜辞中就有日立中(合集三三〇四九)以召集军旅的记载。周礼大司徒：日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日郑注：日旗，画熊虎者也，征众，刻日树旗，期于旗下。这类常见的日中字从地域中央取义，是在左、中、右之中，也是东、西、南、北、中之中。这类日中字之音、形、义叠经专家疏证，殆无可疑。我们所说的另一类日中字与此不同，它不作旗帜形，也不表示中央之义。它由上下两长横划与中间的一短横划组成，颇类于一、二、三的三字。这个字过去被释为日气，疑未是。甲骨文日气字源于表示气体飘逸的偏旁，与日三并无关系。甲骨文中日三字的造字方法与作为指事字典型的日上、日下相同。……上、下两字的初义是，短横划在长横划之上者为日上，在其下者为日下。甲骨文日三字的短横划在两长横划之

中，表示上下之间，指明此即中也，所以曰三应即上、中、下之中。卜辞表示正午时分的中，合集二九七八九，又作日三（中），屯南二一六，均可以证曰三为中字异构。这类比较少见的中字，由于和表示数字的三字极易混淆，所以在殷周之际逐渐被废弃。

卜辞里面曰中示的均作日三。它从上、中、下取义，表示时代的先后，而不是象甲骨文习见的中字那样表示中央地域。曰中示之称与殷人以元、大、上等置于示字之前的用意是一致的，不过是一指初期、一指中期而已。请看以下几例：

……卯贞，其大御王自上甲血，用白骍九，中示……牛。在祖乙宗卜。
……其大御王自上甲血，用白骍九，中示……牛。在大乙宗卜。（屯南二七〇七）
丁未贞，其大御王自上甲血，用白骍九，中示……牛。在父丁宗卜。（合集三二三三〇）

上引都是四期卜辞。例中的日三（中）示，多被误为下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屯南所截示字的字形为例进行探讨。屯南共有示字七三例，作日三形（上横略短于下横）者一五例；作日三形（上横略长于下横）者二〇例；作日三形（上横略短于下横）者一五例；作日三形（上横略长于下横）者二〇例。没有一例示字作日三形（上横略短于下横）者。上引几例卜辞里的日三（中）示，若释为下示，那么，其示字的上横划要明显的长于下横，显然与示字的字形通例不合。因此，可以断定，这几例里是日三（中）示，而不是下示。

在卜辞里，曰中示曾和曰大示、曰小示并列。如：

庚子贞，伐卯于大示五牢，中示三牢。
乙亥贞，卯于大示一其十牢，中示一其五牢，小示三牢。（屯南一一一五）

这也是四期卜辞。辞中的第二例曰中字，疑契刻者漏刻下横划，因其下部有较大空隙，也可能是土锈未剔净所致。曰中示排在曰大示之后，曰小示之前，可能是说明其时代较大示为晚，较小示为早，而处于大示、小示之间。

曰中示之称仅见于三、四期卜辞，说明它是殷代中期以后才产生的一个集合称谓。殷代前期仅有大示和小示，后来，世系逐渐增多，才在大、小示中间划分出中示。大示、元示、上示是殷人心目里时代较早的有重大影响的祖先神的集合称谓；中示则是时代居中的祖先神的集合称谓。自中丁起的几代殷王常与中示结缘，如中宗祖乙、中宗祖丁等，这和中示概念的出现若合符节，反映了殷代庙制的发展变化。

卜辞里的曰小示、曰下示，常排列在其它集合称谓之后。请看以下三例：
庚寅贞，……伐自上甲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小示一羌一牛。（合集三二〇）

辛巳卜大贞，……自上甲无示三牛，下示二牛。十三月。（合集二五〇二五）
乙未贞，其祈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屯南四三三一）

上引中间一例是二期卜辞，其余两例是四期卜辞。中间一例的下示，旧多误为二示。该辞与合集一五九片的肉示、字示、文例均相一致，可能是成套卜辞。细审两片字示，特别是合集一五九片的下示字，其上横划确比下横为长，释其为下示字应属可修。上引几例的排列情况表明，小示、下示是晚近时代先后出现的集合称谓。甲骨文曰小示有晚、近之义，就曰大示字之有始、初之义然。例如，卜辞表示时间的曰大采曰指早晨，曰小采曰则指傍晚。卜辞里的曰小臣并非不是微贱之臣，而是指近侍之臣。同样，曰下示字也有晚、近之义。诗经下武云：曰下武维周，世有哲王。曰下示曰下犹后也。曰卜辞以曰小采曰指傍晚，古文献则以曰下是曰（春秋经室公十五年）、曰下稷曰（春秋经定公十五年）为傍晚之称。由此可见，曰下示与曰小示在有些情况下其意义是一致的。卜辞里的曰下示曰、曰小示曰应当是晚近出现的集合称谓，它和曰大示曰、曰上示曰等的区别不在于地位尊卑，而在于时代早晚。

卜辞里还有曰柎示曰之称。甲骨文柎字，或释为柎，似不妥。甲骨文从柎之字皆以旗帜之形为偏旁，而甲骨文柎却无此偏旁，所以，尽管柎字可以转注为柎，但不如通释为柎来得简捷妥当。柎示在卜辞里排列在若干示之后，晚仅见如下的一例：

庚申卜，……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宰，柎示一牛。（合集二二一五九）

这是一条年组卜辞。说文：曰柎，落也。曰段注：曰落点为篱落，缠结字。曰柎本指篱落，和墙垣相比，篱落不仅低矮，而且须缠束系连，所以，柎当含有低、连之义。卜辞曰柎示曰可能指系连于大示、中示的晚、近之示。我们暂定它和小示、下示相同。……（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九年三期一五八——一六三页）

张亚初 「示」（续类四一八页） （金文编八五四页） 在商代卜辞中，示与主

二字是经常通用的，例如宗字本作「示」（宝）（新二一八九），示壬也作「示」（主）（主）（字一·一二二），在文献记载中，示壬、示癸或称主壬、主癸。虽然通用，示与主这两个字还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但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古文字的工具书，一般都把主字收入示字内。这就会给人一个错觉，好象在商代压根儿就没有主这个字。这对于我们弄清主字发展演变情况，无疑是

不利的。一般讲，示与主字的区别，在于主字下部多一横。但在卜辞中也保存了较早的肥笔型的示字。例如上面所举主壬之示，就是如此。除了这种写法以外，主字还可写作「示」。甲骨文曰又

袪

王襄「古祐字，从示从夕，夕古右字省口，反文。」（《簠室殷契類纂》第一頁）

饒宗頤「甲申卜，中貞：由卜祝雨，九月。」（《京津》三二一五）按「祝雨」亦見《釋編》八一四，或言「祝中母豕」。祝姚庚豕。《（《屯乙》八八一四）知「祝」與「佑」同。故「祝雨」即「出雨」也。他辭言「我我雨」（《簠室》天二六）亦佑助之義。《（《通考》五七七頁）

孫海波「祔，涼津三一三〇。疑祐字。」（《甲骨文編》三九頁）

白玉崢釋紫，參《卜字彙》下。

按：字从「示」从「左」，釋「祐」非是。在卜辭為祭名。

𠄎

𠄎

𠄎

𠄎

丁驥「帝辛辭有「上下𠄎示」等字，𠄎亦寫作𠄎。此殆亦「得」字也。尹一萍曰釋得」未及此文。」

其受又「而作」上下示，蓋云得自上下祖先保佑，不蒙災禍也。《一及武丁時》下上弗若不我十期七六頁）

李孝定「从示从貝，示，說文所無。楊樹達曰：「卜辭祭或从肉或从血，此从貝，當亦是祭字。」《禮記》中篇云：「具乃貝玉。」蓋古人以玉事神，亦以貝事神也。見《說文》十六葉下。按字象以貝事神，楊說其意是也。然謂即祭字，則有未安。楊氏曾言：「釋字終當據形。」貝之與肉，于形固相遠也。」（《集釋》九四五）

按：乙辛卜辭每見「自上下𠄎示余受冬」，「𠄎示」亦作「𠄎示」，釋「得」，「祭」均非是。

只能存疑。

叔

示

柰

寨

出叙

袂

木又

✱

羅振玉「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燠火，其木以荆。此字似有卜問之誼。許書有𣎵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𣎵。』从又持柰。『柰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譌。』𣎵即許書之𣎵。然此字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𣎵與？」（殷釋中十八葉下）

王國維

「穀，从又持木于示前，亦祭之名。」

(戩考十二葉下)

也，神禍有事無物安能持之。許書無穀，羅叔言謂出乃木之譌。契文之穀象持木于示前，為數之本字，木為出，了無可疑。卒、叔、叔皆其面体，后世之杯琖或其遺制。樂父已作𣎵，象持束木于示前之形，与契文同。尚書大禹謨：「枚卜功臣，」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南蒯枚筮之，」又哀公十七年傳：「王与葉公枚卜，」書傳所用之枚皆穀之省，即𣎵字，寫定今來也。上（古文流變臆說四七一——四八頁）

吳其昌

欵者，羅振玉曰：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燎火，其木以荆，此字

似有卜問誼。

許書有「**𦵏**」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𦵏**，从又，持**崇**。」**崇**非可持之物，「出」

殆。木之譌？「穀」即許書之「穀」。然此字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穀」歟？
 二。一八。按羅說良是。先師王先生又為之証成其說曰：「說文又部，「穀」，从又持祟

崇亦声。读若贅。
按：古从「崇」之字，亦或从「素」。如「隸」，篆文作「隸」，古文作「隸」。

款。或作「款」。或作「款」。或作「款」。或作「款」。亦一字也。
璣石經考頁三四其語尤允。今更藉

王羅之說而究其余緒，說文心部云：

𦉰，謹也。从心，𦉰聲；讀若羣。

此即歎字而增心者；歎為卜祭，卜祭宜必以謹將事也。桂馥改謹為懂，非。

又方言卷十云：……繇，……占，……視也，或謂之占，或謂之繇，繇，中夏語也。此即

此疏。但在卜辭中，則曰𦵏（𦵏）亦為一專詞；本片（《前》一·三六·三）以外，他辭又云：曰丁亥卜，出貞，來𦵏，王其𦵏（𦵏）；（《續》二·九·八），又《續》三·三六·三（三重出）又云：曰：出貞，來𦵏，王其𦵏（𦵏）；（《燕二九》）可以證其為習見之成文矣。L（《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六五頁）

葉玉森「羅氏考釋」中第十八葉一列此字于𦵏下，殆謂𦵏省文也。按此字有作𦵏（藏）者，疑竝為𦵏之變體。其以𦵏者，即許書𦵏之所謂𦵏歟？（前釋一卷一一二葉）

陳邦懷「𦵏即崇之古文，說文解字隸從崇，崇聲，篆文作𦵏，段注云：曰此曰篆文，則上古文也。」段說極是，又欠部𦵏意有所欲也，从欠，𦵏省。𦵏或作𦵏，許君曰：𦵏或从崇，𦵏許君所謂𦵏體𦵏，蓋即古文𦵏也。以此例之，知卜辭𦵏字實為𦵏之古文，殆無可疑。羅參事疑出乃木之誤，偶未照耳。L（小箋十一葉）

董作賓「祖甲帝乙帝辛時祭祀皆有𦵏」之一種，而不見𦵏字。莫在一期作米，四期作米，米象燎木之形，𦵏當即莫之新字，从又持木於神示前，仍為莫祭之義。此𦵏祭必與他種祀典相伴舉行，如上節𦵏與𦵏並祭，即其一例。其與𦵏翌相伴者，例如：丙午卜，貞：王賓𦵏丙，多亡尤？在正月。𦵏丙午卜，行貞：王賓𦵏。亡尤？（《前》一·五八·一）癸酉卜，行貞：王賓中丁，癸亥翌日。亡尤？在三月。𦵏癸酉卜，行貞：王賓𦵏。亡尤？（《前》一·五八·一）因三月。𦵏（《陰六》）由此知𦵏祭每與五種祀典相伴，且祖妣皆有此祭也。L（《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十三葉上）

于省吾「說文：𦵏，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𦵏，从又持崇，崇亦聲，讀若贊。」卜辭𦵏字習見。《金文》我彝作𦵏，从束與从木同。說文从出乃木之誤。承培元《廣說文》答問疏證云：「𦵏即冬賽報祠之賽。冬賽報祠謂祈豐穰，向木旱也。周禮鄭宗人注，漢書郊祀志，惠就篇，皆借塞為之。按承說是也。說文：𦵏，塞也。从𦵏，𦵏聲，讀若寔書曰：𦵏三苗。𦵏，是𦵏塞雙聲。𦵏从𦵏聲，故𦵏亦通塞。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索隱：賽，謂報神福也。然則卜辭言𦵏，猶經傳言賽或塞。惟祭之時不限於冬季耳。L（《駢枝四三葉上釋𦵏》）

于省吾「《前》八·五·六：曰己卯卜，我貞，（《前》十月又史。L八·六·三：曰癸子

卜于以月又昌。按以字从梁以示，舊不識。梁古拔字，象兩手拔木之形。古文四聲韻入聲十五點引古老子以拔字作梁，是其證。梁當即被之初文。被、拔並諧發聲。被从示友聲，與梁从示梁聲一也。說文以被除惡祭也。梁傳以被之為言拂也。周禮以女巫以掌歲時被除釁浴，鄭注：以歲時被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以然則契文稱以梁月有史以，謂被祭之月有事，猶他辭言以今東（臘）月又史以矣。其言于以梁月又昌，昌乃敗之古文，言于被月有災敗也。夏正三月，當於殷之四月。公侯以二七七。三〇一，有梁字，公粹以一五六一有梁字，均从梁作，未能輒識。契文奏字作梁，亦作梁。梁字作梁，與我彝以叙作梁可證。蓋契文偏旁之从以，每有前後上下無別者，然亦有迴不相混者，如留與異，攸字作攸，伊字作伊，敏字作敏，婁字从妻作婁，此亦研究古文字不可不辨。要之，梁為被之初文，从示梁聲，與从示友聲一也。商人名四月為梁月，亦猶歲終有臘祭，因而名十二月為梁月矣。因其稱梁月，而知後世被除之祭，殷代固已行之矣。以（《駢雅》十四至十五頁《釋梁》）

孫海波文編五卷六葉下金祥恆續文編五卷十葉上並收此作粵。

孫海波以叙，甲六六。叙，卜辭从示。以（《甲骨文編》一二一頁）

饒宗頤「以」已卯卜，我貞：以月又事。以（《前編》八·五·六）按《前編》八·六三：「以癸巳卜：我貞：以月，又昌。」以亦有以字。于氏釋以示月為被月。《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釁浴。鄭注：以歲時被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以詳《續漢書禮儀志》。梁月謂被除之月。或釋以梁月為以來七月以三字，非是。以（《通考》七〇九頁）

饒宗頤「按叙為被字，言被除求福也。卜辭慣例，每系于祭名之下，茲分言或合言。其他以叙配歲書，如綴合編二七丁卯賓祖丁辭：以叙配歲者，如續存上一四九七乙卯賓祖乙辭：以（《通考》一〇五〇頁）

白玉峰「以」字自羅振玉、王國維二氏釋叙以來，諸家之釋此字者，率皆从之而无他說；釋叙之說，似成定論，殆勿庸置疑者也。……至蔣堂先生作殷歷譜，始破其據，而釋之曰：「祖甲、帝乙、帝辛時，祭祀皆有「叙」之一種，而不見「以」字；「以」字，實字，

在一期作米，四期作米。米，象燎木之形。穀，当即賁之新字：从右持木于示前，仍为賁祭之意。《殷虚书契》上三·十三（至夫子一平一萍）作米字之考释时，始肯定其为后世之柴或柴字，而释之曰：曰米，米，以字形考之，殆即柴与柴之初文。契文米形加○者，正象散材之需要束缚。然则，繫束散材小木，置于示前而燔烧之，正米字所取象；其为柴与柴之初文，可无疑也。其后加此声，省示作柴，省木作柴，遂衍分为二。然则，柴与柴无所别也。《释文》原刊《中国文字十二册》就分期分派之研究言：賁祭，盖为旧派之祀典；米，或米祭，实乃新派之祀典也。米与米之释柴或柴，乃无可移易之说也。说文解字：曰柴，烧柴賁祭天也；从示此声。《从段氏注》，段氏注曰：曰火部曰：賁祭祭天也，此曰：柴，賁祭天也，是为一字一义，后世因其字形歧异，遂误衍为二。然而段氏未治古文大家之学，故有转注之说也。又柴与賁之祭，见于卜辞者，固不仅为天地山川之祭，而先祖之祀，亦有柴、賁之礼也。于此，吴其昌氏于其书契解詁中，已言之矣。

考卜辞中，米字之书法，最为繁複，且散见于新派各期之卜辞，整理排比，颇为不易；其字之书法，亦因时间因素，兹分列于后：

1. 见于第二期祖甲之世者，有如下之七形：

米：铁三五·二
米：甲四八
米：外二五四
米：后下二一·一三
米：林一·一八·一五
米：甲二四〇。按：甲编考释谓：为日左示之合文（甲考十八）；非是，当为柴字之异构。

2. 见于第三期者，有如下之七形：

米：乙五二六八
米：乙八八〇一
米：乙八七七六
米：乙八八一五
米：佚一四〇。于省吾氏释穀（骈）
米：一·四六页。非是，当为柴字之异构。

3. 见于第四期武乙之世者，有如下之四形：

米：甲五五三。按：此及下二文，商承祚氏释示（佚释十四），王襄氏释祐（簠释帝二三五），王国维氏释叔（戠释一三·九），或释祭（粹释三八一版），均非。
米：甲考释为曰祭名（八六十六页），是也；然字当为柴或柴之异构。
米：甲五〇九
米：甲四二六
米：遼珠四四。按：字从来从示从又，柴之异构。

4. 见于第五期者，有如下之四形：

𣎵：前一·一八·三 𣎵：前一·五·八 𣎵：前一·八·二

𣎵：前一·八·一

右录诸柴字或柴字，其结体之繁，变化之播乱，可谓穷其能事矣；然就四者观之：第五期之书法，最为简明整一；其余诸期，颇为零杂，且近似任意之者。

𣎵类字之结体，虽亦繁杂，然其时间因素，却较𣎵类字为明显。兹分列于左：

5. 见于第二期祖甲时者，约有如下之六形：

𣎵：林一·一八·五 𣎵：续二·四七二 𣎵：前一·三六·三 罗振玉氏释

𣎵：非是。 𣎵：前一·三五·六 𣎵：前一·三六·三 𣎵：续二·九·八

6. 见于第三期康辛时者，约有如下二形：

𣎵：京四·〇六·三 𣎵：续二·六六·一

7. 见于第三期康丁时者，约有如下之四形：

𣎵：前八·六·三 按：予省吾氏释拔，谓为𣎵祭名𣎵（前二·十四页）。谓为祭

名，则是；释拔，则非。当为柴、或柴字之异构。

𣎵：甲二七·七·四 𣎵：南四·六·五 𣎵：乙二〇〇·一

8. 见于第四期武乙时之书法，约有如下之七形；其特点虽比较明显，然综观其结体，要皆

渊於祖甲时之𣎵字也。

𣎵：续四〇·二。按：商承祚氏释束（类纂），非是。甲编考释谓为𣎵祭名𣎵，是也；

谓为𣎵束束之祭𣎵，则非也。盖当为柴之异构；而其渊，则自祖甲时之𣎵字

也。 𣎵：南四二·八 𣎵：续一·二一·二 𣎵：续一·三三·四

又或释束，谓为𣎵祭名，字又作𣎵及𣎵，当隶定为𣎵及𣎵，殆与𣎵为一字。

（甲考七二四页）非是，惟谓为祭名则是也。当为柴或柴之异构。

𣎵：后上七·一二。按：商承祚氏释𣎵（类纂），予省吾氏释为𣎵之异构（见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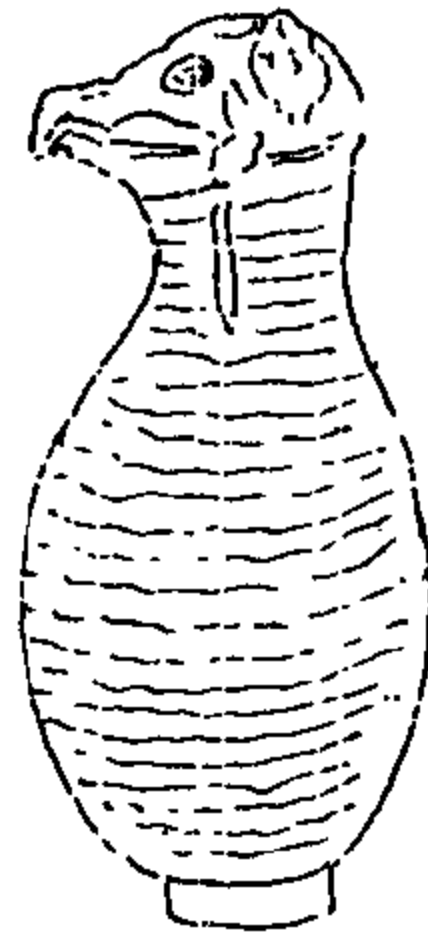
十四），均非；当为柴或柴之异构。

𣎵：林一·一〇·九

右共录文四十一，为祖甲、康辛、康丁、武乙、帝乙、帝辛六王之世，柴或柴字之结体，

诚可谓洋洋大观矣。L（契文举倒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八—三七八八

之習慣律，如衣、食、之例例之，則此尊字，亦早由祀器之名，轉而為用此祀器之祭名矣。所以知為象尊之屬之有流者，按殷周祀服御器中，頗多有流。匪、爵、角、兕觥，之必有流，元說矣。鼎亦有流，如莫或白父簋，北平孫壯漢雪翁藏器部伯鼎，莫或白父簋，楚王禽鼎，最近其出土，安徽固始藏，等是也。盤亦有流，如十三魚盤，等是也。尊亦有流者，則如齊作兄日，彝亦有流，如王田父，彝西清錄，一四三四，等是也。尊之有流者，則如齊作兄日，其狀如圖丙。聚此甲乙丙三狀于一隅而比勘焉，則此尊字所象之形，所賦之義，可以不煩一語而曲喻矣。齊作兄日，彝，既云，齊作兄日，壬寅，莫或白父，由，兄日，壬寅，之文，知其器之確為殷物矣。且



甲



乙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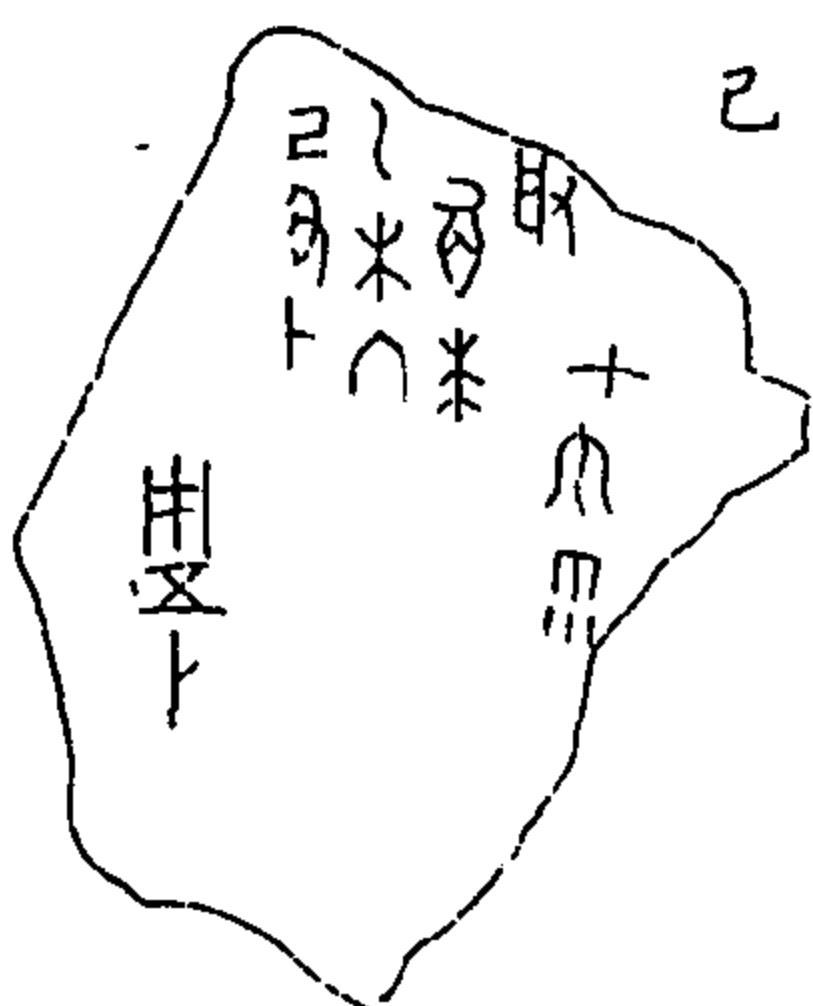


丁



本片

此尊字在卜辭中，不第一見，此片而為，又有一片云：……且，燕，七七三，圖丁或小，變其狀，如云己卯，三，口，初，至，甲，十，示，……漸，獲，一九五，背，戊，己丑，乙未，六，求，度，啟，漸，獲，三六四，圖乙，云己，三，云，六，己，度，殷，時，此，美，有，流，之，尊，必，甚，多，今，傳，者，惟，見，齊，彝，示。







所以知其由祀器之名，一轉而遂為用此祀器以祭之祭名者，按卜辭又一片云：……己巳，卜，兄，貞，其，告，血，室，其，一，二，九，一，等，日，戊，告，后，一，二，四，等，矣，不，以，祭，名，訓，之，不，許，也，正，以，尊，字，之，得，轉，而，為，祭，名，也，故，亦，得，增，以，示，旁，作，禮，備，四，二，三，二，他，辭，又，云：……丙

予：三（《庫方》一二四八）曰：「亥卜，喜貞：寧其禱。」（《庫方》一二五三）知禱即奠也。《郊特牲》鄭注：「奠，謂薦熟時也。」禮有朝夕奠，其言「夕禱」即夕奠，其言「寧禱」者，謂賓于禱而致奠。間或省之，但言寧禱，如右所列諸辭是也。L（《通考》一〇一六頁）

饒宗頤
「曰乙亥卜，享貞：鬯，其禋。」
（《公庫方》一·二五三）按此辭禋為動詞，蓋
用為奠字。《禮·郊特牲》：「曰罔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具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
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烝蕭合羶薌。」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乙乃迎牲，
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
（《公通考》一〇二五頁）
「右辭言曰鬯其禋，」即灌鬯之後乃薦熟以奠。」

屈萬里「酉字之异体甚多，常見者有酉、育、禰、福、禰、馮等形。羅振玉以為即后
世之福字（殷辭中一七頁）。叶玉森未定作禰、禰，謂即撫之古文。郭某釋禰（華粹一九九、
三二三等）。尋辭卜辭以釋禰之說為長。此處為名詞，蓋禰酒之器。吳其昌所謂「古禮器中有
流之尊壺」，（解詁三一）者是也。上（殷墟文字甲編考釋四三頁二六八片）

李孝定「按，福字卜辞作，若，器形，碩腹，長頌，无流，而此则有流。就字形言，二者应有別，惟有可疑者數事。(一)、釋裸，音讀若无佐証。(篆文裸为形声字，此则为象意字。)(二)、此文与福字在卜辞辞例中亦无大別。(三)、卜辞福字亦多从两手，惟所捧器形无流，而此则有流，亦仅小异。古象形文筆畫之間增損任意，然則此字釋裸，亦无确証，似以存疑为是。)(甲骨文字集释存疑四四五二页)

利海波 〔黄〕 甲三〇七二。卜辞用畱为福。重见畱下。
 戠 甲三二二。或从廿。
 戠 一九一。或不从示。L (甲骨文编六——七页)

孙海波 一 番，甲三〇七〇。卜辞畷用为福。
 番·存下七五七。地名。L（甲骨文编二五〇页）

虽異，始為一字之繁簡而已。
 其福与
 其祀
 夕祀
 例同。
 而其所以之
 習
 于
 形

……佚存八六九片之夕禮，殆由歸之商省而來。如小屯甲編二三九一与二四〇九片：
貞：夕歸，其晝雨？
……是氏（其昌）以爲晝爲禮器中有流之尊壺，其說甚是，余疑或爲元柱之尊爵之屬。
如盤室殷契徵文第十二文字之六四片：

貞：夕歸。

其晝，腹下有款足二，犹甲骨文奠（畢）……必爲盛酒之器無疑。……因晝之省簡或作夕，或作𠂔。……甲骨文𠂔之𠂔，乃奠字。……詩大雅行葦日洗爵奠𠂔。……儀禮莫爵（特牲禮）莫解（士禮、特牲禮）莫豆（既夕禮）等皆其証也。……第五期帝乙帝辛卜辭作𠂔或𠂔，如：

戊戌王𠂔田𠂔文武𠂔，𠂔王來征人方。

甲編三九四〇

丙午卜，貞：文𠂔丁𠂔，丁其字。

前編一·一八·一

居万里先生甲編考釋：「𠂔與𠂔同」。……（釋）𠂔 中國文字第六卷二六二〇頁至二六二九頁

白玉嶂

「𠂔字之构形，至爲繁復，且甚乏時間目素，惟第五期時，似將定於一尊。茲將各期构形差異，略舉如左：

1. 第一期：

𠂔（佚五二四）𠂔（陳四七）𠂔（乙三四六八）𠂔（前四·二·八）𠂔（乙八一六）
𠂔（乙六九二七）

2. 第二期：

𠂔（金四六）𠂔（前四·三·三）𠂔（后下二七·六）𠂔（續一·五一·三）𠂔（明三五七）
𠂔（后下二五·四）

3. 第三期：

𠂔（佚三六九）𠂔（甲一五六二）𠂔（遺三六三）

4. 第四期：

𠂔（后下二二·一〇）𠂔（綴二·一七二）𠂔（佚六六六）𠂔（南明五五六）𠂔（拾三·一七）𠂔（前四·二三·三）𠂔（甲二六九一）𠂔（甲一八五〇）𠂔（通×六）

5. 第五期：

𠂔（明三〇八）𠂔（游二·九七一）（契文舉例校讀七中國文字第四十三册四七九三至四七九四頁）

考古所 「瀆与瀆可能是一字之異，祭名。」（小屯南地甲骨九二七頁）

姚孝遂 肖丁

672

(1) 曰：：：丑貞，父丁瀆沉于：：：曰
(2) 曰：：：十牛，其以自圍沉大：：：曰

「瀆」字常見之形體作瀆，字不可識，在此似為祭名。

明續 607 曰：其又戍于父甲瀆牢，与此用法同。但亦可以理解為「于父甲瀆」

明續 696 有「其昇齋于瀆」的記載。卜辭祖丁、父丁、父甲、父庚、兄庚等皆有「瀆」，其

具體涵義待攷。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五六頁）

周國正 「下面的卜辭是可以作超過一種以上的解釋的：

五裸，鼎出伐。 丙一二二（五）

或（1）五已經舉行了裸禮，他應該（繼續）進行鼎禮（？）和出祭伐牲。

或（2）五在舉行裸禮的時候，亦應該進行鼎禮（？）和出祭伐牲。

五裸，勿出伐。 丙一二二（六）

或（1）五已經舉行了裸禮，他不應該（繼續）進行出祭伐牲。

或（2）五在舉行裸禮的時候，不應該出祭伐牲。

在注釋1之中我們已經指出「裸」是不帶牛、羊、伐等祭牲的，因此「出伐」不可能是用來助

成裸禮的。而且上文又已經說明「出」和「裸」可以出現在平列（行）或對比的地位，因此這

兩條中的「裸」和「出」應該理解為在某一項祭祀活動（原文中未有寫出）中的兩項平行祭儀。

如果我們採取譯（1）的分析，那麼貞問進行之時裸禮已經舉行了，商人要去決定是否繼續

進行其他（鼎、出）的祭儀。禮記有一段記載顯示出裸禮在某些宗教儀式中是先于獻牲而舉行的：

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十三經注疏卷四九，頁五

曰玄酒以祭，薦其毛血。 同上卷二一，頁一六

（同段注疏中对祭儀的先后有詳細說明，可參看。）

如果我們採取譯（2）的分析，那就應該假定商人已經決定了舉行裸禮，貞問的目的在

于決定還要舉行什麼其他祭儀。禮記：

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 同上卷四九，頁七

可知裸禮甚為重要，如果商代的祭祀與禮記所載是類似的話，那就很可能是商人已經決定了舉

行裸礼，而再去贞测还要再举行什么其他祭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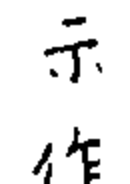
可惜由于甲骨文中时间语词极少，因此目前还难以决定两种分析孰是孰非。L（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美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论集初编二七八——二八〇页）

陈世辉 汤余惠 「屯南八六七

辛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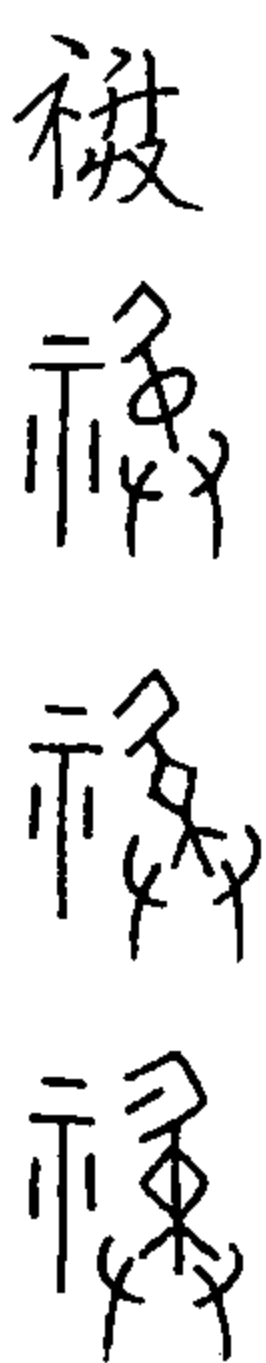
其告秋于甲，一牛？

壬午卜，其裸秋于甲，卯牛？


裸字作，象裸器形，有颈有流；卜辞或从示作，旧多以为福字，大误。裸，通灌，祭名。裸以郁鬯献神。礼记郊特牲：「灌用郁鬯。」疏：「灌，犹献也。」（古文字学概论一九一页）

周国正说再参字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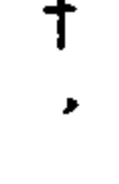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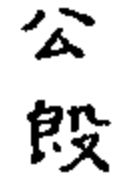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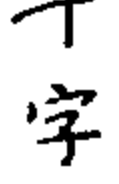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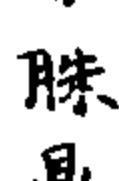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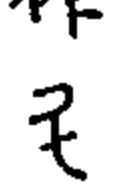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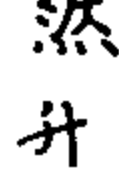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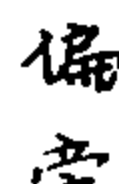

按：此字異體甚多，釋「福」不可據。郭沫若釋「裸」，其義近是，於形則難徵，只能存疑。



葉玉森

「按此為祭名……予疑為勺形，一即柄。古之勺柄或別有飾，故前三形作，从勺者乃木製之識，兩手奉勺于示前，殆即古文初字。L（《前釋》一卷四十一頁）

于省吾

「契文祿字習見……葉玉森釋初，不可據。祿字从，即古升字。金文升字，每相混。……然則祿字从升作與作無別也。勺形下从，即。因點之稍大者，不便契刻，故作虛匡。……升作，易。為一，即易點為橫，乃古文孳演之慣例。祿字隸定應作。以六書之義求之，祿从示發聲。茲从升聲。茲即拊字，从从手一也。《說文》曰拊上舉也。勺字象形，本為量器之升。茲為上舉之升。祿字从示，為祭時進品物之升，猶之亦作，毫之亦作矣（禮見《粹》五四四）。《友段》曰升于升文且考，以升斗之升為升進之升。經傳亦通，以升為升進之升，俗作昇、陞，茲字遂不見於后世之字書矣。《前》一·五·一：「王賓大甲王賓祿，亡尤。」《林》一·一九·十：「王賓祿，亡尤。」《前》一·五·一：「王賓大甲

子，秦公毀作子。但升斗二字在古文偏旁中往往互作无别。例如子朱子釜料字从斗作子，司料盆料字从斗作子，此乃祿字从斗与从子无别之证。祿字应束定作祿，祿从示故声，故从斗升声。祿字从示，为祭时进献品物之徵，此与甲骨文義亦作祿，亦作祿同例。甲骨文称：曰王室羞于甲，祿，亡尤。曰（燕二六三）曰王室小辛，祿，亡尤。曰（前一·一六·七）此例常见。至于甲骨文言曰王室祿者习见，不备引。仪礼士冠礼：曰若杀则特豚载合升。曰郑注：曰煮于饌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载。曰按此乃分别言之，通言之，则进献品物以祭，均可谓之升。典籍多训升为进为献。要之，殷礼以祿为进献品物之祭，与周制可互证。周代以升代祿，升行而祿废矣。L（释祿，甲骨文字释林三七至三八页）

徒之登，原来也是从手作。升，原从手作。升，意为奉物献祭，故而又从示作。升。登，献祭，故而字亦作。升。说文登字籀文作鼻，从肉，从手。曰登，即鼻之夕，收，另加意谓。足刺乖的部首。升，组合而成。从升，亦谓足趾，以示举足升登之意。由是升行而致废，登行而致废。L（升徒考，江汉考古一九八五年一期六八页）

丁山 参升字条

按：當從于先生說釋為祿，即說文之拊字，亦相當於典籍中升祭之升。

升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心 祿

按：字在卜辭當為祭名。

1127

𠄎

孫海波

「禮」，陳九一。疑視字異文：「（甲骨文編九五頁）

按：合集一〇一四八辭云：

孫海波疑為「祝」字之異文，似亦可能為「冊祝」二字之合文。

1128

𠄎

張亞初說參考宋字彙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29

𠄎

為祭名。

按：合集一九八四七辭云：「甲子卜大馬至祖乙」

1130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31

至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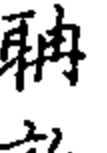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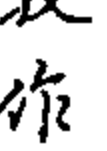



𠄎

考古所 「禁」地名。L (小屯南地甲骨八九五頁)

按：「屯七五一辭云：乙未卜，令以望人藝于禁」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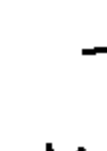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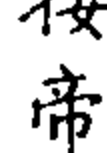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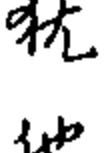

帝 禘

孫治让 「帝字皆作果。说文二部：曰帝，諦也，王天下之号。从二木声，古文作不与此彼略同。L (契文举例上十八页下)

王襄 「古帝字，吳憲齋先生云：許書帝古文作與鄴不之不同意，象華蒂之形。周憲齋作，聯敦作，數秋鐘作，皆之繁文，此作，象華蒂之形，為吳說增一左證。古與禘通。L (簠室殷契類纂第一葉)

孙海波 「果，前四·一七·五。卜辞用帝为禘，重見帝下。L (甲骨文編九頁)

孙海波 「不，撫續九一。疑帝字。癸巳卜，其不于巫。L (甲骨文編八五八頁)

严一萍 「按帝果与柴為一系，柴為東荻焚於示前，為交互植荻而焚，帝者以架插荻而祭天也。三者不同外，仅在積荻之方式与範圍。故辞言「帝一犬」，犹地辞之言「」一牛也。L (美国纽约森艺术馆藏甲骨卜辞考释 中国文字第六卷二五八四頁)

王辉 「在卜辞中，帝字的字形极其复杂，下面列其主要者：

- a₁ 果 (合一一五) a₂ 果 (丙八六) a₃ 果 (后上二六·一五) a₄ 果 (宁一·五一五)
- a₅ 果 (粹八一) a₆ 果 (粹一二)
- b₁ 果 (京四三四九) b₂ 果 (京四三四九) b₃ 果 (乙一六九)
- c₁ 果 (合二一一) c₂ 果 (掇二·一二六) c₃ 果 (京三三〇) c₄ 果 (前四·一七·七)
- c₅ 果 (京二二八七) c₆ 果 (外二一四)

ㄠ 帝 (粹一三一)

梯的十六种主要字形，我们分为 a b c d 四类。a 类由头上的一与中间的口和不三部分组成。a₁ a₂ 之二乃一之繁化，正如甲文不之或体作不，下之或体作下，金文正之或体作正一样。卜辞乘字作乘或乘，王国维曰：按此字象人乘木之形（《殷虚书契考释》卷二六页），乘字从大（大人形）从木，其所以之木正作不形或乘形。又如卜辞乐字作乐（《集》十·三），然从乐之字中画多不出头，如（《集》一前四·一三·七），（《集》一前二·八·一），（《集》一存二·七二五）皆如此，是证帝字所以之木为米之讹变。b 类上从一，中 b₁ 从木，b₂ b₃ 从木从一米。c 类上从一，下从束即束字，c₂ 之 0，c₃ 之 0，c₄ 之 0 并口之讹变，c₄ 从之 二乃口漏刻竖画，a₆ 果乃 a₅ 乘之讹变。至于 d，我们认为乃一特殊情形，粹一三一·一辞云：帝、巫二字皆有一口形，此或笔误所致。且全部卜辞中只此一个别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人说：象花蕊，这全是因为先有帝为花蕊的成见，因而才不管其余的全部卜辞帝字无口的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归纳以上四类，可见帝字主要由上面的一，中间的口（H—）及木三部分组成。我们认为中间的口一都是口的讹变。在古文字中，口每可写作一；而一与一口亦可通用；所以再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帝字看作是由头上的一和下部的米（或束）二部分所组成。……米祭是柴祭，束乃是束祭，也是柴祭的一种，所以从字形上观，帝必然是火祭的一种。

问题是帝字上部的一究竟代表什么？
一在甲文中可以代表各种意义，但在帝字顶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指示符号，代表天空。
……帝字从一从米（或束），米或束表示柴祭，一指明祭祀的对象为居于天空的自然神。
（殷人火祭说，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六九至二七六页）

鍾柏生 一曰帝，在卜辞中，至少有下三种用法及意义：

一、为名词，乃指上帝而言。卜辞云：

自今庚子至于甲辰，帝令雨？

至甲辰帝不其令雨？（丙三八一）（乙六九五—）

……重五鼓，上帝若？王……又？（甲一·一六四）

二、为名词，乃指先王而言，卜辞云：

□子卜，贞：王其又于文武帝祗其父日又蔑于来日丑令酒，王弗每？（续二）

七·一

三、为名词或动词，乃祭祀的一种。卜辞云：

于浮帝，乎知羌方于止，戈？（人二·一四二）

癸丑卜：帝南？

癸丑卜：帝东？（京四三四九）

乙酉卜：帝伐自报甲？（南明五二〇）（明续二四七三）

乙酉卜：帝于方，用一羊？（巴九）（说「異」兼释与「異」立见诸词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四五——五四六页）

张桂光

「帝」字在甲骨文中之字形，主要有象花蒂之形，象女性生殖器之形，象祭柴祭天之形，象草制偶象之形等几种解释。这几种解释，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殷人尊帝是出于生殖崇拜（如第一、二说），抑或天神崇拜（第三说），或者偶象崇拜（第四说）的问题。如按偶象说，则备受殷人崇拜的帝而用「上」装人头形的假头，下又扎结草把以代人身的问题。如按偶象就有此大不敬了；如按祭天说，则不仅殷人的「天」字未有苍天或至上神的观念，而且燎祭或禘祭的「卜」辞屡见，却无一是以帝为对象的，更谈不上为帝所专有了。因此，「束柴祭于上者帝也」的理由显然也欠充分；而生殖崇拜说则与甲骨文中殷人对祖（甲骨文象男性生殖器之形）、「妣」文中杀牲祭祀先祖神灵的「卜」辞不计其数，却没有一条是祭祀那权威比祖、妣、后更大的帝的，这些都可以和「易」睽注的「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等记载相印证，证明殷人所尊的帝的初意即为「上帝」以及「公羊传」宣公三年的「帝牲不吉」等记载相印证，证明殷人所尊的帝的初意即为「上帝」万物的始祖，是宇宙万物的生殖之神。「殷周「帝」，「天」观念考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〇五至一〇八页）

裘锡圭

「跟父子相继之制和直系旁系之分相应，在商人的语言里已经出现了跟「嫡」

「庶」二字意义相似的词语。日本学者岛邦男从「卜」辞里发现，商王有时「附帝号于父名而称之」，如第一期称父小乙为「父乙帝」，第二期称父武丁为「帝丁」，第三期称父祖甲为「帝甲」，第四期称父康丁为「帝丁」，第五期称父武丁为「帝丁」，他认为这跟西周金文称「帝考」（仲师父鼎、宪鼎一、要，但是他对他称父为「帝」这一现象的意义并没有充分理解。嫡庶的「嫡」，经典多作「適」，不说是「嫡」或「適」，都是「从「帝」声的，「帝」又是「从「帝」声的。称父为「帝」跟区分嫡庶的观念显然是有联系的。

大戴礼记诂志：

「天子……卒葬曰帝。」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措之庙立之主

曰帝。按照这种说法，凡是天子，死后都可称帝。所以史记的夏、殷二本纪，在每个王名上都加曰帝字。但是从上辞看，高王只把死去的父王称为帝，旁系先王从不称为帝。例如第三期卜辞里屡见曰帝甲曰之称，但是称祖庚为曰帝庚曰之例却从未见过。所以诰志和曲礼下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史记不管直系、旁系，在每个王名前都加曰帝曰字，是不正确的。商代最后二王是帝乙、帝辛。这两个称号不见于卜辞，但是屡见于古籍，帝乙还见于商末铜器邲其卣。他们所以称帝，也都是由于具有直系先王的身分（帝辛是武庚之父）。

卜辞屡见曰王帝曰之称：

(1) 口口王卜曰：兹下口若兹率于王帝。

(2) 口口王帝今日口

(3) 贞：唯王帝人（？）不若。

曰王帝曰大概就指时王之考。有一块三、四期的肋骨，刻有卜问帝的日名的卜辞：

(4) 乙巳卜：帝日惠（音义与日惟口相近）丁。 库九八五加一一〇六

李学勤同志认为曰是武乙为康丁选择日名口，曰帝口是武乙对其父康丁的称呼。同骨还有卜问是否曰示帝口的卜辞：

(5) 乙巳卜：其示帝。

曰示口的本义是神主，曰示帝口可能是给康丁主神主的意思。

商人所谓上帝（卜辞多称曰帝口），既是至上神，也是宗祖神。按照上古的宗教、政治理论，王正是由于他是上帝的嫡系后代，所以才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尚书召诰说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口，可见商王本来是被大家承认为上帝的嫡系后代的。周王称天子，也就是天之元子的意思。上帝的曰帝口跟用来称嫡考的曰帝口，显然是由一语分化的。

从以上所说的来看，高王用来称呼死去的父王的曰帝口这个词，跟见于全文的曰帝（帝）考的曰帝口（帝）和见于典籍的曰嫡庶口的曰嫡口，显然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亲属词。也可以说，这种曰帝口字就是曰嫡口字的前身。L （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二至三页）

高明

「商人最初把帝仅视为自然界的神灵，同人无任何亲戚关系，这一信仰基础在武丁时代仍继续保持。从武丁时代的卜辞观察，仍然看出商王和上帝是属於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和神，只有通过占卜或巫觋等方式才能沟通二者的意识，彼此之间则无共同之处。商王对待这位主宰宇宙的神灵，只能敬谨听命，用自己的虔诚信仰和隆重享祭换取帝的保佑。但自武丁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把帝同商王的老祖宗连在一起，在死去的直系亡

父廟號之前加上一個帝字的頭銜，從而打破過去人神不相親的框框，商王可把自己的亡父稱為帝某。這一變化，從功史的意义来看，却是耐人尋味的。諸如：

二期卜辭

乙卯卜，其又歲于帝丁一牢。 (南北，補仁六二)

甲戌卜，王曰貞，勿告于帝丁不系。

甲戌卜，王曰貞……父丁……又…… (粹三七六)

三期卜辭

癸酉卜，頤貞，帝甲禘其牢。 (熹五·一三)

己卯卜，頤貞，帝甲禘……其累祖丁……至…… (后上四·一六)

貞其貞帝甲又征。 (粹二五九)

貞其光帝甲告其引二牛。 (粹一七七二)

五期卜辭

乙丑卜，貞王其又文武帝升，其以羌五人足王受祐。 (續二·七·一)

癸未卜，貞昔丁丑文武帝…… (前四·二七·三)

……貞丁卯……文武帝……尊司母…… (明三·八)

乙巳王曰：傳文武帝乙俎在台大廳，遣乙翌日。 (四祀邲其貞)

從上列卜辭可以看到，自祖庚開始，把直系父輩先王称作帝，如二期卜辭殷契粹編第三七

六片

辭均称

卜辭

是商紂

很明顯

社會

古文

字研究十六輯二六——二七頁)

形

配彼

卜辭

帝指

天帝

並非

王天下

按：許慎關於帝字形義的說解均誤。帝字初文既不从上，更非从束聲。論者多以爲象花蒂形，郭沫若引吳大澂、王國維之說而加以補正，至爲詳悉。但帝字究竟何所取象，仍然待考。卜辭帝指天帝，並非王天下之號。至於帝乙、帝甲、文武帝之帝，乃人王死後之尊稱，所謂德配彼天。直至乙、辛卜辭，殷統治者均自稱王，毫無例外。人王而生稱帝，當自晚周時始。又按：帝象花蒂之說，鄭樵六書略已言之，非吳大澂之創見。

帝



杨树达 甲文有帝字，旧无释，余疑为鎡字。说文云：鎡，矢鏃也，从金，商声。商字从帝声，甲文从帝，与篆文从商同。字义为矢鏃，故甲文字从矢，篆文变为从金，又泛而不切矣。L（释鏃，积微居甲文说卷上十四页）

丁山 战国燕策二云，曰宋王射天笞地。吕氏春秋过理壅塞两言曰宋王筑为孽帝。事，因此，近人或以射天事专属之宋王偃，而否认武乙射天事。据我看，宋王偃的射天笞地，正是绳继他的祖德。甲文有之：L（后下三〇·六）

李孝定 帝，字从矢，帝，帝，释为上帝，帝，正是曰射天日的象征。然而帝字见于甲骨文，却不作上帝解，风云、巫、祲之神，总谓之帝。宋王偃所筑的曰孽帝，当是恶神，非上帝也。后羿缴封狐，射河伯，楚辞天问称其曰革孽夏民，这样来看帝字，当是射杀灾孽之神，武乙射天故事，当由射杀孽神的民俗，一再传说而误。L（商周史料考证一五三页）

李孝定 从矢从帝，说文所无。L（集解一八一五页）

杨樹達 余疑为鎡字。L（积中说文六卷释鏃）

李孝定 帝，帝，商，帝，固同，而此字是否以帝为考已不可考。辞云：帝出于日，其义上不可知。且从矢从主亦殊，仍以收为说文所无字为是也。L（集解一八一五页）

陈汉平 甲文有字作帝，帝，帝，旧不识。甲骨文编将前一字收入正编帝字下，后二字收入附录。按此三字为同字异体，字从矢帝声，当自帝声字中求之。而古代汉字帝声字中与矢有矢者仅一鎡字，卜辞中又有此字与矢字连文者，故此字当释为鎡。说文：鎡，矢鏃也，从金帝声。L（说文解字注）鎡，兵端也。L（释名）鎡，兵，又谓之鎡。L（文选）射雉赋：曰馥焉中鎡。L（徐注）鎡，鎡，矢鏃也。L（史记）匈奴传：曰作为鸣鎡。L（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鎡，箭也。L（唐六典）十六注引通俗文：曰铁鏃曰鎡。L（鎡字又作鎡，文选过秦论引邓展：曰鎡是杆头铁也。L（是鎡）

字狭义言之为矢鏃之锋端，广义言之则为矢鏃箭头。卜辞曰：

矢

：出于：

弗王

后编下三〇六
乙编七八四二

前一辞即「鏃矢」二字，后二辞未知何义。L（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四页）

張亞初

「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综类一五九页），从矢从帝，可隶定为𠄎字。商代有

帝无营。营从帝声。营是从帝分化出来的。帝、帝音同字通。西周大盂铭文曰用帝于乃考王（三代八·四四·三），即以帝为帝（帝）字。古玺文字的「帝」字，从矢从帝，可隶定为𠄎字。𠄎字以矢为意符应与矢有关。𠄎字即说文训为矢鏃的𠄎字的初文。说文曰：𠄎，矢鏃（鏃）也，从金帝声。𠄎字原来的意符矢，换成了表示制矢所用物质金字作偏旁。十分可贵的足，汗简金部𠄎字作𠄎，从金从帝，与卜辞之𠄎相比，只是把意符矢换为金，保存了很古的形体。这是我们的释𠄎为𠄎的有力佐证。

卜辞的「𠄎」字是矢与帝合书的一种写法，也是𠄎（𠄎）。L（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三五页）

按：字隸當作「𠄎」，釋「鏃」不可據。卜辭為祭名。

帝
𠄎

商承祚

「濟瀨風。泉之掃也。」集韻有而郵書遺之。L（殷墟文字类编十二卷二页）

張亞初

「𠄎」字从収从帝，帝即营，収与挑手可通，所以这应即𠄎字。释名曰：掃，摘也。𠄎，掃、摘音义並通，或係繁简字。

「𠄎」字据与与走之可通的情况看，应即𠄎字，汗简以为擲（以上均见综类一五九页）。L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三五页）

按：字隸可作「𠄎」，辭殘，其義不詳。

虞 𡗗












按：字隸可作「虞」，走二一八辭云：「辛：...卜，東興虞」其義不詳。

日 𠄎 𠄏 𠄐 𠄑

羅振玉「說文日，古文作日」。案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為多角形，或為方形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一「殷釋中五葉上」一並黎文丁字，初文或以為方圓，黎文亦假口為日，但辭中罕見。製造左前，恐日作圓形與相混，故改作正方長方形，又於形內注一小橫直，符錄者，乃求別於口。厥後謬妄為〇〇〇形，亦遂注此分別符錄。至以日之字或受作口日日，如𠄎𠄏𠄐（春）𠄑（冬）又省妄作U，如𠄒（魯）是也。一「說黎一葉上」

王襄「日寅父癸敦作日，日父乙爵作日，皆象日形兼象其光之輻射。〇與。為光之聚點：一與，其變形，許書古文，日作日，乙亦一之變，為日中有鳥之說所出。漢孝山堂壁畫刻有日月之形，日中有鳥，即鳥。高句驪漢塚屋有角抵塚者，主室壁畫有日形，中有三足鳥，高冠脩尾，狀甚奇詭，此皆為日中有鳥之証。古鉢作日，石鼓作日，與契文之日同。殷契日之初文，象日之圓形，而無輻射之光，因契文用刀筆書，因画匪易，漸變為有角之形，更變為四方之形，不規則之圓形，橢圓形。殷契多象形字，刀筆書尤難，避難趨易，為流變原因之一。斯二者，乃文字流變之通例，而契文尤為顯著，發端于此，后方不復贅言。一「古文流變臆說第一七——一八頁」

屈萬里「日雨之辭，又見萃編六九一片。他辭又有夕雨之辭（乙編六三片，序編六六片，續編一第六葉十七片）。以此視之，則日謂晝間也。一「甲釋五九四片」






李孝定
其形，而以方者為多。羅謂刀筆不便為圓，其說是也。中有點畫，所以別於口丁也。徐灝說文段注委曰：「泰西戴進賢七政圖曰：中有小黑點數十橫互以帶，以遠鏡目驗實然。」日字中盡象之，古人造字，精以此。先招既無遠鏡，焉知日中有此黑子？徐說未免附會也。金文作，旂鼎曰，史頌蓋曰。索麟角曰：縣妃簋曰，仲辛父簋曰，善夫克鼎曰，郅王義楚鼎曰，且曰，句兵或謂此乃厲器曰，楚王會志鼎曰。刺作，兄日辛酉，戈盾作，兄日辛簋。
(集釋二一七五葉)

白玉峰

癸……貞……亡……在日。
京一七八五

辛酉卜，貞：王其往于日，亡咎？在八月，王田于日。

{t
w
四
L

又日字之结体，虽属至简，然覆之于卜辞，以分期分派之方法观其全体，点有新、旧两派之书法不同之别。约言之：旧派均作，而新派则变化繁多，若、、等，皆为新派之书法。至第五期时，则又以形定为一尊矣。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六九页）

姚孝遂 肖丁

甲午卜貞，又出入日。

古代以日、月为神灵，加以祭禱，是最为原始，而又延续时期最長的宗教信仰之一。

郭沫若先生考释谓：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契佚存 407 有辞云：「丁巳卜，又出日，丁

已卜，又入日。此之出入日戌三牛，为事亡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辞，彼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辞，足见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书·尧典曰寅宾出日，又曰寅饗入日，分属于春秋。礼家有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说，均是后起。

同卜于一辞，而曰出日，曰入日，分书，足征于一日之内；于日出日，曰入日，皆有祭。

2242 178 曰王其麓日出，其麓于日，曰入日，皆为祭名，此亦有关祭于日之占卜。——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七七页

宋镇豪

殷墟甲骨文中，有日出日，曰入日，的材料，诸家多有其说。一九三六年陈梦家先生认为是曰祭日之辞，一九五六年又补证以尚书尧典曰寅宾出日，曰寅饗纳日。一九三七年郭沫若先生说为曰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一九四四年胡厚宣先生认为，曰殷人有祭日之礼，且于日之出入朝夕祭之。一九五一年董作宾先生也说，殷代有日神，于日出日入时祭之。一九五八年日本岛邦男氏主张出入日是时间之辞。一九六七年金祥恒氏又认为，日出日、入日本为日出日落之意。综观诸家意见，主要有时说和祭日之礼说两种。

关于时间说，是根据殷契佚存第四〇七片的同版卜辞，该片记有祭祀日出日、曰入日，的材料，同时还有祭祀伊尹的材料，因此有把日出日、曰入日说成是祭祀伊尹的时间。但是查原片，是或乙时的牛胛骨残片，可与殷契萃编第六八片拼合，即甲骨合集三四一六三十三四二七四，这样，自下而上共有六辞，如下：

- 一、丁巳贞，庚申酒于兕，二小宰，宜大宰。
- 二、丁巳贞，酒乍岁于伊……。
- 三、丁巳卜，又出日。
- 四、丁巳卜，又入日。
- 五、己未贞，庚申酒于……宰，宜大宰。雨。
- 六、……酒……。

据六辞的内容以及排列形式看，可以分成一、五，二、六，三、四组，两两为对。前两组属于常见的相同刻辞，其中一、五组是异日同字，二、六组有残缺，但因卜酒祭之字。而三、四组则以细线框起，排列整齐，叙辞用曰干支卜，异于别组的曰干支贞，所以它自成一套。该版的情况说明，在丁巳那一天，至少占了三件不同的事情，又（脩）祭日出日、曰入日。

是其中的一件，这就是所谓“因版异字”。因此把“日出日”、“日入日”说成祭祀伊尹的时间，显然是不妥的。

……甲骨文中“日出日”、“日入日”的材料，目前共找到一二片，记有二一条卜辞，一期武丁时有二片四条，兹录如下：

戊戌卜，内，乎雀，于出日于入日。一二

戊戌卜，内，乎雀，于出日于入日。一二

戊戌卜，内，于雀，于出日于入日。一二
丙编一七一，即殷缀一七八，即合集六五七二

……其入日用……
丙后一五五八b，即合集一三三二八

三期廪辛康丁时一片一条：

乙酉卜，又出日入日。
怀特B一五六九

四期武乙文丁时九片一条，除前面举过的二条，其余如下：

辛未卜，又于出日。三

辛未又于出日，兹不用。
萃五九七十五九八，即甲缀三六五，即合集三三〇〇六

癸酉又出“日”。
续存上一八二九

癸酉……入日……其……
萃七三二，即合集三四一六四

……日出日裸。
南版一二四，即丙后二一七五

□□□，酒“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二

癸□□，其卯入日，岁上甲二牛。二

出入日，岁卯多牛。□□。二
屯南二六一五

癸未贞，甲申酒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三

癸未贞，其卯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三

出入日，岁卯“多”“牛”。不用。三
屯南八九〇

……出入日，岁三牛。
萃一七

甲午卜，贞，又出入日。

弱又出入日。
考古一九七五年一期图版十二之三，即屯南一一一六，即屯南附册二五一

二期祖庚祖甲时和五期帝乙帝辛时未见“日出日”、“日入日”的材料。另外金祥恒氏曾经举过二期的一个例：

……出日……卯……
明一九九六

此片系加拿大顺义士早期的摹本，“日出”（出）“日”或是“日出”（之）“日”，因出、之两字形

近而误。二期恒名日之日允魚等辞：

丙寅卜，出貞，翌丁卯魚益醫。六月。

貞，翌丁未不其魚。之日允。北美二

口丑卜，口口，……之日魚……前六·一四·四
京人S六〇五

……魚益醫。之日允魚。

金氏所举的一例，可据同文例补上残辞，全辞为：

口口「下」，口「貞」，「翌丁」卯魚「益」「醫」。之日「允」「魚」。

显然这片不是日出日，日入日的材料，应排除。那么甲骨文中只有一、三、四期有这方

面的材料，而以四期为多。

从二一条刻辞看，殷人祭日出日，日入日，通常采用牛牲，或一牛二牛三牛以至多牛，

有时用羊。祭仪有祓、用、又、裸、岁、酒、卯，早期多祓祭，晚期以又、裸、祭为多。这些

祭仪常见于殷代，也用以祭祖神或自然神等其他场合，可知殷代的日神信仰，是多神信仰之一。

日神是殷人心目中的一位天神，据上举四期刻辞有日癸□□，其卯入日，岁上甲二牛□，

记癸日卯入割牲祭，祭入日而兼及上甲，割割二牛。似乎当时日神的地位不算太高，至多与先

王始祖上甲相当。殷代的礼制，祭祖的十干日与祖的十干名是一致的，如：

来甲午出于上甲。南明七二

甲申卜，王，又伐自上甲。《通宝图版八之一一

上甲的祭日是甲日。殷人在癸日卯祭入日，却同时想到了上甲的祭祀，这似乎已经与后世的日将

用师，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的礼俗相接近了。……由于甲骨文中这种祭祀日神而兼及先

王始祖上甲的例子，所以后世日尊始祖以配天神是可以追溯到殷代晚期的。

甲骨文中日出日，日入日，已有专名化的趋向，尤其是日出日，更具有抽象术语的意

义。过去把日出日，日入日简单地解释为日出日落或朝夕的意思，却不能符合日出日，一

辞。日出日，的自然现象是不存在的，是个抽象的专名，在殷代的祭日礼制中，日出日，一

是一个受祭格。显然，日出日，日入日，况且殷代言日出日落另有专词，如三期甲骨刻辞有：

决非日出日落那种单纯的字面含义。况且殷代言日出日落另有专词，如三期甲骨刻辞有：

王其观日出，其……于日，……

……

……

……

……

……

暈

二二

按：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王筠說文句讀謂：从口一三字衍文。日字全體象形，若从口一，則會意也。又言象形，是騎牆也。且口一亦不成意，豈可以小篆採圓為方，拗曲為直而遷就其說乎？王筠辨之是對的。徐鍇繫傳祛妄引李陽冰云：古人正圓象日形，其中一點象鳥，非口一，蓋篆籀方其外，引其點爾。日中有鳥之說，始見於淮南子、抱朴子及諸緯書，初文日中之點或橫不得象，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徐灝說文解字注等以為象日中之黑點，當亦無此種可能，不得以近世之科學知識以推考古人造字之源。

卜辭：日字之用法大體有三：

一、日月相對為言：

「癸酉貞，日月又食，非若。」

二、日夕相對為言：

「乙丑卜，日其雨。」

「自今日至甲申，日其雨。」

「今日雨，夕雨。」

三、一晝夜為一日：

「乙卯卜，散貞，來乙亥，酈下乙，十伐出五，卯十宰，二旬出一日乙亥，酈雨。」

「自今五日雨。」

「甲申卜，散貞，帝好，冥不其効，三旬出一日甲寅，冥。」

「乙八五一〇。」

「乙七七三一。」

「乙七七三一。」

佚三七四
珠一四二
乙八四九
撫續二〇五

羅振玉：「象日光輝四射之狀。後世篆文將此字所從之口，引長之而作日，上又增聿，形義全晦。於是許君遂以隸畫部而為與夜馬界之說矣。」（殷墟中五葉下）

葉玉森

「周禮：『暋，暋十輝。』

暋，乃暋之古文，日光炁也。口，五象日旁雲氣四面

旋捲，若暋管圍字者然，似當辨暋。一、前釋四卷十三葉下。

「殷虛書契前編肆卷捌叶伍版云：『辛未，△犬令△回凡△。』回字羅振玉謂字象日光輝四射之狀，釋為昼（考釋中伍一）。叶玉森釋輝，其說云：『回之異体作回，周礼眠燬掌十輝之法，輝乃暈之古文，日光炁也（炁同氣）。』（集釋肆之拾叁）樹達按：回字者然。似多釋輝。本辭輝下有月字，即風，殆古輝風歟。……（集釋肆之拾叁）樹達按：叶釋是也。本辭云輝風者，古人云月暈知風，础潤知雨。开元占經日占篇引石氏云：『日有氣青炁，主在日上，名為冠。』日兩旁有氣短小，中炁外青，名為珥。日月占篇引黃帝占云：『日月珥而冠者，天子大喜，或大風。』唐孟浩然詩云：『日太雲生月暈，舟子知天風。』蓋月暈為大風之兆，故卜辭言輝風，此可反証字之必當釋輝矣。』（卜辭瑣記一四頁）

于省吾

「卜辭回字亦作回回回等形。……羅彙二說，但憑臆測，於字形嬗變之迹，殊有未符。回當即後世京字。說文：『京，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徐灝段注云：『京，際見之白也。』際見之白，孔際漏光也。明吳元滿六書總要曰：『从日，上下指光芒之狀。』是也。按徐引吳說，最為精確。如金文皇字，矢作丁公殷作皇，召伯作皇，仲年父殷作皇，豐弓殷作皇，漆伯殷作皇，上蓋繁消無定，均象日光外射形。說文古福補七十三引古文京，京作京，金文號字所从之京，毛公鼎作京，秦公殷作京，弓鐔作京，均不从白。凡古文字所从之京，其橫點與豎點同，其點之部位，爰化靡定。如後上七十三有京字，前四十三三作京。契文習見之字，如彫作形亦作京，派作來亦作京，賁作來亦作京，盧室類纂存疑五五。又為交字作京，亦作京，元字作京亦作京，京字作京亦作京。然則京之形勢，縱橫之，上下之，左右之，周圍之，爰動不居，惟施所宜。由回形之變為京，在偏旁中，或以限於地位，在獨體中，或以書寫之順便，在分期中，或以時間之較晚。如前六五五四：『緡祖乙。緡字从京作京。前二十八三：『涼亡。』為第五期卜辭。涼字从京作京，中从白，乃日形之稍爰，非白字。蓋京字古文从日，小篆為白，若謂京文从白，金文為日，小篆又由日為白，殊不爾也。上有在偏旁中而其點仍有在日之周圍者，如粹四九九：『車繁。』繁字从京作京，又四九七及四九八均有繁字，上丰稍殘，下从京作京，金文☆黃殷，京字舊不識，當上京字。中从日作京。刺作兄日年自，日作京。和伯匹。和字从日作京，是其證。然則京字之演爰，由回回而京而京，其為京字，殆無可疑。京之本形，象日光四射，後世假灼輝燦為之。容光必照，故京之引申義為隙孔為空間。卜辭京及隙字，上下文多已殘闕，前四八六：『京。』未識何義。前二十八三：『涼亡。』八五：『京凡。』佚存七五〇：『口西京。』止雨口。相根氏舊藏甲骨文字二：『甲午京。』涼京並應讀作遊。遊之通，从京从羽之字音近相借。說文：『號，易履虎尾號。』以虎京聲。今易履九四號，作想。又湯震：『震來號。』釋文：『荀作想。』想，遊古通用。』（駢續卅三葉釋京）

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卜辞云：「……」卜辞中有「即暈」的记录，当是世界上最早的观察日暈的记录。

(92) 大：暈，四月。一（粹八二二）

(93) 出：丁卯暈。一（粹三二三四）

(94) 乙酉暈，旬癸巳，甲午雨。一（乙五三二三）

(95) 辛未卜，「穀貞」：羽（翌）「壬（申）帝不（令）雨？壬（申）暈。一（洽一一五）

(96) 上四辞均为验辞，记录着出现日暈的具体日期。一（柏二）

(97) 癸巳卜，貞：今其出「有」因「咎」？甲午暈。一（柏二）

此辞于癸巳日卜问是否有祸咎发生，次日甲午，出现日暈，特地为之记录。此当殷人视日

暈为不祥之兆的证据，即「罔」之「罔妖祥」，辨吉凶之事也。

此辞为殷王视卜兆而预占是否可能发生日暈之辞，由是知殷人已可能对日暈的发生有着某

些预测。

(99) 即折字，「折暈」者，可能是描写日暈之形状，谓日暈有中断之状或有曲折之状。日暈

或月暈的绝大多数是绕日、月的光环，但也有少数时候是通过日、月的白色光带，此辞极有可

能就是记录了这种天象，故此辞至可宝贵。如：

卜辞中还记录了日暈的出现与风、雨的关系。如：

（100）西暈，之「？」雨。一（佚七五〇）

（101）各「落」云：「雨」？「？」暈。一（甲二五六）

（102）既「暨」，改「施」牛：「？」暈。一（存二·九六）

（103）辛未：「？」令：「？」暈，凡：「？」雨，暈「？」者，雨后而暈出也。日暈，既「？」者，既「？」

所「？」雨止日出而暈也。日暈，凡「？」者，凡「？」为风，谓暈出而风生也。

卜辞中，还有一条记录观察日暈的材料，其辞云：

（104）癸巳卜，爭貞：日若「？」「？」，佳年「？」「？」？三月。一（前五·一七·三）

郭老释敏，谓「？」敏当读为「晦」，言日如此其晦，年其有忧也。「？」（转引自殷墟书契前编集

一）郭说误，因为「？」字应释为「妻」，「？」而不应释为「敏」，「？」（见甲骨文字集释）。那么，「？」日

一）郭说误，因为「？」字应释为「妻」，「？」而不应释为「敏」，「？」（见甲骨文字集释）。那么，「？」日

一）郭说误，因为「？」字应释为「妻」，「？」而不应释为「敏」，「？」（见甲骨文字集释）。那么，「？」日

一）郭说误，因为「？」字应释为「妻」，「？」而不应释为「敏」，「？」（见甲骨文字集释）。那么，「？」日

一）郭说误，因为「？」字应释为「妻」，「？」而不应释为「敏」，「？」（见甲骨文字集释）。那么，「？」日

葉玉森 「『早』(易)白(伯)『森』按此四字不可解。」(前釋四卷四葉上)

王襄 「古易字。三家敵易作『早』，與此相似。」(類纂正編第九卷四十二葉下)

商承祚 「按『駱子』自作『早』，與此同。」(朱芳圃大字編九卷五葉下引佚考七十葉上但隸走此字作易無說)

朱芳圃 「字彙曰：『廢』丁上，結構與『早』相同。『日』，燈缸也，傳世西京官燈，即其遺制。『金』，燈增『夕』，象燈光之下射也。本義當說光明。『早』，乳為陽，說文自部：『陽，高明也。』从自，易聲。『為』，陽，日出也。从日，易聲。『為』，玉部：『瑩，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王，湯聲。『為』，錫，全部：『錫，馬頭飾也。』从金，陽聲。『為』，石部：『礪，文石也。』从石，易聲。『老』與熱相因，故又『早』乳為陽，火部：『煬，炙燥也。』从火，易聲。『為』，湯，水部：『湯，熱水也。』从水，易聲。』(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五十葉)

饒宗頤 「『甲戌』卜，『方貞』：在易牧，『隻』(獲)『羌』。(遺珠七五八)按易牧謂易之牧野，如周語：『稱』商牧矣。卜辭方伯有『易伯』，易殆其封地。周有陽樊，見隱十一年傳，僖二十五年傳。杜注：『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晉地亦有陽，見左昭四年傳，即漢志潁川郡之陽城。殷時之易，與羌為鄰，以晉地當之，較合。」(通考三〇三葉)

饒宗頤 「卜辭：

己酉卜，『方貞』：鬼方易(楊)亡田。五月。『亡』乙六六八四。『鬼方易』者，易疑讀為楊。說文：『楊，道上祭。』玉篇：『楊，強鬼也。』道上祭也。禮記郊特牲：『鄉人楊。』鄭注：『楊，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毆疫逐鬼也。此即論語鄉黨之『鄉人飪』。周禮春官占夢：『始難。』鄭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却也。』故書難或為難。淮南時則訓：『天子乃難。』高注：『難，猶除也。』難，難，楊俱通。故知鬼方楊猶言『難却鬼方』也。御覽禮儀部引世本云：『微作難。』微即上甲微，是時難逐鬼驅疫之俗。殷時已盛行之。』(通考三〇三葉)

李考定 「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眾兒。眾說並陳，許君蓋亦不知其本義也。段氏以為『陰陽正字』。契文从日在个，此疑可。其體可古柯字，上象日初昇之形，段說近之。卜辭為方國之名，『燹』則易伯之私名也。从謂易伯以時王若他人同行也。金文作『易』

李考定「某」且疑假作壇。『茹旦』是地名。此君之古文作「某」，意「福」文作「某」，以言言所从口作「某」，堂之「福」文作「某」，以高省，偏旁兩口字作「某」，最之「福」文作「某」，从口作「某」，均其例也。于氏謂字乃旦字，下从丁聲，金、梁、古「福」丁字未見有作「某」形者，蓋此字實从口也。小篆从口與「福」同意，許訓昌為美言，乃其本義，以字从日，故又有「日光」也。一解。段氏注云：「裴松之引《湯陰縣志》曰：『兩日並光，曰昌。』」昌字「圖」識說字多不合本義。裴引《湯陰縣志》中黃識：「替為日載東，曹字亦本从日，非从日，蓋昌之本義訓美言，引申之為「日光」，則「某」有訓為「日光」者，日光祇為餘義，例所不載，「一日日光也」，五字恐魏時因許昌之說而妄增之。段說是也。惟謂日光一訓為妄增，則未必然。徐灝《段注義疏》云：「此字以美言為本義，自當入日部，誤載於此，全書此類多有。」其說甚是。王弼《說文》釋例上謂此字當以虞書昌言為正義，其說與徐氏段注義疏義略同，當即為徐說所本。據此數家所說，昌字古从口，義从日，殆無可疑。于氏釋此為旦，謂許書以會意說旦字為非，且乃从日丁聲，實形聲字也。按金文諸旦字其下所从實筆除「某」盤一文外，均與上日字相連，實當以此形為正，「某」盤作旦，其受體也。凡一字兩體相連，例為指事，間亦為會意，甚少為形聲字者。又契文「昌」字兩體分離，無一相連者，以較金文旦字，其別甚顯。于氏又引《書·皋陶謨》：「禹拜昌言。」趙氏注：「孟子引作『某言』，以澄昌、漢、黨聲近字通。」按昔引書每憑記憶，未必盡對原文，趙注孟子引書昌言作「某言」者，以二者義同故耳。王肅：「漢直言也。」善言也。字林：「漢訓美言。」後漢書《張衡傳》注及《文選》《東都賦》引「某言」，均與許書昌之說解相同，未必以其音近也。一切經音義四引說文「某」字而說均不同，可證昔人引書或不甚經意，治校刊者每執此法以校訂古本，盡可信也。且昌黨二字音韻固不相遠，而昌旦二字則一在十部陽韻，一在十四部稍韻，音韻並不甚近也。于氏又引卜辭昌字所見諸辭，以澄昌、黨、釋旦，其尤要者為「某」，「七〇〇」，「某」不雨，食不雨，「某」初下三三三，「某」至昏不雨，「某」二辭，蓋謂一為旦食對文，一為旦昏對文也。按前辭食字有用為地名者，如「某」，「一四六二」云。癸卯貞旬亡禍在「某」，旬癸丑貞旬亡禍在「某」，癸亥貞旬亡禍在「某」，旬。口癸酉貞旬亡禍在「某」，旬。在食旬「某」是也。然則食不雨，昌不雨者，食亡「某」，蓋均地名，非紀時字也。後辭昌「某」連文，卜辭未見以此二字連文紀時者。卜辭恆言「某」日，于氏所舉之辭昌「某」釋為昌，解為地名，亦多可通，惟用為祭名者則不知當於後世何禮耳。又言「某」昌則當訓為昌盛，于氏訓為望日，且「某」殊覺牽強也。（集釋二一九八葉）

于省吾

「甲」骨文「昌」字作「某」、「某」、「某」等形。商承祚同志釋為「日」丁「旦」二字（佚考一）

六六），郭沫若同志釋昌（旧本粹考一〇二九），均不可据。按昌即旦之初文。金文旦字，翌殷作旦，克鼎作旦，颂壺作旦，伊殷作旦，休盘作旦。古文虚框与填实同，甲骨文旦字下不填实者，刻之便也；其上从日或无点者，文之省也。甲骨文二作分高，金文多上下相连，只休盘与甲骨文相仿。形虽递演，迹犹可寻。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按古文无从一者，许说失之。甲骨文旦字之用法，例如：于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按古文无从一者，许说失之。甲骨文旦字之用法，例如：于旦无戉。日一粹一〇二九均系占卜狩猎之事。日癸，于旦迺伐戉，不雉人。日一粹九八四于旦无戉。日一粹一〇二九均系占卜狩猎之事。日癸，于旦迺伐戉，不雉人。日一粹九八四四·五）系占卜征伐之事。日旦不雨。食不雨。日一粹七七。旦与食对文，食谓大食时。日旦迺（昧）至昏不雨。日一粹初下三三·三一。旦昧指天将明时言之。由旦昧至昏，犹今言早晚，义尤明显。日兄（祝）重今旦酌正。日一佚一六六。日旦其微鼎。日一甲四〇四均谓旦时祭也。甲骨文称：日于南門〇于旦。日一甲八四〇。又：日于南門旦。日一佚四六八）陈梦家谓旦疑假作坛。日一综述四七二，可备一说。甲骨文复字作彙，亦作彙。甲骨文称：日其彙。日一佚八八二。日乃旦之残文，应作彙。又：日丁卯卜，戊辰复旦。〇弱复旦，其征。日一南北明四四七）书大传虞夏传：日旦复旦兮。甲骨文言旦谓即日之旦，言复旦谓翌日之旦。前引日戊辰复旦，戊辰即丁卯之翌日也。日一（释旦，甲骨文字释林一四至一五页）

考古所 旦：是宗廟建築之一部份，陳夢家疑假作壇（综述四七二頁），但也可能是唐或庖。日一（小屯南地甲骨八四〇頁）

按：字當从于先生說釋「旦」卜辭或作呂、呂；或徑作呂（粹九八四、京津四五四六同片），與宮之初形作呂者易混。其區別在於：宮字初形呂，兩口形較齊一，而旦字則上下兩口形參差不齊。且卜辭「旦」皆用為旦明之義，而宮則為地名。據續一九七「于呂王迺田」，「與粹九八四、京津四五四六之辭例同，仍當釋旦，非宮字。島邦男卜辭綜類既將粹九八四列入「昌」字條（一六一），復列入「宮」字條（二八八）；又不知京津與之同片，而分列為二條（一六一），未先疏失。卜辭云：

「旦至于昏不雨」

「戊旦迺至昏不雨」

「旦其改葬，迺各日又正」

「旦」及「昏」與「落」相對為言。公羊傳哀十三年「見於旦也」，何休解詁：「日方出」，爾雅釋詁：「旦，早也」，卜辭均用其本義。李孝定集釋以「旦」皆為地名，非是。

京津四四五〇

鄭一·三三·三

甲四〇四

昔

𠄎

𠄎

𠄎

𠄎

王襄

「古昔字。許說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

（類纂類編第七第三十二葉下）

葉玉森

「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按：『𠄎』乃象洪水，即古『𠄎』字。从『日』，古人殆不忘

字。古必先有昔，乃尋乳脂。『𠄎』乃象洪水，即古『𠄎』字。从『日』，古人殆不忘
洪水之故，故制昔字取埴於洪水之日。『𠄎』說至精。
楊子法言云：『洪荒之世，即古昔字。』（說『𠄎』二葉）

饒宗頤

「卜辭：

庚申卜，設貞：昔（醋）且丁。不黍佳育（穀）。（花乙一九六八）
按昔，祭名。讀為『醋』，通作『酢』。特牲饋食禮：『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鄭注：『古文
醋作『𠄎』。書顧命：『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傳：『報祭曰酢。』詩楚茨：『萬壽攸酢。』傳：『古文
報也。』士虞禮及饋食禮鄭注皆云：『秉璋以酢。』義同報祭之報。字亦作『𠄎』。萬壽攸酢。傳：『古文
祭也。』此謂不以黍（稷）而以育報祭。育讀為穀。義同報祭之報。字亦作『𠄎』。萬壽攸酢。傳：『古文
報也。』此謂不以黍（稷）而以育報祭。育讀為穀。義同報祭之報。字亦作『𠄎』。萬壽攸酢。傳：『古文

張秉叔「這一塊腹甲的再度拼合，極為重要，它對於這幾塊碎片上的卜辭的解說，有
着很大的貢獻，例如第一（一）（二）兩辭，按照字面去看，每一個字都可以認識，但是全辭涵
義，却又非常晦澀，尤其困難的是怎樣去解釋『昔（或災）』祖丁不黍，如果把它說成：『昔不
黍，祖丁之意即昔不用黍以祭祖丁，那末它與『惟南庚堯』又有什么關係？却要放在一條卜辭之
中。』總之，在這版龜甲沒有复合以前，才知這二條卜辭的特殊句法，無疑發現，它們的真實意義，
也元从瞭解，現在經過拼合以後，才知道解釋這二條卜辭的主要關鍵，不在卜辭本身，而在它
的占辭，那反面（下一圖版）第一（二）辭：『王曰：（惟）南庚堯，祖丁堯，大示祖乙，而在它
的占辭！』占辭的意義非常明顯，那是國王看了卜兆以後說道：『不但南庚在作祟，祖丁在作祟，
而且大示之中的祖乙，祖辛，堯甲都在作祟，从占辭以推卜辭，這個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原來它們是在問：『昔（或災）』不黍，（不）佳南庚祖丁堯？』
中凡是『今日』以前都可稱『昔』，例如：『癸未卜，貞：昔丁丑日？』（前四·二七·三）

丁亥卜，設貞：昔乙酉餼旋知□□大甲祖乙百毫百羌卯三百□？
它的用法，與「翌」相似，而不像「翌」字那樣地普遍應用。在這里，自然也可以把它當成「災」字講，因為它的對貞卜辭，即第（二）辭，便是作「災」的，究竟是第一辭的「昔」應作「災」，或者第（二）辭的「災」字，係「昔」字的筆誤，而少刻了一個日旁，那就很難斷定了。因為昔與災的意義原可相通，所以無法斷定其誰是誰非了。好在无訖作昔或作災講，都可以把這二条卜辭解說得通。「不黍」的意思，大概是「黍不熟」，收成不好。因為黍的歉收，而同是否南庚和祖丁在作祟，這一对貞卜辭的意義，就很明顯了。不過像這樣地把「祖丁」一詞移置在「不黍」之前的句法，卜辭中，也是很特殊的，在整版刻辭中看來，也許還不懂，可是一經斷碎，卜辭和占辭分了家，那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五八—四五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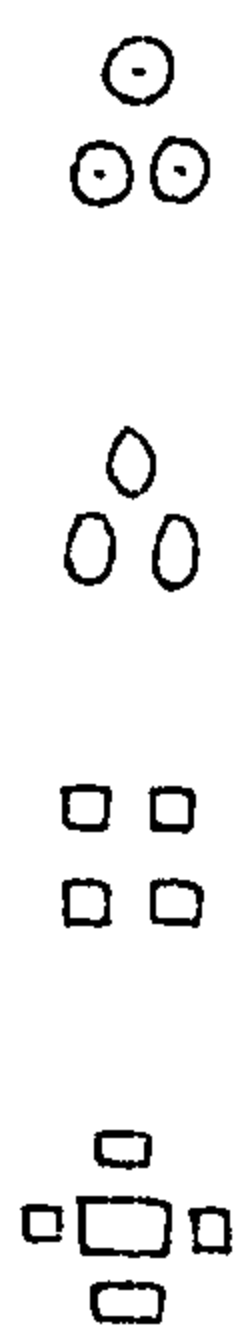
李孝定「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蓋「福」文从肉，「晞」注云「昨之殘肉今日晞之故从日」。鄭注「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證周禮故作昔字，後人改之。昔者古文「福」文增肉作「萬」，義為短，昔肉必經一夕，故古段昔為夕。穀梁注「辛卯昔恆星不見」，左傳「為一昔」，期「列子」昔夕夢為君，皆是一夕，又引伸之則段昔為昨，又引伸之則以今昔為今古矣。今古之義盛行而其本義遂廢。此謂乾肉為昔之本義，今古之義為引伸。昔萬為古「福」之別，實則昔為今古義之本字，乃从日以俎會意。葉說是也。乾肉之腊乃从肉从昔，昔亦聲，二者實非一字，玉篇二字分收二部不誤。玉篇曰部「昔思亦切，往也，久也，昨也」。肉部「腊思亦切，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而玉篇「說文釋例」乃云「昔之福」，玉篇在肉部，注「解判然，時代漸降古義漸微，顧氏即知之亦或从俗，後生愈不知矣」。以不誤為誤，未見真古文之故也。字上从「日」，非與俎同意也。俎許云「从半肉」，顧氏去古未遠，其分別部居必有所本，非从俗也。許君以乾肉凱昔不類，後人誤混，亦智者千慮之一失也。魏三體石經昔之古文稍有殘泐，然其上猶隱約可辨為从「日」不誤，非从「日」石經篆文已从「日」也。卜辭昔均為今昔義，辭云「丁亥卜設貞昔乙酉葡萄」，「來」自北子，告曰昔甲辰方征于蚩，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口。昔，五一是也。金文作「昔」，克鼎「昔」，師楚簋「昔」，善鼎「昔」，晉公簋「昔」，容庚金文編七卷二葉上昔字條下亦收从肉作者一文，見郭沫若「王鼎」字作「昔」，其銘曰「徐王攬用其良金鑄其鬲鼎，用鬲，萬用，雖賓客子，孫，世，是若」，慎松「三」，又金叢「二六」，鬲字雖不識，然以文義揆之，當為烹飪義。其下一字與萬字同為所鬲之品物，謂鬲之以雖賓客也。萬當為乾肉之義，而金文不从肉作之諸昔字，均與今為相對義，分別較然。黎文昔字，其義上與金文同，黎文無腊字足證玉篇不誤也。（集釋

何金松 「甲金文中，日昔字有各種形體，如作：𠄎（甲二九一三）、𠄎（邲初下四五·五）、𠄎、𠄎（清六·一）……波浪條或二或三，或連或斷；日在上或下，日中有一筆或无。部件的位置不定，或增省筆，是甲金文字中的通例。……先從日昔字說起。金文作𠄎（今鼎），象人用手操耒耕土之形，下面是日昔字。眾所周知，田地是需要耕的，目的是松土。用來（賴、犁）耕時，土塊掀起，翻倒，連成線條狀，是曲折的，呈𠄎或𠄎形。一塊田地耕完，土坡的行數很多，作為文字符號，画兩三条就够了，寫成𠄎或𠄎，或作𠄎，亦可分別寫成反向形：……昔字的字形表示太陽晒土坡。本义是日晒干，与日晞𠄎同义。日昔𠄎為象形，日晞𠄎為形聲。

翻起的土坡比較湿润，晒兩三天就可以整細了。所以殷人稱几天前為日昔𠄎，这个引申义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卜辭中，日昔𠄎為往昔，用的是引申义，或考用作人名。L（釋「昔」L「腊」，华中師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一期一一九至一二一页）

按：葉玉森說「昔」字之形體是對的。許慎據小篆譌變之形體立說，故多舛誤。卜辭皆用為「今昔」字。
「昔」字从「𠄎」从「日」會意，與「土坡」無涉。

晶 星



葉玉森 「晶非品字，口即𠄎（予）字，所以，亦即𠄎字。今此字从𠄎，是𠄎字也。說文曰：「系，板土為牆壁，象形。」據此則設𠄎即梁牆之意。L（漢拾考粹三十九葉）

商承祚 「卜辭中从日𠄎字間亦作口。L（類編卷三第一葉）

商承祚 「晶疑𠄎字，說文𠄎之古文作𠄎，从雨，乃後增。唐氏謂此乃星之本字。L（佚考六九葉）

楊樹達 「按星字甲文作品，或加聲旁作𠄎，其為天上星宿之象形字甚明。……星見之

字后别构为姓，说文七篇下夕部云：「姓，而而夜除星见也，从夕，生声。」
（释星，积微居甲文说卷上二〇至二二页）

楊樹達

「卜辭星為象形字，而其用則同於許書之姓。」

（甲文說十一葉釋星）

孫海波

「佚存五〇六版曰：『貞王曰：『大品』，好曰。』」

古文作雷，从雨乃后增。唐氏謂此乃星之本字。按唐說是也。说文曰：『品，精光也，从三日。』
望，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生声。曰：『品，高星也，从晶今声。』曰：『品，房星，为民田时者，从晶辰声。』
王筠释例云：『品，当作晶，且当为星之古文，许君误。然望下云：『古〇复注中，故与日同，亦足徵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品即星之象形文，故品、最字从之，古文作品。品二形，因其形略，故又从生声，小篆变体，有似于三日，而非从日也。』
训，即星之引申，因声转为子盈切，遂歧而二之耳。二氏之言皆能得其环中，今验之卜辞益信。卜（考古学社刊第四期十八页）

孫海波

「品，佚五〇六。说文晶，精光也。从三日。卜辞用为星字。大星。卜（甲文編二九二頁）

孫海波

「品，后二九一。卜辞用品为星。重見晶下。卜（甲文編二九三頁）

孫海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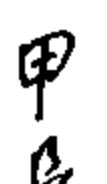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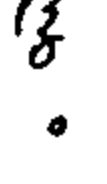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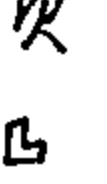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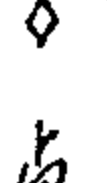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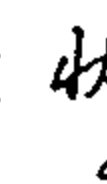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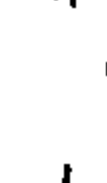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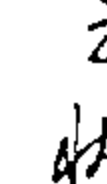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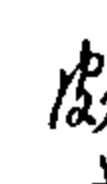
「品，前六五五二。口非口字。旧释品，非是。卜（甲文編六八二頁）

董作賓

「品，品，並星之象形字。與品之作皆異。亦有从生作者如品、品，生即黎文生字，形聲字也。說文古文品，與此同。」（殷虛書契下編卷三食貨篇二葉）

屈萬里

「品與品異。品乃品字。品則星字也。卜辭星字作品（前七二六四）品（八一八七七）品（八一六六七）等狀，以品四等示形，以生（生）示音，為形聲字；治卜辭者既識之矣。而但象形，不著聲符，品字，諸家率誤釋為品，則不知其為星字也。通纂四三二片辭云：『七日乙巳，夕旦，日出，大品，註大曰。』郭氏釋品為品，而未識品字。按：『品』乃新字，品乃星字。新大星者，新發現之大星也。火，亦星名，即時幽風：『七月流火。』火，新大星並火者，

……甲骨文形之字，旧释以为是品字之异体，我以为星星字。李旦丘谓字从三△，实△△字也（零拾，页三九）。我记得胡厚宣曾说过此形可释为众若星；按李胡之说近是。卜辞字，除丙编七九片之外，乙编二四有残甲片，只立到贞二字。甲骨文、、通用，如己未卜，贞：王室，亡尤。（乙编五·三五·二）；辛酉卜，贞：王室，亡尤。（乙编五·三五·四）；此两条乃在三天内所卜，而所刻之字形不同。因此，我意丙编乙编之可通作而释为众，引申之作，像或增益状。侯家庄的方坑墓，所放十具，分三行，若或下之，颇成之状。（殷墟所头坑与人头骨刻辞中国语文研究第八期三六——三七页）

表锡圭


参「字条


按：古「晶」，「疊」同字。「晶」本象羣星之形，復增「生」為聲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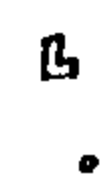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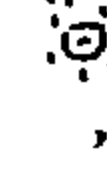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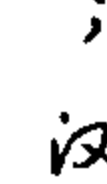


甲骨文「」與「」區別極嚴，從不混同，釋「品」非是。

李亞農釋卜辭之「新大星」為依山築牆，既誤「火」為「山」，又誤「星」為「聖」，實本於葉玉森，臆說不可據。此與1382當合併。參見該字條下。

督





于省吾「说文督从目叔声。按契文作，从；汉印、汉碑督字均作，从目，不从目，虽省数点，犹不背于初文。（论佚书每合於古文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一四页）

按：于先生释「督」，在卜辭為祭名。

畫



考古所「書：也可能是聿日，与今日相对。（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一）

按：说文：「畫，日之出入，與夜為界。从畫省，从日。」此从「聿」，从「日」。合集二二九

四二辭云：「……卜大……告于父丁……今晝……」當用為「晝夜」之「晝」。

1145

𠄎 𠄎

按：卜辭用為人名。

1146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47

𠄎

按：合集一九九二四辭云：

「……戊王貞……亡呂父辛」
乃祭名，此从「口」，與「旦」有別。

1148

𠄎

按：合集三二八一五辭云：

「己亥歷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𠄎」
乃地名。

1149

𠄎

按：此與「易」字當有別，其義不詳。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月

𠄎

𠄎

葉玉森「月之初文必為𠄎，象新月。因日作正，方長方，多角形，乃𠄎變作𠄎，淺又沿日注小直之譌，變為𠄎𠄎𠄎𠄎等形。篆文作𠄎，更由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化者也。」（說契一葉上）

王國維

「月亦祭名。」

（攷考十四葉下）

羅振玉

「計以歲字例之，當為歲月之月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然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之𠄎矣。」（殷釋中六葉下歲字條）

又曰：「作𠄎者，亦見子璋鐘。」（殷釋中五葉上）

王衆

「說文解字」

「月，闕也。象形。𠄎，釋名云：『滿則缺也。』契文之月，象半月之形，蓋一月中人見圓月時短，故作半月之形，后加中画像月之暗處。殷契一二期，月作𠄎，夕作𠄎，至五期，月作𠄎，夕作𠄎，空文之月，故敦作𠄎，師遼敦作𠄎，古鉢作𠄎，曆鼎用夙夕，𠄎，夕作𠄎，月，夕形近不分，要皆象半月之形。許書：『夕，莫也。』从月半見，𠄎，莫也。日且冥也，日且冥之時，則月將見，故夕从月半見。半見，猶云非全見，月初生，在天末，有能見有不能見，故曰半見，為會意字，与月之作半月形者，宜有別。」（古文流變臆說一九頁）

之形，蓋一月中人見圓月時短，故作半月之形，后加中画像月之暗處。殷契一二期，月作𠄎，夕作𠄎，至五期，月作𠄎，夕作𠄎，空文之月，故敦作𠄎，師遼敦作𠄎，古鉢作𠄎，曆鼎用夙夕，𠄎，夕作𠄎，月，夕形近不分，要皆象半月之形。許書：『夕，莫也。』从月半見，𠄎，莫也。日且冥也，日且冥之時，則月將見，故夕从月半見。半見，猶云非全見，月初生，在天末，有能見有不能見，故曰半見，為會意字，与月之作半月形者，宜有別。」（古文流變臆說一九頁）

董作賓 「契文前後期月夕二字互易其形，前期月作D夕作D，後期月作D夕作D也。」
(卜辭六十二彙亦見斷代研究例集刊外編四一五葉)

陳邦福 「殷書契前編卷一第三十葉云：『貞月出于妣甲。』案月疑禮記祭法『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之略，惜卜辭文闕，不言何帝貞父，何帝貞妣，惟以辭例求之，殆祭義考廟月祭之說矣。」 (頤言二葉上)

唐蘭 「甲骨文D為月之專字，後D為D，與D異，D則夕之專字，其間有作D者，則因字小而省，且月夕本可通也。」 (佚考四八葉)

郭沫若 「古月夕字每混用，然大抵以有點者為月，無點者為夕。」 (集釋二二五四)

郭沫若 「『亘弗月雀』之月字，當是動詞，蓋假為相。說文『相，折也。』國語晉語『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相也。』韋注『相，動也。』與抗殆是一字，說文『抗，動也。』詩『月』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此抗字則以訓折為長，蓋字有二義耳。」 (殷契粹編考釋第二〇八葉)

孫海波 「卜辭月夕其形不別，惟由文義以識之，蓋月夕二字之義同取於月初見，故其形每相混也。董作賓以為前期月作D，夕作D，後期月作D，夕作D，此說最為謬誤。蓋卜辭固有月夕同見一片而同作D，為月夕不別之證，董氏立說恐未皇詳驗卜辭矣。」 (文錄八葉)

容庚 「卜辭月夕二字通用。」 (卜辭二三葉)

李孝定 「契文象新月之形，葉氏說字形演變之迹是也。有主卜辭月夕二字先後易形或主月夕各有專字者，蓋可謂得其大凡。然亦時有例外者，如前二三片凡三『月』字均作D，是D非夕之專字也。惟孫氏之說最為得之，卜辭月夕二字惟當以文義別之耳。月有圓時，然虧闕之時為多，故取象半月兼以別於日字也。夕之初義同於夜，故即假月字以見義，許君以黃洲夕讀屬淺起月夕固為同字也，後以其用有別遂歧為二字而音義亦各殊矣。金文作D所鼎D頌鼎D頌壺D孟鼎D善夫克鼎D散盤D不娶簋D盧鐘D垂簋D邠公華鐘D邠大宰簋D賢簋D陳侯鼎A東周左師壺文尚多見不能具舉，形變雖繁，然率皆作D無作D者，文字演變趨於定型此亦自然之理也。又陳邦福氏舉殷六一辭之『月』謂是月祭，王國維氏以月為祭名，按此辭直

行右行，其辭曰：「丙子卜行，卜下疑有闕文，乃貞人名以同凡名辭，卜下有貞人即也，貞其D行，月或夕不能遽定其下疑亦有闕文，如夕福夕酒連文之類，于父丁D卜D二文之下即無闕文，則月字亦但當如王氏辭為祭名，未必即當於後世之月祭也。蓋月祭之說祭為通名，謂每月祭祀一次而已，然則月祭之文斷無省為「月」字之理，陳說未免失之附會矣。」（集釋二二五六葉）

常正光 「岁首的推定，传统看法都认为殷正建丑，殷历谱更明确地指出「金殷代皆以迺丑之月为正月」，曰小寒为丑月之节气。殷之正月曰。月建本是在划分太阳年的基础上，以十二支表示节气之所在。这是在确立二十八宿，认识黄道，判知月朔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表示方法，在殷代还不可能做出划分月建与规定节气的。至于定建丑之月为岁首正月，这更是后人的附会，在当时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规定的。也正因某些学者仍然因袭殷正建丑的传统观念，所以在处理卜辞中有关气象与农作物种植日期等方面材料时，仍按建丑的框框去比附，当然也就难免对于殷代气温高低问题发生争论。

根据卜辞材料，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是如以殷正为建丑，则在冬春之际是多雨的。对待这材料，董作宾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正因为这时期是少雨的，所以才要卜雨，卜雨是反映了殷人在一月盼雨的迫切，常上希望多下，从而否定了卜辞中在一、二、三月卜大雨或多雨的材料。然如果追问一下，殷人为什么在这期间那样迫切地盼雨呢？如果不存在多雨的可能性，殷人能够缘木求鱼妄行卜雨吗？这能够不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即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吗？也正因为双方都没有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各据冬多雨材料在争辩当时气温之高低时都难以说服对方，而根本问题却被丢在一边不得深入下去。

不仅是为什么会出现冬多雨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对于后世认为反常的气象问题也同样未能引起注意。例如雷与虹都是在冬季不可能出现的气象。后世文献资料说明：在夏历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在《周书时训》中明确指出是「小雪之日，虹藏不见」。冬季无虹是要持续到春季之月才会有「虹始见」。至于雷，乃是在沉默一整个冬季之后，到三月才伴随「阳气动」而有「雷电振」，或者说是到了春分时，即「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冬季本来是不见彩虹，不闻雷振，然而在卜辞中却是「有出虹自」，「于河」，在十二月「前七」，「四三」，「二」，「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帝其于生一月令雷」，「乙三二八」，这样的怪现象并不是偶尔的反常，因为殷代种黍等农事活动也因这些现象相一致配合的。陈梦家先生根据卜辞材料说明「卜辞之黍或主黍乃是种黍则在正、二月间」。一、二、三月属于建丑之殷历的冬季。这些材料岂不是说明殷代还有冬种之奇蹟吗？这一系列的怪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种黍来说，这本是在夏历四月才种植的农作物，曰四月蠶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是可以考证殷代在一月所种的黍，正是属于夏历四月的农事活动。再据卜辞曰月一正食麦（后下一·五）来看，如果说是在一月就收割冬麦而尝新食麦，这也是后世难以理解的怪事。然而如果根据北魏时的农书齐民要术种谷篇来看，指出：曰四月、五月种者为穉禾，所以称之为穉，是因为曰刈麦以后所种者为穉。可知麦收也是夏历四月之事。卜辞的一月食麦相当于夏历四月刈麦后出现的活动，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其实，如果跳出殷正近丑的框子，考虑到殷人自远古有了农业生产以来，即以大辰星的昏见而开始农耕的话，就可以发现：原来在大辰星昏见以后的夏四月，乃是殷历的一月。如果这样来认识殷历的岁首，并据以排列月份顺序，则上述一切怪现象，也就可以说明并不是为怪，情况与今日大致相似，只是其正月不在与三正之列而在夏历四月罢了。根据这项认识，为了便于理解，特列对照表。

月建	周历	殷历 (传统的)	夏历	殷历 (本文推定的)
子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八月
丑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九月
寅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月
卯	四月	三月	二月	十一月
辰	五月	四月	三月	十二月
巳	六月	五月	四月	正月
午	七月	六月	五月	二月
未	八月	七月	六月	三月
申	九月	八月	七月	四月
酉	十月	九月	八月	五月
戌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六月
亥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七月

以大辰（大火）星昏见的夏四月为岁首，屈林同志在火历初探一文中曾进行过探讨，也有创获，……（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一七——一二〇页）

于省吾 说文月字作月，并谓：曰月，闕也，太阴之精，象形。说文夕字作夕，并谓：曰夕，莫也，从月半见。段注：曰旦者日全见地上，暮者日在地下，夕者月半见，皆会意象形也。王筠说文句读：曰黄昏之时，日光尚在，则月不大明，故曰半见。屈林又光纹源：

曰夕月初本同字，暮时见月，因谓暮为月，犹晝谓之日，夜谓之星也。后分为二音，始加一划为别，而加划者乃用为本又之月，象月形者反用为引伸又之夕。以上所引各说，林说有一定的道理，其余都系望文生义，无一可取。月与夕之别虽经只争一划之有無，但也是文字学上的千古疑案。林氏已经看出这一疑案的是非，而不知其根本原因。甲骨文第一期到第四期，月字作D或C。虽然前后期的月与夕也偶然有时相混，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至于西周金文的月字均作D，夕字均作D，两者互作是极为个别的，而在偏旁中则互见较多。西周金文月夕二字之所以颠倒，是由于沿袭了甲骨文的晚期作风，一直到小篆仍然如此，故又说回来，为什么甲骨文前四期的夕字在月字中间加一竖划？夕字在六书中属于哪个范畴？我认为，月本有形可象，夕则无形可象，故夕字的造字本义，乃于月字的中间附加一个竖划，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月，而仍因月字以为声。L（甲骨文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四四九页）

陈炜湛

「总的说来，卜辞月夕二字都有两种写法：月作D，点可作D；夕可作D，点可作D，无论是D还是D，都是月夕二字同形。但在使用过程中，真正混淆不别，即月夕二字均作D的时间并不长。而早期大多以D为月，以D为夕；以D为月，以D为夕者为例。晚期则基本上以D为月，以D为夕；以D为月，以D为夕者为例。这通例与例外的互易，是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演变，互用D而逐渐完成的，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L（甲骨文文字释林释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二四七——二四八页）

姚孝遂

「卜辞日月与夕是有严格区别的，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或书写者的习惯不同，有时候把月写成D，有时候把月写成D，D夕的情况也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时代相同、或书写者相同的情况下，当月作D时，则夕作D；反之，当月作D时，则夕作D，这两个形体是相对的。L（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〇九页）

常玉芝

「由周祭的祭祀周期可看到，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历法知识。他们不但懂得设置大小月，而且已注意到调节太阳月与太阳年的不符了，到商代末期，很可能已萌生了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数了。L（商代周祭制度三〇七页）

周国正说参D字条下。

胡厚宣说参D字条下。

于省吾釋D見D字条下。

按：卜辭月字象月闕之形，與夕字大體有所區分，但有時則易混。惟於上下文義以別之。說詳「夕」字條下。羅振玉以「夕」為「歲」之月本字，非是。凡以「夕」為「月」者，則「夕」字必作「D」，反之，凡以「D」為「月」者，其「夕」字必作「D」，此其大別。月「與」夕「古本同源，惟卜辭已嚴格分化，不得視為同字。合集一一四八三正：「之夕月有食」，又合集二四二七六「夕」，「月」多見於同辭，均區分顯然，均其證。

夕

D

D

王襄「說文解字」：「夕，莫也，从半月見。」段注：「莫者，日且冥也，日且冥而月且生矣，故字从半月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夕下引洪範五行傳注：『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考說文解字無晡而有鋪，鋪許說：『申時食也。』依段氏改本，段注云：『晡一作晡。』按史記呂后本紀：『日鋪時。』作晡。一「晡考」天象一葉上。又曰：「殷契月夕通用不別。」（同上一葉下）

楊樹達「夕在卜辭或為祭名，王國維彙玉森皆釋月令，按是夕字，即夕夕之省，夕夕例用王名先一日卜。」（求義八葉上）

陳夢家「殷虛書契」以為殷人所謂夕指某日（如壬申日）的整夜，即壬申日落以迄到次日晨初以前。但卜辭所記月食，或作「甲午夕月出食」，或作「庚申月出食」，後者為何不作「庚申夕」？就武丁三次月食，可以試為推測如下：1. 「壬申夕月出食」，紀元前一八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癸酉晨前四時初虧。2. 「甲午夕月出食」，紀元前一二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乙未晨前零點四時初虧。3. 「庚申月出食」，紀元前一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庚申夜半二十三點零一時初虧。據此似乎稱「夕」者指本于支日的夜半以後，不稱「夕」者指本于支日的午夜以前。尚書大傳「據陳壽祺輯校本」說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是說殷制以雞鳴為一日之開始，周制以夜半為一日之開始。尚書大傳鄭注又云：「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用前說，夕指夜半至晨前。（綜述二三九葉）

用。按夕與末卯並列，均作勅字用，是夕亦為祭法之一。夕應讀為昔，字亦作腊。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𠂔。」段玉裁云：「昨之殘肉，今日晞之，故从日。鄭注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證周禮故作者昔字，後人改之。昔者古文，籀文增肉作𠂔，於義為短。昔肉必經一夕，故古段皆為夕。穀梁注：『辛卯昔，恆星不見。』左傳：『為一昔。』期。列子：『昔，夢為君。』皆是。按金文鄭鑿盤，鄭字从昔作𠂔，與說文籀文同。易噬嗑六三：『噬腊肉。』按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脾之事。』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為翅矣。腊小物全乾。』段玉裁說文注云：『鄭意大曰乾肉，小曰腊。然官名腊人，則大物亦稱腊也。故許渾言之。』按段說是也。腊亦作腊。廣雅釋詁：『腊乾也。』解器：『腊脯也。』儀禮有司徹：『無腊與膚。』注：『腊為庶羞。』宴之，夕昔腊古字通。祭文言夕，注傳言昔腊，其義一也。祭文言：『夕羊。』夕十年，夕作勅字用，謂殺羊而乾其肉，以腊脯為祭品也。駢三第 三十五葉下釋夕。

董作賓 「夕福」為「祭」前夕之祀。與「夕」前夕之祀稱「夕夕」畧同。《殷曆譜》下編卷二祀曆一二十八葉上。

丙步。其步字即佔兩字地位。以此例之，則无攸作「米」或「𠂔」與「𠂔」，皆為一字，而象月在林中，與「莫」字之作替（甲二五九五）替（新四一一六）替（續六二一）與「象落日在林中者，取义相同，落日与新月見於林中，皆在薄莫之時，故此「米」與「𠂔」与「𠂔」，余謂即「莫」字之別作。以此釋上列諸辭，並皆通順可讀，蓋「莫」為時間之詞也。

(一) 己卯卜，𠂔候于米（至）。
（二） 己丑卜，米（雨）。
（三） 己酉卜，旨方来，告于父丁。
（四） 于𠂔告。

莫雨。己丑貞：于𠂔。並見于三期卜辭中。粹六九五四。

其莫不膏雨。

此第三期卜辭已有「莫雨」之貞。又粹三一七版与成后京津新蔡甲骨集四〇六一版乃同文异版。

亦第三期牛胛骨卜辞。粹三一七版曰：

取釐

其又父己，虫𠂔𠂔，王受又。

𠂔庚𠂔(王受)又：

新四。六一版曰：

取(釐)

其又父己，虫莫𠂔，王受又。

𠂔自丁𠂔(王受)又。

粹編考釋於𠂔字不敢取，故未定為𠂔。茲以新四。六一之𠂔皆𠂔，則為莫字無疑。兩版皆三期卜辞。是𠂔𠂔𠂔与𠂔𠂔𠂔皆𠂔之別寫，乃於薄莫時行𠂔祭先祖之祀典。特武乙时书莫𠂔字，以新月易落日為異耳。L(粹木)中國文字第一卷二二〇頁至二二四頁

于省吾

「甲骨文称：『癸年于四夕羊，未小宰，卯一牛。』(佚一五三)『翌甲戌，夕十羊。』(佚四〇四)『其夕父丁三宰。』(佚七二五)『夕二羊二豕，俎〇夕一羊一豕。』(组。乙三〇九四)『甲骨文之『其夕于父丁』(散六·一)，王國維誤釋夕为月，並誤释月为祭名。按夕与未、卯並列，均作动词用，是夕亦为祭法之一。夕字典籍亦作昔、腊或蜡。说文：『昔，乾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与俎同意。』青，籀文从肉。段注：『日昨之残肉，今日晞之，故从日。』郑注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证周礼故作昔字，后人改之。昔者古文，籀文增肉作蒿，於义为短。昔肉必短一夕，故古假昔为夕。谷梁經辛卯昔，恒星不见，左传为一昔之期，列子昔者梦为君，皆是。按金文鄫鞶盘鄫字从昔作𠂔，与说文籀文同。段注誤以借字昔为腊之有字。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虞有腊作昔。』释文引马云：『晞於阳而煬於火曰腊。』肉。吕振周礼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脾之事。』知注：『大物解肆乾之谓之乾肉，若今凉州乌翅矣。』腊，小物全乾者。说文段注：『日晞大曰乾肉，小曰腊。然官名腊人，则大物亦称腊也。故许混言之。』按段说是也。腊亦作蜡，广雅释詁：『蜡，乾也。』又释器：『蜡，腊也。』近年朱王唯一号汉墓出土之竹简，有『昔肉一笥』，『和口羊昔一笥』之记载。昔均读腊，指兔与羊之乾肉言之。L(粹夕，甲骨文释林三四至三五页)

姚孝遂说参D字条下。

胡厚宣说参合字条下。

按：卜辭「月」與「夕」二字易混，惟以文義別之。說文謂「夕」字，从「月」半見，諸家說解各異。林義光《文源》云：「月」半見非「夕」義，古外字「霸」字或从「夕」，或从「月」，夕月初本同字。暮時見「月」，因謂暮為「月」……後分為二音，始於中加一畫為別，而加畫者乃用為本義之「月」，象「月」形有反用為引伸義之「夕」。卜辭凡「月」夕見於同版者，從不相混，如：

「旬」中「月」出食」

「六日（甲）午（日）出食」

乙三三一七

凡同一貞人，月與夕亦判然有別。是月夕之分，殷代已然。惟在偏旁中，則月夕混用。

莊八年穀梁傳以為自日入至於星出謂之夕；書洪範五行傳注以「初昏為夕」或「將晨為夕」，莊子大運「通者不寐」，「通者」即「通夕」，是夕即夜，不限於初昏。陳夢家以為殷人之夕，指夜半至晨前一線，述二三九頁，此說乃據卜辭所記月食或稱夕或不稱夕加以推測，牽涉殷曆之確定，有待詳考。但卜辭習見「夕」與「日」對言，是夜言之「夕」猶「夜」，「日」猶「晝」，則確切無疑。

明

𠄎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

說文解字明，古文作𠄎。證以卜辭，則明明皆古文。

（殷釋中六葉下）

王襄

說文解字：

明，照也。

从月，𠄎，古文作𠄎。

从日，又𠄎，宿牖而廩，明也。

象形，讀若獮。賈侍中說：「明，照也。从月，𠄎，古文作𠄎。从日，又𠄎，宿牖而廩，明也。」

象形，讀若獮。

賈侍中說：

明，照也。

从月，𠄎，古文作𠄎。

从日，又𠄎，宿牖而廩，明也。

象形，讀若獮。賈侍中說：「明，照也。从月，𠄎，古文作𠄎。从日，又𠄎，宿牖而廩，明也。」

从之，明，今求之或作明，其別構，以契文之明从𠄎或日，皆象日形，与古文同，或以𠄎，

与籀文同，許書所載之古文，籀文間有合于契文者矣。按明之从𠄎，有宿牖而廩，明之誼，因

明同聲，為合意兼形聲字，从日。段氏云：「月以日為光也，亦合意字，段說与近世地理學家說

同。蓋天象最明者在日与月，故明之初文作𠄎，𠄎，从日从月，取最明之誼，后見宿牖而廩

圓明，孳乳製从𠄎之明。秦公敦作𠄎，號叔鍾作𠄎，皆从𠄎，可証周兩京之際每用籀文，于敦

鐘見其概，屬羌鍾作𠄎，古鉢作𠄎，𠄎，鐘鉢皆屬晚周，其明从日，及用初文，亦可証許

氏所收之古文雖取之壁經，然其源固出于倉史。鉢文或作𠄎，从𠄎，象架木之枝梧，亦有麗廩

圓明之誼，為𠄎之譌，其偏旁月或𠄎或倒，无变异。古文流變臆說第二三——二四頁）

董作賓

明字，在武丁時作𠄎，𠄎，𠄎。右為𠄎，即窗之象形字，左為月，取義於夜間

室內黑暗，惟有窗前月光射入，以會明意。引中之以天明之時為明也。窗形譌而為日，文武丁

室內黑暗，惟有窗前月光射入，以會明意。引中之以天明之時為明也。窗形譌而為日，文武丁

時已交為从日月作之明（旧）矣。卜辭……所謂「明」者，皆指天明之時也。（殷虛書上編卷一第四葉下）

孫海波 「旧」 甲三〇七九。从日，与說文古文「明」字同。（《甲骨文編》二九五頁）

張秉叔 「明」是殷人紀時的一个常用术语，是指一日开始的时候，董彦堂师认为约当於卯時（即早晨六時），那是有卜辭本身的证据的，是可信的。（《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八一—八二頁）

郭沫若 「旧與是為對文，乃明字。說文：『明，照也，从月，从田。』又：『田，窗牖麗廬闔明也。』象形，讀若獮。賁侍中說讀與明同。此从月从田，亦象窗牖玲瓏形，特象圓窗，此象方窗為異，決為明字無疑。明者晨也。小孟鼎：『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饌）明，王各于周廟。』明與昧爽同例而在其後，其時刻可知矣。（《卜通》八九葉上）

李孝定 「說文：『明，照也。从月，从田。』古文「明」从日，契文作「明」，明三形。諸家之說並是。惟董先生謂「明」从田為而為日似有可商。从日為會意，日月麗天，明之至也，非田為日，取象有別耳。辭云：『戊辰又王固曰：『佳丁吉其口未允口允有明。』明用有各云：『是亦有明。』出於自口于河在十二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一、十二、明晨對文，郭說是也。金文作「明」，毛公鼎：『王命明公，蓋仲名父，蓋明孟鼎。』秦公簋：『矢蓋明服尊。』細白：『矢蓋明。』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白盤，明我。』我壺：『惟灋晃鐘一，從从日，餘均从田，或異體，沈兒鐘：『明我壺。』二文月字在上，照臨之，宜允顯。（《集釋》二二六八葉）

曹錦炎說參「明」字条下。

按：段玉裁謂「从田取窗牖麗廬闔明之意也，田亦聲」。至於从「日」者，徐鍇繫傳通論謂「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故於文日月為明」。

卜辭惟有从田之「明」，乃今「明」字。其辭為：

「戊戌卜貞，丁，目不喪明，六月。」

至於「明」，即「明」，諸形，與「明」字之用法迥然有別，舊均釋為「明」。實則「明」與「明」當釋「朝」。參見「朝」字條。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此與𠄎字有別。合集二一九。正辭云：用為祭名。當與𠄎分列。



從𠄎持事，雖夕不休。按：𠄎字从夕从凡，疑即𠄎之別構，如𠄎亦作𠄎也。𠄎說文作𠄎，曰早敬也。作𠄎，徐鉉以為俗寫，疑即由契文𠄎字演變而來。𠄎通考六八五葉。又曰：𠄎義為晨起持事，舞典：𠄎風夜惟寅。詩有駟：𠄎風夜立公。左傳言：子我衛之。哀十四年。𠄎風之義為晨起持事，舞典：𠄎風夜惟寅。詩有駟：𠄎風夜立公。左傳言：子我

按：字不从𠄎，凡𠄎釋稱「𠄎」不可據。在卜辭為動詞，與師旅之事有關。卜辭彙見「虎」，合文作「𠄎」，虎「𠄎」字作「𠄎」，故知字从「夕」。



按：合集二二〇八六「亞」為人名。



1161

多

DD

按：合集二一一三〇「自」為人名。

孫海波「DD」，乙三二，从二夕，与多字同。其夕允雨。L（甲骨文編二九七頁）

按：合集二〇九五七辭云：

「己亥卜，庚有雨，其多。允雨……」此乃「多」字之異構。

1162

霸

果

按：字可釋「霸」，僅見於屯八七三，其義不詳。

116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64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65

辰

𠂔

𠂔

𠂔

𠂔

孫治让「辰或作𠂔，或作𠂔，或作𠂔……攷说文辰部𠂔，从乙匕匕象芒達，厂声也。」

虎為支干表。曰。丁卯、戊辰、己巳。一林一十、四、一確為辰字無疑。或則附加手形，為伯仲父敵之。辰在壬寅。作𡗗，卜辭有𡗗字，一備四、四、八、二。一微盤有𡗗字，羅氏均釋為農，下以辰字亦皆力手形。又有於字下以止一足形一作者，如游集之。辰在乙卯。作𡗗。別有敵文作𡗗。一見金大編附錄一者，春庚疑辰字。卜辭亦有此字，為日。貞絳邑其出（有一）𡗗。一德、四、九、一此當讀為辰，即我辰安在。辰。又為日。今月師不𡗗。一備三十三、五、一或。今月師其𡗗。一同上。一則當讀為辱。此外如農自三農字均作𡗗。師農𡗗農字亦作𡗗。皆以止作者也。準此三交以覆核二章，余以為辰實古之耕器。其作貝壳形者，蓋𡗗器也。淮南記淪訓曰。古者刻耜而耕，摩𡗗而耨。其作𡗗折形者，則為石𡗗。本草綱目言。南方藤州墾田，以石為刀。此事古人習用之，世界各民族之古代均為是，近年於河北，部亦已有石𡗗出土矣。於貝壳石𡗗下附以提手，字蓋象形。其更加以手形若足形者，則示操𡗗之意。足形而附有強滿者，蓋象耕脚之施泥帶水也。故辱字在古實辰之別稱。惟字有兩讀。其為耕作之器者，則為辰，後定而為耨，字定音亦與之俱變。其為耕作之事則為辱，辱者，辱與農之初字也。辱乃象形字，與卜辭農之作𡗗者全同。由音而言，則辱辱與農乃侯東金易對轉，故辱辱農古為一字。許釋辱為。陳艸復生者，非其類矣。要之，辰本耕器，故農、辱、耨、耨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蓋星象於農事大有攸關。古人多以耕器表之。一西方亦稱北斗為𡗗星。一故大大為大辰，此極亦為大辰。一公羊昭十七年。一更進則舉凡星象皆稱辰。辰又轉為時日之通稱，於是而耕耨之本義全晦。又辰與𡗗在古當係一字。𡗗字从虫例當後起。蓋利為立造字之奇，辰既以𡗗為之，故𡗗亦即以辰為字。說文。𡗗。𡗗。社肉，盛之。𡗗。故謂之𡗗。字於經典通作𡗗。是雖辰聲之字，實亦从辰。一即𡗗字。一呂會意也。𡗗亦通或作𡗗。一。周禮地官掌𡗗。祭祀掌供𡗗。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𡗗。一今作𡗗。一。又雅雅。春秋傳曰。𡗗宜社之肉。故辰之義，其次於耕耨者則當為𡗗。十二辰第五位之辰字，應於第二義中求之。辰者釋為龍者。案辰之屬龍，事在十二肖獸輸入以後，此說蓋不足據。一甲研釋干支二四葉下。一六葉。

陳夢家。辰於古文字象𡗗之形。郭沫若釋干支以為辰象𡗗形，實古之耕器。故農、耨、耨諸字，均從辰。這是對的。漢世鐵製的耨，其農政全書所畫的，並同書的刻（即耨）和耨耨，其形近乎恰與耨月。起初當是用天然蚌殼磨利其弧形而凸出的長緣，手握背而耨之；其後則取蚌之任何一部分磨其一端成鐵頭式的，為鐵子屋圖版四九三，它的刃是凸出的。耨耨須入根際草，所以要用凸刃。漢末的鐵耨則仿造了蚌殼，先是短柄，後來加長以資可以立而耨之。說文曰。耨，立耨也。耨是介殼類的恰蚌，也出於淡水。爾雅釋魚。𡗗小者𡗗。郭注。𡗗，玉𡗗，即小蚌。月令

蜃而轉日，更是使用辰為農具的直接說明。（詳見拙作：「辰為商星」一文）

在以辰為農具的殷代早期農業發展過程中，也逐漸掌握了根據天象判定季節的知識。這就是以天蝎座α星的昏見為農業季節的開始。對於天蝎座α星殷人稱之為日大辰，殷代的日大辰與日天字是混用的，大辰實際就是日天辰，意為天上的辰。這也可能就是把辰農具的圓弧形刃部，比擬于天蝎座α及其相鄰的兩顆星所聯成的弧形。

殷人也掌握了大辰星的晨中規律，甲骨文里的日晨、晨日就是以此證明。這兩個字過去都釋為日農字，不確，而應釋為日晨字。根據許多甲骨文例，日晨與晨是同，日晨與晨都是表示一定時間的祭祀。這幾個字的構造方式也相同，都是用草木丛中的天象表示時間，日暮字以日沒草木丛中會意，日朝字以草木丛中日已升而下弦月還未落來表示，而日晨、晨字則用大辰星出現在草木丛中，表漫，冬夜已進入清晨。認識大辰星的昏見與晨中說明殷人已掌握了大辰星的全年運行規律了。在天象觀測中大辰星的地位是與日、月相並重的。把辰與日月並列，同尊為日月星辰之神始於何時雖不可考，但也可以推知從殷代就已奠定了這樣的認識基礎了。

殷人把大辰星當作神來崇拜，是把它同自己的民族聯繫起來的。認為商族的祖先就是主祀大辰星的，辰星代表商族的星象，於是日辰為商星的神話傳說就流傳下來了。（殷歷考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一〇七——一〇八頁）

常正光 「徐中舒老師指出：日辰字所从的日字，本是收割禾穗的蚌鑷或石鑷作形，書寫時為求行款整齊而改作日形，而其因弧形的刃部也在長期契刻過程中演變為磬折形而作日。鑷本是套在手指上用來掐斷禾穗的，穿過其背部的雙孔附有繩索以便緊套住手指，於是使用日辰字形來表現，這樣再與手連結起來就構成完整的日辰形了。因此應該說日辰字是象套在手指上的鑷。」

日辰是鑷，更确切地說原始的日辰應該是蚌鑷。因為辰的得名是由蜃而來的，二字古音相同，郭沫若指出：日辰與蜃在古當系一字。蜃是大蛤，辰即是蚌蛤，又是代表用蚌殼做的農具。原始的蚌制農具也是構成商族文化的一種特點。

鈇、鐻、鉞、鏹都是由辰演進而來的工具，是以翻土、除草到收割等項作業环节中必備的農具。根據上述農具的發展情況，可知辰在原始農業發展中確實起過重要作用；農業生產离不开辰以及由辰演進創造出來的農具，有了辰也標誌有了農業。郭沫若指出日農之字每多从辰，如農、如耨、如耨皆从日，其中的耨與耨應當是一個字，都表示手持辰進行農業勞動，因此說日耨耨耨與農之初字也。儘管後世耨與農字代替了耨字的功用，使耨字的含

义发生转化，但是这几个字都是以辰为字根而构成来说，也反映了以辰为农具曾是商族农业发展的一项因素。『辰为商星解』，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一三九至一四一页。

唐兰 参子字条

裴锡圭说参字条下。

按：郭沫若谓辰，『實古之耕器』是對的。其制或石或蜃，殷墟多有出土。武丁卜辭作『辰』，或以蜃為之。李孝定顛倒其先後，其說非是。蜃字乃辰字之孳乳，蓋由耕耨之器

是對的。卜辭『辰』，今夕自亡辰，習見，字當釋『辰』，不得讀為『辱』。辭一二〇一郭沫若讀為『震』

卜辭『辰』多借為干支字。

又前七·三〇·一『庚辰卜，大貞，而不足辰，不佳年』

珠四五·四『貞，而不足辰，亡咎』

均當讀作『柔』，我生不辰，之辰，爾雅釋訓『不辰，不時也』。『而不足辰』，謂『而不足時』。葉玉森集釋讀『不佳年』為『不獲羊』，誤。

辰 震 四

王襄 『辰』，古辱字，不從寸。『辰』，籀考征伐七葉上。

葉玉森 『案』從止從辰，古辰字，說文解字足部『辰，動也。从足辰聲。』曰『師不辰』，即師不動。曰『其辰』，即言其動。以外之小點象塵上形，足動則塵揚也。金文『祈鼎』之辰作『辰』，下似以止辰，即古文辰字。故段歷為辰，又敦文亦有『辰』字，與卜辭同。『前釋』二卷二十七葉上。

朱芳圃 甲骨學文字編十四卷二十葉收此作辱。

田猎为之。既可训练军队，又可禽获禽兽。L（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七三——七四页）

按：「還」即「登」之繁構，卜辭「還旅」即「振旅」。說詳1166「登」字條下。

林 晨 𣎵

羅振玉 說文解字：「農，耕田也。从晨，𣎵聲。𣎵，籀文从林作農。」此从林从辰，或加又象執事于田间，不从辰。淇田鼎作農，予所藏史農解同，知許書从辰者，乃从田之誤矣。L（殷釋中七十一葉上）與卜辭同，从田與淇田鼎史農解同。

王襄 「古農字」L（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補通考一四二葉」饒宗頤 「農宗亦即農星。逸周書作維解：『農星先王皆與食』是也。L（通考一二九八葉）

王 襄 說文解字：「農，耕人也。（依段氏本），从晨，𣎵聲。古文作𣎵，林，籀文作𣎵。契文之農，从𣎵从辰，異体从林，从𣎵，皆由𣎵所衍出，內或作𣎵。卜辭辰作𣎵、𣎵、𣎵与農所从之辰、辰同。契文之農，从𣎵从林，从辰。有向明而作从𣎵种植之谊，为会意字，非从辰得声。金文之農，令鼎作農，農𣎵作農，農𣎵作農，皆从田，所以力田也。許書古文𣎵，籀文𣎵，篆文𣎵，所从之辰，殆由田而訪，農敦之𣎵，从田从𣎵从辰，为農之繁文，𣎵即𣎵，与𣎵、林均通，辰从𣎵，又、手也，有力作之谊，与辰均同，農自之𣎵从止，止則又之訛變。L（古文流變凡說五一至五二頁）

葉玉森 卜辭農作𣎵，𣎵，𣎵。从森或从林，从禾从𣎵。指農人所處之地為森林之下或禾間草際也。从辰取象振動，乃表力田。L（鈞沈十五葉四行）

楊樹達 「甲文農字从辰从林者，初民之世森林徧布，營耕者於播種之先必先斬伐其樹木也。辰者，蜃也，淮南所謂摩蜃而耕也。金文从田，或又增从辰。L（甲文說二八葉）

楊樹達

「說文三篇上農部云：曰農，耕也，从晨，田聲。曰篇，文作農，古文作農，又作農。今按甲文作農，从辰从林，与許記古文第二形同。而殷虛書契前編伍卷（肆）樹叶貳版，又作農，於从辰从林之外又加从又，一尤完備。字从林者，西方史家謂初民之世，森林編布，營耕者於播種之先，必先斬伐其樹木，故字从林也。从辰者，甲文字作兩或兩，象辰蛤之形。淮南子記論篇云：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曰知古初民耕具用蜃為之。農字从辰，謂以蜃斬木也。甲文或从又者，謂以手持蜃也。說文一篇上示部云：曰振，社肉，歲之以蜃，故謂之振。以示，辰聲。辰之為蜃，許君故明言之矣。」（釋農，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四四至四五頁）

饒宗頤 「按歲由農，為卜辭成語，其義向未明。考管子五行篇：曰歲農，豐年大茂。从農，字皆有盛義，故歲由農，即祝歲豐稷之意，管子蓋沿殷人習語。」（通考八二一葉）

孫海波 「許，甲九六。卜辭農字从林与說文古文同。」
「許，乙二八二。或从艸。」（中骨文編一〇七一—一〇八頁）

李孝定 「說文：農，耕也。段玉兩家據元應書引耕下補，人字从晨，田聲。篇，文作農，从林，農，古文農，農亦古文農。黎文从林，或从森，同从辰，與許書古文一體合。又有農字，諸家釋為農。郭某云：曰農字在古實辰，別構，惟字有兩讀，其為耕作之器者則為辰，後變而為耨，字交音亦與之俱變。其為耕作之事則為農，耨者，農與農之初字也。耨乃象形字，與卜辭農字作耨者全同。由音而言，則耨與農乃庚東陰陽對轉，故耨與農古為一字。許釋耨為耨，陳艸復生耨者，非其耨矣。」（見甲研釋文于二五葉下二六葉上）
「文編續文編，朱氏文字編亦並收為農字，惟按諸辭例，耨與農二者實當有別。不从又者為農字，从又者則當釋耨。亦即耨字說見一卷耨下其作耨者，辭云：己酉卜貞告于妣辛，由惟耨。耨，五，四，七，五。曰癸亥卜貞乙歲，由今農酒。耨，上，七，十一，曰丙貞，己酉卜貞告于母辛，由農十月。耨，五，四，八，一。曰壬申卜貞貞兄士歲，由農。耨，上，七，十一，曰丙貞，其又伐，由，九，二，四。庚申，其口歲，由農酒。耨，二，二，一。曰卜貞口歲，由農。耨，九，六，曰農八月。紀，五，三，二，九。甲寅卜王東農，示帝五月。紀，二，八，二。農在諸辭為酒歲帝諸種祭祀之對象。紀，二，八，二辭言：農示，蓋即農神與後世祀社相類。另有後下，十三，三，及甲編二七四兩農字均為單文，至作耨者，辭云：田，由，豈，由，五，四，八，二。此辭最後一字上丰殘泐，葉玉森前編集釋疑為登字是也。登者，年穀熟也，與上文言耨田，農功相應。辛未貞今日耨田。甲編一九七八，耨田連文，義尤顯豁。丁未耨田。紀，二，八，二。文義確不甚明，然辭上言：農示，見前引下言：耨，辭例不同，明非一

字。盖上古帝農示而下言農事，曰藉手，當即許衆孺田之意也。曰乙丑王出藉也。乙、八、五、〇、二、此辭最後一字不識，然字从艸，當為艸類，與孺連文，其義亦顯。凡此數例，均可證孺為動詞，如釋為農，均不可通。釋孺則文从字順，明證孺非一字也。全文農作農，令農史農解，散盤田農，從田，許書孺象从自，自為，羅說是也。L (集釋。八四〇葉)

常正光 「在說文的曰農字条下，收衆農字的古文，其中有一个作曰農，在小徐本里改作曰農，因此直到今天研究甲骨文字的人都遵循之而釋為曰農字。其实曰農字应如上文所指的曰農、藉等字，是由从手，从辰或再加上从艸，木会意而成，不从手的曰農、農并不具有曰農的含义。试读下面列举的卜辞：

- 1 丙口口貞：翌丁卯且辛歲，東農？ (粹二五一)
 - 2 口口旅貞：后且乙歲，今農？ (邲二·四〇·一)
 - 3 癸亥卜口貞乙歲，東今農？ (前五·四七·六)
 - 4 壬申卜即貞：兄壬歲，由農？ (后上七·一一)
 - 5 貞：中丁歲，由農。 (明六七八)
 - 6 丙午卜即貞：翌丁未農歲？其又伐？ (佚九二四)
 - 7 乙酉卜即貞：告于母辛東農？ (前五·四八·一)
- 这七条卜辞无论是据說文釋為曰農，或依通假釋為曰農，都是讲不通的。如果再与下列卜辞对照一番：

- 1 其又父乙東苗(暮)酉，王受有又？ (粹三一七)
- 2 其又父乙東苗酉，王受口？ (邲一·四〇·九)
- 3 己歲東苗酉？ (后上五·一二)
- 4 口口卜且丁苗歲三牢，王受口？ (粹二六三)
- 5 貞：東苗酉？ (佚二七九)
- 6 其又苗歲？ (遺六二七)
- 7 貞：暮(暮)酉？ (庫一〇二五)
- 8 癸丑卜行貞：翌甲寅后且乙歲？朝酉：茲用。 (庫一〇二五)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的曰暮酉、曰暮歲、曰朝酉，是與前舉的曰農、曰農歲、曰今農、曰屬於同一类型。曰朝、暮、都是殷代纪时所用的字，只有釋曰農、曰農歲、曰今農，符合殷代在朝暮舉行祭祀的实际情况。此外还可以从字形结构来分析这三个字，发掘它们之间的共同联系。

「深耕易耨」的「耨」，古音与「农」阴阳对转。「耨」的字形所表示的意义也跟「耨」相合。「耨」跟「农」应该是由一字分化的一。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线装本一〇一页上。所以甲骨文的「耨」也未尝不可以释为「耨」。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肯定「耨」是用来清除草木的一种农具。有人以为「耨」象收割禾穗的蚌刀或石刀，上引辰为发现之上古铜犁考，燕京学报三七期一，有人以为「耨」象收割禾穗的蚌刀或石刀，上引辰为商星解一三八页一，显然都是不可信的。

按照「耨」的功用来看，它应该就是古书中常见的耨等一类农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短柄锄。锄跟「斤」的装柄方法是相类的。不同之处在于「辰」的锋刃部分比较宽阔，锄比较短。这正合于「耨」的特点。这种「辰」字象刃的部分跟甲骨文「石」字同形。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有可能「耨」是「辰」这种农具多为石器的反映。但是「辰」字也可以写作「辰」形，这种字形不大好解释。淮南子氾论有「古者刻耨而耕，摩蜃而耨」之语。因此郭沫若以为这种「辰」字象「蜃」壳形，代表「蜃」器。上引释「耨」支一〇〇页下，杨树达也以为它象蜃蛤之形。《居延汉简》甲文说「八頁」，这种解释跟「辰」字似乎也并不切合。也许这种字形里为「辰」形所没有的那些短画，本象把石质的耨头捆在柄上的绳索一类东西。考古发掘中屡见的作凸形的「有肩石钁」应该就是耨头。唐兰先生以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周初期的「康侯斤」，实际上是「小锄头」，中国古社会使用青铜农具问题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总二期一，一頁上。康侯斤的外形跟「有肩石钁」很相似，应该就是一种小型的耨。当然，按较晚的习惯称之为锄也未尝不可。商代遗址里出土的某些形状较小的石钁，以及骨、蚌、铜钁，可能也是用作耨头的，或者是既可用作钁头也可用作耨头的。

「辰」这种耨器大概主要是用来清除草和小灌木之类的东西的。要清除较大的树木，还得靠「斤」一类工具。甲骨文中「折」字，象以「斤」折木，「折」字为「省」先生所释「甲」字，全文「折」字则象以「斤」折木，「折」字。从「斤」折木之形。甲骨文「折」字，金文「折」字释林三四一頁，今以之。但是于先生以为「折」字是「斤」的初文，并由「省」先生得出了商代的「斤」的装柄方法与「斤」相同的结论，这恐怕是不妥当的。砍树等工作既可用「斤」也可用「折」字，「折」字「斤」字有以「斤」形和以「折」形两种写法，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此外，清除地里的树根，「折」字也需要用「斤」一类工具。

商代墓葬出了不少青铜斧斤，一般以为是手工工具。也有人以为当时在农业上也已经使用了青铜斧斤，并把较大的「斤」称为「钁」。《甲》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頁。

孙森

「甲骨文有蓐字，字形如下：

𦉳

（前五·四八·二）

𦉴

（乙二八二）

𦉵

（乙八五〇二）

𦉶

（甲二七四）

此字所从之𦉶，即辰字。郭沫若说：

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貝壳形者，盖屨器也。

又说：

辰本耕器，故农、辱、蓐、耨诸字均从辰。

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曰辰，为农具，可能即古之蚌钁、蚌镰、蚌刀一类工具。上述蓐字，正象手持蚌钁进行锄草之形。……甲骨文还有以下辞例：

……有仆在受，宰在口，其口蓐……。

仆和宰都是奴隶的名称，受是地名，曰宰在口，后面所缺的字，也是地名，蓐即蓐字。蓐的

说文云：曰蓐，披田草也。曰段玉裁注：曰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曰蓐（蓐）即除草。如

隶们在田间除草，当然是为了便于农作物的生长。从文意来看，这种锄草劳动，不是为了开荒拓土，而是属于耘田时的清除杂草。据此可知，在商代的农业生产中，除草已经是很普通的劳动了。——（夏商史稿四二七至四二九页）

赵诚

「林」 蓐（即后世农字）。或从木林作蓐，或从艸作蓐。甲骨文从林从木林常常无别，

从林从艸也常常通用。蓐字从林从辰，象手持工具耕作於山林草地，为会意字。卜辞用为某一神或祖之名则为借音字。——（甲骨文简明词典一八页）

李孝定

参蓐字条

按：字当释「晨」，常正光说是对的。卜辞「晨」与「暮」对言，犹「朝」与「夕」对言。其形偶与说文之古文「蓐」相合，但不得据此即释为「蓐」。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初文。温少峰

说文：𦵏，拔去田草也。𦵏，亦即𦵏中耕除草之意。卜辞云：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李孝定

参𦵏字条

按：𦵏字當隸定作𦵏，說文有𦵏、𦵏、𦵏諸字，當屬後世所孳乳分化。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陳州復生曰：𦵏，因之除艸曰𦵏，除艸之器曰𦵏，義相因，聲相轉也。古文𦵏，而說與古文字合。甲骨文𦵏字即从又持辰从艸，象除艸形。」徐氏未見

𦵏

𦵏

按：字當隸作「𦵏」，與「𦵏」或「𦵏」有別，卜辭均用作地名。

𦵏

𦵏

常正光釋𦵏，参𦵏字条下。

按：「𦵏」與「𦵏」形義均有別，是否同字，仍待考。

晨

王襄



「古晨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朱芳圃「又按晨即耨之初文。說文木部：「耨，耨器也。从木，辱聲。耨，或作从金。」考耨經傳通作耨，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注：「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蓋上古之世，制作木耨，先民利用摩鏡之鑿，穀以除田穢，及文物改進，乃斷木為柄，削木為刃，自金屬發明後，則柄用木而刃用金，故其字有从木以金之分。據任地篇言：「耨長一尺，又廣六寸，可證其仍為坐而操作，與持辰無異。湯繫辭下：「耨，乃豆反。李云：「耨，即耨之，後其字，說文金部：「耨，立耨斫也。从金，且聲。」考耨與鉏，實一器之演進，名異而用同。蓋坐而耨章，其器曰耨，其柄短，立而耨章，其器曰鉏，其柄長，耨之用淺，鉏之用深，觀於晨，耨、鑄三字之演變，與鉏之演變，可以明瞭古代農業技術發展之程序矣。從音理言之，晨讀定聲真韻，耨讀泥聲幽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

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三三葉。

孫海波甲骨文編收作晨，無說。

李孝定「說文：「晨，早昧爽也。从日，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夙夕為規，曰辰為晨皆同意。」黎文正从日，从辰。辭云：「日卜口今多晨咎哉。」多晨似為職官之稱。金文作與契文小篆並同。又作師晨晨增从止作第二形，復為日為貝。」（集釋。八三七葉）

按：字可隸作「晨」，但與卜辭「晨」之作「晨」似有別。

合集九四七七辭云：

「多晨」當為職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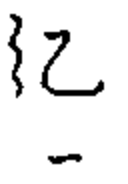
辰

𠄎

饒宗頤 「卜辭：

丙辰卜，殷貞：呂方氏，鬻方章（敦？）曰：允。（京津一二三〇）
鬻治即郕。路史國名紀：宛丘西南四十里有郕亭。（今河南淮寧縣。）（通考一七一頁）



八頁）
孫海波 「河六二四。从鬲从辰，說文所无。方國名。鬻方。」（甲骨文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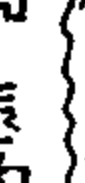

孫海波 「，二七六二。卜辭獲从鼎从獲得声。」（甲骨文編五二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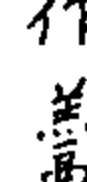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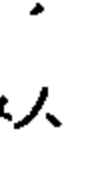
李孝定 「从鬲从辰，說文所无。許敬參曰：字从鬲从辰即玉篇與續雅所收：鬻字亦即許書振之初文蓋鬻鬻振脈脈脈脈形本為一字也。見附錄七八葉
按許以為即鬻字是也。而許書無此字，故仍从許書：例收此入鬲部，以為說文所無字。」（集釋〇八五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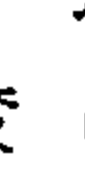

施謝捷 「甲骨文中，有辭稱：



丙辰卜，殷貞：曰舌方氏，方事。允。（佚六八二）



辭中字，旧不识。甲骨文編定為，允：（京津一二三〇）



我們認為將此字定為是很正確的。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五味氣上出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鬻部：鬻，鬻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鬻部：鬻，鬻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鬻部：鬻，鬻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鬻部：鬻，鬻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鬻部：鬻，鬻也。鬻，鬻本一字之異構，在偏旁中可通用。說文部：鬻，鬻也。古文字，象執任

勗 𠂔

按：字當釋「勗」，隸可作「勗」，在卜辭為方國名。

按：字从「辰」从「力」，可隸作「勗」。今集二一四七九辭云：「丁酉卜，呼多方勗。」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云 𠂔 𠂔

商承祚收此作句。（類編九卷三葉）

唐蘭「云」字商釋句，非誤。卜辭或作「云」或作「𠂔」者，字形演變，時代有先後也。前編云：「茲云其口。」本書云：「茲云雨。」者，並謂茲句也。龜甲獸骨文字云：「貞祭于三𠂔。」後編云：「卜祭于六𠂔。」者，謂三句及六句也。蓋商人以句記日，卜辭多卜句之事，而今所傳骨版上常有六句表及三句表，即昔人所謂干支表也。商人尚鬼，則其於三句六句必有神主之故，爻之矣，以字形言之，則「云」當即「𠂔」，左說文為雲之古文，而句字卜辭多作「𠂔」，當即句字，句从句聲，說文以為从「𠂔」者誤也。云句聲類相近，蓋本一字，而後世誤歧之也。（卜辭四葉）

于省吾「契文云作云」為「𠂔」形。……云為雲之初文，加雨為形符，乃後起字。前七二六三：「日采格云。」自北西單霜六四三四：「今茲云雨。」梁五五三：「茲云雨。」是均以云為雲之證。前七四三二：「允出穀，明出各云。」前四：「王固曰，出希，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國母各即格，謂來至也。其言出穀出希，謂云有吉凶之兆也。後上二二三：「又來于六云。」五豕，卯五年，庫九七二：「來豕四云。」林一四一八：「來于三云。」前四五：「來于云。」續二四一一：「來于帝云。」六云四云三云，謂雲之色也。帝云謂天上之雲也。國語周語：「克厥事心。」注：「帝天也。」梁二：「酌三誓云。」誓即審，應讀為色。審與色為雙聲疊韻字。三審云謂三色之雲也。於云言來言酌，乃祀云之典禮。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

言曰有雲如赤鳥之例，此紀吳微也。古候歲美惡，亦以雲氣為占。天官書：「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如言：「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辭言有雲不雨，以占其豐歉，即觀祲象之事也。敦煌鈔本有占雲氣殘卷，可參證。

（通考三五三葉）

孫海波
言，甲二五六。卜辭雲从上，与說文雲之古文同。
與句通用。四云，犹言四句。与說文雲之古文同。
（甲）骨文編四五頁）

丁
宁滬
一
上
八
〇
疑
夕
字
。
L
(
甲骨文
編
八
一
九
頁
)

辭其注
 五口云
 五五
 三三
 云云
 疑云
 字字
 今就
 卜辭
 文義
 考之
 知此
 字當
 即云
 而假
 為句
 字
 前編
 一三
 八六
 云云
 自絃
 云

孫海波
 疑云
 字
 今就
 卜辭
 文義
 考之
 知此
 字當
 即云
 而假
 為句
 字
 前編
 一三
 八六
 云云
 自絃
 云

作
 說文
 句
 从
 夕
 夕
 疑
 雲
 字
 之
 馮
 云
 句
 殷
 相
 近
 故
 可
 通
 也
 一
 減
 齋
 考
 釋
 三
 葉

李孝定
古文一體作古者同，从二象雲氣稠疊形，从卜象雲氣之下垂也。孫于二氏釋云是也。卜辭言三云四云六云于氏以三色云四色云六色云解之，說雖可通然未免有增字解經之嫌，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集釋三四六三葉)

乃后起字。甲骨文称：曰今兹云雨。曰（前六·四三·四一）曰兹云其雨。曰（乙四六〇〇一）是均所以云为云之证。甲骨文又称：曰先出设，明（明一）出各云。曰（前七·四三·二一）设谓自然界所设之徵兆（详释设）。各即格，谓来至也。又：曰王圀曰，出希，八日庚戌，出各云自东。圀母。曰（菁四一）出希即有崇。圀母当为地名。又：曰又求于六云五豕，卯五羊。曰（后上二·三）曰求豕四云。曰（库九七二）曰求于三云（林一·一四·一八）曰求于云。曰（珠四·一）曰求于帝云（续二·四·一一）六云、四云、三云谓云之色也，帝云谓上帝之云也。又：王引之《经义述闻》：曰色者歆之借字也。曰又谓通俗文引公羊传作曰歆然而駭，是从晋之字与

某即朱字，说文谓乃困之古文。困云，当即停滞不动之云。

(113) 曰辰卜，兄一貞一：今日往一延一云，丝一兹一葦大雨？（以一四六二）

往云，即绵延不绝之云。阴云四布，是为往云，故卜问是否会遭遇大雨？

(114) 大云，其雨？一亿四六〇〇。

么云，其雨？乃玄之初文。曰玄云，即黑云，今日乌云。此辞卜问：天有乌云，是否会下雨？

是否下雨？

(116) 貞：佳：云云？一亿三〇五四

思，实即跪字，有倒楣的意思。云云，即云云，当系形状或色彩怪异之云，殷人以为预兆有灾祸降临，故

称之为云云，即云云，当系形状或色彩怪异之云，殷人以为预兆有灾祸降临，故

(117) 庚子彫，三翬云：一卜二

翬，即翬。此辞之翬，于省吾先生读为色，谓三翬云，即三色云，一甲骨文释林

说文：翬，爱藩也。从采，从省，省即样，谓即样云（殷虚卜辞综述五七五页）。我们认为二说均未

谷物之禾堆，即所谓亩。稟。曰三翬云者，三团其状如禾亩之云也，当即后世之亩云。此辞之

史记：天官书：曰蜀云如困仓。隋书天文志：曰蜀云为困。此辞之三翬云，正与之相当。

(118) 东，云有南，雨。一铁一七二·三

(119) 八日庚戌，出（有）各云自东：一（清四）

(120) 大采，各云自北：一（洽七八）

由以上三辞可知，殷已注意到云在空中移动之方向，并加以记录。

3. 云之祭祀

古人视云为神物加以祭祀，文献有载。楚辞九歌之云中君，朱熹注：谓云神也。云中

君谓云神也。高祖六年，置祠祀官，女巫，晋巫，云中君，以岁时祀宫中，云云。云中

(121) 貞：泰于帝云？一（续二·四·一）

已存在，而且多用泰祭。卜辞云：泰于帝云？一（续二·四·一）

帝云者，上帝派来之云，与古代所谓「风伯」「雨师」类相似。

此辞可见，殷人祭云，与求雨有关，盖由云能致雨故也。

(122) 貞：祭于云、犬？
(123) 貞：祭于云、犬？
(124) 貞：祭于云、犬？
(125) 貞：祭于云、犬？
(126) 貞：祭于云、犬？

以上诸辞之「云」，即层云之分上下层者。云云，三云，谓云色也。一南一北，一西一东。淮南子所载之：「四海之

祭。于省吾先生谓「六云、四云、三云，谓云色也」。一南一北，一西一东。淮南子所载之：「四海之

说者可供参考。L「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三六——一三八页）

如此则五云当为五色云。彤云。乃祀云之典禮。L「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五页）

而加以祭。在殷代，人们已注意到，云和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L「殷人既以云云为一种自然现象，复以云云为神灵，为天帝之臣属

六云六豕，卯羊六云。地南复有云五云云可补前此之缺：

六云六豕，卯羊六云。地南复有云五云云可补前此之缺：

(1) 可虫三羊用又雨云 大吉云

(2) 可虫小牢又雨云 吉云

(3) 可虫竺先酉迺五云又雨云 大吉云

(4) 可五云彤云

𠂔 𠂔

卜辭「云」從無假作「𠂔」之例。唐蘭、孫海波讀「云」為「𠂔」，均由誤解卜辭所致。

按：字从「云」从「口」，隸可作「𠂔」。合集一三五一四辭云：「辛卯卜，般貞，其方……作𠂔不𠂔弗𠂔」。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𠂔 𠂔

孫海波 「𠂔」存下九五。疑𠂔字。𠂔（甲骨文編七三三頁）

施謝捷 「𠂔」甲骨文中有一字作𠂔形，旧不识。……𠂔形象以双手抓云之形，可釋為从手从云之𠂔字。……辭曰：

……大𠂔……
仅残存二字，其用難曉，后又有見，辭曰：（存下九五）

……說文：𠂔，𠂔，有所失也。春秋傳曰：𠂔子辱矣。从手，云聲。𠂔知𠂔字含有亡失，失去之義。……（釋甲骨文中的「𠂔」字，殷都學刊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一九至二〇頁，又一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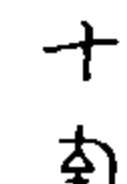
按：孫海波文編隸此作「𠂔」，施謝捷釋「𠂔」。卜辭殘缺，其義難曉，應與天象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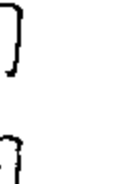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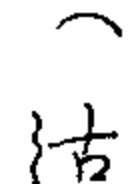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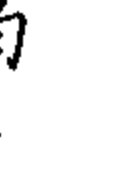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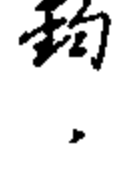
劉鷄 「𠂔」字疑其象形，以與鼎彝文相近也。……（藏龜序四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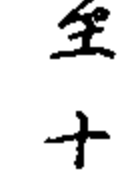
孫詒讓 「𠂔」案劉蓋以𠂔為𠂔。說文虫部云：𠂔，一名𠂔，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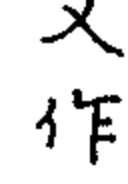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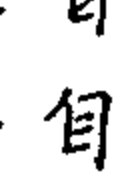
形。即爾雅釋魚之腹。一說大別有腹字。與虫異。劉說自可通。然今攷定實當為它之象形。說文它部云：它，蟲也。从虫而長，象冤曲承尾形。一蛇為或體。此大作，與冤曲承尾形尤切。一舉例上廿五葉上。

王國維「卜辭有方」諸字，亦不下數百見。按使夷歌云：「金十旬」，「庚教啟孟云：「金十旬」。考說文：「旬，古文作，是旬即墨字，乃即旬字矣。卜辭又有「古出二百」語，一藏龜六葉，亦可證。古乃即旬字。余編搜卜辭，凡云「貞旬亡田」者，亦不下數百見，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為一旬，而於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云「旬亡田」者，猶易言「旬无咎」矣。日自甲至癸而一編，故旬之義，引申為編。釋詁云：「宣，旬，編也。」說文訓裏之「旬」，實即此字，後世不識，乃讀若包，殊不知乃自之初字。旬字从「夕」，从車，亦會意兼形聲也。……

王襄「說文解字」：「旬，編也。十日為旬，从旬日。」契文作，不从日，卜辭之卜旬均于癸日始，卜下司王之亡田。自癸酉至壬午為一旬，癸未至壬辰為一旬，遞而推之，以至癸亥壬申，共為六旬。周一旬，亦有編誼。契文之旬，異文甚多，最其特異者以見衍進程序，王孫鍾作，古鉢作，从「夕」从「日」，為旬之籀文，與許書古文之近。子，或云是二旬合文。一古文流變臆說第二五——二六頁。

王襄「說文解字」：「夕，裏也，布交切。按旬義，旬作，小臣守敦金十鈞，鈞作，是旬皆从「夕」作，乃即旬之最初字，後人始加日耳。一遺考天象一葉下。

商承祚「王靜安釋古為旬，甚確。十日為一旬，故从「一」从「十」，其初體疑當作，由十至十也，後寫為，遂無義可說。一佚考七葉下。

吳其昌「旬」者，殷代記日法自甲至癸，十日之名也。王國維說旬曰：「卜辭有諸字，不下數百見。按使夷歌云：「金十旬」，「庚教啟孟云：「金十旬」。考說文：「旬，鈞之古文作，是旬即墨字，乃即旬字矣。卜辭又有「力之二日」語，微六，亦可證乃即旬字矣。日自甲至癸而一編，故旬之義，引申為編；亦足釋詁：「宣，旬，編也。」說文訓裏之「旬」，實即此字；後世不識，乃讀為包，殊不知乃自之初文。旬字从「夕」，从車，亦會意兼形聲也。一說六，一三，微釋四九，按先師之說是也。虽使夷歌，屏教啟，金十鈞之旬字，乃實係「九」，「金」二

字之合併，然說文既載「鈞」之古文有作「𠂔」者，可証古人亦有「𠂔」二字偶混為一，而「𠂔」字在古時碼為旬，則事實固甚明也。𠂔（殷虛書契解詁第四二頁）

朱芳圃「字象人身回旋之形，故引伸有旋轉圍繞之義，旬軍諸字皆從此作，是其證矣。殷人以日自甲至癸為一旬，蓋假為旬。說文「𠂔」部：「旬，編也。十日為旬。从「𠂔」，日。旬，古文。𠂔，十日為旬，周而復始，與人身之回旋相同，故借用之。」（殷周文字釋叢書中第一〇七葉）

唐蘭「𠂔」卜辭習見，或作「𠂔」或「𠂔」等形，又或作「𠂔」或「𠂔」等，則其繁形也。自羅氏誤釋為龍，學者咸承之。不知龍自作「𠂔」等形，𠂔曲而尾向外，此蟠結而尾向內，其形迥異。余謂此簡體作「𠂔」，明即「𠂔」字，而前人莫悟，何也？「𠂔」字王國維釋旬甚是，然謂訛裏之「𠂔」即此字則誤。說文「𠂔」部之字如「𠂔」、「𠂔」等，均可證為從「𠂔」，「𠂔」力實勻之古文，旬當从日勻聲，許君僅誤併「𠂔」力為一耳。董作賓謂「旬」且皆象周匝循環之形，「𠂔」商承祚謂「其初體疑當作「𠂔」，由十至十也。漢寫為「𠂔」，遂無義可說。佚存考釋七均無根據。劉鶚謂「𠂔」象虺形，以與鼎彝虺形相近。鐵雲藏龜序孫詒讓釋為「𠂔」。舉例上二五雖不為王氏讀旬之精確，然由字形言之，解為虺形固猶近之也。余考彝器之稱盤虺文者，象兩虺糾結之狀，節取其上半，乃作「𠂔」形，其全形當作「𠂔」，大有附圖以畧與「𠂔」形無闕。余所見有父戊單盤，亞妃盤，舟盤，腹內均有一爬蟲之圖，畧如「𠂔」，當即「𠂔」形，惟彼為正面，故有兩肉角，乃為側面，故祇一角耳。然則「𠂔」或「𠂔」象龍蛇之類，而非龍或蛇。字又安作「𠂔」，更安而為「𠂔」，則為云字，雲之本字也。似古人以此為龍與雲，則為當是龍類也。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橫見，集解以橫為蚯蚓殊誤。蚯蚓豈足為符瑞哉？余謂橫即力之假借字。說文：「橫，若龍而黃，北方謂之橫，地橫當是地橫之誤。呂覽應同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橫，大橫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橫即橫，而「𠂔」實象橫形也。卜辭中同一文字，往往因用法不同，書法亦有殊異。作為者多用為旬，作為者多用為雲，此作「𠂔」者，其用法又異。此辭云：「貞出「𠂔」，別一辭云：「知帝子于「𠂔」，尤出「𠂔」，識七十六疑讀為「𠂔」或「𠂔」。待正月：「憂心惛，「𠂔」說文：「𠂔，憂也。」（天壤文釋四十葉下——四十一葉下）

楊樹達「余按鐵云藏龜壹伍壹叶貳版云：「戊子，卜，庚于多父旬。」依古人名字兼稱先字后名之例，知多父為字而旬為名。紀年記盤庚為旬，知多介父即盤庚。」

陳夢家「祖甲卜辭「旬」「夕」兩字的寫法，旬字出頭（此點是馬漢麟指出），夕字

中間有一點。這兩個寫法到了何組有很大的變化，旬字不出頭，夕字和月字都一律沒有一點。
(綜述二〇〇葉)

孫海波

「𠂔，甲一〇五五。卜辭用𠂔為旬。重見𠂔下。」(《甲骨文編》三八一頁)

孫海波

「𠂔，甲一〇五五。卜辭用𠂔為旬。」(《甲骨文編》三七九頁)

董作賓

「按旬字皆象周匝循環之形，故以十干一周為一旬。商人每旬必卜，卜必於旬日之末日。」(《卜辭中所見之殷曆安陽發掘報告四九三葉》)

饒宗頤

「按曷字从日从旬，疑旬之繁形，他辭云：『貞：曷，大不氏燬。』(《屯乙二二八五》)曷指旬日之間，為時間副詞。」(《通考六五九葉》)

饒宗頤

「卜辭『旬自上甲衣』，至于多毓，亡尤。」(見林一、二一、七一)按『旬自上甲』，以他辭『𠂔自』，『𠂔自』例之，『旬亦動詞，爾雅釋言：『宣，徇，徇也。』說文：『旬，徇也。』十日為旬。『𠂔自』，『徇』，徇也。徇與徇義同，言自上甲而下多后皆徇祭之。『旬』作動詞用，又見粹編一四二六：『癸亥貞：旬亡田，在東。』(《癸酉》)『貞』，『旬亡田』，『在東』，『旬』，『徇』，徇也。『徇』，徇也。徇與徇義同，言自上甲而下多后皆徇祭之。『旬』作動詞用，又見字下當是地名，其云『在某地』，『旬』當讀為『徇』，徇也。徇與徇義同，言自上甲而下多后皆徇祭之。『旬』作動詞用，又見通作徇，廣雅：『徇，巡也。』白虎通：『巡者，徇也。』辭意即謂『在某地巡』，故知卜辭所見『旬』字，除旬日之義外，又有徇祭及巡視兩義，均宜以假借說之。」(《通考九七八——九七九葉》)

李孝定

「契文此字王釋為旬極精，然旬字何以作此形則殊難指。段注於許書旬之古文下注云：『按从日，旬會意。』王襄氏又引『𠂔』作『𠂔』，則此作『𠂔』者殆旬之初文，後始增『二』作『𠂔』耳。『旬』音近，古即假『旬』為『旬』，後始增『二』以爲『十日』專字。許書隸之『旬』包部偶誤，商氏謂『𠂔』，其始殆作『𠂔』，乃由『十』至『𠂔』，由『十』至『𠂔』，說殊不辭。劉孫兩氏以爲象龜象蛇，說殊無據，且出它契文各有專字，與此殊異。又出它與『旬』音義俱遠，何以得有『旬』義，均無可說。唐氏之說實師二氏之意，惟曷實爲何物，確作何狀，迄無確解。唐氏遠就字形以與銅器花紋相比傳，謂字殆象龍蛇之類可以興雲雨，故古文名字象之。天雲之作為象與雲作雨之神物乎，抑象雲之本象乎，神龍與雲自屬傳說，先哲造雲字時豈真得見神龍於以取象，而天際雲狀舉首得見，是則雲字之作當於何者取象，不言可知矣。唐氏又謂曷即『𠂔』之孺，地樓當即地橫之誤，亦僅憑想象。沿覽大樓大橫並舉正足證二者之非一物。唐氏謂『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又豈有若

何根據耶。唐氏又云。卜辭中同一文字往往因用法不同書法亦有殊異。此與文字衍變之慣例不合。所據三字形體各殊，字義各別，正足證三者之非一字。此誠所謂波辭，知其所窮耳。卜辭為字，其義均為十日。卜旬之辭均以癸日，蓋以旬之末日卜下旬之吉凶，董先生之說是也。許詒編為十日一義所引申，蓋數字以十進位觀念下之產物也。（集釋二八九七葉）

常正先說參上字条下。

按：王國維釋旬是對的，但謂「說文訓襄之夕實即此字」則誤。唐蘭已辨之。唯唐蘭以「混同於乃」諸形，謂象龍蛇，亦誤。李孝定已辨其誤。殷人以十日為旬，與後世同。此為古代文字演化途徑主要手段之一。

巳

11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180

雨

𩇛

𩇛

𩇛

𩇛

孫治让 「𩇛」文云雨者亦多其字，皆作𩇛，最為奇古。（契文舉例上十二頁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雨古文作𩇛」（殷釋中五葉上）

楊樹達 「卜辭雨或假為𩇛」（甲文說六十一葉）

葉玉森 「說文。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口象雲，水需其間也。按契文雨字，別構孔繁。疑「𩇛」為初文，象雨需形。𩇛為準初文，增从一象天，「𩇛」狀之小直線，或平列或參差上下兩層或三層，當同狀一物。厥後上平漸變為「𩇛」，又變為「𩇛」，復為「𩇛」而為「𩇛」，與篆文近。郭君乃認上一為天，而以「𩇛」為雲，誤矣。（說契一葉上）

1153

孙海波

「雨」字，存下五九二。疑雨字。一（甲骨文編八五七頁）

李孝定

「契文彙編」彙氏說字形析義，故至確，惟許云上一「」，象天亦不誤也。金文「子雨」已集作「雨」同。一（集釋三四二四葉）

于省吾

「說文」雨字作雨，并謂：「雨，水从云下也，一象天，「」象云，水需其間也。」按許氏的解說，是就已認的小篆而曲加附會。一般說來，雨字甲骨文前期作「雨」，后期作「雨」，商代金文以雨的字多作「雨」。石鼓文作「雨」。由此看出，雨字上端的一橫，乃后起的羨划，「說文」謂一象天，已失去了根據。「說文」又謂「」象云，則水需其間系指非形言之。可是，甲骨文的「云」字本作「云」，則「雨」元由象云形。甲骨文的「水」字作「水」，中間元作直划者，則非「雨」元由說成水需其間。本諸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說文」對雨字的解釋，支离破碎，无一不是處。但是，甲骨文的雨字為什麼上部分作「雨」？我們只要注意到第一期初期自組大字卜辭，常見的雨字均作「雨」，就可以一目了然。一象天，「」象雨滴紛紛下降形，宛然如繪。后来「雨」字的上列三點演變為與橫划相連接，遂成「雨」形。「雨」形已占初文不符，故「說文」遂妄生臆說，以致元由令人理解。（甲骨文文字釋林釋雨一八頁至一一九頁）

徐錫台

「雨」病，見殷墟卜辭云：「貞：今夕其雨病。」（佚五六五）。按「雨」病，即「淫」症也。所謂「淫」，即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氣反常，侵入人體，謂之「淫」疾病。（殷墟出土疾病卜辭的考釋中國謬文研究第七期二〇頁）

常正光說參「」字条下。

按：葉玉森釋「雨」之形體是對的。殷人以為「雨」為「帝」所執掌，故多稱「帝令雨」。此外唯見「河令雨」，「乙三一二一」。

至於祈雨之對象，則神祖均有之。《戰一七·四》之「高妣蔡蚩蚩」，又大雨「祈雨於先妣」，較為特異。

然殷人亦已知風雷雲雨之相互關係：

「貞：茲云征雨。」

「癸巳卜古貞：雨雷，十月。」

「戊戌卜，佳炎霍雨。」

《戰二·四四五》

《後下一·一二》

《甲六三七》

電

𩇛𩇛𩇛

雷其雨

乙三二八三

王襄 𩇛𩇛𩇛，古霽字，从雨从𩇛𩇛𩇛，𩇛𩇛𩇛古霽字。殷契作品，齊刀化作𩇛𩇛𩇛，均可證。或以為象雨燕形，仍釋雨，著之以備一說。（蓋考天象十三葉下）

王襄 古霽字。（類纂正編第十一卷五十一葉下）

陳夢家 謂：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霽是雨止住了，而雲猶未散，所以洪範曰霽。鄭玄注作濟，云：濟者，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一宋世家集解：未雨之先雲來是濟，雨止而雲未去是霽。濟，其實是一樣的。武丁卜辭云：生十月雨其佳霽，生十月不其佳霽雨。陳津一：羽丁亥易曰，丙戌霽。續四四五，壬子夕，霽。傳四一。霽為初旬，義為雨止。（綜述二四五葉）

饒宗頤 釋𩇛𩇛為霽。（貞卜人物通考卷五第二四七葉）

饒宗頤 霽字作𩇛𩇛，从雨从齊。說文：霽，雨止也。爾雅釋天：濟謂之霽。濟，洪範：霽，雨止也。鄭注作濟。云：濟者，雨止之雲氣在上也。文云茲霽，不降禍，乃有霽方之事。霽，言霽于四方也。禮記祭法：霽宗，祭水旱也。春秋桓五年：大霽。服虔注：霽，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通考二四七葉）

于省吾 甲骨文早期霽字作𩇛𩇛。說文：霽，雨止也，从雨齊聲。又：霽，霽謂之霽，从雨妻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霽，當為霽之或體。這是對的。今將有关霽字的甲骨文分条擇录于下：

- 一、甲申𩇛雨大𩇛霽𩇛寅大𩇛𩇛卯大𩇛𩇛自北（邲初，二四·五）。第一期
- 二、𩇛子卜，貞，今日霽（前六·一·三）。
- 三、妹其霽（粹八一八）。

四、辛丑卜，貞，今夕雲（續四·二〇·一二）。

五、辛卯卜，貞，今日征雲○妹征雲○壬辰卜，貞，今日不雨（前三·一九·五）。

六、其雨○戊寅卜，貞，今日雲○□雲（庫一六六五）。

以上所引第一条已残缺，其中雲謂雨止，大段謂天氣大晴，第五条上半已残，妹应讀作昧，指昧爽時言之。征即古延字。这一条第一段是說，辛辰日不雨。这一条虽然上半已残，但它是以雲和雨互貞，与雲无涉。至于第一条和第六条也都是以雲和雨為言，可以互証。L（甲骨文释林释雲一一六頁至一一七頁）

沈建华 「甲骨文𩇛字或作𩇛、𩇛等形，……𩇛乃電字古文，从𩇛从𩇛象下電子之形。……𩇛字从𩇛乃象所下電子之形。下電子总伴隨着雨，所以从𩇛。卜辭電字用𩇛义，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殷虛文字兩編六十一即两条对貞的卜辭：「癸未卜方貞，兹𩇛（電）佳降因？癸未卜方貞，兹𩇛（電）不佳降因？」与灾咎联系的，当然绝不会是雨止的雲。

甲骨文電字作𩇛，从雨从𩇛，乃金意字。說文電字古文作𩇛，形体虽略有改易，但尚基本保留曲构形原意。上古形意字增加声符逐步演化为形声字，是古文字发展的一条通例，𩇛字也不例外。到了后来，如长沙子弹库帛书摹本伏牺之伏作𩇛（文物六四年第九期），即演化中的过渡形态。𩇛字所从之𩇛即由𩇛到𩇛进一步发展的变易形体。所加的丿，即声符包之所从。上古轻重唇不分，包与伏同声。由𩇛再进一步演变成了說文从雨包声之電。从𩇛至電的发展线索十分清楚，卜辭𩇛即說文之電自无问题。L（甲骨文释文二则）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二〇八——二〇九页）

徐中舒 「象形字在甲骨文中虽以简笔勾勒，有时还是维妙维肖。如雷，甲骨文作𩇛，象雨下有三个倾斜的大雨点形。后人临摹不好，只能以形近的口形改写为雷，雷之本义只能是大大雨点。其时或值久旱，巫师祈雨，得此甘霖，故雷得引申为靈为善。L（怎样考释古文字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七页）

按：契文𩇛、𩇛迥殊，或加以混同，非是。𩇛當釋「電」，說文：電，雨冰也，从雨包聲。古文電二大徐本。雷乃𩇛形所演化，形體猶相近。篆文則从「包」聲，變象形為形聲。

春秋僖二十九年：「大雨電」，斯為典籍最早有關電之記載。卜辭云：

「癸未卜，方貞，兹𩇛佳降因？」

「癸未卜，方貞，兹𩇛不佳降因？」

晨前，而卜辭云妹霰。」（綜述二四七葉）

孫海波 「霰」前三、一九、五、日釋霰。L（甲骨文編八五三頁）

李孝定 「字亦作霰，前三、十九、五，似仍為霰之卅率急就者。釋霜於形音俱無徵，其非霰字，亦當存疑，茲仍附之於此。」（集解三四三九葉）

溫少峰 袁庭棟 「甲文之霰作霰，或作霰，霰（甲骨文字集釋誤釋為雪）。說文：霰，霰之霰，又霰，而止也。說文通訓定聲謂：霰當為霰之或體。」

八八 甲申：：：乙而，大：：：霰：：：寅大啟一啟：：：卯大風一風：：：自北：：：一佚三八八

乙丑卜，貞：今日霰？——妹霰？（金六六七）

妹，其霰？（粹八一一）

辛丑卜，貞：今日（夕）霰？（續四·二〇·一二）

戊子卜，貞：今日霰？其而？□霰。（粹一六六五）

辛卯卜，貞：今日征霰？——妹征霰？

壬辰卜，今日不而？（前三·一九·五）

由以上各辭可知，「霰」與「而」同，「啟」即晴，與「風」有关。妹霰者，謂味爽之時而止也。夕霰者，問晚上是否止而也。征霰者，而止天晴的天气繼續延長之謂也。」

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一四四——一四五頁

按：甲骨文霰字从雨从又，孫海波甲骨文編錄其一文於霰字，其餘又收入附錄。唐蘭

李孝定混入雪字。陳夢家謂「當是从每一或母、女」从又，應隸作敏。爾雅釋訓敏、拇也，音

當近拇，和說文的霰（即霧）和霧相當。妹或是昧爽（天將明之前）霧之形成多在晨前，而卜

辭云妹霰。此字形體草率，諸家摹寫各異，唯續四·二〇·一二較清晰，確為从女从又，與雪

字迥殊，陳夢家釋為霰可信。卜辭均用為本義。

說文「霰，地氣發天不應也。从雨敎聲。霰，籀文省。今字作霧。說文霰及籀文霰皆霰之

形。霰，卜辭早期最為常見之「霰」作「霍」，而「霰」字則較晚出，亦較罕見。霍乃音假，霰乃

專用字。

刻辭類纂誤釋為「婁」，今正。

零
罽

羅振玉

說文解字：

「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窠。」金文皆从于从雨作雩（孟

號
一
作
雪
一
靜
鼓

作雨。《毛公林》吳中丞曰：「雨从房省。」卜辭中或从雨省从旨，或从雨从于。

之月，大雩帝，縣威樂。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鞬至祝歌皆作，曰威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此足見雩字以舞之意，亦是見雩之用舞乃殷代以來。卜辭別有从于之雩字，亦作雩。于乃等之初文，象形。二。象雩管。一。其吹也。其从弓作者，乃管外之鉦，以于亦形聲而兼會意，取其用樂也。一。辭考一一二葉下——一三葉上。

陳夢家：「卜辭舞作介或作介，象人兩袖舞形，即無字。巫祝之巫乃無字所衍受。……正之而事乃舞，統以降神求雨，名其舞者曰巫，名其動作曰舞，名其求雨之祭祀行為曰雩。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大雩帝，用威樂。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爾雅釋詁：舞，號雩也。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云：雩，旱祭也。凡此所說祈甘雨、求雨、請雨、旱祭等，皆是雩的行為，而吁嗟與舞則舞時之歌。巫、舞、雩，吁都是同音的，都是以求雨之祭而分行出來的。一無報二十五五六——五四三——武丁卜辭的「無」，（即舞），到了康康卜辭加「雨」的形符而成「雩」，它是說文「雩」之所從來。郭沫若釋「雩」為「雩」是對的，但說文「雩」已是形聲字，卜辭作「無」作「雩」乃是「舞」之象形。（綜述六〇〇——六〇一葉）

李孝定：「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羽下或从羽雩羽舞也。契文一體作四。雩，一六——續五二二五又五二二九，殊三二八，殊四五八，凡七見其字均與「示」字連文作「雩示」若干數字。或言「乞自雩」，據鄭注若「考證」凡此皆為人名，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八葉背白刻辭之一。考察文長不具錄自與求雨之祭無關。惟有二辭云：貞其才舞疾介雩口卯二牛。前五三九六，貞雩務其有貝。甲申卜賓貞雩務亡貝。九七一及九九二組合在此雩為祭名，似與漢世通話相契合。惟九七一一片它辭云：祭未卜賓貞茲需佳降禍。祭未卜賓貞茲需不佳降禍。祭未甲申二日相連又為同版貞文，則二辭當有因連，先一日貞需之降禍，需為久雨，說大雨三日以往為需，似又與同版他辭之「雩」不能相應，此則疑未能明也。一體作雩，以雨从無，無亦聲。鄭謂即許書之雩，其說可以。無。于。音韻均同也。卜辭雩字均為求雨之祭，辭云：望日庚其東乃雩印玉來庚又有大雨。朔日庚其東乃雩印玉來庚亡大雨。至其乎成雩孟又雨。貞亥雩孟田又雨。微一三八五。羽乎雩亡大雨。辨八四六是其例也。金文作雩孟其雨。尹毛公鼎雩善其均用為語辭，即經典之雩，王國維氏之說是也。（集釋三四五四葉）

按：字乃从雨从龜，當為龜名。辭云：

「貞：來，王：佳來五：允至，以龜龜八，當五百十，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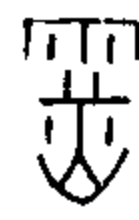
綜圖二一·一
續四·二六·五
粹一五五〇

明七一五有「習龜卜」是龜亦龜屬，蓋靈龜之類。

「貞：今夕固其龜」

乙八三五二
乙八四一四

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陳夢家

「（周禮）求雨之祭有雩、皇兩名。樂師注：古書皇作翌，舞師注：鄭司農云：皇，雩之祭，亦作翌。雩與皇之分別，當互其舞具之不同。卜辭舞字象兩手持牛尾：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周禮旋人：掌教舞散樂夷樂，序官注云：旋，旋牛尾，舞者所持以麾，說文：麾，舞牛尾也。皇，舞為鄭眾許慎所注，乃蒙羽於首以舞，說文：鵠，知天將雨鳥，故舞旱暵則冠之以鵠焉。卜辭的靈字从雨从皇，此字近於西周初（或殷）一尊文：皇，銘曰：口作厥皇考寶璽。三代二·二八·一·卜辭的皇从雨，仍是求雨之舞，而且是用於四方之祭祀者，略近於舞師之羽舞。後世求雨之舞常用羽毛為舞具，所以說文雩的或體作翌，猶卜辭之靈字，文獻作皇而說文作翌。一綜述六〇一頁」

李考定 「从雨从巫，陳氏謂是从皇，二者均與皇字迥異。辭云：方雲求季又大雨。八八五與求雨之事有関，然不可遽定為周禮舞師：皇或說文之翌，但當就其象形隸定作雲。从雨从天，說文所無。一集釋三四五八葉」

按：陳夢家釋靈，讀作翌，不可據。南師二·一九五亦見外一一九，嚴一萍隸作靈，亦誤。字不从皿。甲八五五：于冠奉年又雨，為祈雨之對象。

霽

按：此當與1192同字。合集三〇〇六五辭云：「其畚年...雨在孟...亡大雨」用為祭名。

霽

孫海波文編十一·一二釋「霽」，謂為地名。

張亞初「甲骨文和金文有霽字（綜類一七一頁）。有時省口作霽（金文編五八九頁霽人字高）。此字後來分化為霽和霽。古音各支成了路。霽人字高係山西出土器。所以霽就是霽，就是文獻上的霽。」（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八頁）

按：孫海波釋「霽」可從。說文：霽，雨霽也。从雨各聲。大徐本：契文與篆文同。段玉裁謂「此下兩本字。今則落行而霽廢矣」。錄六十七「在自霽卜，為地名」。

霽

羅振玉釋霖，無說。（殷粹中五葉上）

王襄「古霖字」（類纂正編第十一葉下）

李考定「說文：霖，雨三日以往从雨林聲。契文同。羅說可从。辭去。王遂霖霖。補四。四七·一地名。霖雨字卜辭作霖。說見前。霖雨霖形，久雨之義。當以霖為初字。後世作霖者，俗字也。」（集釋三四四七葉）

張亞初「卜辭的「霖」字（綜類一七一頁），从雨从林（檉）。林（檉）与散音近字通。这是从雨从林以林为声的霖字。后来声符林换成散作霰。中山五圓壺霰係為潛（中山五器文字編七三頁）。廣韻上声早韵以散、檉、散為同字。潛為从散省声，故霖字可係為潛。」「古文

按：前四·九·八僅餘殘辭，當是「霰」字。用義不詳。前四·四七·二「王逐」，兕，葉玉森前編集釋補作「霖」，不可據。孫海波文編一一·一二、李孝定集釋三四四七皆承其誤。據辭例或當是「霖」字之殘。契文「霰」不从「林」，舊均釋「霖」，非是，劉釗有專文論及。張亞初釋「霰」是正確的。

霰

按：字為說文所無，卜辭用為動詞。合集一三〇一一辭云：「貞不霰」

霰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霰

陳夢家 釋霰，謂即說文之翌。（殷虛卜辭綜述六〇一页）

按：合集七〇七五辭云：「庚戌卜，貞，王呼取我夷在夕畷若于霰，王固曰……若」，當為祭祀之對象，與「翌」無涉。

1199

𩇛
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00

𩇛

按：《說文》二·三五·八辭云：「其雨，王不𩇛」；「其𩇛」，為祭名。

1201

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02

𩇛

按：《合集》三七·八四·八辭云：

「辛酉王田雞麓，獲大𩇛虎」

「大𩇛虎」當指某種特殊品種之虎。

1203

𩇛

按：《說文》一·〇二·四辭云：

「辛未貞，其……教𩇛厥佳左」

似為地名。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按：合集二〇七七〇辭云：「……自入至門不往食」
為地名。

申
𠄎

孫詒讓
文又有申字，如去：申字多作𠄎，或作𠄎，或作𠄎，或作𠄎。……申作𠄎，于字例頗難通。而龜
出之有耳。（申与字字形亦相近）（契文舉例上一頁下至二頁下）

孫詒讓
說文申部申，古文作𠄎，籀文作𠄎。金文宰橈角作𠄎，王子申鼎作𠄎，與此

籀文申，古文作𠄎，籀文作𠄎。吳中丞大澂因篆文作申，遂謂子申且乙角之申
字亦然，均非申字也。附正：於此。（殷釋中四葉）

氏謂中象一錢聯結二物之形殊謬。要之，中乃電之本字，當移許書電下說解於中義下而以象形說之，後以陵爲支名日久遂湮，乃別造電字以當之耳。奎文作𠂔矢蓋𠂔矢尊𠂔丙中角𠂔宰繞角𠂔不娶蓋𠂔戔弔鼎𠂔𠂔社伯蓋𠂔𠂔衛蓋𠂔𠂔繞蓋𠂔𠂔中鼎𠂔𠂔克鼎𠂔𠂔楚子𠂔𠂔黃韋俞父盤𠂔𠂔毛鼎蓋除一二異形外，與契文同。（集釋四三八八葉）

𠂔，乙五二九。或变田形为口。贞及今二月雷。
 𠂔，乙七二七。或变口形为口。
 𠂔，乙一二。或变口形为点。(甲骨文编四五三)

李孝定 說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形。問古文雷。古文雷。雷間有回，雷聲也。契文。一文字形差近，惟定文但从二。或穀小點，或二田，而古文齊字無从二。更未見作小者。陳說之誤可見。于氏釋雷於契文、金文、石篆形體衍變之迹，的然明白，以讀諸辭，亦怡然理順。許書古文有作問者，下从口，猶存契文遺意，于氏說不可易也。陳釋轉讀為解，解為雲氣升騰，於卜辭辭義亦不盡諧適，乃云。或不惟禍。隸三六七，解為升騰，氣不惟禍，似於常理有悖也。郭氏釋虹於字形亦遠，且契文自有虹字作𠃉，辭云。王固曰有崇，八日庚戌有各，云自東宦母晨亦有出虹，自北飲于河。清四一，此正虹之象形字。字部耕蛇按蛇許說寒烟乃虫名，虹許說端煉，即虹之別名，乃天象字，釋虹為是。吾國民間猶多虹能飲水之傳說，蓋古意之遺也。金文雷字已見于氏所列，不贅。其字形與契文多相類。

（集釋三四三二葉）

饒宗頤「癸巳卜，出貞：……雨。𩇛（雷）十月，在……」（後編下一·一二）按漢書王莽傳中：「冬雷。」此書十月有雷，語略同。京房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御覽八七六引）蓋古以冬雷為咎徵。（通考五〇八葉）

張秉叔 是霰字。從董彥堂師釋（注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六頁）

于省吾「甲骨文」字亦作𩇛、𩇜、𩇝、𩇞、𩇟、𩇠、𩇡、𩇢、𩇣、𩇤、𩇥、𩇦、𩇧、𩇨、𩇩、𩇪、𩇫、𩇬、𩇭、𩇮、𩇯、𩇰、𩇱、𩇲、𩇳、𩇴、𩇵、𩇶、𩇷、𩇸、𩇹、𩇺、𩇻、𩇼、𩇽、𩇾、𩇿、𩈀、𩈁、𩈂、𩈃、𩈄、𩈅、𩈆、𩈇、𩈈、𩈉、𩈊、𩈋、𩈌、𩈍、𩈎、𩈏、𩈐、𩈑、𩈒、𩈓、𩈔、𩈕、𩈖、𩈗、𩈘、𩈙、𩈚、𩈛、𩈜、𩈝、𩈞、𩈟、𩈠、𩈡、𩈢、𩈣、𩈤、𩈥、𩈦、𩈧、𩈨、𩈩、𩈪、𩈫、𩈬、𩈭、𩈮、𩈯、𩈰、𩈱、𩈲、𩈳、𩈴、𩈵、𩈶、𩈷、𩈸、𩈹、𩈺、𩈻、𩈼、𩈽、𩈾、𩈿、𩉀、𩉁、𩉂、𩉃、𩉄、𩉅、𩉆、𩉇、𩉈、𩉉、𩉊、𩉋、𩉌、𩉍、𩉎、𩉏、𩉐、𩉑、𩉒、𩉓、𩉔、𩉕、𩉖、𩉗、𩉘、𩉙、𩉚、𩉛、𩉜、𩉝、𩉞、𩉟、𩉠、𩉡、𩉢、𩉣、𩉤、𩉥、𩉦、𩉧、𩉨、𩉩、𩉪、𩉫、𩉬、𩉭、𩉮、𩉯、𩉰、𩉱、𩉲、𩉳、𩉴、𩉵、𩉶、𩉷、𩉸、𩉹、𩉺、𩉻、𩉼、𩉽、𩉾、𩉿、𩊀、𩊁、𩊂、𩊃、𩊄、𩊅、𩊆、𩊇、𩊈、𩊉、𩊊、𩊋、𩊌、𩊍、𩊎、𩊏、𩊐、𩊑、𩊒、𩊓、𩊔、𩊕、𩊖、𩊗、𩊘、𩊙、𩊚、𩊛、𩊜、𩊝、𩊞、𩊟、𩊠、𩊡、𩊢、𩊣、𩊤、𩊥、𩊦、𩊧、𩊨、𩊩、𩊪、𩊫、𩊬、𩊭、𩊮、𩊯、𩊰、𩊱、𩊲、𩊳、𩊴、𩊵、𩊶、𩊷、𩊸、𩊹、𩊺、𩊻、𩊼、𩊽、𩊾、𩊿、𩋀、𩋁、𩋂、𩋃、𩋄、𩋅、𩋆、𩋇、𩋈、𩋉、𩋊、𩋋、𩋌、𩋍、𩋎、𩋏、𩋐、𩋑、𩋒、𩋓、𩋔、𩋕、𩋖、𩋗、𩋘、𩋙、𩋚、𩋛、𩋜、𩋝、𩋞、𩋟、𩋠、𩋡、𩋢、𩋣、𩋤、𩋥、𩋦、𩋧、𩋨、𩋩、𩋪、𩋫、𩋬、𩋭、𩋮、𩋯、𩋰、𩋱、𩋲、𩋳、𩋴、𩋵、𩋶、𩋷、𩋸、𩋹、𩋺、𩋻、𩋼、𩋽、𩋾、𩋿、𩌀、𩌁、𩌂、𩌃、𩌄、𩌅、𩌆、𩌇、𩌈、𩌉、𩌊、𩌋、𩌌、𩌍、𩌎、𩌏、𩌐、𩌑、𩌒、𩌓、𩌔、𩌕、𩌖、𩌗、𩌘、𩌙、𩌚、𩌛、𩌜、𩌝、𩌞、𩌟、𩌠、𩌡、𩌢、𩌣、𩌤、𩌥、𩌦、𩌧、𩌨、𩌩、𩌪、𩌫、𩌬、𩌭、𩌮、𩌯、𩌰、𩌱、𩌲、𩌳、𩌴、𩌵、𩌶、𩌷、𩌸、𩌹、𩌺、𩌻、𩌼、𩌽、𩌾、𩌿、𩍀、𩍁、𩍂、𩍃、𩍄、𩍅、𩍆、𩍇、𩍈、𩍉、𩍊、𩍋、𩍌、𩍍、𩍎、𩍏、𩍐、𩍑、𩍒、𩍓、𩍔、𩍕、𩍖、𩍗、𩍘、𩍙、𩍚、𩍛、𩍜、𩍝、𩍞、𩍟、𩍠、𩍡、𩍢、𩍣、𩍤、𩍥、𩍦、𩍧、𩍨、𩍩、𩍪、𩍫、𩍬、𩍭、𩍮、𩍯、𩍰、𩍱、𩍲、𩍳、𩍴、𩍵、𩍶、𩍷、𩍸、𩍹、𩍺、𩍻、𩍼、𩍽、𩍾、𩍿、𩎀、𩎁、𩎂、𩎃、𩎄、𩎅、𩎆、𩎇、𩎈、𩎉、𩎊、𩎋、𩎌、𩎍、𩎎、𩎏、𩎐、𩎑、𩎒、𩎓、𩎔、𩎕、𩎖、𩎗、𩎘、𩎙、𩎚、𩎛、𩎜、𩎝、𩎞、𩎟、𩎠、𩎡、𩎢、𩎣、𩎤、𩎥、𩎦、𩎧、𩎨、𩎩、𩎪、𩎫、𩎬、𩎭、𩎮、𩎯、𩎰、𩎱、𩎲、𩎳、𩎴、𩎵、𩎶、𩎷、𩎸、𩎹、𩎺、𩎻、𩎼、𩎽、𩎾、𩎿、𩏀、𩏁、𩏂、𩏃、𩏄、𩏅、𩏆、𩏇、𩏈、𩏉、𩏊、𩏋、𩏌、𩏍、𩏎、𩏏、𩏐、𩏑、𩏒、𩏓、𩏔、𩏕、𩏖、𩏗、𩏘、𩏙、𩏚、𩏛、𩏜、𩏝、𩏞、𩏟、𩏠、𩏡、𩏢、𩏣、𩏤、𩏥、𩏦、𩏧、𩏨、𩏩、𩏪、𩏫、𩏬、𩏭、𩏮、𩏯、𩏰、𩏱、𩏲、𩏳、𩏴、𩏵、𩏶、𩏷、𩏸、𩏹、𩏺、𩏻、𩏼、𩏽、𩏾、𩏿、𩐀、𩐁、𩐂、𩐃、𩐄、𩐅、𩐆、𩐇、𩐈、𩐉、𩐊、𩐋、𩐌、𩐍、𩐎、𩐏、𩐐、𩐑、𩐒、𩐓、𩐔、𩐕、𩐖、𩐗、𩐘、𩐙、𩐚、𩐛、𩐜、𩐝、𩐞、𩐟、𩐠、𩐡、𩐢、𩐣、𩐤、𩐥、𩐦、𩐧、𩐨、𩐩、𩐪、𩐫、𩐬、𩐭、𩐮、𩐯、𩐰、𩐱、𩐲、𩐳、𩐴、𩐵、𩐶、𩐷、𩐸、𩐹、𩐺、𩐻、𩐼、𩐽、𩐾、𩐿、𩑀、𩑁、𩑂、𩑃、𩑄、𩑅、𩑆、𩑇、𩑈、𩑉、𩑊、𩑋、𩑌、𩑍、𩑎、𩑏、𩑐、𩑑、𩑒、𩑓、𩑔、𩑕、𩑖、𩑗、𩑘、𩑙、𩑚、𩑛、𩑜、𩑝、𩑞、𩑟、𩑠、𩑡、𩑢、𩑣、𩑤、𩑥、𩑦、𩑧、𩑨、𩑩、𩑪、𩑫、𩑬、𩑭、𩑮、𩑯、𩑰、𩑱、𩑲、𩑳、𩑴、𩑵、𩑶、𩑷、𩑸、𩑹、𩑺、𩑻、𩑼、𩑽、𩑾、𩑿、𩒀、𩒁、𩒂、𩒃、𩒄、𩒅、𩒆、𩒇、𩒈、𩒉、𩒊、𩒋、𩒌、𩒍、𩒎、𩒏、𩒐、𩒑、𩒒、𩒓、𩒔、𩒕、𩒖、𩒗、𩒘、𩒙、𩒚、𩒛、𩒜、𩒝、𩒞、𩒟、𩒠、𩒡、𩒢、𩒣、𩒤、𩒥、𩒦、𩒧、𩒨、𩒩、𩒪、𩒫、𩒬、𩒭、𩒮、𩒯、𩒰、𩒱、𩒲、𩒳、𩒴、𩒵、𩒶、𩒷、𩒸、𩒹、𩒺、𩒻、𩒼、𩒽、𩒾、𩒿、𩓀、𩓁、𩓂、𩓃、𩓄、𩓅、𩓆、𩓇、𩓈、𩓉、𩓊、𩓋、𩓌、𩓍、𩓎、𩓏、𩓐、𩓑、𩓒、𩓓、𩓔、𩓕、𩓖、𩓗、𩓘、𩓙、𩓚、𩓛、𩓜、𩓝、𩓞、𩓟、𩓠、𩓡、𩓢、𩓣、𩓤、𩓥、𩓦、𩓧、𩓨、𩓩、𩓪、𩓫、𩓬、𩓭、𩓮、𩓯、𩓰、𩓱、𩓲、𩓳、𩓴、𩓵、𩓶、𩓷、𩓸、𩓹、𩓺、𩓻、𩓼、𩓽、𩓾、𩓿、𩔀、𩔁、𩔂、𩔃、𩔄、𩔅、𩔆、𩔇、𩔈、𩔉、𩔊、

三四一曰不雨。曰（乙七三一）曰帝其令。曰（南北輔一五）曰帝其弘令。曰（乙六八〇九）曰不雨。此言帝其大令雷也。雷之，甲骨文雷字从申，申即電之初文。雷者雷之形，雷者電之聲。雷字之演變，其作崇，乃見或形之有變，再變而作𩇑，三變而作𩇑，四變而作𩇑，其增而作形符，為說文作雷所本。按其源流遞嬗之迹，灼然明矣。然則研契諸家之釋電釋雷釋虹，均无当矣。一（釋雷，甲骨文文字釋林九至十一頁）

常正光說參 D 字条下。

殷人已知雷與電之關係。其形為電，其聲則為雷。篆文演而為从雨从晶聲。契文不从雨，申即電，

貞，及今二月雷？

貞，弗其今二月雷？

王固曰，吉，其雷。

王固曰，帝佳今二月令雷，其佳而不吉。

丙六六為丙六五之反，帝令雷，雷字通殘，其驗辭可證。張秉權考釋以為「雨」字，非是。

卜辭「雷」多用其本義。亦用作人名：

「戊寅卜，報貞，雷其來？」

貞，雷不其來？

貞，半雷稽于明。

丙六五

丙六六

張秉權考釋以為「雨」字，非是。

丙二八

乙七〇三〇

𩇑

𩇑

𩇑

羅振玉「說文解字」，从田象耕之形。或省作𩇑。此與許書或體同，知許書之或體中每有古文矣。一（殷辭中八葉上）

王襄「古疇字，省田，亦即古壽字。」（類纂四編第十三第六十葉上）

郭沫若「雷當即疇字，左屯乃地名。」（粹二五〇七片釋文）

乙

因为这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现象，古人恐怕不会那样混沌。《尚书金縢》云：「秋大熟，禾获，天大雷，電以风。」雷、電、风三者是并提的，想来商代亦该如此。疑心卜辞申字有繁简两式，简式的多用于支的日申，繁式的皆用于闪电的日申，西周以后两式均用于日申，而增雨旁的为日電，申電始分为二。这样看来，下列卜辞：

1 贞：宜雷？
不其宜？
(乙三八六四)

2 贞：宜雷？

3 贞：及今二月，
令雷？
(合集一三四一四)

4 令雷？
(乙五二九)

可能就是殷人占卜闪电的记录，跟甲骨文卜风、卜雨、卜云、卜雷属于同类性质卜辞。《殷墟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六〇至六二页。

柯昌济《按》：「按雷字当为即古文禱字，此文当记祭禱之事，得字为其假借之字。」《殷墟卜辞集》例证考释，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五〇页。

按：契文「𠄎」與「𠄎」說文曜之或體同。王筠釋例謂「𠄎」篆下云「曜」或省，非也。當云古文「𠄎」字象形，小篆加田以表之耳。嚴章福說「𠄎」校議謂「𠄎」為古文，「𠄎」以為聲，其說並是。

卜辭用為祭名，亦用為人名，如：

「𠄎」藉在名受出年？

又或用為地名，如：

「于雷」受？

「于𠄎」受？

「𠄎」與「雷」形體區分甚嚴，不得混同。

乙三二九〇

存一·一八三一

唐蘭 「乙作」，沃三，則玄鳥之乙所从出也。 (天懷文釋二葉下)

陳邦福 「案白虎通五行篇：『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也。』史記律書云：『乙者言萬物生軋也。』又案殷契文粹枝人名乙字作「」，「」諸形，惟報乙字增「」作「」，「」為地象，蓋喻報乙德配於地者也。周金文粹枝人名乙字，為父乙其作「」，亞若祭教作「」，父乙觚或作「」，則為震象，許引大一經謂乙象人頤，與殷周古籀文亦正相合也。又案爾雅釋魚云：『魚腸謂之乙。』郭注引禮記云：『魚去乙，邢疏引內則鄭注：『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鮐魚有骨名乙，立目旁，狀如義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是大一經乙為人頤之說，疑從雅訓考以臨陽五行，遂引伸為人象也。 (十餘形直箋)

李孝定 「陳氏於乙字，形無新說。許君謂象艸木之出乙，然，又謂象人頤，二說並陳是澄並無的解。且二說於字形並不相類，其誤至顯。 (集釋四二二五葉)

吳其昌 「乙字且乙自作「」，冊，乙解作「」，且乙尊作「」，酉乙尊作「」，商三句兵作「」，皆象刀形。禮記月令：『其日甲乙，鄭注：『乙之言軋也。』又廣雅釋言：『乙軋也。』後漢書松隱述傳章懷注同釋名釋天亦云：『乙軋也。』既知乙訓為軋，然則軋字究當作何解邪？史記匈奴傳漢書匈奴傳注記匈奴之刑典並云：『其法有不小者軋大者死。』顏福注引服虔曰：『軋刀刻其面也。』案服說是也。刀刻其面為軋，而軋又即為乙。以衣、食、古、代以名詞為動詞之公例律之，則乙之為刀至為顯白。惟乙義為刀，故乙即軋又為以刀刻面之稱也。 (金文名彙疏證)

李孝定 「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金氣高強，其出乙。』乙與「」同意。乙承甲，象人頤。說文所收象體與乙字疑似者有十二卷之「」，解云：『玄鳥也，象形。鳥軋切。』同卷「」，解云：『流水也，从反「」讀若移妖支。』又「」，解云：『也，明也，象批引之形。虎字从此，余制切。』十一卷「」，水小流也，姑注切。古文「」，時義文。吳氏說乙為刀乃自乙字訓軋立意。按軋讀鳥轄切，乃从燕乙字以聲，乙字亦讀鳥軋切，可證非从甲乙字。段氏注謂：『此从甲乙為聲非燕乙也。』說非軋既不从甲乙字，則吳說當為可商。郭引尔足釋魚之說謂乙象魚腸。按此說除尔足外別無他澄，且乙之字形可象者甚多，不可必為魚腸，以備一說可也。竊謂乙之訓值當於許書形體與乙是似諸義求之，或可得其端倪。按「」訓玄鳥，段氏謂字當橫看，象燕飛時自後視之「」形，其說是也。然則字當作「」，與「」迥別。且字讀鳥軋切與乙音余革切亦異。又「」訓批，讀余制切，與甲乙字形近音似。然他經籍中未見此字，卜辭中亦未見有訓批之「」字，是不能謂乙「」批也一字也。此外則有十一卷之「」及十二卷

王襄 「土，孟鼎作土，散盤作土，契文作土，即土之匡廓，許說：「物出形也」
(依段氏本)，疑象土塊形，一為地，加「土」諸形，象塵土之飛揚，土之后起繁文，小篆之
二，許說象地之上，地之中，意土之上橫画乃由「土」之中點所衍成。許氏地之上之說，未合于土
且諸字形。末一字之上，疑是古文社，卜辭云：「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東
土受年吉。」北西南東土，殆即北西南東社，或讀如字，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亦有西土東土南
土北土之文。」(古文流變臆說二六頁)

王襄 「詩商頌長發：「相土烈」，春秋宣公九年左氏傳：「取于相土」，東都「史記殷
本紀：「昭明卒，子相土立。」近人多以土為相土之略稱，從之。」(遺考彙系二葉上)

葉玉森 「按卜辭言「賁于邦土」者一，言「賁于土」者數見。又卜辭
云「辛口御水于土年」，(藏十四、三)御水之禮惟于土行之，則土或仍邦社也。」(前釋一卷十
七葉下)

葉玉森 「亦即土字。」(鈎沈五葉下)

郭沫若 「土、且、士實為社器之象形，……士字卜辭未見，从士之字如吉，於作吉
形(△後上、一九、四)之外，多作△、△、△、△諸形，此由形而言與土、且實無二致。
……是故士女對言實同社、祖妣。」(《甲研·釋祖妣》十一頁)
又曰：「余謂士、且、王、土同係社器之象形，在初意本尊嚴並無絲毫猥褻之義，入後文
物漸進，則字涉於嫌，遂多方變形以為文飾。故士上變為一橫筆，而王更多加橫筆以掩其形。」
(同上十七頁)

又曰：「以上五片(澤九、三五九、七九)均有卜於四望受年之事，其曰東土南土、土，
蓋段為社。」(粹考一一九葉上)

孫海波 「土

貞于土賁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

貞于土賁

貞茶年于土九牛

癸亥卜侑土賁羊一小牢圉

前一·二四·三

前五·一·六

前二·一六·一

前一·一

其賁下土

貞勿茶年于邦土

其侑賁毫土有兩

今日勿賁于土

王先生曰：曰土即土字，孟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土，卜辭用刀鏤，不能作肥筆，故聖

其中作土，猶天之作土，亦為邦社之社。疑即相土，實即一事。傅斯年先生新荅卜辭後跋，深疑王

氏之說，而以相土之土，亦為邦社之社。邦社相土，雅一作持，持杜土聲，雖近，不必即是一人。相土作

乘馬，本屬傳說。荀子作乘杜，呂覽作乘雅，注：雅一作持，持杜土聲，雖近，不必即是一人。相土作

且卜辭諸土字，无一相土連文者，則土不必即相土。土与邦土毫土意同。如以土配相土，邦土

毫土之辭无以解。况卜辭称先公自高祖亥以降，自为一系，余于上文已明之，是相土不必即殷

之先公，然則以社釋土于义为长矣。

说文：社，地主也。礼运：命降于社，谓之穀也。注云：社，土地之主也。周官大

司徒，设其社稷之壇而树之田主，各树其野所宜木。注：以形义言之，社与古文封相近，故广雅释

言：社，封也。又淮南缪称训：其社用土。注：以形义言之，社与古文封相近，故广雅释

土曰封。礼记乐记：封比干之墓，注：象土上树植之形。周礼地官：序官封人，注：聚

之曰注：曰沟穿地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注：曰大上之世，民食水草而无畛域，画地相处，起

土以为界，半其初文，再变作𡵓，散盘从𡵓，象意。刻嬭作𡵓（名伯殷），形声。说文训詁之

丰，其形则封之初体，其字则王之误字。凡许书从丰得声之字，当云从封声。封古与邦同：邦

邦与封皆象封土为界之形。疆竟之内，曰邦曰封；国郭所在，曰国曰邑，邦之为言封。书序云：

邦康叔，邦诸侯；曰论语：曰在邦域之中，曰皆用以为封字。水土百谷，土神主之；封土以

祀，故土曰社神。

古者社祠甚多，祭法：曰诸封为百姓主社曰国社，自主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主社

曰置社。又独断：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

周礼及左传贾注并言二十五家为社。尚书大传有五方社云：曰大社惟松，東社为柏，南社为梓。

西社为栗，北社为槐。盖先民都鄙之中，皆主社以主祭。卜辞言邦社，犹後世之国社。云毫

社，即毫邑之社。毫为殷都，故有社祠，言毫社所以别于国社。云社者，泛指诸社而言，非其

先公相土也。读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书後，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五五至五八頁）

孫海波 「王氏以土為相土說非。」（考古二期考古社刊五十七葉）
又曰：「土又作𡗗，其加強者，象揚塵之形。」（文編十三卷五葉上）

孫海波

「土，𡗗九。七。卜辭后期土作𡗗，与金文同。東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一（甲骨文編五一八——五一九頁）

孫海波

「土，𡗗八二七。疑士字。壯字从此作。」（甲骨文編六三七頁）

楊樹達

「殷契粹編玖〇柒片云：曰己巳，王卜，貞，△歲商受△？王鳳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原釋讀土為社——謂是動詞。樹達按：東土南土与通言東方南方等同。書大誥云：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知東土、西土等詞為殷周間恒語。此辭以商為中心，并貞商之四方，東土、南土、西土、北土与商為對文也。」（卜辭瑣記一二頁）

吳其昌

「土者，即殷世先公之相土也。王先生曰：『……土，即土字。』大孟鼎：『受命受疆土。』之土作𡗗，卜辭用刀鏤，不能用肥筆，故空其中作𡗗，猶之『𡗗』字之『𡗗』矣。土，疑即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此字，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系篇，皆作相土。』而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馬。』相土作馬，呂覽勿躬篇曰：『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持杜聲相近，其昌按：持杜形誤。杜土一聲，則『土』是『士』非『杜』也。然則卜辭之『土』，當即相土。觀林：『九。三。其昌按：先師之說致確，今可引申以証明者：下列一片，『𡗗。二。二。三。四。』即『𡗗。一。一。』上節文云：『癸亥卜，又得土；黃絲二宰，俎。』下節之文當為：『𡗗。四。四。』因有『唐』字，其餘文雖或不盡如所補，然『唐』字則尚存大半，显然甚明。『土』為殷人震仰之先公与創業之先王，成唐同，是必當為『相土』矣。」

第 三 冊
米
第 三 冊
米

又，有一片云：「貞貞于土，一牛，俎宰。貞出于大甲。」
此可以補証者一。卜辭又云：「貞貞于土，一牛，俎宰。貞出于大甲。」
至于多后，衣者，志同。可見「土」與「上」同。此其語與他辭所云「貞貞于土」
知其必為相土矣。此可以補証者二。卜辭又云：「貞貞于土，一牛，俎宰。貞出于大甲。」
未年于土，一牛，俎宰。此可以補証者三。卜辭又云：「貞貞于土，一牛，俎宰。貞出于大甲。」
既易誤，而「土」與「上」同。此可以補証者四。卜辭又云：「貞貞于土，一牛，俎宰。貞出于大甲。」
而不易察覺。此即經典「相土」之名所由來矣。考燕京學報，即相。故形與音皆極易傳誤為「相土」。
梁解詁第二七四——二七六頁。

陳夢家
「卜辭云：五日丁酉，允出來，自西，止。盛告曰：土方顯于我東鄙，我二邑，邛
方亦侵我西鄙田。」
之北，土方在沁之東，當在耿之西。方既侵耿，又侵沁，則方似在土方之上。土方疑即杜，左
傳襄二十四年，「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注云：「唐杜二國名。」左傳文六有杜祁，
是杜為祁姓，亦見西周全文。杜伯禹（兩周考釋一五三）；杜伯見周語上，杜伯射王於鄆，韋注
云：「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亦見墨子明鬼篇。若土方是唐
杜，杜而杜為豕韋氏之後，則武丁實滅之。夏本紀集解引賈逵曰：「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
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綜述二七二——二七三葉）

陳夢家
「卜辭祭社，可分兩類：一類是先公土，一類是某地之社。關於後者，有以下
諸例：

貞勿奉年於土，前四、一七、三
貞又祭毫土，佚九、二八
于毫土，前二〇
毫土，車小宰，前二一

祭土即祭社，文獻中記載極多：大雅縣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魯語上：土
發為社，助時也。公羊傳：州一，諸侯祭土，何休注云：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
主陰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王為社。說文：社，
地主也。魯語上和祭法以為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左傳昭廿九：土正曰后土。后土，
為社。其實土即是社，后土猶封禪書秦制：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漢制：秦巫祠社主。社主，

武丁卜辭

中國五為五壇

后土及田正之神

稷
—
田
正

田主，
謂社也。

卜辭之祭土

与 社 櫻 色 括

六國盟人於其

春秋
卷四
土主
云

投 擲 = 四 〇 五

朱塘舊廟及桑

福和桑林即求雨

際上迷誤社

• • • • •

公二年公徙居平

1186

社一作杜，為此則蕩社可能是唐杜氏，見左傳襄廿四。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毫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社，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社也。」正義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蕩陵，又有蕩臺。」說文：「毫，京兆杜陵亭也。」封禪書：「於社毫有三社主之祠。」漢書《郊祀志》作杜，地理志：「杜陵有社主祠四所。」凡此蕩社、湯社、湯社、社毫與毫、毫王、湯都有一定的關係。（綜述五八二——五八四葉）

李孝定：「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契文作「𡗗」。象土塊形，「一」地也。郭氏以為象杜器說非。王氏謂土為相土，其言當立者則當讀為邦社，其說並是。王氏先公先王考孟謂卜辭單言「土」者為相土，傳「𡗗」者仍當讀為社於微文，說但略加修正並未加以否定也。孫氏釋且非是，契文且字自作「𡗗」，與此迥異也。金文作「𡗗」，孟果「𡗗」散盤「𡗗」自「𡗗」盤司土自「𡗗」毫林「𡗗」康侯苗簋「𡗗」宗周鐘與地僅實筆與巨廓之異耳。（集釋三九八七葉）

饒宗頤：「戊申卜，設貞：方帝。來于土、兗、……上甲。」（《乙五二七二》）
「土」與「兗」并祀，再及上甲，是土當為地祇，即社也。《墨子·明鬼》下列古曰：「周代祝社方。」《詩·雲漢》：「方社不莫。」舊以為殷先公相土，非是。（通考一二〇——一二一葉）

饒宗頤：「按土方即杜方。《詩·絲》：『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周有杜伯，射王于鄆，見《墨子·明鬼》及《周語上》。韋注：『杜國，陶唐氏之後。』左傳襄二十四年，士句言：『在商為豕韋氏，左周為唐杜氏。』賈逵云：『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土方果為唐杜氏，則武丁滅之，故伐土方之事，僅見于武丁卜辭。（參綜述二七三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方輿紀要：「杜水在今陝西麟游縣西南。」疑土方舊地即立此。（商頌：『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與此方國名之土方義異。）（通考一七二——一七三葉）

屈萬里：「上當是杜、牡等字偏旁所從之上，而筆畫偶未連屬。按：上當是士字，亦即故書習見作男陰解之勢字。士人之士，初義殆為男性之人，義與杜、牡等實一致也。」（《公甲釋》四四四頁三五〇七片釋文）

金祥恆：「今甲骨文，从土从山，山乃甲骨文土字……土或於「𡗗」旁加小点作「𡗗」者，孫海波《甲骨文編》云：『象揚塵之形。』而亦之小点移於一下，就甲骨文之鳳雛或作「𡗗」，將

冠狀之小点，移至身旁。虽属讹误，有違於理，然在文字演变中，若此讹误，屡见不鲜，……
北未即北土，北土为甲骨文恒语。《释名》中国文字第五卷一九三一頁至一九三二頁）

白玉崢

「按：△字，约有如左之三种书法：

1. △：见于第一期武丁、及第二期祖庚之时，为最常见之书法。或于其上增点作△（前七·三六·一），作△（后下三八·三）等。孙海波氏曰：「其加点者，象扬尘之形。」（文编十三·五）是也。
2. △：见于第三期之卜辞（后下一八·八及粹九〇七等）。
3. △：见于第四期之卜辞（甲二九〇二及二九〇七等），又或于其下增点作△（粹三六六）。《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八三六頁）

于省吾

「又以上所引第十五、十六两条，都是以土为社，社与方同时并祭。《诗·小雅·甫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毛传：「器实曰齐，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气於郊也。」《郑笺》：「以絜齐丰盛，与我纯色之羊，秋祭社与四方。」按甲骨文以社与方並祭，可以和《诗·甫田》相印证。《甲骨文字释林·释方·土》一八七頁至一八八頁）

彭裕商

「……卜辞作△，△即象血滴。于此益可见△当为祭祀土地的神主之象而非一般的所谓土块。而前人有谓△上小点为尘粒者（如孙海波《甲骨文编》），据此，知其不确。社为土神，也代表土地，故古文献中社、土相通；

《诗·长发》：「殷土茫茫，史记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茫茫。」
《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诸侯祭土，注：土谓社也。」

《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殷气也。」

《汉书·郊祀志》：「社者，土也。」

《论衡·顺鼓》：「土也。」

故古人以祀土地之神主为土地之象征，因以为土字。《卜辞中的土、河、岳》，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第十辑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姚孝遂

肖丁

「卜辞的△土△，一为先公名，一为社土。二者在文字形体上尚看不出有什么区分。事实上卜辞中有的先公如河、缶等均是自然神发展为祖宗神，△土△亦当是如

此。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单称“土”者为先公名；土上冠以地名者为社土。《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八〇页）

戴家祥

《说文》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依段玉裁校。《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静安先生初见《玉篇》一辞，开始断为邦社，段土为社。后来撰写《殷虚书契》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把有

关燎于土的祭典，考定为殷人祭祀先公即史祀殷本纪昭昭之子相土，从而否定了自己过去段土

为社的旧说，承认土字有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至于土字为什么写成土形，先生没有详细论列。

杭县说土象地土有堆，实堆之初文。《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于土上立，王先谦释邦社，谓即祭法之国社，汉人讳邦，改为国社，最有说服力。《玉篇》

形从田，田，土声，似当释封，说文小篆篇籀文封作土，从土，田声。《玉篇》

与从田同。《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且，非读为作，唐土，即日，荡社，史记秦本纪字公二年，遣兵伐荡社，集解引徐广

曰：荡音汤。古汤、唐同字。《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辞曰：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曰大社之外，又有五社，东社八里，西社九里，南社七里，北社六里，是谓近郊四社。《说文》

通社，读正齿禅纽，土，读舌腹透纽，在形声字的声系中，禅纽每每混入舌声，以舌腹透纽

作为定字，前行则为舌端，后行则为舌面。例如：《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是，玉篇一三七时纸切，唐韵承旨切。《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眠，从目是声。《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石，玉篇三五一时亦切，唐韵常隻切。《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拓，从手石声。《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来，作为音原的独体字，日土，在古代当读正齿声，后来才分离出舌腹音，

这是字原、音原发展的一般规律。

人类社会从狩猎经济发展到农牧经济，意识到土壤对于人类生存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

主宰力量，因而产生了一种幼稚的可笑的敬畏心理，一系列的祈求活动，便接踵而来，这在宗

教学上叫做自然神崇拜。《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日社之日，泣卜来岁之稼。《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析谷也。《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玉篇》

都可以作为卜辞旁证。

由于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渐认识到土壤之神与土壤本身，不可一概而论，于是塑造了与本族有血缘关系的特殊人物，作为社神，把自然神人格化了，这是祖先崇拜教发展的结果。这样下去，不得不把原来的土字，加上形义符号示，以区别于土壤之土，於是出现了以示土声的形声字，许氏所谓「孳乳而寢多」也。经过若干年代的自发使用，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已不复知「社」的字原为「土」，两汉时代，经典遗文，偶然残存着一个两个原始字原，但是不得经师翻成俗语，没办法以晓学者，经、传、史记所以有遗文存在，诂训学家有所谓雅俗之别，原因就在于此。上（「社」、「杜」、「土」古本一字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一八九一至一九一八页）

王树明 象矗立于地面的石柱之形……应是摹画商代以石为主的文字。L（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二六八页）

7 提到四句土占的卜辞，其内容以如下的一条为最完整：

曰己巳五卜貞，**今**歲商受**年**。**王**曰：吉，東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乙（殷契粹編九〇七）

郭沫若释四曰土曰即四曰社。后，陈梦家以为卜辞中的四曰土曰，即史籍中所讲周代的

曰东土_口、曰南土_口、曰西土_口等，皆泛指一个范围很大的土地区域。但甲骨文中中的曰土_口字，在绝大部分场合，可断为曰社_口字；而且，当时方国并立，益多异族，商王怎么会替四方的异国、异族来祈求丰收呢？假如从语言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考虑，愈是原始的人们，就愈是只对具

体事物给以专门名称；表现一般概念的词汇，是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在殷墟卜辞中，许多名词便是专指具体事物而言。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日东土、日南土、日西土、日北土，就应当是专指某个具体对象而言。陈梦家所举日南土、日西土等辞，如小屯殷墟文字甲编二九〇二，虽似泛指一大片区域，但这样的例子在卜辞中是很少的，而且很可能是到这时才刚发生的引申之义。

如：殷墟卜辞中与社祭同时进行的祭祀四日方土之例，可以进一步证明四日土即四日社。

日口年卜，方帝三豕出犬，卯于土宰，率雨。日（殷契佚存四〇）

日求于土宰，方帝。日（殷墟文字缀合二一一，甲骨续存上五九五）

日戊申卜，殷贞，方帝，求于土。日（小屯殷墟文字乙编五二七二）

于省吾已详论这是日社与日方土的同时并祭，也就是请小雅甫田中的可以社以方，毛传所云日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气于郊也。郑笺说的日秋祭社与四方。日社与日方，毛祭是在同一地点进行的，日方祭既有四方之祭，四日土不是四日社，又能是什么呢？四日土可以肯定，是四日社之后，便能发现在卜辞中，几乎只对四日单土、四日土、四日方以及一种现在对其意义还说不大准确的四日戈，使用日东、日南、日西、日北这四个方位名词，从而使四日单土、四日土、四日方都成为指某一具体事物而言的专门名词。

日社是地母崇拜的场所。商周时期，甚至到汉代以后，每个聚落都有日社，一般是每个村落只立一社。四日单土当然也是各立一社。这样，日东、日西、日南、日北，岂不很可能就是日东、日西、日南、日北四个日单土之中的日社吗？也就是说，卜辞中所说祭祀四日社和四日方的活动，岂不很像是在四日单土之中进行的吗？看来，所谓四土日受年，也就是指四单土受年而言。日（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弹——三八——四〇页）

胡厚宣说参叶字条下。

按：契文「土」字之形體與用法均很複雜。其形體之來源，說者紛紜。郭沫若以為與「且」、「士」、「王」同象社器，荒誕不可據。

卜辭「土」或為先公名，或為方國名，或為社土，或為邦土，不能一概而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余永梁釋聖。 (殷虛文字考)

郭沫若 「聖字从収从土，當即聖字。說文云：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聖，从又土，讀若兔鹿聲。」从又與从収同意。 (辭考一五八葉上)

董作賓 「聖」字，作聖，武丁時則作聖，余永梁氏殷虛文字考有云：「聖說文：聖，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者曰聖，从又土。」此與篆文畧同，从兩手致力於地，會意。篆文省又，从収與从収同。卜辭从収，或作収也。此字在第四期武乙時，正有从収作収者，見於粹編，郭沫若氏亦說為聖。此字武丁時皆作聖，與田字相連成文，確是「致力於地」之義，蓋包括耕種墾殖之事。 (殷曆譜下編卷四曰至譜六葉上)

董作賓 「武丁時又有「聖」字，作聖，疑是聖之繁文，从田，當為農具，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為用字。此字从収，从土，與聖同，中增農具，亦非耕殖之事莫屬。」 (殷曆譜下編卷四曰至譜二第六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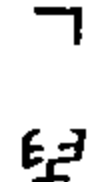
楊樹達 「聖說文讀若兔鹿聲：聖，實從或指之初文。聖田即極礦，亦即今語之挖礦也。」 (求義十葉上)

又曰：「郭沫若云：聖字从収从土，當即聖字。說文云：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為聖，从又土，讀若兔鹿聲。」从又與从収同意。楊樹達按郭君此說極是。這個字他辭又作聖，字从収从土，余永梁也釋作聖，聖望二字形體不同實立是一個字，余郭兩君先後都釋作聖字是不錯的。我看這個字是聖的初文。說文說：聖讀若兔鹿聲。繫傳作：兔鹿聲。鹿字析文說：雖然沒有鹿字，但是那個字从穴居聲是很明顯的。聖字从収从土，聲與聖字同，聖讀若鹿，而聖聲類同，可以知道聖與聖聲音是一樣的了。說文說：聖字訓指，指即今語的挖字是致力於地之工作，那麼聖字與聖字的意思又是彼此一致的了。聲音無異意義相同原來本是一個字殆無復疑義。不同的祇是聖是會意字，聖是形聲字罷了。」 (耐林讀甲文說六——七葉)

孫海波 「劉氏藏契有一辭文云：

應該是受田的專用字。——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五十七葉

丁山 「當是說文土部所謂。陰，掃陰也。从土，升聲，讀若糞。『泰字初文。』……糞田者，陰田之職也。」（氏族及制度三八葉）

丁山 「望，甲骨文作，象以手除土形，即糞田本字，語在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糞分一声之轉，糞方疑即妙胡。」（商周史料考証九〇頁）

李孝定 「說文：『泰，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泰。从土，从又，讀若兔鹿塵。』與文从収與从又同。余氏釋泰是也。……他家釋泰，泰釋貴均於字形不合。按糞，周禮釋文作泰，省華增土，明是糞之異文，未可與泰相比附。至貴字均从貝，惟汗引古考，雖遺字偏旁作望與比略近，然猶多一『人』形偏旁，胡氏亦謂『人義未詳，不好說解』，惟仍牽傳以說望字，不知其形之絕遠也。且卜辭自有『泰』字，以當墾田之義，而此字與許書泰字形義均合，不煩比傳說之也。楊氏讀為『泰』亦可通。『泰』蓋泰之變起形聲字，或因方言小異而別製一字耳。字立卜辭均與田若畱字連文，正許訓致力於地之義也。」（集釋四〇〇五葉）

李孝定 「从収从田同从用从土，說文所無。卜辭此字每與田字連文，辭例與『泰田』同。字之結構較泰字僅多一『田』字偏旁，象兩手持一工具以致力於地，其義當亦與泰字相類。然遂謂至墾田字亦無確據。用存種類象形字，見前用字條，此所析為當偶與『田』字形近，惟即『田』字也。胡氏乃以鐘鼎同義而傳有田品之義解之，殊嫌迂曲。董先生謂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田』字，其說亦有未安也。宋氏謂字从受土，大誤。與文主文受字均从『凡』，繁凌誤為『舟』，未見有从『田』用『田』作者。」（集釋四〇〇八）

饒宗頤 「按堅即泰。說文云：『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泰。』从又與从収同。『戊辰卜，方貞：令泳堅田于美。』（補二·三七·六）泳受命治田。周書上：『古者太史順時，顧土。』（太史公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知太史之官亦參與堅田之事。」（通考二五七——二五八葉）

饒宗頤 「癸巳卜，方貞：令眾人：入羊方墾田。……（屯甲三五·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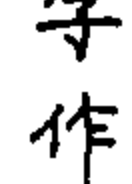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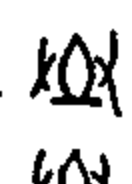
按聖字，从臼从土，疑讀為聖。說文：「籽，聖禾也。」左昭元年傳杜注：「聖苗為義。」此言聖田，即聖田也。（通考卷二五八葉）

屈萬里

「聖」字隸定之當作聖，字未滿，殆是聖田之意。

（甲編考釋四四五葉）

于省吾

「甲」骨文「聖」字作或等形。其从「𠂔」者多屬第一期。从「𠂔」与「𠂔」或以同，从「𠂔」与「𠂔」也同。又字象手形，其倒正单双均无别。余未梁釋望為聖，并引說文曰：

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者曰聖。曰為聖（殷虛文字考）。楊樹達謂聖，是掘字的初文。曰，以為曰甲文的聖，田便是掘。曰（附六）。丁山釋聖為叁，以為冀田之類（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八）。

陳夢家謂：「聖，象聖土之形，疑即冀字。」（綜五三八）。徐中舒釋聖為貴，以貴為蹟（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沈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胡厚宣以徐中舒說，又謂：「貴亦讀作蹟。」

貴田者，蓋犹言藉田。曰（附六）。按以上諸家之說，只有釋聖是對的，但也解決不了問題。其說文謂：「聖，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聖，从土，讀若兔窟。」按許說必有所本，但也不免籠統，究竟致力於地是指着哪種具體事說的？令人无从索解。清代毛際盛說：「說文新附通雅，在聖字条引宗涑（按即王宗涑，字倬甫，嘉定人，精于小學）說，謂：『聖（聖）正字當作聖，』

今录其說于下：宗涑謹案新附考（按指鈕樹玉說文新附考），曰：「說文支部說：『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聖，』然則古通作聖，而聖又散之通段矣。宗涑謂聖正字當作聖，說文支部說：『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曰聖，』然則古土从又，讀若兔窟，与玉篇聖訓耕用力宜合。廣韻：『聖，川同。』說文：『聖，与元、軌字并入沒部，音若骨切。』考說文元从元声，軌是或字，正文从元声作軌。是元、魂、痕三部古音与沒部相轉，故聖又有聖音。

王氏这一段考証，通聖聖兩字之即，實屬創見，今再分別加以闡述：一，就构形來說，則聖即聖，又孽乳為聖，至为明确。二，就音讀來說，說文謂聖讀若窟，窟之通聖，犹鬼之通昆，魁之通魁，衣之通殷（洋楊樹達古音對轉疏沁）。然則聖之讀聖，由于二字双声，并漢紐一等字之通，脂、淳對轉。三，就義說，國語周語的：「聖田若抗。」韋解謂：「發田曰聖。」耕聖用力。以上三說，均就開墾土地言之。方音十二的：「聖，力也。」郭注謂：「耕聖用力。」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以上三說，均就開墾土地言之。方音十二的：「聖，力也。」郭注謂：「耕聖用力。」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說文：「汝穎之間，致力於地曰聖。」又相符合。總之，就聖、聖、聖、聖的形音義三方面論証的結果，和

則聖、堅與罌為會意字，乃罌字的初文，罌為后起的通假字，罌為常用的俗体字，这是没有疑
問的。說文訓罌為豕鬣，不以為罌字。又說文訓豕鬣為治，讀若豰。清代說文學家多謂豕鬣即罌的
本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又曰豕鬣即今罌字。按豕鬣或豰為罌，典籍无征，均不可信。

甲骨文聖田二字相連（見下文所引第八條）。聖字原作，从土从又，从土帶有三點（甲
骨文土和从土的字帶有數點者屢見），象土粒形。这个字关系很重要，即說文聖字之所本，旧
不誤，甲骨文編入于附录，没有和堅字摆在一起。

甲骨文罌字中从用，說文謂用从卜中，殊誤。用乃甬字的初文，今作桶。罌字上从曰下从
土，因為罌田时需要剷高填低，故用桶以移土，詳拙著釋用。至于田、畱、畱等形，乃田字的
异文，初树达漢釋為固，讀作礦（耐个）。

今將有关罌田的甲骨文，擇要分別录之于下：

甲，堅田和行堅

一，戊辰卜，賓貞，令永罌田于羔（前二、三七、六）。

二，□令永罌田于羔（前四、十一、三）。

三，令卑罌田（南北·明二〇〇）。

四，癸卯卜，賓貞，□令卑罌田于京（梁四一七）。

五，戊戌卜，賓貞，令大征族罌田于虎口（京都二八一）。

六，行罌五百，四旬七日，至丁卯从。在六月（乙一五）。

七，堅敷（乙三二二）。

八，辛□□王田聖田□林（甲三七七）。

以上第一期

九，貞，王令多羌罌田（粹二二二）。

十，甲，免貞，于下尸，則堅田（粹一二二三）。

十一，癸亥貞，于吳堅田，癸亥貞，王令多尹罌田于西，受禾；癸亥貞，多尹弱作，受禾；乙
丑貞，王令堅田于京；于耳龙罌田（京都二三六三）。

以上第四期

乙，罌田

十二，甲，免卜，咎貞，令擊罌田于□□，留王事；己酉卜，爭貞，从众人，乎从擊，留王事。

五月（前七、三、二）。

十三，癸□□卜，貞，令擊罌田于先侯。十二月（前六、十四、六）。

十四，今日罌田□于先侯。十二月（明六二〇）。

十五癸子卜，宾貞，令众人口入緋方罌田；貞，弓令众人。六月（甲三五—一〇）。

以上第一期

其弱罌，弗受又年（后下四—一五）。

以上第四期

上列十六条需要分别加以说明：

一、第四条和第十一条的京，是商代领域内的地名，第十三、十四两条的先侯，第十五条的緋方，都是已归降于商朝的其他方国。这是商王派人向别族扩张罌田的一种表现。

二、第五条的犬征是甲骨文屡见的人名。这一条是说，令犬征率领他的族人罌田于某方。第一、二两条的永，第三、四两条的半和卓，第十二、十三两条的擊，都是甲骨文常见的统治阶级人物，自然也都是商王的爪牙。以第十二条的奴众人和第十五条的令众之沘之，则永、半、卓、众等人并不从事劳动，而是迫使擊人在远方或异域从事罌殖劳役的率领者和监督者。甲骨文称曰气令擊田于先侯（前二·二八·二），田字作动词用。这是气令擊率领众人在先侯从事耕种已经开垦的土地。在此附带说明一下：战国时代的陶文有「圣监田」（古陶文彙录十三·三）二字，这

当是罌殖的监工者——把头一类所用的陶器。

三、第十一条以王令多尹堅田于西和多尹弱（读弗）一作对貞，下句的作字系指罌田为言。由

此以推，甲骨文第一期的「令尹作大田」和「弓令尹作大田」（殷虚文字綴合編一·三六）对貞，

很显明，两个作字也就是就罌田而言。

四、第六条的行罌五百，四句七日，即五百四十七日。因此可知，在某地实行罌殖的时间约

有一年半之久。如果依造旧说，以罌田为粪田或耕耨，姑不论不合乎文字的构形，而且，这都

不过是农作的短期劳动，为什么约达一年半之久呢？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五、甲骨文牧牛之牧作牧，牧羊之牧作教，后世则牧行而教废。第七条的堅教即即罌牧，罌

田和放牧有连带关系。开罌土地时，草木丛生，宜于放牧，故以罌牧为言。

六、第九条的王令多羌堅田，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史料。甲骨文早期多用羌为人牲以祭，有时

也令多羌从事狩猎。而此条是正式用多羌为从事农罌的奴隶，这就关系到商代社会制度的转变

问题。

在上述之外，第五期甲骨文也于猎兽言罌，例如：

一、丁卯卜，在去貞，詣告曰，兕來羞，更（惠，语同）今日罌，亡灾，半（擒）（前二·二·

一）。

二、戊午卜，在去貞，王其罌大兕，虫豸眾鵠，亡灾，半（殷虚文字綴合編二·三八）

以上两条的罌字应读作窟，圣和罌之读若窟已详前文。凡说文的某字读若某，两个字往往通借。

甲骨文𡩺字中从用，说文谓用从卜中，殊误。用乃甬字的初文，今作桶。本象桶形。云梦秦简以斗用𡩺为斗桶，犹存古文。……𡩺字上从𡩺，下从土，因为𡩺田时需要剉高填低，故用桶以移土。至于田、田、田等形，旧或释为田是对的，……

今将有关𡩺田的甲骨文，择要分别录之于下：

甲，𡩺田和行𡩺

一、戊辰卜，方貞，令永𡩺田于𡩺（前二·三七·六）。

二、□令永𡩺田于𡩺（前四·一〇·三）。

三、令卓𡩺田（南北明二〇〇）。

四、癸卯□卜，方貞，□令卓𡩺田于京（燕四一七）。

五、戊戌卜，方貞，令犬社族𡩺田于虎□（京都二八一）。

六、行𡩺五百四旬七日，至丁卯从。才六月（乙一五）。

七、𡩺教（乙三二一一）。

八、辛□□王□𡩺田□林（甲三七七）。以上第一期

九、貞，王令多羌𡩺田（粹一二二二）。

十、甲𡩺貞，于下尸，𡩺𡩺田（粹一二二三）。

十一、癸亥貞，于𡩺𡩺□□○癸亥貞，王令多尹𡩺田于西，受禾○癸亥貞，多尹弼作，受禾○乙丑貞，王令𡩺田于京○于耳龍𡩺田（京都二三六三）。以上第四期

乙，𡩺田

十二、甲𡩺卜，𡩺貞，令𡩺𡩺田于□□，𡩺王事○乙酉卜，𡩺貞，収眾人，乎从𡩺，𡩺王

事。五月（前七·三·二）。

十三、癸□□卜，□貞，令𡩺𡩺田于先侯。十二月（前六·一四·六）。

十四、今日𡩺田□于先侯。十二月（明六二〇）。

十五、癸子卜，方貞，令眾人□入𡩺方𡩺田○貞，弓令眾人。六月（甲三五一〇）。以上

第四期

上列十六条需要分别加以说明：

一、第四条和第十一条的京，是商代领域内的地名。第十条的下尸（夷）、𡩺（𡩺当系下

夷的地名），第十三、十四两条的先侯，第十五条的𡩺方，都是已归降于商朝的其他方国。这

是商王派人向别族扩张𡩺田的一种表现。

二、第五条的犬社是甲骨文习见的人名，当是犬族的族长。这一条是说，令犬社率领他的

族人𡩺田于某方。第一、二两条的永，第三、四两条的卓，第十二、十三两条的𡩺，都是甲骨文

族人𡩺田于某方。第一、二两条的永，第三、四两条的卓，第十二、十三两条的𡩺，都是甲骨文

族人𡩺田于某方。第一、二两条的永，第三、四两条的卓，第十二、十三两条的𡩺，都是甲骨文

文常見的統治階級的人物，自然也都是商王的爪牙。第十二條的收聚人和第十五條的令眾人可以證明，永、卓、擊等人並不從事勞動，而是迫使眾人在遠方或異域從事墾殖勞役的率領者和監督者。……

三、第十一條以王令多尹墾田于西和多尹弱（讀弗）作對貞，下句的作字系指墾田為言。由此以推，第一期甲骨文曰令尹作大田田和曰司令尹作大田田（綴合一三六）對貞，很明顯，兩個作字也是就墾田言之。

四、第六條的行墾五百四旬七日，即五百四十七日。因此可知，在某地實行墾殖的時間約有一年半之久。如果依照舊說，以墾田為筑場圃、糞田或耕耨，姑不論不合于文字的構形，而且，這都不過是農作的短期勞動，為什麼要達一年半之久呢？這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

五、甲骨文牧牛之牧作牧，牧羊之牧作教，後世則牧行而教廢。第七條的墾教即墾牧，墾田和放牧有連帶關係。土地始墾時草木叢生，宜于放牧，故以墾牧為言。

六、第九條的王令多尹墾田，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史料。甲骨文早期多用羌為人牲以祭，有時也令多尹從事狩獵。而此條是王令多尹充當農墾的奴隸，這就关系到商代社會制度的轉變問題。

在上述之外，第五期甲骨文也于狩獵言獵，例如：

一、丁卯卜，在去貞，貞告曰，眾（兕）來羞，車今日獵，亡災，半（擣）（前二·一一·一）。

二、戊午卜，在潢貞，王其獵大眾，車鴈罪鴈，亡災，半（綴合編二三八）。

以上兩條的獵字即聖之繁構。說文聖之讀若窟，已詳前文。凡說文的某字讀若某，兩個字往往通用。窟作動詞用，即利用窟穴以陷眾。眾為巨獸，故特掘窟穴以陷之。第一條的眾來羞，胡厚宣謂羞為地名。按爾雅釋詁謂曰羞，進也。羞訓進典籍習見。眾來羞，是說眾來向前，故下文以車今日窟陷和亡災、擒獲為言。第二條的其窟大眾，車鴈罪鴈、亡災，半，是說騎着鴈鵠兩種馬，以追逐大眾而使之陷入所設的窟穴，可以順利亡災而擒獲之。卜（甲骨文釋林釋經二三二——二四一頁）。

考古所 地：當為山之異構。卜（小屯南地甲骨九九四頁）

趙誠 「獵」字。象双手用桶取土之形。甲骨文用作狩獵的動詞，是指在地上掘一窟穴以陷野獸。卜（甲骨文簡明詞典三四一頁）

常正光说参𠂔字条下。

按：字當釋「𠂔」，讀若「𠂔」。于先生已詳論之。

121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14

圉

𠂔

按：字从「土」从「兒」，在卜辭為地名。

1215

甫

𠂔

于省吾说参𠂔字条下。

按：合集二二九六辭云：

「丁卯：貞牛：甫伯：」

為方國名。

1216

鑄

𠂔

王襄

「疑鑄字」

（類纂存疑第三第十四葉上）

內火。商承祚「祚」，羅師釋鑄，說文解字曰鑄，亦謂炊鑄。𠂔象持𠂔，𠂔為竈口，𠂔推林。𠂔文略近。一

即火字。說詳一卷王注。一（殷虛文字類編三卷七頁下）

王國維「此為即鑿、鑿二字，古讀若門。鑿（古文鑄）字从此。一（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三卷五頁下引）

孫海波 鑿鑿（考古四期廿一頁）

李孝定「按，字从臼从丹，象倒皿从土，束定之當作鑿。孫說是也。當是鑄之古文，从土者范之意也。范皆土制，故从土象兩手捧皿傾金屬溶液於范中之形。金文作鑿（芮公鼎）、鑿（芮公壺）、鑿（湯叔尊）、鑿（鄆子簋）、鑿（楚子簋），並由此字所孳衍。增从火者，象金屬溶液。从皿象范，与土同意。或又作鑿（鑄子簋），為篆文所自昉。从金与从火同意，於形已複。从丹則声符也。本辭云「貞其鑄河」，其文未詳。王氏謂鑿字从此，未達一間。南氏釋鑿說非。本字解鑄，於字形蓋无可疑。惟於卜辭辭意未能通讀。一（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五九六頁）

按：釋「鑄」可從。合集一四五三五辭云：「貞其鑄河……王室……佳王……八月」為祭名。



121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山



1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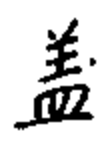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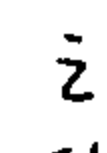




王襄類纂以為古山字。

郭沫若「五山」辭云「□□卜，又（簡）于五山，在齊（？）……月卜。此例僅見，

不知是否即五岳。 (粹七二 考釋)

陳夢家 「凡祭山都與雨有關，祭山所以奉雨，奉年……卜辭祭山之法是祭、爰、又、剛、奉年、奉雨。」 (綜述五九六葉)


李孝定 「梁文彖三峯並立之形。惟梁文山字火字形體無別，當於文義別之。」 (集釋二九一三葉)


陳炜湛 「卜辭火字屢見，或作，象火焰上騰之形，或作，則与山字无别。盖既象山巒形，亦有象火焰之形。甲骨文編有火无山，仅收从山之巒作。其实，卜辭並非无山字，只因与火同形，甲骨文編把它归入了火字而已。一般而论，下平者为山，圓者为火，但也往往互作，基本上两字同形，只能根据句子的上下文来判断究竟是山还是火。」

下列諸辭之或不宜釋火，当釋山：

丁酉卜，扶：賁羊豕豕雨。

壬午卜，扶：奏日青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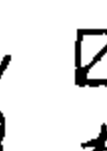

庚午卜，其萃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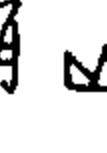
□賁。 乙二四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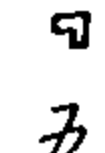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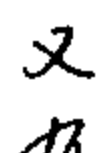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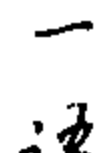

賁山，即賁于山，奏山，即奏于山。賁(萃)于山，义同賁(萃)于岳，与賁(萃)河相对。

□卜，又于五在齐口月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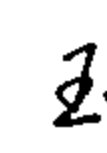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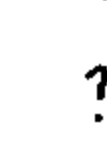
丁丑卜，又于五在口隹，二月卜。

辛貞賁于十？ 掇一·三七六

甲申卜十？ (三辭同文) 掇二·一五九

……曰五山之外，又有曰十山一語，亦頗費解，或係泛指群山，曰又于五山，曰賁于十山意即祭(脩、賁)于群山。这五山、十山具体何指虽尚有疑問，但其不当读为五火、十火，却是十分明显的。

庚午卜，王，在山卜。

癸巳貞：其賁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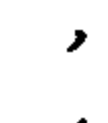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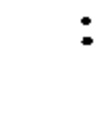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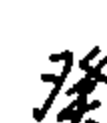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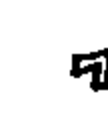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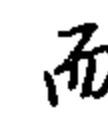

翌山，王山，当是山名。



己酉貞：古王事？

掇一·四三一

相通。

既然甲骨文山火同形，且点反映于偏旁中，那么甲骨文编卷十自燂字以下二十八字所谓“说文所无”者，是否统统从火，也就不能无疑，而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了。L（甲骨文异字同形例）
古文研究第六辑二三四——二三七页

陈炜湛 唐钰明
山字，只因与火字同形，甲骨文编把它统归入火字而已。一般地说，下半平者为山   ，圆者为火  ，但常因形无别，应从句子上下文予以判别。如乙九一〇三片：曰丁面卜，扶：寮 ，羊口豕，雨？粹七二片：曰惟于五 ，在齐 ，以上的 当释山。粹一四二八片：曰癸酉贞：旬亡 ？此版四条贞旬卜辞，三辞称曰旬亡祸 ，可证这里的 是曰火 而不是曰山 。火假借为祸。前四·一九·七片：曰乙亥 ？点当释火，因火点灾异之一，故贞问是否发生火灾。L（古文字学纲要）〇——〇一（页）

姚孝遂
作 ，其底部圆屈。商代稍晚的时候加点作 。带点与否，为火与山的绝对区别。我以为所加之点为火焰上腾状。我们则认为这也是属于区别符号之类。
有的时候，山与火在形体上根本无法加以区分，我们除了根据辞例之外，别无其它办法。L（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〇九——一一〇页

田倩君

参丘字条

按：山火二形易混。大体而言，山字其下部平直，火字则其下部弯曲。康、康以后，火字增多小点，区别益显。卜辞有「五山」，亦有「十山」，「二」，「一五九」，不能确指。

火



羅振玉

「象火形。古金文从火，字皆如此作。」

（殷释中五十页上）

李旦丘

「曰山帚（歸）」

（蘭六·四九·三）

……曰七日己巳月蝕有設大虫茲山帚

其有來燧。〔後下九一〕按此山字決為山字無疑。〔丙寅藏矢山〕〔藏二一八〕其山
〔藏三九八〕王隸定為鬯。字雖不可識，然其字以鬯，必有以鬯降神之意。而下一字必為
其所降之神。考古代既無拜火之紀錄，而今世又無拜火之習俗，殷人雖常以火祭神，然火為祭
神之工具而非祭祀之目標，故知山非火字，而為山字。〔零拾三十九葉下——四十葉上〕

孫海波 山，粹一四二八。癸酉貞，旬亡火。疑亡田之刻為。〔甲骨文編四一〇頁〕

李孝定 說文：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契文正象炎上之形。金文以火之字作
光字偏旁。燬解：燬字偏旁與此略同。古文火山二字形近易淆，當於文義求之，說詳九卷山嶽
二字條下。李且丘氏所舉諸辭，凡所認為必當釋山者，實當釋火。貞旬亡丙禍旬口火婦娃子死。
前六四九三，火讀為禍，蓋言旬有禍，下言婦娃子死，記其驗也。七日己巳夕照口有新大星並
也。〔後下九一〕此記天象之辭也。〔新大星〕蓋新發現之大星。〔火〕亦星名，言二星連行相並
也。〔丙寅藏矢山〕〔藏二一八〕當上星名也。〔集釋三一四〇葉〕

饒宗頤 癸丑貞：旬亡田。癸酉貞：旬亡火。癸卯貞：旬亡田。癸酉貞：旬亡田。
〔粹編一四二八〕火亦指災害，故亡禍。可爰文作亡火，知此處旬字，自指旬日言之。
〔通考九七六葉〕

屈萬里 卜辭：丙寅卜，般貞：其出火？〔甲編三〇八三〕卜辭火、山兩字，常不易
分。本辭山字，於火形為肖。且卜辭祭山，皆舉山之專名，無泛言祭山者。則此當是火字無疑。
疑此乃時。七月流火。之火，星名。〔甲編考釋三九九葉〕

常正光 甲骨卜辭中已有关于大火星的記述，如武丁時期卜辭：七日己巳夕出新大
星竝火。其中的火字就是指大火星。此外，在甲骨文里還有与一般地面上的火字相區別，
专门表示大火星的火字作「𠂔」，「𠂔」形，隶定為「𠂔」，丁山解釋為「从火上，火上者，
上天火神也」。又說：「心為大火，正是「𠂔」字的本義」。他把「𠂔」字考釋為大火星，這是發
前人所未發之創見，然而如果說是上天的火神，还不如解釋為：从火上，上，天也。上火即天
火，天火如大辰為天上的一樣，也就是天上的大火星。對於「𠂔」（即大火星）的祭禮，是因地
面上祭祀河、土、岳等一樣看待，如：
「其膚，翌爰，又大雨。」〔後下二·三·一〇〕

曰灾果也，重小宰，又大雨也？（前四·四二·六）
曰其率年灾也于灾，肖豚也（后下三·九·九）

说明对大火星要用曰翌日祭的，祭祀时甚至要以比较隆重的曰小宰日之礼，因为祭祀大火星的目的都是为了新年。……

春秋昭公十七年曰冬，有星孛于大辰，是把孛（彗星）与大火星的运行关系，作为判断一些国家将有火灾的根据。说明人们到春秋时期，还是对于大火星周围星空出现相关星象十分注意，因而能够迅速识别和作出判断。如果再联系前面引用的前四·四二·六与后下三·九·九两条卜辞材料，是把曰灾也（即大火星）与曰焚也（据丁山考释为孛）一同祭祀。可见春秋把这条天象记录下来，也是有传统依据的。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卜辞曰出（有）新大星立火，曰立字说文释为曰也也。殷注曰古书亦多用为傍，附也。因此，这条卜辞应该解释为：发现新大星依附在大火星的近旁。无论是文献或卜辞记载，都在新星或彗星出现于大火星附近时，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郑重地记录在案。这既可说明大火星在天象观测中佔有重要地位，构成观测天象的基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与大火星相关的一些星象也开始注意观测，从而掌握其规律。——（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一〇——一一三页）

王辉 一般人的祭祀活动，也多同火有关。甲三三八九：曰火歲酺，二月。曰歲酺皆祭名，火与之并列，亦是祭名。后下三五·七：曰乙亥卜旁贞，勿用火羌。曰火羌就是焚羌以祭。下面几条卜辞，其中的曰火也明显的用为祭祀名：

乙酉卜，大率火日南雨（乙九〇六七）
火，今一月其雨（合二〇九）
贞，佳火，五月。（后下三七·四）


其告火自后祖丁（南明五九九）

大概是求先祖向上帝祈雨。后下三七·四未明言，只是将祭祀的目的省略了。因为这一祭祀目的很明白，无须赘言。——（殷人火祭说，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五五页）

姚孝遂说参山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山字条下。

按：契文「火」，「山」二形易混，大體山字下較平直，火字則下體稍曲。山「之」豎畫可直底部；火「字」則不能。稍晚「火」字增小點。李旦丘釋後下九，一「有設大山」山「實為」有底新大星並火「之誤。而李氏解此段卜辭為依山築牆，謬誤已甚。李存定已辨其誤。唯讀「火」為「禍」亦不可據。

丘


王襄 「古丘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八葉下)

商承祚 「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以一。一，地也。人尻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人尻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篆，古文从土。」案魏三字石經之篆文作丘，古文作丘，與說文近似。丘為高阜，似山而低，故甲骨文作兩峯以象意。金文子禾子釜作丘，將形寫失，商丘父連再誤為丘，說文遂有从北之訛矣。 (佚考八六葉上)

孫海波 「丘，乙四五八。勿干丘商。丘商即商丘。」 (甲骨文編三五二頁)

李孝定 「契文不从北，其字但較山字少一峯耳。丘之於山，官並為減體會意。官官二字之古文特丘山二字，直書者耳。不謂山為丘，增體會意者，蓋不論語言文字中山均較丘為習見，山字必當早出也。」 (集釋二七〇一葉)

張秉叔 「丘商，即大邑商，中商，或單稱商。乃殷之故都。杜預春秋釋地以為宋，商，商邱三地一名，卜辭丘商，后世稱為商邱，在今河南商邱縣，又卜辭另有宋地，亦有子宋，與商亦有一子商，似非一地，或者宋與商相去不遠，殷亡國后，商與宋合併而稱為宋，又因她是殷商之后，所以宋亦稱商。」 (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二四八——二四九頁)

白玉崢 「乙巳卜，出貞：丘出鼎？」 (鐵二〇二·四)

崢按：丘字，于甲骨文字中甚少，數十字中，大半為人名或地名，如：

小丘臣。
丙戌卜，貞：令般衣丘？
六清五七(佚五三三及外三五六重)
珠九九三

文
六
四
〇

丘商
乙四五一八
乙五二六五

{乙七七九三

乙
七
一
一
九

南明三九五

或单名曰丘。丘（粹九一一）。综此诸丘，据例逆之，非曰丘商，亦必为曰丘太。盖墨子耕柱篇曰：「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受此九鼎，必以之置于京师，王时予以脩祭。」载籍所记，殷曾一迁，然见于契文者有曰大邑商，有曰丘商等；王国维氏作殷都考，曾有曰商邱之都，此丘商，莫非商邱欤？是此曰丘出鼎之丘，乃即曰商邱也。又史记封禅书云：「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宋为殷后，而此之曰太丘，殆亦契文之曰丘太矣。」然则，九鼎之说，殆可征信矣。（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一卷第一册三十四册三七四四——三七四六页）

(释丘中国文字第四册四四三至四四七页)

丘，甲骨文作𡵓（金七二一）𡵓（甲四二七）或𡵓（乙四五一八）……我们

舉例 上甘葉上

「从羊从火，殆即羔字。卜辭又有作𦍋者，殆亦羔字。」（殷釋中二十八條上）

「作」亦焦字，「象露頂」。
(類編四卷八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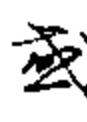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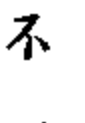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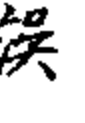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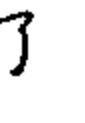
葉玉森「孫氏釋岳較鳩。予曩謂上从𡵓，疑古文𡵓字象羊角形，爰从羊，仍取象其角，又爰从𡵓，似古文𡵓字，象羊嶽註出。下从𡵓，𡵓𡵓𡵓𡵓註山字非火。篆文从𡵓，子禾子隆工作𡵓，其上亦肖𡵓形。蓋造字之始，以大山角峙謂之岳也。」殷契鉤沈。又按羅氏考釋無山字，亦無一从山之字。商氏類編僅錄一𡵓字，殆謂从山。卜辭中水字屢見，从水之字更不一見，何以獨無山字及从山之字？蓋羅氏謂山形之字註為火，學者亦靡然从之也。予攷卜辭火字未能指定，从火之字為炎作炎，閔作火山，秦作𡵓，𡵓作𡵓，𡵓作𡵓，與山形固有別也。變作𡵓與山形溷。其始猶別作小點，以象火綻，求別于山。如夔姁熹等字可證。久且習而忘之，乃省去小點遂作山形。惟卜辭中固自有山字，固自有从山之字，如𡵓（前二、卅四、四）為羊山合文。𡵓（前一、五十四、八）似為山之象形文，非火也。又卜辭地名𡵓（前二、卅四、四）為羊山合文。𡵓（前上、十五、六）為虎山合文。𡵓（前二、十六、一）為田游之地，乃虢山合文。𡵓（殷虛卜辭一、三六、〇）為鼎山合文。𡵓與𡵓疑註象山形也。……以上所揭之山字及地名合文與从山之字似非鑿空之談，則𡵓之从山更無疑義。卜辭中此字凡數十見，無一飾火綻形之小點者。且上𡵓𡵓𡵓𡵓𡵓𡵓𡵓等形亦無認為从羊之理。商氏類編復附𡵓字于𡵓字下，更失之矣。」（前釋一卷一三五葉上——一三六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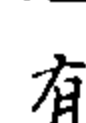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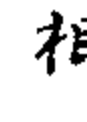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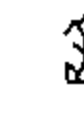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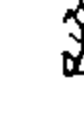




郭沫若「𣎵」字習見，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今按此片左辭作𣎵，則𣎵與策縱非一字，必係同音，釋岳釋羔均非也。策字雅釋為𣎵，說文曰：『𣎵，雨及雨也，从木，𣎵象形。』宋魏曰：𣎵也。鈔或从金亏。段玉裁云：『方言曰：『𣎵，宋魏之間謂之𣎵。』𣎵，𣎵，古字也。』𣎵，𣎵字亦作𣎵。吳越春秋：『夫差夢兩𣎵殖吾宮牆。』大宰嚭占之曰：『農夫就成，田夫耕也。』公孫聖占之曰：『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玄應曰：『𣎵，古文奇字作𣎵。』是則𣎵乃从山𣎵省聲之字矣。以聲求之，當即華字之異。惟在下辭乃人名，非必即是華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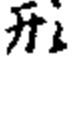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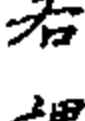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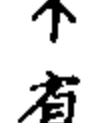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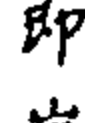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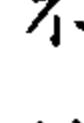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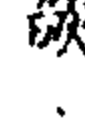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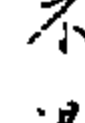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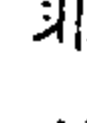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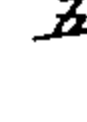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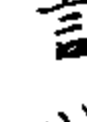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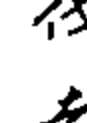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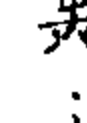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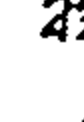
下——九四葉上——

郭沫若 「岳字多見，屢與河兗等同列於祀典。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余釋為華，因岳字有與華字通用之例，故認為从山華聲，以華字當之。唯若石華山偏立陝西，離殷京過遠，亦有未安。今案从山華聲，蓋華省聲，釋為岳字亦可通，蓋以雙聲為聲也。字立此是動詞，蓋假為寧，楚殆楚字之異，疑即楚丘。三門當即砥柱。南單當即鹿臺。」（粹考十五葉下七三片釋文）

金祖同 「此昭明二字合文，从羊，是假揚的音，陽揚古通，而昭同揚，都有一種發煌廣大的意思，下面从火明也，昭明同，陽火意思同，二字是从羊从火一字演變來的。」（殷虛卜辭

唐蘭 「古文字裏的山字作，或作，大字作，本已相近。山字後變做，山字後變做，愈易敝亂。所以光字本作，或體作，从丘可證，集古遺文所錄說氏製器甚多，說字或从，或从。卜辭習見字，或作，舊不識，由此知亦光字。却變成從火的亮，而羔字本作，象炮羊火上，變成形，就誤為岳字了。卜辭裡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導論下五十七葉下）





丁山 「字孫詒讓釋岳，羅振玉則疑為羔字，而變也有作者，有作者，以牢本从牛卜辭或易以羊例，則與形既相近，亦可讀為告。告羔一聲之轉，告岳古音同部，以聲音論之，岳羔固皆可轉為告，則可讀告，謂卜辭竟於告奉年於告，告即帝借，亦即帝誓，可無疑也。按卜辭有三義，身使人於，讀為岳山名此一義也。丁丑移示一牙此當為刻辭人名此二義也餘如。奉年于，身喪于，當如鄭說釋為告。」（由陳戉因青鐸銘黃帝論五帝載集刊三本四分五三三葉）

于省吾 「字作，，，，等形。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葉玉森云：「仍當讀岳。郭沫若謂乃从山，羊省聲，當即華字，異。按釋岳釋羔釋華均未確。葉謂字上不从羊，又謂又伐二字下，為人名，頗具卓識。惟謂字下不从火，亦有可議。古文火與山形近每無別，光字作，上从火，亦無火礙。小點，不得謂下必从山也。字上从為正體，為繁畫，為省體，亦為省體，而其字決非从羊。从羊可省作，而文羊字從無作者，以是明之。新三五八：「戊戌卜，又伐。」，又伐。口未卜，又伐。董作賓釋為是也。惟謂為國名誤矣。契文言伐某國無言又伐者。當為之省文，又伐即又伐于，中間省去介詞，又讀。伐謂殺牲。……說文：「，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

年同意。按半字即半字形之所華變。黎文與字，凌世字書所無。雖與岳羔形近，究有不同。以六書之義揆之，當為从火半聲之字。且與字有省作半者，尤可為非岳之證。三、以黎文所列之先公次敘考之，汚當為曹園，與當為冥。黎文汚與與，或單辭，或連文，或與數世先公並祭。其甲骨一版分為數段，每段祇列一世先公者，以上下左右之參互，其次敘每難於尋繹。其數世先公同列於一段，雖有省略一二世或數世者，而其次敘井然，從不錯淆。粹二：「己亥卜，田訟，求土犬，貞犬，汚犬，與口（天）。土即相土，容庚謂即昌若。若作𠂔，與𠂔形近而為。按汚即曹園，與即冥，殷之世系，在王亥之前，由冥以上溯相土，祇有此四世，黎文所列，適相符合。粹二十：「于𠂔知，于毫土知。」郭沫若云：「毫土自為毫社。凡卜辭所祀之土，王國維說為相土，以此例之，殊未見其然。」按此版係分段而卜，雖不能謂毫土之必為相土，而亦不能謂凡稱土者之均為毫土也。且土與汚與同列於一段之中，則土之為相土較然明矣。余所藏殷契拓存有𠂔汚與三字連文。粹五六：「癸子，巫𠂔土汚與。」土下不列𠂔，則省去昌若一世。備七五二：「戊午卜，方貞，𠂔泰年于與汚頑，此為由凌世以上溯先世之例。與為冥，汚為曹園，王國維釋頑為𠂔，以當帝𠂔，是中間有省略昌若相土昭明契四世也。黎文在一段之中汚與與連文者，多先言汚後言與。熾七十一：「汚以與。」粹三三：「既來于汚于與。」粹五一：「汚眾與。」粹七九一：「求允一汚一與。」亦有先言與後言汚者。凌上二十：「與眾汚。」由後以溯前也。四、汚與曹園蓋根國在聲韻上之闕涉。五、與从半聲，半與音近字通。按黎文與有省作半者，可見與之當从半聲。說文：「半，羊鳴也。」廣韻上聲四紙：「半，綿婢切。」按經傳以半為楚姓。畢沅說文舊音補注：「半音彌。」周禮職方氏：「七閩。」注：「閩，半蠻矣。」釋文：「半劉音以羊鳴近未。」金文楚姓：「半作𠂔，與彌並諧兩聲。章炳麟文始云：「凡鳴為鳥聲，名為自命，其聲義皆受諸半，對轉入清，音殊繁密。」曰：「鳴而施命謂之名。」轉真則為命矣。按章說是也。鳴之聲義既受諸半，鳴與冥古亦通用。易豫上六：「冥豫。」釋文：「冥鄭讀為鳴。」又豫初六：「鳴豫。」應讀作冥夜，詳易經新證。半與雙聲，並明母四等字。太玄少上九：「密雨冥沐。」按冥沐即說文霖霖小雨也之霖霖。霖之通冥，猶半之通冥矣。然則契文與之即冥，殆無可疑。國語晉語：「冥勤其官而水死。」注：「冥契後六世孫，根國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注：「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史記殷本紀：「曹園卒，子冥立。」集解引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是冥之功績，可徵諸載籍者也。綜上所述，考於汚與二字之形體，微於卜辭之世次，驗於聲韻之通借，汚之當為根國，與之當為冥，昭然可觀矣。王國維以𠂔為帝𠂔，以當土及土為相土，容庚謂為若字之形𠂔，以當昌若，余撰駢枝校補以夏當契，今又以汚當根國，以與當冥，是殷之遠祖，由帝𠂔至冥之直系七世，惟昭明無微，餘皆條貫可尋。雖其考證猶有待於將來之訂補，

一併三第七——十一葉釋汚矣

大謬
（零拾廿九葉下）

又曰：「既塙為山字，則从从之字決不得釋為黑，應從孫釋岳。」（同上四十葉下）

母，蒸與告竇一聲之轉。——（甲文說卅二——卅三葉釋羔）

和微居甲文说卷下五〇页）

「从羊在火上，魚羔之義。說文从羊照省聲，非。」（文編四卷十四葉下）

唐蘭以為當釋羔，後誤為岳，信從釋羔的，更有許多的發揮，如胡光燁、朱芳圃以羔為昌若的緩讀，集刊廿一九一至一九三引丁山楊樹達讀羔為馨，集刊三四、五九二、申文說聞一多說羔从昭省聲，急即昭明。詮集二五六三同釋為羔字，而可以解釋為岳、馨、昌若、昭明等，不同的結果，正表示對音法的不足信靠。此字分上下兩部，上部作𠂔𠂔是半而不是羊，下部是山。卜辭的「山」和「大」不容易分別，混淆得很。大致說來，「山」應該是平底的，如筆架形，而一是不能有火焰之點；「火」應該是圓底的，如元寶形，應該有火焰之點。洪、六、七有兩條對貞的卜辭：「貞佳𠂔𠂔令，貞允佳𠂔𠂔令。」可證「山」字之底處可以如此，可以為彼，本不嚴格的。因此之故，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為「火」字。「𠂔」字可以省去其下部，如「又伐半」，甲二六二、參二一、十三，又伐上甲，「𠂔」充，目、半、𠂔，甲七八八、一、五、九後者所祭是兕、豕、𠂔、𠂔。卜辭專名有省去其形符山、水、女等的，如帝、井。因此我們以為𠂔應讀為半，即楚姓之半，廣韻紙部作綿婢切，與救、弭、滿等字同音。清報十二、一、四一卜辭云：「己亥卜田率癸土犬、兕犬、河犬、𠂔犬。」辨二三、容庚卜辭研究采土為相土之說，並依殷本紀順序定兕為昌若、河為曹圉，𠂔為冥。于省吾據此以河為根國的合音，以𠂔从大半聲，與冥音近，故以𠂔為冥。辭林四九、這樣的排定，完全肯定了殷本紀的順序，並

以此一條而肯定。但是不按照這順序的卜辭還是有的，而殷本紀的昌若、曹圃之類在卜辭中並未出現。我們認為這個對照太巧合太孤單一點，還需要其他的證據。但是認爲爲冥，是很可能的。一則幽、冥音近，二則它常與河見於一辭而魯語上說「冥勤其官而水死」，左傳昭廿九「水正曰玄冥」，昭十八年「懷火於玄冥回祿」，注云「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由人名之冥，變爲官名之玄冥，變爲水神之玄冥，這和后土是一樣的。左傳昭廿九「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土正曰后土，而魯語上說共工之子后土能平九土，左傳昭廿九「后土爲社」，是土、社（神）后土（土正）后土（句龍）與玄冥（神）玄冥（水正）冥（人名）是平行的。由此可見傳說中之人王與神帝的互相轉化關係。（綜述三四二——三四三葉）

又曰：「先公中的幽與幽應有所區分，前者从山，後者从羊。」甲七八八、微二·一五九幽，羊並舉，甲三六一〇幽，幽並舉，可知其分別。（綜述三五八葉）

屈萬里 「在甲骨文裡岳字是很常見的，它的字形變化很多，而最常見的則是幽幽兩個形狀。最早解釋這個字的是孫詒讓，他把它釋作岳，並且疑心它就是嵩高。後來研究甲骨文的人異說紛紛，大別之可分爲以下數派。一、贊成孫詒讓之說，認爲是岳字的有葉玉森、李旦丘和董彥堂先生。而董彥堂先生以爲岳就是山，古人認爲山岳是有神靈的，所以祭它。二、釋作羔字的有羅振玉、王國維、商承祚、楊樹達、容庚、王襄、胡光燁、朱芳圃、孫海波、丁山諸人，其中王國維以爲是人名，胡光燁、朱芳圃都以爲是昌若，楊樹達、丁山都以爲是岳。三、唐蘭釋作羔，認爲「卜辭裡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四、吳其昌釋作羹，認爲是殷的先王。五、郭沫若釋作華，以爲是人名。又說釋岳字亦可通。六、于省吾寫作𡵓，認爲就是殷人的先公冥。七、陳夢家釋作岳，以爲是山名。又說也很可能是冥。日本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研究關於上述的種種說法曾列了一個簡表歸引了各家之說，並且注明出處，見二四五二六葉島邦男在引述了各家的論證之後，曾加以判斷。他認爲董彥堂先生的岳神，說最爲妥當。按此字的上半絕大多數是从山，其次是从羊，从山，从羊，从山，然不是羊字，即羊形也不能釋作羊。誠然它的上半也有作羊形的，誠然羊字可以釋作羊，但現在已出版的甲骨文書籍中估計岳字之出現約在二百次左右，在二百個左右的岳字裡，它的上半从山的只見過四次，可知从山等形是體之常，从山是山之受，从山是山之省，从山是山之省，而山等形之山峯疊出的樣子是一望而知的。幽字不是羔字，單就它的上半來說已經可以確定。其次再看它的下邊的偏旁，甲骨文裏的山字和火字很難分別，從形狀上看，山形的像山，作山形的像火，從甲骨文字中从山和从火的字看來，从山的字山字多半作山，也有少數的字作山，从火的字火字多半作火，但也有少數的字作火。在甲骨文時代，人們似乎也感於山火二字不易分辨，於是把从火的字有時加上幾個小點表示火星，燹散，像燹字作燹，熹字作熹，便是顯

明的例子。𡵓字下邊的𡵓字固然也有時作𡵓，但从𡵓的畢竟佔絕大多數，从𡵓的則佔少數，而且絕沒有一個有小豎的，可知𡵓字下邊所从的是山而不是火。把兩個偏旁合成一個𡵓字，它正像層峯疊嶂山上復有山的樣子，作𡵓形的又像山上有樹樹外又有高峯的樣子。它是一座高山已從字形上表示出來，少數的省體和文體雖然不能都表現出這種意思，但它們省去的痕迹都是可以推尋的。再從說文所引的岳字的古文作𡵓，看來孫詒讓把𡵓釋作岳字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其次我們再看岳字在甲骨文中意義，武丁時有一個貞人的名字叫做岳，在骨文的紀事刻辭裏常見，見到他的簽名，例多不勝枚舉，可是他擔任貞卜的記載只有殷虛文字丙編九四版中的一辭。癸酉卜岳貞出來自西八月。在武丁時的骨文刻辭中簽名的人都是貞人，從而知道擔任貞卜的岳以外岳是什麼。一是求年求禾的對象。據綜述三四九葉的統計，向岳求禾求年的卜辭在可見的資料中共有二十三次，也許不很正確，可能有遺漏的。殷人求年求禾的對象很多，岳河土社之外還有許多祖先。但甲骨文中關於求年求禾的對象見得最多的是河，三十次岳則佔第二位。二是求雨的對象。求雨的對象也有很多，但向岳求雨的紀錄粗略的估計一下在全部甲骨文書籍中約有十六七條左右，重見的未計入和其他求雨的對象比起來，它這數字佔最高的紀錄。另外還有在本辭中只說祭岳沒說明為什麼祭它，但由於同版中他辭的五證，也可以知道很可能是為了求雨的。次。貞今丙辰其雨。貞佳般乎取。貞出于岳。以上三辭同見於殷契遺珠一四四版，三辭同版而且相連，由於第一辭問丙辰是否下雨推知般之乎取。岳之出。很可能就是為了求雨。又有在字面上看來雖然是說求年，但和同版中的他辭五證之後知道求年實際上就是求雨的。次。貞帝令雨弗其足年。貞求年于岳。帝令雨足年。三辭同見于前，一五十一，又卜通三六三三辭相連。由於上下兩辭的五證可知中間的。求年于岳。實際上也是求雨，從甲骨文的材料看下雨雖由帝主使但並不由帝執行其執行者則為岳河等所以只說帝令雨不令雨而不向帝求雨而且在此方荒年的成因多半是為了旱的缘故，這種事實也可以替甲骨文作注腳。即使這些可能是求雨的材料不算單憑那十六七條的紀錄也可以證明岳是求雨的最重要的對象了。三。它可以作祭。次。佳岳先雨。辭七九二。壬申卜貞岳先年。河南安陽遺賸圖版三第一片。佳岳先禾。續一、四九三。丙申卜岳佳又先。辭六、一。庚戌卜貞岳先我。續五二七。庚戌卜貞岳不先我。同上在上舉的這些被祭的事物中先雨是比較常見的。至于。又先。和。先我。等語，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什麼災害但也有先雨先年先禾的可能。四。它還可以寧雨。這類的材料雖然不多，但這二意義是很可以證明的。次。癸酉卜貞寧雨于岳。前五十八三。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岳是求雨的最重要的對象，它掌握着雨權自然也就先雨寧雨一息一雨了。岳有上述的許多威力，所以它所受的祭祀是隆重的。照祭祀的種類說，它受到出燎酒取帝等祭典，它受燎祭的機會比任何神祇祖先都多。祭岳時所用的牲至少是。燎。三小宰卯三宰。前七二六。一。多則到。口豕三羊卯九牛。前二四四。或。燎

李孝走

「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以山嶽聲。古文嶽，高

形。篆文為凌起形聲字，古文則象形字也。釋文諸體與許書古文略同，並象層巒疊嶂山外有山之形。孫氏釋嶽本極允當，而諸家各逞臆說以相比傳，終至異說紛起莫可完結。至屈氏之文出於岳之字形，辭例論列明白，了無可疑義。惟屈氏謂「下兩斜畫乃象山上有樹則似有可商蓋樹之於山不過滄海一粟大字既非圖畫不宜以此象之古文衍安一二無畫之增損不盡有義可尋也紛紜衆說皆可以無辨矣。卜辭河岳為實有之山川，在古人心目中名山大川各有神祇主之，此於各種宗教思想中不乏其例，殷人於以求年祈雨卜凶問吉固亦無足怪也。或者以殷之先公說之以求比傳於殷本紀，形疑音似多見其紛紛自擾耳。至卜辭之岳是否太岳，雖無確據，然終無礙於此字之釋岳也。」（集釋二九四〇葉）

朱芳圃

「說文羊部：『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余謂羔古讀複音『𦍋』，故其所

从得聲之字分爲二系：一讀『𦍋』，說文木部：『糕，禾皮也。从禾，羔聲。』是也。一讀『𦍋』，說文穴部：『窰，燒瓦竈也。从穴，羔聲。』是也。羔有『𦍋』音，是即照省聲之確證矣。『𦍋』爲『𦍋』，說文羊部：『𦍋，羊未卒歲也。从羊，𦍋聲。』轉魚爲羴，羊部：『羴，五月生羔也。从羊，牛聲。』轉月爲羴，羊部：『羴，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羴』，羴或省。又按羔上所从之羊，我作『𦍋』，諸形其義未詳。」（殷周文字釋叢卷上十三葉）

聞一多

「右一字舊釋羔，或釋岳或釋羴。案審形，釋羔爲是。說文羔從照省聲，照從

昭聲，是羔古音當讀如昭。羔即昭明也。其字從火，與昭明之義合。書傳言昭明者，或爲羴名，史記封禪書：『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矣。』案隱引春秋合誠圖亦

或爲殷之先祖。

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

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

或爲古天子。

史記封禪書：『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案隱引樂彥引河圖：『熒惑星散爲昭明。』（案昭明天子似即始皇本紀之鎬池君。鎬鎬聲近，羔一日昭明，蓋猶鎬池君一日昭明天子邪？）

案卜辭祀羔十九用奠祭，用禘者纔一見。

丙寅羔矢：『𦍋：一，八。』

辛亥卜：又奠于羔。『𦍋九，七。』

癸巳貞：既奠于河，于羔？『𦍋一四六。』

癸酉卜貞：莫于羔三小宰？卯三宰？（前七·二六·一）

……羔，莫五宰，圖五牛（佚一四六）

莫于羔？（佚八五四；又八四一；前一·五一·一畧同）

莫于羔從才雨。（後上二·二）

庚午莫于羔，又從才雨？（後上二·三）

丙辰卜四貞：帝于羔？（纂別二田中之二）

而莫祭例皆用于天帝及自然勢力之神，是卜辭之羔當係星名。羔昭一字，本訓光明，此星曰大而白，故曰羔，又曰昭明傳說中殷人所祭之自然神多矣為殷之先祖，故昭明又為契子。既為殷之先祖，其人之身分必為帝王，故昭明又為古天子。雖然河圖猶稱昭明為熒惑所化，可見既經人格化後，其自然勢力之本然身分，猶未可泯也。

茲問羔從羊，何所取義？曰：字本不從羊，當分為二，上心與山同意，象火燄刻上之形，下卩即草，全字隸定之可作焚若煥。燒草之光不能大，故昭之為明本訓小明，而假為星名尤為切合。羊之結體既易誤認為卩，昭之音讀復與辨同，故字遂誤為羔，而義則訓為小羊也。L

（釋羔見古典新義下五六三——五六四葉）

張秉叔「羔是第一期武丁時的貞人，在卜辭中，仅此一見，在骨白上，則常有羔的簽名，而且，羔也是一地名：

貞：史人于羔

貞：勿史人于羔？（前一·五〇·六）

羽癸丑勿乎帚往于羔？（六·東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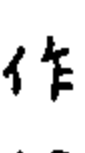

這個史官兼貞人的羔，可能是羔地的諸侯在王室服務者，同時，羔又是一個先公的名字（注二）。這和唐的情形一樣，在同一時期的卜辭中，是地名，也是先王大乙的別名。（殷虛文字丙編

考釋第一二七頁）

（注一）詳見拙著甲骨文字類比研究例集刊二十本下冊。

彭裕商「岳，卜辭作，又作（戰四七·一）（前一·五〇·二）等形……此字

我們認為當以說文之古文。理由如下：

①从字形看，此字卜辭作、等形，說文之古文作，当即卜辭岳字之訛變，而与形猶近。

②說文嶽下云：日岳，古文，象高形。日知古人以高為岳之特征，山高而峻，不同于一般

小山，故尊之为嶽。说文所谓象高形之古文盖象山有重峦之形，而卜辞岳字也正象重峦高峻之形，其作函者则重峦之象最为显著。高峻为岳，文献可徵：

大雅崇高：崧高为岳，峻极于天。

周颂时迈：及河乔岳。传：乔，高也。

文选思立赋：二女感于崇岳。注：崇，高也。

故卜辞上所以之字实象重峦之形而非羊字，其两旁当为无意义之羡划，古文辞中并不是一点一划都有意义可寻的，故函当为说文之岳字。

卜辞中又有函字：上所以之字非羊字，而当岳字之省：骨白记事刻辞中有卜官名岳，常为签署者，而此人之名也作函函两形：故岳、盖当为一字无疑。

卜辞中的岳字指何山，不能完全肯定：我们认为卜辞中的岳应当就是指嵩高山。卜辞中的土、以、岳，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一九七一至一九八页。

姚孝遂 肖丁 此函字上从羊，与一般的形体有别。过去关于此字是从羊（即半）均有争论。据此则字或从羊，或从半似无区分。卜辞南地甲骨考释一一页。

姚孝遂 肖丁 过去著录之甲骨刻辞，未见有以代岳祭于囂、河、岳之例。此处之可又代岳及上文之岳，虫岳方岳可证岳亦可用代祭。卜辞南地甲骨考释一二页。

以为即说文之岳之古文。郭沫若先生亦以为字乃从山，但以为岳之异文。姚孝遂 肖丁 卜辞的先祖岳，各家考释一直分歧很大。最早是孙诒让释为岳。

罗振玉则以为字从火，火释岳。火字究竟是从山，或是从火，是历来争论的焦点。陈梦家先生以为卜辞的岳字与火字不容易分别。大致说来，山应该是平底的，如笔架形，而一是不能有火焰之点；火应该是圆底的，如元宝形，应该有火焰之点。我们只能把一切无火焰之点的认作山字，而不以为火字。

这一意见大体是正确的，但容易造成误解。

卜辞岳字有时带火焰之点，而大多数的岳字并不带有火焰之点，尤其早期是如此。陈先生的说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任何不带火焰之点的都只能是岳字。实际上陈先生把卜辞的岳有新大星立火，也是释岳，字作岳，也不带火焰之点。可以肯定的是：岳字下部所以，有很多是作岳形，明显是岳，而从来没有带

火焰之点之形作「𤇀」者。因此，「𤇀」字是从「山」，而不是从「火」。
至于或以「𤇀」为「昌」若「𤇀」或以为「𤇀」或以为「𤇀」，都缺乏必要的佐证。「小屯南
地甲骨考释」二〇一—二一頁）

柯昌濟 「至於閼伯之名，不見於卜辭，疑即卜辭之羔。羔與沈皆為受持祭之神，故疑
羔即閼伯。」（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書研究一四二頁）

施謝捷 「甲骨文有辭稱：

勿舞𤇀

（佚八三）

辭中末一字，商錫永先生殷契佚存考釋未釋，甲骨文編以為不識字入于附录。
我們認為此字即甲骨文中習見的𤇀字异构，上从「𤇀」或即「𤇀」形之誤刻，字或作𤇀、𤇀、𤇀等形，
旧釋為「𤇀」字，當可從。現多釋此字為「𤇀」，于字形結構不符，應誤。甲骨文中有一字作
𤇀形，當即羊字之全體象形，可作釋「𤇀」之証。
又甲骨文中習見「𤇀」字，勿舞𤇀，與前引之辭完全相同。舞，祭名。羔，或
為殷之先祖或殷人崇尚的神人帝嚳。「殷墟卜辭綜集」考釋十篇，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九年六期七〇頁）

陳煒湛說參「山」字條下。

按：「𤇀」字諸說紛歧，莫衷一是。李孝定集釋從屈萬里之說，以為「𤇀」至屈氏之文出，於岳之
字形辭例，論列明白，了無疑義。紛紜衆說，皆可以無辨矣。釋「𤇀」是對的。但屈氏以為岳
「是有石頭的東西」，實屬誤讀卜辭所致。

「丁亥卜，𤇀石有从雨？」

「貞：𤇀石有从雨？戊戌雨。」

「寅卜，𤇀石有从雨？」

石均為「𤇀」之假借，取「𤇀」為「𤇀」之假借。參見石字條下。

岳與河變均為商之先祖，皆有其「宗」。與「河」並列之商代先祖甚衆。與河並列，亦不能
成為釋「岳」之必然依據。屈氏之結論「岳為太岳山」，尤為武斷，不可信。

陳夢家以為「河」與「岳」是商代由自然崇拜嚳祖宗崇拜之進一步發展，「河」、「岳」由自
然神而為祖宗神，其認識是正確的。

前四·五三·四
鐵一四一·一

焚



王襄 「古焚字。說文焚字訓燒田，从火，𣎵，𣎵亦聲。段茂堂先生改本作焚，从火从林，與殷契焚字同。或从𣎵作。」（類纂正編第十卷四十六葉下）

王襄 「疑焚字。」（類纂存疑第十卷五十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焚，燒田也。从火，𣎵，𣎵亦聲。』段先生改篆文焚為焚，改注从𣎵，𣎵亦聲。為『从火，𣎵』。玉篇廣韻有焚無𣎵。焚，符分切。至集韻類篇乃合焚𣎵為一字，而集韻廿二元固單出焚字，符袁切。竊謂𣎵聲在十四部，焚聲在十三部。份，古文作𣎵，解曰焚者聲。是許書固有焚字。況經傳焚字不可枚舉，而未見有𣎵。知大部之焚，即焚之譌。元應書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𣎵，燒林意也。」凡四見。然則唐初本有焚無𣎵，不獨漏韻可證也。云：「今證之卜辭，亦从林不从𣎵，可為段說左證。或又从草，於燒田之誼更明。」（殷釋中五十葉下）

郭沫若 「焚蓋焚之絲，爨字从此作。」（粹一二四八片考釋）

魯賓先 「焚於卜辭作𣎵，說者俱無異詮。其作𣎵者，或疑為爨，孫海波文編附錄六二或疑為樵，李亞農說文續六六其作𣎵者，或釋為苴，見金祥恆續甲骨文編第一卷一三葉說並非是。以愚考之，皆焚之異體。其作𣎵者，乃从焚尹聲。其作𣎵者，蓋从尹之繁文或為从君之省體。其作𣎵者，所以之𣎵乃串之繁文。說文無串字，即愚所以之串，為母之或體，亦即貫之初文。串貫與昆古同聲通用，是則𣎵之从串與从昆相同，猶理之作瑣也。尹君昆焚於古音同為盪攝，串貫於古音同為安攝，與盪攝旁轉相通，故以尹君𣎵串為焚之聲符。夫焚為會意，同為盪攝，串貫於古音同為安攝，與盪攝旁轉相通，故以尹君𣎵串為焚之聲符。夫焚為會意，𣎵與𣎵並為形聲。秦說文云：『焚，燒田也。』所謂燒田者，謂燒其叢林，以事田獵也。凡卜辭之焚並同此義，蓋以止世榛莽，業生禽獸繁衍，故卜辭屢見焚田之文。管子國准篇云：『夏后之王燒壇數焚沛澤禽獸衆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中春蒐田火弊。』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是焚田之事肇於先世而承襲于姬周下迄春秋，則音極公焚於咸丘，魏獻子焚於大陸並見史傳。是微雖踵舊制已非恆典。蓋以山林多闢為田疇都邑禽獸非其舊日之孳生，制因時異，此禮記王制所以有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說也。秦漢以來則焚田之事截然未見矣。」（新詮之三卷十二）

氏注據說文彬古文份說解及後世字書所引改焚篆作焚極具卓見。契文異體作焚，若焚，仍祇是形體之繁衍，蓋下象一手或二手秉首之形。許書言訓束葦燒，亦正象束葦之屬，一則其省體耳。魯氏謂是从尹若事，其體讀與昆同為聲符，似有未安也。知焚者，若焚為焚之異體者。甲編五九八辭云：「寅卜王車辛，焚，其亡，我，行，王。」屈氏釋為焚，焚以事田狩，是也。金祥恆氏續文編收作焚，諸形者作首，蓋未察其辭例，且其字形於首亦相遠也。卜辭言焚皆田獵之事，魯氏不說甚是。胡厚宣氏商史論叢亦有此說，辭云：「其焚禽，祭，卯，允焚，獲，豕，十一，豕，十五，兔，廿。」二五〇七可證。之辭焚字亦有但當訓燒者，辭云：「其焚我，真，甸，我，四，口。」亦焚田三。此蓋紀某方入侵於我四邑外復焚其倉廩三處也。一集釋三一七四系。

饒宗頤 按管子換度篇：「燒山林，破墻穀，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周禮大司馬：「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焚即焚田。爾雅釋天：「火田為狩。」郭注：「放火燒草獵亦以為狩。」一通考二六一葉。

白玉嶢 「嶢按：釋焚，是也。除羅氏所舉二形見於第一期外，或有从木作焚，一后下四一五版一者，亦見於第一期。或有从一，一南明七〇一版者，見於第四期。或有作焚，一綜圖二一，二一者，見於第五期。又其下所从之火，雖見於同期，其構形亦有作四，作四之差異；而至第五期時則簡作四，而為今楷火之所本矣。一契文舉例校讀二十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九六〇頁。

陳世輝 湯余惠 「丙編二八四：

翼戊午，焚，半。

焚字的異體。古文字从艸与从林往往无別。半，同擒。焚半，古時狩獵方法之一種，應即禮記王制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之火田。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青過而田于大陸，焚焉。」大概是一種縱火燒林，乘禽兽惊恐逃竄之機，布設罔羅擒兽的方法。一古文字學概要一七九頁。

姚孝遂說參林字条下。

按：唯焚、焚、焚，乃焚字，其餘諸形皆非是。其作焚、焚、焚者，乃「焚」字。魯實先以為焚之異體，从焚尹聲，其作焚者，蓋从尹之

繁文，或為从君之省。或為从完之形體，不得加以割裂。且尹作𠂔，𠂔在下則成𠂔，乃文
字，與尹無涉。文字考釋，必先定其形。古文字形體近似者多有，支離其形體，然後以意傳會
之，此乃考釋文字之大忌，須嚴格以求。

「焚」與「藝」義俱相近，卜辭記狩獵燒山林以驅野獸，或稱「焚」，或稱「藝」。但「藝」
可用為祭名，而「焚」則不得用作祭名。「藝」省艸或林則為𦵏，是即「藝」字，與「焚」相去
甚遠，其形音義均有別。

孫海波釋𦵏為𦵏，李亞農則釋𦵏，然後上一四，一一本漫漶不清，字實不从林，綜觀四
七三篆作𦵏較為近是。孫海波增訂版已刪去舊說，蓋已知其誤釋。契文索字作𦵏，或增又作𦵏，
實先以為从焚貫聲，乃焚之形聲字，其說非是。供八〇𦵏所从之小點實亦象火形。魯
驅野獸。「焚」與「藝」就田獵之方式而言，「焚」為燃燒山林以驅野獸，「藝」則為獵者執火炬以



張秉叔

「焚」京，地名，或單稱焚，例如：

貞：平奴在焚

貞：平奴在焚人？（續五·二四·一；蓋人名七六）焚亦作朱（注一），如本版第（六）
辭即作朱京，朱在東南田獵区内，与攸之鄰永相近：

辛丑王卜，在灤，賁貞：今日步于朱亡𦵏？（前二·一七·三）

壬寅王卜，在焚貞：今日步于永亡𦵏？（金五四四·前二·一七·三）（注二）

朱亦与良相近，如卜辭云：

丙辰（卜），「行」貞：王其步「自」□于良亡𦵏？

丁巳卜，行貞：王其田亡𦵏？在良。

□□（卜），行「貞」：「王」其步「自」良于朱？（前二·二一·三；通七〇八）

郭氏通纂考釋曰：

左傳昭十六年：「晉侯會吳子于良。」或即此良地，汭為良成，屬東海郡，在今江苏徐海道
邳縣北六十里。（P·一五一）

春秋有邾國，古今人表下中，路史后記八，國名紀三並作朱。顧表以為是顓頊苗裔，在今山東



均為地名。按：張秉權錄此作「朱」，以為即古「邾國」，不可據。卜辭每稱「邾京」，或單稱「邾」，

邾縣境。但史記陳杞世家正義，項羽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太平寰宇記，元和郡縣志，路史國名紀等，均認為邾在今湖北黃岡縣境，不過史記正義以為邾從黃州一徙於蕪（徐州），再遷於滕縣，又遷於邾。路史則以為遷於今山東濟寧縣，而邾道元，王隱，劉昭等則以為楚宣王滅邾而遷其君於湖北黃岡（註二）。從這些傳說來看，邾在历史上的活動範圍，從湖北的黃岡一直到山東的邾縣或濟寧，都可能有她的踪跡，而攸邾的永（在今安徽永城，一說桐城）和良（在今江蘇邳縣）都在這一條路線之上，所以卜辭之朱或邾，很可能就是春秋之邾。邾所從來，而卜辭時代（即殷代）的朱（或邾）相當於后世的什麼地方？如果要其能與卜辭中的材料相合，而又不背於舊說的，似乎以正義所說的蕪縣為最合適。張守節說：「蕪，徐州縣也。」元和郡縣志徐州蕪縣，而在宿州下說：

宿州，本徐州符離縣也，元和四年……又以蕪縣北屬徐州，疆界闊遠，有詔割符離，蕪縣及泗州之虹縣置宿州，取古宿國為名也。

又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宿州有蕪縣，並謂：蕪縣本漢旧縣，屬沛郡，后漢屬沛國，有大澤鄉，陳涉起兵於此，宋於此置譙郡，齊以為北譙郡，后魏改蕪縣為蕪城縣，隋開皇三年，城屬仁州，即今宿州蕪縣是也，大業二年屬徐州，八年屬譙，唐貞觀十七年復還徐州，元和中，又於埇圻置立宿州，緣此邑北去徐州稍遠，因隸宿州，州度復屬徐州，至太和又立宿州，因又來屬。

宿州蕪縣故治在今安徽宿縣，正在永城與邳縣之間，與卜辭相合，至於說：「邾侯居邾，至隱公徙蕪。」在時代上恐怕未必正確。（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三八頁——二二九頁）

（註一）朱，從陳邦懷釋。陳邦福謂朱為株之省，即詩株林：「胡為乎株林」之株林，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后漢郡國志陳縣注下云：「陳有株邑蓋株叢之地。」（見殷契

粹存P·七）。商承祚釋為主（見羣編五）。

（註二）此係由董彥堂師所合，見殷曆譜下編卷九日譜三P·五七。

（註三）參閱陳槃庵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存滅表誤異（中）集刊二十七本〇〇·三四一——三四二。

按：从大火與赤色之義無涉，純屬音假。朱「戠」、「熾」皆有赤色之義，亦屬音假。段玉裁謂「火者南方之行，故赤為南方之色。从大者，言大明也」，曲為之解，不可據。說文赤之古文作「𤇑」，从炎土，乃形之譌。苗夔說文聲訂以為从土聲，亦屬牽強。



按：合集二八一八九辭云：「辛亥卜，𤇑王受又」疑是「𤇑」之異構。

𤇑



羅振玉「說文解字」：「𤇑，交木然也。」玉篇：「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此字从交下火，當即許書「𤇑」字。殷辭中五十葉下。

王襄「古𤇑字」：「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六葉下」

王襄「𤇑，疑郊天之本字，从火，與燎之从火同。說文解字：「𤇑，交木然也。」段注引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之說可證，後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𤇑廢。」（通考天象六葉下）

王襄「古𤇑字」：「類纂存疑第十第四十九葉下」

王襄「𤇑，疑郊天之本字，从火，與燎之从火同。說文解字：「𤇑，交木然也。」段注引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之說可證，後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𤇑廢。」（通考天象六葉下）
又曰：「𤇑」按象一交脛人索繫其頸，投之火上形，疑象「𤇑」之繁文。（前釋六卷二十四葉上）

郭沫若
又曰「以上六片均有炆字，與炆自是一字。說文云：「炆，交木然也。」玉篇以為「交木」，然之以蔡柴天也。余意以為當即郊祀之郊之本字，但在卜辭乃是求雨之祭。」（同上九一葉上）



陳夢家「爇作姦或姦，象人立于火上之形，姦與雨顯然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卜辭之姦所以求雨，是沒有問題的。由於它是以人立于火上以求雨，與文獻所記暴巫、焚巫之事相同。」

(綜述六〇二葉)

李孝定

李孝定
「說文」：爇，交木然也。从火，交聲。交，下云「交，腫也」。从大，象交形。大，下云「揣，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是交，象交腫人之形也。字从火，从交，會意。葉說是也。卜辭：爇多與雨並見，當為祈雨之祭。葉謂以人為牲，說當可。辭云「貞，爇有雨」，貞勿爇亡其雨。爇，五三三三，曰「材」。爇有雨，曰「爇」，五三三三，曰「申」。卜：殷貞：爇亡其雨。爇，六二二二，曰「乙卯」。卜：今日爇有雨。爇，四七三三，是也。前六二一五，有「爇」字，隸定之，當作「然」。葉氏謂是爇，爇，繁文可。一「爇」，三五一五八葉。

燎柴天。饒宗頤「爇即求雨燒柴禱于天也。說文曰：爇，交木然（燃）也。」玉篇：「爇，交木然以

张秉权 「至于甲骨文中的𤇑字，作、等形，正象一个人交股被火焚烧的形状。说文：曰𤇑，交木然也。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说文与玉篇的说法，也许是较晚的习俗。在甲骨文时代，𤇑是专门用来求雨的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在春秋时代，似乎还未绝迹。譬如：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传：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便是焚人求雨的例子。（殷代的农业与气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三一七页）

王 輝 卜辞又有𠂔字，孙海波甲骨文编隶定作炆。我们以为𠂔是𠂔的讹变。人二〇八一：曰甲辰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同版对贞，足见为一字。又前六·二一·五有𠂔字，虽为残辞，然从字形分析，𠂔殆交胫人，象索系其颈，投之火上之形，其义与𠂔通；𠂔当是𠂔之繁变。朱方圃曰：曰文即文身之文，象人立正之形，胸前之X·U·W即刻画之纹饰也。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曰殷周文字释丛六七至六八页一，文既为人之象形字，𠂔乃文之繁文（疑炆之本义与炆通。又甲文赤字作𠂔，从大从火。古人以大人形为大，以𠂔为子，𠂔头部特大，仅露双手，象婴儿在襁褓之中，故赤之本义亦为焚人而祭）我们以为上

起这两件事性质相近的缘故。

卜辞或言「求黄」(黄)、「以黄」(黄)：

乙卯鼎(黄)：「虫」用法与「唯」相近(奚令希(求)黄(起))。

乙丑鼎「布黄」：「布」用法与「唯」相近(奚令希(求)黄(起))。

「庚」午鼎：「令步」即「布黄」，「曼」(得)。

庚午鼎：「令」即「布」才它布黄，「曼」。

甲戌鼎：「令」即「布」才它布黄，「曼」。

己子(已)卜：「黄不其以」。

「王」貯以黄。一月。《铁》一八七·三(南坊三·九一)。

「王」貯以黄。《京》二四二·一(外九六)。

这些卜辞所说的「黄」(起)，大概就是准备用作求雨牺牲的。「(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

龙) 甲骨文与殷商史二三页至三二页)

单周尧 「卜辞中有关「祭求雨」之记载甚夥，「尪」字字形如下：

「尪」拾八·二 「尪」前五·三三·二 「尪」前六·二七·一 「尪」后二·一五·二 「尪」《铁》四七·三

「尪」甲四四 「尪」甲八九五 「尪」甲三五八九 「尪」《铁》六五三 「尪」《铁》六五四 「尪」《铁》六五五

「尪」片廿一·二六 「尪」《铁》九三二 「尪」《铁》九三六 「尪」《铁》三下四五·一三 「尪」《铁》三下四八·三

「尪」《京》津四三二 「尪」《京》津三八七〇

罗振玉曰：「说文解字：「尪，交木然也。」「玉篇：「交木然之以祭天也。」「此字从交下火，当即许书之「炆」字。

王襄曰：「炆疑郊天之本字，从火，与秦之从火同谊。……后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炆废。」郭沫若说略同。叶玉森曰：「尸子曰：「汤之救旱也，素车白马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

是殷初祈雨，以人代牲之证。后世或变而加厉，乃投罪人于火，示驱魃意，如卜辞云：「贞」(奴)之从雨。《前编》卷五第三三页「奴，罪人也。」「象」投交胥人于火上，八象火焰，即许书之「炆」。

陈梦家说「象」人立于火上之形，又谓「说文」：「炆」字因此是否一字，尚不可必。裘锡圭先生

在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一文中，则以为此字所以的「交」并非「交」字，而是「黄」字的异体理由是「三三四四九一」云：「鼎(一頁)：「丙戌」(一頁)：「出(一有)一从雨。」「字作」，所以

之矣，与某字，黄字之写法几乎毫无区别。此外，「黄尹丁人」中，「黄尹」合文有写作「𠂔」合集三。九七一「𠂔」合集三。九六一「𠂔」合集三。九八一「𠂔」的，他认为这是「𠂔」为「黄」字异体的确证，并推论「黄」字字形的演变过程当为：



裘氏认为「黄」字当如唐兰所说，像人仰面向天，腹部膨大，是礼记檀弓下「吾欲暴尫而奚若」的「尫」字的本字，并引吕氏春秋明理高诱注「尫，短仰者也」及同书尽数注「尫，突胸仰一仰一何疾也」，说尫人突胸凸肚，身子显得特别粗短，「𠂔」字表示的正是这种残废人的形象。裘氏又说：前六·二一·五有「𠂔」字，当是「黄」的异体。「𠂔」当是「尫」的象形字的另一种写法，特别强调尫者「突胸」的特征。胸前的「𠂔」像捆缚他的绳索……「黄」或作「𠂔」，父是由「𠂔」简化而成的。

裘氏认为「黄」字像「尫」在「火」上，应该是专用于「焚巫尫」的「尫」字异体。案：有关「焚巫尫」的记载，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脩城郭，贬食，省用，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杜」注解「巫尫」说：「巫尫，女巫也，主祈祷清雨者。或以为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礼记檀弓下：「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曰：『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由于礼记既言暴尫，又言暴巫，可见巫尫非一物，因此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孔疏肯定了杜注的后一说。又春秋繁露求雨云：「春旱求雨……暴巫聚尫」，也是巫、尫分言。

尫是什么呢？主要有两说：（一）荀子正论篇：「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豈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佝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初注：「匡，读为尫，废疾之人。」说文：「介，尫，曲胫也。」从大，象偏曲之形……「尫」，古文从生。「尫」乃古文尫之省，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认为「尫」是指一个不良于行的瘸子。

（三）郑玄注礼记檀弓，吾欲暴尫一句说：「尫者，面乡天。」高诱注吕氏春秋尽数篇，多尫与佝人，说：「尫，突胸仰何疾也」，又注明数篇「盲秃佝尫」说：「尫，短仰者。」玄应一

切经音义卷四引通俗文：「短小曰尪也。」都以为尪的特点是突胸仰何，身子短小。杜預说或以为尪是「瘠病之人，其面向上」，所根据的大底是檀弓「而暴人之疾子」和郑注「尪者，面向天」。「尪」本曲胫之称，引申之为曲脊之偻。「此外，说文云：「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王筠说文释例：「非惟驼背，抑且鸡胸。」姚烜说文解字部首订：「龟背鸡胸之人，无不仰面蹙项醜恶毕出者。」近人据甲文、金文「亞」字字形，不依许说，另出新解，或为「亞」为宫室之象形，惟高田忠周古籀篇曰「室亞之亞」，与醜亞之亞「元有别字，而两字形音相近，故古来通用为恒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亞」字影纽鱼部，「尪」字影纽阳部，二字影纽双声，鱼阳对转，因此，「尪」也可能有驼背鸡胸的意思，郑玄和高诱之说，可能是有所根据的。

既使我们肯定「尪」可能有突胸仰何之义，但「黄」是不是「尪」的本字呢？「尪」又是不是焚尪之象呢？我以为都还有待研究。兹列甲骨文、金文「黄」字字形如下：

尪 甲一六四七黄吕 尪 乙四五三四黄爽 尪 乙四五四九黄帝 尪 乙四六二九及黄父

尪 癸一〇·三 尪 前二五·六 尪 前二五·二黄尹 尪 粹五四七黄犬王受祐

尪 前七·三三·三 尪 林一·五·二三 尪 林一九·五 尪 林二·二五·一六 尪 京津六三〇

尪 京津六三七 尪 殊四 尪 明藏五七 尪 癸二六〇 尪 粹一九八 尪 甲三三五五真人名

尪 癸九·九黄尹见合文12

甲骨文「黄」字多元突胸之象，身子也多非短小，只有一部分字能够说成是像大腹之形（要加上想象力，但京津六三〇、粹一九八之字则加上想象力也不像），因此「黄」是不是「尪」的本字，不能使人无疑。再看「尪」字字形，也只能说成像大腹，而不能说成像突胸。又「寅」字甲骨文有作「𠂔」者，似乎没有人说它们和突胸的「尪」有关连，兹附「寅」字甲骨文文字形如下：

𠂔 清五·一 𠂔 后一三·一〇 𠂔 拾一三·一七 𠂔 癸三六·一五 𠂔 癸一五九 𠂔 癸一三五

𠂔 癸四七六倒刻 𠂔 癸二下三六·二 𠂔 癸二七·二 𠂔 乙六三〇〇 𠂔 癸一六五

𠂔 粹八五 𠂔 癸八 𠂔 甲七〇九 𠂔 甲二三二八 𠂔 甲二四六四 𠂔 甲二四六七 𠂔 癸四九·三

𠂔 癸二·二 𠂔 癸二·二六·八 𠂔 癸二七·四 𠂔 乙二一 𠂔 癸二·一五·三 𠂔 癸二·一五·六

庚甲二三九四 个只前三九、一 个只無二四 庚前二、一六、三 庚前二、八、二 个只前二、二、二
 个只前三、四、一 庚前二、二、二七 个只前三、四、一 庚前三、五、二 庚前三、五、三
 至于说父中的父和「尪」有关，证据便更少了。试看下列甲骨文和金文：

个只前五、二、四、二像人举首疑思之形真人名 个只前六、二、一、二 个只后二、三、二 个只后二、二五、五

个只前二七、一 个只前二七、二 个只前三三、四 个只前三三、五 个只前四、五、八 个只前初下三九、三

个只前初下三九、四 个只前三三、五、三 个只前八、〇 个只前沙三、二、一三 个只前沙一五、〇七 个只前明藏三四〇

个只前明藏三五六 个只前粹一三七六 个只前京都二五四〇 个只前七、一九、一或从个只

个只前送文所无 康侯簋 个只前洛伯逯尊 个只前送文 个只前送文 个只前送文

个只前鼎文 个只前盘文 个只前尊文 个只前尊文 个只前觚文 个只前簋文 个只前尊文

个只前其侯父己簋 个只前其侯父己簋 个只前其侯父己簋 个只前其侯父己簋 个只前其侯父己簋

多，夫混用不别。

而且，古籍中颇有记载焚人祭天求雨之事，例如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淮南子：「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发及爪，自洁，居





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降大雨。」又太平御览卷十引庄子：「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顿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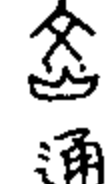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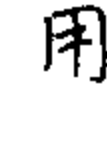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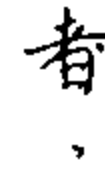


「吾所求雨者，为人，今杀人，不可。」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又后汉书戴封传：「其年大旱，封祷清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

是近近以服。」又凉辅传：「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祝曰：『日

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今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渴

渴，无所诉苦，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己，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徽。辅今敢自祈

未雨所焚者未必是尪，那么，、中所焚者是否一定是尪呢？似乎还可再加以研究。
（说、，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一六五——一六八页）

按：焚象以火焚人之形，乃祈雨之祭。说文以为，交木然，非其本义。文献所记之，暴正，
猶焚之遺風。其作，實本同字。上亦象人形，非、文、字。據京都三〇八一、、通用
無別。陳夢家以為同字是對的。其繁體作者，人形益顯，與、字無涉。

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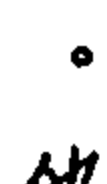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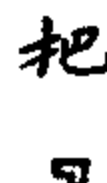












裴錫圭說參字彙下。

按：卜辭均殘缺，其義不詳。

1230



常正光 一般入過去以大辰星昏見為農耕的开始，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由始祖契开创
刀耕火种之后，便以菑田的烈焰欢迎大辰星的昏見。周礼夏官司马的曰季春出火与曰季秋内
火，实际上就是反映这项内容。火，本是原始社会极受崇拜的自然威力，而现在又是遍野里
的熊熊烈火烧出了般人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文化进步。在大辰星的照耀下，出现大地的火光，人
们对于火的崇拜，也必然要连及大辰星的，於是大辰星也就被尊为曰大火星了。而商族的先
祖關伯也是主祀大火星而任曰火正之职了。

甲骨卜辞中已有关于大火星的记述，如武丁时期卜辞曰七日乙巳夕出新大星火，其
中的曰火字就是指大火星，此外，在甲骨文里还有与一般地面上的火字相区别，专门表示大
火星的火字作、形，隶定为、，丁山解释为从火上；火上者，上天火神也。
又说心为大火，正是字的本义。他把、字考释为大火星，这是发亦人所未发的创识，
然而如果说上天的火神，还不必解释为：从火上；上，天也。上火，即天火，天火如大辰为
天上的辰一样，也就是天上的大火星。对于（即大火星）的祭祀，是同地面上祭祀、、、等一样看待，如：

：其叔，又大兩？
 災眾焚，東小卑，又大兩？
 其率年災焚于炎，尚勝？
 說明对大火星要用日艸祭的，祭祀时甚至要用比较隆重的日小卑之礼，因为祭祀大火星的目的都是为了祈年。L（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一六四至一六五页）

常正光说参 𠂔 字条下。

按：此乃「二山」二字合文。合集三〇四五三「二山」分書可證。

小山


按：此乃「小山」合文。合集三〇三九三「小山」分書可證。



郭沫若「焚亦殷人所祀之神名，它辭有言「天泉焚東小宰，又大兩。」通一四一四三六字既

楊樹達「今本紀年云：日外壬名發。」按書契前編肆卷肆拾貳頁陸版云：日「災眾焚，東小宰，又（有一）大雨？」日「辨編壹伍叁玖片云：日「弱（弗）叔，其叔焚？」日「按甲文未見發字，而發字屢見，不日其主名，發與癸同从殳声，音相近，疑甲文之癸即紀年外壬名之發矣。」

李孝定「从火从艸，說文石無。之辭又言「其求年天災于小大災豚」辨一五四〇是災字與祈雨求年之事當有關係。字彙兩足蹈火之形，或為巫術之一種。」（集釋三一八七葉）

常正光说参  字条下。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祈年、乞雨之祭祀對象。

1233

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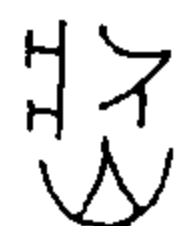

按：此當為「保山」二字之合文。

1234

妝山



按：字可隸作「妝」，辭殘，其義不詳。

1235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1236

𡵓山


按：此乃「𡵓山」二字之合文，在卜辭為地名。

1237



按：疑為「龜山」之合文，為祭祀祈雨之對象。



于省吾
即煇字的古文。
文選甘泉賦李注：曰廣雅曰：煇，熱也，音欣。但玉篇火部煇同煇：曰顏注：曰煇，煇光盛貌也。
左傳昭十八年：曰行火所煇。杜注也訓煇為災。但甲骨文以來災與來災對貞，則災當為先公之名。L（甲骨文字釋林釋災二一〇頁）

象。

按：于先生釋「煇」，字似从「山」，不从「火」，疑為「斤山」之合文，乃祭祀祈雨之對

殷人於山川多有祭，不必為先公。



孫海波「山」，乙九五九。从山火，與說文裁字或体同。L（甲骨文編四一三頁）

陳煒湛說參「山」字条下。

按：字从「山」，从「火」，釋「災」不可據。



裘錫圭釋「山」字条下

按：此字从「山」，从「火」，不得釋「焚」。

声韵，以及句、军可通之证，灼应是焯字古体，因音近假为运或军。L (利用汗简考释古文)

按：字从「火」从「旬」，隸可作「焯」。卜辭均殘，其義下詳。

灾



1243

李孝走「从火从山，說文所無。辭云：口寅口貞且灾畧。其意不詳。契文火山二字每無別，而此字以此二字為偏旁，其形體之別則至顯。又字或从火山二字會意為火山之專字，謂山下有大也，存以俟考。」(集釋三一八六葉)

按：字上从「山」，下从「火」，隸可作「灾」，其義不詳。

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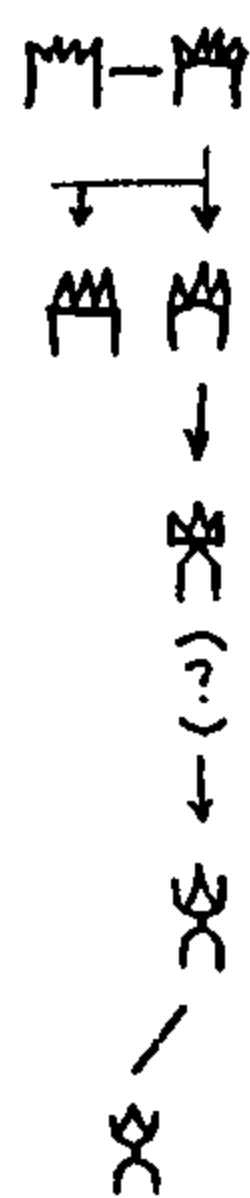
1244

按：字从「山」从「冉」，隸可作「冉」，其義不詳。



1245

唐蘭「右出字，即說文之火，舊不識。說文入部：「火，入山之深也。從山，從入，在入部而先言從山，素其主從，而又云闕，是無音也。疑非許君所收。王氏雖頗精細，然不知字本作火，小為而為火，因而誤收入部，且凡解為「入山」之深耳。用知理辭力雖強，終有待於可信材料之發現也。卜辭从出「字，有巖及崙，其偏旁作「門」門「門」等形，舊說以為火在屋上之形，非也。其字蓋本象高山之形，象峯巖峙其上。其衍文殆其次：(有「者」為段說之過程。)



1241

則出與尸當是一字也。說文：「尸岸高也，从山，尸，尸亦聲。」按說文尸字，金文作尸，是尸可為火，尸古通，則出即尸也。廣韻以尸為高山狀，正與出形吻合。說文從尸之字甚多，其義皆由高山引申，正猶卜辭之從出。然則出尸本一字，後人不能知，既誤以出為从入而實入部，一偏頗讀以本，乃因字形近本而亂之，又以尸字為尸聲，出字湮晦，而尸之本義，亦不能明矣。（文字記三十六葉）

陳夢家

「火」可能是最早的山，字形有誤，應出，故可刪。（卜辭綜述四八〇葉）

李孝定 「說文」火入山，「澤」也从山从入，闕。黎文虎唐釋火可从，辭云「祭已卜爭貞旬亡禍」甲午翌乙未，「蘭韋」火在隴十月。隴，他四，貞火不佳辭。乙五三五〇，似為人名。（集釋一八〇〇葉）

按：字上从「火」，不从「山」，釋「火」不可據。

火 炊 山 山

孫海波 甲骨文編十卷十一葉及金祥恆續文編十卷十五葉下收此作焱。

李孝定 「說文」焱，火華也，从三火。金書收此作焱，可从。辭云「重焱用羌」，乙八六九一八八八〇，乙庚用焱羌。乙八八五二，其義不詳。（集釋三一九五葉）

王輝 「另卜辭焱（山山）、赤（赤）二字也是火祭。焱从三火，集韻：「焱：亦同煬，煬是燒的意思。」乙八八五二：「妣：重焱用羌」，同前舉后下三七、五的句例正同。赤字从大从火，大在甲骨文中象大人形，故赤的本義為焚人。據續二九一：「貞，勿赤」，赤用為動詞，可能是焚人以祭：「殷人火祭說」，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二五六頁）

按：卜辭焱似為地名。殷王之部屬常貢致所俘獲之羌人，或言於某地俘獲若干羌人。殺戮先人以祭神祖，每言用某人所貢納之羌，如供八七五「用豎來以羌自上甲」，謂殺戮「豎來」所

1250



按：此當為山名。卜辭為祭禱之對象，或祭禱之所。

1251



郭沫若 「夷疑鬻之異，从大婁聲，婁即先（舊）字。」（粹四一七片考釋）

按：卜辭以為地名，字从「山」，不从「火」。參見1250。

125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5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54



羅振玉 「說文解字：『燮，大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此字从又持炬从三火，象炎之形，殆即許書之燮字。許从辛，殆炬形之譌。」（此字又疑為許書訛大華之炎字，附此備考。）（殷釋中五十二葉上）

葉玉森 「按卜辭月𠂔為祭名，為月𠂔（裡）月𠂔例。……羅氏釋燮釋焮，竝難決定。」

于省吾

「契文變字作

𠂔

等形。

金文變自作

𠂔

變，變

𠂔作

𠂔，

曾伯簠作

𠂔。

說文

：「變，大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又「變和也。从言從又炎。籀文變从平，讀若溼。」

按清儒多以「籀文變从平讀若溼」移於變下。……羅謂从又持炬，可備一說。戴侗謂變變變實

一字，平之譌為辛，辛之譌為言，是也。前五三三四：「癸亥卜，兄貞，自亡口。」（田）「夕變，

大再口。」（籀）「癸亥卜，吏貞，自亡口。」（田）「癸亥卜，兄貞，自亡口。」（田）「夕變，

五二：「夕變。」以文義換之，「癸亥卜，吏貞，自亡口。」（田）「癸亥卜，兄貞，自亡口。」（田）「夕變，

吉之義。變應讀為溼，字亦作濕。說文變讀若溼。錢大昭謂說文異讀即用本字，是也。左襄八

年傳：「獲蔡司馬公子變。」穀梁作「獲蔡公子濕」。方言一：「溼憂也。陳楚或曰溼。自闕而西，

秦晉之間，或曰怒，或曰溼。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允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

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怒。注：「溼者失意潛沮之名。錢繹學疏云：『溼訓為幽溼，故聲之卑

小者謂之溼；情性之鄙陋者謂之溼；行誼之污下者，意念之潛沮者，皆謂之溼，其義一也。』

按錢釋溼憂之義，至為明瑯。廣雅釋詁：「溼憂也。」王念孫疏證云：「荀子不苟篇：『小人通

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僂。』楊倞注云：『僂當為濕。』引方言「濕憂也」。濕與溼通。按王說是也。

契文言夕變即夕溼，謂夕有憂患也。其言大再至干相者，相地名，意謂某方未侵大舉至于相也。

（駢三第二十三葉下釋變）

饒宗頤

「變者，變之籀文。說文云：『變，和也。』（又部）又「變，大孰也。』（炎部）

玉篇云：「變，大熟也。」故變疑指祭時薦熟，為合烹饔俎之事。』（通考五七七葉）

李孝定

「說文：『威滅也。从大戌，大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宗周衰，似威之。』許

氏云：『實為五行之說。既行以凌，以肅，必非造字之本。』威之本，讀為大之滅，引申以為凡滅之

侮。戌之古文為兵，象形，於大滅之義無與。然則許君謂為「从大戌」以會意，解之者實為無

據，謂為形聲又不為戌聲為近。今契文正有从大戌聲之字，于氏謂是威之古文者是也。字立卜

辭為人名。』（集釋三一八二葉）

于省吾

「甲骨文變字作

𠂔

等形。

商器變自作

𠂔

變，

周器變或作

𠂔，

曾伯簠作

𠂔。

說文

：「變，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又「變和也。从言從又炎。籀文變从平，讀若溼。」

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日羅振玉云：「此字从又持炬，从三火，象炎炎之形，殆即許書之變字。」

于省吾

「甲骨文變字作

𠂔

等形。

商器變自作

𠂔

變，

周器變或作

𠂔

變，

曾伯簠作

𠂔。

說文

：「變，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又「變和也。从言從又炎。籀文變从平，讀若溼。」

于省吾

「甲骨文變字作

𠂔

等形。

商器變自作

𠂔

變，

周器變或作

𠂔

變，

曾伯簠作

𠂔。

說文

：「變，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又「變和也。从言從又炎。籀文變从平，讀若溼。」

于省吾

「甲骨文變字作

𠂔

等形。

商器變自作

𠂔

變，

周器變或作

𠂔

變，

曾伯簠作

𠂔。

說文

：「變，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又「變和也。从言從又炎。籀文變从平，讀若溼。」

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日羅振玉云：「此字从又持炬，从三火，象炎炎之形，殆即許書之變字。」

許从辛，殆炬形之訛。《增考中五二》按羅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燮、燮、燮、燮，燮實一字，羊之訛為辛，辛之訛為言也。《按戴氏謂三者實一字是也，其餘則非。燮字从言，乃言字。甲骨文設字从言作言，戡字从言作言，亦作言者常見。然則燮字亦从言。金文訛作言或言。秦公仲作燮，犹不背于初形。說文誤分為二字。甲骨文稱：曰癸亥卜，兄貞，旬亡口。夕燮大角。《前五·三三·四》曰癸亥卜，吏貞，旬亡口。一日象，甲免夕燮大角至于相。《籀文》六）以文義揆之，甲骨文言某日象者，多為不吉之兆。其言夕燮者，亦均為不吉之義。燮應讀為濕，字亦作濕。說文燮讀若濕。左襄八年傳曰：蔡蔡司馬公子燮，谷梁傳作曰：蔡蔡公子濕。方言：曰溼，忧也，陳楚或曰溼，自关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愁，或曰溼。自关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获，高而有坠，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愁。《郭注》：曰溼者，失意潛沮之名。《广雅釋詁》：曰溼，忧也。《王念孫疏證》：曰荀子不苟篇，小人通則驕而偏，穷则弃而僂。杨倞注云：僂，当为濕，则方言濕，忧也。濕与溼通。《按王说非也。甲骨文之夕燮应读为夕溼，谓夕有忧患也。其言大角至于相者，相为商都附近地名，意谓某方来侵大举至于相也。《释燮》，甲骨文释林八八至九〇页）

按：說文又部之「燮」與炎部之「燮」同字，「燮」之籀文作「燮」。戴侗謂「羊」為「辛」，「辛」又為「言」，其說是對的。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燮」疑亦从辛，羊乃辛之譌……古金文曾伯鞶簋作燮，晉邦金作燮，皆从辛，非羊亦非辛也。實則金文所以之「辛」乃契文「言」之省變，王氏疑「羊乃辛之譌」，適本末顛倒。其演變之迹當為：



于有吾 燮下十八九：「貞，燮不其。」《說文》：「燮，係人名。」，舊不識，甲骨文編入於附錄。按卜辭成字作「燮」，「燮」从火从戌，當即說文威之初文。《說文》：「威，滅也。」从火戌。大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宗周，衰似滅之。」又「滅盡也。」从水威聲。《王筠句讀》：「威蓋義兼聲字。」徐灝《段注》：「委亦謂戌聲。」按《詩》正月：「衰似威之。」毛傳：「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說文》：「威，威我百姓。」滅作威，滅為後起字。威古韻在脂部，戌在真部，是威諧戌聲，未可據也。《說文》：「威，威字，从火戌聲。」戌威並脂部字。要之，威字自東周以後，譌成為戌，說文遂

有火死於戌之誤解。考之初文，方知其為从火戌聲。如依舊說，以威為會意字既誤，以為形聲字亦無當矣。一駢續三十六彙下釋威。

按：予先生釋「威」。郭忠恕汗簡威字古文从戌，不从戌，「戌」與「戌」形近易混，是亦「威」不从「戌」之又一例證。



1255 (2)

按：字不从戌，不得隸作戩，亦不得釋威。字在卜辭為人名



125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57

按：屯二三〇一辭云：「方不往自戔」

為地名。



1258

按：合集二九三八四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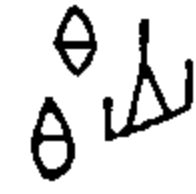
為地名。

1259



按：合集二四三七八辭云：「...卜行...在...」為地名。

1260



按：合集三二四八六辭云：「...酉貞...王步...」步于...均為地名。

1261

虞



按：合集二八一二四辭云：「...東...」用為動詞。

126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6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才火

余永梁 按此裁（𠂔）字與說文古文同。說文曰：裁，天火曰裁，从火，戈聲。灾，或从山，火，扶，古文从才，災，籀文从𠂔。余商兩氏說文从𠂔，古文从才，殷虛古文才與在為一字，此是其證。王肅鄭注曰：古文縉字或从系旁才。又周禮縉氏注曰：古縉以才為聲。然則縉字古文當是紂字，與此災古文才正同也。許於縉下遺古文紂字，又曰：「依王氏指事，說州當是指事字，川象水形，一則指事也。州演變為形聲時于水害曰州，故又作州，于兵害从戈曰裁，于火害从火曰𠂔，而火𠂔之字後變為災裁諸體，由象形而指事形聲，六書發展，次第于此得一有力之證矣。」（全上）

商承祚 甲骨文有州𠂔𠂔，从水，从戈，从火。以其義言之，水災曰𠂔，兵災曰𠂔，火災曰𠂔，後孽乳為裁。說文曰：天火曰裁，灾，裁之或體，災，裁之籀文，扶，裁之古文，即由卜辭之𠂔，𠂔，𠂔，不耕田也。𠂔，𠂔，或體，燭，秦繆山刻石結構任意體多誤合矣。（補考二葉）

孫海波 𠂔，𠂔，𠂔，二，八，一八，从才，火，与說文裁字古文同。𠂔（甲骨文編四一三頁）

李孝定 說文曰：裁，天火曰裁，从火，戈聲。灾，或从山，火，扶，古文从才，災，籀文从𠂔。余商兩氏說裁字諸體衍變，故是也。契文亦有灾字，兩氏當時均未及見灾字，所見一辭雖僅餘殘文，然與許書作灾者正合，可無疑也。（集釋三一七八葉）

按：說文裁之或體作灾，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灾為「𠂔」之古文，謂「說文以為裁之或體，并引炳或作𠂔，灾或作𠂔為證。此說雖不可信，但朱氏疑「灾」非「裁」之或體則是有道理。灾，𠂔字實較晚出，唯國語周語「所以禦灾也」用為裁字。卜辭「裁」作「𠂔」，「𠂔」諸體，裁害字無作「灾」者。金文亦然。𠂔字釋裁，不能無疑。古文𠂔與說文偶合者，間或有之，與說文虎字同，如毛公鼎庶字从𠂔，說文光之古文一體作𠂔，不得謂庶字从「光」。又契文𠂔字後下八，一八乃中𠂔二字，余永梁、商承祚誤以為說文「裁」之古文扶，非是。

126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6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67



按：庚寅卜貞于𠄎辭云：
為地名。

1268



按：純二二八二辭云：
為地名。

126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合集二二一八七辭云：「乙亥：用此乙不」似為祭牲名。



羅振玉「卜辭中从火之字作𤔁𤔁𤔁，古金文亦然。然亦有从火者，故知炎即炎矣。」
殷釋中五十一葉下

王襄「古炎字。許說大光上也，从重火。」
類聚正編第十四十六葉下

郭沫若辭一一九〇片隸作炎，無說。

孫海波甲骨文編一〇·一一錄入炎字。

按：契文炎字从二火，與令蓋炎字作𤔁同形。說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徐灝段注爰謂「炎燄古今字。左氏莊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漢書五行、藝文志注並引作炎。徐氏又謂「燄即燄」一切經音義七引字詁云：「焰古文燄，今作燄」是也。王筠釋例亦謂「燄與燄蓋一字」。

卜辭「孟伯炎」，炎「為孟伯之私名。甲骨文編誤以「燄」混入「炎」字，絲毫區別燄，炎二形是正確的，但篆寫炎之形體作出，下不从火，未免小誤。辭一一九〇、甲二四一六均从二火，甚清晰。



于省吾 「卜辭晚期地名有呈字，亦作呈。前二十五：「才呈貞，王田衣，遂亡。」
二十七：「王卜，才遷諫貞，今日步于呈，亡。」三四六：「田呈，往來亡。」三二六：「
王田呈，往來亡。」續三二四四：「田呈，往來亡。」明一九三〇：「才呈。」呈字舊不識，
甲骨文編入於附錄按呈即後世呈字，吳季子之子劍逞字从呈作呈。又郢字，郢爰作郢，口郢鐸
作郢，古璽文字微六四作郢，丁次說文古福補補二四引古銘呈志二見，呈一作呈，一作呈。又
古璽文字微十一二，涅作涅，又作郢，是均作呈作呈同字之證。呈字之演變由呈而呈而呈而呈。
說文：「呈，平也，从口壬聲。」按說文謂呈从壬聲，失其朔矣。惟以呈為程平之程是也。漢樊
安碑：「作呈作式。」冀州從事郭君碑：「先民有呈。」均以呈為程。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
伯休父。」續漢書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
之國也。」閩中更有程地，華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為上程。按卜辭言「才呈
貞」，步于呈，田呈，呈去衣甚近，衣即殷，呈地當非雒陽之上程聚，未知所指，存以待考。
（駢讀三葉釋呈）

孫海波

「呈，前二·一五·一。地名。于省吾釋呈。」（甲骨文編八四五頁）

李孝定

「說文：呈，平也，从口壬聲。此不从壬，于氏釋呈，可從。地名。」（集解〇三七六葉）

于省吾 「甲骨文呈字作呈、呈、呈、呈等形，旧不识，甲骨文編入于附录。按呈即呈
之初文。春秋吳季子之子劍逞字从呈作呈，晚周郢鐸与郢爰之郢从呈亦作呈。晚周古璽文曰呈
志，兩見，呈字作呈亦作呈。呈之作呈者乃后起之變作，為說文所本。說文：「呈，平也，从
口壬聲。」此乃由独傳字誤化為形聲字。其演變源流，灼然可見。
甲骨文以呈為地名，見于第四、五期。其言曰：「王田呈。」曰：「王田呈。」者常
見。呈字后也變為呈，又尊乳為程。漢樊安碑之曰：「作呈作式。」續漢書郡國志曰：「洛陽有上程聚。」
劉昭注：「曰：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甲骨文稱：「才呈貞，王田衣，遂
亡災。」（前二·一五·一）因此可知，呈地接近于衣。L（釋呈，甲骨文文字釋林一九至二
〇頁）

考古所

「呈：續一二一有此字，為地名。在本辭中亦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

晁福林 「伊尹子伊陟」(尚書咸有一德正義引紀年)，卜辭稱曰「伊陟」(后下四三·二)，又稱曰「戊陟」(殷圖一三)，即伊陟，伊尹的后人是作了巫史的。祖乙時曰「賢臣」(巫賢片)，當為巫史一類人物。推測貞人尹為伊尹部族的后人，當不為臆說。融合于商的諸部族首領的后人，入殷后多為貞人。L (試論殷代的王權與神權社會科學戰綫一九八四年四期九七頁)

饒宗頤說參「人」字条下。

徐中舒說參「尸」字条下。

按：卜辭「陟」與「降」相對為言，此乃用其本義。明七六六「帝其陟」與「寧」一·五·七之「帝降」相對。詩閔予小子「陟降庭止」，即此義。

「陟」亦為祭名：

「其陟于大乙且乙」

「其敷虎，陟于且甲」

「陟帝用」

「陟」又為人名：

「出戌于陟，卯宰」

「戌陟戌父希」

陳夢家綜述三六五以為即殷本紀之「伊陟」，為「伊尹」子。但陳氏所引錄後下四三·二「申」乃「尹」，乃「：」，申半尹從「：」之誤。天九八之「崔我陟」；崔弗其我陟「，「陟」當為方國名。

降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吳大澂 「陟降」二字相對，二止前行為陟，到行為降。後人但知止為足迹，不知「人」皆足迹也，自「人」變為「尸」，「尸」變為「尸」，外變為「尸」，古義亡而「尸」等字皆失其解矣。L (說文古編)

補

羅振玉 「說文解字」：「降，下也。从自，各聲。又：「各，从文，牛，相承不敢並也。」

案从自示山陵形，AA象兩足由上而下。此字之意，亦但示二足下行，故左右足，亦或別或否。
說文鍾亦作降。——（殷墟中六十五葉下）

王襄 「古降字。許說下也。从自夆聲。此从AA，象二足跡向下，有下降之誼。篆文甫即AA之變體。」——（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二葉上）

王襄 「古夆字。許說服也。从父中相承，不敢至也。疑與降為一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七葉下）

李孝定 「夆為步者，止之到父，象兩足下降形。字乃从自夆會意，夆亦聲。及後夆為二足下行之誼，許君遂以他形聲解之耳。雅說是也。卜辭每言「帝降堇」，與許訓同。又云「降堇千」，前八五二疑當解為降服，降訓下，降服則相下也。乃下之引申誼。許君以服治夆，是以夆為夆服專字，降為下降專字，實則夆作AA，亦但象下降形耳。金文作AA大保益AA益且丁專AA大豐益降散盤降宗周鐘AA面皇父益降AA獲叔鐘並同。」——（集釋四一四一葉）

徐錫台 「降病，見殷墟卜辭云：「丁巳卜，貞：亡（无）降病。」（林二·二一·一三）。按「降病」，即患肛腫病也，如爾雅釋詁：「降，落也。」爾雅釋言：「降，下也。」降通降痔，集韻：「降，肛腫也，或作降痔。」——（殷墟出土疾病卜辭的考釋中國語文研究第七期一九五〇）

徐中舒說參「降」字條下。

按：吳大澂、羅振玉釋「降」之形體是對的。段玉裁謂「以地言降，故从自；以人言夆，故从夆」，相承。徐灝段注箋謂「降从自者，自高而下之意耳。段分降人降地為二義，未免自生枝節」。卜辭多用為「降下」，「降臨」之義。吉凶禍福，皆神祖所降。神祖臨視人間亦謂之降。寧一·五·一七「翌日辛，帝降，其入于櫛大矣，在窮」。謂上帝降臨。前八·五·一「千盡降」，與「降盡千」互作；「千」與「盡」均為人名。當即「盡戌」及「皆千」。陳夢家綜述三六六以「千」為「遲任」，可備一說。李孝定以「降服」為言，未免疏失。

陞 𡵚

郭沫若 「陞象人由自下降，與陞字相反。一卜辭陞作陞，象人登車之形。一陞之用為動詞者，為升為乘為上為躍為越，此與蹇字連文，蓋是仄字之異。說文曰仄，側傾也，从人立厂下。仄，福文，从矢，矢亦聲。从人在厂下，與此从企立自下同意，企亦聲也。一企从古同之部。」（卜通一五八葉上）

李孝定 「从自从企，說文所無。郭說待商。」（集釋四一五三葉）

按：郭沫若釋「仄」不可據。卜辭皆用為動詞，與「陞」同義。

陸 𡵚

王襄 「疑郁字。」（類纂存疑第十四第六十七葉下）

葉玉森 「說文曰隊，以高隊也。从自豕聲。按舊三之𡵚，象人由自顛下隊。前五二十一之胡象子由自顛下隊，疑至隊之古文。」（說契四葉下）

郭沫若 「𡵚从自从倒人，蓋古陞字。」（卜通一五八葉上）

董作賓釋隨，無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三八一葉）

唐蘭 「余謂𡵚即說文珍古文之𡵚字，此作𡵚，反書則為𡵚，當从阜上聲讀若顛，蓋真亦从匕聲也。」（考古五期懷詒隨錄一四八葉）

于省吾 「舊三：『王生逐兕，小臣留車馬，破𡵚王車，子矢亦𡵚。』𡵚字葉玉森釋隊，董作賓釋隨，郭沫若云：『从自从人，蓋古陞字。』唐蘭云：『𡵚：𡵚，讀若顛。』按釋隊釋隨釋陞釋𡵚義均相仿，而以郭釋陞為允。然郭說亦臆測之詞，不知其何以為陞也。𡵚字係反

陴

于省吾「第一期早期的官組卜辭，有陴字二人」云云。按陴乃級之本字。說文：「陴，及聲。曰段注：『本謂絲之次第，故其字从糸，引申為凡次第之稱。』」陴之次第，絲次第也，从糸均聚足，連步以上是也。曰按段注謂陴之次第是由絲之次第所引申，難以令人置信。集韻入緝：「陴，階等也，通作級。曰這是訓陴為階的等次，而以為陴為階的通假字，頗有道理。但是，集韻是宋代學者所輯，陴字如果不見于古文字，人們難免以為陴為階的通假字，現在既然發現甲骨文有了陴字，則級之本作陴已經得到验证。陴為階之等次，二字意義相因，故均从自。阜，今楷偏旁在左作阝。說文：『自，大陸也，山无石者，象形。』曰段注：『釋名曰，土山曰阜。象形者，象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层案而上，首象其高，下象其三成也。』曰甲骨文自和从自的字习見，作𠂔也作𠂕。其从三叠，正象阜之层次形。甲骨文陴降字作𠂔，一象足趾历陴而上，一象足趾历陴而下。一切經音義卷二一引声类，謂曰級，階次也。曰。階次是指台階的等次言之。階字古文字未見，始見于詩大雅維厲之階。總起來說，甲骨文阜字作𠂔，象山阜之有层次形，台階之有等次与之相仿，故古人造字陴與階均从自。由于古代典籍皆假級為陴，久假不归，于是級行而陴廢。前引甲骨文的陴，陴字用法虽然還須待考，但就陴字从自及声來看，它為階次之陴是沒有疑問的。本文论证的結果，是闡明了我們現在所说的社会階級之級初文本作陴。一（甲骨文字釋林釋陴）

考古所

「陴：當為解、解之异构，即陴。一（小屯南地甲骨九四七頁）

按：于先生釋「陴」以為「級」之本字。卜辭用義不詳。

陴

𠂔

考古所

「般、𠂔、𠂕：皆為用牲法。一（小屯南地甲骨九九四頁）

按：合集五七八八辭云：

「又合集八八四辭云：取既射。……」
 「又合集八八四辭云：取既射。……」
 似為地名或方國名。《屯》二一五四及《屯》二二五九辭殘，不足以證明為「用牲法」。

1280
 卽

按：合集二七六五一辭云：「其又于庚壬卽又于合，王受……」
 當為祭名。

128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82

孫海波《清三》：「《說文》：『陸，象人由阜下隊之形，隊之初文。』」
 或从倒人。《甲》文編五三五頁。

按：此與「涓」形義均有別，釋「隊」不可據。

1283
 陸

王襄：「古陸字。父乙角陸作，與此相似。」（《類纂》正編第十四卷六十一葉下）

1284

李孝定
「說文」陸高平地。从阜从壘，亦聲。
「陸」福文。陸曰金文作「陸」。陸父甲角。陸母父乙。自
「陸」又伯益。陸母父庚。自「陸」郭公鈔。陸與契文「福」文並同，王說可從。辭云：「王步于新陸。」新陸，地
名。
（集釋四一三五葉）

按：字當釋陸。續三·三〇·七拓本較清晰，其下段乃殘文，與上段不能連續。李孝定集

১৯৮০

1285

按：合集一三四一〇辭云：

陰
陽

1286

按：卜辭彙見「陰用」，似為祭名。

傳
隨

1287

「傳」為祭名。

「按：合集一二九一辭云：

「癸丑卜，史貞，其傳壹告于唐一牛」

陝

阡

三

𠂇

11

陽金

孫詒讓

「即陵字，說文自部陵，大自也。从自交聲。此从𠂔即交之省。」（舉例下廿

王襄 「古郊字」 (類纂正編六第三十葉下)

商承祚 類編十四卷六葉收此作郊，謂疑是郊字。

葉玉森 「按隄从阜从夷，國名。……隄與第似非一字」 (前釋五卷十葉)

葉玉森 「隄隄從隄省」 (前釋四卷六十三葉)

孫海波 隄，隄二四九。一。从阜从矢，說文所无。人名。地名。令多馬亞於黃龍背隄。 (甲骨文編五三八頁)

李孝定 「从阜从矢从己，當隄是作隄，說文所無。字不从夷，夷从大从弓亦非第字」 (集釋四一五二葉)

李孝定 「隄是也。契文矢作𠂔，交作𠂔，形近易混。其別在𠂔。𠂔象人兩臂，𠂔象兩臂相交，故相距近。上出諸文類皆从矢，其或類交者乃作字，𠂔亦象就者耳」 (集釋四一五二葉)

白玉崢 「刻……字从矢蓋象矢系繳之形；其所以与夷字相淆者，乃緣后世之衍變也。因之形义俱被流失，遂不得其解矣。当即隄字；說文解字失录，廣韻脂部：隄，隄隄，險阻也，玉篇阜部：隄，以之切，地名。字於卜辭，或为人名，或为地名，均仅見於第一期武丁之時」 (契文舉例校讀十一中國文字第十三冊四八九五頁)

白玉崢 「隄，籀頤先生釋隄 (見文字篇)，商承祚氏肅定作郊，謂即郊字 (類編十四) 王襄氏作隄，孫海波氏作隄，編等均从之，曰：从阜从矢，說文所无。叶玉森氏謂为隄字之省 (前釋四三六)。朱芳圃氏釋隄，曰：从阜从矢，說文所无。 (文字編十四五)。李孝定氏从之 (集釋十四四一五三頁)。金祥恒先生作隄文編，以之列於阜部之末 (十四八)

。嶢按：字从阜从寅，说文所无，以今隶书之，则当作𡵓。於甲文中仅见於第一期武丁时之卜辞，或为人名，或为地名；字於本辞，疑为地名。L

（契文举例校读十一）中国文字第四十

三册四八九四页一

「陟」為人名。字不從「交」，釋「郊」，釋「陵」，釋「丙編九六、九八、九九隸作「陳」均按：陟或作陟，乙三四六八「貞生五月陟至」其反面驗辭云：「王固曰吉，陟至，其佳辛。」

非是。李孝定集釋四一五一、四一五二分列為二字，亦誤。

隄

羅振玉

說文解字：離，離隗高也。从自，佳聲。《殷釋中七十五葉下》

王襄

「古隄字」。

（類纂正編第十四卷六十二葉上）

饒宗頤

卜辭云：

乙卯卜，旁貞：隹受年。
 乙卯卜旁貞：辜受年。
 按隹疑讀為隹。春秋宋地有隹上。隹滢，一左成十五年。在河南舊歸德府。又有隹次。通考二

張秉叔

地名 关于它的記載上辞有：

乙卯卜，賓貞：隹受年？（乙編四六三一十八三八二；丙編待刊）

頁：霰止于隍？（佚八三八）

辛巳貞：王車癸未步自果隄？（粹一〇三四）

丁丑
卜
又于五火
在隍？二月卜。
(邲下三
四〇一〇)

果隴 (日) 雨 ? (后下二二·五) L (殷虛文字所編考釋第一九〇夏)

考古所「米四隍：許進雄所編明藏之B二六七五中有三隍，其內容為：癸亥貞：王
虫令日伐，王夕步，旬三隍，乙丑王步，行日？此二隍字都是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九一四頁）

按：「陲」段玉裁、朱駿聲、王筠並以爲即「崔巍」。集韻以爲「原阜高貌」；玉篇以爲「不平也」。當以集韻爲是。

卜辭云：

「丙辰卜，爭貞，斗藉于陲受出年。」

「乙卯卜，賓貞，陲受年。」

「丁丑卜，又于五山，在陲，二月卜。」

「辛巳貞，王由癸未步自果陲。」

「陲」並當爲地名。

合	二	二	〇
乙	四	六	三
新	三	四	〇
粹	一	〇	三

陲 陲 陲

郭沫若：「此實農字，與蓐字形全同。蓐農幽冬對轉也。」「（《卜辭通纂·別一》）第九頁）

在萬里：「疑即《詩·周頌·良耜》：『以蓐荼蓼』之蓐。《說文》云：『披（披字从段氏說）田艸也。』」蓐所从之文字，疑从之訛變。《說文》所謂「从蓐，好省聲」者，恐不然也。」「（《甲釋》二四九頁一九七八片釋文）

李孝定：「契文有蓐字（甲編一九七八）或作蓐（卜通別一新一四）……蓐字諸家无釋

屈万里殷虛甲編考釋曰：

疑即周頌·良耜：『以蓐荼蓼』之蓐，說文云：『披（披字从段氏說），田艸也。』蓐所以从之文字，疑从之訛變，說文所謂「从蓐，好省聲」者，恐不然也。（見甲釋二四九頁一九七八片釋文）

余按屈氏釋蓐爲蓐是也，在契文與蓐當爲一字，及後始蓐乳爲二：一作蓐，說文云：『蓐，披田艸也，从蓐，好省聲。』蓐，籀文蓐省，蓐，蓐或从休。詩曰：『既蓐荼蓼。』一作蓐，說文云：『蓐，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一曰蓐也，蓐，籀文蓐从艸。』蓐訓陳復生，蓐訓披田艸，又亦相因，艸復生，故須披去之也。就字形言，小篆之別，在于有女无女，古文蓋當有作蓐者，古文偏旁，从人从女无別，人形偏旁，又往往与手形脱离而另置一側（如𠂔之作𠂔，祖之作𠂔是）。又往往省去人形但存手形，於是遂有蓐之別矣。辰爲農器（郭沫若說，見甲

研下冊釋干支二四至二六頁。以手執農器而除艸，𡵓之義也；至契文从艸，即自字，許訓小阜，乃象城形，𡵓字全形乃象以手執辰，披去城上艸，此程瑤田通藝錄所稱：曰𡵓城，𡵓其土於則以附根，則則浸高，城浸下，屢隤屢附，城与則平，故曰城尽而根深也。曰之事也。𡵓艸之事，主於辱（即𡵓字一艸，城形之自，可以省略，故篆變作𡵓，或增之女形一實当云保留女形一，則作𡵓，其始一也，後漸衍為二字，其始义本相因者，既衍為二字，遂亦各据一义，且為音讀矣。所謂曰好省声也，乃就𡵓字晚出之音讀而為之說，此字从女固非声也；至𡵓家於𡵓、𡵓二字，并釋為農，則有未諦。𡵓即𡵓字，其始当与𡵓為一字，已如上述；𡵓則農字之初文也，說文：曰𡵓，耕也。从𡵓，白声。𡵓，籀文𡵓从林。樂，古文𡵓。釐，亦古文𡵓。曰契文从林（或从森，同一，从辰，与許書古文一併合，正當釋農……）（讀契識小錄，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四一至四二頁）

按：卜辭皆為田獵地名。釋「農」不可據。

心
𠂔
𠂔

朱芳圃 「从自从心，說文所無。」（文字編十四卷五葉下）


郭沫若隸作心。（辭八五一）

李孝定 「从自从貝，說文所無。」（集釋四一五四葉）

饒宗頤 「隕京者，左莊八年傳：『田于貝丘。』京相璠曰：『博昌南近澠水，水側有地名貝丘。』地左山東，未必隕京，苟記之以俟考。」（通考二六四葉）

姚孝遂 肖丁 「曰心為地名，字从阜从心。以為心字，与貝有別。屈万里來作『心』是对的，一般來作『隕』，則非是，于省吾先生釋林有釋心一文，論之甚詳。」（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六七頁）

按：朱芳圃、郭沫若隸作「心」是對的。辭八五一「其奉年于心」為先公名。又卜辭「心」

或「心京」為地名。前二·四四·七「王田心」字亦从心，綜類一七九篆作，以為从白，誤。


1291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292

陲




孫海波

「陲，京部一四五九·疑陲字。」（甲骨文編九七五頁）

按：字當隸作「陲」，於卜辭為地名。

1293

陲


孫海波

「陲，撫續六五·从阜从昇，說文所无，疑為阻之异文。」（甲骨文編五三八

頁）

按：合集二二五九八辭云：

「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其陲饗；

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十人其陲；

庚申卜，王貞，卯其陲。」

為用牲之法。

129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95

阡
𡵓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96

倭
𡵓

按：字从「倝」从「女」，為方國名。

1297

𡵓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298

陽
𡵓

按：字隸作「陽」，辭殘，其義不詳。

1299

𡵓
𡵓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00

信
𡵓

按：字从「信」从「言」，在卜辭為地名。

1301

𠂔

許進雄 1 B 1391 第三期后

王于 𠂔 𠂔 𠂔

于 𠂔 辟 尋 ?

𠂔可能為𠂔之异构，乃阶梯之象形。辟可能借为壁。乃於阶壁处举行寻祭。…… (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第七四页)

1302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0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04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05

水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釋水，無說。(殷釋中九葉上)

王襄「說文解字」：曰水，準也。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段注云：「水之文與三略同意，水之中盡為流水之象，兩旁短畫為斷續之支流或其波瀾。」契文水之偏旁有作「𣶒」及「𣶑」諸形，為水之省變。許氏微陽之說，兼用五行家言，未足以說字。石鼓作「𣶒」，古鉢作「𣶑」為水心，其變作「𣶒」，姑衍敦拙字偏旁之水作「𣶒」，周公敦「𣶒」字偏旁涉所以之水作「𣶒」。穆，許訓「𣶒」禾也。从禾，𣶒聲。然考之穆父鼎穆作「𣶒」从水，𣶒殆古黍字，象黍垂實之形，从水與黍可為酒禾入水之說合，可証師望鼎之「𣶒」，邢人鍾之「𣶒」所以之三與二皆為水形。考仲鼎「𣶒」字所以之川作「𣶒」，侃痕戈侃作「𣶒」，川亦作「𣶒」，知水可省作「𣶒」與三，亦可省作「𣶒」，其誼可互證。「𣶒」古文流變臆說二七——二八頁）

金祖同「甲骨文从水的字，有「𣶒」「𣶑」「𣶒」「𣶒」五形，依殷虛文字類編統計起來，从「𣶒」的字十五，从「𣶒」的九，从「𣶒」的七，从「𣶒」的字三，从「𣶒」的字二，可見當時這五形是並用的。許君整理纔併進「𣶒」部，幸而甲骨文出，方纔發現這秘密。然而商承祚還沒有明白此意旨，一則曰是許君時「𣶒」為水省之誼，尚未失矣。再則曰：「𣶒」則水之象也。他那裡知道這多是水字呢？」（殷虛卜辭講話五十九葉下）

李孝定「說文」：水，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契文同，但象水流之形。金氏謂从「𣶒」者，蓋象水形是也。惟謂皆是水字則有可商，蓋文字孳乳寢多，其始為一字者其後往往衍為數字，惟於偏旁中則凡由一字衍出者每通用不別，此古文孳衍之通例也。从水之字卜辭固或从「𣶒」「𣶒」不別，惟以獨立之文字視之，則「𣶒」為今文之「𣶒」，「𣶒」為今文之「𣶒」，為今文之「𣶒」，為今文之「𣶒」矣。今以許書之例水下但收作「𣶒」形者。金文作「𣶒」者，蓋亦同「𣶒」魚。集釋三二六〇葉）

饒宗頤「辛亥卜，出貞：今日大（王）其水常（寢）五月。」（佚存九二一）按他辭言「宅常」，「作常」，「寢常」，「一前編六，一六一，漢下三，一三一」而此辭言「水常」，以水字為動詞。考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即以水平之法，懸絕度地。釋名：「水，準也。準，平物也。」所云「水寢」疑指建造寢宮，以水平度地。又夏官：「隸僕，掌五寢掃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官中之事。」以水寢解為灑滌寢廟，于義亦通。（通考八七〇葉）

按：契文「水」作「𣶒」諸形，在偏旁中則或省作「𣶒」，或作「𣶒」點形。卜辭云：「𣶒」，其告水入于囿，祝太乙一牛，王受又。」（粹一四八）

「貞，其有大水？」
此皆用「水」之本義。粹一四八郭沫若考釋「祝」為「兄」，謂「當是介繫詞，義猶及與。以聲類求之，殆假為茲，其說非是。契文祝或者「示」作「兄」則作「兄」，區別甚嚴。

1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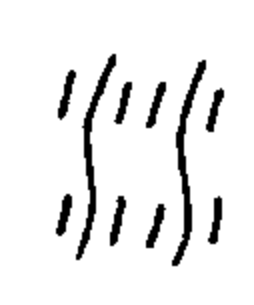
水


羅振玉 「象有畔岸而水在中，疑是川字。」 一殷粹中九葉上

陳邦福 「當釋澮，假作澮，說文《部》云：『水流澮也。』卜辭川字正象兩岸間水流之形。」
（辨疑十葉）


按：此並當為「水」之異體。小篆乃孳乳分化之形體，釋「澮」讀為「澮」，不可據。

1307

水


按：字从二「水」，英五四〇辭云：「甲戌：貞，奉自林園得。」
似為地名。

1308

川


王襄 「古川字。」 一類纂正編第十一第五十一葉上

孫海波 「川，前四·一三·二，象畔岸而水在中流之形。」 一（甲骨文編四四七頁）

按：說文「川，水之川，乃遼增其畫以別水之大小，契文於偏旁中通用無別。」
契文「川」，與「水」之用法同：

1309

川

(11)

據此，契文獨體之「水」，「川」有可能同字。
 「戊申卜，不」？
 「壬子卜，又」？
 「壬子」，其「」？
 「戊申卜，不」？
 「字亦有此類之用法」。
 「不」？
 「丙戌卜貞，丌自在大」？
 「」：「丑卜爭」，「翌乙卯」，其「」？

前	前	戰	甲	寧	寧
四	二	四	一	一	一
·	·	○	九	·	·
一	四	·	八	四	四
二	·	一		八	八
·	三	二		三	二
七					

1310

川

۱۱۱

按：此當與 1908 年川字合併。

柯昌濟

癸酉卜在₈奠河邑 貞五旬亡悔佳來征尸方 (金七二八)

□五卜□□□川邑 (前四一三三)

此二文中之河邑、川邑當為一事之異名，河即黃河為大川，卜辭它文有「在川人歸」之語，似皆指黃河而言。L (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一四二頁)

1311

州

111

按：字亦當併入 1308 「川」字條。

1271

羅振玉「說文解字州古文作州，與此同。散氏盤亦作州。今許書作州者，傳寫為也。州為水中可居者，故此字旁象川流，中央象土地。」（殷釋中十葉上）

王襄「古州字。」（類纂正編第十一卷五十一葉上）

孫海波「州，前四·一三·四，與說文古文同。」（甲骨文編四四九頁）

李孝定「說文：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以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許書古文，受州為川，形體略誤矣。金文作州，散盤州，周公蓋州，馬比蓋州，齊侯鐘形體並同。小篆从三，形已為矣。」（集釋三四〇七葉）

饒宗頤「卜辭：

□酉卜，旁貞：州臣出往，自寔寔。」（辭編二六二）

按：州可作二解。一為國名，春秋桓五年：「州公召曹。」世本：州國，姜姓。另一疑為州閭。之州，他辭有「小丘臣」，「佚存五三三」州臣殆其比。殷時地方官制，可於此徵之。禮記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鄭注：「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引周禮為說。殷有州臣，其姓周州閭之制，所自出乎？（通考二六五葉）

按：契文州字與金文及說文古文同，篆文則小異。徐灝段注箋謂「古文中象高土形」。卜辭云：

「乙酉卜，方貞：州臣出往，自寔寔得？」
「貞：州臣得？貞：州臣不：，得？」
其義不詳。
粹二六二
南輔二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溜

(甲)

余永梁

「王先生國維疑此字為油。廣雅釋詁曰：油，流也。」

（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

「从舟，與石經午字同。或古人已知午為潮生之候，故制海字从川象大川，从舟象午潮大來之意。」（鈎沈二葉上）

葉玉森

十八葉上

「按王氏釋于辭未洽，予叢疑為海之初文。」（鈎沈）亦覺未信。」（前釋四卷）

于省吾

初文「（駢續四十葉）

「弓縛溜潛之溜作溜，从水从二留，一倒一正。前四、十三、五有側字，疑即溜。」

李孝定

「說文曰：油，水出武陵屬陵西東南入江，从水由聲。此字王氏釋油於字形差近，姑以其說收之於此。葉氏初釋海，繼已自辨其非。姑無論字不從午，即从午亦不足以證其為海字也。辭云：油其來水，似亦為水名。」（集釋三二八—葉）

按：釋「油」非是。當隸作溜。在卜辭為水名。

(A)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冲

(A)

王襄「古冲字，从林，許書流涉之古文籀文作𣶒，亦从林，與此同例。」（類纂正編十一第四十九葉下）

孫海波 洲字从水，卜辭罕見。以字形言之，疑即溜或洩之古文。今溜洩字說大皆失收。又說大害也。从一難川，卜辭大字中多誤从才，此形似易譌也。一誠齋考釋二三葉。

孫海波 州，粹九四四。从水从才。說文所无，疑州字。一（甲骨文編四四四頁）

張政娘 州，日弱已災，州字。从川，才声，原是水災，应写作汙，今无其字，写为通行的災字。此字卜辭常見，与戔、世无別。一（殷契粹田解 甲骨文与殷商史一一頁）

陳煒湛說參卅字条下。

沈建华說參田字条下。

按：契文早期作卅，稍後或作卅，晚期則作卅。卅。三三並象洪水橫流，災害之義。卅則从「才」聲。說文「从一難川」乃形體之譌。卅九四四，亡仲，亦卅之省，李孝定集解釋作汙，以為說文所無，非是。卅辭三卅通用無別。此字三卅並有災害義。然「卅伐」僅用此，方名但用卅，參見戔字条。

酒

孫海波 文編十一、七：「从林从卑，說文所無，疑古譚字。」

郭沫若 酒字，董云：「从酉从州，疑是酬字，近是。」一（卜通別一第四葉第三〇九辭釋

文）

于省吾 酒，第一期甲骨文稱：「戊覓卜，字貞，卓酒才，不从王古〇貞，其从王古。一（甲一一一一）卓為武丁時著名的貴族臣僚，他时常从多祭祀和征伐。上一段甲骨文的酒字作酒，从水酉声。第三期甲骨文酒字作酒（京都一九三二），从水与从卅同。例如，洹字作洹或洹，洹字作洹或洹，是其证。卓酒才，是说卓因为饮酒而处在疾病期间。不

酒



按：此為「酒」之異構，當併入 1318 「酒」字條下。

容来看，这个酒不象是指一般的饮酒，而是指醉于酒，即饮酒而醉之义，近似于现在所说的酩酊。至少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醉，所以才至于病。L（甲骨文简明词典三六九页）

从王古之从是随从之义。古与故乃古今字。左传昭二十五年的曰昭伯回家故也，杜注谓曰故，事也；荀子正名的曰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也，杨注谓曰故，事也。故训事典籍习见。不从王古，即不从王事。这段甲骨文反正对贞，是贞问革因为饮酒而患疾病，能否随王从事某项工作。L（释）革酒才才L（甲骨文字释林三一八——三一九页）

1276

水又

3

為地名。卜辭「酒」祭之「酒」，多假「酉」為之。

「酒，京都一九三二。地名。在酒盃受年。L（甲骨文编五九页）

孙海波「卜辞又有手旁不兮，故此三部形声之字，每易混毅。前编卷六第十六页二版曰：「卜藏受」，「藏」字，罗振玉先生曰：「象人手牵龙。」陈邦怀先生以为「隹」字古文，其说甚辨。藏，龟之余十五页四版曰「丁卯」，叙其口曰「类编以为汉字，寔疑字当释消，地名。说文曰：消，水出潁川阳城山，东南入潁。」汉书地理志曰：「阳城山，消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潁，过郡三，行五百里。」水经曰：「消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领山，东南至习城，西折入潁。」郦注：「习城西折入潁，即地理志至长平入潁者也。」然则「卜辞之消」，殆即地理志之「消水」与。」（考古社刊第四期第十三页）

孫海波「說文」消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以水有聲。此从又即古文有字。
(文編舊版十一卷一葉)

高承祚隸作汭，謂「汭疑消」。一汭二四二片考釋。

按：釋「消」可從。卜辭云：

「貞消不其……」

「……」在「消」

當為地名或方國名。

庫六四一
佚二四二

汭
汭
汭

羅振玉「齊侯壺汭字作汭。此从汭，與許書同，但省下一耳。殷代水名存於卜辭中今可確知其地者，僅此而已。」一殷釋中十一葉上。




王襄「古汭字」一類纂正編第十一第四十九葉上。

王襄「春秋成十七年左氏傳：『聲伯夢涉汭。』杜注：『汭水出汲郡林慮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與期于汭水南。』集解：『應劭曰：『汭水在陽陰界。』續曰：『汭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此殷契出土在安陽縣城西小屯村，為汭水之南，卜辭之汭，當即指此汭水言之。』一類考地望七葉下。

陳夢家「汭其作茲邑禍。續四二八四。汭其盜。備六三三三。秦團汭。備六三〇。王其祭于汭泉三大牢，宜宰。甲九。三汭泉與汭即汭水，又名安陽河。太平御覽八三引竹書紀年文丁三年汭水一日三絕。汭水在殷都之旁，對於農業收成有極大的關係，所以卜問其禍否至致祭。……汭水浸岸，故為禍茲邑，茲邑指安陽之殷都。』一續述二六五葉。

饒宗頤「按汭或指汭水之神，作邑時，有禱于汭以求佑助也。』一通考三七二葉。

李孝定「說文」汭水立齊魯間以水豆聲。段注云：『齊』當依水經注所引說文「汭」作「晉」。

嚴可均說文田說文枝議曰：「水經引說文作晉是也。魯字當誤。」按三家之說是也。洹在殷都北，史記殷本紀：「羽迺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地望不誤。洹近殷都，與殷人生活有密切關係，故卜辭於洹之記載獨詳。辭云：「殷貞洹其作茲邑禍。」洹弗作茲邑。禍。置微。地望四七續四二八四重出。茲邑即殷都，言洹或為患也。「丙寅卜洹其遘。」前六三二五。遘葉玉森釋：置鈎沈或又釋盜。均不足據。在此當有泛濫之義。「戊子貞其禱于洹泉大三牢且牢。」甲編九〇三。卜辭除祭河之辭屢見外，祭他水者就記憶所及似祇一辭，可見洹水在殷人心中之地位。「辛卯卜大貞洹其弗辜邑。」辭三九三。此與置微一辭意近，當釋弘讀為洪，言洹水大至也。卜辭事有禱伐之義，此猶言以此邑也。金文作。齊侯壺。洹子孟姜。左傳作桓子。洹秦墓。从益求字體茂美，與从同。

「洹泉即洹水，鄰於殷都之河流也。」

(甲釋一四〇葉)

洹水即今安阳河，从西往东流，经过殷墟的北面折向南流，又经过殷墟的南面再折向东流。水洹迴环曲折，与古字构形近似，当为会意字。洹字甲骨文一般用作洹水之名，有时也作为祭祀对象，如《米》于《辟》曰：『（甲）九〇一』，则洹为水神之一。也有人认为《杓》于洹泉曰是在洹水旁边向河神（水神）进行索祭，洹仍然是水名。《（甲）骨文简明词典第二页》

濮茅左说参
物字条下。

按：今涇水自西而東，流經殷虛之北境，復折而南，流經殷虛之東境，再折而東流。契文

卜辭云：

「漁其乍茲邑固？」

洹弗乍兹邑
·
·
·
L

「易佳洵佳出」

7 恒其盜 L

魚不次

「……東恒弗……」

「西漁」

庫	粹	存	前	續	續
一	一	二	六	五	四
〇	〇	・	・	・	・
一	六	一	三	三	二
九	一	五	二	〇	八
		三	・	・	・
			五	八	四

潦

𣶒

按：釋「潦」可備一說，在卜辭為地名。

按：契文「潦」从水从秦，釋潦可從。說文「潦，雨水大兒，从水秦聲。」錄六八〇。「丙戌卜，王在潦，為地名。」

澡

𣶒

𣶒

𣶒

于省吾

「甲骨文稱：『甲戌卜，翌日乙，王其股廣白澡。』」

廣白澡，其征乎卿。『（脚）三下三六·一〇。』廣白（一）或誤釋為日。『（脚）三六五二。』又：『（脚）三六五二。』名，作澡，他辭也。作澡（一）涼津三七二二，文殘。『（脚）三六五二。』舊均不識。此字从水巢聲，即古澡字。西固器班簋地名的巢字作巢（一）見一九七二年《文物》第九期發表的新拓本。和澡之从巢可以互証。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徐鍇《說文繫傳》：『巢，鳥也，从木，三鳥也。』王筠《說文釋例》：『巢在木之上，故从木。』《則鳥形，曰則巢形。三鳥者，况其多耳。』按徐氏演化汗說，以三鳥形和巢形為解，而王氏又加以阿附，未免荒誕。其實，依據古文，則漢字从巢作巢，只象木上有巢形。說文无澡字。郭璞《江賦》的「朱涯丹澡」，李注謂「澡湖在居巢」，是后世又以澡為湖名。前引兩段甲骨文，是以盧伯澡為人牲以祭。甲骨文往往對俘獲某方伯而言「一醉」言用者，都是以人為牲。『（脚）三六五二。』（甲骨文字釋辭釋澡）

按：于先生釋「澡」。『盧伯澡』，「澡」為「盧伯」之名。

𣶒

按：合集三六九五六辭云：

為地名。

「辰卜，在潦，步于……亡。」

澆
𣶒

葉玉森

「當釋洋，按卜辭似段為羊。」（前釋二卷三十八葉上）

陳邦福

「當釋澆，詩商頌殷武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又路史國名紀載商侯國云：『羌侯今武功縣界有羌陽故城。』」（辨疑七葉）

李考定
見，即氐羌之羌。此增水旁，亦即氐羌之羌，待考。葉釋契文羌字皆為羊故有此誤。（集釋三三八四葉）

按：合集三七五三三辭云：

「士：卜，在：貞，王田澆衣亡。」
「澆」為田獵地，卜辭「羌」與「澆」有別，「澆」不得為「氐羌」之「羌」。

河
𣶒
𣶒

孫詒讓

「人乙字皆作𣶒。」（舉例下五十葉上）

羅振玉釋𣶒為妣乙。（殷釋上九葉下）

王國維釋𣶒（殷九七）為妣乙。（殷考廿一葉上）

王國維釋𣶒（殷下四）為沈。（殷考廿三葉上）

王襄

「𣶒古乃字。」（類彙存疑五十三葉上）
又曰：「𣶒，疑伏字。」（同上同葉下）
又曰：「𣶒，古斤字。」（類彙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一葉上）

標王森釋（前・一・三・二・二）為妣乙。
（前釋一卷一〇六葉下）

葉玉森
虎方其涉斤
「王襄氏釋斤為斤，按予舊釋斤為从水从匕，即泚字。此（一作泚）亦當釋泚。」
（補六六三六）之泚水也。一補釋二卷四十八葉下）

李旦丘
均為沒字。則此當為沒字。沒，古水名。其流域當在今河南北部，與中岳同左畿內，故殷人常用時，與岳與沒也。一零拾二九葉下又三八葉上。

商承祚「竹當讀汭，以水乃聲。水名，非人名，以涉字文義知之。」前編卷二第二十六頁二版曰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汭，亡咎。後編上第九頁八版曰貞勿于汭。其字一作汭，一作汭，郭氏通彙考釋畎遊弟一六一頁釋河以為从水丐聲，非也。卜辭乃字怪見，與此同。」

唐蘭釋。 (博論下十四葉上)

朱芳圃文字編十一卷五葉上收將將作訛。

變、孫海波「舊釋」乙，或釋河，皆非也。其字則不可識，其人亦非殷之先祀，其祭則與
堯等同列，故系於先公先王之末。」（文錄二六葉）

河，
三為貞人名。
（甲骨文編四三一頁）
孫海波
鐵六〇·二·卜辭河从弓，用法有三，一為商代高祖之名，二為大河之

吳其昌「凡者，字或作𠂔。在殷代卜文中，計有二解：其一義為土地名；其又一義為
 先公名。其為地名者，實以𠂔字一後，一九八〇之清寫；乃從「水」從「𠂔」者，疑本為水名，
 因而遂以名其地。本為水名，故卜辭中屢記渡涉此水之史文。如云：「涉𠂔」，「𠂔六〇二」，又
 涉八六八。其涉𠂔，「𠂔六九九」，其涉𠂔東。……「前六六三六」是也。後既因水名而
 變為地名，故卜辭中又屢記往此地，或征此地之史文。如云：「往于𠂔」，「𠂔七〇三」，今日
 王其往𠂔。……「燕四〇八」，「正一征」，「𠂔」；允正。一征。……「後二一六二」是也。凡此明白，顯

郭沫若「乙」字習見，舊多釋為「乙」。案「乙」形不類，疑是「河」之初文，从水「乙」聲也。「乙」辭从水，「乙」字多與「乙」形相混。此言「奉年于汚」與「奉年于燹」為對貞，知「汚」亦必殷之先世，無可考。——（卜通五十六葉下）

1283

于省吾「案諸家所釋，至為紛歧，詳察之，均係汚字一形之所善變。汚河古今字。作

四：「王其田于汙，剡于汙。」祭法語例並相同。知汙即汙字也。古文形體之為變，層出疊見，

吾人欲識其字，必先定其正體，不為變體所惑。說文河以可聲，按可從丂聲，一說文以可為从

反丂，失之。契文汙字，右从了，即丂字。汙字一變而為汙，右从了，與乃字相混。然乃

字從無作了者。早期金文旂作父戊鼎，考字从丂作了，甯縣考字从丂作了。蘇伯段考字从丂作

了。是古文汙與乃形近易謬之證。汙字再變而為汙，右从力，象人荷戈形。三爰為汙，右从

中，亦象人荷戈形，而與汙字相仿。第三期貞人有名汙者。汙作汙，汙中汙，汙中汙，一見漢下，

二、三、等形，均象人之荷戈形。郭沫若云：「當是何一荷」古文，舊釋為汙，不確。汙考七

九：按郭說是也。汙字作汙，與早期金文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

从死从人一也。汙字金文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汙字作汙，

字从丂聲，以形近謬為从乃，又謬為从汙。汙古荷字。荷聲與丂聲音近相通。再以義求之，

四：「吳亦出出汙，自汙飲于汙。」藏六十二：「王其涉汙。」前二、二六、二：「王其汙舟于汙。」其

言飲言涉言汙，自係就汙言之，昭然若揭。郭沫若雖釋汙為汙，而未能深究从汙从乃从汙所

以致謬之由，且釋汙為汙，尤昧於汙字善變之原委矣。一駢三第七葉下——八葉上——

又曰：「以契文所比列之先公次叙考之，汙當為曹國，其當為冥。契文汙與冥，或單辭，

或連文，或與數世先公並祭。其甲有一版分為數段，每段祇列一世先公者，以上下左右之參互，

其次叙每難於尋繹。其數世先公同列於一段，雖有省略一二世或數世者，而其次叙井然，從不

錯淆。粹二三：「己亥卜，田汙，求土犬，汙犬，汙口，汙犬。」土即相土。容庚謂汙即

昌若，若作汙，與汙形近而謬。按汙即曹國，其即冥，殷之世系，在王亥之前，由冥以上溯相

土，祇有此四世，契文所列，適相符合。契文左一段之中汙與冥連文者，多先言汙後言冥，

亦有先言冥後言汙者。由後以溯前也。史記殷本紀：「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

「系本作曹國也。禮記祭法正義引世本：「昌若生曹國，曹國生根國，根國生冥。」是世本於曹

國與冥之間多根國一世。國語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注：「冥契後六世孫，根國之子也。」

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按曹國與根國因形近而誤衍，由契至湯適為十四世，以曹

國根國並見，則於商之世數不符。傳記曹國亦作曹國，亦作根國。曹國形謬，音無可說。

古韻圖字隸魚部，汙字隸歌部，魚歌通諧。根國二字並屬見紐一等，國字古文作或，或與河並

屬匣紐一等，古讀見匣並歸群紐。河與根國為雙聲，古字之通，與其言韻不為言聲。且曹國二

字，祇國字與河音近，當以作根國者為是。曹國與曹國並根國之形謬也。一駢三第九葉上——十一葉上——

楊樹達 「卜辭言高祖即山海經大荒東經引竹書所稱」是故殷王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中」所稱河伯「召祖」（甲文說四十集）

陳夢家

郭氏的說法……（燕報一九二四——一三〇）。由于當時未曾體會到人王與神帝、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的轉化關係，因此對於卜辭的祭河或是執着於自然崇拜，或是執着於與典、藉先公的對照。這種看法是要糾正的。

撫續二是一完整的大牛胛骨……三辭分卜奉禾於高且、苗、河……兩辭分卜奉禾於高且及河所用之牲，一辭卜於何日彫祭於高且、河。明續四五三於癸丑貞「奉禾于高且」。奉禾于河，明續四七一、京津三九一六分卜彫祭於高且與河，明續四五三於乙巳貞「奉禾于高且」。奉禾于苗。元辭諸例似乎高且與河、苗總是對立的，亦即是高祖不包括河、苗等。以此則卜辭的「高且河」應讀為「高且」、河。而河與苗常是并及的；（2）上—五、四和卣三九一六的卜辭內容全同，而一作何而一作河，可證二者之為一。

以上所述，似乎卜辭之河為大河之河。但此與以河為其先世的想法，並無衝突。古音「河」與「告」是相同的，所以「河」可能轉化為帝嚳（帝倍）。帝嚳本來是天帝而轉化為人事的，而帝與河都是令雨的主宰，則以河為其先祖，亦是可能的。（綜述第三四三——三四四葉）

李學勤 「河與岳均為自然神。或以為殷之先公者，非也。」（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
二三葉評陳夢家卜辭綜述

李孝定 「說文」河水出燗、燗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可聲。梁文上出諸形諸家釋此、釋河、河姓乙、釋沈、釋沈均誤。于氏說字形演變極是。作河者當為初形，从水可聲，與小篆同。丁為柯，初字，象枝柯之形，槽口作可乃求字體整齊，實無意義。及後可假為洛，洛別製柯字，作河者，从水何聲為繁體。亦从人从可，為僭之初字，今字作荷者，假借字也。何亦从可聲，故河或作河耳。作河者又河，繁安。金文同蓋作河，亦从水何聲，與契文一體同。卜辭河字當从屈氏之說為黃河之專名。其或與殷世先公並列者，蓋河岳並當時大神，立殷人心

目中於年穀豐歉、雨暘時若、河岳蓋實主之，故祀典與先公比隆，河岳非即先公也。諸家以先公說之，或據形懸擬，或據音牽傳，多見其紛紛自擾耳。——（集釋三二七二葉）

饒宗頤

「河字，从何益水旁，河當是河之別體，此言王儋祀河也。」——（通考六六二葉）

屈萬里「宗，廟也。河宗，蓋猶後世之河神廟矣。穆天子傳屢見河宗之語；彼所謂河宗，似是河神廟之主祭者。其義蓋由河神廟之義而引申者也。……諸家以河為殷之先祖，因謂河宗乃先祖河之宗廟；蓋不然矣。」——（甲編考釋一一四葉）

陳氏的屈萬里「只有陳夢家以為它就是黃河；說見燕京學報第十九期，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河就是後世所稱的黃河。試看下列的證據：

乙亥卜，行貞：王其舟干河，亡《》？
王其涉河？
殷契佚存六九九及八六八兩見

殷虛書契前編卷二，二十六葉。

涉字，雖不識，但舟乃乘舟渡水之意，是可以知道的。涉字的本義，雖然是徒步涉水，但泛稱渡水，也叫外涉。如周易里常見的「利涉大川」，尚書微子篇的「若涉大水」，詩經鄘有苦叶篇的「抱舟子」，人涉印否《》等，都是渡水之義。那么，這河既可行舟，又可以涉渡，它是河流，應該是毫無疑義的。

其次，我們再看它是不是普通的河流？

都是甲骨文中，有「王涉滴」，「王涉渠」，（並見道室殷契徵文第十編游田美）的記載，滴和渠卜辭中常見河東的字樣，如：「比照來看，河也應該是河流的專名：這是第一個證據。」

「未卜，歲：『告曰：馬方河東。』」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四十六葉。

「河東？」

這里所謂河東，當與後來的趙之河東相當。因為从盤庚遷殷後，殷都的東面，距離黃河很近。河東，是指黃河以東的地帶而言。況且後來的河東，河內、河南、河外等河字，都是指黃河而言。而且，河是殷人祭祀的對象之一。如：

（詳下文）那麼，甲骨文的河東之河，也不應該例外：這是第二個證據。

其求年于河，雨？
殷虛文字甲編三六四。

求年于河？
龜甲書骨文字卷二第十九葉。

貞于河？
殷契粹編第四十一。

甲子卜：貞河岳，从雨？
殷契粹編七九一。

貞于河五年，沈十牛？
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九葉。

河貞五宰，沈五牛？
殷契粹編四五。

岳黑河彫，王受又？
殷虛書契后編卷上第二十葉。

壬寅卜，貞：河亳王？
殷虛文字乙編五二六五〇。

河希我？
同上五四〇六。

壬午卜，賓貞：河希年？
殷虛書契續編卷一第三十五葉。

庚寅卜，佳河亳禾？
殷契粹編一一〇。

貞申卜，卜貞：河亳雨？
殷虛文字乙編九二〇。

河是求年的對象之一，它可以與云作雨，它可以作祟（亳王、亳禾、亳雨）。祭祀它的典禮有，黃有彫有沈，用牲的數目有五宰五牛，乃至於十牛。具有這麼大的威力，享受這麼隆重的祭祀，這決不是普通的河流所能擔當得起的。我們再看後來的文獻：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禮記禮器。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禮記學記。

楚子（鄭）之戰既勝之後……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宣十二年左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海。
昭二十四年左傳。

這是祭祀黃河的文獻。

執屯犂牛，既牀以牀，決鼻而竊，生子而撫，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羞羞其所後出，辭而不享哉！
淮南子泛論篇。

這是祭黃河用牲祭用沈的文獻。

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从秦師於河曲。……秦伯以壁新戰于河。文

這是向河有所祈求的文獻。

初，（穆）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沈越。江、漢、睢、章，挾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誰不法？河非所獲罪也。」
哀六年左傳。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公曰：『是黃河為祟，和求雨祭河的文献。』」晏子曰：「日不可。……」
無疑義了吧？

那么，我們可以認定，甲骨文里的河字，就是黃河之河。『河字意義的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卷一四四——一四六頁。

張秉叔

「卜辭中的河字，有四种不同的意义，不可一概而說，譬如：

辛未貞：于河奉禾？

辛未貞：奉禾高祖河于辛巳酒賁？

辛未貞：奉禾于高祖賁十五牛？（綴一·五五〇）

其稱高祖河則與稱高祖賁（綴一·二）高祖亥（續一·二·三）邾三（三七·二）高祖王亥（后上二一·一三）高祖乙（綴一·六三）一六五（一六六）高妣己（乙編二六二六）相同，此

類卜辭中的河字，當為殷先公之名。又如：

癸酉卜，在去奠河邑，泳貞：王旬亡咎？佳來征人方？（陰七二八）

王其田苟剝于河？（陰四七七）后上一五·一四（一四）

壬戌卜，行貞：今夕亡咎？在河。（揃二·四·八）

乎卓往于河？（簠人名七三）

羽乙酉飲至于河？（外一）

往于河亡（其）从雨？（鉄七〇·三）

往「于」河「出」从「雨」？（鉄七〇·三）

貞：乎往于河不若？（丙編一四七）

則為地名之河。又如：

壬辰王其涉河（易日）？（佚一〇七）

王其涉河？（鉄六〇·二）

其（鉄六〇·二）涉河？（佚六九九）

虎方其涉河東泚其卑？（前六·六三·六）

丁未卜，爭貞告曰：馬方□（涉）河東來□？（前四·四六·四）
乙酉卜，方貞：史人于河沉三羊，豕三牛？（粹三六）
則為水名之河。又如：

壬辰卜，何貞：王不肅雨？（粹七七〇）（注一）

己卯卜，何貞：今夕亡田？（粹一三八三）

壬申卜，何貞：今夕亡田？四月。（粹一六八四）

則為貞人之名。這四類不同意义的何字，它們之間的關係大概是這樣的：殷之先祖有名何者，他的子孫，有一支封在黃河邊上的一個叫做河的地方，世為殷之諸侯，楊氏所舉的河伯，即為河地之伯，其後世並且曾經在朝擔任貞人之職。（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八五——一八六頁）（注一）按晚期卜辭，河字或有省水，而作𠂔形。粹七九一，河𠂔之河，即作此形。然亦有不省水旁，如𠂔八三四片者。

考古所
「河字之性質也當與刻相似，即也是人，地或邦族之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三頁）

姚孝遂 肖丁 「種々迹象表明，𠂔與河同是殷之先祖，地位亦大致相當，然相對而言，河之地位較尊。此處於𠂔用五牢，于河用九牢，即其一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八頁）

白玉崢 「夫子（尹一萍）曰：曰河、岳之祭的卜辭，河字的字形、書體，顯然有別。現在就我發現的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河字之形不同，加以說明：

1. 武丁時，河作𠂔。

2. 第三期，河作𠂔。

3. 武乙時，河作𠂔。

夫子所論各期之結構，皆為甲骨殘片斷代之准據。玉崢拙疏，聆夫子之教誨，退而把玩甲骨殘片，得第二期祖庚，及第四期文武丁，有與河字之書法，幾乎夫子斷代新例之後，並見舊派書法之概：

4. 見于祖庚時之河字：

前二·二六·二，貞人即所書。朱芳圃氏釋為（文字篇十一·五），非是。
後三六·二，貞人出所書。
後上二〇·四，貞人即所書。

5. 见子文武丁时者：

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八二四——三八二五页

姚孝遂 肖丁 132 曰 壬戌卜，求于河，三牢沈，三牛且。

陈梦家先生曾经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文以为：曰河于卜辞为大河，河水，黄河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

姚孝遂 肖丁 132 曰 壬戌卜，求于河，三牢沈，三牛且。

陈梦家先生曾经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文以为：曰河于卜辞为大河，河水，黄河

之河，曰大河而受祭祀者，盖以大河为水源之主宰，以年丰雨足为河神所赐，而灾咎由河神

先公的对照，这种看法是要纠正的。《（343页）》。其在于《综述》第十章中，复纠正了此一说法，谓曰由于当时未曾体会到人王与神帝、历

神转化为人格神。在殷人心中，曰河已为先祖，与自然界的山川风雨诸神，在卜辞中是

有着明显区别的。至于以河为实沈，为帝嚳，均属猜测之辞，缺乏必要的依据。祭河之外，多用曰来一燎，而沈，沈，沈，均为用牲之法，似乎对于曰河的一种特殊待遇。

贾平 我们认为，把卜辞的曰河一概解释为黄河，这种说法太绝对化。卜辞中有不

少的字常有数义，河字也是如此。综观卜辞，河字的用法大致如下：

①地名。如：前二·四八：曰壬戌卜，行贞：今夕亡田？在河。曰

②水名。如：佚一·〇七：曰壬辰王其涉河？曰

③先公名。如：佚一·五五〇：曰辛未贞：率禾于高祖河，于辛巳酒祭？曰辛未贞：率

禾于河，泰三牢，沉三牛，俎牢？曰辛未贞：率禾于高祖，泰五十牛？曰甲二·六二二：曰

戊卜，彭贞：其又率于河累上甲？在十月又二，小臣曰

上述二例，把河称为高祖，其地位与高祖王亥、高祖夔相似，而且又与上甲并列，可见河

河

確是殷代之先祖。

(讀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二一〇頁)

按：于先生詳論河字形體之演化，其說是正確的。卜辭河有二義。一為先祖名，一為水名，指黃河。

陳夢家曾於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文論證河，決為大河之河，「大河而受祭祀者，蓋認大河為水源之主宰，以年豐雨足為河神所賜，而災咎由河神為祟」。

其後陳氏於其卜辭綜述一書中，已修正舊說，謂「由於當時未曾體會到人王與神帝，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的轉化關係，因此對於卜辭的祭河或是執着於自然崇拜，或是執着於與典籍先公的對照。這種看法是要糾正的」。

然而陳氏於「河」是否即殷人之「高祖」猶在疑是之間，不能決定。據續二之「高祖河」是否應連讀。

據前七·五·二「戊午卜貞，彭來年于岳、河、變」；粹二·三「秦土犬，出犬，河犬，岳」；佚八·八·八「辛巳貞，王饗圉即于河」；續一·三六·一「」；圉眾河」；粹四

「變即宗」；河即宗，凡此均足證「河」為殷之先祖。屈萬里因循陳夢家之舊說，執着於河為黃河，而否定其為殷之先祖。且於甲七·一七「河其即宗于高」考釋謂「蓋猶後世之河神廟，實屬臆測」。

屯九·一六「辛未卜，秦禾于高眾河」；高，即「高祖」之省稱。據此，則無續二之「高祖河」不應連讀，而「河」為殷之先祖，亦無疑義。

至於下列諸辭：

「令子鵠先涉羌于河」

「令召般涉于河東」

「王其尋舟于河，亡」

此為大河之河，亦無疑義。

合二·七六

合二·三

清四

前二·二六·二

董作賓釋辭為沈。

(侯家莊大龜四版考釋)

郭沫若釋「沈」字。通「七七」為沈。說曰：「此沈與苙並舉，知沈亦必與殷之先世有關，其高辛氏之子實沈耶？」（通一六七葉上）

姚孝遂 肖丁 「卜辭曰：河字多从「𣎵」，可秉定作「𣎵」。此則从「何」，秉定作「河」。兩者均是「河」字，應無疑義。」（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九頁）

柯昌濟

「𣎵」字

（海一七七三）

……沈當為實沈。左傳昭公元年：「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閼伯、實沈同出於高辛，與殷人為同一血統，故商人祭之。」（殷墟卜辭綜類例證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二頁）

白玉崢說參「𣎵」字條下。

按：字為「河」之異構。

1330

災

羅振玉 「象水壅之形，川壅則為災也。其作「𣎵」等狀者，象橫流氾濫也。」（殷釋中十葉上）

王襄 「𣎵，古災字，說文解字：「𣎵，害也。」一難川。殷契多作「𣎵」，此象川橫流之形，為「𣎵」異文。」（籀考天象五葉上）
又曰：「𣎵，古災字省。」（同上地望七葉下）

王襄 「古災字。許說害也，从一難川。」（類纂正編第十一第五十一葉上）

葉玉森 「說文：「𣎵，害也。」从一難川。按古代洪水為災，故契文「𣎵」象洪水。𣎵𣎵三形，尤顯浩，滔天之勢。爻作「𣎵」，从中「𣎵」，乃「十」省，正古文才，與在通。𣎵仍象洪水，在洪水

中受災之誼益著。篆文與州合，所以之十，即中之省受。許君謂一難川，非也。（說契三案上）

李孝定「說文」：災，害也。从一難川。春秋傳曰：「川難為澤。」水，無別，乃作州。以一難川為會意。許君說不誤。從復衍為州，从川乃川之受，从水才聲。為形聲。當屬晚出。契文作「𠂔」者多屬第一期卜辭，而五期多作州，可證也。葉謂作州之十為中之受，州為在洪水中會意，其說益誤。卜辭恆言「亡」與「亡禍」，意同。（集釋三四〇四葉）

孫海波「象洪水橫流成災之形，晚期从才為形聲字。說文誤以為从一壅川。」（文編十一卷九——十葉）

孫海波「𠂔」，𠂔五三·一，象洪水橫流成災之形。𠂔，海下五八五。用訓為𠂔，重見訓下。𠂔，前二·八·七。晚期卜辭从才為形聲字。說文誤以為从一壅川。𠂔，洪一九七。或从水。𠂔（甲骨文編四四八——四四九頁）

陳炜湛「災它尤禍希蠱：這是一組表示災禍不吉的因義詞。災字早期作「𠂔」，象洪水橫溢、泛濫成災之狀，中晚期作「𠂔」。𠂔，象川流壅塞成災（或云从水、才聲），或作「𠂔」，从戈、才聲。它字多作「𠂔」，从止在虫上，虫即蛇也。尤作「𠂔」，从又、一，象手上伸而礙于一（丁山說）。禍作「𠂔」，象卜骨之形（或釋咎）。希作「𠂔」，从木、𠂔，𠂔，茅形，與說文殺之古文近，卜辭皆借用為崇。蠱作「𠂔」，从虫或从𠂔，在皿中會意。除蠱字較少見外，其餘都是卜辭中的常用詞，治甲骨者无不熟悉，經前人考定，它們的意義均為災禍，大同小異。……表示有災禍的因義詞組是：有（卜辭作出或又）災、有它、有福、有希、有尤、有蠱。除后二種外，都是屬見不鮮的，現各舉二例，以見一斑：

貞：其出災？（續五·一九·一〇）
貞：眾出災？九月，漁。（前五·四五·五）
甲寅卜，賓貞：王佳出它？六月。（甲二〇三二）
貞：如好出疾，佳出它？（乙四〇九八）
貞：我其出禍？（乙三四七〇）
貞：或往來其出禍？（丙三二）

癸酉卜，宾贞：旬出希？（甲一二二二）

王固曰：出希。壬其雨，不吉。（粹一六〇九）

丁亥卜，贞：其出尤？十二月。（粹一二七〇）

贞：旬出不兹，出尤？（续五·二六·六）

贞：母丙允出蠱？贞：母丙亡蠱？王固曰：母丙出蠱于口。（丙二六七一—二六八）

口出蠱。（乙四二四一）

有的反面就是无，与有它、有福、有灾等词组相对的，便是一组表示口没有灾祸亡的同义词组：亡（即无）灾、亡福、亡它、亡尤，但未见口亡希亡一语。亡灾，习见于田猎卜辞，称曰往来亡灾亡，曰湄日亡灾亡或曰某亡灾亡。亡福，是贞旬卜辞的常用语，称曰旬亡福亡，自武丁至帝辛皆然；也见于关于日、夕的占卜，称曰今夕亡福亡，曰某日干支亡福亡，见于祭祀卜辞，还见于关于王及亲属臣工安危的占卜以及王的占辞（如乙三四二七：曰王固曰：吉，亡福亡）。亡它，多用于王及亲属臣下的占卜，用于祭祀卜辞，也偶见于年成的占卜（例见下文）。亡尤，主要用于祭祀卜辞，也用于日夕的占卜，称曰今日亡尤亡，曰今夕亡尤亡，还用于个人安危的占卜，称曰某亡尤亡。这几个词组使用的习惯和范围不尽相同，但往往可通用。以占卜多类言，卜日卜夕时既可用亡福，也可用亡尤；但卜旬时只用亡福，不用亡尤；占卜时王及臣下吉凶时亡灾、亡它、亡福皆可用，亡尤亦偶见；祭祀卜辞既用亡尤，也用亡它，但不用亡灾；田猎卜辞则习惯用亡灾（戕），不用其它三个词组。

有趣的是，上述关于有无灾祸的一些同义词组在卜辞里常交叉着搭配使用，显示出它、福、希等词的细微差别，由此也可知殷人使用这些同义词是有所选择的。最明显的例证是贞旬卜辞，命辞曰旬亡福亡，占辞曰旬有希亡，验辞记曰希亡的具体内容，如著一——六（三块大胛骨的正反两面），缀一三四等均其例。从著可见，所谓有希似即有福，而所谓希即崇，含义亦至广，程度可烈可微，大至边陲外患，小至气候变化，田猎时车子被撞，走路时不慎跌跤，都可算在内。但是，另一些卜辞又表明，有希未必就是福。例如：

癸卯贞：旬又希，王亡福？（京都二四七〇）

这是问，一句之内如果有希（崇），不会直接使王遭殃吧。这条卜辞反映出时王的希望：即使这一句之内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也不至于祸及自身。

丁丑贞：卜又希，非福？（粹一二六二）

郭沫若谓曰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亡。这条卜辞是问，卜国有鬼神作祟，不是灾祸吧？本辞与京都二四七〇表明，曰希亡与曰福亡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又如：

贞：乎臣逆？「王」固曰：亡它，有希。（乙六九四八）

王固曰：‘有希，亡祸。’（《西四八》）

这两条占辞初看似有矛盾，但细玩味，正可说明‘希’（崇）与‘亡’、‘祸’的区别。‘亡’它，有‘希’，实即‘有希’，亡祸。诚如张秉权氏所云：‘把希与因（祸）用在一起，其意义是，虽有鬼神在作祟，但不至于祸害到人世。’在此可补充一句：‘希’与‘亡’用在一起，其意若曰：虽有鬼神作祟，但无大害，不至于引起灾难。由上述诸例看来，‘亡’祸，‘亡’它，在程度上似乎又要比‘希’严重得多，对于殷王来说，也是直接得多。‘希’的表现可多种多样，但不一定会成为‘亡’祸，‘亡’它。‘有希’未必就‘有祸’，‘有它’，但若‘有祸’，‘有它’，那肯定是‘有希’了。

它、希、祸等词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其后可有宾语，亦可省去。当它们作动词用的时候，也是一组表示‘使……有灾祸’或‘使……有伤害……’的同义词，又例证极多，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贞：父乙弗它王？（《西五〇》）

祖丁它王？祖丁弗它王？（《乙一九一二》）

父庚希王？（《乙七四三五》）

己未卜，争贞：王亥希我？贞：王亥不我希？（《丙三》）

甲申卜，争贞：兹雨，佳我祸？贞：兹雨，不佳我祸？（《乙四七四二》）

丙申卜，争贞：王梦，佳祸？丙申卜，争贞：王梦，不佳祸？（《丙八一》）

《说文解字》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五〇——一五五页

白玉崢

‘希’：籀文先生释昔。罗振玉先生释从，曰：‘象水壅之形，川壅，则为从也。’

其作‘希’，从‘水’，从‘巛’，象横流沉滞也。（《考释中十》）。叶玉森氏曰：‘古代洪水为灾，故契文从’

象洪水。‘希’，从‘水’，从‘巛’，三形，尤显浩浩滔天之势。（《见文字篇十一·六》）。商承祚氏曰：‘甲骨文有’

‘希’，从‘水’，从‘巛’，从‘火’，以其义言之：水灾曰‘希’，兵灾曰‘希’，火灾曰‘希’。其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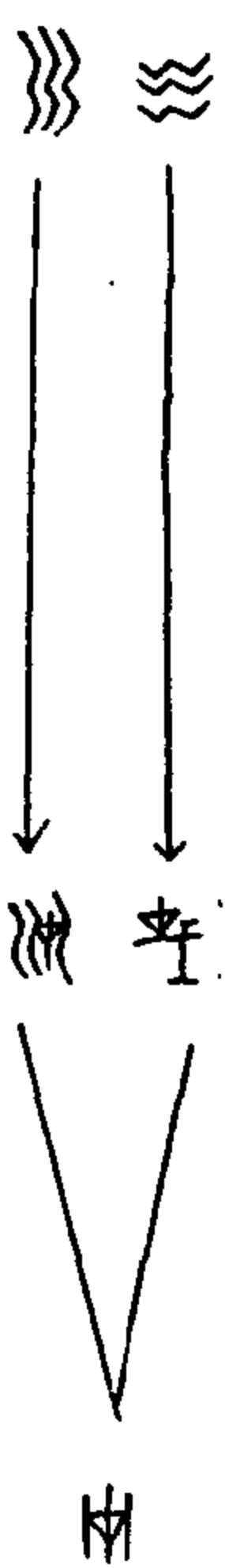
任意，体多误合矣。（《福考二页》）。彦堂先生曰：‘卜辞中，先后用字不同，最常见者为从‘希’字’

。如卜田之辞，在武丁祖庚之世用‘希’，祖甲之世，把‘希’字直书作‘希’；这字，一直用到康辛，康

丁之世，到了武乙时代，田游卜辞，一律改用‘希’字；同时，也用了一个从‘川’在声作‘希’的字。从此

字又过渡到‘希’字。第五期帝乙、帝辛之世，便完全改用‘希’字了。这个系统很显明，列表如下：

武丁至康丁 武乙 帝乙以后



ㄣ，象横流汎溢，为水災之本字。戔，从戈在声，为兵災之本字。（見断代例四一〇页）。嶺
 按：商氏以ㄣ为水災字，𠂔为兵災字，非是。甲文中之水災本字，及兵災本字，已如上揭；而
 火災之本字，实当为𠂔（乙九五九及南谿二）。字盖从山从火，示以火焚屋之义；准之六书，
 应为会意，当即火災之本字。以今隶书之，当作灾，为说文裁之载体。𠂔，则为从火才声之形
 声字，例当后起。且审之甲文，𠂔（后下八一八）字之结构，上下之间距颇长（摹录如图：
 ㄣ），究否为一字，实有待慎考。殆此一災字之各用，亦可覓知，殷人于事物之析理，至为
 周密；绝非今世之粗率，不问何災，概以災字当之。然则，文字演进之踪迹，於此得其证例矣。

1338

澧

澧

按：字从「水」从「澧」，澧可作「澧」，當為地名。

1337

澧

澧

為地名。

按：字从「水」从「澧」，澧可作「澧」。合集三一九九〇辭云：

1336

澧

澧

為地名。

按：合集三六七五三辭云：

1335

澧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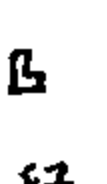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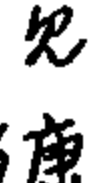




澧

為地名。

按：屯二一六辭云：

澹 澹

考古所 「澹」地名。卜（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二页）
按：字可隸作「澹」，卜辭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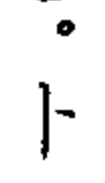
陳漢平 「甲骨文有字作（明藏四八四），字在卜辭中為水名，旧不識。甲骨文編收入附錄。按此字从水从作，即答字。爾雅釋言：「俞、富，然也。」釋文：「俞，古答字。」字亦書作富，見康熙字典。故甲骨文此字當隸定作澹，即答字。玉篇：「澹，竹治切，音答，溼也。」山海經中山經：「陂水出于其阴，世傳謂之百答水。」又水經注：「曰蒹蕀之山，波水出于其阴，謂之百答。」商代甲骨文中作為水名之澹字，疑即此百答水。（古文釋義出士文獻研究二二八页）

金祥恒 參飲字条

洎 洎


按：字當隸作「澹」，釋「澹」不可據。卜辭為地名。

洎 洎

按：字从「水」从「自」，說文訓「洎」為「灌釜」。辭殘泐，其義不詳。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342

河 


按：合集二八二五四辭云：「其春年河」，當為「河」之異構。

1343

潏 

按：字从「水」，从「犇」，當釋為「潏」。

1344

汰 

按：字从「水」，从「火」。合集二三六二三辭云：「乙巳卜，出貞，王疋佳汰」，似與足疾有關。

1345

洹 

按：字从「水」，从「耳」，當釋作「洹」。卜辭為地名。

1346



張秉叔「洹」，从水从「耳」，未詳。在這里是一個地名。（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六頁）
按：字不可識，卜辭為地名。

遇
𣶒

按：契文有𣶒、𣶒字，从𣶒、𣶒，不从𣶒、𣶒。孫海波文編一一·四、李孝定集釋三三四一混

入、𣶒字，釋作𣶒、𣶒，均誤。辭云：𣶒、𣶒，戊戌卜，在遇，今日不征雨。辭云：𣶒、𣶒，戊戌卜，在遇，其田遇，不獲雨。

皆為地名。說文：遇，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潁。朱駿聲通訓定聲云：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山，一名百泉水，又名紀央水，又名胡盧河，至任縣合潁水，即潁水之上源也。陳夢家以契文「𣶒」字為「遇」，以為「古文𣶒」，與「𣶒」同地。

卜辭又有地名作「𣶒」，當與「遇」同地。乙三二〇八

說文以𣶒為「母猴屬，頭似兔」，不可據。其誤與訓「為」為「母猴」同。金文馬邗王壺作𣶒，均與「𣶒」之形不類。

淵
𣶒
𣶒

王襄「古淵字，或釋窗」。《類纂》正編十一第四十九葉下

商承祚「說文解字淵，回水也，或有水作淵，古文作𣶒。此與許書古文同。」《類編

十一卷三葉

孫海波「𣶒，后一·一五·二。从口、水，与說文古文同。」《甲骨文編四三六頁

李孝定「說文：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兒。淵，或省水。圖，古文从口、水。此與古文同。辭云：戊戌卜，行貞王其田于淵。地名。金文作淵，沈子其右旁所以與此略近。」《集釋三三一葉

考古所 𣶒：水名或地名。𣶒（小屯南地甲骨八九二頁）

按：釋「淵」可備一說，卜辭為地名。

1349

𣶒

按：合集二九四〇一辭云：

與屯七二二辭例同，而屯則作「𣶒」，此當為「𣶒」之異構。

1350

𣶒

按：字从「水」从「亡」，卜辭皆用為祭名。

1351

𣶒

按：字當隸作「𣶒」，卜辭為地名。

1352

𣶒

余永梁 此字从水𣶒，殆是潰字。說文：「𣶒，古文𣶒。𣶒即𣶒之變。毛公鼎：『毋𣶒于酒。』亦即毋潰于酒潰亂也。與湛涵同。免盂：『錫免鹵百𣶒。』即說文𣶒字，謂錫免鹵百由也。由即由字，从又持由所以盛物，𣶒上𣶒即所盛之物也。」（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 按：潰為國名或地名。疑从水从𣶒，乃古潰字。从𣶒與从甲同。卜辭𣶒旁作𣶒，可證。不然即从水从澤，乃古澤字。」（前釋六卷三葉上）

1301

陳邦懷

徵君之言曰：「此字从水从手持由，當是說文解字浸之古文。知由為由者，王徵君國維說也。皆上出，與說文由字正同。說文由字注曰：「東楚名岳曰由，象形。原本玉篇引說文舊音，側字反，六徐音，側詞切，皆當之音，則以當為一字。自六朝以來然矣。然當與當，於今隸形雖相似，其音義又何涉乎？考此字古文本作由，篆文亦或為之，其受而為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當字，浸人不知其為古文由字之變，以其形似當，遂以當之音讀之，實此音毫無根據也。」一見觀堂集淋卷六，詳由上下篇，取證極博，文繁不備引。邦懷又按：嚴氏可均跋說文偏旁字原云：「夢英書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用李陽冰刊定本，與今所行徐鉉本不同。華氏詒當方九反，謂「誤以由為岳字，繫傳引陽冰言：「說文無由字，岳即由字。」一邦懷按：繫傳當作「由即岳字」。而陽冰篆碑偏旁由岳由為一字，一見鐵橋金石跋卷四。嚴說足左澄王說，而夢英本陽冰說當音方九反，尤足為王說左澄。然則隸字所以之由為由字，可無疑矣。詩大雅：「釋之叟，毛傳：「釋，浙末也。叟，聲也。」釋文云：「字又作浸，清米聲也。」段氏訂本從釋文作浸，極是。卜辭浸字象由盛末，手持以就水，當即浸之古文。說文從浸，恐小篆誤受耳。」一小篆六——七葉）

楊樹達

「前六三一云：「西口貞浸獲羊。浸字作𣶒，余謂其字从𣶒，𣶒即說文𣶒字。三篇上收部云：「𣶒舉也。从𣶒，𣶒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𣶒之。」黃灝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杜林以為麒麟字。尋甲文與篆文異者，篆文从𣶒，甲文止从又，从又與从𣶒一也。杜林以為麒麟之麒麟。許君引春秋傳見宣公十二年左傳，今字作𣶒，不作𣶒。說文十二篇上糸部縛交作𣶒，據此三澄漫殆即𣶒字也。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陰盧西山从水其聲。」甲文所見水大抵皆在今河南省境，淇水亦河南省境之水也。」一卜辭求義三十四葉上）

李孝定

「从水从叟或从𣶒，說文所無。余氏釋讀，此所以與說文黃之古文作𣶒者有別，且許書古文類多六國古文為體不盡可據。毛公鼎𣶒字，金文編以為涵字，固不足信，余氏釋讀亦無據，且其字與契文此字亦有別也。鼎文右下从𣶒，不知何字似非𣶒，一𣶒字則與从又者不得相通。葉釋𣶒字形懸遠。陳氏釋浸於今隸作浸者似為形近，然浸甲文作𣶒，與此字旁从固不同，即今隸浸字偏旁上亦不从由也。又陳氏引王氏國維說謂當不當讀側詞切，陳氏別引夢英方九反一讀謂可為王說左澄，不知方九反乃𣶒字，音讀實與𣶒由𣶒字無涉。又當甲文作𣶒，卜辭多假為方名，西，是則留字讀側詞切益自殷時已然，非六朝以後誤讀矣。楊氏說字形字音較諸說為長。契文亦有从𣶒，一體，謂即淇之古文，實大有可能，然舍所取旁澄外，別無直接

之澄據。今謹就其偏旁隸述此。一集釋三三七九葉

按：前六·三·一辭殘，義不可曉。諸家所釋，均有未當。李孝定集釋已詳論之，其說是對的。然粹九四五之泚字，形體與此有別。郭沫若考釋隸作「濕」，亦不可據。

1353

津

按：字从「水」从「事」，卜辭為地名。

1354

凍

按：字从「水」从「東」。合集一一一五六辭云：「希凍牛」其義不詳。

1355

澹

按：字當隸作「澹」，合集三七七一四辭云：「戊辰卜貞，今日王田書，澹日不邁雨」。卜辭「習日」習見，即「彌日」，猶言「終日」。此言「澹日」，義當相近。

1356

濕

按：字當為「洛」字之異構，所从之「各」倒書。為地名。

1357

泮
𡿨

按：英一八九一辭云：「丙子卜，其卯于二妣己于妣口子丁」
當為人名。

1358

𡿨
𡿨

按：合集三〇六一四辭云：「其祝𡿨王今日侑」
當為祭祀河川之記載。

1359

泊
𡿨

按：字从「水」从「白」為地名。

1360

𡿨
𡿨

夏渌釋贈，參「𡿨」字条下。

按：字可隸作「𡿨」，辭殘，其義不詳。

1361

𡿨
𡿨

按：字當隸作「𡿨」，為地名。

1362

雷

𩇛

按：字从「水」，从「雷」，可隸作「雷」，辭殘，其義不詳。

1363

池

𩇛

按：字可隸作「池」，辭殘，其義不詳。

1364

汨

𩇛

考古所

「𩇛」，「𩇛」：均為地名。「𩇛」（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二頁）

按：字从「水」，从「口」，隸可作「汨」。合集三二一〇三「汨方」當為方國名。

1365

𩇛

為水名。

按：合集二一一四辭云：「庚午卜，王發河合于𩇛」。

1366

洛

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67

汭



按：字从「水」，从「网」，隸可作「汭」。合集二二〇四四辭云：「庚戌卜貞，多羌自汭。」

為地名。

136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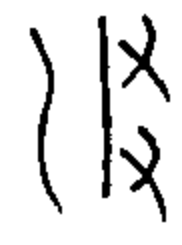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一〇九八四辭云：「田于汭。」

為地名。

1370

汭



按：字从「水」，从「尋」，辭殘，其義不詳。

1371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1372

𣶒

按：𣶒二〇五四辭云：
「乙亥貞，河其𣶒。」
用為動詞。

1373

汜

汜

按：字从「水」从「匕」，為地名。

1374

𣶒

按：𣶒二二六三辭云：
「庚辰貞，王卜在𣶒。」
為地名。

1375

𣶒

按：合集八三五八辭云：
「于𣶒。」
為水名。

1376

𣶒

按：合集三六七八八辭云：

1377

為地名。
「在賈貞」

𠂔

1378

為地名。
按：合集八三五一辭云：
「亡𠂔，在𠂔」

𠂔

13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138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1381

生
𠂔

孫海波
「𠂔，粹一九三。𠂔用為在。」
（甲骨文編一八頁）
按：合集二七二一八辭云：「新邑中祖乙」；屯五九一辭云：「十人𠂔，乃祭名，亦為用牲之法。」
卜辭無用「𠂔」為「在」之例。

王國維「卜」，疑上月二字合文，卜辭屢云之月允不雨（前三·三一，前七·一四）。上月犹言是月矣。L（戠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第四頁）

疑上月二字合文，卜辭屢云之月久不雨（前三·三一，前七·一四）。

二月。上，甲三。六六。庚寅卜，今生一月，方其亦出告。陳夢家說，生月指來月，今生一月即

（甲骨文編二七四頁）

郭沫若又曰：「生字作上，與作冊大鼎既生霸字同。多生與多子對文，蓋猶言『百生』也。」

（卜通別一第十葉下）

郭沫若「生字作上，與金文作冊大龕」既生霜之生字同。奉生者當是求生育之事。

陳夢家

(綜述 四八五集)

陳夢家

列各辭可以證明。生月是下月：1. 茲月至生月又大雨。傳九八。2. 茲月又大雨。月又大。雨。一八一三。3. 丁丑卜賓貞華往，六月。丙辰卜賓貞于生八月。乙亥卜生月乙亥。酈系，立中。辨三九八。5. 乙亥卜生四月。妹出史。今三月出史。卣二。九。6. 帝其及今十三月令。轡。帝其於生一月令。轡。乙三。二八。一。參。乙六八。九。7. 庚寅卜貞于璽，十月。貞于生十一月令。華。陰五六九。8. 丁亥卜王出，今五月。口亥卜王于生月出。傳九八。9. 辛亥卜內貞今一月。鉅定化其出至。其于生二月至。乙七。二八八五。固曰今一月其出至，佳母其于生二月。口。乙七。二八八。之反。由1. 2. 知生月與茲月相對而生月在茲月之後。由3. 可知六月丁丑至丙辰為四十日，丙辰為七月，則生八月指丙辰卜時之下一個月。由4. 知辛亥至生月乙亥為二十五日，則生月應指下一個月而非下兩個月。由5. 今三月。生四月。對貞，知所卜是今月。茲下月。由6. 因十三月之後為明年之一月，故。今十三月。後。生一月。是明年的一月。7. 之十月在銘末，義為今十月，生十一月。指下月。8. 於丁亥日卜王今五月出。茲下月出。由9. 今一月與生二月對貞，可以確定生二月乃是三月後的一個月，即二月。L

(綜述一一七至一一八葉)

王固曰：今夕其雨翌辛酉雨。

辛巳貞：其求于乙庚乙丙牡牡白豕。

辛巳貞：其求于乙庚乙丙牡牡白豕。

先哲孫治江羅振玉王國維並釋為之，后人亦多沿襲之。唯郭鼎堂於殷墟卜辭通纂與殷墟卜

辭粹編二書中改釋生為生，釋出通又，今就卜辭中之出上綜合其意又考釋如后：

律切：生與出許氏并訓進，均象艸木出土而長之形，然馬氏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於生下曰：曰倫

案說解象艸木出土上，非許文，字見急就篇。又於出下曰：曰呂忱或校者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

也。今甲骨文出作出，或謂从足从山，山象初民穴居之巖洞，足外向，示出意。羅振玉殷墟

書契考釋云：孫治江曰：曰毛公鼎作出與此同。吳中丞曰：出字从止，止，足也。象納屨

形，古礼入則解屨，出則納屨。與伯鼎曰：句矩乍室彝用宣王出內事身之出作止石鼓文田車石

石經古文作出說文繫傳校錄唐李陽冰作出所以之出也者足也，象形，由出省變而來，與

許說不同。足征許氏所釋之出，非商周文之本義，而馬氏謂后人附增亦明矣。出或為茁之古文，

詩經國風騶虞：曰彼茁者葭。茁：曰茁，出也。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曰悅大曰茁，

艸初生，生出地兒，从艸出声郭滑切。又曰少，艸木初生也。一象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

為艸草，渙若微。尹彤說丑列切。其音又與出近，甲骨文之出从中从一，一地也。艸象艸木

生出土上也，與說文之中、生、形近又同。

甲骨文之出，一作生育之生，粹編三九六（見前）

辛巳貞：其求生于乙庚乙丙牡、牡、白豕。

辛巳貞：其求生于乙庚乙丙牡、牡、白豕。

拾遺一、一。

戊辰貞：其求生于乙庚乙丙，在祖乙宗卜

辛巳貞：其求生于乙庚乙丙牡、牡、白豕。

前一、三三、三：

癸未貞：其求生于高乙丙。

后上二六、二

□辰貞：其求生于祖丁母乙己

乙一七。四

戊申卜，未生五乙，于乙于□

京都大学所藏甲骨文字B·二三〇〇

乙巳貞：丙酉未生于乙丙牡三，羝一百。

珠三〇

貞：未王生，宰于乙庚，于乙丙。

此乃为王未生，而以宰祭祀于乙庚乙丙也。外編四六：

癸未貞：未生于妻妣庚。

乙五四〇五：

戊戌卜，要未出生

未生者，未子也。如詩經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為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乃生女子，載寢之地。』鐵云藏龜四百种一一七（后下一一二）：

貞：王祝生。

祝生与未生义同。史記孔子世家：『禱于尼丘得孔子。』未而有子曰受生。外編一四一戰后

南北所見甲骨录師友八〇：

丁酉卜，方貞：婦好出受生

外編一四四師友八二為外編一四一之反面：

王固曰：吉，其出受生？受

未而得子曰有身，佚存五八六，胡厚宣战后南北所見甲骨录，无想山房旧藏甲骨第二。五：

乙亥卜，自貞：王曰出身，幼貞曰：幼。

乙八五〇四：

□身。六月

有身者，有孕也。詩大雅大明：『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說文：『孕，

裹子也。』國語鄭語：『既笄而孕。』韋注：『任身也。』

遺珠五二四：

己卯卜設貞：企父乙婦好生保

此乃企望父乙保佑婦好生子也。

續一三九四

知婦鼠于于乙乙乞出已

亥 亥 不 而 月
陈氏卜辞综述求生 曰 辞有记拔不予 曰 之一例误释为

却 归 鼠 子 于 乙 允 出 又

亥 御 归 鼠 不 子 于 乙 己

盖此片卜辞原分上下二节，陈氏误读为一，断章取义不可从也。

二、作生死之生，生，治也。如辨编九五

其 隼 一 獲 一 生 鹿

田獵所獲之獸多为死者，而此乃獲生鹿也。甲二四〇二：

丙午卜，旁貞：生擊于枋，一月

乃以活鳥也。肅堂集古录一，一，鐘鼎彝器款识西周金文大系中齋一，二，曰 归生凤于王 曰 亦治

风也。国策齐策顏觸对齐宣王：曰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壘也。曰 京都大学所藏甲

骨文字三一五五：

丁巳卜，王貞：乎弱以生于東。

以 董師 於 堂 於 殷 历 潜 考 释 为 征 义， 此 生 为 生 奴 之 生。 汉 昭 帝 紀： 曰 斬 虜 獲 生。 曰 注 曰 生，

生口也。曰 京沪新獲甲骨集一三：

貞：今丁巳，其雨。

壬子卜，貞：生从融 曰。

此生与生奴之生同，生，奴也。汉书李陵传：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

前六六〇二：曰 生益 曰 此片残缺太甚且益字数见其义不洋 断四七六四：

求生益于 曰

盖为求生而益祭于某祖也。

三、为姓字押三八〇

虫多生鄉

虫多子

郭氏云：曰 多生与多子对文，盖犹言「百生」也。曰 一卜辞通纂别录一，十，金文姓作生，

如善鼎一三代四，三六，一，曰 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曰 洋见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训辨证，多

生盖犹充典曰 平章百姓 曰 之百姓。渭公卿百官也。鄉即饗。甲编二七三四：

甲寅卜 彭貞多子其鄉

郭氏於虫多子下补一鄉字是其证也 戰后南北所見甲骨录明一九四

貞：虫多生射

多生射之多生与多生鄉之多生同。射蓋礼記射义：「古者渚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礼。」又云：「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渚侯、卿、大夫、士。」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又云：「侯、甸、男、采、衛、蠻、夷，各以射。」其义亦同。战后南北所見甲骨永明三四七：

貞：卜即圓：且辛歲多生

多生下缺，以文例而言，缺文为鄉或射。四生为來也。如龟甲獸骨文字一、二〇、一一：

貞：生十三月，帝好不其來。

此生十三月，謂來十三月也。即下月十三月也何以知之？如甲編二〇九：

乙亥卜，生四月妹出事。

弗及今三月出事。

今与生对文，今者茲也，生者來也。明又士殷虛卜辭九九八：

茲月至生月又大而。

癸未卜圓：茲月又大而，茲知，夕雨。

卜，貞：生月又大而。

茲，之也，此也，是也。侯家莊出土之甲骨第二六片：

甲戌卜又曰吉，余弗及之月出自卜。

貞：貞：余及茲月出，自卜。

之即茲之。京津三九七四：

丁巳卜，虫今夕彫，宜。

丁巳卜，于來夕彫，宜。

粹編六九二：

今辛至于來辛又大而

來辛者下一辛也，其义与生同。尚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漢書律历志引逸武

咸：

「粵若來二月。」（案用逸周書世俘）文例同，凡卜辭之生月与生凡月者，皆訓來月也。

貞：生一月帝其殫令。乙六八〇九

貞：生一月至。

不其至。

辛亥卜，內貞：今一月能化其出至。

女，其于生二月

七
七
四
二

九三八
續三、一四、五

五

七

—

立中。
粹三九八

—

粹
一
一
九
一

得
一
九
四
九

碎五〇八前
一、四六、五

六月初五日，丙辰則捕在七月四日，六日，八日，五日。

丙辰與在七月，生八

生
卜
辭
宋
述
文
法
一
一
八
頁
羊

甲在骨文皆終述文殺文一子不也名器二、四
 可立三尹又光而

[illegible]

豐百生腸及三代

三父月
既盛生
及霸之
上之生
下者与
甲骨文
之生同
。虽然
前二器
时代难

及大目丁鼎乃周成王以后之器物也。可知周初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部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古文作正，从二，二古文上。

止，而遂一著下，与一以止，义亦无悖也。契文举

从一，人所之也。你雅释沽之，往也，当为之初谊。

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孫海波釋之通止一甲骨文編第六節

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趾，故以止为足。

故以止为足。止为校语，非许书文。沈涛说文古本考

字，趾即止字之别体。盖古本无下字，基即在下，必更

言矣，小徐本作下，无基字，更误。由此可知今本说文止下恐非许氏释解。盖止，止象人足至一而止也。故有止意，引申为此。说文曰此，止也。今以甲骨卜辞证之如后：

一、甲骨卜辞止作停止之义，如后下三六·一：

癸巳貞：夕。

甲午貞：夕。

乙丑卜，貞：夕。

丙寅卜，貞：夕。

丁卯卜，貞：夕，止而。

己丑卜，貞：夕。

庚寅大取风。

此片为卜夕卜辞，而止而乃追记之辞，丁卯日而止也。卜辞有曰征而，如前三·一

六：

己酉卜，

不多而。

辛亥卜，貞：征而。

征即说文延，方言曰延，长也。征而谓雨连绵不止也。止与止而又相及，卜辞通纂四一

三：

风止。

此虽残文，疑亦止也，风止者风止也。后下一七·

貞：曰止

因断简不明其意，佚存五二四：

貞：勿曰止。

貞：王限值，曰止。

癸巳卜，殷貞：子漁疾目，福告于父乙。

丁亥卜，殷貞：誓言于隤

二、止作此也。如侯家庄发掘得甲骨第二九片

甲戌卜，又曰吉。

余弗及止月出，自卜。

余及兹月出，自卜。与余及兹月出，自卜对文，一书兹，一书止，兹说文微也。

罗振玉曰：曰卜辞与金文皆用此之丝，容庚曰：录伯敦：曰子孫其帥刑受丝休曰与易晋受兹介

莫，不，

王其菽，入，不菽而。

王夕入，于止，不雨。

于止者于此也。诗：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礼疏：至止，于此也。礼记：一四一。

王于僻史人于筮于止，及伐屋。王受又（祐）。

僻取筮知史于止，及伐屋，王受又，隻出。

王其从屋再册，光，及伐屋，王弗每又（有）一戔。

京都大学B二一四二：

伐，其僻母歸于止，若，戔，羌方。

伐，其歸，乎，王弗每。

其乎伐，御羌方于義且乙，戔羌方，不喪众。

于浮帝，乎御羌方于止，戔。

不其大出。

于浮帝，乎御羌方于止，戔，于止者，于此也，同上例曰伐其僻母歸于止，若，戔羌方。

过去将曰于止若曰为一辞，训曰止若曰为殷帝先祖昌若，即世本帝繫史记殷本纪皆以相土之后

为昌若也。而吴其昌卜辞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燕京学报第十四期）非之，云：若者土之子

也，土，土之神也。又云：若，海之神也。不若者为川泽之神也。礼记：燕说，不可信也。若，

罗振玉曰：说文解字若择菜也。从艸，左右手也。又诺，膺也。从言若声。按卜辞诸若字，

象人举手而跪足，乃象诺时翼顺之状，古诺与若为一字，故若字训为顺。古金文若字与此略同。

叶玉森曰：按契文若字并象一人跪而理发使顺形，汤有孚永若，简注若顺也，卜辞之若均含

顺意。罗叶两氏所释是也。若顺诺之词，如后下二八、一七：

己亥卜，辛而。

己亥卜，其若，若。

不若。

象物，若与不若对文，其意相反。若者如尚书酒诰曰兹亦惟天若元德，礼记：若，如左宣三年：铸鼎

京赋

曰禁禦不若，以知神姦。尚书酒诰曰予不惟若兹多浩。礼记：通纂别录三A

若茲不雨者，如今不雨也。帝佳絃邑出惇，帝降希於之邑也，其及面曰丙申，王因光卜曰，不若，出希絃，出希絃者正說明曰帝佳絃邑出惇也。不若亦作亡若，如粹編一二四京都大學三〇一三

乙巳子卜，貞：帝叙子，亡若。

辛亥子卜，貞：帝叙子曰，僅墨若。

乙卯子卜，貞：其矣，若。

新四七六三

己未卜，亡若。

若。

粹編一二五五：

御于

二月貞：卜子，亡若。

二月卜，又若。

三月卜又若。

絃三卜亡若。

郭氏云：卜子為人名，余疑卜子為卜求子也。絃三卜亡若者，此三卜又不順也。若，順滋

也。

卜辭又作又（有）若如粹編六八六

不禽。

不雨，又若。

佚存七五：

戊辰貞：亡田。

戊辰貞：其社豈，又若。

卜辭曰于止若者當讀為于止（此），若曰粹編三三五：

不遺田。

其未，王受又。

弱已未于止，若。

其未，在父甲，王受又。

口且丁未，王受又。

正与京都大學B一八八五加一八二三同

弱已（祀）兄（祝）于止，若。
其兄（祝）在乙辛，又正。

新三九七九

貞：□大乙，弱□酌，于止，□又正。

戰二一、一三

庚子子卜，貞：弱祭于止，若。

甲一九七八

辛未貞：今日隣田。

貞：王其□酌方自酌于止，若。

寅五、三〇、一

其大出，吉。

其徑至于攸，若，王固曰，大吉。

其僻于止，若。

甲一三四三

貞：于乙日曰渠西，王受又。

貞：弱且乙柵用，于止，若。

新三九五七、四二九九

丁亥卜，貞：虫歲用，于止，若。

酌、中兄，于止，若。

粹編一四二

大乙史，王鄉于宿。

弱鄉于止，若。

粹編五四二

弱□，又正。

三□二示，卯，王款于止，若。

弱款于止，若，又正。

續粹一五〇七

辛巳卜，貞：虫王祝，亡它。

辛巳卜，貞：多君弗言余其出祝，庚子，九月。

壬午卜，貞：于枋裸，于止，若。

以上諸卜辭讀為「于止」(此)，若。『皆言止辭順也。胡厚宣新發卜辭三九五六：

其格，又正。

其格，又正。

頌鼎曰：王各太室，石鼓文曰：大車出各，均作各。此格从彳从各，与說文：假，至也，从彳从

貞：王伐呂方，受出又。

貞：王出(又)曰：于止(此)出(情)。

前六：四六、五：

戊申、千會、彘車東西，自西，从于止(此)幸。

新四六：。

甲戌卜，

弱止，兹用，宰。

前四：四九、一：

癸丑卜，王貞：余乍□，徂于止。

丁巳卜，王壬□不羊(一)样(一)兩二月。

甲骨文彙六：。

貞出□，其从止出。

此虽殘文，然曰止出，上有于字，必为于此出也。鉄云藏龟一六八·三：

貞：亦，自般在戩，乎且，在止莫。

莫为地名，骨白刻辞曰：莫示十色出一辰，一历史博物馆藏。乙編二二四五曰：莫來廿在罍，

三四二二曰：莫入二，林泰輔龟甲兽骨文字二·七·三曰：貞：勿曰戾莫。『莫，三体石經春秋經

鄭古文作莫，在止者即于止也。

卜辞中常見曰：佳止，不佳止，如乙編七二三一：

貞：帝曰。

貞：帝勿曰。

貞：佳止。

貞：不佳止。

乙七八一八：
辛丑卜，旁貞：止，威成。

王勿佳止，从。

乙六三九六：

王弗氏且丁罪父乙，不佳止。

王往于田，弗氏且丁罪父乙，佳止。

乙七七九九：

貞王出已于蔑，佳止，出祭。

佳止者維此也。前編七·三三·二：

己卯卜，貞：出已于□。

己卯卜，爭貞：今夕。

王固曰其雨，止夕。

止夕与今夕对文，止夕者之夕也，即言今夕也。

龟甲兽骨文字一·二七·一七：

王固曰，止夕允雨。

前編七·十四·三：

止夕允不雨。

龟甲兽骨文字二·二六·十与二·二六·十一：

己巳卜，貞：今日益泰不雨。

前編五·二七·五：

己巳卜，貞：翌庚午益泰，止日。

庚子卜，爭貞：王片其葍，止日月葍雨五月。

龟甲兽骨文字二·二二·一〇：

止日，王往于田，从東允获豕，十月。

戊辰□王往于田，若，十月。

止日犹止夕也，止日者之日，即此日。

校齋所藏甲骨一：

止日，夕出鳴鳥。

甲戌卜，貞：不其禽，十一月，止夕风。

甲戌卜，貞：禽，隻六十八。

甲午卜，爭貞：翌乙未用羴，用。止月霍。

甲午卜，爭翌乙未勿筮（羊），用羌。乙一九四一
圖五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戕留，王固曰：丁巳，我毋其戕，于來甲子戕，旬出一日癸
亥，車弗戕，止夕甲子允戕。乙編七一二二
省其例也。乙編七一二二

貞：王曰止舌。

勿曰止。

虫幽牛出黃牛。

勿筮，日止舌，若。

丙編一二：

貞：出犬于父庚，卯羊。

貞：祝氏止疾齒，鼎俾。

止舌，止疾齒者，謂此舌，此疾齒也。

三止，至也。如後下三三·八：

己亥卜，貞：出（有）一衆止（至）十二月。

詩抑曰：淑填尔止，云至也。

卜辭出，孫治让、羅振玉、王國維並釋之。孫治让曰：

沽：適，之，往也。有云貞今（勿）之者，有云貞之者，有云今之者，有惟云之者，並謂卜適

其廟而祭，犹儀札特牲饋食礼命筮曰：孝孫某筮末日某，諏其事適其皇祖尚饗是也。一契文舉例上

吳其昌殷墟書契解詁補其不备云：今綜合万余片甲骨，觀其事適其皇祖尚饗是也。一契文舉例上

有五，而其涵又有六，其賦形之五種：出又作出，又作出，出又通，出又通，其涵又有六者，亦无用置辭矣。現就

一曰出祭也，二曰出用也，三曰出有也，四曰出又也，五曰出此也，六曰出至也。吳氏謂出

出又通，出又通，其實出出各為一字，其又截然不同，其涵又有六者，亦无用置辭矣。現就

卜辭中之出歸納之，其又有二：

一、出，祭也。如前一·四·三：

出，大甲，出于大丁，出于咸。

出，大庚，至于中丁。後二·四〇·二

其出于血室，三大宰。後一七六·四

出于血室，五大宰。金璋四六六

言出祭于血室也。卜辭出与又通用，又即右也。詩離：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讀若祐，湯

繫辭：可與祐神。說文：曰，或从人作侑。周礼宮正：以乐侑食。尔雅釋詁：酬、酢、侑

報也。出為報祭也。佚四一三：

粹編三九九：

庚子卜，設貞：出日一又一千高乙己，來。

報焉。

曰說文謂受物之器，讀若方，余疑為報恩之祭之報。魯語上：曰上甲微能師契者也，商人

曰孔叢子沱書篇：曰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曰卜辭通纂二四八：

粹編一六三：

甲午卜其又歲于高祖乙。

粹編一六五：

甲寅卜，其又歲于高祖乙一牢。

歲亦祭名，高祖乙者大乙也。

二，有也，又也。卜辭通纂二二：

半，禽一家，允禽隻鹿八十八，累一，豕卅又二。

卜二三：

壬申卜，設貞：甫禽鴈，丙子魯，允禽二百出九。

出与又通，並同义，續一、四、五：

□戌卜，出貞：自今十年又五，王豐。

□□大貞：于來丁亥，出日于枋。

今十年出五与周書秦誓：惟十有三年春，洪範：惟十有三祀，王枋于箕子，周宣王時器如

號季子伯盤：佳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克鐘，佳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之又同。

□申卜貞：噩田出疾，旬出二日未，噩又田。

□百曰出七旬出寅，噩亦出疾，夕噩，丙申死。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之有同。古又有通用。閏月定四時成歲，左傳襄公三十年：曰臣

王固出希，其出來，敵，乞至九日辛卯，允出來，敵自北，牧妻，耕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出來，敵者，有敵來也。前八、六、二：

癸未卜，貞：香出疾，田。

弗疾，田。

癸未卜，大令羌匕石，希，出艮友。

出疾者，有疾也，弗疾者，无疾也，粹編五九五：

其又（有）一羌十人，王受又（祐）

十人又（有）一有五，王受又（祐）

盖又与出同又。粹編一四一七：

癸卯貞：旬又（有）一禍。

癸卯貞：旬又（有）一禍。

癸亥貞：旬又（有）一禍。

丙寅卜，曰風，不田。

不田亦亡田也。粹編一三九二：

甲子卜貞：今夕亡田。

癸亥卜貞：今夕亡田。

癸亥卜貞：今夕其出田。

出与又同又出田者有禍也。粹編一〇九四：

戊吉方，受出又，一月。

卜辭通纂四七：

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有）一于武乙，升正王受。

受司者，王受出又也。郭氏云：王受之或語當讀為王受有祐，又作重文，金文重文之

例均如是作。粹編九四九：

貞：我逐豕，出又。

出又即有祐也。因出与又通用，故董師於堂曰：在卜辭通作祐，亦作侑，侑盖祭祀时劝食

之礼，如詩楚茨：以妥以侑。侑，劝也。《中国文字第二卷第五册五四三—五六七、

第六册六二—六五九）

張秉权

甲骨辭例，所以這兩種解釋，究竟孰是孰非，很難遽下定論。即使用在粹編的考釋中，對於這

个字，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譬如它在第三九六片中釋「生」，而在三九八片中却釋「之」，有

一些人以為甲骨文中既已有了象足趾着地之形的「生」之「」字，那末這「」字，就應釋為「生」

字，並且說「生」有「來」的意思，「生」月就是「下」一个月，這一說法，固然可以講通一部

分的辭例，然而仍有若干地方，無法解釋，譬如甲編三〇六六，庚寅卜，今生一月，方其亦出

告？如釋為「今之（茲）一月」，便与卜辭中的「今茲」一詞相合，如釋為「今生一月」，那就

難於解說了。而且在甲骨和金文中，有些从「艸」的字，在偏旁中也有上出相通的例子，譬如甲骨文的「往」字，从之在土上，有作「𠂔」（丙編三二）和「𠂕」（疎四九三）；「𠂔」田四五二形。先「𠂔」字从之从人，有作「𠂔」（乙編七二六）和「𠂕」（甲編二八七）；前二，二八二）等形。金文中的「𠂔」字，也有作「𠂔」（臣辰先文乙貞）和「𠂕」（作文乙簋）和「𠂖」（毛公鼎）等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以「𠂔」象艸木出有址，和「𠂕」以止為足，二文釋曰：止（二上）止部。以「𠂔」象艸過中，枝莖益大而有所以「𠂔」釋曰：之（六下）之部。以「𠂕」艸木妄生，釋曰：往（六下）之部。所以認為在這一条卜辭中，上仍以釋為「𠂔」之「𠂕」似乎比較妥當些。藉之「𠂔」意即「藉于此」。第一（一四）辭「不其之」即「不其藉之」的省略。如果不是在對貞卜辭中，或者他的對貞卜辭因破裂而分散了，他的意義就很獲得解答了。（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九七——三九八頁）

屈萬里「卜辭」重多生鄉？綜述以為「生」或讀作姓，或讀作甥。（四八五葉）按先秦早期金文姓字但作生，多生，蓋猶堯典「平章百姓」之百姓，謂眾官吏也。善鼎：「余其用各我宗子寧百生。」百生與本辭相類。（甲編考釋五九葉）

林政華

「庚辰貞：其求生于妣庚，妣丙，其且乙宗卜？」

拾一·一〇
後上二六·六

上，郭某釋為生。說文：「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引申為一切生育之事。卜辭求生即求生育也，可知以无后為慮，自古已然矣。此事尤以王朝為最，以其关系王位之繼承也；故求生之祭，每勞殷王親為之。其祭，以第三期為多，上引二例皆屬之。此頗類似周代以來所謂「高禘」之祭。求生而占之佑，詩中亦有之，小雅斯干云：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林；乃生女子，載寢之地。（甲骨文成語集釋上，文物與考古研究第一輯六四頁）

于省吾說「𠂔」字條下。

按：說文謂「生」字，象艸木生出土上。甲骨文从「一」，一者地也，正象艸出於土之形。小篆雖經譌變，而許氏說解，時能得其本形本義，蓋有所師承。段玉裁注以為「下象土，上象出」，失之。

星

𠄎

𠄎

卜辭「奉生」郭沫若謂為「求生育之事」；「多生」猶言百生，其說皆是。
卜辭「生」又與「死」相對而言：
「其隻生鹿」
「乎取生鷄」
至於卜辭之「生月」陳夢家以為指下月而言，論證甚詳，其說可信。
解九五
乙一〇五二

郭沫若
作冊大鼎「既生霸」字，臣辰盃「生豚」字均為是作。器象錄星之形，與許書星之作𠄎若𠄎者同意。金文繫伯星父毀作𠄎。
（卜通九十葉上）

李考定
「說文」：「𠄎，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从晶，生聲。」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是明知晶即品，亦即𠄎之象形字，乃復別晶𠄎為二字而訛晶為「精光也」，是於已見仍不能無疑。然「一日」以下云「甚確」，且必因疑或「非許語」或有「挽誤」不然者，許君不宜若是之自為矛盾也。沈濤「古本考」云：「案五行大義論七政引云：『星者萬物之精。』或曰：『日分為星，故其字曰下生。』」此釋重文星字之義本春秋說題辭，許君解字多用緯書說，今本為二條所妄刪。沈氏於「一日」以下一段未見論列，然其意則謂𠄎下說解非復許君之舊。王澐「說文釋例」云：「一日星象形，從𠄎，依小徐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案此當為部首晶下之說，挽誤在此也。晶蓋當作品，而又有古文作品，云从𠄎者，謂品也。云古𠄎復注中者，謂品於品中加點也，故量之古文作𠄎，象體作𠄎也。亦當是古文，云故與日同者，乃牽合之誤。又云：『然吾謂品皆當為古文星字，迺加生為𠄎，而晶改為子盈切，訓曰精光，遂名焉音義。』中畧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精光，又為虛字，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統實無是理也。其說是也。餘詳前晶字條下。」（集釋二二四九葉）

饒宗頤
曰：王臣固曰：「卜辭云：『王固曰：止𠄎，勿雨。』乙卯，允。明星，三。食，日大星。王固詩：『星言風厲。』鄭箋：『星，雨止星見。』此云大星，應讀大晴。韓非說林：『雨十日，夜星。』說苑指武作『夜晴』，可證。」（通考八二——八三葉）

曹錦炎說參△豆字条下。

按：古「晶」，「星」同字，其後始分化，加「生」為聲符，「解」皆無別。參見「晶」字條下。

橐

按：說文「橐」與「囊」互訓，古實本同字。或以為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或以為有底曰橐，無底曰囊；或以為小者為橐，大者為囊。此象無底形。姑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以橐為囊之無底者，隸作橐。卜辭每言「有石一橐」，乃其本義。

1384

丰 封

羅振玉釋丰，謂卜辭：二丰三丰為地名。（殷釋上二十三葉下又二十四葉上）

王襄「古封字。康侯鼎封作丰，與此同。」（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九葉下）

孫海波「丰，后一：二一六。方國名。二丰方。」

半，佚四二六。人名。宰丰。L（甲骨文編二七五頁）

陳邦懷「卜辭中有一封二封三封四封之文，稽其上下辭義，與地名相若而非地名。微氏盤亦有一封二封三封之文：皆某地之封疆。卜辭：二封三封四封亦猶是例，而羅參事以一封二封三封為地名，竊不謂然。」（小篆自序二葉下）

郭沫若「說文解字曰：對爵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者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杜預文對从丰，土，圭，古文對省。案此於字形已失，字義自非其朔。封不從之土，王國維已言之，其說編疏證云：古封邦一字。說文邦：古文作苗，从之田與封字从出从土均不合。六書之指，出苗丰：為。殷虛卜辭云：貞求年于苗上。（前四七一三）苗字从丰从田，即邦字。」

1383

邦土即邦社亦即祭法：「國社，漢人津邦乃云國社矣。福文社字从土丰聲與苗之从田邦之从邑同意，本係一字。王次封邦為一字，說古本有之，惟惜古器物中尚無其證，然封不從之則固生論也。封廼古人之經界，周官大司徒之職，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比較許書：爵諸侯之土，為近古矣。然余謂起土界猶是後起之事，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為之，是則古之畿封實以樹為之也。此習於今猶存，然其事之起廼遠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為族與族間之畛域，西方學者所稱為境片林者是也。封之初字即丰，周金有：康侯出作寶鼎，即武王之弟之康叔封，亦即許書訓：仲虺豐之，之丰與古文封省之，坐，以毛公鼎：嗣余小子弗及邦庸，與：薛我邦我家，二邦字作豐，即中坐為一之證。中即呂林木為界之象形。坐廼形聲字，从土丰聲，从土即起土界之意矣。呂林木為界之事於散氏盤銘猶可徵考其銘廼約劑之最大者，叙矢人因攘掠散氏之邑乃用土田為償，此間尚有散氏戰敗矢人之事原銘省畧矢散兩造有司，即共建土田之經界。曰：自濫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於造都復涉濫涉寧厥祖娶侯以西封于穀載楮木封于芻桡封于芻衡內陟芻桡于廠宋封創諸柝陟陵則柝封于翼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以東一封遂以西一封陟剛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剛登柝降械二封凡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遂以西一封陟剛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剛登柝降械二封凡此中十八封字，陰井邑封道一字外均與近人之建立界碑無異，而封之字形均作茂，从丰从収即示為畿封而樹之，形。樹有利用自然林木者，次曰：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造柳，曰：封于穀載楮木，此甚顯而易見。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曰：登柝降械二封，則乃因木而名之地。凡此等地望如今人田地契約中所云之某疆某界，其區域必不甚大，即散矢二國之所在也，於今猶屬模糊而學者廼有欲於典籍中一，以求其比附者余恐廼徒勞之舉也。：：卜辭亦有封字，字作中若中，曰三丰方，曰二丰方，案廼國名有从丰之字陰上舉當字外有地名曰律作律，僅此四五見而已。一甲研上冊釋封。

商承祚 「說文解字封从之土从寸，福文作社，古文作坐，康侯封兼作中，與此同。一類編十三卷六葉」

孫海波 參土字系

李孝定 「說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坐古文封省社福文从坐」 契文从丰从土與許書古文福文畧同，均不从寸。封之本義當以郭

曰𡗗即曰邦𡗗字之初形，西周金文始增曰邑𡗗作𡗗（班殷），至晚期则作𡗗（毛公鼎），春秋时期蔡侯钟则作𡗗，是即小篆𡗗形之所由来。说文古文作𡗗乃𡗗之形讹，不能据此以释甲文之𡗗为邦。

卜辞曰邦方𡗗连言，或称曰二邦方𡗗（殷12.6）；或称曰三邦方𡗗（殷118.2）；或称曰四邦方𡗗（续3.11），曰邦方𡗗应是泛称，即解1162之所谓曰多方𡗗。

根据2279，曰𡗗邦方𡗗的辞例，则曰邦方𡗗是于具体的方国名，这是前所未见的。凡卜辞言曰𡗗某方，即征伐某方，在辞末一般均有曰受又𡗗或曰受又二𡗗。（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〇〇页）

屈高里 𡗗字未泯，或是封树之封。（甲粹第一九二页）

于省吾 说文对曰从之从土从寸𡗗。按封之初文本作丰，契文作𡗗，金文作𡗗。西周晚期之召白虎毁从又作𡗗。许从之，土乃形之讹。汉无极山碑封作𡗗，从𡗗，就不背于古文。L（论仿书每合于古文中国语文学研究第五期一五页）

赵超 一九八〇年第五期考古杂志曰辽宁省新金县後元台发现铜器𡗗一文中介绍了一件曰廿一年啟封𡗗。该𡗗内面铸有𡗗文：曰廿一年啟𡗗。論（今）癸，二𡗗（師）金，治者。字作为战国时期三晋文字。内背刻有曰啟封𡗗二字，字作为秦隶书。根据𡗗文内容来看，这件兵器原属魏国，后被秦国缴获，归秦国驻啟封守军使用。对比内背、内面𡗗文可以断定内面𡗗文中的𡗗字应释为封。金文封字的这种写法尚属初次发现。

以往的甲骨释文中均将𡗗字释作邦。……又说𡗗解字六下邑部，邦字古文作𡗗。虽有形讹，但仍可以看出是由𡗗变来。汗简下之二，田部收古文尚书邦字作𡗗，与说文解字相同。根据啟封𡗗文中的封字可知上述曰邦𡗗字均应改释为封字。

实际上，无论从意义或形体上看，封都应先于邦，而且在古文材料中，邦、封二字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不能将邦、封看成一个字。尽管它们的语音相同，意义相近，有时还互相假借，但它们的形符却始终不同。

……封𡗗有无形符及从土从寸三体，但均不从邑。曰邦𡗗则无论声旁𡗗形体如何变化，形旁邑始终存在，决不省去。此即封、邦二字的区别。邦原与国同义，均指都邑。国语周语上曰后非众无与守邦𡗗。韦昭注：曰邦，国也。曰仪礼既夕礼曰至於邦门𡗗，郑玄注：曰邦门，城门也。曰贾公彦疏：曰此邦门者，国城北门也。曰史记魏世家集解云：曰汲冢纪年曰：梁惠

家先生釋文，以田為地名（見殷墟卜辭綜述頁三四〇）。上引用卜辭中多次提到封方。可知田即土即封方。田為土的異體，添加田符。表示在田地上植封，划分疆界。周禮地官封人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注：曰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曰陸疏：曰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以為阻固。曰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曰睡虎地秦墓竹簡一七八頁，法律答問：曰何如為封？封即田阡陌。曰田字从田符當即此義。从古文字資料中看來，邦、封二字的分化產生于西周早期。當時，隨着分封制度的固定，新建城邑增多，都邑逐漸加強了它的重要性。僅有封土尚不足以表示邦國的完整意義。于是，表示田地所有的田，與表示都邑的邑，共同組成了新字：曰邦。曰邦、封、命、令。詳中國語文研究第六期一九二二頁。

按：郭沫若詳論「封」字形體之源，其說是對的。「丰」，「封」實本同源。章炳麟文始云：「春秋傳曰：宿敢不封殖此樹；周官封人注：聚土曰封，蓋本以土培樹，故字从土，从寸……封本丰之孳乳也。引申為封諸侯，乃丰乳為邦，國也……封，說文訓「封」為「新諸侯之土」，乃晚起之義，本象樹其經界。周禮大司馬鄭注所謂「立封於疆為界」即其本訓。左傳文公三年：「封穀尸而還」，賈注：「封識之」，凡聚土而立標識，皆謂之封。禮記檀弓：「縣棺而封」，封謂聚土為墳，古人埋葬，墳而樹之以為識，亦「封」之制。故「封」之義引申為「大」，為「厚」，小篆為「封」从「之」，徐鍇繫傳以為「各之其土也」；段玉裁以為「之」之土言是土也，其說並誤。契文「丰」（封）邦」有別，參見邦字條。

卜辭「丰」前多有數字，如：
「子二丰方」
「己酉王卜貞，余正三丰方」
「告侯田冊戲方、羌方、敕方、蟲方，余其从戾田田伐四丰方」
後上二·一六
後上一八·二

此均為乙辛卜辭。李學勤謂四封方即指戲方、羌方、敕方、嚳方。並據後上一八·二「戲令」當係因戲方服屬于商，故稱「三封方」。又據石鼓釋蟲為嚳，均是。見殷代地理簡論八一頁。李孝定解為「正其疆理」，殊誤；「二封方」，郭沫若以為即孟方、夷方（詳一二七五考釋）。前二·一〇·六殘泐，葉玉森前釋讀作「……往來……正一封……」；陳夢家綜述三二五讀作「王來正三邦方」；李學勤以為「二封方」同上九四頁；李孝定讀作「王正一封方」，詳審原拓，其間有界畫，不能連續。其作「者」，當亦「丰」字。庫四六八「……一……」。



王表 「古米字，許說辨別也。」（籀室殷契類纂第四葉）

按：釋「米」不可據。卜辭為人名或方國名。



張亞初 「冊」 冊 冊 （綜類一八五頁、甲骨文編六四六頁） 冊 冊 （綜類二三

五頁、甲骨文編七七頁） 以橫木編成冊之形。此為 之省（綜類一九〇頁）。集篆古文韻海卷五表韻冊作 就存古形。古文編旁，从冊之字往往作 為旧所不解。我們認為，這是偏旁字中冊、冊可以通作的緣故。从冊从鳥的 字，也就是 字。這個字也見于春秋時期的魯宰 夫鬲（考古一九六五年一期五四頁），其銘文為：「魯宰 夫作姬 媵鬲」，姬 媵為人名。卜辭之 冊是與商敵對的方國名。L（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族氏人名。冊字本義應是一種鳥名。卜辭之 冊是與商敵對的方國名。L（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三——二五四頁）

按：合集六六四七正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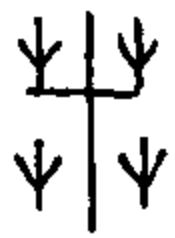
「貞， 冊方句射，不佳我田」

為方國名。

又屯七六五辭云：

「丁亥卜， 冊其延 冊王虫弼」

此則用為動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𦵏
𦵏
𦵏
𦵏

陈汉平 「甲骨文有𦵏字，旧不识。西周井辰殷铭亦此字，书作𦵏。按此字从艸从害作，古文从艸从𦵏同，故此字当释𦵏。说文无𦵏字。方言三：曰𦵏，沅湘之间或谓之𦵏。曰注：今长沙人呼𦵏为𦵏。曰广雅释草：曰𦵏，在𦵏也。曰卜辞曰：丁巳卜貞王𦵏𦵏生來亡𦵏王𦵏

京津五二八三

𦵏字于此辞为地名。L (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八页)

于省吾 「第五期甲骨文地名的𦵏字作𦵏(京津五二八三)，只一見。甲骨文編附系于艸部，並謂曰说文所无。按𦵏字从口作𦵏，也如唐字作𦵏(甲一一三二)，又金文周字从口作𦵏者屢見，不备引。周器井侯蓋的𦵏𦵏井侯服𦵏，𦵏字作𦵏，与甲骨文𦵏同。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曰𦵏字从𦵏害声，当读为𦵏。广雅释沽三云：𦵏，与也。𦵏：𦵏井侯服者，服通𦵏事，謂与井侯以𦵏事也。曰按楊說可以。𦵏字典籍均作𦵏，古文字从𦵏与从艸无别。方言三：曰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𦵏，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𦵏：沅湘之间或谓之𦵏。𦵏郭注：曰𦵏，今长沙呼野𦵏为𦵏。𦵏芥从介声，𦵏从害声，古字通。说文：曰𦵏，菜也，从艸介声。𦵏大徐本说文，谓芥字大篆作𦵏。L (甲骨文文字释林释𦵏)

按：字當釋「𦵏」。屯四四六二辭云：「于己：：焚𦵏卑又兕」為地名。

𦵏
𦵏
𦵏
𦵏

袁錫圭 「上文讲「𦵏」字时引用过的撫续一〇六(拾三三二二五)有以下诸辞：

己卯貞：在𦵏來告𦵏王。
王𦵏(勿)𦵏。
壬辰貞：在𦵏來告𦵏。
王其𦵏(此三字也可能应与上一条接读)。

王弱黍。这些是因为在同地的畎这个人来，告芳，而贞问王是否在同地种黍的卜辞。同地有商王亲耕之田，上文已经提到过了。

说文：「芳，草也。」玉篇引说文作「旧草不芟新草又生曰芳」。广韵平声蒸韵：「芳，草名，渭陈根草不芟，新草又生相因芳（仍）也，所谓烧火芳者也。」列子黄帝：「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芻燔林，扇赫百里。」此处「芻」字应该看作「芳」的异体。「藉扇燔林」与「广韵」烧火芻之说可相印证。

严一萍释芳指出「芳」是「有矣农耕之字」，并解释上引卜辞说：「此卜王拟在同地种黍而晏（严氏释「晏」为「晏」）之报告云该地旧草不除，新草又生，故王不能植黍。」（一种国文字十六期）严氏指出「芳」与农耕有关很正确，但是对这几条卜辞的解释却有问题的。长满草菜后，经过芟夷，火烧等手续，等季节一到，就可以下种了。盐铁论通沟有所说的「燔菜而播粟」，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当时在接到「告芳」的报告后，要卜问王是否在同地种黍。殷人迷信，几乎事事都要卜问。并非一定要同地种黍。从同地准备给王亲耕的田地都还采用播荒制来看，在商代，年年连续耕种的土地即使存在，为数也一定极少。

还有一条第五期卜辞说：

丁酉卜在口口芳弗每口

续三、二八、六

「芳」上一字似是一「黍」字而左下角又旁注一「余」字。这条卜辞显然也是跟农业有关的，可惜残缺太甚，原意已不可知。

卜辞里还有一个从草「或」林「从」入「的」字，多用为地名。我们在讲「柝」的时候，用过关于「芳」方的卜辞。这个字所以从「入」显然不是「乃」字，很多人把这个字跟「芳」字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一甲骨大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二四四页）

按：字当释「芳」，裘锡圭论卜辞「告芳」之義甚詳，其說是对的。

业业

考古所

丁丑：继续一〇〇有附字，与此相似，当为一字之异。（小屯南地甲骨九。九页）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𠄎

按：此當併入 0604 𠄎 字條下。

莫

暮

暮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孫海波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存一九七三 或从出
𠄎 存一九三八 或从出
𠄎 存一九六三 或从二木
𠄎 存一九六三 或从二木

（甲骨文編二四——二五頁）

陳邦懷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為

夕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王襄

說文解字

莫

日

且

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均

同

或

从

林

按

艸

艸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从艸，大篆从艸，契文萌作艸，首作艸，草侯敦作艸，師旅鼎作艸，亦皆从艸作，是艸与
艸通。契文農或从艸作農，或从艸作農，農敦之農作農，从艸，是艸与艸相通。契文林作林，
或作林，麓作林，或作林，作林，是林与艸相通。契文彙作彙，从艸，是林与艸相通。契文
林与艸相通，歷舉各文，明其通例。攷金文無从艸之字，許書亦无之，仅林部存森而已。若林
為艸之异体，林即林之繁文，為當時文字流變之特徵，日或作口，为日之省。（古文流變臆說
第二〇——二一頁）

饒宗頤 「按彙為香字，說已見上。鄭特牲：『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鄭注：『蕭薌，
蒿也。』染以脂，含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故牛脂曰香。』（通考一〇〇九葉）

饒宗頤 「世字向未識，當是『惠』字，說文惠，古文作惠，从升，此字形上亦从升，
殆『惠』字。由『惠』別構，在此蓋用為語助詞。『惠』而借作『惟』。』（通考一〇九葉）

饒宗頤 「按彙字从日从二禾，以西嶽華山廟碑『香』字作『香』，澄之，知為香字。後
世字書，以字彙補有穡字，云：『音香，芳氣也。』即由契文演變。香謂馨香，詩生民：『其香
始升。』惠驚：『爾穀既馨。』牛脂亦曰『香』。『周禮』庖人鄭司農注：『卜辭言『彙』，即薦馨也。』
（通考九四二葉）

屈萬里 「替，从林从日，隸定之當作替。五音篇海有替字，音曹，彼蓋後起之字。
（甲編考釋二二八葉）

李孝定 「从林从日，說文所無。』（集釋二三八五葉）

李孝定 「古文偏旁从禾从木間有通用者，金說當可從。』（集釋二三八五葉）

金祥恒 「甲骨文各字如殷契粹編第三〇〇片：

丙寅卜，行貞：羽丁卯父丁各不歲宰。在三月在雇卜。

郭鼎堂 仅衆定為彙，未加考釋。殷契佚存第八七八片：

己巳卜，行貞：羽庚午歲，其征于羌甲庚乙庚。

貞于毓乙。

貞乙庚歲竝彫。

貞弱竝彫。

商錫永

考釋將各未定為禾日利三字，亦未加考釋，各未今尚见于其它甲骨卜辞如：

□□□旅貞：□□卯，其又各未歲于父丁，□二月。 粹三二七

□辰卜，□貞：羽丁巳父丁各未歲牛。 居上二五一四

乙丑卜，旅貞：羽丁未父丁各未歲其勿牛。

□□卜，旅貞：羽丁未父丁各未歲其牡在十一月。 金七六

貞□

在官

□申卜，□貞：羽丁父丁各未□王室。 新三二八三

蓋各未以日二未，异常明显，无庸置喙。故郭氏未定為各未，則是。而商氏虽析為禾日利則非。然郭氏所定者，不见于字书，亦不知為何又，今以甲骨文例推校之，乃為莫字无疑。甲骨文

莫歲

其又父己，虫莫彫，王受□？

自丁彫：：又。 新四〇六一

馭焚

其又父己，虫莫彫，王受又？

庚：：冬 粹三一七

虫莫彫。

虫：：日 新四二一四 续存一九三七

貞：虫莫彫？ 佚二七九

莫歲如：

卜，且丁莫歲，二牢，王受□？ 粹二六四

□卯卜，且丁莫歲，二牢？ 粹二六五

二牢，王受又？

莫歲，三牢，王受又？

五牢，王受又？

□又莫歲。 珠六二七

莫歲，乙庚王受囙？
粹三九四

莫歲，王受囙？
新四三〇〇

貞于且丁，莫□唐。

既·
甲一二八〇

其莫字作𣎵或𣎵，从艸从日，象日落草莽之中。說文：𣎵，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𣎵此从艸，乃艸之省。如甲編二〇三四：

貞：王其每从田

貞：从呂甯其每。

貞：其莫，亡咎？

盖莫从艸作𣎵。

王其·

其𣎵雨？

其莫，不𣎵雨？
粹六九五

莫于日中廼生（往），不雨
粹六八二

郭氏考釋云：𣎵莫乃古暮字在此疑假为幕。𣎵恐非。卜辭：莫于日中廼往𣎵者，曰于日中至莫廼往𣎵之倒句也。

莫：：不

王其抗入，不𣎵雨。

王夕入于止（此）不雨。

粹六九七

莫作𣎵，正是𣎵之簡省

虫今夕

于明日莫。
續六·二一七

莫作𣎵正是𣎵之省。然莫亦有从艸作𣎵者，如續存一九三八：

其𣎵。

盖象夕阳西下，日落林中，薄暮之时也。粹編一二七三：

癸丑卜易日

己卯卜，臣侯于米（莫）一至。

考釋：𣎵誤釋为來月。

己丑卜，召方來告于父丁。

京都大学所藏甲骨B二三九一

貝塚茂樹將木，皆釋为「木夕」。

己丑貞：于夢酉。B二五二〇。

貝塚茂樹將木釋为「林夕」。郭氏將木釋为來月貝塚茂樹釋为木夕並非。經严一萍先生訂正为莫，洋見中国文字第三册释木，不再贅述。唯有一例可补征诸信也。漸三九七四

癸亥卜，彘酉，又大乙。

甲子卜，又大乙。

甲子，又于目上甲。

丁巳卜，于夢酉。

丁巳卜，于夢酉，又。

丁巳卜，于夢酉，又。

丁巳卜，于夢酉，又。

夕酉与莫酉对文。卜辞夕酉之例如：

于翊夕酉。粹四三五

于翊夕酉。

于翊夕酉。

乙酉卜，貞：果乙未酉，于且乙，十二月。

丙申卜，貞：告今丙申夕酉，巳一報，于口（枋）十二月。

乙卯卜，貞：今日王至于臺夕酉，子央出于父乙。十二月。獸骨文字二二二

夕酉与莫酉之别，在平时时间之早晚，莫者桂馥说云又必云：日纂要日将落日薄暮。夕者夜也。

诗经小雅雨无正：日三事大夫，莫有夙夜；邦君诸侯，莫有朝夕。朝夕，朝一夕也。就夙夜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莫有朝夕，朝一夕也。就夙夜也。甲文有卜夕之辞，左

师虢堂云：余疑其用于殷王游在外时，卜旬之外更益以卜夕，以示戒备。警卫之严密，故曰今

夕亡，或王今夕亡，禍也。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左氏传载陈公子完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辞一中

公西元前六七二一春，陈人杀其公子御冠，陈公子与顯孫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辞一中

比隣殷商，故都豈非卜夕之流风余韻，偶然有所遗存者乎。殷历潜夕潜一夕酉与莫酉犹卜辞莫

比隣殷商，故都豈非卜夕之流风余韻，偶然有所遗存者乎。殷历潜夕潜一夕酉与莫酉犹卜辞莫

歲与夕歲也。夕歲如：

五牢，纁用。

丙午卜，父丁福，夕歲，一牢。

牢，纁用。

戰二三七

郭氏甲骨文字考釋釋歲將夕歲釋為日月歲口蓋誤也。

丙申卜，貞：王室夕歲，亡尤？

明又士一四一三

其又夕歲，虫牛？

癸亥卜，父丁夕歲，二牢？

其三牢，王受又？

兄（祝）虫今丁日酌，足？

□巳卜，且丁召，又夕歲，王受又？

莫歲或作杏歲，如：

□父杏歲，既且□。

考釋將杏釋為木丁然以卜辭：

牛

癸酉卜，杏，虫羊？

虫丙錫用。

父甲一牢？

二牢？

三牢，纁用。

杏，牛。

郭氏考釋將杏來定為杏。

虫杏？

丙子卜，福杏，一牢？

三牢，纁用。

弱秦宗于乙庚？

弱又哉。

丁未卜，其又杏于父丁福一牢？

二牢，纁用。

一牢？

于福，兹用，
癸巳卜，福咎，牢。

牢又一牛？

田，福，又牛。

□□卜，先于父乙，福咎？

于宗昇禾？

□牛，兹用。 佚五六三

丙午卜，福咎，一牢

二牢？

□牢，兹用。 前四一六三

丙：：取福：：虫□

虫夫已，兹用。

癸卯卜，□□咎：：牢

福咎，三牢？ 佚四四、三

己亥卜，咎，勿。

弱勿， 新四三三

于宗，兹用。

□卜：：咎 新四三一四

咎：：父：：

兹用。 新四三三

观之咎当为从木从日，为莫。盖替之省，殆与梦或作杏同例。甲三六二九□父咎歲既且□之咎

歲，与辨二六五□□卯卜，且丁莫歲，二牢□等同。甲五七一□丙子卜，福咎，一牢。□珠六

三五□癸巳卜，福咎，牢□佚五六三□□卜，先于父乙，福咎□前四一六三□丙午卜，福咎

一牢□佚四四一二□福咎，三牢□之□福咎□乃莫福之倒文，如字□一。七□纂福□珠六三七丁

未卜其又咎于父丁福，一牢。□也。释咎为杏，或木下並非。□

莫歲之莫，一作皆或替，一作杏。杏从二禾者，象日在禾中，犹日在林中，与艸中同意。

续存一九三七：

虫草彫

莫作草，从日在艸中，甲骨文从二禾，与林相通者如𣎵字：
貞：𣎵𣎵焚：

重今……丑……河 前一三三一

其楚昇 弱楚昇 后下一一四

金文亦然，唯莫作𣎵，为第二期祖甲卜辞，而作𣎵者为第三期廩辛卜辞，莫𣎵之莫作𣎵者或
𣎵者为第四期武乙卜辞，其字则一，书法各期不同，由此可知文字在殷商甲骨文演变之迹耳。
(中国文字第三卷第十一册一二三七——二四八)

白玉崢

𣎵字，孙海波氏甲骨文编作𣎵形而入于附录(第十五页)，列为难识之
字。……玉崢尝以此意请益于夫子，曰：曰本片重见于京都第八十一版，其片清晰可观，孙海
波氏之摹不误。其字当从𣎵，象二木。从𣎵(月)，今隶作莫，与𣎵字同。又曰：殷
契粹编一二七三版有𣎵字，考释作来月，盖云：「来字当作𣎵，此作𣎵，缺刻二笔，
并非木字」。此字又见京都B二三九一版，字与粹编同；又见于京都B二五二〇版，字作𣎵；
贝塚茂树氏释文皆作「木夕」，未有说解。又京都B二三〇八版有𣎵字，则释「林夕」，
盖谓：林为周名。余谓：即莫字之别体，以此释诸版卜辞，盖皆通顺可读。盖莫为时间之词也。
𣎵字，从𣎵从𣎵，象新月在林中之形，与作𣎵、作𣎵、作𣎵者，取义相同；其所
以作𣎵者，揣其初谊，或取丛林灌木，横直成长之谊欤？然观之于林木实际之状，就其侧面
观之，林木互交又形者，固亦有之。古人造字时之取象，固亦深刻如此也。新月见于林中，
乃薄莫之时也；字当释莫，为莫字之异构。以之释藏龟四二·二版之卜辞，则辞通义顺；其辞
曰：

癸卯卜，殷：于翌莫酹，衣？

又莫字之异构，有作𣎵者，见于南北辅八五版；又有作𣎵者，见于佚九〇一版；
盖乃莫字之鸟书也。又或作𣎵者，见于乙编八五〇二版；或作𣎵者，见于佚七九版；盖皆莫
字之异构也。L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六一四——三六一六页)

陈邦怀 一(屯南)二三八三号：

𣎵出夕入，口𣎵雨。

𣎵字从莫，从鸟。莫即暮之本字。从鸟者，许君所说：「日在西方而鸟栖」，是其义也。
卜辞曰：𣎵出夕入，为对文。然成语曰：朝暮，为对文，曰朝夕，亦为对文。综合观之，暮与夕在
时间上是有区别的。今观卜辞先言暮出，后言夕入，其有先后之分，极为明显。说文解字艸部
曰：暮，日且冥也。日且冥，谓日将冥为暮。又，夕部：曰夕，莫也。夕义为暮，谓日已冥

考古所「莫」：有時作𠄎𠄎等形，在卜辭中有時為祭名，如此片；有時是一個表示時間概念的「字」，如本卦一四四三「𠄎𠄎」與「夕𠄎」相對，當為暮（莫）省。卜（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六頁至八三七頁）

莫多作莫或莫，皆為省形。𠂔（小屯南地甲骨九四七頁）

考古所
 𠄎：當為墓之省體，即墓。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九二頁

姚孝遂
肖丁

陈梦家综述 230 谓 曰暮 曰朝 莫相对，朝在天明以后，莫与昏相当。卜辞 曰暮 曰朝 西字有如下诸形：

其莫亡也
其莫亡我
咎：不：：
于朔日咎
戊三牢王受又
戊乙庚王受：：
且丁咎戊二牢王受：：
重卓酌

存粹粹供續粹序甲
1.1937 263 394 79 621.7 697 1.370 2034

1345

鄭孫海波

萌有 此為 在天
為露 字是 天
朝，不。郭
耳以 將羅 是沫
。々 為說 朝若

唐蘭

尚本一从丫丫者
為非矣。△
酉，△其另
△唯周公于
俾鼎。△其
若果實鼎，
『卜辭有』
之譌，舟者
皆从月，與
誤从月△
日月同見於
說之也。月
夕，而獨為
以為本潮沙
不能為川澮
隸矣。萌字
非萌，則其

「在甲骨文字中所見之朝字，均為从月之朝，如然則尚未見有其它形

体，但古金文字其形体甚多，却未见有从月之朝字，诚怪事也！古金文朝字均从木形，余以为从木之朝非从甲骨文中之此三朝（朝、朝、朝）字直接演变而来，疑甲骨文或有从木之朝，因至今尚未发现，是以令人煞费神思。彦堂师谓：「地理环境影响文字是很自然的。」（中国文字的起源）此三从月之朝字，定是先民於平野之上见日出於草中，残月在天之情景下所创造之，至於从水之朝是古人於河边或舟上见日出於草间而创造之，故加河川之边旁孟鼎朝其边旁表水之三点而后人予以连成三横画，如「月」则变成舟之形状，此一洴变，致令后世小篆，乃至隶书均从舟旁故许氏渭：「从舟声」汉隶则写作朝朝等形但「舟」朝「双声，可以借作声符，如诗周南：「朝如朝飢」传云：「朝，朝也。」（中国文字第二卷第七册七五〇—七五

按：甲骨文「朝」之「朝」，其形體差異較大，導致諸多誤解，有必要重新加以認識。甲骨文早期「朝」字作「𠂔」或「𠂔」，舊均釋「明」。然據其辭例，當釋為「朝」。不得釋作「明」。

「丙申卜，般貞，來乙巳酹下乙？王固曰，酹。惟有祟，其有饗。乙巳卯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澍卯雉星。」

「……允有饗，田有……云……農亦有饗，有出虹自北……子河，在十二月。」

合集一一四九七正

「王固曰，其夕雨。祝，_田：允雨。」
「丙申卜，翌丁酉彫伐，_反日。旧霍，大食日_改。一月」
「_田與_田無別。多與_田風_レ，_田雨_レ，_田霧_レ，_田反_レ連言，且與_田夕_レ，_田大食_レ，_田反_レ等相對，乃表示時間概念。當讀作_田朝_レ。刻辭類纂四四〇頁循舊說，釋作_田明_レ，誤，應予訂正。

「貞，旬亡咎，在朝。」

合集	合集
三	二
三	三
一	一
三	四
〇	八

西周青銅器銘文「朝」字作朝、朝、朝、朝諸形。其作朝形者，與甲骨文田之形體相承襲。三體石經古文則从水作「淖」，說文「淖，旦也，从艸舟聲」，从「艸」顯然形體之譌變。「朝」字形體雖累經變易，但始終保持「旦」這一基本概念而不變。引伸之則為「朝會」，「朝」字為「廟」義俱相同。

或釋甲骨文「朝」為「萌」，形義皆不可通，不可據。
王玉哲已釋「朝」為「朝」，說見1436「春」字條引錄。

139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396



按：合集二一七二二辭云：「丁丑卜，呼妣于𠄎休。」

為地名。

1397



按：合集三一六六七辭云：「戊申祝，王其𠄎。」

為祭名。

1398

𠄎



按：字从「大」从「丰」，辭殘，其義不詳。

1399

𠄎



按：字从「丰」从「子」，合集一二五一辭云：「癸卯卜，史貞，來辛……𠄎于河……母王。」

為祭名。

木此声，此上古在支部，柴也是上古支部字。柴不见于甲文……正字通：曰按柴字本作柴，后人回祭天改从示。柴字的本又为燃木以祭，是很明白的。尚书尧典：曰至于岱宗柴。说文引作柴。马注：曰柴，祭时和柴加牲其上而燔之。礼记大传：曰柴于上帝。郑注：曰柴告天地及先祖也。这些都用上边几条卜辞大侔符合。当然，后代所谓柴祭同商代所谓木祭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后代的柴祭是从商代的木祭发展来的则没有疑义。正象孔子说的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曰（论语为政）（殷人火祭说，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五六至二五七页）

丁驩

「木为祭法：

庚戌卜彘木于西田一豕一脯，彘三豕三羊脯二，卯一牛脯一。（库一九八七）

（此辞木与彘分别为二祭法，点二字。）

贞木于帝好，于父乙。（存下二一〇）

癸酉卜木于父丁卅牛。（南明六一九）

戊寅卜木百豕卯牛于妣……（金六五七）

戊寅卜木于且己。丙子卜木田父丁。（存上一四五八）

……且己、父丁同版，当是武乙称康丁及其祖祖己，或帝乙称文武丁及其祖己也。故此辞之时代，如非四期，便是五期。故知木字在武丁以后，虽至五期仍有用之者，非全部以彘字代也。木祭当有别于彘，但不知分别何在也。许（进雄）氏云彘祭对象为天神兼及人神。但木祭对象似只见于人神而已。彘祭求雨者为多，人神或为木祭之专用者也。L（说木杏束（木木口束）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三册三五五——三五六一页）

饒宗頤

「卜辞」王：狩木。一（见明羲士二九）按木地未详。河南光山縣南有木陵山，

六朝時置木楼成，疑其他古有「木」名，殷王田狩可能至此。他群云：曰戊辰，王卜貞：田木，往來無咎。一（道宝游九〇）又有木方，为：曰壬午貞：祭木，太令木方止……一（屯甲六〇〇）又稱自木，曰在自木卜。一（南北防二、一六一）及伯木，曰辛……貞：又隻，在白木……一（洪适一九五）知木盖伯木封地。卜人之木疑與木地有關。一（通考八五六葉）

考古所

「木：在此片为祭名。L（小屯南地甲骨九一八页）

考古所

「木月：殆月名，但不知为何月。L（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九页）

莫暮 𣎵

饒宗頤說參 𣎵字条下。

按：說文：𣎵，木，冒也，冒地而生也。東方之行。从艸，下象其根。王筠說文釋例云：𣎵，木下云从艸，非也。必从其義，乃可云从。𣎵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从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一象幹，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卜辭木為地名：

「：，田木，往來亡（世）」

「丁卯王卜，才木貞：。」

又「木」與「來」易相混：

「丙子卜，丁丑木：」（子）父丁；

戊寅卜，木子且己」

「辛卯卜，木子且」

「癸酉卜，木子父丁廿牛」

「庚戌卜，爭貞，木子西圖一犬一青，來四豕四羊青二，卯十牛青一」

存一·一四五八

佚三三七

南明六一九

庫一九八七

後下三九·一六

存二·七六三

撫續六〇

商承祚供三三七考釋據同版有「來子」之辭，釋「木」為「來」是正確的。卜辭多有異字同形的現象，這是文字在其早期階段的不規範性的現象。

又卜辭「𣎵」字累見，當釋作「暮」：

「癸酉卜，𣎵蜚羊」

「丁丑卜，其又𣎵于父甲；

「丁丑卜，父甲𣎵牢」

「且丁𣎵𣎵三貞」

甲三六二九為習契，疑有敎文。且以「又𣎵于父甲」例之，讀作「木丁」不可解。李孝定釋讀

供五六三亦有誤。蓋沿商承祚之說，先「下一字不清晰，斷非「子」字；「𣎵」上一字亦不清晰，然斷非「父」乙「之合文。其右所从為「𣎵」，豎畫特長，「父」字不得如此作。

至於「𣎵」或釋「𣎵」，或釋「𣎵」，均不可信。金仲愷以為从「木」从「日」，釋作「暮」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屈万里 「木丁乃廩辛康丁之诸父也。」（甲编考释五九一片）

李孝定 「卜辭屢見杏字，舊均釋杏。見王襄類纂第二八葉上郭沫若謂「从未从口與圖同」。見甲解釋作繼於梓考又直書作杏，無說。葉玉森謂「釋杏釋圖並未信」。見前釋四卷二十葉屈翼鵬曰「木丁類纂釋杏，諸家多从之。然以三六二九片證之當作木丁，乃廩辛康丁之诸父也。見甲解八九葉五七一一片粹文通考諸辭，屈說良信。辭云「丙午卜賓木丁一牢」，六三、四、丁未卜其又木丁于父丁黃日，六、六、口口卜先于父乙賓木丁日，六、五、可證也。是木字左卜辭或又為人名。」

賈平 「我們認為，杏不是木丁，更不是廩辛、康丁之诸父，此字仍应按類纂定作杏。在卜辭中用作祭名，原因如下：

①此字之寫法大多數作杏，但也有作杏和杏的。如：字一、一九〇：「丙寅卜：且丁賓杏又杏？」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發現的第九九号灰坑中的第十三号卜骨：「日己丑卜：明日庚，佳日其又杏于父甲？」在甲骨文中，口与日作字的偏旁时，常見到互相通用的例子。如：日啓日字，可写作最、啓，也可写作最；日明日字，可写作明和明。而作为祖先名或干支的日丁日字都作口、口，不見写作日的。可見杏字木下之口，不應釋丁，此字不是木丁。

②存二、七六三：「丁丑卜：其又杏于父甲？」辭例与南明六〇七其又岁于父甲，寅字？日从一八一六日戊辰卜：其又岁于父戊？是相似的。杏字的作用近似岁字，應釋为祭名比较恰当，若释作木丁则辭义不通。」（读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二〇九页）

考古所 「杏：祭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四六页）

考古所 「杏：与杏当为一字。」（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七页）

丁騷 「杏字从木从丁。其从口者，李孝定集释（一九三九页）谓是人名，即日帚杏……三屯四（林二、一八、一）是也。杏字为祭名之辞」

丁未卜其又杏于父丁漏一牢。（遺六三七）

于父甲杏物牛。（存下七六二）

丁丑卜其又杏于父甲，丁丑卜父甲杏牢。（存下七六三）

丙戌卜父丁杏牢茲用，丙戌卜父丁杏以小丁。（邲三、四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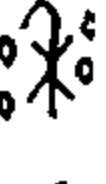
凡此杏皆是祭名之辞。……辞乃一二，或二三，或三四两期之辞也。

故

𣎵

有谓杏字，实为木丁二字。遂以木丁为人名。如杏果为木丁二字，则上曰丙戌卜一辞，为曰父丁，木丁，牢兹用。亦可在木处断句，成曰父丁木。丁牢兹用。卜辞曰丁牢一辞，见于五期之辞，有曰康且丁丁其牢，曰武且乙丁其牢。故丁牢乃五期之用法，上为三期辞，时代不同，故知杏仍是一字，非木丁二字也。……人名戾故，见于并及扶之辞。当是——二期时之人。故此杏字在一期至二期辞皆有之。戾故或应读戾故，或戾故。为木字加口之繁文，即原字也。

……释杏为柴为杳于诸辞更通顺，……辞例如：

丙辰卜其繁，于高。丙辰卜于宗弘高杏兹用。（字二·一〇六）

（按：禾字特别）

丙寅卜滂杏弘三牢。（人二·三一五）

丙子卜滂杏一牢。（甲五·七一）

丙寅卜且丁滂杏又。……（字一·一九〇）

……曰杏幾牢，当是曰杳幾牢，曰杏又杳，当是曰杳又杳，……（说木杏束）

（束）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三册三五二〇页）

王鐸 「杏為祭名，是杳的異体字。杏上从木，下从口。口在這里指地。甲文有昌字，

于省吾先生释旦，謂象日出地平綫上；舍字甲文作舍，徐中舒老師說上令象柱撐之傘式屋頂，下口象台地（漢河漢流域穴居遺俗考）。杏下从地，正象為壇以祭。……卜辞又有替字，前人

多不释。疑替為杏之繁文，皆則替之異构，這兩個字也用為祭名，當是柴祭一类。（殷人火

祭說 古文字研究說文集二五八頁）

按：當从金祥恆釋「替」說見「替」字條及「木」字條下。

纂釋總集及刻辭類纂均誤讀作「木丁」今正。

丁驥說參「𣎵」字條下。

按：合集一〇五五九辭云：

一字。馨善音自一三四五等形演變至為顯著。少與春為雙聲，在范與春為同音。其形上皆二六兩形演變。在范中一橫畫則又為木枝下垂之形所演變，其演變之艸艸木初生。在范艸生之難。范則木始生貌。猶皆保持幾分春色。由此可知文字演化之複雜與誤狀態中，仍有其相當之系統可于流傳之形體中求得其迹。一前釋一卷一二七葉至一二九葉。

董作賓「清于邑說」善字與君字同例，證明善字上丰所以為木形，深合于卜辭且為繁體春字的最好注脚。錄其說于下。艸部善从艸从日，艸春日生也，屯聲。按此篆蓋體變，當作善，上从艸即最字也。最部最之福文作善，實即君字，而石鼓文篆字作善，則最之當作善。王筠句讀曰从口此聲是也。最之當作善此明徵矣。說文篆書徐灝引戴侗說也以為最是象木而三其枝，其說曰。此象木而三其枝，語為三又。古鐘鼎文作善，福文作善，乃善之譌。若从艸从右則又自福而譌也。說大解字注箋說文。最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最木也象形。所謂象形必是象搏桑最木之形，于戴兩象之說甚是。由此更可可知春字所以為木實即最木也，就是桑木。春字从桑从日，意是桑抽柔條之日也，就是說可以採桑之日。這裡還有三個證據，一文證，金文最字，卜辭桑字皆類似春字所從，試比較于次：最與師最敵此毛公鼎此五鼎桑葉機上米滿一，米滿一，春字从最，皆同。上金文借最為若，卜辭中則若另是一字。卜辭中桑字从日，桑貞曰：「在桑。」日田桑，皆地名。商有桑林，相傳是成湯祈禱旱災之所，觀上所舉，可見最音同弱，表示桑枝柔弱之義。卜辭桑字與金文最字全同，春字所以即為桑字，不過更象其嫩條初生阿難無力之狀而已。二物證，桑之為木枝條柔弱且為春日常見之物，採桑詩歌即可為證。茲錄見于詩經者四則：「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豳風七月。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同上。范彼桑柔，其下候旬，將采其劉。」大雅桑柔。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小雅隰桑所謂柔桑，條桑，桑柔，阿難皆可見桑之為物。枝條柔弱之狀與春字所以之形正合，不然別的樹木如松柏桐梓之類雖春日也有嫩枝新條，但決非此形狀了。三事證，蠶桑的發明相傳始於黃帝與仰韶文化同時，這話雖荒誕，但至少五高代早有了蠶桑事業那是無疑義的。新石器時代的西陰村與仰韶文化同時，在商以前已有半個佳造人工割裂的繭殼。詳李濟所著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二葉甲骨文中有以系之字及帛巾等物，又有蠶祇之祀，惟上二三葉能示三葉之文，桑字之出現更是不用說了。古代農桑耕織並重，蠶桑事業早已盛行于商代，故特借此最有用的桑木為春日樹木之代表因以造為春字。一卜辭中所見的殷曆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

商承祚「卜辭屢見」豈豈，豈省作果，桑釋春。篇，桑釋蟬，謂以蟬鳴夏，蟬亦夏之別構。葉字从日在禾中，當即秋之初文。又有門門，象枝垂葉落或條一二枯葉碩果之形，望

而知為冬。劉沈二書，據碑四葉，自見金文。春夏秋三字所釋未當，且日字于各體書中決無作口形者。董彥堂先生于所著卜辭中所見殷曆亦主葉氏春夏秋冬之說。然前一四六四，丙戌卜，今以方其大出，五月。五月為春，于殷曆不可能。董氏知之，乃說曰：「這似是左五月追敘本年春季的事。」若見董微之。口口卜，咎，貞今王以早乘伐下，受出祐，十一月。征伐二六，則何以置詞耶？東天氏世微先生據五月條及後上二九，十，丁巳卜，今東方其大出，三月。後上三一，六，丁酉卜，咎，貞今王以早乘伐下，受出祐，三月。前四，五三，四，乙未卜，貞泰在龍圍省，受出年，二月。遂謂殷人以三月至五月為春，六月至八月為夏，九月至十一月為秋，十二月至二月為冬。殷商制度考中央大學半月刊二卷四葉第十九葉而前五，二五，一之筮，同版有四月五月之文，前五，二二，三，筮為十月又二，即十又二月，甲二，十八，二，筮為七月，據此數則，不但末次單詞孤證不能成立，即葉董二家亦難為之說矣。且葉氏所舉之夏秋，與今字連文極少。冬則決無于紀時，尤難證明。再推四字之紀月，則一月至十一月可稱冬，四月至十二月可稱夏，一月至十二月又可稱春，東字雖無月可證，若以上三例言之，當亦無定時，則冬夏春秋皆可用，決非以後世將一歲分為四季，每季三月也。且冬字見最多，約五十以外，筮約二十餘，東不及十，自不及五。若四字為紀時，則春事不應如是之多，冬事不應如是之少。自乃終之本字，金文需終皆如此作，無用為四時之冬。春夏秋冬之稱，金文亦未見，其名殆始于春秋之世。且字皆从日，尤為紀時之證。如春本當作𡗗，于說文職墨說，小篆將𡗗移于上，為𡗗，將𡗗抑于下，而增一，以為从艸聲，遂受作𡗗。魏三字石經古文作𡗗，即𡗗之省。夏，古鉢夏庚辰作𡗗，石經有受作是。秋，鉢千秋作𡗗。冬，石經作𡗗，說文之古文作𡗗。既皆从日，則由歲時發生為無疑，四時之名既立，故書有春秋之稱，鉢有千秋之文，此其明證也。春夏秋冬于卜辭雖能通其讀，而不能通其理；通其一二，而不能通其三四也。一佚存五至六葉）

郭沫若 「右三例皆字，葉玉森釋春，今按釋春於辭例頗合，如第三四片辭末繫有三月，尤覺相宜。然謂「从日即从日」則非也。殷周古文日字及从日之字至多，絕無以是作者。說為象盆中艸木欣，向榮之形，較覺妥善。小篆及石經古文从日，蓋後來之譌變也。唯可疑者，金文無紀時之例，春字及从春之字均未見。殷時曆法已有四季之分，則此紀時之例之中斷，苦難說明；故當是是否即春，高當存疑也。」（卜通十三葉）

唐蘭 「右屯字，卜辭習見。如：「丙戌卜，今屯方其大出五月。」（鐵一五，一，二）「戊寅卜，今屯方其出。」（鐵一八四，三）「口丑卜，于屯彫。」（鐵一八二，二）「甲寅卜，今屯。」（鐵七，二）「屯。」（鐵一八四，三）「屯。」（鐵一八二，二）「丁巳卜，今屯方。」（鐵七，二）「屯。」（鐵一八四，三）「屯。」（鐵一八二，二）

其大出。四月。一機上二十九。一。口亥卜，今屯方其大出。一。福三。一。戊午口來屯口甲口。一。陳
七。六。字形均略同。孫治讓釋禾，一。舉例下十二。一。非是。卜辭禾字作禾，與此迥異。葉
玉森釋春，一。陶沈。一。董作賓承其說，一。卜辭中所見之殷曆。一。按葉氏釋字往，馮其妄測，此釋雖
近似，亦不甚確也。此作山形者，實即屯字，金文屯字多作屯，或變作屯，考文字增繁之例，
於垂筆恒增一點，點恒引為畫，此一變為十，一詳傳論下四六。則屯之一字，其演
變當如下：山——山——山——屯。魏石經春字古文作山，其所以屯旁，亦正相近也。說文：「屯難
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艸貫一，一，地也，尾曲。」湯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按許說多誤。山既為艸，詎能生於地下，况更尾曲？蓋許氏不知屯之工畫，僅為增繁，由尾僅
為篆勢耳。且屯字本非从山，卜辭或作山形，允可證。余謂屯本作山，若山者，實象花形，說文
艸古文作艸，小徐以為从丑，昔儒紛議之，不知作艸仍是从屯也。山字變為艸，正猶由米
字變為麥耳。說文花或為樛，顏注急就屬樛字或作種，蓋說文無樛字，花即樛字也。中山經：「
成侯之山，其上多樛木。」注：「似樛，材中車輪。」按樛乃今之臭椿，樛本作樛者，當即今之
香椿也。山字正象樛木枝條虬曲之狀，作山則並象其根矣。然則屯字本象花形，後世誤析為屯
花二字，屯字遂漸失其本義矣。以卜辭之辭例攷之，曰「今屯」，曰「來屯」，皆紀事之辭。蓋段
借為音若替也。卜辭紀時，以「與」為最繁，余既考知「與」為「龜」字，段為秋，則「與」之當讀屯，假
為音，更得一重要之旁證矣。薛氏歎識卷一有所謂商鐘者四，其三同銘，「若庚考為越王器是也」，
有替字作替，而第四銘之春吉，則作屯字，蓋亦假屯為替也。春夏秋冬，本俱假借，後世增以
日旁，故屯字為音，從日屯聲也。更進而為替字，從艸替聲也。為替字，一即春。一。从艸替聲也。
葉氏謂「屯本非聲」，董氏謂「春字所从之木，實即最木，也就是桑木。胥失之矣。卜辭假屯為
春，雖是紀時，然非後世四時之春。其云「今屯」，「來屯」，「正猶」今年。一。來年。一。與「今茲」
「來茲」耳。後文之「今龜」，「秋」，「來龜」，「秋」亦同。今世猶以「千春」，「千秋」，「代千年」
猶上古之遺意也。四時之分後起，春秋二名，而又益之以夏冬，於是春秋之古意晦。近人以四
時說殷制，宜其杆格而不能通也。一。文字記一至三葉。一。
唐又曰「屯」，「山」字，孫治讓釋和，非是。葉玉森釋春，謂「口即日，謬甚。卜辭之口，可
釋為口，如「鳴」，「名」等字所从是也。又可釋為山，「山盧」，「魯」等字所从是也。二字相混，
此所以當是山盧之口，而屯為聲也。替字，書所無，其本義不可詳。卜辭云「今替」，「來替」，
與屯字同，蓋亦段借為替字也。一。文字記三至五葉。一。

于省吾 卜辭山字習見，亦作山，山等形。葉玉森釋春，謂象方春之木，枝條抽發，
阿難無力之狀。董作賓從葉說，謂春字所从之木，實即最木。唐蘭釋山為屯。按卜辭有替字。

米與木形不相涉。研究古文字，其形音義三者，必無一不符，方可徵信。而三者之中，尤須先定其形。形之似識，以準確，則音讀與詞義，迎刃而解矣。米象木形，上象其枝條，視而可識，了無可疑者也。而卜辭木字從無此作者，是雖象木形，其非本字，自不待言。此字之特徵，即上部作枝條，言曲形。按古文字木形之各部分，辨別明晰。然則米字果象木之何部乎？曰此當象木條形，即條之古文也。說文條从木攸聲。米本為象形字，尊演已久，加攸為聲符，遂成條字。蓋由象形文演變為形聲字，乃文字遞衍常例，不煩贅言。米字或省作𣎵形，但象其條下部與木混，故省下而不省上也。或作𣎵，下从口。口於古文字中多象器皿形，郭沫若謂象盆中艸木狀，向榮之形，是也。卜辭𣎵字有𣎵𣎵三形，或从才聲，或从之聲，或从𣎵聲，形不相混。𣎵即條字也。條，蕭部。條从攸聲。攸，幽部。蕭幽通諧。才之隸之部。之幽二部音最相近，故多互通。是𣎵形為條之初文，不獨條字本字已湮者可知，即以條之字，亦因此而得互證矣。凡卜辭言「今條」，「來條」，即今秋來秋也。論語微子：「以杖荷篠。」釋文：「篠又作筱。」按說文：「筱亦作𣎵。」書禹貢：「璫琨篠簞。」說文條作筱，是又省去木條之形，而但存其聲矣。詩終南：「有條有梅。」說文：「條小枝也。」抽條也。朱駿聲於條字下云：「條段借為楸。」於抽字下云：「爾雅釋木：『楸條。』條非條枝也。條，亦非條梅也。條，條梅也。條即楸，抽條之條即由，方音不同，別其字耳。」按詩終南：「有條有梅。」傳：「條，楸也。條，楸也。今山楸也。」爾雅釋木：「楸山楸。」郭注：「今之山楸。」又按條與兆之字古每音近相借。詩七月：「蠶月條桑。」韓詩條作挑。楚辭王逸九思疾世：「閭閻窈窕。」窈窕即蕭條。廣韻二十九條，窈窕作窈窕。此例習見。漢書律曆志集注引鄭氏：「鹿音條桑之條。」爾雅釋器：「斛謂之𣎵。」釋文：「斛郭云古𣎵字。」方言五：「𣎵，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𣎵。」注：「此亦𣎵聲轉也。」是以兆从秋字亦相通。以上所舉，條既通楸，條又通楸，條又通楸，是條之讀秋，以音近相借言之，已無疑問矣。前一四六四：「丙戌卜，今𣎵方其大出。」五月。簠室殷契徵文征伐二六：「口口卜，曳貞，今𣎵王从星乘伐下，受出又，十一月。如釋𣎵為春，不但於字形不符，且於紀月尤相刺謬。董作賓於前一辭，以為五月追叙本年春事，是不得其解而為揣測之詞耳。故高承祚於殷契佚存考釋舉後一辭駁之。余以為商代紀時，有春秋而無夏冬，唐蘭亦有此說。金文東周以前，未見稱叙四季。薛氏鐘鼎款識有鳥篆鐘，為春秋時器，有「王晉吉日」之語。近代出土陳夏壺，為列國時器，有孟冬之語。余疑尚書大誥「越茲藝」即于今春。今藝今翼日，即今春今望日也。是西周之時，當有春秋之名，特未見於已出土之彝銘耳。然則卜辭稱今昔來昔今秋來秋者，皆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凡事由簡趨繁，乃自然之演進。卜於春而稱秋可也，其辭尾紀月，由一月至六月，均無不合。卜於秋而非春，其辭尾紀月，不得在七月以前也。故前編所載，稱今條而未署五月者，春時預卜秋事也。徵文所載，稱今條而未署十一月者，

十一月距十二月末，時間尚有月餘，猶可與師出征也。卜辭稱今條下多云伐某方，以農事既畢，有暇遠征也。鄭中片羽初集下三二稱「粟雨」，粟即米，上象條形，不限於三也。疑條讀為攸，久也。攸直盤字通，攸雨猶天懷閣十九片辨編七九五片之盤雨也。卜辭有「攸」字，亦作「攸」，係地名。葉玉森釋條，謂即鳴條之條。按葉即釋「攸」為春，又釋「攸」為條，是已不能自完其說。郭沫若謂為蟋蟀，後世以攸聲之條，自非同字，姑存以待考。又按卜辭有「龜」字，象有翼之蟲，郭沫若謂為蟋蟀，待酌。唐蘭謂似龜屬而有兩角，未允。惟唐讀為「獲」，謂即後世秋字，是也。卜辭既假條為秋，又假龜為秋。後下二十四，「今龜」與「方貞」同版，「佚存九九一」有「般貞」及「來龜」之語，條十三，二，有「出貞來王其崇丁」之語，方般係第一期貞人，出條第二期貞人，此外斯例罕見。蓋第一期末年及第二期，當係條龜互作。自第二期以後，無以條為秋者。是卜辭先以條為秋，漸演為條龜互作，後又盡以龜為秋矣。總之，就以上論述，所考知者，「米」字上象木之枝條，為條之初文。渚文作「」，繁文作「」，後世以木攸聲之條，既易「米」形為木，又僧攸字為聲符，由象形變為形聲，乃文字滋演常例。但條之本作「米」，人遂莫之知矣。以時間言，則商代有春秋而無夏冬，言春則該夏，言秋則該冬。春時所卜，辭尾紀月，不應在六月以後，秋時所卜，辭尾紀月，不應在七月以前。撥於條之象形而符，徵於條秋之音借而符，證於辭尾紀月而符，是商代紀時，以條為秋，昭然若揭矣。——（駢枝五葉釋條）

陳夢家「武丁時又有一紀時之字作「」，米字作「」，四形。今釋為世、葉、著、昔。此字唐蘭修改葉玉之說，以為是音字，即春字。于省吾釋條，以為即秋字。我們以前釋載，楊樹達亦有此說。卜辭凡稱「今世」者有三、四、五、十一、十二諸月，所以世似非季名。武丁之世已有「楚」字，與農事有關，此稱「今世」諸辭則多與征伐有關。凡此「世」字似是年歲之義，字象枝葉之形，與枝葉一年之凋，故一世為一年。曲禮下「去國三世」，釋文引盧（植）王（肅）云「世，歲也」；世之訓歲，僅此一見，未足為證。卜辭「今世」來世，究其上下文，似有今時來時之義，呂氏春秋証徒篇「世，時也」要之，「今春」「今秋」「有閏乎農事」，「今世」「今時」則無閏，此是兩者的區別。——（綜述二二七至二二八葉）

楊樹達「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紀年云：『帝祖甲載居殷。』今本紀年云：『祖甲名載。』按卜辭有「」字，旧釋為春，然今「」之貞下記月份有四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者，於事理不合。余據此字或作「」，而「」字或作「」，知「」與「」中當同音，目釋為「載」字，今載即今年，則四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貞文皆可通也。胡厚宣釋其篇引一辭云：「△西，卜，冥貞，子晉不死。」「」皆為「」之繁文，冥為武丁時貞人，辭稱子載，謂武丁之子，正是祖甲也。——（竹書紀年）

楊樹達

「甲骨文有春字，省形作𠂔，繁文作𠂔。葉玉森釋為春。……近日治甲文諸君……大抵遵依其說。然試依其說備考卜辭，有令人懷疑不置者。卜辭言「今春」而下繫以四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者多有之。卜辭以下廿三字係依意節引。考定注按殷人早分一年為十二個月，假使殷人果分一年為春夏秋冬四季，則四月以後若非追溯往事不得言今春。卜辭皆占未來之事，四月以後自不得復占今春之事，其理甚明。中畧然則𠂔究當為何字乎，今欲明此字當先取甲文中他字與此字之形相關涉者。究之甲文才字作𠂔，𠂔害之𠂔作𠂔，𠂔傷之𠂔作𠂔，𠂔中𠂔皆中𠂔，孳生字也。然甲文𠂔字有作𠂔者，說文𠂔本作𠂔，字从才聲。由此推知甲文之𠂔當从𠂔得聲，𠂔字非即吾人所討論𠂔字省形之𠂔乎。如余上來所說字形無也，則𠂔之字音殆非𠂔才不可矣。葉氏謂此字之上多冠以今字，其下一字當紀時，其說是矣。然則此字正確之釋，必一、義為紀時；二、音讀𠂔才。據此搜求則「載」字最為近之。載為紀時之字，今載猶今年、今歲。載从車戔聲，戔从戈才聲，則字音讀𠂔才之條件相合也。一年十二月中之任何一月皆可稱今載，以讀卜辭又毫無礙滯也。前六、四三、四稱「子𠂔」，甲一、八十七稱「子𠂔」，定辭子載與貞人賓同見，知子載當為武丁之子。太平御覽八十三引所書紀年云「帝祖甲載居殷」，知殷王祖甲之名為載，而祖甲實為武丁之子，此又當釋載之確證也。下畧。一詳見耐林廣甲文說十四葉至十六葉又續微居甲文說三十九葉祖甲名載條說與此同。

李孝定

「說文」條小枝也从木攸聲。梁文作上出諸形。諸家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惟

于氏釋條於字形辭例兩皆可通，他家之說多得之於義而形不諧，請略辨之。葉釋者於字形絕遠，下不从日諸家既辨之矣。董先生以葉說，謂春字从桑从日，所舉契文桑字與此字皆不類，其下又非从日，則字非春字可知。唐氏釋𠂔，金文𠂔字多見，其下未有作𠂔形者，即𠂔亦與𠂔形不類。且契文𠂔字作𠂔，于者吾說見第一卷則唐氏釋此為𠂔段為春亦有未安。惟謂卜辭之「今春」猶言「今年」則是也。孫氏釋𠂔，卜辭自有𠂔字作𠂔，其誤可以毋辨。陳夢家釋世與金文世从卅者不同。楊氏釋才讀為載，卜辭才字習見作𠂔，金文同，何以於段為載之才必作𠂔已不可解，且此字多作𠂔，我字亦未見从𠂔作𠂔者，是此字不當釋才可知矣。此字既不當釋才段為載，則祖甲之是否名載於此字之考釋已無關涉，可以不論。于氏釋條，於字形優有可說。條从攸聲，攸秋音近相段，上怡然理順。條之為秋亦猶自酒器之為酋徒遠切許書無自自即酒器之自也也。至卜辭「今秋」「今春」，非如後世四季之名，唐于兩氏之說皆是也。」（集釋一九七二葉）

白玉峰 丁峰按：𣎵字，见于卜辞者，多为纪述时序之义，与𣎵、𣎵、𣎵等形，同见于第一期武丁时之卜辞。至第四期时，或有作𣎵者，但甚为罕见。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八七二页）

李平心 一我以为就形声义三方面考索，𣎵即𣎵字。说文：𣎵，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茎也，古文或以为草字，读若彻𣎵。章太炎文始云：𣎵，𣎵本义与才同，才者艸木之初也。𣎵与才古当同音。𣎵疑即柴之本字，象小木散材。柴属脂部，而柴从此声，此兹古通，柴的象形字中最初当在之部，𣎵字即由𣎵小变而成。

不论如何，𣎵𣎵𣎵古必与𣎵𣎵二字同音，按声义来说，当假为𣎵（卜辞别有𣎵字）。今𣎵今𣎵当读今兹，来𣎵当读来兹。

今兹一词见于诗经、左传、孟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不烦举例。注家多一律释兹为年，不确。在某些地方，今兹确应解为今年，但在另一些地方，今兹训今年就不合。例如小雅正月：日今兹之正，胡然厉矣？日兹郑笺就训此而不训年。我以为兹训为年是后起之义，最初当训时，时本从兹得声，与兹同音。今兹即现时，与见在现在并一声之转。L（甲骨及金石文考释（初稿），李平心史论集一四四至一四五页）

刘 钊 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𣎵𣎵𣎵字与金文𣎵𣎵𣎵字存在着形体近似的关系。试举金文𣎵𣎵𣎵字形体如下：

- A 𣎵 （或者𣎵）
- B 𣎵 （𣎵 簋）
- C 𣎵 （𣎵 钟都字所从）

两字的区别是：卜辞𣎵𣎵𣎵字上部多作弯曲状，而金文者字则不具备这一特征。但上举𣎵𣎵𣎵字中的𣎵、𣎵、𣎵，𣎵式形体，其上部也不作弯曲状，同金文者字形极近，很可能是由甲骨文发展到金文的过渡形态。卜辞中一些作弯笔的字，发展到金文则变成直笔。如卜辞不字作𣎵、𣎵、𣎵、𣎵等形，皆变为直笔。金文者字上部增加了若干装饰点划。这种增加饰笔的现象，在甲骨文发展到金文后的形体中屡见不鲜。如甲骨文易字作𣎵、𣎵、𣎵，金文或作𣎵、𣎵、𣎵；甲骨文每字作𣎵、𣎵、𣎵，金文作𣎵、𣎵、𣎵；甲骨文刺字作𣎵、𣎵、𣎵，金文或作𣎵、𣎵、𣎵；甲骨文𣎵字作𣎵、𣎵、𣎵，金文或作𣎵、𣎵、𣎵；甲骨文𣎵字作𣎵、𣎵、𣎵，金文或作𣎵、𣎵、𣎵。这种由审美意识驱使而在文字的空隙处添加的装饰笔划，祇是为了追求一种字形上的美感，同文字的音义均无任何关系。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见释“昔”为者，比诸家释其为“春”、“秋”、“载”、“世”等字，在形体上更有根据，更能令人信服。其实“昔”字与金文“者”字存在的相似关系，诸家不会没有注意到，祇是由于认定“昔”字必为时间词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阻碍了人们的深入思考。

卜辞“今者”、“来者”中之“者”，我们认为不是时间词，而是系于时间词下的助词。者字作为助词，常接在时间词下，或是凑成音节以便诵读，或为加强状语的作用。试举典籍中的例子如下：

1. 不念昔者，伊余来暨。（诗邶风谷风）
2.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孟子公孙丑上）
3. 今者不乐，逝者其耆。（诗秦风东邻）
4. 今者臣来。（战国策魏策）
5. 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
6. 往者不悔，来者不豫。（礼记儒记）

另外中山王大鼎铭中，者字有如此用法，如：“昔者吴人并雪……”、“昔者虞先考成王……”。以上所列典籍中时代最早的周代作品《诗经》。金文中者字除中山大鼎铭外，都用作数量形容词，还不见有明确用作助词的例子。尚书中的者字似乎也无此种用法。然而这些并不能成为用诗经的语法进行比较的可能性的反证。虽然诗经代表的语言现象距商代已有一段距离，但已往研究的结果表明，卜辞的许多词，包括虚词在内的用法，皆可以在诗经中得到印证。商代的语言现象保留到周代，是不足为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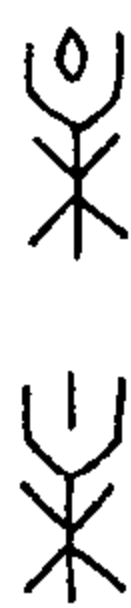
以上诸例中时间词“昔”、“往”、“今”、“来”，分别可译为“过去”、“昔”、“往”、“近”、“现在”和“将来”。其中5、6的“往者”、“来者”可分别今译为“过去的事情”和“以后的事情”。其中的“事情”一词，是按文义补足的，并不包含于句中的“者”字本身。“者”字祇是作为助词存在，并無具体明确的含义。卜辞的“今者”、“来者”，同典籍中的“今者”、“来者”的语法关系应该是相同的，者字也是没有具体含义的助词。

卜辞“今”、“来”为相对的两个时间概念。今字用法广泛，可与“祀”、“岁”、“春”、“秋”、“月”、“日”、“夕”、“干支”组成“今几祀”、“今岁”、“今春”、“今秋”、“今几月”、“今日”、“今夕”、“今干支”等格式。单称“今”字与干支字组合时，其概念是“现在”（现今）和“将来”（以后）。“期限是一句以内和一句以外（一月之内）”。说文“今，是时也”。卜辞“今”字用为本义，来字用为将来义则由往来之义引申。通过以上论证，则前文所举四点反证皆可涣然冰释。可见陈梦家先生推测“今世”、“日来世”（按“世”应为

曰者曰一有今时、来时之又是正确的。(释名，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三〇至二三三页)

白玉琤 参系字条

按：釋「春」，釋「秋」，釋「屯」，釋「載」，釋「才」，釋「茲」均不可據，可以無論。陳夢家釋「世」於形未安，但釋其義為「時」則較為近是。劉釗釋「者」可備一說而已。此字仍有待於進一步之考索。



王襄 「疑主字」 (類纂存疑第六第三十二葉上)

葉玉森 「樓，火在木上，疑即許書藥字。此从一火，乃焱省。惟似非火象，疑與非一字。本群之與為地名。」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二卷三十九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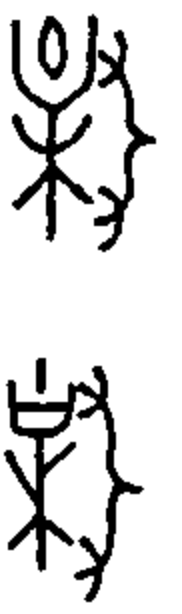
商承祚 「此从木，蓋象燔木為火，殆即主字。」 (殷虛文字類編五卷十一頁上)

商承祚 「說文解字：主，鑑中大主也，主象形，从一，亦聲。此从木蓋象燔木為火，殆即主字。」 (類編五卷十一葉)

陳邦怀 「疑為朱之初字，上从山，或从目，蓋皆為主字之首。从木，主声，當為朱字。」 (朱古音同在四部也)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十五頁下)

李孝定 「說文：主，燈中大主也，从主，象形，从一，亦聲。主即今炷字初文。契文象然木為炷，商說可以。字在卜辭為地名。」 (集釋一七三五葉)

按：釋「主」可備一說。卜辭皆為地名，不足以證明其有「大姓」之義。



姚考遂 肖丁 「書和姚都是商代重要地點之一。其字形亦變化較多：

米一 米一 米一

另外尚有一些較細微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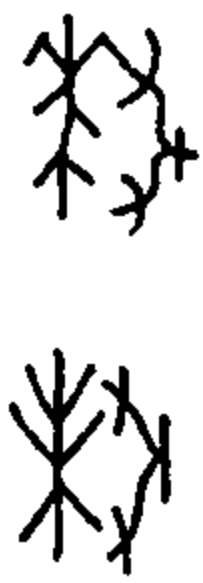
而之特乃米字之未刻全者。不能以為是米字之異體。

根據卜辭的記載，米與宮、榆、書、喪等地都相隣近。而與「囚」見于同版，房首次出現。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七頁）

考古所 「米：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九四頁）

按：此當為米之繁體，卜辭均為地名。



饒宗頤 「米舟他辭之作舟（前編二二六二）之作舟。後編上一五八米字以米

以爰，可釋為援，與援通。一為植援之援，乃集韻凱羅之援。說文：「援，引也。」故援舟即引

舟。一（通考一一三九葉）

考古所 「米：地名，屬沁陽田獵區。」（小屯南地甲骨八八六頁）

姚考遂 肖丁 「米」字早期作米。其地隣近于「徐」，「書」，「害」。『甲子』「遂」

「乙丑」「遂」，相距仅一日路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二頁』

按：刻辭類纂將「米」形混入「米」字，二者形體有別，均為地名，形體有別，應予分別。



羅振玉「象取果於木之形，故从木，果，或省果从木。取果為采，引申而為樵采及凡采擇字。」（殷粹中六十一葉上）

王襄「古采字。」（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商承祚「卜辭有云『大采雨』，陳邦懷先生謂大采當為朝日之禮。案魯語『少采』，即卜辭之小采。古文小少相通，孟鼎少學作小學，叔弓縛小，心小子小臣皆作少，可證。卜辭之小采雨，當為祭雨之禮，至周則有所更矣。」（佚存四十二葉下）

陳邦懷「卜辭言大采者一，文曰：『庚辰口大采』。言采者二，文皆曰『采雨王』。條皆見類纂二十九葉。邦懷案：國語魯語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又云：『少采夕月』。韋注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亦有尊也。虞說曰：『大采，衰職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衰職也。』周禮：『王者指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夕月以秋分，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韋說極是。周禮鄭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纁讀為藻率之藻。』知韋本鄭說也。卜辭所言大采，當為朝日之禮，且知周之六采，因於殷也。卜辭采雨之采當同少采夕月之禮，夕月三采韋說得之。采雨之采，其亦三采也歟？三采者，朱白蒼亦見周禮鄭注。』（小箋二十八葉下至二十九葉上）

郭沫若「大采見國語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卜辭既有日出之祭，則自有大小采之禮。唯大小采之本義未可知。韋昭引虞說曰『大采，衰職也』。又或云『少采，黼衣。』昭自為說，則以藻五采五就為大采，三采為少采。然卜辭大采若采均作動詞用，似舊解均未為得。」（辭考一三六葉上）

董作賓「區分一日之時間，舊派較為完備，茲以武丁及文武丁兩世之卜辭為例。其紀時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間分七段，夜則總稱之曰夕也。……大采小采，亦稱大采日，小采日。其時間，一在大食之前，一在小食之後，

大采略當于朝，小采略當于暮也。卜辭中如「乙卯卜，殷貞：『今日王往于寧？』」之日，大采，雨，王不步。『一』舊譜：『辭一：一武丁時。』『癸酉卜，貞旬，二月。大采日，格雲自北，霰風。茲雨，不延佳好。』『一』舊譜：『辭四：文武丁時。』『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延伐，善日佳啟。』『一』舊譜：『辭六：文武丁時。』『第一例，『日』之『日』以下，乃乙卯以風。已明，啟。壬申，大風自北。』『一』舊譜：『辭六：文武丁時。』『第一例，『日』之『日』以下，乃乙卯以采。左大食之前，是王將出發，已落雨，乃決定不行，否則落雨稍晚，必于途中遭遇之矣。第二例，壬戌卜雨所得兆必為有雨，至小采時果有大雨，故追記稱『允』言『今日』是大雨之時，猶在日間，可知小采為日暮傍晚之時。大采，小采，舊不得其解。國語魯語載公父文伯之母訓文伯語，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每日之行事，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勸，晦而保，無日以怠。』此少采即小采，此『夕』相當於少采及暮，左殷代則以夕為夜也。『一』韋注以五采說大采，三采說少采，又泥于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均未允當。蓋原文固明言天子一日間之行事也。今試就原文作一比較：『一』則可知『大采』相當於朝日，而『少采』相當於夕日；於殷代則為『小采』與『暮』也。大采、小采之時間，於此可以確知。惟其命名之義，或為『朝日』，『夕月』時，五采三采之服章？或為日初出，日將沒時，光采之強弱？今已不可詳矣。』（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四葉下至第五葉下）

孫海波 「大采小采者，乃襲舞時所著之衣也。采古訓衣亦訓帛。詩曹風：『采采衣服，儀禮士冠禮：『將冠者采衣，』注：『未冠者所服，』雜記：『麻不加于采，』注：『元纁之衣，』漢書貨殖傳：『文采千匹，』注：『帛之有色者曰采，』申引之，凡衣服有文飾者皆曰采，必采服而後可以舞神，故余謂大采小采，皆舞服之稱也。』（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七頁）

于省吾 「前四四五四：『大采』。五三六一：『采雨』。王不口（步）：『藏二四二一：『貞，翌庚辰不雨，』日采格云自北西單霤。』七四十一：『采雨』。王不口（步）：『藏二四二一：『貞，翌庚辰不雨，』庚辰翟大采。』八三八：『采各云自』。一〇四三：『之曰大采雨』。王不步。』珠七六六：『

罹口采雨。『佚二七六』：『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按以下辭文理揆之，大采小采與朝日夕月無涉。卜辭出入日之祭，無言大采小采者，陳說誤矣。商謂『小少相通』，鄭謂『舊解均未為得』是也。『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鞞。』注：『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疏：『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左昭二十五年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按『周禮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卜辭有三云、三番云、四云、六云，均謂雲之色也，與經傳言二采、三采、五采、六采可互徵矣。要之，卜辭之『大采小采』，就雲色言之。三色以上，四色、五色、六色謂之大采。其二色、三色者，謂之小采。今言之，則以紀數字識雲之色。以大別言之，則但曰大采或曰小采。卜辭言大小采，或與雷雨連稱，或與罹連稱，『郭沫若謂罹當是冢之古文，見粹考八六』或與各云連稱，『各亦作格，應讀為格，謂來至也』是大采小采就雲色而言，殆無可疑。雖與周制朝日夕月之禮無涉，而言色之多少，以大小采為區分，則周因於殷，其詞原語例，由來尚矣。『駢三第三三葉下解大采小采』

李孝定『說文』：『采，將取也。从木从爪。』又手部：『將，取易也。从手，尋聲。』詩：『采芣苢。』將采其劉。當為將采之本義。將下段注云：『按將與尋二篆義別。尋見受部云：『五指守也。』五指守者，乃用指取木采之穀是也。將則訓取，易而義不同。詩：『薄言將之。』將采其劉，傳曰：『將取也。』此將之本義也。『尋下云：『五指將也。』宋本云：『五指持也。』皆未是。廣韻六術云：『尋持取，今尋未是。』是則許當本作『五指持取也。』五指持而取之於義乃合。段氏說兩字分別，義失之於泥。徐灝說：『注委曰：『尋將本一字相承，增偏旁許以尋从受而將从手，故分屬二部耳。』其說甚允。』是則將字之義亦當以尋之訓五指，尋即段所云：『如用指取木采之穀。』其所取者當為較小之穀粒或較柔之樹葉始便將取，若較大之果實則無由將取之矣。『黎文采字或从采，或擇果或釋葉，以采字訓將取占之，則釋葉是也。』至卜辭之『大采小采』，實與朝日夕月無涉。卜辭別有日出入之祭，實為周禮朝日夕月之所因。至大采小采之辭，未見有與日出入之祭連言者，知二者無涉也。就其辭例觀之，實為紀時之專名，董先生之說，固不可易。至何以名之曰大采，竊謂當以日出入時先采之強弱及雲色變幻之多寡別之，董先生之說，說與于氏之說是也。金文作『采』，趙尊『采』，趙自。『集解』二〇一『二葉』

考古所

『料』：『采之異構，為釋采。采，殷記時之專名（見董作賓『殷虛書契』上）：四

五頁一。然此未注明是「大采」还是「小采」，若是刻辞时有所省略。一（小屯南地甲骨一一四八頁）

白玉崢 「采」，籀頌先生釋采。羅振玉氏曰：「象取果于木之形；或省果从木。取果为采，引申而为樵采，及凡采择字。」（考釋中六一頁）。崢按：字蓋象以手採取木之枝叶之形；准之六书之類例，当为会意。一（契文举例校读十六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二八頁）

按：羅振玉說「采」字之形甚是。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木成華實，人所采取，故从木从爪。」李孝定以為「采」字之形甚是。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木成華實，人所采取，故从木从爪。」李孝定以為「采」字之形甚是。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木成華實，人所采取，故从木从爪。」

之傳：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則以為「木」有文，人所采用。卜辭「大采」，「小采」乃紀時之專門名稱。董作賓謂「大采」略當於朝，「小采」略當於暮。陳夢家以為「即上午八時下午六時前後」綜述二三頁。董氏說有未的，「大采」與「朝」、「暮」為不同之紀時體系。「大采」應相當於「大食」在「旦」之後，「中日」之前；「小采」應相當於「小食」在「晨」之後，「昏」之前。

叔
𠂔

張亞初 「叔」（綜類一八八頁）
「叔」字从木从又，卜辭之又有為因字，故可隶定為「叔」。集韻：「乙六切或尤救切，音郁或宿。」廣韻：「日稍，李也。」卜辭以「日稍」為「日稍」，即李與棠。一（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七頁）

王獻唐 「燭」以直立，譬况孳乳為「封」字，「封」由形容詞亦用為動詞。凡欲植之使立，皆可曰「封」。草木如此，一切器物亦如此。……「封」字初文，為「叔」為「封」，「叔」象手持「燭」，后加豆聲。此「燭」形有从「双」手者，單手執者，可用為「封」，「双」手執者，亦可用為「封」。……「藝」為后起字，說文作「執」，訓種。石鼓文作「執」，从「土」从「楓」，「楓」即「卜」辭之「執」也。卜辭後有「墜」字（前六·一三·二），亦為「執」。

礼了。
……解放前南方许多省份，就有以竹块二枚，掷地视其向背，以定吉凶者。殆枚卜之子遗欤？盖竹块取自竹干，故可名为「枚」也。若果然如此，亦「礼失求野」一例。——枚卜新证，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一五五——一五六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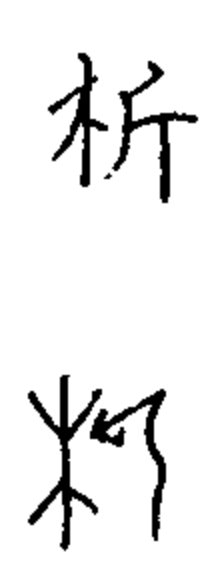
考古所「枚」可能与料为一字，后者郭沫若释枚（粹考一三七页一〇六。片卜辞释文）。（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三页）

按：合集三七六三辞云：「……子王卜……田枚，往……亡……」枚「为地名，它辞均残」枚「亦当为地名」。
合集三二五五「枚舟」不能连续「枚」在此当为人名。然则合集三三六九〇即粹一〇六〇，郭沫若谓「言「之舟」或「保舟」，不可据。至於是否即「枚卜」待考。



孙海波「判」河七二一·地名·「」（甲骨文编二六二页）

按：字不可识，在卜辞均为地名。



孙海波「灯」邲三下·三九·三。疑析字。「」（甲骨文编七五九页）

胡厚宣「廬江劉晦之善齋所藏甲骨文字有一片曰：『東方曰析，鳳（鳳）曰析。』南方曰夾，鳳曰光。西方曰巢，鳳曰龔。□（北）□（方）□（日）□，鳳曰段。牛骨大字，直行下行。郭沫若氏撰殷契粹編未收，當以為偽。但其字體適整，應屬於武丁時期；又文理通達，亦與杜撰拼湊之偽品不同。故余獨疑其不偽，……其後果在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發掘殷墟所得武丁時龜甲文中，發現有下之一片：『貞帝（禘）于東方曰析，鳳曰易。□（貞）□（帝）□』

(于) (日) (南) (方) (日) (夾) (鳳) (日) (光) 貞帝于西方曰葵，鳳口
(日) (東) (卜) (內) (貞) (帝) (于) (北) (方) (日) (鳳) (日)
口。(段) 除于支貞人祭名較前片為多之外，其四方風名，大體相同。金璋所藏甲骨卜辭出書，
其第四七二片武文時之牛骨卜辭言：「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育三。」三稱「東方析」，則余
之所疑有明驗矣。……總之，殷武丁時於四方及四方之風，各有專名，則由此三片可以明白知
之也。此甲骨文之四方名與風名者，亦可於經籍徵之：山海經曰：「東方曰析，來風曰俊，處東
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南方曰因，乎夸風曰平民，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南經：「有
人名曰石夷，來風曰聿，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大荒西經：「北方曰颺，來之風曰狻，是
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大荒東經：「此某方曰某，來風曰某者，實與
甲骨文之四方名及風名相合。大荒東經言：「東方曰析，來風曰俊，破
木也。一曰析也。廣雅：「析，折分也。蓋析折義同，且形上近也。大荒東經言：「來風曰俊，甲
骨文言：「鳳曰易。說文：「易，同力也。以三力。又：「俊，材過千人也。禮運疏引辨名記云：
「十人曰選，信選曰俊。堯典：「克明俊德。鄭注：「俊，德，才兼人者。蓋必同心合力，其材乃
可以兼人。是「易」與「俊」義可相通。……商史論叢初集二冊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

饒宗頤「析者，他辭云：「卯于東方析。」（金璋四七二）「東方曰析。」（拾掇二·一五
八）析為東方區域之總名，奎星之封豕，出見于析之地帶，知析即指析津；後人謂之析木，爾
雅釋天：「析木謂之津，在其斗之間。」析木在寅宮為十二次之一，即所謂 SCORPIO-SAGITTARIUS，衡
之西法十二宮，應左人馬宮（X）之間。析字从木，後人稱為析木，冥宿亦曰天津，離騷所云
「朝發軔于天津兮」是也。晉書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于辰左寅，燕之分
野，屬幽州。」由右辭記有封豕星在析出現，知析木之名殷已有之，即十二次之說所由起也。析
又為地名，左：「庚申卜，王在析卜。」（文錄七二一）亦稱「自析」如：「貞：吊往，在正月，
在自析。」（文錄七三五）皆其例。（通考八五一——八五二葉）

于省吾釋析，參月字名下。

按：甲骨文析字从木从斤與小篆同，以斤分木，即破木之義。卜辭「東方曰析」與堯典同。
山海經則作「折」。陳夢家據胡厚宣之說，關於四方風名有進一步之論述，詳見卜辭綜述五八上
至五九〇頁。卜辭又以「析」為地名。

1414

相

𣎵

見 1393 按：金保恒釋此為「暮」，有此種可能性，但辭殘，不能無疑，當有待於進一步之證明。參

1415

𣎵

𣎵

通

𣎵

李孝定 「从又从木从土，說文所無。疑𣎵之異構。」 (集釋。八六九)

王獻唐 參封字条

1416

困

𣎵

按：「𣎵」字變體甚多，假作「通」與「遠」相對為言。參見 1589 「𣎵」字條，當合併。又刻辭類纂五一頁有「𣎵」字，見於屯七七八，當讀作「王𣎵冒」？冒半，乃「𣎵冒」合文，上為貞辭，下為驗辭。總表誤效，今附論於此。

按：合集三四二三五辭云：「乙酉貞，取河其困于上甲雨」為祭名。

1417

𣎵

𣎵

按：說文：「𣎵，樹究，从木，大聲。詩曰：有𣎵之杜。」卜辭其義不詳。

杞  

孫海波 「杞」，乙八八九五。方國名。L（甲骨文編二五九頁）

杞：

張秉叔 「杞，或作杞，疑是杞之別體，本編圖版陸，六亦有「帚杞來」之語，或作帚

帚杞示十。爭。乙編七一二六）

帚杞示十。又。一。方。乙編下三三。一〇。）

與帚杞應是一人。卜辭又有杞侯焮者，例如：

丁酉卜，殷貞：杞侯焮弗其因凡出疾？（后下三七。五；通七八九）


又有地方名杞者：例如：

丙戌卜，（在）豈貞：令（日）王步于□亡卅？

庚寅卜，在散貞：王步于杞王卅？

壬辰卜，在杞貞：今日王步于角亡卅？L（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九三頁）

按：卜辭杞字與金文、小篆合。用為地名。

柳 

王襄 「古柳字。散盤柳亦作柳。L（續纂六卷二十八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一葉上收此作柳，無說。

季孝定 「說文」柳小楊也。从木耶聲。耶古文酉。酉與古文酉字，形迥不相侔，而與古文篆文之卯反近，疑實从卯也。金說可以。金文作柳，散盤石鼓文作柳，並與此同。L（集釋一九四三葉）

按：說文：柳，小楊也。从木，耶聲。太平御覽、初學記皆引作「卯聲」。散盤作柳，石鼓

文作柳，與卜辭同。王襄釋「柳」可從。卜辭為地名。

1420



按：合集五八五正辭云：「丁巳卜，歲多雨于杞。」為地名。

1421

杞



羅振玉「說文解字」：「杞，枸杞也。从木，己聲。」文从木旁己，杞伯啟作杞，从己在木下，與此同。一殷粹中三十五葉下。

王襄「古杞字」或从木省。一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上。

商承祚「杞」从木从己，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有杞字，……今以查字觀之，說文一書為後世傳抄，謬脫之字不知凡幾，而由甲骨文中可增補校正之者，固在，皆是也。查，地名。一佚存六一葉下。

陳邦懷「此字从木，从己，當是杞字。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有杞字，音里，或體作裡。莫先生友芝箋異云：「集韻止部象齒切，杞裡杞杞同字，引說文同小徐，疑其所見本有杞重文，唐本與二徐各失其一，詳里象齒即今讀杞杞之音，杞則杞之俗，杞裡杞之俗也。自唐人經典相承用杞，五經文字遂無杞字，僅存二徐說文，廣韻又收杞失杞，而杞杞並正字，無有能識之者矣。」卜辭杞字，苟非唐寫說文，將無由識為何字；苟非莫先生考訂，抑且疑為謬文。惜卜辭晚出，不令莫先生見之也。」一小學十六葉下。

李孝定「說文」：「杞，枸杞也。从木，己聲。」此與篆文同。孫氏文編金匱文編六卷一葉杞下並收作杞形者一文，从了乃杞字，見下。又陳邦福引通室類纂八篇三十九葉下考字條下所引

替 𣎵

云：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此因詩言平林，故解為林木之在平地者。若但曰林，則何必於平地乎？且毛意正謂木在山為林，觀擊鼓篇傳曰：山木曰林，則毛意曉然可見。然林亦無必於山之義。毛主山，許鄭主平地，要皆一偏之說也。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曰：木叢生曰林，不必言山，亦不必言平地矣。

卜辭「林」為地名及方國名。上引洪五一八為著名之宰丰骨雕刻辭，集釋失收，不知何故。合集亦失收。

康 𣎵

按：合集四三一八辭云：「癸未卜，王替允來卽。」為人名。

孫海波

「𣎵」，前二·四·一，从林从庚。地名。L（甲骨文編二六八頁）

按：合集三六八一九辭云：

「癸卯王卜貞，旬亡眚，在康。」

為地名。

楚 𣎵

孫海波

「𣎵」，粹一三一五。地名。L（甲骨文編二六七頁）

郭沫若「楚殆即楚字之異，疑即楚丘。（在河南滑縣者）三門當即砥柱。南單當即鹿臺。」（粹考十五葉下七三片粹文）

桧

木

「手舞于臺；子車舞」
「虐霽二田喪、孟又大兩」
「王其乎戊霽孟又兩」
郭沫若以「舞楚」為「舞胥」，非是。

桧 九八〇八一
一六八五

利海波

「桧，甲六五三。从林从白。說文所无。地名。」（甲骨文編二六八頁）

屈萬里釋卜辭「東替眉田，亡戎？吉。」（甲編六五三）云：「桧，又見粹編九八五片（即滅齋二九三片）。與一七六三之替，當為一字。疑即淮南子倣真篇之琳字。於此乃地名。」（甲編考釋一〇三葉）

按：字當隸作「替」，在卜辭為地名。

桧

木

木

木

饒宗頤

「桧即散，地名。」（通考一一三六葉）

屈萬里

「隸定之當作桧。按：古文四聲韻散字作𣎵，云出石經。則本辭之𣎵，蓋散字也。」（甲釋一三六〇片）

李孝定

「說文：桧，分離也。从支从林。林，分枝之意也。又佳部：散，繳散也。从佳，桧聲。一曰：飛也。」

於林中，歐鳥飛桧也。為其不誼，引申之則為分離。篆體謂林為桧，而桧遂入林部。桧與麻同从二求，求訓分，桧為皮，桧猶勉有分桧之意，然字从支無義，从支从林無由有分離之義。蓋字本从支从林作桧，而桧則散之省文，字乃由林中歐鳥取義也。（集釋二四二三葉）

「朝」字有「朝」写法（同上二〇頁，文編釋此字为「萌」不确）可证，木」在用作表意偏旁时

可以省作「木」。所以释「檄」为「木」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于先生在上引论文里，相信说文的说法，以分散为「散」字本义，却有问题。从字形

上看，「散」跟「芟」同意，本义应该是芟除草木。古代「散」可训「杀」，「杀」方信。三：「度

散，杀也。东齐曰散：」。杀」字在古书里，本来是既可以用来指杀死动物，也可以用来

指杀死草木的。如月令：「季夏之月：」。利以杀草」，管子解地：「当夏三月：」。利以疾藪，

杀草岁」，左传昭公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省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

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荀子王制：「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这些都是

「杀」以草木为对象之例。另外，据其他文献，如侯马盟书三二六页、汗简卷上之一「支」部

记述，这种「杀」字很可能就是象新杀草木之形的。「散」属元部，「杀」属月部，元、月阴入对转。「散」是心母字，「

杀」是生母字，上古为一声。古韵「散」属元部，「杀」属月部，元、月阴入对转。「散」是心母字，「

杀」显然是音义皆近的同源词，训「杀」的「散」就是假借为「散」的。所以「散」的本义

并不是分散之意，而应该是芟杀草木。

「散」字还见于以下卜辞：

贞：散，亡其鹿。 洽一〇九一〇正

□散，此字倒书。 □东兕 □获。 洽一〇九〇八

□北散，擒。 洽二九二八九

□东散，擒。 洽二九三七〇

这些「散」字全都出现在卜问擒获的卜辞里，应该都是用具本义的。野兽藏身林莽之中，由于

芟杀草木而擒获野兽，是意中事。

卜辞里又有一个写作散形的字如：

贞：孟田省，亡灾。 洽二八三四五

王其往田于沁。 洽二九〇八九

于孟。 洽二八八九〇四

御三九一九

「每不分。按：『說文訓：檉為「分」，與「散」義同。本象持杖以分，離散之形。金文「散」字从「散」，古文「散」字偏旁「木」，與「散」義同。李孝定《集解》以「散」為「散」之省文，取義於林中散鳥。實則「散」字較晚出，未免本末顛倒。」

林



為地名。按：《合集》六九四六正辭云：「戊午，貞，呼雀往于林。」



1431

為地名。按：《合集》三六八辭云：「貞，呼龜往于林。」

林 野



1432

羅振玉：「說文解字野，从里予聲。古文作野，从里省，从林。則許書之古文亦當作野，不從予聲。許於古文下並不言予聲也。今據予者，殆後人傳寫之失。許書字本不誤，而為後人寫失者多矣。《玉篇》野，林部，野，土部，並注古文野。殆野為顧氏原文所見許書尚不誤。野則朱重脩時所增也。」

王襄：「古野字。許書野古文作野，此从林从土。《說文》野亦作野省予。」

梵

Y2Y

按：字在卜辭皆為地名。

孫海波 7 繁 河七四六 从 𠂔𠂔𠂔
 存下五 二七 或从林 𠂔𠂔𠂔
 三〇九 或从隸 L (甲骨文編二〇頁)

林佳

核

✱

按：羅振玉謂說文「野」之古文亦當作「塹」，其說可從，漢書地理志及汗簡「野作「塹」从「予」與韻會及廣韻同。說文古文則作「塹」从「予」桂馥義證謂「俗誤作「予」；王筠句讀補正謂「隸譌予為予，汗簡又因隸造篆耳。予聲不諧」席世昌讀說文記錄歷志引左傳「乞食於塹人」謂塹為野之「真古文」契文「塹」从「土」非从「士」金文亦皆為从「土」契文「土」亦或作「上」。

卜辭「塹」字，用義不詳。

李孝生「說文曰：野，郊外也，从里，予聲。」
 林部：「說文曰：野，郊外也，从里，予聲。」
 古文野，雁說是也。此从林，士聲。羅氏釋野是，姑从之。金文作林，上克。

孫海波

「柰，前四·三三·五。不予，柰之初文。L (甲骨文編五二一頁)

是矣。唯楚字高非从土。晉案：契文牡从土，王國維以爲士字，今楚作楚从土，上亦士字，里部又云：「里从田从土，一曰士聲也。」是里有士聲，一說矣。假令楚从土當从𡵓，从𡵓，从心，今皆不如此作，是非从土也，然則二楚字並从林士聲，形聲字也。」（海軍文字概論三十七葉下）

孫海波「報」後一·一一·五。从木从已。唐寫本說文有此字。今本无之。集韻以為報或字。L（甲骨文編二六三頁）

按：「楚」當為地名或人名。

芭

𣎵

王光鑑「总括起来，其中曾被判定为「楚」字的已可区分为若干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A型）从林（或木）又从巳，字形为𣎵或𣎵。此类楚字所見四例，皆出自郭沫

若殷契粹編一書：

1. 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粹七三）

2. 干楚又（有）雨。（粹一五四七）

3. 刚干楚。（粹四五〇）

4. 甲申卜午楚高。（粹一三一五）

第二种（B型）从林从巳，字形为𣎵。目前搜檢到的文例有三：

1. 婦楚。（小屯殷墟文字丙編第六三）

2. 婦楚来。（殷墟文字綴合第二一九反）

3. 辛卯婦楚。（明文士：殷墟卜辭第二三六四）

第三种（C型）从林从足，字形为𣎵。其二例，皆見于近年出土的陝西岐山周原甲文：

1.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H11·83）

2. 其微，楚□毕夷，师氏受夷（H11·4）

第四种（D型）从林从口，字形为𣎵。此一例亦出于周原卜辭：

楚伯迄今秋来，由于王其則。（H11·14）

綜合A型四例的用法，「𣎵」皆為地理名稱，是专门用来代指位在中原的某些地方的。而

且，从1——3例可通文献「楚丘」，4例或通文献「京楚」来看，A型甲文「𣎵」确实曾隶

定为「楚」。

也。楚

……B型字从林从巳，既与周代甲文、金文各式楚国之「楚」不类，也与殷商A型楚地之

「楚」不合。今案：殷契B型所从的「巳」，状如虫蛇，后世隶定为「巳」。說文：「巳，已

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凡巳之属皆从巳。」甲文记作

通用，則與𣎵殆本一字也。𣎵又從林林作𣎵，則多以為地名。如《公羊》十。七𣎵字以林从𣎵，而字从𣎵从𣎵，疑本象取食𣎵木之葉之意，故𣎵為禾采之兒，而曰提𣎵。為𣎵莖也。然則般人紀時當以此為本字而為段借。卜辭又有𣎵字（《鐵》二二七·三）𣎵字（《拾》七·五）𣎵字（《前》六·三九·三）俱冠以今字，則均𣎵字之所孳乳，而為紀時之專字矣。𣎵從日𣎵聲，𣎵當為从日以𣎵省聲，而𣎵為从日𣎵聲，𣎵即𣎵也。由𣎵字所孳乳而為紀時之專字者，又有𣎵字（《截》二二·二），當是从日𣎵聲。𣎵（《天壤文釋》二十三頁至二十四頁）

于省吾釋上出諸形為楚曉楷督蘇孰以為并皆督字。（《駢枝》一至四頁，詳見前此字條）

孫海波 係地名，當即漢世頓國之頓，左僖二十三年傳城頓而還，杜注今汝陰南頓縣。（《滅齋考釋》二二葉）

孫海波 係地名，當即漢世頓國之頓，左僖二十三年傳城頓而還，杜注今汝陰南頓縣。（《滅齋考釋》二二葉）

和海波 係地名，當即漢世頓國之頓，左僖二十三年傳城頓而還，杜注今汝陰南頓縣。（《滅齋考釋》二二葉）




董作賓 係地名，當即漢世頓國之頓，左僖二十三年傳城頓而還，杜注今汝陰南頓縣。（《滅齋考釋》二二葉）

董作賓 係地名，當即漢世頓國之頓，左僖二十三年傳城頓而還，杜注今汝陰南頓縣。（《滅齋考釋》二二葉）

一疑问就解决了。

周金文中潮汐的「朝」和作早晨解的「朝」，都作「朝」，（孟鼎）、「朝」（矢方彝）。「朝」一陈侯因资簋」。盖原为日出草间之朝，有早晨之意，加水或川旁，即义为潮水之潮。魏三字石经无逸篇朝夕的朝之古文作朝，汉简误作朝，也是朝、潮通用。许氏说文潮与朝分为

二字，潮作淖而朝則錯誤地變成形声字，作「𦨇」从𦨇舟声，完全远离了古人造字的原意。

我们所说的甲骨文中的「朝」字、等形，根据古文字简化原则，省去「木」即成了。但这

了字不可能是作为明亮解的「明」字，因为明亮的「明」，甲骨文金文都作从囧从月的「𠄎」。近今学者已经有人指出，从日月作之「明」，商代甲文及西周金文均无之。秦绎山碑仍作「𠄎」，秦度亦作「𠄎」。高鸿缙说：

「商周文字皆有窗牖明，而无日月明。今查甲文中有明字者，实非明字，乃日夜二字之合文也。」

高氏虽不知甲文中的日、月构成的「明」是什么字，但指出它不是明亮的「明」，则颇具卓识，因为很多人都已错误地以为是明亮的明了。

甲骨文編卷七「明」字下，列举了两类不同形象的字：

1. (四) (前四、一〇、四) (四) (一三三〇〇) (四) (一六六四)

2. (甲三〇七九) (乙六六六四) (后二二〇二六)

第一类字从囧从月之明，与说文明的小篆同。第二类作从日从月之明，则与说文明字的古文同。按「囧」偏旁，据说文谓窗牖之象形，从囧之「明」字象月光从窗牖中照入。这是商周时

亮的明字。李平心則主張「明」所从之「囧」，「殆即目（眼睛）之初文。」其說甚是。

則明應作「明」，第二類又由月的「明」，我們同意不是明亮的明字，而主張這是朝夕的「明」的簡化形體。因為很明顯，~~𠄎~~、~~𠄎~~等朝字省去「木」不是就成了~~𠄎~~、~~𠄎~~的「明」字了嗎？

可見甲骨文的明、𠄎、𠄎的「明」應讀「朝」，不是明亮的「明」。除了从字形简化上推知

外，还可以从朝夕对文的习惯用语上证之。在古文献和西周金文中，朝与夕对文的辞句是极为普遍的。试举几个例子以见一般：

「朝不謀夕」
(左傳昭元年趙孟語)

「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国语 鲁语)

「夜考之根星，以正朝夕。」
(考工记匠人建国)

「朝不食，夕不食。」（孟子告子下）
 「敏朝夕入谏。」（孟鼎）
 「用朝夕饗，卑多朋友。」（先敦鼎）
 「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克盥）
 「其朝夕用享于文考。」（事族簋）
 「其于之朝夕监。」（史盥簋）
 「用朝夕享孝宗室。」（仲殷父簋）
 这种朝夕连语和对文的用法，可能源于殷商。在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语句。试择录几条如下，然后加以解释：

1. 「……固曰易日，其明（朝）雨，不其夕……」（乙六四一九反）
2. 「癸亥卜貞旬，乙丑夕雨，丁卯明（朝）……小采日雨，隹（风），己明（朝）启。」（拾七八）
3. 「三月乙丑夕雨，丁卯明（朝）雨，戊小采日雨，风，己明（朝）啟，壬申大风自北。」（乙一六三，参乙六三八六，六六四四）

上所引都是朝夕对文。第一条已残缺，其中大概是说，早晨下雨，不到晚上就停止了。第二条大意是说，癸亥这天占卜一句中的天气，第三天是乙丑，夜晚有雨。第五天丁卯早晨有雨。辞中「小采」之含义，可能与风雨云气有关，也可能就是前所引鲁语「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己明（朝）启」是说，到第七天己日早晨天晴。第三条是说乙丑这天晚上有雨，到第三天丁卯早晨也有雨，第四天戊日有风雨，第五天己日早晨天晴。第八天壬申日，自北方吹来大风。

这三条卜辞中的「明」，都和「夕」对举，所以这里的「明」字，我们都认为是作为早晨讲的。「朝」字。这样解释起来，文从字顺。如果直读为明亮的明，辞句变为毫无意义了。并且「明」与「夕」连用，在文献中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而说文中，许氏对「明」字的解释只谓「照也」，没有早晨的释义。许氏对「朝」字虽误作从艸舟声，但解作「旦也」，仍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证实卜辞中的「明」读作「朝」的正确性，不妨再引几条卜辞：

1. 「丙申卜殷貞：来乙巳酹下乙。王固曰：酹，佳有希，其出没。乙巳酹，明（朝）雨。伐，既雨，咸伐，亦雨。鼓。卯鸟星。」（拾四八一）
2. 「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朝）隹（雾）。王来途首，小雨。」（乙六四一九）
3. 「丙申卜，翌丁酉酹，伐，啟。丁明（朝）隹，大食，日啟。」（库二〇九）

4. 「乙未卜王，翌丁酉，伐，易日。丁明（朝）霍（雾）大食……」

（续六）

这些条的「明雨」、「明霍」都应读为「朝雨」、「朝霍」。「霍」字从郭沫若、于省吾先生说，当读为「雾」。第一条是说乙巳这天酹祭下乙，早晨下雨。第二条是说，庚申这天举行伐祭，受到锡日。这天早晨有雾，这是天晴前的现象。所以，虽然有小雨，王还是外出。第三条是说丙申占卜，第二天丁酉举行酹、伐祭祀，天晴。丁酉早晨有雾。在吃早饭后，太阳露出了。第四条和前三条全同。诸条五相对照，既可证知「易日」等于「启」，即天放晴，说明吴其昌释「易日」为「锡日」为「赐霁」，为「析锡日光」，「殷墟书契解诂三续二三〇」之说为不可易；又可推知卜辞中的「明」读为「朝」是合理的。

甲骨卜辞中凡有从日从月之「明」，都是朝夕的「朝」字。其形体与作明亮解的从囧从月之「朙」、「明」一字形体很相近，极易混淆。大概到战国时，就有人错误地以「明」、「实朝字」代替「朙」、「明」一字。许慎作《说文解字》，又从壁中书录「明」字附于「朙」下，误以为是「朙」、「明」字之古文，遂使作早晨解之「明」、「朝」不传，而误解「明」为明亮，与「朙」、「明」一字一同流传下来。

综合以上材料，可证甲骨文的「朝」、「朝」诸形确是「朝」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西周金文「朝」、「朝」等字，那么多资料，都是从水偏旁，从无一一个从月的呢？甚至以「朝」为偏旁的「廟」字也大都从水。这确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所幸二十年代在陕西凤翔出土一个周公东征鼎（或名鬯鼎），其铭文中有一「廟」字，所以之「朝」是从月。从铭文字体和辞句看，这个鼎确系周初器，无可怀疑。如此，这个朝字的问题，是不是就算解决了呢？希望专家同志们惠予指正。「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一六一页）

柯昌济「按今琳一训为卜辞习见，余释为今夏之假文，以此名词与卜辞之今春、今秋、今夏、今冬可证。至琳字之假为夏字，或以字义相近而通假，说文：琳，木盛也。夏季为草木茂盛之时，故假为夏字。此为契文之以字义相近通假之例。」（殷墟卜辞集例证考释，古文研究十六辑一五五页）

按：字当释春，毫無疑義。其餘諸說均非。殷商及西周僅有春秋，而無夏冬。一年而分四季，當始於春秋以後。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此當是「鬱」字之省，說詳1439「鬱」字條。




于省吾

「周初器叔貞的曰賞叔鬱鬯」，鬱字作鬱；小子生尊的曰易金，鬱字作鬱；父作鬱壺，鬱字作鬱。陳夢家謂：「集韻鬱的古本作鬱，字汇补引作鬱。虽係很晚的字书，却保存古形。此两书的鬱字省鬯从司，都和金文极相近似而稍有讹误。」（西周铜器断代三）按陈说是对的。但是，集韵和字汇补二书的鬱字作鬱不作鬱，这是陈氏的误写。又在集韵之前，汗简引王存义切韵已有鬱字，陈氏失检。不仅如此，陈氏还不知道甲骨文已有鬱字。第一期甲骨文有鬱，令生鬱，林二·一八·一七，即前六·五三·五。又前六·五三·四，又同而稍残，鬱字作鬱，与叔貞曰鬱鬯之鬱形同。前引小子生尊和孟戡父壺的鬱字下部多出二小横，这和春秋时弓鐻的戒字作戒，以及西周金文尸（夷）字到了晚周作尸（夷）（详释人尸仁夷），其例正同。至于鬱字，汗简引王存义切韵和集韵入迄均作鬱，其讹大为出，讹司为司，均由形近所致。

甲骨文的鬱字从林从方，方字作方，上从大下从方，方即伏之本字（详释方鳥羽）。由此可见，鬱字从方，下象一人俯伏于地，上象人正立践踏其脊背。其从林，当是在野外林中。这和甲骨文祀和祀所从之尼作尼，象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脊背上（详释尼），都是所级社会人蹂躏人的具体表现。但是被蹂躏者肢体的折磨，心情的抑郁，是不言而喻的。鬱乃鬱的本字。古代典籍训鬱为塞为怨为困鬱为鬱结为鬱鬱不乐，习见迭出，都是鬱字的引伸义。甲骨文祭祀用鬯者习见，但不用鬱鬯。周代金文有鬱鬯，典籍皆作鬱鬯，而说文以鬱为本字，训鬱为木

丛生，殊誤。鬱鬱是春，搗鬱金香草，煮其汁以調和酒，氣味濃鬱，統治階級用以誘神乞福（詳孫詒讓周禮正義鬱人）。……甲骨文曰：令生鬱，兩見，又群簡略，又訓待考。L（釋鬱甲骨文字釋林三〇六——三〇八）

唐兰 「鬱」字从林从奇，即奇字，象騎在人背上，后来騎馬的騎，就是由此發展的。L（說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二二頁）

按：于先生已詳論「鬱」字形體的演變過程，其說是對的。唐蘭釋「奇」非是。



葉玉森 「後下二十九有鬱字。从三直木，一橫木，疑柵，象形文。說文曰：柵，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聲。按冊非聲，乃象柵形。爾雅：十二冊作冊，象四札二編。鬱則象三木一編。L（殷契鉤沈第八葉背）

馬叙倫 「此是命字，是柵欄的象形字。L（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載馬叙倫學術論文集三八葉）

李孝定 「說文：柵，編樹木也。从木从冊，亦聲。樹或作豎，此正象編樹豎木之形，字形近冊，故篆文爰作从冊也。葉說可以，馬釋命非是。命訓思訓理均與編豎木之形無涉也。此辭殘泐，其義不明。L（集釋一九八五葉）

陳漢平 「甲骨文有鬱（后編下二九·一二），旧不识，甲骨文編收入附录。按此字象編木为柵欄之形。說文：曰柵，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聲。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凡冊之属皆从冊。曰甲骨文冊字作冊、冊、冊、冊、冊、冊等諸形，象編竹簡形，而鬱字造字方法与冊字相同，象編樹木之形，是知此字当释为柵。L（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六頁）

按：釋「柵」僅可備一說。辭殘，其義不詳。

果



羅振玉
中三十六葉上

「象果生於木」形，卜辭中嫫字、采字以此，說詳前嫫字、後采字注。〔殷釋又曰：「采殆果字，象果實在樹」形。許君云：「象果形，在木上。」世固無此碩果矣。〕

王襄
「古果字。嫫字重文。」〔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郭沫若
「采字釋為果，……案當是葉，葉之初文也，象木之枝頭著葉。金文陳侯午南鐘作采，同此，僅實筆與空筆微異，是猶采之作采，上之作上矣。〔續鐘作采，拍盤作采，樹葉也。〕羅說為「象取果于木之形」亦失。〔卜通八九葉下〕

孫海波
「采，乙九六〇。地名。平泉凡葉。」〔甲骨文編二六二頁〕

于省吾
「甲骨文果字作采或采形者常見，也作采、采、采等形。郭沫若同志釋采〔粹考一〇三四〕。商承祚同志謂：「象果生于木之形，卜辭中嫫字采字以此。〔類編六·一〇〕又謂：「采殆為果字，象果實在樹之形。〔類編一·二·五〕按商釋果是對的，但既言「采殆為果字，則非決定之詞，而又不知道果字的又訓，故仍須加以闡述。甲骨文「大采」的采字作采者屢見，象用手采摘木上果實形，其作采者乃省體。晚周古鈇文果字作果，為說文所本。說文：「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乙西卜，王果令「和弱果令「〔字一·五〇六〕，以同版卜辭驗之，乃令三族或族馬出征之占。果字作虛詞用，應訓為能。孟子梁惠王的前引占卜是說，王能否令三族或族馬出征？又甲骨文稱：「貞，豆不果佳（唯）執。〇豆其果佳。執。〔乙五三〇三〕這是貞問豆能否被執？但是，豆為武丁時重要貞人，不應該以執不執為言。甲骨文稱：「己亥卜，爭貞，令弗其佳執豆。〇「佳執豆。〔乙四六九三〕這也是以豆之執不執為言。其實，以上所稱的豆，乃豆方的省語。這和甲骨文常見的「畀方也省稱畀，召方也省稱召，其例正同。甲骨文有「畀及豆方」〔綜述圖版貳貳·四〕，是說畀追及逃走的豆方。而

畧



題。但是商代人尚崇鬼神，迷信上帝，认为人间的一切皆决定于上帝鬼神。作为商王，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就要经常考虑他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上帝神灵的意志，因而在商王的观念中就时时存在一个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卜辞中大量存在着为一件事反复贞卜的事实，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如王征吕方，勿征吕方，一铁二四四·二一，曰令尹作大田，曰勿令尹作大田，一而七一。在这些反复贞问中，很显然包含着曰能否这样，曰可否这样，曰其潜台词当然是曰做符合天意呢？曰由是来看前面列的曰王果令，曰王果令，曰王果令，曰这两条辞以及曰果，曰字的含义，就相当清楚了。曰果，曰这个灵词的第一种意义，近似于后代的助动词曰能，曰，但又不尽相同；从和否定副词曰不，曰，动词曰令，曰的结合关系来看完全是一个副词，但又和曰果然，曰义的曰果，曰不尽相同，所以分列。一（甲骨文灵词探索，古文研究第十五辑二七七至二七八页）

考古所 宋：佚三九二有 干果，为地名。本辞也是地名。一（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八页）

按：说文：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甲文果字正象果實在木之形。金文作果，

郭沫若釋葉，以為葉之初文，象木之枝頭著葉，其說非是。甲骨文果字从葉，與果形有別，郭謂：同此，殆有未然。且泰、桑、來諸字所象之葉形均不如此作，仍當以釋「果」為是。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謂「木實謂之果，故謂事之實然者曰果然，因之果敢、果斷之義生焉。」

卜辭云：「其果佳執；旦不果佳執。」

此即用為「果然」之義。

一·五〇六：「果」即「克」之義。其同版刻辭為：「虫三百……令；虫三族馬令；虫族令；果令」

三族：「果令；弔果令」即與此有關。

至於卜辭「果」之用為地名者，則無義可說。

饒宗頤 「按暑字从果从口，疑裸字。」（通考四三三葉）

按：合集一四六四一辭云：「酉卜，爭，勿累。」
用為動詞。文辭已殘，其義不詳。

果

𣎵

葉玉森 「从示从果，即裸字。又預即裸之別構。」（殷契鉤沈十一頁）

李孝定 「按丁乃了之省略者，當釋斤。𣎵當釋葉，乃葉之初文，非果字。葉說非是。」
（甲骨文字集釋補遺四四四九頁）

唐蘭 「𣎵从巾當是葉字靳就是析的異文。」（導論下三十葉）

按：唐蘭釋「靳」以為析之異文，非是。字當从「果」，不从「葉」，其右从「斤」，不从「斤」。
合集三三一〇一辭云：「于𣎵官」，為地名。

桑

𣎵

羅振玉 「象桑形，許書作𣎵，从叒，殆由水而譌。漢人印章桑姓皆篆作𣎵。今隸桑或作桑，尚存古文遺意。」（殷契中三十五葉下）

王襄 「古桑字。」（頤簠正編第六第二十九葉上）

孫海波 「𣎵，前一·六·六·地名。」（甲骨文編二六九頁）

聞一多 「卜辭有𣎵字，舊釋桑，甚確。（隸書桑蓋从此出）有又加口者，自二口以至

五口不等，大都加口愈多者，其木形詭變亦愈甚。通校諸形，括為四類，各示一例於下方：

柴 備六，五三，七，
備二，三五，六，
備三，四七，一

此等諸家皆釋鹽，今案亦桑字也，隸定當作𣎵。卜辭中所見此字，除一部分因上下文多損缺，義難探究者，自餘用法計有五種。凡此釋鹽或不成文義，或義似可通而了無左證。反之，若釋桑，則無不詞理順矣。

一曰桑，桑木也。

1. 最桑于宗。（佚五六三）

宗謂宗廟。最即登，祭名，卜辭屢見。他辭曰最禾，曰最黍，曰最來（麥），曰最米，最桑亦其類矣。

2. 聲桑其禡。（兄辛）（後上七·一〇）

殷，地名，他辭其田殷，禽。（庫六，七七）可證。禡與最同。『殷桑其禡兄辛』猶言禡殷

桑于兄辛也。

二曰桑，桑林也。

3. 其夷于桑，東大年。（粹四七〇）

呂氏春秋慎大篇：『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案桑林，殷之社，故武王立湯後以奉祀之。知者，墨子明鬼下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也。』是桑林即宋之社，其證一。呂氏春秋順民篇：『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左傳襄十年正義引尚書大傳：『禱於桑林之社。』藝文類聚一二引事王世紀同，路史餘論六曰：『桑林者社也。』其證二。卜辭言祀桑用奠祭，牲用太牢，其隆重以此，今謂桑即桑林，亦即殷人之社，庶幾足以當之。論語載宰我對哀公問社，云：『殷人以柏，其說無徵，蓋妄言之矣。』

三曰桑，桑田，地名。

卜辭桑字用為地名者最多，今於此類，但就其辭例不同者各舉數版，不能備也。茲曰：于

桑，猶言在桑也。

4. 于榆 于桑（佚一〇三）

5. 于口亡戕 于桑亡戕 于孟亡戕（佚二五四）

或曰：在桑

6. 丁亥卜在桑，貞王今夕亡畎。（甲二，二五·一五）

7. 癸巳王卜貞在桑，貞旬亡畎。（鹽地一，五）

地名曰桑者實殷人遊畎之所，下列各辭可證：

「蠶」。「桑」二字並見於一辭，為此字當釋桑之鐵證。任傳桑字作動詞用者，如魏風十畝之間
五「桑者閑」兮，「桑者泄」兮，呂氏春秋察微篇「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穆天子傳

此桑字亦當訓採桑，惟似指躬桑之禮。月令「季春三月，采桑」，注曰「后妃親桑」。注曰「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卜辭曰「桑」，又曰「受方祐」疑後世后妃躬桑之禮濫觴於此。

五曰桑讀為喪，動詞，喪亡也。

27. 貞我其桑眾。一佚四八七。

28. 貞弗售。貞其桑眾。貞弗其受出又（祐）。貞其媿（艱）。一佚五一九。

29. 貞華其桑眾。一佚五四九。

30. 貞其桑眾。一佚五一九。

31. 壬戌卜，今夕亡田。其桑眾。壬戌卜不桑眾。一纂別一，六一六。

32. 固貞茲亡心（咎），不桑眾。一後下三五，一。

33. 固貞桑眾。一粹一一九。

34. 于滴桑人。一。三月。一揃六二五。

35. 癸未貞。希亡。其自卜又（有）來田。□□貞。豈（艱）。允口桑官（師）。一粹一二五三。

36. 丁未卜，王貞般不佳桑羊，亡咎（許）若（諾）。一揃八一一，四。

37. 貞戊其桑口。一甲二，一八二〇。

此類王襄釋喪，允為卓識。惟字仍是桑。卜辭桑喪一字，此類則當讀為喪耳。28「桑眾」與弗

受出又。媿。並貞。並貞。35「桑官」與「又來田（咎）」。「豈」並貞。31「不桑眾」與「亡田」。

並貞。32「不桑眾」與「亡心」。其義皆為凶咎，是桑即喪亡之喪無疑。古者喪禮器用多

以桑木為之。儀禮士喪禮「髻筭用桑」。注曰「桑之為言喪也」。公羊傳文二年「虞主用桑」。注曰

「桑猶喪也」。鄭何兩注並以喪釋桑，實則二字不但音同，古字本亦同也。卜辭時代桑喪一字，

金文始分為二。

金文始分為二。一。公鼎。一。恒子孟妻壺。一。張史賓鉶。一。徐井鉶。一。禮庚。一。旅。

此金文喪字，從巛（桑）從亡，乃桑之孳乳字。喪字從巛而讀與桑同。古禮復以桑象徵喪事，

此亦卜辭眾口叢聚木間之文即桑字之佳證。

以上除 7 10 二例字作桑，舊已釋桑外，其餘眾口叢聚木間之繁文，舊所釋為聖者，今並改釋為桑，此於探究殷代經濟狀態，關係頗大，不特於卜辭中增一可識之字而已也。考卜辭有字作

（藏一八五三）

酷肖蠶形，舊釋蠶，今以同辭又有桑字（即上揭 25 例）證之，益知舊釋不誤。他辭又有「蠶示」（後上二八六）、「蠶豈」（拾一三八）以及從蠶之蠶字（前六五五）復證以殷墟殘繭之發現，知當時養蠶之事已甚發達。夫蠶事已臻發達，而謂為數巨萬之甲骨中，僅有作桑之桑字寥寥數見，寧非異事，今依余釋，增出桑字幾以百計，庶幾此疑可以煥然冰釋矣。

附錄（畧）「釋桑」古今新義下第五六五——五七二葉

李孝定「說文」桑蠶所食桑木从叢木。羅振玉釋上出前三形作桑，其說甚是，字非从叢而灼切也。說見前最字條。後三形金氏續文編六卷八葉上收以為說文所無字次桑字後。按桑文喪字从四若品桑聲，說見前二卷喪字下其所从聲符之桑多與上出後三形相同，知此亦桑之異體也。卜辭桑為地名。珠一〇四二稱「子桑」則為人名。一集釋二〇五九葉

于省吾「甲骨文桑字常見，作桑形，均以為方國名或地名。或謂甲骨文諸字从桑，是也。但不知其何以从口？按桑字本从桑聲，其从兩口者為初文。其从數口者乃隨時滋多所致。其所从之口是代表器形（詳釋蠶），乃採桑時所用之器。由於商代已有絲織品，故以桑為採桑之本字，其以桑為喪亡之長者乃借字。周代金文孟鼎「古一故一桑（喪）一自」之桑作鼎。免殷時「警」之警作鼎，應讀為喪。以其就時間為言，故从日。又鑒字見旂作父戊鼎（商器），毛公鼎、量侯殷，从桑亡聲，已變為形聲字。說文喪字作喪，并謂：「喪，亡也。从哭亡聲。」按許氏謂从亡聲是也，但以从桑為从哭，則殊為妄誕。自來文字學家沿為襲謬，不知其非。因此可知，不以古文字為依據，无以窮造字之源，不僅喪字為然。

甲骨文桑字用法有三：一，用為人名，如「壺子曰桑」（庫一五〇六），此例罕見。二，用為地名者最為习見。甲骨文中桑與孟每並舉，故知其地望與孟相近。三，用為喪亡之喪，比如：「其桑眾」（不桑眾），「其喪眾人」（不桑人），此例常見。以上是指征伐之喪，與人之否言之。又甲骨文稱：「丁未卜，王貞，中不佳桑羊，留若。」（前八·一一·四）留應讀之訓此。言此貞之順利也。它辭亦作「之若」（庫一五五三）。桑羊即喪羊，當指放牧為言。易大壯六五之「喪羊于易」，可與卜辭互証。又甲骨文稱：「允桑自」（辭一二五三）與孟鼎之「古桑自」詞例相仿。要之，甲骨文以桑為採桑之本字，既用為人名或地名，亦假借為喪亡

之喪。L (釋桑，甲骨文字釋林七五至七七頁)

白玉崢釋桑，參𣎵字条下。

按：羅振玉釋「桑」是正確的。象桑之形，不从「叒」。卜辭為地名。
𣎵，李考定集釋以為「桑之異體」，非是。字在卜辭為人名，與「桑」字之作桑者形義俱有別。卜辭綜類以乙七七四六為帝字，亦誤。



1445

葉玉森

「𣎵疑亦栗字，象栗實，外刺毛形，其體物尤肖。」（引《集釋》二三一三）

趙誠「𣎵，栗。或寫作𣎵，均象樹上結有毛栗之形。石鼓文作𣎵，戰國印文有作𣎵者。或白即由毛栗形之𣎵演化而來。說文古文作𣎵，从𣎵从𣎵，所以之𣎵当然是从𣎵或𣎵訛變而來。𣎵即後世之西。栗字後代从西，顯然与此有笑。卜辭栗用作人名或地名（合二〇八，后下一六·一三），未見用其本义。L（甲骨文簡明詞典二〇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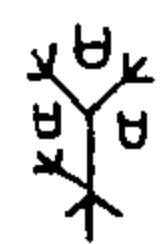
1446

按：釋「栗」不可據，字在卜辭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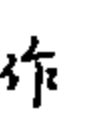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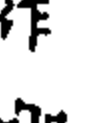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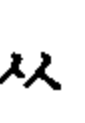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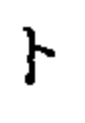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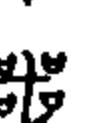


楊樹達 參𣎵字条

按：字在卜辭為人名，與「𣎵」有別，不得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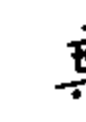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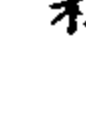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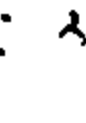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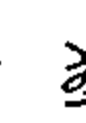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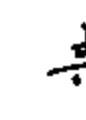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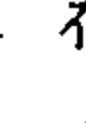



喪



1447

羅振玉 許書無盟字，而有弔字，注：「詳訟也，以四步聲。」集韻等亦以盟，以是例之。知盟即許書之弔矣。盟字見於周官，以卜辭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來傳寫而謫，傳世古器有盟侯鼎，盟侯敦，鼎文盟字作，敦文作，一沈氏樹鏞粹作，前人粹器非也。又古金文中喪字从从，盟侯敦喪作，从，齊侯壺作，从，均與卜辭同文。考鼎作，从，則與盟侯鼎文合，喪為可驚弔之事，故从。據此知卜辭諸字與盟侯兩器之文確為盟字，盟侯，史記殷本紀作，漢書韋賢傳，弔，黃髮，文選諷諫詩作，弔，黃髮，史記歷書作，作。碑，臨朝審弔，弔又作，是弔弔弔古通用，爾雅釋天之，作，史記歷書作，作。弔，徐廣曰：「弔一作，知史記之弔侯即金文之，盟侯，卜辭中為地名，殆即盟侯國，許書之弔，蓋從起之字，此其初字矣。」（殷粹中七十五葉）

王襄 「古盟字，一下引羅振玉說，略」（籒室殷契類纂第六葉）

葉玉森 「曩疑从从三口或四口並為字，說文，鳥羣鳴也，从在木上，卜辭文字凡表衆多之意者，往較衆增繁，如之，之，之，之，之，之，之，

至之地；或為動詞，如武丁卜辭云：

戊戌卜鼎，今日王疾目，不喪明——其喪明。九六四

凡不佳喪羊，前八二、四

其喪豕，洙五九四 其喪工，乙七九二七，七九五五

允喪自，辭一一五三

此與西周金文大孟鼎「喪自」相同，字形亦同；免殷昧爽，爽從此从日，後世的喪字，增加「亡」的形符，說文「喪，亡也」，「亡，逃也」，喪之初義當為逃亡，亡失，卜辭的喪羊同於易大壯「喪羊於易」，卜辭金文的喪自即喪師，周語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韋注云「喪，亡也」，喪師指師旅的喪失，並不一定指人員的死亡，有此理解，則卜辭的「喪衆」，「喪人」，乃指逃亡而言，就自此逃彼而言謂之喪，就自彼逃至謂之「俘」，「獲」，「執」，「氏」等，費誓「臣妾逋逃」，即卜辭的「喪衆」，「綜述六〇七——六〇八葉」

李學勤 「關於「喪衆」：卜辭中有「喪衆」，「喪羊」，「喪明」等，「喪」均應解為亡失，前六三九六有「……不喪衆」，授方祐「可見「喪」是動詞，「衆」是賓詞，「喪衆」是在戰爭中亡失人衆，如依陳夢家以「喪」為衆的主動逃亡，那麼卜辭依文法須乙作「衆喪」和「衆不喪」，這是不對的」——評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

李孝定

「說文」喪，亡也，从哭，从亡，會意。亡亦聲。契文喪字異體甚多，然其別大抵在所以偏旁多少，筆畫曲直橫斜之間，其本形要無大異，諸家釋詁非是，葉玉森釋桑於字形為近，而於辭意難通。惟于氏釋喪於諸辭，意豁然貫通，其說誠不可易，而於字形無說。陳氏於此字作動詞用者以于氏說，作名詞用者則仍讀噩，喪噩二字，音讀懸遠，訓解古文殆無是理也。按契文諸形以作「桑」佚五四九，「桑」佚五二三為正構，繁之則為「桑」，甲編八九三，後下三五二，簡之則為「桑」，十、六、桑佚六三九，除从口形由二至五無定數以示其催歎救嗟之意可不具論外，其另一旁从作「桑」諸形為一樹木之象形字，揆其字形，與卜辭桑字全同，蓋桑之為用以桑為主，故先哲造字持狀其葉，而他木則僅著枝幹，此形與字義無涉，字實从四桑聲，桑喪音讀全同，此聲桑之作「桑」，其歷程當如下表：

桑 → 桑 → 桑

王筠說文釋例及字條下云：「最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最，蓋最本作畢，師案教器蓋若字皆作最，象木最字形，若字蓋亦作最，即此之重文（中略）是以玉篇最下有籀文最，若下亦有籀文最，足知最、若為一字，而最作最之非誣，而最作畢之非皮傳也，蓋漢人猶多作畢，是以八

分桑字作桑。隸辨引二文無作桑者。集韻類篇桑古作桑，並足徵也。申安為升者，猶州安升，安升曲者直之也。一（中略）。按王氏說桑字，形之衍安甚是。今契文正作桑，後上、下、十一、米前、六、六、諸形可證也。喪字聲符之桑，迄安至多，至金文已安為升，升，無復桑字之形，遂不得不更以亡字為聲，而喪之本字从四桑聲之字，至篆文乃為而為哭，許君乃以會意說之耳。今更舉卜辭喪字作動詞用者數例以證于說。『壬戌卜不喪衆』，其喪衆，甲編八〇九。『其喪衆勿逐』，珠五九四。『貞我甚喪衆人』，甲編七三七。『貞其喪衆』，佚五一九。『疾目不喪明』，其喪明，乙編六四九。此諸辭，喪字如讀為喪或桑，則無可通。最後一辭，意尤為顯豁，可證于說之不誣也。金文作喪，旂作父戊鼎，喪，毛公鼎，喪，齊侯無義可說矣。一（集釋〇四三九葉）

屈萬里 「卜辭『壬戌卜不喪衆』，諸家從羅振玉說釋喪，此處作動詞用，當為驚愕之義。周禮占夢：『二曰噩夢』，注云：『噩，當為驚愕』。愕，此其義也。綜述謂噩為動詞時確為喪字（二六二葉）；非是。一（甲編考釋六〇葉）

白玉崢 「崢按：『崢』，又作『崢』，从品，从『崢』，即桑字。于氏釋喪，是也。喪，蓋甲文中之形聲字也。許書於喪字之說解，非是。羅氏釋噩，亦是。若衡之於聲韻，噩為疑為字，在段氏古韻第五部。喪為心為字，在段氏古韻第十部。噩、喪二音，蓋陰陽對轉也；按釋噩釋喪，均无不是。若再衡之於辭性，其為名詞或狀詞者，似以釋噩或鄂，即羅釋是也。他如為動詞等，似以釋喪，即于釋是也；然亦可釋愕，故曰喪噩之釋皆是，要以詞性定之也。一（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九〇。——三九〇一頁）

聞一多 參桑字条

于省吾 參桑字条

按：字當釋喪，卜辭喪除用作地名、人名者外，其用作動詞者如：『喪衆』、『喪人』、『喪方不喪衆』，此義最為顯明。或釋此類卜辭為奴隸逃亡，不可信。此外如『疾目，不喪明』（乙六四）；『不佳喪羊』（前八·一一·四合集二〇六七六）等，

喪當訓失。釋墨、釋杲均不可通。






孙海波

「滌」
一五六一。
疑溜字。
（甲骨文編八五一頁）

郭沫若「今按此乃琇之古文。其旁从之香若賣為古秀字。《說文》秀字通《上諱》曰，段玉裁云：「許既不言，當補之曰：『不榮而實，曰秀。从禾人止』」不榮而實者，《釋州》《爾足》《毛詩》《七月》及《生民傳》文：「引申之為俊秀，秀傑。从禾人者，人者米也。出於稗謂之米，結於稗內謂之人。凡果實中有人，木艸本皆作人，明刻皆改作仁，謬。稗內有人，是曰秀。《玉篇》、《集韻》、《類篇》皆有禾字，曰欲結米也，而鄰切曰，本秀字也。隸書秀从乃而禾別讀矣。知秀古本从禾人，則此香若賣之為秀之初文即可迎刃而解。禾下所从之字形文非目字，實象舍人之米實。此與昔字同意。金文曰即生霸曰字多作昔，有𠂔（《揚毀》蓋）𠂔（《豆閉毀》）𠂔（《散氏盤》）等形，實生之初文，象果實迸芽之形，後乃譌變而為从目生聲。香或从止作𦵏，止乃趾之初文，示其根也。知香若賣為古秀字，璫璫从玉，以此為聲，斯為古琇字矣。L（《卜通》一四六頁六七〇片）

饒宗頤「譽」从古文「老子拔字」，「譽」，益目旁，隸定可作「𡗗」。其繁形有从水者，如：「𡗗」，車

考古所

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
（五二頁）

考古所

7 鹽、門、璣、鑿：皆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三頁）

按：郭沫若說不可據。形體多變異，於卜辭皆為地名，無別。

朱

櫨

𣎵

按：孫海波甲骨文編、金祥恒續甲骨文編皆列入朱字，卜辭用為地名。

李孝定 說文「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段氏注云「又按此字辭云「赤心木松柏屬」當屬於松栢櫨之屬，今本失其舊次。本根根株末五文一貫，不當中散以他物，蓋淺人類居之以傳會一互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說耳。」朱實即株之本字，其次本不誤。赤心木一解當是朱之別義，自別義專行遂另製从木朱聲之株字以代朱，非淺人類居之，一互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說亦不誤。字立卜辭為地名，辭言「田朱」集釋「一可證也。金文朱作𣎵小毛公鼎𣎵小頌鼎𣎵小師克簋𣎵小生簋𣎵吳尊𣎵小師西簋𣎵小永伯簋」（集釋一九五一葉）

考古所 「𣎵、𣎵：均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頁）

按：說文「櫨」之古文作「𣎵」，「从木無頭」，「乘」字即从此。卜辭為地名。

杲

𣎵

商承祚 「杲，疑為杲，金文皇多从𣎵，象日光芒四射之形。」（佚考四葉上）

李孝定 說文「果明也，从日在木上」金氏續文編六卷二葉上杲下所收除上列二文外又收江四四八八一文作𣎵，原辭云「𣎵𣎵卜設貞𣎵介」，下不从木，疑子之繁文。江一一六一辭云「丁杲卜貞自今至于戊申其雨貞自今丁巳至于戊申不雨」杲為早之誤刻，實非果字，以其誤作果故仍金氏之舊收之於此。第三文商疑杲字是也。辭云「𣎵𣎵𣎵𣎵其義不明。」（集釋一九八一葉）

按：字可隸作「杲」，辭殘，其義不詳。

𣎵

按：《說文》二七〇一辭云：「癸酉卜旅从𣎵方于……」為方國名。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𣎵

詹鄞鑫 「甲文𣎵象元柄𣎵，如果把這種𣎵用于劈析木柴，即今人所謂曰楔子也。閩方言稱為曰柴尖也，尖即平字。甲骨文𣎵字象木上插着楔尖，因知𣎵是薪字初文。……既知𣎵即薪字初文，則薪字本义也昭然若畫了。薪字甲文作𣎵或𣎵，象手持斧斤砍斫薪柴之形。《說文》：「薪，取木也。」正保留了這種古義。《詩》七月的曰采茶薪樗，樗，械朴的曰薪之樗之也，大東的曰薪是穫薪也的前一薪字，都應讀為薪，訓為取木。」（釋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國語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二七二頁）

按：字當隸作「𣎵」，契文「𣎵」即从此，亦即「薪」若「薪」之初文，詹鄞鑫之說是對的。

甲

按：合集二四三六一辭云：「甲子卜，行貞，今夕無咎？在正月。在甲卜，為地名。」

𣎵

按：合集二〇〇五七辭云：

「丙寅卜，王貞，侯光若……往來嘉……侯光……」
為地名。

𣎵

按：合集二〇五〇辭云：

「辛丑卜，王貞，來敦戔」
為方國名。

杏

李考定「說文」杏果也，从木，可省聲。卜辭恆見杏字，王襄釋杏諸家多从之，屈翼鵬已辨其非，說見前木字條下。惟此辭云「𣎵杏三屯」字从木从口不从口，乃真杏字，人名。一集釋一九三九葉」

于省吾「杏非杏花的杏字」(粹編四七二片)。
「引陳士輝怀念平省吾先生，古文

按：字可隸作「杏」，「𣎵杏」為人名。「杏」、「𣎵」乃「𣎵」字，與「杏」有別。

1460 李

𣎵

按：字可隸作「李」，卜辭似為地名。

1461 𣎵

𣎵

考古所「𣎵、𣎵：均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九八四頁）

按：卜辭為地名。

1462 杉

𣎵

按：字可隸作「杉」，卜辭為地名。

1463 𣎵

𣎵

按：字从「木」从「高」，隸作「𣎵」，辭殘，其義不詳。

1464 𣎵

𣎵

按：字从「木」从「百」（首）「」，其義不詳。

1465

𣎵

其為「椿」字。
按：金祥恒釋此字為「椿」，參見1393「椿」字條下。此與1414重出，當合併。辭殘，難以證明。

1466

𣎵

按：字右从「木」，左从「上」，「上」可為「士」，亦可為「土」，辭殘，其義不詳。

1467

校

𣎵

按：合集二九一四九辭云：

「其柰」

用為祭名，疑為「柰」字之異構。待考。

1468

權

𣎵

陳漢平

「甲骨文有權字（乙編五六三八），旧不识，甲骨文編束定為權字。按此字从

木，𣎵聲，𣎵即風字，在卜辭或讀為風，如四方風名甲骨文刻辭及卜辭，詳見綴合二六一片及京津

五二〇片，故此字當釋為楓。說文：日楓，木也。厚叶弱枝善搖，一名桑。从木風聲。𣎵（古

文字釋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六頁）

按：釋「楓」不可據，辭殘，其義不詳。契文「鳳」無作「𣎵」者。

1469

椎

𣎵

按：字从「木」，从「佳」，隸可作「椎」，辭殘，其義不詳。

1470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147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472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1473

臙



按：字从「月」，从「臙」，辭殘，其義不詳。

1474



按：此與「桑」字形體有別，或混入「桑」字，非是。辭殘，其義不詳。

1475



屈萬里「不」，疑是柴字，於此蓋為祭名；然未必為祭天之禮。（甲釋第三八九葉）

按：刻辭類纂篆錄形體有誤，卜辭用為祭名。

1476

𣎵
𣎵

按：屯二七二辭云：「辛巳卜，翌日壬王其焚婁。」疑為「焚」字之異構。

1477

𣎵
𣎵

按：屯二一七○辭云：「于焚林。」用為動詞，與田獵有關。

1478

𣎵
𣎵

按：屯二一七○辭云：「于焚林。」為地名。

1479

𣎵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480

𣎵
𣎵
𣎵

李孝定「說文」森木多兒从林从木讀若曾參之參「契文从三木與小篆同。後下一辭僅殘餘「牢森」二字，其義不詳。」（集釋二〇四五葉）

按：字體漫漶不清，僅余殘辭，亦不得與上「牢」字連讀，「英一二八八較清晰，當用為地名」。

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禾

羅振玉「上象穗與葉，下象莖與根。許君云从木从収省，誤以象形為會意矣。」（殷釋中三十四葉）

孫海波「禾，漕八。卜辭禾，年二字通用。受禾，即受年。」（甲骨文編三〇八頁）

陳夢家「卜辭因時代之異而有「年」「禾」交替的用法。說文「年，穀孰也」「稔，穀熟也」「年和稔同訓穀熟。以年為穀熟，是假借為稔字。卜辭受年受禾，實指一種穀物，即禾。但文獻上的禾有廣狹兩義，廣義的泛稱一切穀物，狹義的指穀子這一種。詩七月十月納禾稼：禾麻藁麥。禾稼：禾是穀物的通名，而禾麻藁麥與生民。藁禾麻麥。禾則是穀子的專名。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禾和穀，古音發聲與主安元音皆相同，惟穀是收」的入聲字。崔述稷卨辨說「河北自漳以西古強能發入聲，以東古不能讀入聲。是漳以東入聲的穀即漳以西的禾。」











卜辭之年，禾亦有廣狹兩義：凡單稱的如「受年」「受禾」「年有足雨」「禾有及雨」都指穀子；凡稱「泰年」「秬年」之年則泛稱穀類。卜辭所卜之年，禾有許多當是卜穀子。禾為殷代的主要的生產品，是與地利有關的。淮南子地形篇說「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又說「西方宜黍，中央宜禾」。由此可知關西渭水流域宜黍，關東洛水流域和中原宜禾。詩提到

黍的有二十多次，多屬周詩部份，可見西土以黍為主。但此並非說關西不產禾或關東不產黍，卜辭記殷人種黍可知關東中原仍有種黍子的。

禾、穀子、小米三名是一，乃是今天華北主要的食糧之一。在文字上，一切穀類的字都是從禾以來的，米最初應是小米。說文分別禾與稼，說「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卜辭禾字象整個的一棵禾，稿莖之上並有穗。從禾穗打出來的顆粒是粟，說文「粟，嘉穀實也」。論衡量知漏「穀米舂蒸曰粟」。廣雅釋言「粟，穀也」。廣韻「粟，禾子也。顆粒去了皮而現出實，是米，說文「米，粟實也」。初出地面的禾秧是苗，詩碩鼠傳「苗，嘉穀也」。孟子盡心下「惡莠恐其亂苗也」，莠是雜於禾田中的雜草。（綜述五二六葉）

李孝定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収，省収，象其穗。𥽿，文禾字，象形。雁說是也。其義亦為嘉穀。『庚午卜貞禾有及雨三月。』
籀文：三、二、九、三。言田禾其有及時之雨乎。『壬申貞奉禾于河。』後上：二、三。禱于河以求禾之熟也。定
辭率皆類此。金文作禾，音鼎。禾，籀文禾。于禾于釜。禾，鄭公鈔鐘。作禾，禾鐘。尊乳為穌，與𥽿文小篆並同。許君解此字，采五行生剋之說，為漢儒故習，與字義無涉也。『集釋二三四九葉』

于省吾 按经传中禾字有两种涵义，狭义是专指稷，与甲骨文不同。广义是泛指一切谷类。……甲骨文中所见的禾都是广义的。因为甲骨文的稷字作𥽿，是谷子（小米）的专字。甲骨文凡言受某年者，年上一字必为谷类专名，如受黍年、受𥽿年、受乘年是其例，但从未有受禾年者，足见禾不是专名。说文：日年，谷孰也。𥽿谷梁传桓三年：日五谷皆熟为有年。年乃就一切谷类全年的成熟而言。正因为禾和年都具有泛称性，所以第四期甲骨文往往用受禾代替受年，但决不言受禾年。𠂔（甲骨文释林释禾、年二五〇——二五一页）

陈炜湛 「甲骨文禾年二字常见，关系至为密切。禾字作     诸形，上象穗与叶，下象茎与根，为禾稻之象形。年字作     等形，从禾从人，会意，象人负禾之状。二者形义有别而又有联系，辞例往往可以相通，具有同义词的性质。其证有三：奉禾与奉年同义，受禾与受年同义，它禾与它年无别。郭沫若说：「奉禾犹奉年，受禾犹受年。」均符合卜辞实际。如后下三三·五，禾年二字共见一版；昭后 B 二二九五与京津 三九〇七，二辞文例全同，行款相反，一称受年，一称受禾，皆足为证。至于它年与它禾（它义为害，说见前），例亦多见，如：

貞：佳帝它我年？二月。貞：不佳帝它我年？王固曰：不佳帝它，佳吉。（乙七四

五六——七四五七

庚寅卜，佳河它禾？庚寅卜，佳豐它禾？（粹一一）

与此相似，卜辞还有“年有它亡”，“禾亡（无）它亡”的占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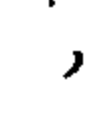
庚子卜，殷贞：年出它？五月。（合集一〇一二五，京津六四八）

辛亥贞：我禾亡它？（甲四〇三）

“年有它亡”实即“禾有它亡”，意指年成受到损害，就如今日所谓之减产；“禾亡它亡”就“受禾”的同义语，其结果当然也就是“年亡它亡”了。

不过，奉年、受年，它年主要见于早期，康辛以后便属少见，奉禾、受禾、它禾绝不见于早期，可见年禾二词的同义实有时代之因素在内。从大量文例考察，禾与年同义通用是中期卜辞的特点之一，奉禾、受禾、它禾也就是这一阶段产生的新词组，分别与原有的奉年、受年、它年构成同义词组，并用不悖。（《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五八——一五九页）

严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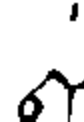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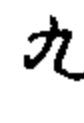

“禾”即是年字的省写。年字甲骨文本作，从人省，载禾，象丰年收获之意。也有省从禾的，如后编下，三十三页一辞：

癸酉卜，弼求，受年（）。

受年年字即省作禾，是个最好的例证。（《甲骨学》二四八页）

裘锡圭

“禾”字在古书里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指谷子（小米），广义的泛指一切谷类作物。前者是本义，后者是引申义（参看齐思和《毛诗谷物考》，《中国史探研》一七一—一九页）。

谷子的穗是聚而下垂的，黍子的穗是散的，麦子的穗是直上的。所以甲骨文把“禾”字写作，黍字写作，来“字写作（来的本义是麦），主要依靠穗形的不同来区别它们。“禾”字有时还写作（《人文》二九八三）、（《九四八六七》）等形，酷似成熟的谷子（参看贝冢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字研究》（本文篇）六八四页）。“年”字所从的“禾”偶而也有这样写的，如甲三四三〇的。

谷子是古代北方最重要的谷物，所以“禾”引申而为一切谷物的通称。甲骨卜辞里的“禾”字多敝已用于引申义。例如宾组等卜辞常问“禾年亡”，“受年亡”等事，历组等卜辞则说“禾禾亡”，“受禾亡”。这种“禾”字应该就是泛指各种谷物的。但是有些卜辞，如“孟田禾释亡”（《续编》一三七），“禾亡”用禾延释亡（《海上一七六七》）等辞里的“禾”，大概仍然是指谷子而言的（“释”是禾有病的意思，看出文甲骨文文字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一五六页）。

“年”的本义是收成。“年”字从“禾”也反映出谷子在古代粮食作物中的重要性。宾组

卜辭除「受年」外，還屢次卜問「受黍年」，「受蕋年」。但是不管哪一期或哪一組的卜辭，都從來不卜問「受禾年」。這應該是由于禾（谷子）的種植量比其它谷物大得多，卜問是受年，實際上主要就是卜問是否受禾年，所以不必再考文為它卜問的缘故。（《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頁）

陳煒湛

「禾年」二字写法有相混的可能：禾字下端开个叉就似年；年字下端少刻兩筆，或忘了「开」又「」，便等于少了一个人「」，成了禾字。但实际情况並非如此。舉禾、受禾、它禾絕不見于早期；而舉年、受年、它年則主要見于早期，康辛以後便屬少見，可見它們的同一實有時代之因素在內。如「禾」是「年」的有意識的省略，那為何式丁卜辭中一例也沒有？又為何在康辛至文丁之世這種省略的「年」竟占了左例優勢，而不省「年」倒成了罕見的少數？上文提到殷墟卜辭經述收禾之辭一百十六例，此外，還收禾之辭五十二例，難道這些「禾」都是「年」的省略？恐怕說不過去。應該承認，禾用為年是中期卜辭的特點之一，舉禾、受禾、它禾也就是這一階段產生的新詞，分別與原有的舉年、受年、它年構成同義詞組，并用不悖。（《卜辭禾年說》，《文物研究》第三期一一〇頁）

按：「禾」與「年」在卜辭有時可通用，但不同字，嚴一萍之說非是；「禾」之廣義為泛指一切穀物，「年」則指穀物之成熟，故引申為「年歲」義，通稱之，可言「受年」，亦可言「受禾」。專指某種穀物，則只能言「受某年」，而不能言「受某禾」。

1483

禾

羅振玉 「說文解字」：「禾，兩刃苗也。从木，从象形。宋魏曰：禾也。或作𥽿。與卜辭所載不知同韻否。」（《殷粹》中四十六葉下）

王襄

「古禾字。許說兩刃苗也。」（《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葉玉森

「禾，岳省文。」（《前釋》四卷六十八葉下）

李孝定

「說文」：「禾，兩刃苗也，从木，𥽿象形。宋魏曰：禾也。𥽿或从金，从子。𥽿文與小篆同，當

以羅釋岳。下从山，此从木岳省，不應从木也。葉說非。辭云「貞曰米石有以而戊戌雨」，爾雅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按：說文以米為「兩」，或體作「釵」，方言：「釵，宋衛之間謂之釵」。米實即釵字初文。卜辭「米」字偶與「說文」米字形體同，非象由之形。葉玉森釋「岳」，非是。今姑且隸定作「米」。古文「米」之或體偶合者多見。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遺冊有「釵」字，與說文「米」之或體相同，但驗之於出土實物，則乃「鋤」字之異體。

1484

秉

羅振玉

「秉仲鼎作秉，與此略同，象手持禾形。」（殷釋中六十葉上）

王襄

「古秉字，許說禾束也，从又持禾。」（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按：甲文秉从又持禾，與小篆同。卜辭或為地名，或為動詞，其義不詳。

1485

匡

葉玉森

「按：地辭云：『王令劉人曰明于京。』」（爾雅下二十、一六）劉从者，疑留，為「留」之變體。从「」，象垣蔽蔽禾于高，以垣蔽之，段借作「留」，就師家敦卣乃精事。段借為「留」，劉一人殆即大戴禮之「留人」，又疑从「」，乃古粟字。从「」即「」，表隱蔽意。篆誤作「」，劉人即地官之廩人。述即劉者。」（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六卷五七頁）

孫海波

「」，乙五五。人名。丁丑卜，今日令匡。」（甲骨文編三一頁）

白玉崢 「」，金祥恒先生續文編，入方部之后（十二、二五頁）。李孝定先生作集釋既錄叶玉森氏之說，列为存疑字（四五〇一），又錄粹九一六之文，入於待考（四七三〇）。叶玉森氏釋「」，曰：「」，即「」省。不命，當之變體。从「」，象垣蔽，藏禾于面，以垣蔽之，假借為「留」。前釋六、五七一。或秉作困，亦面字（粹考一二〇頁）。崢按：字从「」者禾，准

1421

之六书，当为会意。其初义疑为秋收堆禾於野；从匕者，或表其所堆积之范围歟？兹姑隶作匠，以俟考定。至其在卜辞中之为用，率多为人名；餘以辞残，难於肯定。——契文举例校读二——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八四页——

赵诚 「匠，匠。象置禾于器中之形，似即委即之委的古文，当为会意字。」（《甲骨文简明辞典》七一页）

按：釋「委」釋「康」釋「委」皆不可據。字隸可作匠，為人名。

初利

羅振玉 「說文解字利从刀从和省，古文作初。此或與許書古文合，或與篆文合，又或从秉，與从禾同意。許君云从和省，殆不然矣。」（《殷契粹編》中七三葉上）

王襄 「初，古黼字。黼黑。說文解字無黼字，惟利。古文作初，說文通訓定聲梨、梨、梨古本一字，引荀子堯問：『顏色梨黑而不失其所。』注：『謂面如凍梨之色也。』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凍梨，皮有斑點，如凍梨也。』字亦作黼，字林：『黼，黃黑也。』此曰『初馬』，即黃黑色之馬。」（《簠考典禮》七葉下）

王襄 「古利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葉玉森 「本辭（前二三一）之物似畜釋為吉利之利。」（《前釋》二卷四葉背）

胡光燁 「案卜辭利字从勿者，與古文合，其省勿作刀者，與篆文合，實為一字也。勿為雜帛，王國維斷卜辭勿牛為物牛之省，蓋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統觀卜辭用初之文，以云：『乙未卜，貞自門入赤，其利不用。』後下十八，以初與赤馬相對為文，又云：『庚戌卜，王曰貞其利又馬。』後下五，以初馬對文，又或以初利連文，前下十八，初為特牛，觀此數文，皆祭時卜牲之毛色，疑初本為雜色之牲，故其字从勿，由利之音推之，又知其與驪為一。」（《說文古文考》）

徐中舒 「利所以力，力者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末端刺田起土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末旁，故小篆利或从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梨犁諸字，仍是从刀，可證从刀乃是省形。利末母字，自是以力得聲，利地藝禾故得利義。利所以力，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為土色，往傳多借物為之。」（《未耜考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十五至十六葉 全文見集刊二本一分十一至十五九葉》）

孫海波

「利，粹一五〇。人名。利亦六屯。」（《甲骨文編一九九頁》）

李孝定 「說文：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以和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古文利。」此从段桂說。各本古文作利，黎文利从勿實不从刀。屈氏謂當是犁之初文，其說是也。許訓銛乃由犁之利引申為九施之利也。卜辭利字，其義當為吉利。辭云：「其伐漑利，不利。」其伐火利，不利。前：「三，言伐某方利不利也。」甲寅王卜貞其伐口方口口利。前：「五，三，五，同片完辭云：王叶弘吉，利吉對文，可證當吉利之意。字又作犁，其辭皆與用馬之事有關，如云：「癸丑卜貞其犁不吉，其犁不吉。」藏十六：「庚戌卜王曰貞其犁左馬，庚戌卜王曰貞其犁右馬。」後下：「十五，乙未卜貞其犁左赤馬，其犁不吉。」乙未貞其犁不吉。乙未貞其犁不吉。甲：「二，二六，七，珠三一，八重出，後下：十八，八，辭其犁與吉連文，知仍利字。郭清為繼，李釋乃利，似有未安。全文作利，師遠尊利，利鼎，利初，廣中多父盤，師王喜矛，宗周鐘。」（《集釋一五一八葉》）

李孝定 「說文：黎，履黏也。从黍初省聲。初，古文利，履黏以黍米。經典凡訓黑之字多假此字為之。亦作黎。玉篇：黎，黑也。亦作黎。字林：黎，黃黑色也。而說文無黎字。卜辭言：「初馬。」當言黃黑色或黑色之馬。王氏之說是也。今以經典假黎為黎之例收初作黎，利字重文。卜辭又假物犁之初大為黎，說詳二卷犁下，請參看亦並收之於此。犁字重文之字用為顏色字，皆假借，與黎之本義無涉也。」（《集釋二二九一葉》）

屈萬里 「卜辭有初初等字，羅振玉釋利，其說甚諦。本辭作初，當立利字。按：利，當是犁之初文，從禾从刀，其小點蓋象犁出之土由也。」（《甲釋二一三七片釋文》）

姜亮夫 「从禾，字，還有一個重要的。利。利即初。初，交體。初，者初民耕種之器也。勿，即象耒耜，即甲文耜字，所以方省為，也就是耒字的繁文。耒，單體象形。初。」

利 𠂔 𠂔

則象形兼會意，言未耜所施，以禾為貴也。「甲文有𠂔，𠂔，或省作𠂔，加「上」。（實即工字）與「𠂔」（即手），則復體會意矣。」（漢字結構的基本精神浙江學刊一九六一年一期）

按：卜辭「其利」，「不利」為「順利」之義。又用為人名及地名。

商承祚「卜辭中數見其利不利」語，作𠂔，不知其為利者，文與前同，殆繁文耳。」（類編四卷十五葉）

郭沫若「利字羅振玉收為利字。案字左旁从采，采字一作穗，从禾惠聲。此言「利左馬」，上片言「車左馬」，同屬田獵之卜，則利蓋从刀采聲之字也。車（古文以為惠）及利字疑均假為繼。」（卜通一五六葉背）

李孝定「郭氏謂車及利疑均段為繼，是亦讀利為惠，實與于氏之說相同。于氏讀采為惠，于聲韻，通雖可通，然不知字作「利」者仍當釋「利」。利為會意，「利」則會意兼聲也。蓋采穗利二字聲韻均同，古音並在十五部且同隸真韻故利字得从采得聲也。且諸辭釋利並可通讀已於上述，較之于氏釋惠凱順者尤覺文以理順，故知此字仍當从舊說釋利也。」（漢釋一五一九葉）

饒宗頤「利即利之繁形。湯仲朴：「利北馬之貞。」卜辭言「赤馬其利」其語可與湯五澄」（通考一五三葉）

于省吾釋采，參𠂔字名下。

按：「利」與「利」不能混同。于先生已詳論之。參見1488「利」字條。

利 𠂔

于省吾說文采重文作總，是掄可讀惠之聲。惠之通詁訓順，其惠不束言。其順不棘也。《駢枝

「字从禾，勿聲。或从刀，省刑也。」

甲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利 〇 藏 二 一
 利 一 後 五 下 五
 利 八 後 八 下 一
 利 五 滿 九
 利 一 滿 五 一 〇
 利 六 淋 七 二 二

从木，勿聲。木一作𣎵，从木，當即采若采之繁文。說文禾部：「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木部：「采，拊取也。从木，从爪。」段玉裁謂「二字同意」是也。賓虹草堂鈔印釋文載左揭采文小鈔：



黃質謂「莖，正字通」。采官食地，故曰采邑。菜，采通。其字从采，與甲文同。下从土，即

白玉峰「商承祚氏释利，曰：「卜辞数见其利、不利之语，作𠂔，为利之籀文。」（类编四·一五）。或曰：「𠂔，商承祚收为利字；案乃利之异，盖亦段为𠂔也。」（通考一五七页）。金祖同曰：「利字，吾友李旦丘释为制；极墙。古文制作𠂔、𠂔、利，与此字之作𠂔、利、利同。」说文：「制，御也。」旧乞左马或其制𠂔，犹卜国为御也。」（遗考二六）。于省吾氏释惠，曰：「其𠂔不束，卜辞数见。𠂔通惠；𠂔字当从采声。」说文采重文作𠂔，是𠂔可读惠之证。惠之通诂训顺，其惠不束，言其顺不棘也。」（骈枝三八）。峰案：字为利之籀文，仅见于第三期廬、康二王时之卜辞。于本辞之为用，当为吉利之义。」

（契文举例校读十六）

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四〇页）

于省吾

「第二期甲骨文的曰其剝右馬匹和曰其剝左馬匹（{后下五·一五}，剝字作剝，

羅振玉釋為利（增考中七三）。又第三期利字篆乳作𠂔，商承祚同志謂利為利之繁文（漢編四一五）。郭沫若同志謂：「日字左旁从采，采字一作穗。……東及利字疑均假為𦰩。」（通考七三一）按甲骨文字利字常見，从无作利或利者。郭謂假為𦰩，也不可據。說文：「日采，禾成秀也，人所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甲骨文利或作𦰩，左下从土），其上从又，其右从刀，象手持禾穗以刀割之，而又以采或𦰩為聲符，乃全意兼聲之字。利或利后世省化作采，自漢以來又代之以禾惠聲的穗字，而采字遂罕有用之者。采字晚周古陶文作采，古金文作采，或見者屢見。

甲骨文對於𦰩（馬名）或赤馬言曰其利不占者數見（綴合編二三七）。占字旧誤釋為𦰩（通考七三三）。利既為穗之古文，故也可讀作惠，（爾雅釋詁訓惠為順，惠訓順典籍習見。說文又訓利為馬順，利與順義相因。占字甲骨文也作貞（佚八九一），占與貞乃烈字之初文。今吾鄉方言謂馬性之驕突者為曰烈劇。依據上述，則前文之其利右馬和其利左馬，利字均應讀作惠，其義為馴順。這是說，馴服左右馬，使之就范。其利不占應讀作其惠不烈，這是說，馬之馴服而不驕烈。——（釋其利不占）——甲骨文字釋林三二八——三二九頁）

按：「利」與「利」同字，于先生訓為「順」，義為馬之「馴服」，與「烈」相對。其說是對的：「利」或「利」均與毛色無關。

𦰩

𦰩

𦰩

𦰩

按：字从「𦰩」，从「木」，而「𦰩」實為「𦰩」之省，此即說文「𦰩」之初文。說文訓「𦰩」為「調」，謂「讀與和同」。說文訓「和」為「相摩」，實則「和」即「𦰩」之省，初本同文。而「𦰩」則為「𦰩」之孳乳字。參見0751「𦰩」字條下。卜辭「𦰩」為祭名。

白玉崢

參世字条

按：合集一五三三五辭云：

按：與秦字無涉。

孫海波 「佚存七四五版曰口若以𣎵口乎𣎵，曰商先生曰：曰𣎵不知與秦為一字否。曰今審此字為𣎵，說文曰𣎵，治也，从𣎵林聲。曰金文毛公鼎曰𣎵自今出入尊命于外曰作𣎵，此作𣎵者，乃从𣎵，古文𣎵与𣎵无別。說文𣎵部曰安，諍也，从女在𣎵中。曰金文陳獻奎作𣎵。曰寢，卧也，曰卜辭作𣎵（后下二九·四）以是例之，知𣎵亦可从𣎵作也。」（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十七頁）

張亞初 「𣎵（𣎵）編類一九四頁） 此字島邦男以為與𣎵為一字，是不妥當的。此字應隶定為𣎵。我們曾經在商代職官研究一文中考證過，𣎵即𣎵。𣎵、𣎵二字形音皆通，所以𣎵即𣎵。𣎵字也是如此。𣎵就是后代字書中的𣎵。集篆古文韻海卷一諍韻，𣎵字載有𣎵命兩種形作。由此可知，卜辭之𣎵是从𣎵从冊的𣎵字的异体字。在卜辭中，𣎵與𣎵字形虽近，但非一字。𣎵字旧釋曆，是不正確的。」（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四頁）

張亞初 「卜辭的𣎵字从入从𣎵，后世变为从入从林𣎵和𣎵。这是由于𣎵、𣎵形、音都相近的缘故。」（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七頁）

按：張亞初謂「𣎵」、「𣎵」有別是對的，但以「𣎵」為「𣎵」之異體則非是。契文「𣎵」乃「𣎵」之省，與說文訓為「思」之「𣎵」有別，不能據後世字書以「𣎵」為「𣎵」之異體。

𣎵 𣎵

按：合集二八二三三辭云：

「督用木延𣎵」

似為某種穀物之專名。

𣎵 𣎵 𣎵

葉玉森「藏龜」餘：「乙巳卜，今月有事。」殷虛文字第三十六葉：「庚申（缺），今月（缺）事。」今下一字並从日在禾中。依今春今夏例推之，當即秋之初文。卜辭以「象春」以「象秋」，一狀枝條初生，一狀禾穀成熟，並繫以日為紀時標識。古人造字之始，取義正同。篆文从火，許君謂龜消聲，失其指已。（鈞沈二葉）

唐蘭

「東是補」本字，其義當為獲禾。

（天壤文釋二十三葉）

郭沫若「東字亦字書所無，葉玉森釋秋，今與夏祭」字共見，足證其謬。以辭意推之，余意當是得之古文，从禾加東以示莖之所在，指事字也。字至此，則讀為早。其早乃寧，則早乃寧，正文从字順。（辭考一一三葉上）

于省吾「按釋東為秋為得為補，均疏於分析偏旁，莫由徵信。古化蒲坂帶，蒲字作東，乃東形之譌變，與東字無涉。卜辭東字从禾从口，雖似東未之形，然與東字迥異。卜辭束縛字作束，金文有刺字，同刺。刺字左从東，或作束束束，其从禾與以木一也。其加點為飾與不加點一也。由是可證卜辭束字，即刺與初所从之束束束束，倘無可疑。說文束部：「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盧達切。」按刺戾為聲訓。惟說文入於束部，又以為會意字，並誤。刺係形聲字，應从刀束聲。凡經傳稱列考或功列字，金文通作刺，是列烈與刺以音近相假。又說文：「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勑，誠也。从反，束聲。耻力切。漢代人書敕字多作勑，勑即勑之譌。勑同敕。湯誥：「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此俗字也。字林作勑。」按清儒多以為勑正勑俗，疏矣。勑及敕讀與飭同，刺勑並諧束聲。盧達切與耻力切，乃一聲之轉。凡金文刺刺刺勑所从之束束束束，即卜辭束字。束當讀盧達切，與刺同音。說文：「刺，楚人謂藥毒曰痛刺。从刀，刺聲。」注：「刺，辛耕也，痛也。按刺同刺，刺从刺聲，轉从束聲，是以刺从束音同之證。卜辭每稱今束束今束月，束應讀作臘。束臘雙聲，臘，盧孟切。束，盧達切。並來母一等字。以漢世方言近之。說文：「樹，木也。从木，刺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云：「即吾蘇所云白臘杆子也。廣韻二十八孟通字注：「通，不謹事。」宋項安世詩：「粹關山頭破草亭。」按粹關乃通通之轉語。是从鼠从刺从束字通之證。風俗通義祀典：「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廣雅釋天：「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按廣雅與風俗通所記各異。惟臘祭之名，不始於秦漢。左傳五年傳：「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眾神之名。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臘謂以田

臘所得禽祭也。韓非子五蠹：「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臘而相遺以水。」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
二年初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
明堂位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稱也。」按此可證臘祭不始於秦漢。師表段：「余用作朕後
男歲尊毀。」孫詒讓謂臘當為臘之省，是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蜡謂十
二月大祭萬物也。』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色慎言云：「先鄭但以蜡為十二月
大祭萬物，不辨固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按御覽三十三引
杜公瞻云：「惜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澤，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
則於十月農隙是也。』後世臘有新故交接之義，遂移於夏正之十二月。」按杜說是也。卜辭以東為
臘。祭名多用通借字，猶「」即「」，衣之即「」，穀之即「」，即「」，即「」。是
三六十三：「庚申卜，我今東又史。」前八十四：「丁未卜，困東又史。」又史即有事，有事均指祭
言，詳研契枝譚。是今東月即今臘月，今東即今臘。前四二九三：「友東。」即有臘。類纂存疑
三八：「又東。」即有臘。粹編七八〇：「東于孟，黃大雨。」東為讀為臘亦通。後下六六：「弱
崔東。」類纂存疑三八：「東弱崔。」即弱崔東之例文。崔東即觀臘，臘祭即蜡祭。禮記雜記：「子
貢觀於蜡。」語例同。粹編八四五：「其東乃蠶。」其東即其臘。但蠶字未詳，郭沫若讀為寧，未
稿。遺珠四〇二：「癸酉卜，其東三示。」東作東，金祖同誤釋為帝，其臘三示者，其臘祭三示
也。葉玉森釋東為秋，不特於形不符，且今秋月不詞。又殷代紀時，有舊秋而無夏冬，由一月
至六月為舊，由七月至十二月為秋，稱今秋可也。稱今秋月，不知其為秋之某月。古人紀月，
均冠以數字，不應如此籠統。卜辭亦稱今月，以其月數紀於辭尾。然則今東月必就一年十二月
中之一月為言，斷可識矣。東既應讀為臘，臘就一月為言，故但冠以今字。舊秋乃季名，故稱
今亦稱來。臘屬於秋，故不復稱來矣。總之，東字即金文刺刺刺刺所以之東來東，其音讀
為粹。卜辭以來為臘，臘為祭名，引伸之則名臘祭之月為臘月矣。（辭枝九葉釋東）

陳夢家

「武丁晚期的子組卜辭中，有兩種月名：

I、今東月 又史 前一一二〇

今東又（史） 拾七六

今東用 簠存疑一四

II、干祭月 又昌 前八六三

祭月又史 前八五六

姚孝遂 肖丁 12) 庚午于喪田不遇大雨

辨 845 日 東 田 字 的 用 法 較 特 殊 ， 過 去 未 見 此 種 辭 例 。

郭沫若先生考釋謂「東」字，叶玉森釋為秋，今與夏祭之寧共見，足証其謬。以辭意推之，余意當是釋之古文，以禾加東，以示莖之所在，指寧字也，字在此則讀為旱。否是釋東為秋是對的，讀日東田為旱田則是以為之，缺乏根據。所有卜辭諸日東田字，都不可能讀作旱田。陳夢家先生曾以日東田為月名，以為日與農事有關係，亦不可據，关于日東田字的解釋，只能存疑。一八七頁

裘錫圭 「東」字从下引卜辭看，显然跟农业有关：

庚午于東于噩田，不遇大雨。

弱庚午，其雨。 屯南三三五

□西卜，其東孟□ 合三一七九六

□戎東于孟□ 遇大雨。 粹七八〇

其東于孟□ 拾三一二〇一

翌日庚其東乃……，(比)至來庚有大雨。

翌日庚其乃……，至來庚亡大雨。

來庚……東乃……，亡大雨。 粹八四五

乙未卜：今日其屯(？)用林于濕田，有(正)。

弱屯，其……新東，又正(，正)也可能應釋為「足」。

屯新東屯用上田，又正。 屯南三〇〇

達字字叶玉森殷契鈞沈釋「秋」(二頁)，唐兰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釋「補」(二三頁上)，都沒有根據。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釋「禾」，謂其字「从禾加東以示莖之所在，指事字也」(一三頁上)。于省吾雙劍修殷契粹編考釋釋「禾」，謂其字「从禾加東以示莖之所在，指事字也」(一三頁上)。同音，說文謂「刺」字从「束」，非是。綜合郭、于二說來考慮，「束」似應是「梨」，此字下文均用「刺」替代「束」的初文。說文：「梨」，黍稷也。「廣雅釋草」：「黍稷謂之列」，「稻稷謂之列」，「稷稷謂之列」。禾從穗，「禾」，毛傳：「一役」，列也。廣韻平聲陽韻：「黍稷，禾莖也。」「說文」：「黍稷謂之列」，「稻稷謂之列」。引文可知「刺」是禾，黍稷一類谷物的莖杆之名。「刺」，古音相近。「刺」，古音相近。「刺」，古音相近。烈字，金文通作「刺」，「一雙劍修殷契粹編考釋」(周厉王之「厉」金文作「刺」，古書中

烈山氏。亦作「列山氏」、「厉山氏」。这些都是「列」、「刺」音近相通之证。所以把「秉」释作「列」的初文，从字形和字音上都讲得通。

卜辞「秉」字多用作动词。殷人收获谷物有时只摘取其穗（详下文），留在地里的禾秆需要另作处理。用作动词的「秉」应指处理禾秆的一种行为。在古书中，除菜可称「菜」，《周礼》

夏官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鄭司農注以「芟除其草萊」釋「萊」字。地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鄭玄注：「萊，除其草萊也」，「除草可稱「草」」。周禮地官甸官：「若

「秉」包括在「除草」工作里。禾秆也可用作肥料。殷人有时只收谷物的穗而把禾秆留在地里再作「秉」。

处理，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从上引辨八四五的三条卜辞似可得到印证。上引屯南三〇〇四诸辞需要解释一下。新秉可能指收获后不久就加以处理的禾秆。『湿』

字从商承祚、王襄、叶玉森诸家释（看甲骨文字集释三七五五页）。「湿田」，「上田」对「下田」也。见于屯南七一五，「湿田」还见于甲一五一六。西周晚期的散氏盘铭有「我既付散氏湿田」。

与「原」，「阪」或「山」对言。「邶风简兮」毛传：「下湿曰隰」。秦风车邻毛传：「陂曰阪」，

湿的田。小雅信南山说：「……原隰，曾孙田之。」大雅公刘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这说明原田和隰田是古代最重要的两类田（原田之称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舆人之涌）。毛传说：「下曰隰」，隰田也未尝不可以称下田，上田大概就是原田（大雅正月所说的「陟田」之

类的田，或许也可以包括在上田之内。从上引关于「湫田」、「上田」的卜辞来看，原因和

上引第一辞可能是卜问是否把草木禾秆等都用在隰田上。第二辞可能是卜问是否不要都用在隰田上，而把新秉移至别处使用。第三辞大概是卜问是否把新秉都用在上田上。

卜辞既卜问王是否「覲藉」(参看下文第三节4之B)，也卜问王是否「覲東」：

王其隤(覲)。

可見商王對東這件事相當重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后下六、六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
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

可見商王對東這件事相當重視。L（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頁）

然均有待於進一步之追索。

按：釋「秋」，釋「補」，釋「桿」均不可據。于先生讀為「臘」，裘錫圭讀為「梨」，可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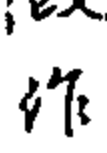


按：此與「束」形義皆有別，不能混同。隸雖可作「束」，但非「束」之「束」。而是「刺」字之所从，只能存其原形。

刺





李孝定「刺字契文金文均不从束，于省吾隸定為束是也。至氏續文編殆即據于氏以束為刺字偏旁之說而釋束為束。文字衍妄，偏旁七時有更易，不能悉執小篆以上溯古文也。」

屈萬里「刺，从束从刀。束，卜辭作，束等形，于省吾隸定作束，謂即刺字之偏旁。而刺字刺自作，秦公毀作，並與束辭字形近，知刺即刺字也。金文多假刺為烈，于省吾謂卜辭多段束為（同上）。本辭殘缺，刺字義不可確知，或竟與束同也。」

按：釋「刺」可從。甲一三一五、一三二五均殘泐，甲六二四「小臣刺」屈萬里以為「小臣之私名」是對的（甲編六二四片考釋）。




按：字从「束」从「受」，辭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祭名。

璿

璿

璿

璿

按：此均為晚期卜辭，皆為地名。當與 1448 之「香」為同字。參見該字條下。

秠

秠

按：饒宗頤「丁酉卜，爭貞：乎由秠，于姐受年。」：「蜀人謂黍曰糖，據。」：「則秠即黍之別名。」（《通考三六三頁》）

禾別也。張秉權「秠（秠）字卜辭作秠。胡厚宣最初未定為秠，疑讀為稗。他引用說文：稗，从前我也相信胡氏的說法的，後來覺得陳夢家把這個字釋為秠字，似乎比胡氏之說，更勝一籌。而且也更符合這個字的形體結構，因此，我現在改從陳氏之說，也把它釋為秠字。說文七上禾部：「秠，日秠，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秠。」從禾尼聲。段玉裁注：「淮南書：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荻也。」他書皆作耨，力與切。《埤蒼》：耨，自生也。亦作耨。采也。《後漢書》：《帝紀》：秠皆力脂切，則耨同也。古作旅。《使漢書》：皆謂不種而自生者也。《晉灼》曰：「採，采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按離、秠、旅，一聲之轉，皆謂不種而自生者也。《晉灼》曰：「採，采也。《野生》曰：旅，秠是一種不種而自生的野生稻。可惜卜辭秠字僅只一見，它出現在或套卜辭的一句之中，今錄其成套卜辭的全文如下：

(1) 丁酉卜，爭貞：乎由秠于姐受年？一

(2) 由藉于姐受年？二三

(3) 弗其受年？四

(4) 貞：受年？五六

弗其受年？五六

(4) 貞：受年？五六

(乙編三二一二)

𠂔

身

20

按：「棍」為自生稻，卜辭既用為名詞，亦用為動詞。

「古季字」

(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四葉上)

王國維「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恆秉季德，則該與恆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恆即王恆，皆見于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是王亥之父冥矣。』（先公先王考集林卷九第三葉）

孫海波「說文」季，少備也，从子从稚省。古子孫之子皆辰巳之巳，而非子丑之子，凡从子之字皆宜隸巳部，許書混入子部非。一（文編舊版十四卷十七葉）

「𠂔」
𠂔 二六三。说文从子之字，卜辞皆从巳。
L (甲骨文编五五七页)

季孝定。說文：季少偏也。从子从稚省。稚亦聲。从禾。禾未見其必弟。稚省。林義光文源謂季从禾从子會意，當即釋之古文，引申為長幼之偏，較許說為長。卜辭言「又季」。前、五、四、十、四、出于季。前、七、四、一、二、人名，王說當是。孫氏謂从子之字當隸已部，說祖岩氏金文編，其說非也。子幾本一字，即義文之已。作「𠂔」，象子左包中之形，仍是子之異體耳，非力二字也。金文作「𠂔」。季蓋「𠂔」，季子白盤「𠂔」，作季蓋銘尚多見，略同。亦有禾字右傾作「𠂔」。季念其「𠂔」，義仲其五。說文五翼遂謂季當禾音稽聲，非也。右傾者仍是禾字，季念其「𠂔」，大可證也。一集釋四三一九葉。

季。从禾从子，表示幼禾之意，为会意字。ㄥ

(甲骨文简明词典第七页)

讀謂：按：契文「李」字从木从子，與金文、小篆並同。說文以為「从子从稚省」，非是。王筠《句

年

𠂔

𠂔

𠂔

从子未。古作𠂔，引申為叔李之李，亦與𠂔通用。詩：有齊李女。米廩：李女斯饑。漢人，李猶稱也。林說可從。廣雅釋詁：三，李，稚並訓為「少」。凡物之幼者，少者，小者，均得謂之「李」，亦謂之「稚」。儀禮特牲饋食禮：「挂於李指」，鄭注：「李，小也」。周禮山虞：「凡服祀新李材」，鄭注：「李猶稱也」。

卜辭「李」為先公名，王國維以為即「冥」。陳夢家謂：「我們根據天問所能肯定者是該、恒在李之後而昏、微之前。天問的昏、微，相當於殷本紀的冥、微。就我們的理解，推論如下：

（1）天問的昏、微，相當於殷本紀的冥、微；

（2）天問的李在該、恒、昏、微之前而不是冥；

（中略）在聲音上加以推測，武丁之李和武丁以後之冥可能是一「綜述三四一」。陳氏辨正王國維之說可從，但以「李」為「冥」，則屬臆斷。

孫治让

「𠂔」，即年字。

（契文舉例上四十頁下）

葉玉森說文：「季，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季』。按契文季字並不从千，似狀禾下見根形。禾孰則犁其根，根見則一年盡，即季之初澣。猶風於十月曰改歲。孟言農事畢，以禾孰紀歲功之成也。又疑从人戴禾，初民首部力強，禾稼既刈，則捆為大束，以首戴之歸，仍許書穀熟為季之意。迄今番苗民族，及西方未開化諸島國，猶沿古代戴物之習。後制之禿，殆緣禾字而誤認與？」（說契一葉下）

董作賓說文：「季，穀孰也。从禾千聲。按金文卜辭皆从人，不从千。金文有从人者，齊侯壺知當為「𠂔」或人聲，从千乃「𠂔」省安。見卜辭中从人作「𠂔」者，有省作「𠂔」的，意義則確為「穀孰」。卜辭中季字用途有二，一是年，一是受年，就是後世「祈穀」之祭。受年受季年，就是年穀豐登之意。在商代還沒有把年作紀歲之用的，到了周代才把禾穀成熟一次稱為一年而年字始含有歲祀之意。卜辭中所見之殷曆載安陽發掘報告」。

吳其昌「年」字，亦有可為祭祀之一，則在經典故書中，惟周禮春官太祝所掌六祝中，二曰年祝。鄭注：「年祝，求永貞也。」一見以外，余則絕无可徵，但在卜辭中，則顯有明

白証驗。按卜辭有曰：「其年父庚。」前·一·二七·二。此「年」字不以祭祀解之法不可通。有較此更明顯者，如曰：「癸未卜貞其于十小年，即十年，年……」前·四·七·八。則「年」為殷代祭典之一種，可確見矣。L（殷虛書契解詁第七三頁）

陳夢家

「乙辛卜辭云：『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才八月，佳王八祀。』」辭八九〇。可證到乙辛時代為止，歲、年與祀三者有別。卜辭的「年」如「受年」、「出年」即「稔」，指收穫。年字前加數字者則有以下諸例：「自今十年出五，王豐。」續·一·四·五。實至於十年。辭一·二七九。保十年。候一九九。此「年」皆非紀時，它們可能是紀若干個收穫季節。前四·七·八。武丁卜辭有「年十月用」之語，其義不詳。它們的用法略同於歲，武丁卜辭云：「癸丑貞二歲其出禍。」辭二·九六·一。貞其於十歲迺出。陰五·七一。辛未卜自今三歲毋燎，五。甲寅藏骨歲之言德，言劇。說文穗作采，象手收禾之形，劇之義為利傷為割。在卜辭中，歲即不作紀時的年歲解，亦不作歲星解。武丁卜辭云：「辛亥貞壬子又多公歲，弱又大口歲，萃，庫一〇二三這是摹本，摹者於「大」下失摹一千支，當是大乙、大丁之類的人名；或以「大歲」連讀，是銘誤的。卜辭有「今歲來歲」，其辭如下：1.「今歲受年。」甲三·三九八。隤一·二六。甲二·五一一。辭八·九六·九〇。2.「來歲受年。」紀六·八八一。甲一·四九三。辭三·三九五。3.「今來歲。」今來歲我不其受年。紀一·一七三。20.「今來歲我受年。」紀九·七九。今來歲帝。頌齋藏骨4.下歲中大。一〇。5.今歲：「今歲亡禍。」庫六·四八。今歲又史。前八·三七。今歲秋不至茲商。河六·八七。今歲亡大水。陰三·七七由此可知歲大多數是關於年成的。卜辭卜年分為兩段：一段五一·二·三、四等月，所卜為禾類的收成；一段五九·十、十一等月，所卜為麥類的收成，故定後者為「麥季」的開始。卜辭的卜年和卜歲都應在收穫以前，即每一「禾季」之前半段，即種植的時期。……卜辭的「今來歲」，「二歲」是一年，「自今三歲」是二年，「十歲」是五年。（綜述二二三葉至二二六葉）

李孝定

「說文：『季，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季。』」黎文千字亦从人作，見第三卷。千下季字从禾从人與許說同。葉氏謂字象人首戴禾會意，恐未然也。又謂象禾下見根形，亦未安。黎文季字多見，其下明是「人」字且未見根，於義亦無取。葉謂未熟則犁其根，此刈穫以後之事，於禾根不應與禾同見也。卜辭恆言受年求年，成謂年穀豐登，無年歲意，董先生之說是也。金文年字多見，大抵从禾从人。如「頌壺」，「善夫克鼎」，「仲師父鼎」，「弔父父鼎」，「中上匪此例至多，不能具舉。亦有从千作者，如「齊公姜孟同器」二文，一从千一从人，「齊伯姬無卹壺」，「鄭公鍾」，「陳子子區」亦或从千作「季」，齊侯壺，「鄭公鈞鐘」，「王孫鐘」从千乃从千所衍安，从千則从人所衍安，古文字每增橫畫，無義。黎文或作「季」，前六·六四·一。辭云：「貞我」

受鮮，確為季字，惟何以从鼻則不可知也。（集釋二三六七葉）

張秉权

「甲骨文中的日年字，象一个人的头上顶着禾的形状。这也就是说文：日年，穀熟也。日之义的来源。孙炎以为：日年，取年穀一熟也。春秋，宣公十六年，經：日大有年。穀梁傳：日五谷大熟為大有年。春秋时代的所謂日有年，也就是甲骨卜辭中日受出（有）年。日的日出（有）年。普通穀類，在黃河流域，大概一年一熟。所以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為一個年，是很合於農業社會的條件的。殷人自然也可能用這樣的日年日來計算他們所度過的歲月的。至於歲字，在甲骨文中，除了日今歲日日來歲日等習見的語辭而外，亦有以數計歲的例子，如：

(1) 癸巳卜，貞：二歲其出田？

（甲編二一六一）

(2) 貞：其于十歲迺出足？

（金璋五七一）

(3) 辛未卜，自今三歲毋蟊？

（甲室藏骨）卜辭綜述二四四頁所引

因為在卜辭中，還沒有發現過日惟王若干年日或日惟王若干歲日的記錄。所以我們對於上舉的以數計日年日或日歲日的那些現象，只能說它是紀年的痕跡。上（殷代的農業與氣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二七七頁）

白玉崢

「……年字在甲骨文字中，於吳氏及蔣堂先生所舉諸義外，尚有為人名之义者，如：

貞：出，年其死？

（前六·一·五）

年卜。

（佚九六五）

貞人之名日年者，只此一見，未由征其时序；然就其書體風格觀之，或為第一期武丁時之貞人歟？商氏考釋（一〇四頁），解為日禾卜，非是。

亦有為地名、或方國名之义者，如：

貞：茲雨，佳年田？

（人一六四）

于年。

（人一四六）

前一辭之「年」，既可解為人名、神名，亦可解為地名、方國名；惜乏類例，未由征其究為何義。然後一辭之「年」，為地名、或方國名，殆無疑矣。（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九一四——三九一五頁）

于省吾

「說文：日年，谷孰也。日谷梁傳桓三年：日五谷皆孰為有年。日年乃就一切

谷类全年的成熟而言。……甲骨文年字上部通常均作禾形，但亦有例外。如从黍省作𥽿（乙一七三一），从黍省作𥽿（乙一九六六，乙七二〇五），按其字形即可知该辞之年有所专指。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甲骨文字释林》释禾，年二五〇——二五一页）

按：「年」象人首戴木之說，純屬臆測。小篆為从「禾」，「干」聲，而契文皆从「人」，而「干」與「人」實本同音。陳夢家論「年」，「歲」之異甚詳，其說可信。

禾







王襄

「古黍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四葉上）

王襄

「說文解字」

「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而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故从禾入水也。」（依段氏本）契文之黍从禾从水，或省水，不从而省聲。其禾之偏旁皆象黍之采，或雙采或三歧或四出不定。然其采皆下垂作散放狀，所以之水異文甚多，从

以則為水，孔子禾入水之說與契文黍字合。許氏廣存異說，可以証此真古文，功有足多。曾伯簠之粟與他一器之粟，從而以米，米為禾與許說合，殆黍之別體。（古文流變臆說六九頁）

羅振玉

「說文解字」

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仲虺父盤亦作料，此或省水。

黍為散穗，與稻不同，故作从水之狀以象之。（殷釋中三十四葉）

束世澂

「甲骨文中有象黍字而聚穗的或作禾字形，而加水點的皆是稷字，過去皆誤釋為黍。」（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三葉）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小注）

為黍。……（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三葉）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小注）

陳夢家

「黍即黍字，因其色黃，故又叫做黃米，大黃米。」說文：「黍，禾屬而黏者是也，以大暑而種……黍可為酒……」卜辭說：「黍年有足雨，王飲亡荒。」是說黍有了好雨，王可以暢飲無忌了，可見它是釀酒的。但當時以黍為飯，仍是可能的。據古書記載，黍賤於麥而貴於米，詩：「黍稷薿，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可見平年黍是貴重的糧食而小米是賤食。（綜述五二六葉）

又曰：「黍本為一種農作物名，作為動詞，即種黍的動作。」（綜述五三四葉）

又曰：「黍本為一種農作物名，作為動詞，即種黍的動作。」（綜述五三四葉）

孙海波 甲二六六五。从水与篆文同。〔《甲骨文编》三一二页〕

李考定 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说文》〕篆文大多象黍形，间亦从禾作。从水或省作，或从水省作，即篆体从水省作也。篆既作，故或以为雨省声。段氏且改篆体为从雨矣。黍为高粱，为旱地作物，〔《说文》〕利高燥者曰黍，而字从水殊不可解。推字形与篆体合释黍固无可疑。宋氏释黍非是。徐灏段注云：「窃谓黍当从禾建类，上二点下四点象黍末，与从木作𣎵象黍汁同例。书者误以上两点作曲垂，于是上半建类成禾，下四点成水而三之，遂谓之禾入水耳。」徐氏盖缘不得从水之解故为此说。且考篆体作𣎵，其说固若可征，然篆文字之从水，篆体固不误，其义固不可解，阙之可也。金文作𣎵，仲虺父盘与祭父作𣎵者同。〔《集解》二三八八页〕


屈万里释卜辞「戊寅贞：王黍？」〔《甲二五九二》〕云：「谓种黍也。」〔《甲编考释》九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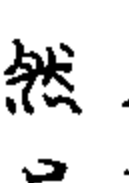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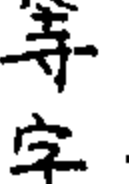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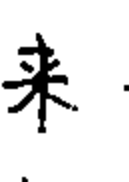
于省吾 「黍今称黍子，或称糜子，去皮称大黄米。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也。』」甲骨文黍字作𣎵、𣎵、𣎵、𣎵等形，穗部作一个或二、三个三叉斜垂，又多从水旁，也有以数点代水者。罗振玉谓：「黍为散穗，与稻不同，故作𣎵、𣎵以象之。」〔《增考》中三四〕罗氏释形是对的，但把𣎵字误与黍字列在一起。其实𣎵字是从齐从禾，其所从之齐虽多作点形，但所从之禾没有一个穗部作三叉形的。而且也没有从水旁者，二字截然不同。甲骨文称：「𣎵𣎵，殷贞，我受𣎵年。」〔《丙辰卜》，殷贞，我弗其受𣎵年。四月。〕〔《乙六七二五》〕又：「𣎵𣎵，受𣎵年。」〔《京都五七九》〕这是甲骨文中罕见的黍字作从禾从水之例。周器仲虺父盘黍字作𣎵，与甲骨文中个别讹变为从禾的黍字相仿。黍字所从水旁有在禾下者，故小篆又变作𣎵。说文既以为雨省声，又引孔丘说以为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均属臆测之辞。甲骨文黍字最为习见，其它谷类多则数十见，少则数见或一见。因此可知，黍是商代的主要谷类作物，当是平民的主要食粮。〔《甲骨文文字释林》释黍、𣎵、𣎵、𣎵二四二——二四三页〕

于省吾 「甲骨文言乎黍于某地者习见，黍也作动词用。」〔《甲骨文文字释林》释𣎵二五二页〕

裘锡圭 「甲骨文『黍』字的异体很多，下面举出的是比较重要的几类（未注出处者皆

d、e 跟 4 f 却要分成两个字呢？

说文，香，字从禾，黍，甲骨文，香，字上部正作，禾等形（甲骨文文字集释二三九三页）。集释把字形和用法都不同的，香，也收为，香，字，是不对的。殷墟卜辞综类分，香，省，为二字，可以从。这也可以证明 4 b 至 4 f 诸形都是，黍，字的异体。综类把 4 b | f 和 5 都看作，黍，字是正确的。

4 b、c 如果去掉小点就是 1 c 了。1 c 其实就是 1 e 的简化形式。它的中段左右两笔跟顶上的一笔一样，也都代表穗，跟，来，字，禾，字中段左右两笔代表禾叶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象穗的部分不下垂是，来，字的特点。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穗形显然呈下重状的 1 c 和 4 b、c 等字不能释为，来，或，来，字。甲骨文，来，字，第一期多作，二期以后多作，顶上所加短画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晚期甲骨文，来，字往往作，中竖上端略斜。这跟，戈，字由十字变戈一样，纯粹是笔势上的一种变化。只有少数，来，字由于顶端短画偏在一方面作，才有些近似 1 c。粹八八七，乙亥卜受禾禾，一辞中的禾字，粹编考释和胡文都释为，黍，。这是正确的。但是粹九。八，登禾，的，禾，字，一下文中此字均用 & 替代。考释却释作，禾，。胡文则释作，来，。这就自相矛盾了。综类把，登 & 的，&，看作，黍，字是正确的。

从 1 | 5 各类字形在各类卜辞里出现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它们都是，黍，字的结论。1 a、b、2、3、4 a 等类形的，黍，字，只见于宾组和少量自宾间组卜辞。如果只承认这些字是，黍，字，显然是不合理的。黍，字，这在宾组卜辞里出现非常频繁的作物名称，为什么在宾组和自宾间组之外的各组卜辞里竟然完全销声匿迹了呢？另一方面，在这些卜辞里，却屡见属于 1 c、4 b | f 和 5 这些类型的字，其用法跟宾组的那些，黍，字非常相似。例如：宾组卜辞曾卜问王在囿地种黍之事（前三。二〇。二等），历组卜辞曾卜问王在囿地种黍之事（续一〇六）。宾组卜辞曾卜问，取禾，之事（洽二七三四正，四〇〇七八正），历组卜辞曾卜问，取禾，之事（屯南七九四），第五期卜辞也曾卜问，取禾，之事（后上一八。一一）。宾组卜辞曾卜问，登黍，（一丙四四八，七七五九六），黍，登，（丙五七）之事，自宾间组卜辞曾卜问，登禾，（粹九〇八，美国二〇。），登，（佚八七七，甲八九九，美国八九）之事，历组卜辞曾卜问，登禾，（洽三四五七八，三四五九〇等），登，（安明二五〇八）之事，三四期卜辞曾卜问，登禾，（屯南六一八，明后二二七九），登禾，（洽三〇六八一—八三等）之事。从这些情况来看，1 c、4 b | f 和 5 只能是，黍，字的异体。

宾组卜辞的黍字也有二小部分是作 4 c、e、f 等型的（如合七八七、九五二八、九五二

○一九五二四、七七五〇等。臣宾间组多数作4e型，但有时也作1b型。在一片臣宾间组卜甲上，这两种「黍」字还曾同时出现：

庚申卜：受年。

庚申卜：勿采。

「庚」申卜：我「不」其受年。十二月。

甲綴五五

所以仅从宾组和某些臣宾间组卜辞的情况来考虑，是容易产生4e等形不是「黍」字的想法的。但是根据各类卜辞的情况作全面的考虑，只能得出4e等形也是「黍」字的结论。

丙组登祭卜辞曾提到白黍：

丁卯□登□于□

寅（用法近，惟「」白黍。

明后二五四八

寅白黍登。

明后三〇七〇。十安明二三三七（安明附四〇拼合）

寅白黍。

金二〇五

白黍之称是见于古书的。礼记内则：「饭：黍、稷、粱、白黍、黄粱……」，正义：「下云白黍，则上黍是黄黍也」。齐思和毛诗谷名考认为先秦所说的黍是指包靡子而言的（靡子是不黏的黍，亦称稌），靡子米的颜色远较黍米为白，白黍大概就指靡子（中国史探研五頁）。其说似可信。

在各种农作物里，商代统治者对黍最为重视。从卜辞看，商王曾在同地亲自参加种黍收黍，并以所获之黍祭祀祖先（参看拙文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一七辑一五頁）。在关于登祭的卜辞里，提到的谷物几乎只有黍一种（丙编考释丙四四五—辞为「貞登禾祖乙」。丙四四五为卜甲背面，文字不清晰，登下一字似作「采」，可能仍是黍字）。丙组卜辞或言「登南同米」（甲九〇三，后下二三、五），「登米」（外五三，屯南一八九，后下二九、一五，佚六六三），所说的米大概也是黍米。然一二六的一条出组卜辞有「見新黍」之文，「見」似应读为「献」，但不知道是对人还是对鬼神而言的。祭祀用的粢，据古书记载是用一种黑黍酿的。商代统治阶级所享用的酒，大概大都也是用黍子酿的。在殷人心中，黍显然是最好的一种谷物。「香」字从「黍」，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条康丁时代卜辞说：

□寅卜：黍黍其登兄辛□。

后上七·一〇

于文释「黍」为「声」，读为馨香的「馨」（一九三頁），可以。黍子比谷子好吃，但产量较低。直到今天，在北方很多农村里，黍子仍被当作一种高级的谷物。诗经颂良耜：「我来瞻女，载筐及……其餼伊黍」，郑笺：「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正义：「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可见在上古时代，黍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劳动人民平

时是吃不到黍的。

在有关农业的卜辞里，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这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对黍的重视，但是并不能证明黍是种植得最多的作物（参看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一七二页）。

甲骨文「年」上部从「黍」或其省体，这种「年」字或许也可以读作「黍年」，就跟我们不久前还在使用的单位字「厘」，「呎」，既可读为「里」，「尺」，也可读为「海里」，「英尺」一样。「甲」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

常正光说参 D 字条下。

按：许慎关于「黍」字的说解，多属附会，而「从雨省聲」實乃形譌。于先生区分「黍」、「稽」、「來」諸形之別，極為精確，足以令人信服。或釋「黍」為「稻」，但以其从「水」，不可據。

稽




商承祚
（類編七卷八葉）

說文解字：「稟，嘉穀實也，籀文作𥽿。此象手持黍之形，當為稟之本字。」

孫海波
「𥽿，字彙二〇六。象粟粒之形。真粟。」（甲骨文編三〇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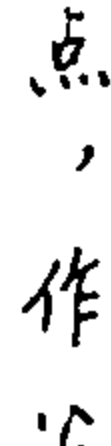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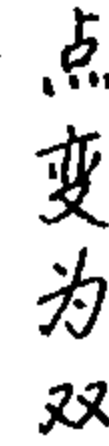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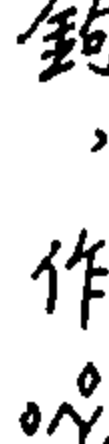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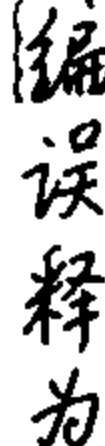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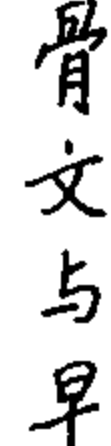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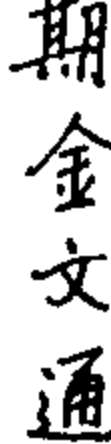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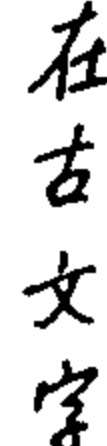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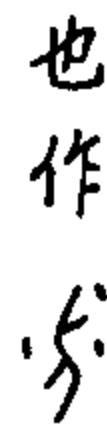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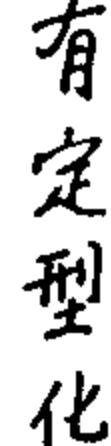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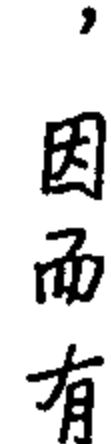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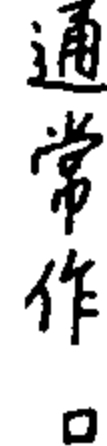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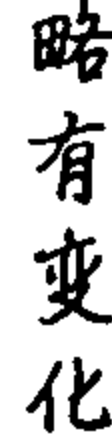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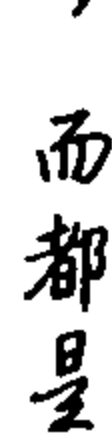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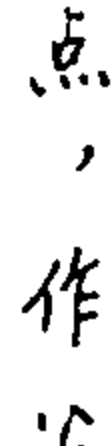





陳夢家
形。它可能是梁字。卜辞、金文「利」从禾从力，勿，后者乃是来，来、利一声之转。西周金文利鼎和敦钟之利皆从禾。来、利、勿之音可以轉而为梁，东周金文梁国之梁从力，可证。一九五三年洛陽出土汉陶倉上所写的「梁米」即梁米，可证梁从利（利）声。武文卜辞有「白来」（陰二〇五，明燠四四七）即白梁，今之白苗穀，米粒小而略扁，用之作飯，最可口，而产量不多。

但這個字，還可能是稟字或梁字。（殷虛卜辭綜述五二八頁）

李孝定「說文」：粟嘉穀實也。从自，从米。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
 象形。篆譌从囟，其故與栗字同。篆又譌禾為米，遂以象形為會意矣。
 六三：「田卜其征登栗于禋甲。」
 爨：「爨下十八十一，乃薦新穀之祭也。」
 解：「解為聲。」古文于此辭蓋地名。
 一集釋 = 三一

陳夢家「說文」曰：「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或體作穗。卜辭則从采从又。
京津一五〇九象手采穗之形。乙辛卜辭有采字，如「八·一·一」即此字之繁文，而說文采則省去穗形。
 卜辭又有从采之剝，或增土，詳卜通七三一——七三三。鐵十、二、湖四、五〇象用刀割穗。——綜述
 五三六葉

李孝定「陳氏釋采」字，仍當釋巢，舊釋不誤。辭云：「解，采，禰，兄，辛。」漢上，一八，二，言以解地之巢薦于兄，辛，釋采則不辭。至剝當釋利，其所从之采則媯是采字。分詳前四卷。利及本卷後「采」字條下，請參看。」（集釋＝三一六葉）

于省吾「齋即稷字的初文，今称谷子，去皮为。第一至三期甲骨文的齋字均从禾从三点，作、、等形，间有从四至六点者，如、、等形。从第三期开始，点变为双钩，作、、形。其从双钩点者，商承祚同志误释为噩（佚考五·六·三），甲骨文编误释为粟。其实，禾旁所加的双钩点或实点，虽数目不一，而都是古文字的齋字。齋字在甲骨文与早期金文通作，甲骨文也作。齊婦鬲作，齊父乙壺作（器），（盖）在古文字中，双钩与填实是相同的。如甲骨文的雍己合文作也作，雷字作、也作、，禦父己鼎初字从勺作也作，是其例证。甲骨文有些文字的构形还没有定型化，因而有些偏旁繁者无定。至于齊字通常作，有的也作；朮（燎）字由二点以至六点，有的或作八点；涉字通从二止，有的也从四止（宁沪二·四五）。这样例子无须编举。由此可见，以上所列、、、、、等形，虽然略有变化，而都是从禾从齊，即齋字的初文，是没有疑问的。

说文：𥝌，𥝌也，从禾齊声，𥝌，𥝌或从次。𥝌又：𥝌，𥝌也，五穀之長，从禾叕聲，𥝌，古文𥝌。𥝌，許氏雖以𥝌𥝌互訓，但以𥝌為五穀之長，以𥝌為𥝌之或體，是以𥝌為正字，而𥝌為典籍盭盭之盭。今考之于甲骨文，則𥝌是原始字，而𥝌𥝌𥝌等則是后起的異體字。L（甲骨文字釋林釋黍、𥝌、𥝌，來二四四——二四六頁）

温少峰 袁庭栋

为。即今之谷子。一見甲骨文字释林。释黍。一。我们以为，于省吾先生谓误，改释为是。因为：第一，字本象禾上结实即粟粒之形。如说此字以禾齐声，则心、心等形与齐之品形相距甚远，决非一字。就字形而言，释曰粟，曰较释曰黍，曰为长。战国玺印文字之粟，粟字作自米，象禾上结实之形，可与甲文互证。第二，此字作米，本是禾类，不是黍类。而曰即现在的糜子，虽汉代经师释为谷子，但历代本草和农书都说曰稷，曰就是曰稷，或曰糜，即现在的糜子，是一种不黏的黍类作物，并不是谷子。一洋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作物，裁农业考古一九八一年一期。可见释米为曰黍，不但于字形所示的作物类属不合，而且将曰黍释为曰谷子，在作物品种的理解上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认为米字应从甲骨文编释为曰粟，在卜辞中是曰谷子之专名。卜辞中以米为曰谷子之专名，是因为米本为谷子，在谷类作物之泛称之后，为了使之与作为专名之禾有所区别，遂于米字加上指示符号，心、心等，表示其为结实之粟，以作为表示曰谷子之专称。正如米字（米）假为米去之曰米以后，遂于米字加指事符号作米，表示米麦结实，作为曰米麦结实，作为曰米麦之专称一样。

卜辞有曰受粟年，曰粟年，曰粟受年，之辞：

(1) 受粟年？三月。（粹一〇二九）

(2) 癸亥卜，争贞：我粟受出（有）一年？（乙七七五〇）

(3) 己酉卜：粟年出（有）一足而？（前四·四〇·一）

曰粟年者，粟谷一熟也。

卜辞或称曰王粟：

(4) 戊寅贞：王（惟）王粟？（甲六九〇）

(5) 王弱（弗）一粟？（续一〇六）

王其粟？


(6) 贞：王（勿）立（莅）一粟？（丙三一）

以上数辞之曰粟，均用为动词，指种粟之事。第(4)(5)辞卜问殷王是否决定种粟，第(6)辞之曰立，假为曰莅，往也，监也，谓亲临种粟之地视察之意。由此数辞可充分看出粟之种植于殷人生产活动关系甚大，故须殷王亲自关心。

卜辞又有曰登粟之辞：

(7) 甲午登粟高且（祖）乙？（粹一六六）

(8) 癸未卜：其征登粟于乃甲？（京四〇二五）

(9)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栗登？十二月（拾六四）
 登，甲文作，象双手拱豆以献之形。古代农事收获之后，即行“登尝”之礼，盛物于豆以荐神。《国语·鲁语》：“登川禽而尝之寝庙。”《礼记·月令》：“孟夏，农乃登麦。”仲夏，农乃登黍，孟秋，农乃登谷，皆指此礼。卜辞之“登粟”，当即以粟登荐于祖先，为殷人登尝之礼。卜辞又记“见新粟”之礼：

此之“见”，大贞：见新粟，羽……（卜一·二六）
 祖先举行荐新之礼，与“登尝”一致。《礼记·礼运》：“昭公二十二年社注”，“见新粟”，即以新获之粟向

卜辞又有“白粟”之辞：

（一）惠（惟）一白粟？（南明四四七）

“白粟”，应即“白梁”。《礼记·内则》区别粟饭有“白梁”，“黄梁”二种。《汉书·食货志》注：

“梁，好粟也。”本草《纲目》卷二引苏恭曰：“白梁穗大，毛多且长，而谷粗扁长，不似栗因也。”可见殷人已培植出“白梁”这一优良品种。……《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一六八——一七〇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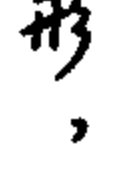
丁驥释禾，参“𥽿”字条下。

按：字当为从“禾”、“齊”聲，即“稷”之本字，予先生已詳論之。字與“泰”與“來”均有別，不能混同。與“粟”更相去甚遠。

來





于省吾 甲骨文來字作、、、、、等形，以左右从两点者居多，有的从三、四点，有的不从点。……按此字应隶定作來。中间竖划象茎，上端象穎，中部左右象叶之邪垂，下部象根。至于左右之有点者则象麦粒。它与齋字之区别有三：一、齋字没有省点者，因为省点则与禾字漫无区别，而來字省点后仍和禾形有别。二、齋字通常从三点，因为齋字的叠体起码是三点，没有从两点者，多则可达五点六点。而來字则多作两点。三、齋字有从四个或五个双鉤点者，而來字则无之。

甲骨文往來之來作或，全文中作，与來字截然不同。……來与來在初期则有别，

稍晚在偏旁中则有时互作。

说文：曰來，周所受瑞麥來麋也，二麥一穗，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为行來之來。詩曰：治我來麋。又：曰稌，齊謂麥稌也，从禾來声。又段注：曰來之本义訓麥，然則加禾旁作稌，俗字而已，盖齊字也。据广韵则稌蒼來麋字作稌。今以甲骨文证之，來是說文稌的本字，与往來之來字有别。來是独体象形字，禾首來身，但來身也标志着音读（详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稌字虽然变为形声，还没有完全失掉造字的本义。后人见诗思文称來麋，遂以来为来字，以稌为俗体，于是來行而稌废。段氏不知來之本作來，又误认稌为俗字，不根据古文字而侈谈文字起源者，都是臆测。

广雅释草：曰大麥麋也，小麥麋也。又广韵上平十六咍有麋字，注为小麥，是麋的繁体字。由此可知，甲骨文的來指的是小麥，而甲骨文的麥则指的是大麥。解放后，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往往遇见小麥，证明小麥的种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两见曰東白來（《南北明四四七，隹二〇五》。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曰回鶻曰其地宜白麥。白麥当即甲骨文的白來。《甲骨文文字释林释黍、齋、乘二四七——二四九页》）

于省吾

「甲骨文來字作來，研契諸家均誤为往來之來。實則，來字上部作禾省，下部为來省声，后世代以从禾來声的稌字而來字遂廢。说文：曰稌，齊謂麥稌也，从禾來声。又甲骨文以麥为大麥，以來为小麥（詳释黍來）。來本为独体象形字，但其下部作來字的省体，也表示了來字的音读，然而不得谓为从禾來省声的形声字。」（《甲骨文文字释林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

按：于先生以「來」為「稌」之本字是對的。「來」與「穡」、「黍」均有別，不能混同。而卜辭「來」與「往來」之「來」已發生分化，形義俱有別。

丁驥

「禾」不「來」：散一九，曰丁未卜貞帝禾幼四月。字形略有異，当係隨手之變。又籀文八九有曰貞帝親冊冊書。疑是帝禾親冊冊書之意。丁山释为穀，臣当作目。《諸帝名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五六六页》

按：此可能是「木」之異體，然其用法較為特殊，暫分列以待考。

來

羅振玉「說文解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麋。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卜辭中諸來字皆象形，其穗或垂或否者，麥之莖強與禾不同。或省作來，而皆假借為往來字。」（殷粹中三十四葉下）

王襄

「古來字」。

(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七葉上)

吳其昌

「
來

吳其昌「來」者，說文解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麋。……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按：殷契，則來字亦正象來麋之形，亦正爲行來之義。羅振玉曰：「卜辭中諸來字，皆象形；其穗或垂或否者，麥之莖強，與禾不同。」（考釋中三四）其說是也。然說文所云，一若衍爲行來之義，自周以後始然，則絕非；蓋在商時，久已義轉爲去來之來，故卜辭中「王來」、「戾來」、「往來亡攸」、「又來自東」、「又來自西」……之語，已多至不可勝舉，其驗也。（並詳下卷二疏）惟互此片（指補一、二、五、三），則「來」字之義，爲今後數日，與「翌」字之義，方相等比，而距「今」較遠。考卜辭中「翌」字之義，什九皆爲明日，雖亦間有爲第三日、第四日……乃至爲第十日者，然究屬屢見，且亦限于第十日止耳。（並詳上第二片疏）至若「來」字之義，則在殷時習俗，最早爲第二日：「（湖七一六B）等是也。」

次則為第三日
卜辭云
次則為第六日

次則為第七日
卜辭有云：

庚辰：：來丁

來辛亥
次則為第八日

卜辭云：『丁酉……來乙巳……』（續一八六一與續三一四七乃一片之碎）『丙寅……來甲戌……』（續六六七四）『丁卯……來乙亥……』（續一二九五）『丁丑……來乙酉……』（續一四八三）『癸巳……來圉丑……』（河一、一七）等是也。

次則為第九日：『癸未……來壬辰……』（續三、一九、一）等是也。

次則為第十日：『辛卯……來辛丑……』（續二、一、三）『甲辰……來甲寅……』（續一、二、一、三）『乙酉……來乙未……』（續二、一、一）等是也。

次則為第十一日：『庚戌……來辛酉……』（續二、五、五）等是也。

次則為第十四日：『辛卯……來乙巳……』（續二、二、一）等是也。

次則為第十五日：『庚寅……來乙巳……』（續二、一、三）等是也。

次則為第十六日：『己丑……來乙巳……』（續二、一、三）等是也。

次則為第二十一日：『丙寅……來丁亥……』（續一、二、九、三）等是也。

乃至有指為第二十二日者：『丁丑……來己亥……』（續一、三、九、八）等是也。

則今日傳世所見卜辭，凡稱『來』者，其最遲即止于此矣。其在經典，稱『來』日者，則有若『召浩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則『來』語為距十又一日。又佚武成真書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粵若來二月……』按

『二月』漢書律志所引，誤作『三月』。今从孔穎達武成正義所引及逸周書世俘解至王引之

其指稱隔越數日，輟呼為『來』，與殷代卜辭語法並同也。武成與召浩，俱為周初時書，故

此就其別義而言也。『來』義與『翌』義，皆為距越數日之通稱，而其期則『翌』近而『來』遠，

若就其達義而言之，則『來』『翌』二字又確謂之無別，殆亦不為甚謬也。此其證驗，亦

明著于卜辭。卜辭中往有一片之文『來』『翌』同見者，如：

「翌丁亥，……來丁亥，……同見于一片。（燕二九）

「翌辛酉，……來辛酉，……同見于一片。（佚二五五）

「來乙巳，……翌乙巳，……同見于一片。（燕六一）

皆淺明，澄也。

此「來」，「一字」，在殷周之際，以「來」為「往來」，再衍而為「來日」，「經過史蹟也」。
（殷虛書契解詁第二八四——二八七葉）

丁山 「甲冉」所謂「我來卅」，「來來十三」，在羣，「來來卅」也。祇能作「某大來人若干解」。
所有諸種刻辭凡言「某來」者，都該作「來朝」或「來歸」解。（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十四葉）

陳夢家 「來是說文」，「齊謂麥稊也」，「稊，是小麥」。（綜述五三〇葉）

屈萬里 「卜辭」已未卜：今日不雨？在來？（甲編二四二）來，義當以尚書召誥：「越若來三月」來，彼謂次月，此則謂次日也。（甲編考釋三八葉）

屈萬里 「卜辭」：「辛未卜：酒來，乙亥登且乙？」來，夢也。酒來，孟收麥，祭也。
「登來乙且」，「粹編九〇八」，「登來于二示」，「庫方一〇六一」可以互證。（甲編考釋一三九葉）

李孝定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辭一來二縫，此四字段氏注改作「二麥一麥」。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游曰：「治我來辭」，「黎文」云來辭，象形，與麥字同為象形，卜辭皆以「為行來字」。或云「來丁酉」，「來甲子」，則未來將來，義由行來，義所引申，或云「我來卅」，「來來十三」，似當作來貢解，「丁說」恐不然也。金文作「來」，康侯苗「來」，般獻來，辭尊來，宗周鐘來，不與「來」字同，蓋「來」大保藏。（集釋一八九〇葉）

張哲 「殷虛出土的灰陶破片上，有「來」字，字形象一株麥，釋為往來的來字，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辭，一來二麥，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治我來」。
「來」，唯甲骨文中來字多作「來」，「六九七」或「來」，「二八四」作「來」，「衡四二二」，若此字者，僅一見，又釋為「釐」字，釐即迄今通用的釐字。甲骨文第三期以後，常常見到「延釐」相連的詞語，此語流傳的空間時間，至大且久，為新年吾國中原農村，仍有家戶戶用紅紙書寫「延釐」二字，端貼牆壁，希冀永

恒幸福的习俗甲骨文中，延釐作𠂔，𠂔延同音，演为延釐，釐字从麥，象以手持物打麥的形态原书作𠂔，甲二六二八或作𠂔，下三三八可举二例如此：

一、殷虚文字甲编二六一八片：

貞𠂔

癸酉貞𠂔：其有（祐）小乙，嘏祀于祖乙

貞五牢貞三牢貞于𠂔

二、殷虚书契前编二卷二十八頁第三片：

戊申卜，貞：王田

于𠂔（釐）往來

亡𠂔，𠂔，獲駿一

狐三

其延釐

右例是从第三期及第五期的卜辞里，各选一片，其中釐字均从麥由知，古文采字释釐的依据，附号，如𠂔，符号之一二三四；位置符号之左右中，动物符号之犬、鱼、虫；人名记号之己、木、夔、婦、妣、口、𠂔；一般符号之車、田、陶、饗等；另有墨书祀字疑为𠂔，佳王？祀，𠂔之残缺，与契创紋字少異，这些单字符号，除却𠂔字位置，余为动物、人名、审视陶文采字在陶片上的位置，应是单字，此单字既非𠂔字位置符号，又非动物名称，殷人嗜书名字于器物上，匍文有木即木字，为人名，此字或有疑为人名之可能外，莫如释为吉利语，说文：釐，家福也，𠂔在古人观念上，有食即有福，书契釐字于器用，实有迎禧纳福的意思，今中原民间使用的粗瓷碗碟，仍多白底兰绘书写釐字，福字于器用之内者。

从画一株像形的麥，引申为來为麥为釐，其意念、形体、音韵，均保留着同源异流的迹象，溯源洋流，爰就此三字的形音义，分别略事阐述：

來，甲骨文中作𠂔，六九七作𠂔，八九六作𠂔，二八。五，金文中作𠂔，般，𠂔，作來，游，鼎都是麥的象形，象麥莖，小象麥叶，𠂔其上一撇象麥穗，麥穗或有或无，或挺或垂，盖麥莖坚强，中空有节似竹，豐穗上峙莖仍挺直，來其下兩叉，象麥之乞根，环峙其莖而露出于地面者。

愚意來來字，𠂔木字，林竹字，𠂔木字，𠂔黍字，其下八都是它露出地面的根，非深入地下的根，所有木竹禾麥黍各種植物，无一不有露出地面的根，中原农民，特称此根为霸王根，古人造字，加此符号，意即显示直立於地面之高茎植物，试以草（𠂔）字涵之：草多短莖，伏于地面露出地面即生叶，故其字无浮根，书作𠂔如释來（來）字上为叶，下为根，草亦植物，何

去之来。为了表示动义，加卜作来，以别于农作物之来。大概因为来字经常使用，为刻写简便，又省卜作来，而米却反而成了不常用的来字。但来米二字之所以能够互换，则是因为它们同音，读音原本相同的缘故。米本读复辅音ml。《诗·周颂·思文》：「贍我来年。」《汉书·艺文志》：「王传引作『贍麋』。」刘向说：「贍麋，麦也。」《说文》：「米，禾读复辅音ml。……后来随着汉字的发展和汉语的变化，ml才一分为二，米读ml声，来读l声。随着形音的分化，义也分化了。」
《广雅·释草》：「大麦麋，小麦麋。」《说文》：「令命的分化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一二三页」

考古所

「来：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七九页）

考古所

「来，当是来字。」（小屯南地甲骨九七九页）

黎虎

「从卜辞看，『来』之含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来言。来王。王朝。如：『己未卜：贞，其来见，一月。』（《乙未卜：贞，其来见，一月。》）

见王。『（一）来假。卜辞除作『其来』外，还有作『其至』者。如：『辛酉卜王贞，方不至，今八月。』（《海上五·一七》）『贞，方一其至，十月。』（《海上五·一八》）『丁亥卜：方至？丁亥卜：余令曰方其不至？』（《南坊五·二三》）『甲寅卜王贞曰：吉，矢至，其佳幸。』（《丙九·九》）

（二）来献。在卜辞中，来王有明言为来献者。如：『贞，其来王，佳来？允至，氏龟。』（《五·十·四月》）『（合集八九九六）』这里，来王的具休含义是来献龟于王室。……

（三）来使。……方国、诸侯亦常派。史人。至商王朝。如：『贞，在丁牧来告，辰衡其从史受又。』（《归三·一》）……

（四）来降。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有：『方来降，吉。不降，吉。』（《屯南二三·一》）……

（五）来降。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有：『方来降，吉。不降，吉。』（《屯南二三·一》）……

（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四一——四二页）

陈炜湛说参『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字条下。』

按：卜辞穀物之「来」，与「往来」之「来」已分化为二字，不相混淆。目前尚未见以「来」为穀物名之明确例证。「来」之另一义指贡纳言，如「来马」、「来牛」等。此外，「来」亦表示「将来」。卜辞於一旬内之干支称「今」，下一旬之干支称「翌」，再下一旬之干支称「来」。说见《小屯南地甲骨刻记》。

按：此與 508 並當釋「春」。郭沫若釋皆形者為「春」，非是。

1510

救 教 敎 敎

按：合集二八一三九辭云：「王其東敎哉」，又英五九三辭云：「貞，勿彘敎裴」，當為方國名。

1511

𠂔

按：合集一〇二三九辭云：「貞，出告彘豕，呼逐」，為地名。

1512

麥 𥽿 𥽿 𥽿 𥽿 𥽿

羅振玉「說文解字麥從來从夂。案此與來為一字。許君分為二字，誤也。來象麥形，此从夂，一降字从之，殆即古降字。象自天降下，示天降之義。來年之瑞，在後稷之世，故殷代已有此字矣。」（殷釋中三十四葉下）

王襄「古麥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七葉上》）

王襄「說文解字」：「麥，芒穀，秋神厚穰，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也。从夂。又來下云：『周所受瑞麥，來麴也。』是來麴為麥之異名，來為來麴之簡稱，許氏天所來也一語，犹用詩周頌：『詒我來麴』之箋誼，乃緯書之學說。契文之麥從來，或從來省，从夂，來亦夂也，夂象其根，与來之从夂同誼。夂為止為足，止与足同人之有足，犹植物之有根，故从夂，或从夂，夂為夂之訛變。」（古文流變臆說六九——上。頁）

葉玉森 「按許君謂來為周之瑞麥。然殷契文中已有來麥二字，則許君說不足信。契文之來，以象穗及莖，以象葉之披拂，下象根，安作來來，穗形漸失，疑為麥之本字。而契文之來，實來之初文。小象一人兩臂盪動，下从夕表行來之意。後語為麥，漢安作來，以來愈益語矣。」（說契四葉上）

陳邦福 「前二·一〇云：日癸巳王卜在來貞旬亡庚王稽曰吉。日邦福按：來，當釋叔，古从又与从支同，其字為叔，正假作也。古來聲本可相假，詩周頌思文篇云：日治我來牟。日漢書劉向傳作日飴我聲。考說文邑部云：日也，殷侯國在上党東北。高書西伯戡。日注今高書作西伯戡黎，今文尚書作若或作阮或作飴，皆假借字也。又考邶風旌丘：日匪車不东，箋云：日黎國在卫西。日孔疏引杜預云：日黎侯國上党壺关县有黎亭，是在卫之西也。又卜辭別有穀穀二文，正叔之本字。」（殷契說存第六頁）

孫海波 「來，甲一二一八。地名。」（甲骨文編二五二頁）

屈萬里 「麥，地名，亦殷王常往田獵之處。我後南北所見甲骨文集師二·二五二片，麥地與羣地同見於一版，知兩地相去不遠。羣，在今河南沁陽一帶，則麥地之當在此也。」（甲釋一二一八片釋文）

李孝定 「說文：日麥芒穀。秋種厚穰，故謂之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以來而有穗者也。以文許言以來而有穗者，明來麥類近。今按來麥當是一字，羅說是也。以本象到止形，於此但象麥根。來陵為行來字，故更製錄體之麥，以為來之本字。葉謂來為麥之本字，實為行來之本字，若謂行來之來，有專字者，其說大謬。誠如其言，則卜辭行來字累數百見，何以無一作麥而必作來，而麥字復有用為來之字者，既各有本字而必互為假借，何殷人之不憚煩如此也。卜辭麥字殊用為地名外，亦有用其本義者，辭云：日望乙未亡其告麥。日備。四。六。日口卜賓翼庚子出有告麥。允出告麥。日同上。言告麥。余初疑為薦新之祭，惟下又有絲詞言允有告麥，是蓋記其諸侯之來告麥熟者，告字之忘雖無由確指，此麥字則必為穀名，字蓋無可疑也。全文作來麥，蓋來麥之來。」（集釋一八九二葉）

饒宗頤 「麥地名亦稱麥禁，又稱日麥鹿。」（屯甲三九一八）史記趙世家：日趙奢攻齊麥邱，取之。未審即其地否？」（通考一一三八葉）

裴锡圭

「麦」字也已见于卜辞，有的是用为地名的，如「田麦」、「田于麦」的「麦」，一参考综类二〇二页「田麦」条；有的是当麦子讲的，不过数量不多。后编著录的一块非卜用骨版，上记两个月的六十个干支，开头一句作：「月一正，曰食麦」（后编下一·五）。卜辞通纂收此骨为第六片，考释引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为证。此外，除去一些意义不明的残辞不算，当麦子讲的「麦」字全都见于第一期的「告麦」卜辞：

「甲」午卜宾：翌乙未「有告」麦。
「乙未」卜「宾」：翌「丙」申有「告」麦「麦」。
允有告「麦」。

「乙亥」卜宾：翌庚子有告麦。允有告麦。

庚子卜宾：翌庚丑有告麦。前四·四〇·六

翌辛丑亡「其」告麦。京津五六七

翌己酉亡其告麦。

己酉卜宾：翌庚戌有告麦。洽九六二一

翌丁亡其告麦。允亡。燕四一

□「亡」其告麦。

□午有告麦翌麦。洽九六二四

通纂收前四·四〇·七为第四六一片，考释说：「月令曰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麻尝麦，先荐寝庙。」此云「告麦」，盖谓此。「胡厚宣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今案辞言「出

告麦」，「亡告麦」，「允出告麦」，「允亡」，则告麦之决非祭名可知。余谓告麦者乃侯伯

「伯」之因来告麦之丰收于殷王。「一甲骨学商史论」初集第一册三二页。上引于文又提出

另一种说法，以为「告麦」的意思是：殷王在外也的臣吏，窥伺邻近部落所种或所获的麦子，对

于商王作了一种情报，商王根据这种情报，才进行武力掠夺。「一九七页」，「告麦」的确切含

义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于文以为卜辞所见的麦与来有别，来是小麦，麦应是大麦（一〇〇页）。由于资料太少，

这个问题也还难以下结论。

从以上引卜辞的情况看，当时商王国种植的麦子，数量大概不多。「一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

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二四四」

于省吾说参「禾」字条下。

屈萬里 「𠂔」地名，音讀未詳。 (甲釋三六三六片)

考古所 「𠂔」：金文中的穆字作𠂔 (通鑑) 、𠂔 (號叔鍾) 、𠂔 (秦公簋) 、𠂔 (刑人鐘) 、𠂔 (蔡侯盤) 諸形。此𠂔與𠂔相近，似為「穆」之初形。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四九夏)

李考定 「𠂔」文：「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𠂔，采，𠂔从禾，惠聲。」𠂔文此字當是采之初文，下从禾，上象其穗。篆文从爪禾會意，例當晚出。古文於表義之重要部分例加誇大，乃見从大目，聞以从大耳，頁以大頭，均是。采字从禾，上从正象穗上稜芒之形。又𠂔文剝字从𠂔即象文之采，利即利从采乃會意兼聲說詳四卷利字條下惟𠂔文之采但見於偏旁，𠂔為象形，𠂔為會意，其成字雖有早晚之殊，然固得並行不悖也。采為會意穗為形聲於篆文固亦並行也本辭云王異戊其射在采兒為地名。金文穆字作𠂔 師望鼎 𠂔 音鼎 𠂔 案盤 𠂔 號叔鍾 𠂔 通鑑所以正此字。許書穆訓禾，蓋禾之一種，字从采从多會意。許云麥聲乃據漢文之篆體為言。又參訓細文，麥穆當為同字。蓋禾采兩字對生，上有鋒芒為飾，蓋之文，故於文从采从多會意。細文乃其本讀，訓禾則別一讀也。許云麥从多京省聲亦非。 (集釋二三五九葉)

于省吾 「甲」骨文稱：「王異 (翌) 戊，其射才𠂔兒。」𠂔弗𠂔 (擒) 。 (甲三六三六) 又曰王其射𠂔兒，𠂔。 (外五四) 。甲骨文以𠂔或𠂔為地名，為旧所不識，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录。其實，𠂔與𠂔即古穆字。說文：「穆，禾也，从禾，𠂔聲。」按許氏謂穆从禾𠂔聲，即訓𠂔為細文，以為𠂔从多京省聲，又訓𠂔為𠂔，𠂔見之白 (弓) 鐸號字左从京，京字中从日，上下从小，即𠂔之本字，隨意割裂穆字，強作解事。西周器穆父鼎的穆字作𠂔，从水从𠂔，不从多，犹存初文。甲骨文𠂔字本象有芒穎之禾穗下垂形。說文：「穎，禾末也，从禾頃聲。」段注：「渾言之則穎為禾末，析言之則禾芒為穎。」說文穆字段注：「凡言穆穆，於穆、昭穆皆取幽微之義。」按段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則，由于禾穎微末，故引申為幽微之義。至于金文穆字皆从多。說文訓多為日毛飾画文，則以多有美觀之義。詩清廟毛傳訓穆為美，亦雅釋詁也訓穆為美。總之，甲骨文穆字不从多，乃穆之初文，其从多乃后起的隸乳字。 (甲骨文字釋林釋穆一四五至一四六頁)

按：字當釋「穆」在卜辭均為地名。

1515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516

𣎵

按：合集三七四一一辭云：辛未卜貞，王田于𣎵，往來亡𣎵。為地名。

1517

𣎵

按：合集三〇四六二辭云：己亥卜，其祝𣎵庚。當為祭祀之對象。

1518

𣎵

按：合集二一五〇七辭云：令官𣎵。官當讀為館，𣎵為地名。

1519

𣎵

按：字从𣎵，从止，𣎵可作𣎵，辭殘，其義不詳。

1520

喬
𣎵

按：字从「木」从「周」，隸可作「喬」，辭殘，其義不詳。

1521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522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523

𣎵

字似从「木」从「𣎵」，當為「𣎵」字。參見1484。
按：合集一七五三一辭云：「𣎵」亦二屯。

1524

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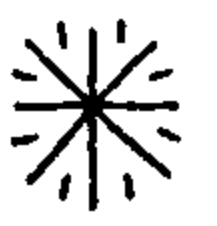
按：此字形體當有誤，應是「來」字，不得从「口」。參見1505

1525

𣎵

按：此當是「來」字之異構。

燎



羅振玉「說文解字」：燎，祭天也。从春。春，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今此字實從木，立火上。木旁諸熟，象火燄上騰之狀。卜辭又有太史寮，卿事寮。寮字一作寮，一作遯。毛公鼎大史寮、卿事寮，寮字作寮，均从木。衡方音峻兩碑寮字亦然，是隸書尚存古文遺意矣。卜辭或又省大作米，或更省作米。古文大章伯殿殿有遯字，與卜辭同。一殷粹中十六葉上。

王襄「古寮字」。許說柴祭天也。周禮大宗伯以標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注：燔柴而升煙。此从木从火，燔火木下其燄上炎，旁熟象火然後燄上炎之形。古與僚通。一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六葉上。

王襄「說文解字」：寮，祭天也。从火春，春，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周禮大宗伯：以標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注：燔柴而升煙。契文寮，从木从火，象火燔木之形。与燔柴之誼同。其旁之点，象火燄之飛騰；或省火，象架木，然後火燄四飛之形；或省火燄，象架木，流變最簡之作。卜辭有「卿士寮」，大史寮，字作遯，从門，从寮。許說：「交覆深屋」，金文之寮，毛公鼎作寮，大敦作寮，番生敦作寮，从遯从官。爾雅釋詁：寮，官也。春秋文公七年左氏傳：「同官為寮」，寮之从門，以同，為官寮治事之地。寮是同官為寮之本字，許書所無，后假僚為之。古文寮無从春者，惟博古圖箸錄之齊侯鐙作寮，从目，殆小篆从春之變衍所由來。一古文流變臆說三三——三四頁。

王國維「堯字作米者，並遯之省。从木立火上，燔柴之意也。」（戰考一葉十八行）

吳其昌「又，堯字在卜辭中，以作米者續四五二，為最正確，作米者為最多数。而此文作米，下增从火，卜辭中作此狀者，不甚多見，惟偶見云：……用遯羊，卯一牛。……其光于宮，田……續三、一六四……即遯……其光……其又（有）遯毫土，又（有）兩……續九二八……等寥寥數片而已。金文中与此同例者，惟章伯殿殿云：

至，迷于宗周。真如續一·二六。一器而已。至于一文之中『賁』与『事』共見，此片而外，惟有一片，可相參考。

文曰：「**貞卿事于夷北宗**，不大雨。」**前·四·二·七**「**卿事**」，即「**饗事**」也，謂于北宗舉行**夷饗事**也。羅振玉氏解此片為即卿士賓者，非也。此種**夷事**，既為柴祭于天，欲其大氣上騰，自當于旷野行之。其後不知何因，乃舉行于屋下，於是此迷又增「作」字。其在卜辭，如云：「**制命其唯大史**」，命。其後又增「**五·三九·八**」是也。其後又舉行于宮中，於是此迷字又以「同」作「**同**」。其在金文，如「**矢尊**」云：「**眾卿事**」，矢毀云：「**用飴**」人婦子。是也。乃至少變其狀，如「**毛公鼎**」云：「**卿事**」，大史。是也。上（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頁——三五頁）

陳夢家「卜辭祭字象然木之形，或省去火焰之形，至於火焰外更增一火的象形符。說文：「祭，柴祭天也。」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風俗通祀典篇：「樵者積薪燎柴也。」凡此祭（燎）、燔、柴、樵等祭皆所以祭天神，所以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這些都是焚燒積薪以祭天神。上章，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這些都是焚燒積薪以祭天神。武丁卜辭祭先王先妣亦用「出祭」，所以我們以有「出」祭者為享祭人鬼的祭法，以有「祭」祭者為享天神地祇的祭法。所謂「祭」祭實際上常作為用牲之法，享祭人鬼亦可以以祭為用牲之法。其例如下：

其又上甲	蔡六羊	湑	一、三
王賓上甲	蔡五牛	湑	一、一、三
又久于示	壬蔡三小宰	湑	一、六、三
于丁	蔡卅牛	湑	五、三、一

王賓上甲祭五牛

又久于示壬癸三

丁 祭 牛

凡此祭先王（並舊臣）而以秦為用牲之法。
（綜述三五二——三五三）

之祭也。惟殷人祭祖及地祇亦用索祭，與後世專以祭天者不同。《甲編考釋四景》云：「索，從羅振玉釋《殷釋中》一五葉。即《注釋》中習見之燎字；置牲於柴上而焚之。」

李孝生 「梁父象燔柴之形，其義為祭名，當即燔柴而祭柴之義也。或从艸或但从小艸，象火焰上炎之形。上从米或米，非象枝根株之「木」字，實象木柴之交加積累之形。或受為米从米，為隸體从木之所自眇。羅氏說此字甚是，可以。」（集釋三一四四葉）

饒宗頤 「按來，燎也。燎牲者，呂氏春秋季冬紀：「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高誘注：「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柱于上而燎之，升其烟氣。」（通考一五一葉）

饒宗頤 「沐字，契文作米（粹編一一七四）及米（佚存五二），从水从木，郭氏釋沐（陳夢家釋泰，非）。又有从艸者，以資、賁為一字例之，从艸从木同意，仍是一字。或省水旁，但作木者，見于多字之卜辭。曰：「令木果。」（屯甲一一六七加二〇二九）曰：「由伐，木令比慶。」（屯甲三五五〇加京津一六八一）有婦名曰帚妹（屯甲五一六），當是木之婦也。殷器有木作父辛鼎（永遺六三一）沐之卜辭僅兩見（佚存五二、粹編一一七四，略——編者）。至其字之从艸者如：「己卯卜，出貞：米幸，往畀自寅。」（屯乙四二九三）米又與甾共事（殷綴二二三）他辭言「汴入冊」（京都大學九四一背）字不从木。（通考六五〇至六五一頁）

白玉崢 「崢按：米之結構，各期皆有不同，以之為字形斷代之准據，亦一證例。蓋字于第一期及祖庚時，皆作米。第三期增火作米或米。第四期武乙時作米、米、米。第二期祖甲時，及第四期文武丁時以米下為米。祖甲時或有作米者，然皆用為地名矣。是米字及其孳乳諸形，為旧派之字，而米下字及孳乳諸形，則為新派之字。亦即就礼制言，旧派用賁祭祀祖，新派則以柴祭祀祖。賁、柴為一而一字，至許慎作说文解字，不悉賁、柴為一字，遂歧之為二，后之人，亦习而未察焉。」（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七四三頁）

王輝 「祭祭在殷代是經常舉行的祭祀之一。祭字早期多作米，木旁小点象燃燒時迸出之火星。三期以后作米、米、米，象以火燃木，四期以后作米、米、米，省去了火，但火星則保留。……祭字下从火，上从大，大乃米之讹变。祭字中间的曰，并非日月之曰，也非子曰之曰，而是呂形的讹变。甲文有祭字作米，用为地名（粹一一二二），金文矢方彝作米，所以之祭上从米正是甲文米之讹变。其下从呂，毛公鼎把呂移到中间作米，小篆作米，足見曰乃呂之讹变。所谓呂，徐中舒老师说就是火塘。先民每于屋中掘地为火塘，烧火其中，多人围坐取

食，夜則用以取暖，故先民对火塘是很重视的。这个习俗现在少数民族中有不少地方保留着。……商周虽是阶级社会，但其时去古未远，必然保留着不少古老风俗。那时一个家庭有几个火塘，火塘周围是人们食宿活动的场所，保存了古代的遗俗，则是完全可能的，寮的后代引伸义也能说明这一点。后来每称多人共居之屋曰寮，如称佛屋曰僧寮，称官舍曰寮。今闽粤一带尚有呼住地曰寮者，如火烧寮，寮步墟，寮竹关等，又中中国火塘取暖之同伴曰寮，后引伸同官曰同寮（亦作僚），车辐聚之于毂，如人聚向火塘取暖，故车辐曰轸。又陈凤月出：日倭人僚号曰亦作日倭人僚号曰僚，僚皆好貌，盖以火土明亮，喻所悦女子服饰之鲜艳，肌肤之红润。现在吴中一带高呼人及物之美好者曰僚，大概也是古义的遗留。（殷人火祭说，古文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考古所

「燎」：当为寮字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五九页）

卫斯

「夷汚牛，即将牛用开水烫死。」卜辞中有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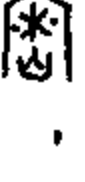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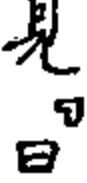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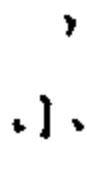


癸卯卜，殷貞，夷汚一牛（乙五一五七）


（从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养牛业，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五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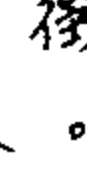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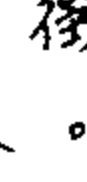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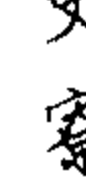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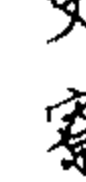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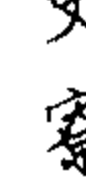





饶宗颐说参「字条下」。

周国正说参「字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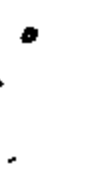
按：许慎据小篆说解寮字，非其初萌。俞樾《平定庵录》云：「许说从春之義甚為迂曲。凡祭無不當慎，何獨寮字从春乎？經傳皆以燎為之……寮即从火，而燎又从火，重複無理。今按寮燎一字，燎乃寮之俗體也。師古注漢書禮樂志郊祀志竝曰：「秦古燎字，是其明證。秦者庭燎也。儀禮士喪禮注曰：「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周官司烜氏注曰：「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呂氏春秋季冬紀：「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注：「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契文彙編正象積木燃之之形，羅振玉釋其形體是對的。卜辭寮為祭名，亦為用牲之法。秦與寮有別。羅振玉謂卜辭有「大史寮」，「御史寮」，並與毛公鼎之「大史寮」，御史寮相比。實則前五·三九·八辭殘，當讀作「……其唯……大史……寮令……」，卜辭寮皆為地名：「大史」與「寮」不能連續。前四·二一·七「貞御史于秦北宗」，「秦」即「寮」，「寮」或「享」，「史」即「使」，甲四二七有「克卿王史」，不大兩「辭殘」，亦當有缺文：「卿」讀為「饗」或「享」，「史」即「使」，甲四二七有「克卿王史」。






曰之曰，而是吕形的讹变。甲骨文有寮字作，用为地名（粹一二一二）。金文大方彝作，所以之寮上从正是甲文之讹变；其下从。毛公鼎把移到中间作，小篆作，足见乃吕之讹变。所谓吕，徐中舒老师说就是火塘。先民每于屋中掘地为火塘，烧火其中，多人围坐取食，夜则用以取暖，故先民对火塘是很重视的。（殷人火祭说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二六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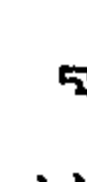
白玉崢说参字条下。



按：说文有寮字，从寮聲。於典籍無徵。契文金文亦均不從。條、遼、繚皆屬後起孳乳字。李孝定集解引前五·三九·八「唯大史寮令以為辭寮字乃百條同條之義。實則辭已残缺，大史寮不得連續，不得與公鼎之大史寮相傳會。孫海波甲骨文編（舊版）曾以為卜辭寮亦用作寮，其說非是。增訂版甲骨文編已放棄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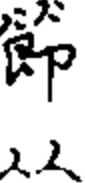


灑寮

王國維「此即弟子職云：『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又云：『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櫛字，廣韻作。（集釋一九八七）

葉玉森「按異體作，从从或省。釋似尚未備。」（前釋二卷卅二葉上）

郭沫若「灑字王國維釋櫛。案此字从水，亦有省水作（簡二·十七·四）若（林一·廿七·七）者，乃地方之專名。後二省水者或从王說。然从水則別係一字。當云从水櫛聲也。」（卜通一二八葉上）

孫海波「前二·一七·三。王國維說，此即弟子職櫛之遠近乃承厥火之櫛。地名。（甲骨文編二六〇頁）」

陳秉新「按：篇，集韻有字，博雅訓「煨也」。集韻「本又作，煨謂之」。燂从聲，从聲，燂与乃一字之异。卜辭，从（寮的初文）与从火同，即聲，当是

燭字古文。漢、則是燭的古文。廣韻：「燭燭，汨水聲，一曰水流兒。」卜辭燭為地名，地望待考。L（殷虛征人方卜辭地名匯釋，文物研究第五輯七五頁）

按：王國維釋「燭」，可備一說。陳東新進而據玉篇、集韻有「燭」形加以申論，可供參考。卜辭為地名，義無可考。



吳其昌「燭」者，象束柴而衡置，形也。又，斜橫槎枿，柴枝狀也；中O形，所以束也。束柴衡置，將所以燎燔；禮所謂「柴祀」者也。一見儀禮特牲饋食禮，禮記王制，禮記大傳，及尚書舜典等。鄭康成注月令曰：「燭，小者合束謂之柴，柴以給燎。」又注大傳曰：「柴，告天地及先祖也。」可謂此字，形字義，精當說明矣。本辭乃記凡祭于母辛而有燭，則鄭氏所謂「告先祖」者是已。又既所以祀，故其文又可從「示」。藏龜：餘（一三二）云：「王其燭，（一初）」（又見續二九八）可鑑也。羣亦有簡消其中束形，O者，則其字作「干」，下第「四五」片文云：「（一初）」（其「干」）于太室。」（圓）「干」出于妣庚。（一前）「一三六三」此外又有「（一初）」（貞）「干」三小宰。（一林）「一八一三」之文，胥可鑑也。（殷虛書契解詁三三〇葉）

白玉崢釋「燭」，參「干」字條下。

按：字當為「燭」之異構，此乃「燭」之橫書。參見1526「燭」字條。



羅振玉「此字不與敵作中，象束矢形。許君不知為象束矢而云束从口木以為意字，誤矣。」（習鼎）「匹馬」絲，以此例之亦束字也。（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屈萬里「……本辭之束，亦當為束字。束字於此，當為祭名；疑為束脩，祭也。又：二一五七片「燭」，殆亦束字。……」（甲釋第六七葉）

李考定「说文」束縛也从口木。此與篆文同，字象囊囊括其兩端之形，與囊字同出一源。囊為名詞，於六書屬象形，束為動詞，於六書屬會意，引申以為束縛之稱。許說固誤，濯謂象束矢亦有可商也。——（集釋二一〇五葉）

王輝「卜辭有束、𠂔二字，予人或釋束，束亦用為祭祀：

申示「卜辭有束、𠂔二字，予人或釋束，束亦用為祭祀：

壬子卜，其束司魚，以用。——（甲四三〇）

凡母辛，歲于祠安，以𠂔十月。——（前明七二六）

说文：束，縛也，从口木。𠂔，小徐曰：束，薪也。𠂔以字形論，束正象以繩綑縛之木

名。禮記月令：日收秩薪柴，日鄭注：日大也，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日故束可用為祭

第十輯二五九頁）為柴祭之一種，是沒有疑義的。——（殷人火祭說，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刊

第十輯二五九頁）

白玉崢釋柴，參見字條下。

字條。按：「𠂔」字形近似於金文、小篆之「束」，而實非「束」字，乃「𠂔」之異構。參見1526「𠂔」



王輝「甲文有𠂔、𠂔、𠂔、𠂔四字，前人不釋，這些實際上都是火祭之一種。𠂔从束，从又，象持柴束祭神，當束定作𠂔。𠂔从雙手，為𠂔之異構。𠂔𠂔所以一義不明，然字从束，用為祭名，是沒有疑義的。——（殷人火祭說，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第十輯二六〇

頁）

白玉崢釋柴，參見字條下。

按：此亦當是「𠂔」之異構。合集二七五二九辭云：其𠂔姚庚在白；

辛酉卜，其饒。妣庚，其饒。
均為「饒」祭無疑。

𥝌

按：合集三三二〇七辭云：
為水名。
在北澤西。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葉玉森「按金文拜作𥝌（頌林）𥝌（師遽方尊）𥝌（吳尊）𥝌（頤田林）吳大澂氏謂
以又從華，手拔華曰拜。引詩甘棠。勿剪勿拜。箋。拜之言拔。為證。一字說。卜辭𥝌與
體作𥝌，與金文旁以注合。疑即華字。惟文不多見，辭亦難通。終未敢斷定。前釋一卷
九十三葉」

郭沫若「奉字作𥝌，案此與金文奉字及从奉之字相同。孟爵。佳王初奉于成周。作𥝌，
杜伯簋。用奉壽句永命。作𥝌，明係用為祈祀之義。矢令方彝。錫鬯金小牛日用祿。作𥝌，以
示。奉孟祿之省也。又曰：「米乃奉之省。周公毀祿字作𥝌，吳尊作𥝌，所以奉字均與此同。」

吳其昌「米，籀、王、二大師均釋為「求」是也。詳上第一七九片及一九二片疏。近
郭沫若氏必欲分別米、𥝌為二字，以𥝌為「求」，以米為「奉」。其說云：「米乃米之省，周公
毀祿字作𥝌，吳尊作𥝌，所以從奉字均與此同。」（通纂三四）按郭說雖似可通，但左卜辭中，則
米、𥝌無別，顯據甚明。此卜辭中有「求方」為一專詞，乃或作「米方」，（鐵）五、四、又六、四、
二、又九、〇、三、拾遺、三、二、後、二、二〇、三、等一或作「米方」，（拾遺、一、三、二、等），「求雨」，亦一專
詞，乃或作「米雨」，（前、一、四、六、三、後、二、二九、八、等）或作「米雨」，（前、三、二九、三、等）「求
年」亦一專詞，乃或作「米年」，（文多不舉）或作「米年」，（林、一、二、一、一四、文云：「口卯卜，

献貞人卜年……于月。此以同一專詞比較推之，而知米、禾、之決然無別也。又君揃一、三三、三卜
文云：「……求出于高妣庚。……米出于高妣丙。」同類者則有君云：「……米出于妣庚，妣丙
一見下」而他辭又實有「……庚妣，禾不出。……」（揃八、六、一）「貞母丙禾……」（潁一、六、一）
二「文，不可謂其不同一性質，同記一事，然明：于「米出」，「禾不出」無別也。凡此原
文森然立目，胥無可掩障強辯者；故知羅王之說，殆一時未可輕議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三
五二——三五三葉）

孫海波 「奉當讀若貢，廣雅釋詁：「貢，美也。」說文錄或从貢，是奉貢自可通假，金文
皆以奉為之。」（文編舊版十卷十五葉）

孫海波 「米，甲一六九。祈求之祭。」（甲骨文編四二六頁）

陳夢家 「卜辭奉泉之奉當讀若貢，即時邶風之肥泉，地當在今淇縣附近。」（綜述二
六五葉）

屈萬里 「此與杜伯簋奉之作米者相似，當是奉字。金文奉饌每通用作祭名，本辭米字，
蓋亦祭名也。」（甲編考釋四六七葉）

李考定 「說文：「奉，疾也。从今，升聲。拜从此。」金文拜均从米，與此同。或亦从米者，其為
受也。研契諸家即據金文拜有从米作者，遂連釋契文之米為奉與此混為一談，非是。契文米當釋
求。說詳八卷求下，請參看。金文作米杜伯簋米伯簋米孟爵米仲米伯簋米毛公鼎米番生殷
米米吳尊米米師克簋」（集釋三二三八葉）

饒宗頤 「卜辭云：「又上甲，米三牛。」（南北明五一七）「米一牛，受又又」（祐）
（拾掇二、一四七）米為用牲之名。金文米有繁形以示者，如令彝云：「明公易太師鬯金小牛，
曰：用禱。易令鬯小牛，曰：用禱。」米本祈字，周禮肆師：「祈珥，大人稱曰珥沈辜。」鄭
注：「故書祈為我，杜子春讀我當為祈。我實為盛，釁禮之事也。故米牛即我牛。用羊則曰祈
羊，管子形勢：「山高而不崩，則祈年玉矣。」辭編二二一：「壬寅，卜米，其伐歸，東北丑用，
廿示一牛，十三羊，次四戈，歲。」上言米，而下言用牛羊歲用豕則曰米豕，（尊滬二二三）京
都大學七〇：「米，用白豕。」并其例。卜辭言用牲之米，牛、羊、豕均見之，是米為釁禮之幾

明甚。說文：「𦰩，以血有所釀，涂祭也。」（通考九七八葉）

尤字純 今按說文𦰩字下云：

𦰩，艸根也。从艸，𦰩聲。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為𦰩，故謂之𦰩。

又說文拔字下云：

拔，擢也。从手，𦰩聲。

……發為草根，拔為拔擢草根，已可見二者意义上的关联；而二者读音相同（廣韻並蒲撥切）……可以肯定二者語源上的关系，即是曰拔之語是由曰𦰩之語孳乳的。換句話說：拔擢草根之所以言拔，便是因為草根言𦰩之故。𦰩即是拔的存字，𦰩便是𦰩的初文了。就字形而言，𦰩字上端的「𦰩」是普通表草的形象；作𦰩的「𦰩」也是「𦰩」形，可由每字得一印証；字下从木或木，也正是草根的樣子（木字下端作「𦰩」，亦象根形，可以互証）。……古人除災之祭謂之祓，又必然是由拔這一語言所孳乳的。這即是說，無論拔草之拔或除災之祓，本來只要寫一個𦰩字即可，後來加文以示區別，於是有加手的𦰩，有加示的祓，到了小篆時代，𦰩字訛變成𦰩若𦰩，人已不解其初誼，而別制為形聲之𦰩，於是又有从手的拔，和从示的祓。……（甲金文𦰩字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季刊第三十四卷下冊四一二至四一五頁）

姚孝遂 肖丁

「𦰩」為祈求之義，亦為祭名。多用于「𦰩年」、「𦰩禾」、「𦰩雨」，皆為祈求丰收之事。

但言「𦰩」而元具体祈求之內容者則多為單純之祭名。《公乙》：「癸未卜爭貞，求于土，𦰩于土。」「𦰩」與「求」相對，均為祭名。《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頁）

張亞初

「就卜辭講，……漆字借為𦰩，……茅，……都是借字。《古文文字分類考釋》

論稿古文研究第十七輯二四二頁）

周國正說參𦰩字条下。

按：𦰩、𦰩並當釋𦰩。甲三六五九「……余彫解米……」前三、二七、六則作「余彫解米」，均為征人方之辭，足證二形通用無別，金文𦰩字所从亦互作。郭沫若均釋「𦰩」，謂「用為祈祀之義」。

說文以「𦰩」、「奔」皆从「𦰩」聲。而金文「奔」本作𦰩（孟鼎），下从三「止」，篆文从𦰩

居萬里
 「奏，當从萃釋（七四四）說。諸家从羅振玉釋恭，以卜辭核之，非是。說文
 登譌日奏。卜辭奏字，多用爲樂舞之義；與說文合。」（甲釋第三六葉）

奏膚公_レ之奏_；為也_。
 屈萬里
 辭_：
 庚寅卜_：辛卯奏舞，雨？
 甲編考釋三九七葉
 甲編三〇六九奏，此處義當為待六月_。以




屈萬里「樂」當是樂之省，即奏字。說者謂卜辭奏字，有奏樂之義。此或是也。

李孝定
文近。篆从木，與舞字作𦰇，所以木同。疑象舞時所用之道具，兩手奉之，以獻神，故有進義也。二說未
知孰是。羅釋荦，而契文實不从木，且以拱讀卜辭諸辭多不可通。辭云：「乙貞今奏醫。」徐十
四、一、醫象兩手奉尊形，或即尊之異構。奏醫者，進尊也。貞奏岳，徐二十，奏岳者，進于岳也。
戊申卜今日奏舞有雨。胎七十六，乙未卜今夕奏舞出雨。前，三、廿、四，此所謂舞乃舞雩之事。
獻舞于神以祈雨，奏舞猶今言奏樂也。王作片般奏。前，四十六，六片即今盤字，言王作盤進之
于某也。翌己酉奏三牛。後，上二十六，十四，進三牛也。魚奏。後，下十五，九，進魚也。車商奏。
識三七，七，進于商也。車小乙美奏。識三七，八，進于小乙及美也。甲午王卜貞其于西宗奏示王
孔曰：弘吉。前，四十八，一，示神主也。言其奉主於西宗也。言西宗廟凡此諸辭以拱讀之，均杆格難
通，釋奏訛進若奉，則固不洽適，羅說之誤至明矣。一集釋三二四〇葉一

饒宗頤
 □未卜，(殷貞)：王：
 甲午卜，殷貞：王祭，
 纁(茲)玉，咸又(祐)。 (老乙七七九九)
 按玉字作羊，象繫玉形。祭从木，益兩手。木本象枝狀，卜辭用為枝。
 爾雅釋天：祭山曰廐。縣郭注：或廐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糝以吉玉是也。釋文：廐本或作度，又作效。集韻作夜，云：祭山名。 (通考第一六二葉)

饒宗頤 「祭為米字增益奴旁，余釋為被。米丘乃祭山之礼，尔雅所謂「祭山曰廢縣」是也。」（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卷十第659頁）

柯昌濟 「卜辭所見奏字甚多，其字从米从双手形，故疑為求之繁作假字。」（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四頁）

趙誠 「甲骨文有个奏字寫作，或簡寫作，从米（或寫作），省室是金意字，但不明如何金意。卜辭用作行為動詞，其中有两种意义紧密相关。一是演奏乐器，如曰奏虘曰（南明六八四）。……二是聚众跳舞，如：庚寅卜，辛卯奏無，雨。（甲三〇六九）从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商代词义的系统性来看，卜辭奏这个動詞的具体词义，绝不会著于后代奏乐之奏加上跳舞之跳，而要模糊得多，其外延要广得多。从奏在卜辭里所带的宾语来看，其词义似乎集合人众演奏乐器，或聚集人合舞，其目的都是为了祈求神灵福佑或降雨以获丰收，因而与祭祀有关。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奏这个動詞又具有与祭祀有关之意义。如：

貞，帝示若，今我奏祀，三月。（續三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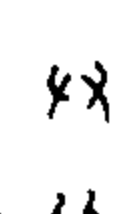
壬子卜，即貞，祭其酉、奏，其才（在）父丁。（佚一七二）

曰奏祀曰，奏而祀之。曰祭其酉奏曰，祭时要酌要奏，由此可见，与奏乐、跳舞有关的奏和与祭祀有关的奏，在意义上是紧密相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奏又进一步用作祭祀動詞。如：

奏于示壬。（林一·一三·一〇）

奏且丁（京四〇二〇）

曰奏于示壬曰是向示壬进行奏祭。曰奏且丁曰是奏祭祖丁。奏祭，当然要演奏乐器，聚众跳舞，但和单纯说演奏乐器或聚众跳舞并不一样，与说祭祀时奏或奏而祭祀也有区别。（甲骨文行为動詞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三〇頁）

按：說文「奏，奏進也。从夊从𠂔，𠂔上進之義。契文作，實从从米，米即「奏」，亦即「泰」，參見「泰」字條。說文「奏」，「奏」皆云从「夊」，均形體之譌；「夊」說文謂「進趣也，从大从十，猶兼十人也」，雖支離其形體，於典籍無徵，但猶略存其初義。

「奏」為「湊」之本字。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从水奏聲」。此乃傳會从水為說。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上」二字當為衣之譌。廣雅「湊，聚也」；周書作雒解「以為天下之大湊」注云「湊，會也」。詩經「予曰有奔奏」，箋「奔奏，使人歸趨之」。「奏」即「湊」，皆為會合聚集

之義。爾雅釋獸：「豕奏者繻」，釋文：「奏本作湊」；周禮合方氏注：「津梁相奏」，釋文：「奏本作湊」。或以為「奏」假作「湊」，不知「奏」即「湊」之本字。「湊」字从「奏」，謂輻之湊於轂。淮南主術訓即作「群臣輻湊」。轡字亦晚出，說文無轡字。

泰皆聚集點滴而成，取泰者皆以管收聚泰汁而會集之。奏字从収从𦰩，即會此意。故「奏訓」聚「訓」會「訓」合「訓」。本義為聚集泰汁，引伸為一切聚集會合之義。說文訓奏為「奏進」者，謂米聚眾物以進之。段玉裁不明此義，以「奏」字為衍文而刪之。

卜辭析兩之祭有「舞」，又稱「奏舞」，謂聚集而舞，其規模較僅言「舞」者為大。卜辭「奏」又為祭名。

羅振玉釋「𦰩」以「𦰩」或體作「𦰩」為據，其說非是。周禮掌囚「上罪桎𦰩而桎」，鄭司農注謂「兩手共一木也」。「𦰩」為「兩手同械」，與桎之象兩手操作於桎者不類。「𦰩」與契文𦰩字有關，參見「執」字條。

饒宗頤「口午卜，出貞：……米禾。口（鄰二下三八七）此云「米禾」義殆與「米禾」相類，即月令所謂祈穀資者也。米字益土旁，乃「米」繁形。（通考五一四葉）

按：此亦「𣎵」之異構，字亦作「𣎵」，分別參見 1415 及 1584。字不當是「𣎵」之繁體。















按：此亦「教」之異構，參見1415「教」字條。

祁
棗

張亞初「……郭沫若把杜國之姓皋（皋）根据文献推定为祁，召伯虎簋之甫推定为祗，并从石鼓文中找到了这个字的对应关系（金文丛考二〇五页释嬭）。这是很正确的。但对此字

发生发展的脉络还是不够清楚的。

在甲骨文中，祇字第一二期作（林二六·十一），第三期在其上部或者上下同时加留作声符，变为（三七·十一），或简化为（粹九四五偏旁），由（粹九四五此字从示旁，更说明它确为神祇之祇。祇祇古本同字。王侔石经君颺以留为祇，说明留、祇、祇是同音字，故亦不字加留作声符。这一条卜辞是贞问，是否向神祇禱求。……此字演变过程可图示如下：

……郭氏认为此字象两缶相抵，中间的穴则象两缶间有物以垫之，原文当为抵或底之本字（此说亦见文史论集三〇〇页由青县蔡器论刻蔡墓的年代蔡侯钟铭考释）。甲骨文之𡗗，根本没有两缶之形，又当如何解释？可见认为此字为抵或底之本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说文曰祗地祇，提出万物者也，许慎解此字，用的是声训，祇提音近，故云曰提出万物者也，亦非此字之本意。祇在石鼓文中的用法为祁祁，文献上祁祁训盛、多、大和舒徐（参郭氏释𡗗一文）。从甲骨文看，此字为树木枝叶茂盛、舒展状。所以它应是祁字的本字，祁、祇则都是借字、后起字。

……甲骨文中的「𠩺」字（乙二一一〇、丙一二、二〇等），为祁的中间部分，应为祁之省，读如祁。祁之作「𠩺」，犹如𦰩加声符作𦰩，省作𦰩（前四·二六·四），进一步省作𦰩（乙六五三三），演变情况完全一致。「𦰩」在甲骨文中为国族名（丙一二、二〇）。……从女从「𦰩」的如即「国族氏」的女子。传说黄帝之后裔有姓祁的（史记五帝本纪）。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传曰祁大夫，注云曰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为氏。祁县今属大原。此祁有可能即甲骨文中中的「𦰩」。L（甲骨文金文零释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六七——一六九页）

按：張亞初據郭沫若說進一步加以申論，釋此為「祁」之初形。其說是對的。

奉薦

糗

考古所

「
米
：
地
名
。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二二頁)

按：字从「奉」从「廌」，隸可作「𧰨」。合集二八八〇〇辭云：「……寅卜，王貞辛藝鵠永亡戔，永王。」為地名。



1539

張亞初釋柔，參求心字条下。

按：合集八七一四辭云：「貞，勿孚柔人。」為方國名。

1540



孫詒讓「柔為古文象字。說文希部希，脩象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彡，下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𧰨。此文略簡耳。」（舉例上廿六葉下）

羅振玉「說文解字裘古文有衣作𧰨，又自作𧰨，此省又作𧰨，彡裘形，當為裘之初字。許君裘字注：「古者衣裘，故以毛為裘。」段先生曰：「古者衣裘，謂未有麻絲，衣羽皮也。衣皮時毛在外，故裘之制毛在外。」今觀卜辭與又自裘字，毛正在外，可為許書左證。卜辭中又有作𧰨者，王君國維謂亦裘字，其說甚確。蓋𧰨為己製為裘時之形，𧰨則尚為獸皮而未製時之形。字形畧屈曲象其柔委之狀。番生敵及石鼓文作𧰨，齊子仲姜罇作𧰨，並與此同。𧰨既為獸皮而未製衣，是合求得之誼，故引中而為求句之求。卜辭中又有作𧰨，亦求字。」（殷釋中四十二葉下）

王國維釋求，見羅氏增考引王說。

王襄「古裘字」。（類纂四編第八第三十九葉上）

(類纂存疑第八卷下)

(簞考帝系三集上)

犬，見甲二卷附釋文一葉下，無說。

「木為求，木為瘁」
（佚考二四葉下）

「米」，王靜安先生云：「蓋亦用桂之名。」又甲骨文習見「𥽿」字，王氏謂即「說文」裴之「案」。二說皆是也。如「前」三廿九「𥽿雨句」，又同版「庚午卜，貞禾」；「𥽿雨」，三月「𥽿」，「酉卜，貞季𥽿」，又同版「壬午卜，賓，貞米」；「𥽿」，其後見於「說文」辭者，大率為人名。幾字「𥽿」，于某「米年」，「𥽿」于某「米」，若讀「求雨求年」，其義可通。求于某辭復有一例，即「出𥽿」二字連文，其上多冠以「王固曰」，「清華」一玉六葉及「說文」其字無一作「米」者，至其「說文」辭亦十之八九與「米」連用，推其義意皆非肯定之詞，中舉字決非一義，「𥽿」為後世之求，與「米」義不能相混也。立「厂」先生謂「米」疑即「說文」華字，所以之「米」其作「𥽿」者，「𥽿」者「失傳」及「棄」字偏旁，乃其餘文，又與「貢」同。案「唐」說其「佚存」第三十二版：「甲申卜，亘，貞𥽿」；「𥽿」于大甲「米」又作「𥽿」，與「金」文合，可為佐證。謂即「失傳」之「禘」祭，于經無徵，殆佚禮也。復从字形觀之，小木架大木，卓立地，升縣異詞而同祭與「禘」考一葉。

「按本辭云『卜米于九示』，他辭云『貞米于九示』。『後』上，廿八、十、二」又云『丙不雨』。『後』下，廿九、八。」似米米塙為一字，應竝釋求，即不讀求亦當為祭名，非

「按卜辭云『往裘』，似裘為地名。」（前釋七卷五葉背）

「本日本林泰輔釋犬固不可通。羅王二家均釋求，然王亦自言多不可通。見藏」

余按當以孫釋為是。字與求字有別，求迺裘之初字，卜辭作𠂔，諸形，象死獸中畫垂直而左右對稱，呂此求之百無一失。惟孫雖得其讀而未明其義，羅王之蓋字當讀為案。他辭有貞甲木王淋，二，二，十五，貞妣癸方，殷虛古物圖

緜四四葉。貞父乙不方。琳一、二、八，即言人鬼為崇，與貞祖辛克我。貞祖辛不克我。備一、十一、五。
 貞寅尹克我。貞寅尹不克。備一、五、一，同例。莊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崇」者是也。希崇同。
 在脂部，又希爾雅釋文「本作肆」，肆崇均齒頤音。許讀若弟者，蓋音之安。又說文殺部以才為古。
 殺字，才與彖亦略有繁簡而已，殺亦猶崇。呂氏春秋仲秋紀「殺氣陰盛」，淮南天文訓「地氣不
 藏，乃收其殺」，殺左祭部，與脂部同類。近出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以彖為古文蔡。尚書「竄三苗
 于三危」，孟子引作「殺三苗」。左氏昭元年「走四年傳而言」，周公殺管叔，蔡叔叛，是又以蔡為竄。
 釋文「蔡說文作繫」，自尚書以下三句採自王國維魏石經考附，是蔡殺字古本通用。蔡人以彖為其
 族名者，蓋以隸為圖騰也。竄於說文又作𡗗，曰「𡗗塞也，从彖聲」。讀若虞書「𡗗三苗」之𡗗。
 𡗗从崇聲，是又蔡殺崇，希古本同音之證。音同義近，故希竇為崇。希之為崇者，猶𡗗之為𡗗，希
 有害於田圃，準古人艸居問悅之例此，則問希之有無化而為有崇不崇字。許書云「以示出」，段
 注出亦聲。又籀文作𡗗，云「从𡗗殺省」。王國維以為「復即古禱或祝字，𡗗當从復出聲」。史籀疏證故
 籀為形聲字，崇又籀之省耳。形聲之字例當後於象形，故希正不失為籀崇之初字。
 冊釋餘一葉下——二葉下又卜通四二六比釋文亦有此說。

郭沫若「此字當讀為崇，辭如曰貞甲不王曰（《林》二·二）曰貞父乙不王曰（《林》一·二）即言人鬼為崇，與曰貞祖辛先我貞祖帝不先我曰，（《前》一·一）曰貞寅尹先我貞寅尹不先我曰，（《前》一·五二）同例。《莊子·天道篇》所謂曰其鬼不崇曰者是也。崇同在脂部，故正不失為襲崇之初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又《卜通》八七頁四二六片釋文亦有此說）

唐兰 右戈字王國維氏未釋，孫海波作甲骨文編入附录，亦未釋。按此字見於彝器者甚多，薛氏款识有柰毀，厥柰生鼎，近世著录有柰□□姬单匚（阮氏款识七·二四）柰侯鼎（據古录二·一·五八）白乍柰姬尊、柰姬毀（憲齋集古录十一·二二）柰大布譽鼎（貞松堂集古遺文续上·二四）柰子匚匚（十二家吉金图录 一七）柰戾鬯戈（集古遺文十一·二九）

（殷虛文字記 三十一——三十二頁）

148

吳其昌「求」者，卜辭作𠂔（前七·六·三）𠂔（莊八·八）𠂔（前七·一·三）𠂔（前五·二·四·三）𠂔（拾遺一·二·一五）𠂔（戰七·一·四）𠂔（林一·二·一）𠂔（漢二·二九·八）諸狀其逐漸演變之迹，粲然可睹。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裘古文省衣作𠂔。又自作𠂔，卜辭有𠂔作𠂔。象裘形，當為𠂔裘之初字。」許君裘字注：「古者衣裘，故以毛為裘。」段先生曰：「古者衣裘，謂未有麻絲，衣羽皮也。衣皮時，毛在外，故裘之制，毛在外。今觀卜辭與又自𠂔裘字，毛正在外，可為許書左證。」卜辭又有作𠂔者，王君國維謂亦裘字，其說甚確。蓋𠂔為已製為裘時之形，𠂔則尚為獸皮而未製時之形。字形略屈曲，象其柔委之狀。番生毀又石鼓文作𠂔，齊子仲姜罇作𠂔，並與此同。𠂔既為獸皮而未製衣，是含求得之誼，故引申而為求勾之求。卜辭中又有作𠂔者，亦求字。（考釋二·四二）

今按羅說玉為精礪。本化。求。字作不，尤像一獸皮在懸，柔毛委蕤，纖長下垂之狀，為一未製成衣裳之毛革，殆一望可識。古者衣裳之式，毛外向，革面裏，許書與說文，因可互證。然即古籍記述，小說稗聞，亦可攷見。如新序雜事注二，記魏文侯出遊，見一人反裘負芻，文侯問之曰：胡為而然？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裏之盡矣，毛將安附！此負芻者，因愛裘之毛故，不忍芻之傷毛，而服毛於內，若今人服裝之式。然在當時，則謂之反裘，致勞國君之怪問矣。是古代衣裳之式，以毛在外為正，為常，為習俗；以毛在內，為反，為怪，為罕見也。又幽風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是古者欲得獸皮以為裘，則必將設阱施機，盡心力以求之，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故引中而為求句。祈求之義矣。在下辭中，則凡字體之作彖或米形者，悉數為祈求。祈求之義，六云：求年。前一五〇一，後一一一一，續一二三等。求禾。後一二二三，續一四一六，佚三五九等。求方。錢五一四，即求方。等，皆可為證。本化一指前一二九二云：求，戕于母庚。者，意皆為求于母庚，戕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一二——三一三葉。

古文，與歲字音同，此假為歲，此知祭名亦用假字也。又按夔字連十牛二字讀，文固可通，然核之卜辭通例，字當與上文父丁二字連讀，不與下文連續也。《求義十七葉下》

用。重見殺下。
「秦·戰三三·九。金文蔡字作秦，有。此与之同。今定為蔡字。古蔡。殺通。」
（甲骨文編二〇頁）

孫海波「糸，織三三，九。說文殺字古文作糸，與甲骨、金文同。篆文殺字从糸，即

糸形之訛。金文糸皆用為蔡。」「甲一四三。卜辭殺借為崇，出希。」「（甲骨文編一三四頁）

朱芳圃

「余謂豕豕豕三者同物。豕為豕，重文，豕豕也；豕為另一字，野豕也。以兩

部隸屬諸字澄之，即知其分別之所在矣。」

希豕脩豕獸形，當即豕豕之本名。山海經西山經：「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

如筴而黑端，名曰豕豕。」郭注：「豕豕也。夾髀有麓豕，長數尺，能以脊上豕射物。亦自為牝

牡。漢書楊雄傳：「挖豕豕。」顏注：「豕豕亦名豕，豕也。自為牝牡者也。」按顏注之豕，當改

作希。

希豕二字，形義既殊，音亦既殊，音亦遠隔，故宜析為二部，說解如下：

希，野豕也。豕形。讀若弟。

希，脩豕獸。一日，河內名豕也。豕形。

庶幾名實兩符，毫無窒礙矣。」「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六十五葉」

屈萬里

「甲骨文希字，與《魏石經》古文蔡字形同，古者蓋為一字。」「（《甲編考釋》

二九六頁）

屈萬里

「希，災禍之也。」「（《甲編考釋》四〇三頁）

李孝定

「說文：『希，脩豕獸。一日，河內名豕也。』」

上出諸形與許書古文全同。孫氏釋希，郭氏說其字義均確不可易。惟郭謂希為豕豕，初字則有

可商。蓋神禍之崇古無傳字，即段音近之希為之，其後始製以示出聲之傳字。希之與崇音近

外，不必有若何其他之關係，固不煩以希為害田圖說之。蓋為害田圖之獸尚多，古人何以不取

它獸，希之為崇只是段借耳。崇殺竄竄音近義通之說王鳴盛尚書後案已先發之。當為王郭諸氏

所本。卜辭希字均段為崇，尚未見用其本義者。金文禘字作禘，大豐簋禘，其單體作禘，若禘，與

祭文近。」「（集釋三〇〇葉）

李孝定

「說文：『殺，戮也。从殳，𠂔聲。禘，古文殺。』」

文作者相同。按字與文又作禘，乃禘之本字。於卜辭多段為崇，上出數文亦禘之變體。而其體則為殺

禘，禘與禘者相同。按字與文又作禘，乃禘之本字。於卜辭多段為崇，上出數文亦禘之變體。而其體則為殺

禘，禘與禘者相同。按字與文又作禘，乃禘之本字。於卜辭多段為崇，上出數文亦禘之變體。而其體則為殺

禘，禘與禘者相同。按字與文又作禘，乃禘之本字。於卜辭多段為崇，上出數文亦禘之變體。而其體則為殺

𠂔（合三〇一七五）等形，非常像多足蟲。周礼秋官赤友氏郑注：「𠂔，𧈧蟲，𧈧，𧈧求之属。」
 释文：「𠂔求，有或作𧈧」。这个「𠂔」字用的正是本义。甲骨文「𠂔」字也有写作𠂔的（甲一三五六等）。这是省去头部横划的写法，跟从大的「𠂔」不能混为一谈。

从「𠂔」在甲骨卜辞里的用法来看，把它释作「𠂔」也是合理的。
 在古汉语里，「𠂔求」跟「𠂔得」是相互呼应的一对词，例如：

易随：「有求，得。」
 诗小雅正月：「彼求我，则如不我得。」
 谷梁传隐公三年：「𠂔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
 在甲骨卜辞里，「𠂔」跟「𠂔得」也往往前後相呼应，例如（卜辞释文一般用宽式）

(1) 貞：呼△，先得。
 (2) 呼△，先从東得。
 (3) 貞：呼歌△，得。
 (4) 貞：歌弗其得。
 (5) 貞：𠂔𠂔自𠂔，呼△，得。
 (6) 貞：𠂔𠂔自𠂔，不其得。
 (7) 𠂔𠂔午貞：令步以𠂔△黃（𠂔），得。
 (8) 庚午貞：令𠂔以才它△黃，得。
 (9) 甲戌貞：令𠂔△黃，得。
 (10) 甲戌貞：令𠂔以才它△黃，得。
 (11) 甲戌貞：令步△黃，得。
 (12) 庚辰卜賓貞：△兩我，「𠂔得」。
 (13) 口△兩我，弗其得。
 (14) 𠂔其呼△，得。
 (15) 𠂔呼△，得。

（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三頁）

（合一三五正甲）

（甲八〇六，合三二五〇九）

（乙五二七九，合一二八六二正）

（乙七一〇二，合八八九二）

（乙七六五八，合八八九三正）

把这些「𠂔」字释作「𠂔」，是非常合适的。
 (7) 至(11)为辞里的「𠂔」读为「𠂔」，指一种有残疾的畸形人。殷人举行焚人求雨之祭时，常用他们为牺牲。所以这两种人都有需要加以搜求（「𠂔△黃」尚见於乙五·二七·七一）。
 中「𠂔」字的意义详下文。
 卜辞屢言「△兩」：

(16) 乙卯卜：王△雨于土（社）。

（外五〇，合三四四九三，同文之辞见掇一·五四九，即合三二三〇一）

(17) 癸巳，其△雨于東△

（安明二四八一，合三〇一七五）

(18) 于南方△雨。

(19) 癸巳，其△雨于△

（合三〇一七六）

(20) 于口方△△雨。

（合三三九五三）

(21) 其△雨于△

（合一二八六八）

(22) 癸巳卜賓貞：△雨△

（合三〇四〇三）

(23) 于岳△，又（有一）大雨。

（佚七四，合三四二二六）

(24) 于夔△，又大△雨。

（京津三九三〇，合三〇四〇三）

这些也都显然是求雨之辞，△△也

除上引(12)(13)二辞外，此语还见于下引各辞：

卜辞又屡言△△雨我△，△△也作△

（佚三八九，合一三二）

(25) 甲子卜賓貞：△△雨娥于河。

（合一二八六四）

(26) 甲子卜賓貞：于岳△雨娥。

（珠一一一五〇，合一二八六七）

(27) 甲子卜賓貞：△△雨娥于丁。

（人文一五四二）

(28) 庚子卜貞：△△雨娥于丁。

（文錄三六七，合一四五二一）

(29) 貞：△△雨我于岳。

（京津四三六，合一二六八七）

(30) 貞：于△△雨我。

（乙一九八七，合一二六五一）

下引二辞

(31) 貞：其△△我于河，出（有一）雨。

（乙六八九〇，合一六九七一）

(32) 貞：其△△我于△

（乙六八九〇，合一六九七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12)(13)二辞的△△跟△△得△△相呼应，应该释为△△求△△。上举其它各辞里

你△△我△△的△△△△，自然也应释为△△求△△。△△或作△△娥△△，说明它在这里不是用来表示

你△△我△△的△△△△。我们初步认为这个字应该读为△△宜△△。

在古代，△△宜△△和△△宜△△声的△△宜△△，跟△△義△△是通用字。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宜

字，多应读为△△義△△（中山王響器文字编三三页）。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古

者书儀但为義，今时所谓義为誼。△△（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日誼△△字条）△△義△△从△△我△△声，

所以△△我△△和△△我△△声的△△娥△△可以读为△△宜△△。古有△△宜△△祭。周礼春官大祝：△△大师，

宜於社，造乎祖，设军社，类上帝；△△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

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禘：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尔雅释天：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诗大雅：曰迺主冢土，戎醜攸行。毛传亦有此文。礼记王制：正义解释宜祭之名说：曰云宜者，令诛伐得宜，亦随其宜而告也。并引了尔雅谓之宜的孙炎注曰求便宜也。诗释文：正义也解释说：曰以兵凶战危，虑有负败，祭之以求福宜，故谓之宜。卜辞的曰求雨宜，应该就是求雨水得宜的意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宜祭。

在卜辞里，还可以看到其他种类的一些曰求宜之辞。有的卜辞说曰△年我，曰我也可以写作曰娥，与曰求雨宜之辞同：

- (33) 貞：勿△年我。 (合一〇一二七)
- (34) 口卯卜殼貞：△年娥于河。 (林一·二一·一四，合一〇一二九)
- (35) 甲(申卜)貞：于丁△年娥。 (佚一五三，合一〇一三〇)
- (36) 甲申卜貞：于(丁)△年娥。 (佚一四三，合二五二三以上两条卜辞为同文卜辞，所缺之字可以互補。若一条原缺刻了字)
- (37) 貞：勿于丁△年娥。 (綴三八〇，合一〇一二八)

△年我，应该读为曰求年宜，当是祈求年成方面的福宜的意义。

- (38) 丙寅卜殼貞：勿曰△方我。 (合六七六七)
- (39) 貞：勿曰△方我。 (續三·四六·六，合五七六六)
- (40) 辛未卜貞：令歷以口射从黜，△方我。 (乙九〇八〇)
- (41) 己亥卜王：△方我。 (乙九〇八〇)

卜辞屡言曰受方又(祐)或曰受某方又(如洽六四，八六一七等)，意即在与敌对方国作战时受鬼神保佑。曰△方我，应该读为曰求方宜，与方宜当指与方作战之宜。上引各条求方宜的卜辞，跟曰求雨宜和曰求年宜的卜辞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从来不提鬼神。所以这些卜辞里的曰求方宜似乎不应解释为何鬼神祈求与方作战的福宜，而应该解释为寻求与方作战的适宜的机会。有一条卜辞说：

(42) 戊辰卜徂：呼辛△小方我。七月。數。 (乙八五〇五)

△小方我，当读为曰求小方宜，大概是寻求与小方作战的适宜机会。辛应为人名。

- (43) 有的卜辞说曰△戎我，曰我也可写作曰娥，与曰△雨我之辞相同： (合五〇四八)
- (44) 丙戌卜扶：令戌(也可能当释曰何)△戎娥。 (甲綴三三)

卜辞有说“受今来戎又（祐）的（粹九一六）”，意即在与目前来犯的戎作战时受到鬼神保佑。
“我我”当读为“求戎宜”，“戎宜”指与戎作战之宜。上引几条卜辞里也没有出现鬼神名
称（末一辞中“于”后一字是地名），这些卜辞里的“求戎宜”，似乎也應該解釋为寻求与戎
作战的适宜机会。

卜辞有时说“得方”：“
戊戌卜彀貞：戎得方，𠄎。”

可能是“我”的繁文，也可能是“戎（重）我”二字合文。得方彀，大概是得到跟方作战
或跟方和我作战的适宜机会的意思。卜辞又有说“得彀我”的：
（合六七六四，合六七六五与此
同文，但無“𠄎”字，或残去“𠄎”
字。合六七六六残片也有“方彀”二字）

辛巳卜彀貞：得彀我。
辛巳卜彀貞：得彀我。
（丙一一九，合六九五九）

商王曾命雀伐亘：
癸卯卜彀貞：呼雀伐亘，𠄎。十二月。

此外关于雀与亘作战的卜辞屡见，不具引。得彀我，大概就是雀得到与亘作战之宜的意
思。得方我，或得方，戎我，得彀我，等辞，可以证明“方我”、“戎我”的
“方”，确实应该释为“求方”。

卜辞还有说“求方”，“戎”的：

- (46) 辛口（丑）：一卜扶：令𠄎方。（屯南六〇四）
- (47) 辛丑卜出：御步于學戎，其方。（前一·四·五）
- (48) 甲午卜扶：令去方。（甲綴三五）
- (49) 𠄎方。（京津三〇九〇）
- (50) 𠄎王：令去方。（人文三一四〇）
- (51) 𠄎逆方。（京津三〇四五）

后两条卜辞“戎”字下本来也可能有“我”字。“方”也應释为“求方”，大概是寻求敌方
与之作战的意思。
有一条卜辞说：

(52) 戊午卜王：上（尚）？“子辟我。（续五·五·六）

同版有曰戊午卜王：勿御子辟。曰等辞，御是攘除灾殃之祭。曰子辟我。当读为曰求子辟宜。曰上疑当读为尚且之曰尚。大概是决定不为子辟举行御祭之后，才卜问是否为他向鬼神求福宜的，所以卜辞说曰尚求子辟宜，意思就是说，虽然不举行御祭，但仍为子辟求宜。

有的卜辞只说向鬼神曰我，而没有说明为何曰我。

(53) 于王亥△我。

(54) 勿于王亥△我。

(55) 勿于王亥△我。

(56) 于王亥△我。

这些卜辞里的曰△我，可能是凡求福宜的意思。(56)末一字原作王，今暂定为曰我。字繁文。

在卜辞里，曰△与曰△常常同见於一辞之中：

(57) 于父乙△出(有?)一勾。

(58) 勿于父乙△出勾。

(59) 于高祖△又(有?)一勾。

(60) 于后祖△又勾。

(61) 乙亥卜争贞：毕出(有?)一牛，勿△出勾，亡勾。十月。(续三四四，合一七四五二)

(62) 丁未卜争贞：△雨勾于河。十三月。

(63) 贞：于岳△雨勾。

(64) 口未卜宾贞：△雨勾。十三月。

(65) 贞△雨勾。

(66) △雨勾。

(67) 于口△(雨?)一勾。

(68) 勿求雨勾，不蔑。

(69) 甲寅卜，乍△崔勾口。

(70) 庚辰卜口贞：口其△崔勾其亦(?)口奏口。(合四六六〇)

肯定这些卜辞里的曰△也应该是祈求降雨的意思。同版之辞卜问曰未出(有?)及雨，可知在当时作

物急需雨水，曰△雨勾△显然是祈求降雨的意思。曰△字在古书里有祈求与给予两义。卜辞

告于祖乙，其正，勾又(祐)一△(合六三四七)，这里的曰△就是祈求鬼神有所赐与的意思，曰△

告于祖乙，其正，勾又(祐)一△(合六三四七)，这里的曰△就是祈求鬼神有所赐与的意思，曰△

告于祖乙，其正，勾又(祐)一△(合六三四七)，这里的曰△就是祈求鬼神有所赐与的意思，曰△

告于祖乙，其正，勾又(祐)一△(合六三四七)，这里的曰△就是祈求鬼神有所赐与的意思，曰△

雨句就是祈求鬼神赐给雨水的意。

在卜辞里，除前面引过的“△雨于土”、“△求雨娥于河”、“△年娥于河”、“△我于大示”、“△雨于河”等类句子外，还可以看到不少“△A于B”这种类型的句子，例如：

(71) 贞：王△牛于夫。

(72) 贞：勿求牛于夫。

(73) 贞：△马吕于多马。

(74) 癸亥卜贞：△珪(玉)于口。

(75) 贞：△珪于壹。

(76) 口戌(?)卜贞：余口△奠臣于口。

(合一六九七六正)

(库一八八，△奠臣又见于乙四〇六五，即合七二三九正)

(丙四一三，合九四〇正)
(合五七二三)

这种卜辞里的“△”显然也应该释为“求”。上引诸辞大概都是卜问商王向臣属或各地征求实物或奴隶之事的。“△”本指铜，周代金文作“△”。马吕有可能指马方所产的铜。

卜辞里几次提到“△牛”、“△羊”一类事。除上引(71)(72)二辞外，这类事还见于以下各辞：

(77) △在口牛。

(78) 贞：△勿(物)牛。

(79) 甲寅卜宾贞：△牛。

(80) 贞：△我羊。

这些卜辞里的“△”大概也都应该当征来讲。

有的卜辞说“△豕”或“△彘”：

(81) 丁未子卜：重(意与日惟)近(今日)△豕，蕞(遘)。

(82) 甲子卜：丁呼△彘五，往，若。

从文义看，都应该是寻求野猪的意思。卜辞里屡见“△逐豕”和“△田猎获豕”之辞，可见“△豕”也可指野猪。

有一条卜辞说：

(83) 丁巳卜行贞：王宾父丁△十牛，亡尤。

很多人释“△”为“杀”，把“△十牛”看作它的宾语。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引一条文例相类的卜辞来比较一下：

戊申(卜)旅贞：王宾大戊奉，五牛口卣，亡尤。在十月。(合二二八二八)

这一条辞里的“△”是祭名，不能与“△五牛”连读。上一条辞里的“△”也应是祭名，不能与“△十牛”连读。“△”仍应释“求”。

此外表示要求之义或其引申义讲的曰求字，主要就是郭沫若读为崇的那些字，如曰旬有△求△，但应读为曰求△。曰求△和曰求△都是群母字，上古音都属幽部，所以曰求△可读为曰求△。说文人部：曰求，灾也。△周易中曰无咎△之语习见。

△辞里有用△跟读△的△求△很相似的△字（参看殷墟卜辞综类八〇页），陈梦家释为曰

咎△，大概是正确的。△跟读△咎△的△求△大概是本字跟借字的关系。

最后提一下△咎△字上部变为△咎△形的异体：

（虚七一六A）

（后下二四·一三，合三三〇二六）

（84）的△旬有△跟常见的△旬有△△无疑是一回事。（85）跟屯南一九〇同文。屯南一九〇拓本不清晰，△名△上一字似与一般△△△字同形。卜辞有说△贞：呼△宥幸△的（京津二二〇七，合五七二）。△宥幸△的文例跟△△△各方幸△全同，可证△是△△△的异体。甲骨文里的△和△，用法相近（参看殷墟卜辞综类二一—一页），也应是△的异体。这个字跟△△△字的关系待考。△（释“求”），古文字研究十五辑一九五至二〇五页）

柯昌济“辞”部属，来米古文希希，虞书曰：辞类於上帝。今文本作肆，则希可通肆字，肆古有训放肆义，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又裘二十五页：△不可肆也△。字又引申为逐义。△辞之希或即肆肆其心之义。这样，来字释肆是比较近似的。△（殷墟卜辞综类考释，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四五页）

饶宗颐说参“火”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字条下。

按：据其形体，仍当以释“希”为为宜，△解多用作崇△。裘锡圭力主释“求”，其释读△解多有新解，然读△解为“求”有△△其义嫌复，殆有未然。且占解之“出希△”只能是崇△之義，裘锡圭释“求”读为“求”，△△其义一也。问题在於“求索△”之“求△”本無其字，乃“求△”之本字，说文以“求△”为“求△”之古文。与此形相去甚远，释“求△”於形難通。

兽也，一曰母猴。其名曰夔。就是后世的「猴」字。李瑾同志根据《山海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于是断定「角之有无，均系一字」。可是，他对于下面这一系列的矛盾并未加以解决：

姚孝遂 卜辞先公有名曰夔。曰夔和曰猷是古今字。大家习惯于先公名隶作曰夔，兽名隶作曰猷。实际上甲骨文先公名曰夔与兽名曰猷在形体上是有区别的。先公名的曰夔字其足部如人直立，而兽名的曰猷字其足部则均屈曲。

卜辞关于猷的记载很少。明确无疑者仅有一条，见于《合集》九，其辞为：

考古所「變：在此作地名。卜辭中很多人名均有相應的地名。殷先公之名有時也有相應的地名。殷先公之名有時也有相應的地名。殷先公之名有時也有相應的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九八〇頁）

億四九八有「在唐」，就是其例。

[illegible]

禹。文例与周原八四号卜甲中「王奉佑大甲」同。所谓「佑禹」，意为商王求佑夏禹神祇保佑。

据集韵卷五、上声、荠韵中「与」字同，「夏」字同，即夏启，夏禹之子。由于启定夏王朝有功，故商人对他十分崇拜，于十一月以牛牲祭祀之。

望。忘。妄。等字同声韵，而「茫」与「亡」忘、望、妄等字音韵相同，故假借「望」为芒字。「夏」当为夏芒。史记夏本纪：「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即卜辞中的

夏芒。见「夏」字，其「夏」字（续六·一〇）。据广韵卷五、入声、薛韵中有「舌」，「桀」二字，「舌」与「桀」为同声韵，故假「舌」为桀字。卜辞中的「夏」当为夏桀。

高且（祖）夏。见「癸巳」：「高祖夏」（综图二四七）。「高祖夏」亦即「夏高祖」。因为禹所建立夏王朝为天下诸侯所宗，商汤伐桀代夏治天下，自认为是承夏业，故称夏禹为夏高祖。

曼不作「曼」。见「曼」：「曼不作夏古（故）王事」（前六·一八·一）。「曼」作「曼」，「曼」全句意为长期不作夏社，是先王的事情。此与尚书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的意思相同。

此字结构看，上从止，下从已或虫，似应释为「𡗗」或「𡗘」字。但从前辈学者将其释为「𡗗」字，但从此字结构看，上从止，下从已或虫，似应释为「𡗗」或「𡗘」字。集韵：「𡗗，丑里切音耻；𡗘，类篇：𡗗，虫伸行或作虫。」故「夏」即夏虫也。

又曰岳。罗振玉释为「岳」，郭沫若释为「岳」，于省吾释为「岳」；还有人释为「岳」。众释纷纭，未有定论。按此字为法结构分析，上从羊，下从火，「羊」者以为当释为「𡗗」字。广韵：「𡗗，焯，焯出。」

陆善祥字林、集韵：「并余章切音阳。」故「焯」通阳字。「焯」河夏，即夏阳河，与禹都阳城附近阳河有关。

「夏」指为夏社神祇。这条卜辞大意是：「甲子这一日占卜，是贞问：焚六条牛祭祀夏社之意。」「夏」指为夏社神祇。这条卜辞大意是：「甲子这一日占卜，是贞问：焚六条牛祭祀夏社神祇，求丰年。」

「燎于河」文例相同，大意是：「于十月烧全牲一牢（牛、羊、猪）以祭祀夏社神祇。」

戠

𠄎

𠄎

司。此卜辭見于京三九二七。西周牆盤銘文中有「上帝司夏元保」；前漢書時令：「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去。」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告」字。見「告夏女卅」；南明四八二。告夏亦即「夏告」；陳一六：「夏告六月」即「報夏季到」；殷墟卜辭中除「告夏」外，還出現「告秋」；「今春」；「今秋」等詞。可證商代已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無疑。總之，殷墟卜辭中不僅有「夏」字，而且不少，筆者大概檢核達六十見。以上只是選擇其中的一小部分。（殷墟卜辭中「夏」字考，人文雜誌一九八四年五期一〇二——一〇三頁）

于省吾「夏」字王國維釋「夏」，以為帝嚳，帝嚳名夏。王以夏為多不確，甲骨文沒有「夏」而有「允」，古文字既即「夏」。這個字以「讀憂」較為合理，說文作「夏」，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嚳之嚳與「夏」也同音。（引陳世輝懷念于省吾先生，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八頁）

按：王國維釋「夏」，字亦作「𠄎」，作「𠄎」，「𠄎」母，「𠄎」即「沐猴」，「𠄎」獼猴，「段玉裁謂「母非父母字」。其餘各家之說，李考定集釋辨之甚詳。

「辭」變為先公名，至於用為沐猴者，如：

「己巳卜，崔以𠄎」

「其隻𠄎」

二者形體在甲骨文已有所區分。當屬同源分化。今分別錄定作「𠄎」或「𠄎」。

乙四七一八合集八九八四
拾六九合集一〇四六八

羅振玉「象人倒持戠，知人持戠亦為戠者，其文曰：『𠄎𠄎𠄎』曰：『𠄎𠄎𠄎』為獸勝之術，象人持戠以讓之獸，疑知：矣。」（殷墟中六十八集下）

容庚「此文云：『𠄎𠄎𠄎』曰：『𠄎𠄎𠄎』為獸勝之術，象人持戠以讓之獸，疑

(梁釋十七集)

葉玉森「此為人名，他誤用作動詞。以本辭及他辭云『貞𠂔^H五牛』，『亡其求禾（季省）于𠂔^H』，『祭二牛』，一並見說文二十四葉之一之九，皆人名也。翟氏釋伐，然卜辭伐字概作揚戈持戈形，無作曳兵狀者。且此之所攜亦非戈。予叢釋頤，謂象人形一足，又手持一物象足，蓋用以代足者。疑即象形頤字。公羊裏三十年「楚子使蘧頤來聘」，釋文作跛，古固有以頤為名者。殷契鉤沈復思此字既作側視形，僅見一足，似不能斷走為頤。手攜之𠂔^H與下箸于地。象象農器之鋬。卜辭錯字象兩手持耒，此則象一手攜鋬，二字似同時所刻，故構造法相同。疑即古文鋬字。他辭又云『貞于𠂔^H苦方』，『于𠂔^H筭』，即命誅鋬苦方與蒙方也。」（前釋六卷十九葉上）

(卜通一〇七葉下)

一
辨。

唐蘭「𠂔」字舊無確釋。羅振玉釋伐，葉玉森初釋顛，繼釋鉏，郭沫若寫作𠂔，云：「像一人倒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今按伐字作𣎵，象以戈擊人，故其丩接于人類，與此迥異。此人形上作𠂔者，即首，故字或文作𠂔_𠂔，漢上、二、四、蓋古人作人及猴首均作𠂔，其省變為𠂔_𠂔顯從此，_𠂔是為變字，下一形孫海波釋顛，誤。而此所以為變字。然古文於人形，其特示足形，多無深義，以允即爰，兕即爰，則夏亦即頁字耳。葉釋顛，郭釋𠂔，其頁或夏旁均不誤，葉又釋鉏，則無一是處矣。葉氏之釋文字，自謂若射覆，故多妄誕之思，所謂此人形所持為代足之物，又謂是鉏，並無根據。郭謂倒持斧鉞，其義較優，亦未中的。蓋𠂔之倒為中，字至明顯，當釋成，非戌字也。古戌戌為一字，戌為別一字，幹枝之合有戌戌，此決不可混者。然則此字像人戍戌之狀，戌亦戌屬之兵器也。由其字形，富有戰勝者耀其威武之意，古文之倒書者，或改為正書，乃居或作𠂔，則豈可突為𠂔。古文之从口者，象有龜感之，則咸為口中盛戍，當是从口戍聲。然則𠂔即顛字，夏即頁，戌即咸也。此云𠂔呂方，當讀如𠂔，咸劉厥敵之咸，充減侯宣多之減，蓋顛字之本義。說文以顛為飯不飽面黃起行也，則後起之義矣。_{西伯伐黎之伐，疑即由顛字本義所孳乳之形聲字。}

一天壤大釋五十二集下——五十三集下）

于省吾
唐蘭釋戰，謂戰即顯字。……按羅葉唐三說並非。然唐所釋已較羅葉為進一步之追索。其謂夏即夏是也。戰當即夏字，以夏从頁从頁一也。一說大首頁同，古文者也。文字演化，由繁趨簡耳。至戌字倒書，古文字例正每無別。戌係斧鉞類之戌器。小篆以頁為夏之省，以戈為倒戌之譌。書秦陶漢：「夏擊鳴球。」文選長楊賦作：「結隔鳴球。」隔即厲禿鐘駁字，乃鐘之別名。駁與球皆名詞，夏與鳴皆動詞。書馬鄭注均云：「夏標也。」文選射雉賦：「標雌妬異。」徐注：「標擊搏也。」說文段注謂夏同拈。錢大昕說文答問謂拈即介于石之介。薛氏疏證：「釋文曰，馬作拈，云觸小石聲。」按鄭依古文作拈，讀為夏。按要有擊凱，夏介拈字通。辭編十五：「其奉兩于夏。」漢上二四九：「其奉禾于夏。」夏當為殷先公名或神名，未知所指。前六十八五：「貞，其夏呂方。」又六十八六：「其夏荒。」夏訓擊，義相符。又夏通介，可讀為勾。詩言：「以介眉壽。」金文介通作勾。漢上十七三及十七四，均有「勾呂方」之語。勾通害通割。經傳害字通，以勾言夏，猶書：「言割也。」（駢枝廿六葉釋夏）

魯賓先
「卜辭」之「夏」，王國維釋夏而以為殷人先祖帝嚳之名，斯則陳義未審也。其作「夏」者，羅振玉釋伐，吳其昌釋鐵，葉玉森治釋為顯，繼疑為鈕，郭沫若釋戰，唐蘭釋顯，于省吾釋夏，金祥恆釋襲，饒宗頤釋機，說並非是。惟高田忠周釋為戰，疑為擾，吳文，古編編卷二十六第三。葉及卷五十四第四。葉雖無義證以明之，其說倖中矣。然高田並因「夏」亦釋為擾，則未為審諦，且未悉其辭義也。以愚考之，「夏」皆愛之異體。其從戌作「夏」者，乃愛之繁文，即擾之古文。是猶「月」顯「月」，其字蓋從戌作「計」，亦即相「古文也」。篆文「擾」相字並以手，而「卜辭」並以戌者，乃以兵端示征伐之義，例猶以手之搏於腕季子白盤從于作搏，於不娶置以戈作戰，亦以于戈示征伐之義也。（新詮之四釋夏十五至十六葉）

屈萬里
「羅振玉釋伐，葉玉森釋鈕，唐蘭釋顯，于省吾釋夏。似皆未的。茲以郭某說隸定作戰。」（甲釋五六二片八辭釋文）

李孝定
「从夏从戌，說大所無。諸家說者紛紜，就其形義言，唐說最為近之。惟說文咸下云：「从口从戌」，不云「戌聲」，則从戌之字不得與从咸同，是唐氏釋顯亦無確據。自隸諸家所釋，於字形所以偏旁相去懸遠，故均不敢從，謹依其隸定次之於此。至其字義則唐于諸家所說均為近之。所不可知者，其音讀耳。金氏釋襲其說未聞意者蓋以諸大所以「戌」均倒置身後故有

此說字惟於字形懸遠似未足據也。 (集釋二八四六葉)

二六葉 饒宗頤 「按燬字从戌从夏，讀為機，集韻十六屑：『機，博雅：擊也。』」 (通考五

田情君 「戮是持斧鉞征服自然或抵禦敵人的樣子。……這鼻祖不仅是殷人的祖先，而是人類的祖先。所以殷人俸之為神，為天帝，因為殷商是崇尚鬼神的國家。」 (釋讀 中國文字第五卷二。三九頁)

伍士謙 「此外还有一个象字，也与伐字有密切的关系。例句如下：

- ① 丙子卜貞貞乎象呂；貞貞乎象呂方 (海一·五七〇)
- ② 壬申卜貞貞牧人乎象呂。 (綴二·一一七)
- ③ 壬辰卜其奉年于象，燎，又羌，茲用。 (續一·五一·五)
- ④ 其奉年象東酉，又大雨。 (粹一·一六)
- ⑤ 其奉年于象燎九牢。 (粹一·一五)
- ⑥ 乙未卜貞于象，告穰。 (存一·一九六)
- ⑦ 出于象。 (金四·五)
- ⑧ 貞象雨。 (前六·一八·三)
- ⑨ 口。卜其奉禾于象燎二牛。 (后上二四·九)
- ⑩ 于象奉，又大雨。 (京二九三〇)
- ⑪ 癸巳卜往象以雨。 (南明四二九)

例句 1. 2 都是「象」字，与伐字之例句相同，可以認為伐之异体字。以后的例句，都是神名，求雨，求年，告秋，求禾，都要向他致祭，這与前面象的例句，大略相同，都是「出於象」或「出於象」，于象奉，或「奉于象」，意义都相同。求雨的例句也同，看来似乎是同一种神。当然以后分化了，象成為以后的歲字，而象字不用了，成為死字，但他们的原字都是「象」字。 (甲骨文考釋六則 古文研究論文集八一至八二頁)

考古所 「殷先祖名。」 (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九頁)

姚孝遂 肖丁 「此均为祭禘于日 馘 之在卜。日 馘 为殷人举而祈年的主要对象之一。日 馘 与其它先公不同之点在于：从未见有日 馘 为 先 之例。卜 小屯南地 甲骨考释九页」

古文研究 十六辑 八一頁 馘 左有 擾 义。馘 方 即騷抗方方。卜 辞 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

按：字隸可作「馘」，釋「伐」，釋「頗」，釋「頗」，釋「鉏」，釋「擾」，均不可據，與「幾」更了不相涉。于先生釋「馘」，論其形義甚詳，其用作名詞者為先公名，與「幾」斷非一人，其用作動詞者，為「伐擊」義。



羅振玉 「說文解字：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卜 辭 中牛字或以二或以一，乃象著橫木之形。其文曰：十牛，曰：邑牛，知亦為牛字矣。殷 釋 中二十六葉」

王襄 「說文解字：牛，事也，理也，角头三封尾之形也。依段氏本，契文之牛上象二角，下象封与尾之形，角上或著木。又告字下云：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契文牛之或作作 牛，為著木形，与許說合。而篆文告所以牛字與著木之形，此亦字形与說不合者。按卜 辭 所見家畜野豕名皆為象形字，惟牛字不然，其初文象形字至殷已亡或不习用，牛、牛、牛皆后者也。然父癸尊之 牛，牛觚之 牛，皆為牛之象形字，牛首鼎之 牛為牛首形，以羊首為羊字之例相証，应是牛字。許公羊字下引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東周之季象形牛字尚存，故孔子云然，而契文與之，其故難說。古文流變臆說六五——六六頁」

于省吾說參 牛 字条下。

黃錫全釋牛，參 牛 字条下。

按：王獨說文釋例以為牛字「象自後視之之形」是對的。古文牛羊鹿兕諸字，均突出其角

之特徵。文字乃係典型化、線條化、規範化之符號，起源於圖畫，但不能等同於圖畫。必須按原物苛求，勢將迂曲難通。

其作𠩺𠩺𠩺者，則一牛、二牛、三牛、四牛之合文，不必曲為之解。或以為即說文牝、慘、牝諸字，非是。𠩺𠩺𠩺諸字之上從無冠以數字者，𠩺、𠩺等字亦然。甲骨文編（科學院本六一三頁）列入合文是正确的。前五、四六、一「王貞」，以……其十……，或連讀作「其十」，誤。



按：合集六八七七、六八七八均有「伐曠𠩺𠩺」之記載，乃方國名。



按：合集一二四五。辭云：「𠩺于祖辛」，為祭名。



羅振玉「牢為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𠩺，或安作𠩺，茲安作𠩺，遂與今隸同矣。其从𠩺者亦見馮子自」，殷釋中十三葉。

王襄「說文解字：『牢，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𠩺也。』契文之牢象養牛之閑，所養者若牛若羊不定，故字或从牛或从羊。貉子自作𠩺，从牛，牢爵作𠩺，从羊，例同。『𠩺』意是象閑形，开其一面，以利出入，契文与小篆所从之一是橫木，防獸之逸走，与𠩺字从𠩺象植兩木形以稽人之出入同誼，非冬省也。冬之形誼与牢无关，或从𠩺，𠩺為𠩺之變体，象交覆深屋之形，益可證𠩺非冬省。『古文流變臆說』六八——六九頁。

孫海波

「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牢為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卜辭大牢

作牢，小牢作牢。〔文編二卷五葉〕

胡厚宣

「武丁時關於祭祀用牲之卜辭中，有成語曰『牢出一牛』：

〔辭1〕甲申卜，貞羽（翌）乙酉出于且（祖）乙，牢出一牛，出有（穀）。〔前110·三〕

〔辭2〕貞羌三人，卯牢出一牛，（粹五五七）

〔辭3〕貞牢出一牛。（前五·一一·八）

此成語自康辛康丁以後，所見益多，而皆變為『牢又一牛』：

〔辭4〕口口卜，召（魯）且乙牢又一牛。（粹二四四）

〔辭5〕乙（妣）庚召牢又一牛，囙受又（祐）。〔佚二五一〕

〔辭6〕貞直牢又一牛，用，大吉。（院二〇三五）

〔辭7〕貞牢又一牛。（院二〇一二）

此康辛康丁時卜辭也。

〔辭8〕卯牢又一牛，王受又。（佚二〇一）

此武乙文丁時卜辭也。

〔辭9〕口羌口人，鬯一卣，卯牢又一牛。

〔辭10〕其牢又一牛。

〔辭11〕其牢又一牛。

〔辭12〕其牢又曰牛。（庫一八九八）

〔辭13〕其牢又一牛。（絲（茲）用）

〔辭14〕其牢又一牛。（續二·二四·二）

〔辭15〕其牢又一牛。

〔辭16〕其牢又一牛。（前五·三九·三）

〔辭17〕其牢又曰囙。

〔辭18〕其牢又一牛。（甲二·一六·七）

〔辭19〕囙牢曰牛。

〔辭20〕其囙又一囙。（後下五·四）

〔辭21〕其牢又一牛。

〔辭22〕囙牢囙一牛。（契三四九）

〔辭23〕其囙又一囙。（絲用，〔契三五〇〕）

〔辭24〕其囙又一牛。（契三四八）

(辭 25) 一 圉 牢 圉 曰 牛。 (契 三八五)
 (辭 26) 一 其 牢 又 一 圉。 (契 三六一)
 (辭 27) 一 其 牢 又 一 圉。 (庫 一三九〇)
 (辭 28) 一 圉 牢 圉 曰 牛。 (粹 五四五)
 (辭 29) 一 其 牢 又 一 牛。 (粹 五六〇)
 (辭 30) 一 圉 圉 又 一 牛。 (續 二二五三)
 此 帝 乙 帝 辛 時 卜 辭 也。 此 外 亦 言 曰 大 牢 一 牛。
 (辭 31) 乙 亥， 貞 又 夕 歲 于 且 乙， 大 牢 一 牛。 (院 八〇六)
 此 康 辛 康 丁 時 卜 辭 也。 又 言 曰 一 牢 一 牛。
 (辭 32) 一 牢 一 牛。 (粹 五六五)
 此 武 乙 文 丁 時 卜 辭 也。
 又 一 牛 曰 一 牢。 此 由 成 語 言 曰 牢 又 一 牛， 又 言 曰 一 牢 一 牛 可 證。 曰 牢 出 一 牛 即 曰 牢
 又 一 牛 曰 一 牢。 之 義 在 此 與 曰 又 曰 同， 他 辭 言 曰 旬 出 二 日 曰 九 旬 出 一 日 曰 俘 人 十 出 五 人
 九 曰 皆 其 例 也。 曰 大 牢 一 牛 曰 與 曰 一 牢 一 牛 其 曰 又 曰 字 皆 省。 言 曰 大 牢 者， 與 曰 牢 同。
 蓋 卜 辭 通 例： 牛 稱 曰 牢， 又 稱 曰 大 牢； 羊 稱 曰 宰， 又 稱 曰 小 宰。 曰 牢 上 不 必 盡 冠 以
 大 字， 而 凡 戴 有 大 字 者， 必 作 曰 牢； 曰 宰 上 不 必 盡 冠 以 小 字， 而 凡 戴 有 小 字
 字 者， 必 作 曰 宰， 與 大 戴 記 曰 牛 曰 大 牢， 羊 曰 少 宰 之 說 合。 知 曰 牢 曰 宰 有 別， 而 曰 牢
 與 曰 大 牢 皆 謂 牛， 義 實 不 異。 故 曰 牢 出 一 牛， 曰 牢 又 一 牛， 一 牢 一 牛 皆 謂 一 牢 另 一 牛
 也。

曰 牢 字 舊 注 或 以 為 牛 羊 豕：

周禮 天官 宰夫：「以 牢 禮 之 灋。」鄭注：「三 牲 牛 羊 豕 具 為 一 牢。」

國語 周語：「饋 九 牢。」韋注：「牛 羊 豕 為 一 牢。」

又 齊語：「環 山 於 有 牢。」韋注：「牢， 牛 羊 豕 也。」

或 以 為 羊 豕：

儀禮 少牢 饋食禮：「佐 食 上 利 升 牢。」鄭注：「牢， 羊 豕 也。」

又：「佐 食 取 牢。」鄭注：「牢， 羊 豕 也。」

或 以 牛 羊 豕 為 大 牢：

山海經 西山經：「大 牢。」郭注：「牛 羊 豕 為 大 牢。」

呂氏春秋 仲夏紀：「以 大 牢 祀 于 高 禘。」高注：「三 牲 具 曰 大 牢。」

淮南子脩務訓：「如饗大牢。」高注：「三牲具曰大牢。」

今案其說皆秦漢以來之禮制，非朔義也。

卜辭言「牢」又「一牛」，絕無言「牢」又「一羊」者，則「牢」者必祇為牛也可知。

且卜辭言「牢」又「一牛」，又言「大牢一牛」，「牢」與「大牢」之義同，字從牛，舊籍謂「牛

曰大牢」，亦可證其必為牛之專稱。

又卜辭祇言「牢」又「一牛」，絕無言「牢」又「二牛」者，則「牢」者決不能過於二牛。又卜辭

特言「牢」又「一牛」，而不稱之為「二牢」或「二牛」，則「牢」者亦決不能即為一牛。國語晉

語曰：「子為我之特羊之饗。」韋注曰：

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以二牲為「牢」，於卜辭最可通。疑其說必有依據而言者。卜辭中卜用牲之以次遞增者，

或「牢」與「牢」又「一牛」並舉：

「辭 33」癸巳，于滴杏牢。

牢又一牛。一佚一六七。

此康辛康丁時卜辭。

「辭 34」丙子卜，貞武丁回其圉。一

其牢又一牛。二

「辭 35」癸卯卜，圓□□回圉。一

其牢又一牛。茲用。二

「辭 36」甲辰卜，圓□□宗日圉。茲用。一

其牢又一牛。二

「辭 37」□□卜，貞□□日其圉。一

其牢又一牛。二

「辭 38」癸巳卜，貞且甲日其牢。一

其牢又一牛。二

「辭 39」甲午卜，貞□□宗日其牢。一

其牢又一牛。茲用。二

「辭 40」□□卜，貞□□丁日圉。茲用。一

其牢又一牛。二（通六十四）

「辭 41」其牢。

其牢又一牛。（契三六〇）

舉：

此帝乙帝辛時卜辭。『牢』即二牛，『牢』又一牛，『即三牛也。或『牢』一牛，『與』二『牢』並

（辭42）一牢一牛。

二『牢』，（粹五六七）

此武乙文丁時卜辭。『牢』一牛，『即三牛』，『二『牢』即四牛也。或『牛』，『牢』，『牢』又一牛，

『二』並舉：

（辭43）『癸歲，重牛。』

牢。

牢又一牛。

二『牢』，大吉。（明義士藏）

此亦武乙文丁時卜辭。『歲』，祭名，『重』為用牲之法，義為斷首，『重牲』與『伐人』

之『伐』略同。此卜歲祭於鉞癸，重牲，用牛乎？用牢乎？用二牢乎？及得兆

之後，惟『二牢』為大吉，或即從而用之。其牲數亦以次遞增，而『牛』即一牛，『牢』即二

牛，『牢』又一牛，『即三牛』，『二『牢』即四牛也。凡此皆可證『牢』之必為二牛，而韋氏『二為

牢』之說為不誤。

然武乙文丁時卜辭又曰：

（辭44）其再新甔二牛用，卯。

重牢用。（粹九一〇）

以『牢』與『二牛』對舉，則兩者仍當有別。疑『牢』者當專指一牡牛與一牝牛而言，故

與普通之二牛異也。

據余所統計，卜辭中以牛祭者，十牛以上，或十五牛，或廿牛，或卅牛，卅三牛，或卅五

牛，或五十牛，或百牛，或三百牛，或四百牛。最多者或至五百牛，以牢祭者，十牛以上，或十五

牛，或廿牛，或卅牛，或五十牛，或五十五牛，或百牛，最多者或至三百牛。以『二為牢』之

例推之，則『三百牢』者當為六百牛，殷人祭祖，至於用牛六百，此其規模已良可觀矣。（使

語所集刊八本二分釋牢）

吳其昌

卜辭通例：牛稱『大牢』，羊稱『小牢』。『牢』上不必盡冠以大字，而凡

戴有『大』字者必作『牢』。『牢』上不必盡冠以『小』字，而凡戴有『小』字者必作『牢』。

此蓋數十條見而未嘗紊，僅有一處偶誤而已。舉『大牢』之例而言之，如云：『庚戌貞，辛亥

又（一）貞，大牢，圉大牢，茲用。（後一，二，二，七）『圉大牢』，（佚四〇七）『重大牢』。

（佚二四八）……等是也。此外則凡其牢茲用之。牢字，不翅數百餘見，無不並同，絕無一次自素而作牢者。至於卜辭中，小牢之例，尤見頻數。如云：貞于宗，酒，卅小牢。九月。一（後一·二〇·八）貞于土，三小牢，卯二牛，沈十牛。一（前一·二四·三）癸酉卜貞于黃，三小牢，卯三牢。丙子卜貞酒黃，三小牢，卯三牢。一（前七·二五·三）□卜報貞，貞于黃，小牢。一（續一·四九·二）癸亥貞，其又（有）于示壬，黃三小牢。一（續一·六·二）求年于昌，□羊，黃小牢，卯一牛。一（續一·四一·六）國□卜卜圓，王豎大丁爽國，戕小牢亡尤。一（續一·九·四）……求年于大甲，十牢，且乙，十小牢。一（後一·二七·六）出于南庚，車小牢。一（前一·一四·一）□□田報貞，今日酒，小牢，于父乙。一（小乙）一（續二·二一·五）貞于兄丁，（小丁）小牢。一（錢一〇·一·三）癸酉卜貞黃于丁，五小牢，卯五牛。一（前二·一四·一）丁未卜□，黃于丁，十小牢，卯十口。一（燕二四·三）貞御子弓大己小牢。十月。一（前四·一六·六）……等，可見上自土，（相土）一起，下迄武乙之世（子弓或以謂武丁子），其祭享也，率皆可以小牢矣。此外或刑小牢以禱雨，如云：……車小牢，又（有）大雨。一（前四·四二·六）車小牢，又（有）雨。一（佚六·五·一）又八〇四，兩見。一（車小牢）一（續二·三·二）車小牢。一（續二·三·一）其日車小牢。一（林一·一八·一）車小牢。一（續二·一六·八）……戕小牢十五，又伐……一（佚七八）戕小牢。一（漸二六·一）冊小牢，今日酒。一（燕二八·八）此外尚有數處見小牢字，一如前六·二九·八，後一·二六·六，燕三四·一，又三四五，續二·一九·二，又二·二五·七等。總之，其牢字無一不以羊也。惟有一片文云：貞翌辛未，其出于血室，三大牢。九月。一（錢一七六·四）此三大牢，非三大牢之誤文，即三小牢之誤文，此但偶然微誤耳。要不足以破茲通例也。蓋殷人見羊小千牛，故曰牛以日大牢，而呼羊為小牢，乃最順自然之常情矣。以此常情自然之古義，衡以秦漢以後經訓家之詮詁，則多見其嚮壁虛造耳。惟儀禮少牢饋食禮賁疏引鄭玄儀禮目錄云：羊、豕、豕、曰少牢。此為最近古義矣。其餘如桓公八年公羊傳何休解詁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郭璞本之，注山海經西山經云：牛、羊、豕，豕為太牢。羊、豕，豬，為少牢也。不以牢之大小當曰太、少，而計牲之多寡解曰太、少，知其於古義直無所得耳。自禮以下，魏高誘注呂覽仲夏，以太牢祀于高禪，注淮南脩務，如饗太牢，並云：三牲具，曰太牢。晉杜預注桓公六年左氏傳云：太牢，牛、羊、豕也。亦無譏焉爾。

吾曹所應注意者：卜辭記牲種類，武丁以上，先王之祭儀，牢多而牢少，無慮三與一之比率。自帝乙、帝辛之時，每祭先王，殆無不曰其牢茲用，以是牢哉不復再見。而龐然大牢，或革（辟）或物（雜色牛），又無不求其精好，中葉與叔世，敦樸與靡奢之相去，益

上，或神类上的不同，而是牢或宰中特意護養著的牛或羊，是專門為了供作祭祀之用的，所以稱之為「牢」或「宰」。而卜辭中稱為「牛」或「羊」的那些，可能並不是專門為了祭祀之用，而經過一番特意護養著的牛羊，它們可能就是普通牧放中的牛羊，也可能是臨時徵收來的。不過有些學者，還是相信傳統的舊說，以牛羊豕三牲為大牢，以羊豕二牲為小牢。上（殷代的祭祀與巫術，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七五——四七六頁）

張秉叔

「(26) 貞：來庚戌出于示壬妻妣牝、牝、牝？(續一·六·一) (27) 甲申卜，知帚鼠妣己牝牡？

一牛知帚鼠妣己？

一牛一羊知帚鼠妣己？(為一·三三·七)

(30) 貞：我口凡牛、羊、豕、豕？(兩編三五·一)

(38) 辛巳卜，貞：示奉自上甲一牛、豕、豕、豕？(續一·四·一)

(179) 壬辰卜，羽甲午貞于蠅羊出豕？(為四·五二·四)

(191) 癸未卜，殷貞：黃黃尹一豕一羊、卯二牛、豕五十牛？(兩編一七七)

(198) 彤夕二羊二豕宜？

彤夕一羊一豕口？(兩編一一七)

(259) 乙亥卜，殷貞：今日黃三羊三豕三犬？(乙編三四二九)

(329) 甲申卜，貞：羽乙酉出于祖乙牢出一牛出青？(為一·一〇·二)

(332) 貞：其牢又一牛？(續二·二二·二)

(335) 庚寅卜，貞：其大牢？(佚三〇八)

(336) 由小牢？(甲編三八九)

(337) 其牢又一牛？

小牢五受又又？(為六·四·五)

(340) 羽乙巳出于祖乙牢出牝？(兩編三一七)

(350) 于子庚知余為牢又及？(乙編四五二一)

(362) 丁亥卜，出于河二牛二牢？(續一·三六·二)

(369) 貞：羽辛未其出于血室三大牢？九月。(佚一七六·四)

(372) 三牢大三羊？

二牢大二羊？(續二·二二·五)

(376) 貞：三小牢卯三牛？

癸酉卜，贞：煮于羔三小宰卯三宰？

丙子卜，贞：酒羔三小宰卯三宰？（前七·二六·一）

（377）贞：乎鬲豕于父乙宰卅三宰出良？（丙编一八二）

（382）曰（卯），小宰三宰又戮二曰？（前一·一六·五）

（416）辛酉卜，争贞：今日出于下乙一牛卅十黎宰？

贞：出于下乙（宰）卅十黎宰？（丙编三〇四）

……宰或宰是祭祀中的牺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牺牲？却须再加检讨，根据传统的说法，大宰是指牛羊豕三牲具备而言的；少宰即小宰是指牛羊豕二牲具备而言的。如：

周礼天官宰夫：曰以宰礼之法曰。郑注曰三牲牛羊豕具为一宰曰。

国语周语：曰饔九宰曰。韦注：曰牛羊豕为一宰曰。

国语齐语：曰环山於有宰曰。韦注：曰宰，牛羊豕也曰。

国语越语：曰天子宰以大宰曰。韦注：曰大宰，牛羊豕也曰。

山海经西山经：曰大宰曰。郭注：曰牛羊豕为大宰曰。

淮南子脩务训：曰如饔大宰曰。高注：曰三牲具曰大宰曰。

仪礼少牢馈食礼：曰少牢饔食之礼曰。郑注：曰礼特祭祀，必先择牲，繫于牢而留之，

羊豕曰少牢，卿大夫祭宗庙之牲曰。

又：曰佐食上利升牢曰。郑注：曰牢，羊豕也曰。

又：曰佐食取牢曰。郑注：曰牢，羊豕也曰。

在上列的那些文献中，有单称曰牢的，有称曰大宰的，也有称曰少宰的，而注疏家们，对于单称曰牢的那些材料，有时把它解说成包括牛羊豕的大宰，有时又把它解说成包括羊豕的少宰。可见牢字有时指大宰而言，有时亦可指少宰而言。所以牢字之考，如果没有曰大宰或曰少宰等形旁辞加以指明时，它的意义就不十分清楚了。因为它可以指牛羊豕而言，也可以指羊豕而言，在解说的时候，就不免要用些文字生义的办法，来指定它所含的成分了。以牛羊豕为大宰；以羊豕为少宰，原是秦汉以来的一种说法。能否适合于卜辞时代的殷商礼制，原是一大问题。因此，近人胡厚宣氏认为牢是专指一牡牛与一牝牛而言的，他说：

曰牢曰字旧注或以为牛羊豕……今案其说皆秦汉以来之礼制，非朝义也。卜辞言曰牢又一牛曰，绝无言曰牢又一羊曰或曰牢又一豕曰者，则曰牢曰者必为牛也可知。且

卜辞言曰牢又一牛曰，又言曰大宰一牛曰，曰牢曰之义同，字从牛，旧籍谓曰牛曰大宰曰，亦可证其必为牛之专称。

又卜辞只言曰牢又一牛曰，绝无言曰牢又二牛曰者，则曰牢曰者决不能过于二牛。又卜辞

凡物一为物，二为宰。

其昇新造二牛用，卯。

虫字用。(粹九一〇)

又说：

曰大牢一牛曰与曰一牢一牛曰，其曰又曰字皆省。言曰大牢曰者，与曰牢曰同。盖卜辞通例：牛称曰牢曰，又称曰大牢曰；羊称曰牢曰，又称曰小牢曰。曰牢曰上不必尽冠以曰大曰字，而凡戴有曰大曰字者，必作曰牢曰，曰牢曰上不必尽冠以曰小曰字，而凡戴有曰小曰字者，必作曰牢曰，与大戴记曰牛曰大牢曰，曰羊曰少牢曰之说合。知曰牢曰曰牢曰有别，而曰牢曰与曰大牢曰皆谓牛，义实不异。（同上下一五五）

1513

不能证明必为二牛，而且是一牡一牝。因为卜辞中还有着“日宰出一牛出青”（见上，例329）、“日三宰又戮二”（见上，例382）、“日宰又反”（见上，例350、377）、“日宰又一牛”（见上，例332）、“日宰出牝”（见上，例340）、“日二宰亦二羊”（见上，例372）、“日二牛二宰”（见上，例362）等等的句子，其中任何一条卜辞，都是以否定胡氏的说法。他说卜辞中没有“日宰又一羊”，但是现在却有“日二宰亦二羊”“日三宰亦三羊”，而且相反地更有“日宰又一牛”“日宰出牝”“日宰由豕”“日宰曰豕”“日二牛二宰”等。他说卜辞中的“日大宰”和“日宰”没有分别，“日宰”就是“日大宰”之省；“日小宰”和“日宰”没有分别，“日宰”就是“日小宰”之省。但是事实上，卜辞中不但有被他列入误字例中的“日大宰”（见上，例335和例369），而且还有“日小宰”（见上，例336和例337）。这些例子虽不太多，如果尽以“日误刻”来作解说，似乎也不太妥当。何况卜辞中更有“日宰”与“日小宰”同见一辞（见上，例376），如果没有分别，为什么一作“日宰”，另一却作“日小宰”？而且它的对贞卜辞中，情形亦复如此。这些，都是胡氏的说法，在卜辞中遭遇到的困难。再就理论上说，他说“日宰”是“日二牛”，而且是“指一牡牛与一牝牛而言”；“日宰又一牛”是“三牛”。但是卜辞中却有牝牡的合文（见上，例27），为什么不称之为“日宰”？此外，卜辞中用“日二牛”“日三牛”之辞很多，难道这些都是牝的或者牝的？况且卜辞中用“四牛”以上，如“日十牛”“日廿牛”“日卅牛”“日卅牛”“日五十牛”“日百牛”“日三百牛”乃至“日千牛”的例子，多不胜数，难道的那么多的牛群中，就没有一对牝牛与牝牛？如果有，又为什么不称之为“日宰”呢？因此，宰为专指一牡牛与一牝牛的说法，在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胡氏之说，似乎还有重行考虑的必要。那末卜辞中的“日大宰”“日小宰”或“日大宰”“日小宰”，是不是像秦汉以来的传统说法那样以牛羊豕为“大宰”，以羊豕为“小宰”的呢？按照卜辞中的材料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譬如上举例26、30、及38，以牛羊豕并举，而不称之为“大宰”或“大宰”；又如例179、191、198、259等辞中，以羊豕并举，而不称之为“小宰”或“小宰”。那末这两个字，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才合于卜辞中的意义呢？从字形上看，宰字从牛，宰字从羊，它们的原始意义，日宰字是宰中养着的牛，日宰字是宰中养着的羊，应该没有问题。但甲骨文和造字的时代，已经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两个字的用法，虽则大致上还有分别，不过在有些地方，也不免相混。譬如上举的例416中，即以“日一牛”和“日宰”对贞，在那两条对贞的命辞之中，自“日出一牛”以下，除了一作“日一牛”，一作“日宰”以外，其余的文字，完全相同。这似乎显出“日宰”的意义，已经和“日一牛”相当了。很可能这个“日宰”字，已经混用作那个“日宰”字。正因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时代，已经有了相互混用的现象，所以才有“日大”和“日小”形容词来指定它们的。此外，如“日宰”和“日小宰”二名同见于一辞之中，那个“日宰”字，

恐怕也与日宰字相混了，它和日小宰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日宰就是日小宰之省。不过，从一般的情形看来，宰指牛，宰指羊，大致上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宰和牛或羊和羊的分别，恐怕不在于数目上或种类上的不同，而是宰或宰中特意护养着的牛或羊，是专门为了供作祭祀之用的，所以称之为日宰或日宰。而卜辞中称为日牛或日羊的那些，可能并不是专门为了祭祀之用而经过一番特意护养着的牛羊，它们可能就是普通牧放中的牛羊，也可能是临时征收来的。（《祭祀卜辞中的牺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一八六——二一五页》）

白玉崢 按：吴氏谓：凡大宰，字必作宰；小宰，字必作宰。然微之卜辞，未必为然；如铁一七六·四，铁二〇八，微二·一二五等，其大宰字皆从羊作宰；又如：粹八二八，甲三八九，乙四五〇七、四六〇三，京五二四等，其小宰字皆从牛作宰。吴氏之说，无异闭门造车矣。（《契文举例校读十五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七九三至五七九四页》）

严一萍 綜上所论，爰得其结论曰：
一、卜辞之宰，从牛与从羊为一字，其含义为一牛一羊，曰：「宰出一牛」者，为二牛一羊。

二、大字当如旧说为一牛一羊一豕之共名。
三、少宰亦当如旧说为一羊一豕之共名。
四、羊豕犬等单名者，当如逸周书世俘所称，为「小牲」，与宰异。
五、用宰即不与他牲相共，如与他牲共一条卜辞内者，其用牲之方法，必不同。
六、羊豕同用不称少宰，牛羊豕同用不称太宰者，因陈牲之位置及排列分组等，与宰有不同之故。

明乎此，不特宰、太宰、少宰之义，豁然可辨；殷礼之有条理可寻，将不仅五种祀典而已也。（《宰字新义 中国文字第九卷四三五一页至四三五二页》）

姚孝遂 「日宰」专指牛，「日宰」专指羊，但又有别于一般的牛或羊。否则，它究竟应如何正确地加以理解？

陈梦家先生在《卜辞综述》中曾提到：「甲骨文中，有宰、宰、宰、宰，前两者是牲品，乃指一种泰养的牛羊，五五六·尽管说得不够明确，也缺乏任何例证，但是已接近于正确的理解，郑玄早就曾指出：「系养者曰宰」（见《诗·豳·采芣序笺》）。

之牛羊而言。……卜辞所有「牢」或「宰」字，不是用「牢」之本义，而是用其引申义，指系于牢闲

實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与充人繫養之。」
又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多之。」
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絳者也。鄭玄則謂「求牛，禱于鬼神祈求福之牛也。」

又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公羊傳宣公三年：「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

基于上述，可見凡是用于祭祀之犧牲，必繫之于牢，經過特殊飼養，所謂「衣以文繡，食以芻菽。」一般是以十天到三個月。國語·楚語：楚昭王問于觀射父：「芻豢几何？」對曰：

「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旬。」

……牛經過特殊飼養，后，則稱為「牢」。作為祭牲，用「牢」要比用「牛」隆重：

王其又于圉三牛，王受冬。
五牛？
其牢？
此可以說明，一牢是較五牛為隆重。

己酉貞，以牛其用自圉，汎大示虫牛？
己酉貞，以牛其用自圉，三牢汎？
己酉貞，以牛其用自圉五牢？汎大示五牢？

牛是由「豕」貢獻來的，其經過特殊飼養的就稱之為「牢」。未經過特殊飼養的仍稱之為「牛」。

此亦可以証明牢只是牛，而不能是牛羊豕。

這種經過特殊飼養的牛羊，其大者謂之「大牢」，其小者謂之「小牢」。

姚孝遂 肖丁 「卜辭」牢，區分甚嚴，从不相混。「牢」為專門飼養之牛，

「宰」為專門飼養之羊，均是為了供祭祀之用。

周禮·甸人：「凡祭祀，共其牲牷，以授充人繫之。」鄭注：「授充人者，殊養之。」

疏：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充人繫養之。又周禮：充人：曰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凡房較為隆重之祀典，則須用特殊飼養之牛羊，否則的治，甚至宁愿取消祀典。春秋宣公三年：曰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足徵某些祀典，必須用經過特殊飼養之牲，不得以普通之牲代替。亦如之。洮者多以為曰大牢、小牢之誤，其說非是。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八七一

牲，則或稱曰牛，或稱曰牢。足徵曰牛與曰牢是有区别的。姚孝遂肖丁：「觀第9片第(4)、(5)、(8)諸辭，曰牛與曰牢所進致者為牛。及至用為祭

仍稱牛羊。卜辭臣房所進致者，但有牛、羊、豕，亦見有進致牢、宰之例。古代祭祀，所用之牲，其經過特殊之飼養者謂之曰牢，而未經特殊飼養者，則

实际情况不符，关于此类之說解，詳見《牢宰考辨》一文。《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二四頁）

仲義。按：諸家均釋牢字，無異辭。問題在於牢字之含義。說文訓牢為「閑養牛馬圈」，乃後起引伸義。象牢之形，許慎以為从冬省，誤。甲骨文字或从牛，或从羊。卜辭大牢、小牢或作大宰、小宰，諸家或以典籍大牢、少牢說之；或以二牲為一牢，專指一牡與一牝而言，均非是。卜辭牢為專門圈養以供祭祀之牛。大、小均指牲之大小言之。說詳《牢宰考辨》。

牡

牛

羊

則从牛从羊从犬从鹿，得任所施。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此或从羊或从犬或从鹿。牡既為畜父，乃推十合一之士，非以土地之土。古者士與女對稱，故畜之牡亦从士。《殷釋中》二十七葉）






王国维「牡，案说文云：曰畜父也，从牛土声。然诗三百篇，牡在尤韵，不与土同部。卜辞牡字皆从土，上古士字。孔士云：推土合一为士，士字正一（卜辞十字）一两字之合也。古者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士声，形声兼会意也。士者男子之称，古多以士女连言，牡之从士与牝之从匕同意，匕者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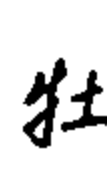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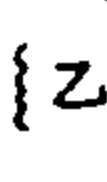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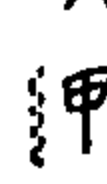









（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第六十七页）

王國維「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案：牡，古音在尤部，與土聲遠隔，卜辭牡字皆从土，上，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上字正一古字一之合矣。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从士與牝从匕同。匕者，比也，比於牡也。《觀堂集林》卷六第十三葉釋牡。

郭沫若「然則祖妣之朔為何耶？曰祖妣者杜杜之初字也。……王國維釋杜……余案曰：乙者比也。迺後起之說，其在母權時代，杜猶不足以比杜，遑論杜比於杜。曰推十合一之說，亦必非士之初意。孔子之意殆謂士君子之道由博返約，然士為士女之士，實遠在士君子之土以前。故此與日一貫三為王曰之說實不免同為望文生義之解釋。上若果為十與一之合，則土亦何不可為十與一之合耶？據余所見土，且，士實同為杜器之象形。土字古文作土，卜辭作土，與且字形近。由音而言，土，且復同左魚部，而土為古杜字，祀於外者為杜。祖與社二而一者也。士字卜辭未見，从士之字如吉，於作古形，後上十九葉四片之外，多作畀，後下九葉一片，淋二卷十葉一至四片，畀一，前五，十六葉四片，畀一，同上，諸形是士字古亦作畀，全若太矣。……此由形而言與土，且實無二致。士音古確在之部，然每與魚部字為韻。如謝義禮記引詩曰：曾孫侯氏，八勺以舉，士處所射，譽為韻，詩常武首章以士、祖、父、武為韻，本賦不入韻，以謝義按之，改當以入韻段為長。王念孫入韻，江是士字古本有魚部音讀也。……則如士字蓋古本讀魚部音而轉入之部者，也未可知。杜从土聲而讀在尤部者，亦同此說。一尤魚二部亦有為韻之例，如民勞二章以敝韻休、述、憂、休者，是也，是故士女對言，實同杜杜、祖妣而殷人之男名曰祖某，女名曰妣某，殆以表示性別而已。一甲研釋祖妣九至十一葉一

楊樹達「甲父有𧢲麀字，羅振玉云：『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此或从羊，或以犬，或以鹿。牡既為畜父，則从牛从羊从犬从鹿得任所施。牡或从鹿作麀，猶牝或从鹿作麀矣。』又有𧢲駝諸字，羅氏又云：『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母畜對牡而稱牝，殆猶母對父而稱匕，羊豕犬亦有牝，故或从羊，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馬。詩麀鹿之麀，乃牝之从

羊字写作  (甲二三五二)，亦字写作  (续一·三五·九)，馬字写作  (京津一六八六)，鹿字写作  (甲一二三三)，犬字写作  (粹二四〇)，多代表一种兽的名称，个性极为明显，彼此从不混淆。但是，作为汉字形旁，在古文字中却不分彼此，可互为通用。

(前七·一七·四) 牝  (前二·二九·五)  (林二·一三·四)  (乙一七六四)  (前七·一七·四) 逐  (粹九五七)  (前六·四六·三)  (前四·二一·五)  (佚六六四) 逐  (粹九五七)  (前六·四六·三)  (前四·二一·五)  (五四〇)  (后一·二三·一四)  (字一·五二一) 牧  (粹一五二二)  (前五·四五·七)  (甲一四五九)

在现行的汉字中，这些用不同兽旁组成的异体字多已不见，只由其中一种兽旁代替。如牝、牢、牧、牝等字均用牛旁，逐字用豕旁，这是后来逐渐规范的，古代汉字并不完全如此。在古汉字中关于兽旁通用的问题，过去曾有不同的看法。罗振玉曾讲：「说文：「牝，畜父也，从牛土声」。此或从羊，从鹿，从犬，牝既为畜父，则从牛从鹿得任所施，牝或从鹿作鹿，犹牝从鹿作鹿矣」；又云：「说文：「牝，畜母也，从牛匕声」。以畜对牝而称牝，殆犹以对父而称匕，羊豕犬亦有牝，故或从羊，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马。诗鹿鹿之鹿，乃牝之从鹿者，与牝牝牝牝诸字同，乃诸字皆废而鹿仅存，后人不知为牝之异体而别构音读，盖失之矣。后来杨树达撰释牝牝牝牝一文对于罗氏意见予以驳难：「树达按自罗氏为此说，治甲骨者靡然从之，略无异议。余于一九四零年夏重读甲文诸书，心窃疑焉。盖以尔雅释兽释畜及说文牛部马部诸文观之，物色形状，辨析甚详，豕偶不同，别为一字。盖畜牧时代之残遗也。何今牛羊鹿犬种类多殊，只以牝牡相符，即为一字，以此校彼，详略悬殊，揆之人情，殆不当尔。况以牛为牝，以鹿为鹿，牝鹿既不同文，牝牡鹿牡安能一字？罗氏不据牝鹿之不同，推求诸文之异字，乃反疑鹿别为音读之非，几於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矣。至此说者不仅杨氏一人，殷契卜辞瞿润缙释文亦谓：「牝牝牝牝牝牝虽皆从匕，而种类各异，不必为一字」。按杨、瞿二氏之言均未尽然，汉字经秦朝整理之后，多已规范，不能用秦以后已基本定型的字体衡量古文。例如逐字，甲骨文写作 ，，，，逐不同兽类而制之多字，事实并不如此。如：「我其逐鹿獲」(乙下一三〇·一四一·九)，「貞逐六豕畢」(后上三〇·一〇)，此二辞明言逐获鹿豕，而所用的逐字皆从豕作 ，豕证杨、瞿之说确。再如：「貞祖辛岁宰牝」(后上二五·一一)，「岁于祖乙牝三十宰」(甲二三八六)，此二辞牝字从牛而宰字从羊，如依杨、瞿之说，从牛从羊种类各异，那么这两次祭祀所用的牲畜则无法解释。还有人主张，卜辞中所谓「大宰」，乃用牛祭，故字也从牛写作 ，「小宰」用羊祭，故字也从羊而写作 。这也是一种误会，事实并不尽然。

牝

𠂔

𠂔

王襄「古牝字。牝或从豕、从犬、从羊、从虎、从馬，無一不，羅叔言先生云：「豕亦牝之異體，後人別擇音讀，失之。」（《簠室殷契類纂第四葉》）

孫海波

「牝」，后一·二五·一〇。上形誤為刀。

牝

前·一·三三·七。牝牡見合文二二。

牝

前·五·四三·六。或从羊。

牝

明·藏·五·六一。或从彳。

牝

鉄·一·五·一。或从豕。

牝

后·二·五·一〇。或从犬。

牝

前·六·四六·六。或从馬。

牝

甲·二·四〇。或从虎。

牝

乙·一·九四三。或从馬。（《甲骨文編三四——三五頁》）

李孝定

「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易曰：「畜牝牛吉。」說詳前牝字下。徐灝段注箋牝下引戴侗說

「牝」字牛也。家牛下有犢，與鹿同。徐氏復申之曰：「牝與鹿皆象獸乳子，故作重文為小牛、小鹿，

非匕聲也。凡重文有作二者，如重子為𠂔，重犬為𠂔，重人為𠂔，是也。有作匕者，牝與鹿是

也。漢碑兩字連用多作重文，即古之遺法也。按金文之例，重文作二，如子二，孫二，數二，

熊二，一唐蘭釋之類。梁父每有此例，如習見之。王受出又二，或作二，王受出又二，即受又二，與上又

通下又是也。然卜辭、金文均未見重文作匕者，惟今時行州之法有之，即篆文亦無此例。其說

確新奇可喜，然不可據以說文字也。（《集釋》〇三〇三葉）

牝

張秉权

「……像这种牝牡之字，有时也分开来写成二个字的，例如第（25）辞中的牝

字，便是写成匕牛二字（丙編一五三）。这和标志毛色的象字一样，有时分开来写作𠂔牛

二字，有时合书作𠂔牛，有时则省掉牛字而仅作𠂔，如第（18）例中的二条卜辞，一作𠂔牛，一

作𠂔（续一·三一·二），就可以知道卜辞中通常所见的那个𠂔字，实在就是𠂔牛二字的合

书。至于牝牡象黄多种的牛，是否有特定制度的用法，在卜辞中，一时还很难加以十分肯定的

判断，不过，大致说来，对于男性先祖的祭祀，很少看到用特别注明的牝牲的，而对于女性先祖的祭祀，则用牝牲的居多，但也常可以见到用牡牲的卜辞。——（祭祀卜辞中的牺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一八七页）

于省吾

「甲骨文牝字习见。说文：曰牝，畜母也，从牛匕声。匕，牝为形声字，自来盖无疑同。但是，牝字的初文本作匕，后来加上形符的牛字，遂成为从牛匕声的形声字。就一时所知，甲骨文匕牛二字分作两行者凡三见，今录之于下：

一、乙卯卜，翌，先匕牛（乙八七二八，加「以示分行。又乙八八一四，文同上，但已模糊。以上匕牛两见，均属第一期）。

二、己酉卜，用匕牛多○弱用匕牛（外六七，第四期）。

凡是古文字由两个偏旁所组成的合体字，从无分列在两行的例子。据此，则第一条的匕牛，当然是两个字。第二条由于第一段已分匕牛为两个字，则第二段纵列的匕牛，也当然是两个字。此外，甲骨文匕牛二字作纵列者屡见（乙六四六九，粹四六〇，南北五二五，粹一〇九七，比二七），虽然都缺乏对贞辞，但是如果认为是牝字的纵列，则与字笔划很少，不应均占两个字的地位；而且，匕与牛的中間都有一定的距离，其为匕牛二字是显而易见的。依据上述，则甲骨文本来先有匕牛二字，后来演化为从牛匕声的牝字。至于牡以及从士的牡社摩等字，均从士作「——（非从土声），则不能以牝字为例。——（释牝甲骨文字释林三三〇——三三一页）

姚孝遂

肖丁

「……力牛常合书作物，或释作物，以为一字，实属误解。卜辞中与力形体有别，用法亦殊。西周金文此二形始相混。曰力从郭沫若先生释，但不得谓力或物象牛耕之形，即耕之本字。——（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八九页）

濮茅左

「凡合文，被后世作为一个字后，其字形保持合文的形式不变，训诂和合文一样，唯读者省读为一个字音，这是文字发展、演变中常见的情况。如甲骨文：

牝：𠩺

（殷墟书契后编上二五：一〇），𠩺（乙编五三九四），于省吾先生说：「甲

骨文本来先有匕牛二字，后来演化为从牛、匕声的牝字。——（甲骨文字释林三三一页）牝是甲

骨文匕牛的合文，意思是母牛，这两个字的合文被后世作为一个字后，字形保持原来的形状作

牝：从牛、匕，训诂和合文一样，说文解字：曰畜母也，从牛、匕声。——（读音为曰匕）。

洹：𠩺（殷墟书契续编四：二八：四），是甲骨文亘水的合文，甲编九〇三片把洹写作

巨水可证，是河名。这两个字的合文被后世作为一个字后，字形保持原来的形状作𠂔，训诂和原来合文一样作河名，唯读音作曰巨。𠂔（「贞」字探源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二期八一—九页）

高明说参𠂔字条下。

按：「牝」乃「牝牛」二字之合文，于先生及張秉權已詳加論述。參見「牝」字條。

牝



按：此乃合文，當讀作「牝牛」，亦即「牝牛、牡牛」。甲骨文「牝」、「牝」皆合文，非獨體字。

羊

羴



羅振玉「說文無羴字，角部：「羴，用角低昂便也。从牛羊角。詩曰：「羴，角弓。」禮章人亦作羴，（故書作羴形，與羴近，羴字之誤。知羴者即羴之本字矣。許君不知羴有本字，作羴，乃於羴注曰：「从牛羊角。」於羴注曰：「从羴省。」皆由未見羴字之故。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羴剛。然卜辭中用羴者，不止一二見，知周亦因殷禮耳。又西清續鑑載大中敵及鐫鐘並有羴字，與卜辭正同。」（殷釋中二十六葉下）

王國維「殷虛卜辭羴犧」羴作羴，說文土部：赤剛土之羴作羴。一史編補疏證卅三葉）

商承祚「許書無此字，新附有之，「羴，馬赤色也，从馬羴省。」則羴又羴之初字矣。」（類編十卷三葉）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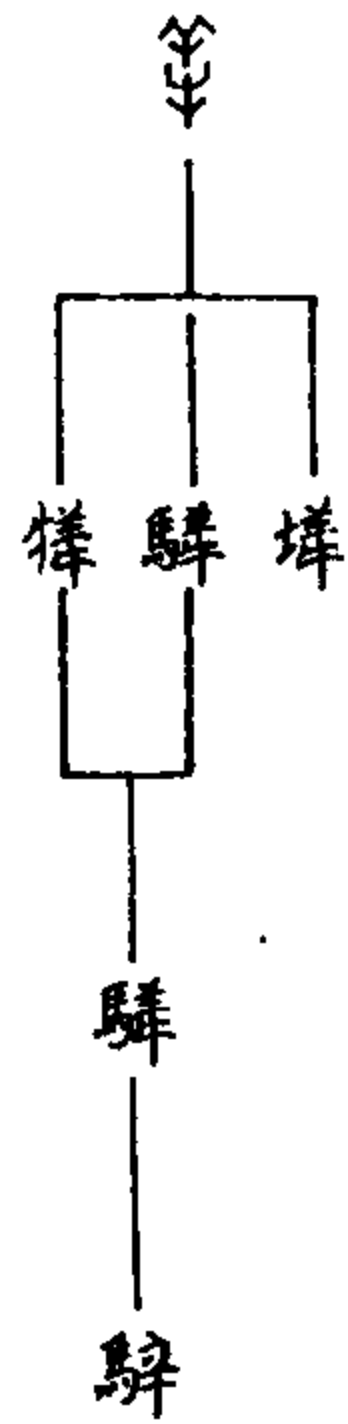
𣎵

𣎵

王襄

「古沈字。殷契用為祭名，象沈牛于水中之形。」

（類纂正編第十一卷五十五葉上）



為「馬赤色」。按：說文無「𣎵」，而有从「𣎵」之「𣎵」。玉篇有「𣎵」，解為「赤牛」，又有「𣎵」，解為「馬赤色」。牲之赤色者通謂之𣎵，𣎵則由𣎵所孳乳，分指牛馬之赤色者。禮記檀弓「牲用𣎵」，是𣎵亦泛指，不限於馬。辨三一六及存一·一九一七皆「由𣎵」與「由𣎵」對舉，乃指赤色之牲。「𣎵」字僅見於玉篇，典籍皆通作𣎵，或體作𣎵，其演變之關係當如下：

考古所「𣎵」：商承祚認為即說文新附字𣎵之初文（類編十·三）。說文：「𣎵，馬赤色也。」但卜辭之𣎵不一定指馬，也可能指牛，論語：「犁牛之子𣎵且角」，正与卜辭相合。（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七頁）

吳其昌「𣎵」：羅振玉氏釋曰：「說文无「𣎵」字，角部：「𣎵，用角低昂便也。」从牛，羊，角。詩曰：「解解角弓。」土部：「𣎵，赤剛土也。」从土，解省聲。按「解解角弓」，今毛詩作「𣎵𣎵」，赤剛土之「𣎵」，周禮草人亦作「𣎵」。故書作「𣎵」，与「𣎵」近，殆「𣎵」字之誤。知「𣎵」者，即「𣎵」之本字矣。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𣎵剛，然卜辭中用𣎵者，不止一二見，知周亦因殷礼耳。按：羅說至確。𣎵之𣎵為赤為剛，尚可以立文証之。改殷王皮難鍾五有「𣎵」不帛不𣎵之語。西清樓鑑：一七·一〇。𣎵謂赤也。矢殷三續鑑：一二·四。有「錫易𣎵剛」，曰：「用唐禘于乃考」之語。𣎵謂赤也。剛，即「牝」，謂特牛也。然則，其字𣎵者，謂其牲字為赤色特牛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一五八頁）

羅振玉 此象沈牛於水中，殆即鯢沈之沈字。此為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也。又據禮經：「柴燎所以事天，鯢沈以禮山川。」而微之卜辭，一則曰：「賁于妣乙一年鯢二牛。」二則曰：「貞賁于且三小牢即二牛沈十牛。」三則曰：「乙巳卜貞賁于妣乙五牛沈十牛十月。」是賁與鯢沈在為代通用於人鬼。既有宗廟之事，又索之於陰陽。商之祀禮可謂繁重矣。一殷釋中十六葉上。

唐蘭 則六卜辭皆見「字」，或作「𩺰」等形。羅振玉釋沈，按羅說之行，二十餘年矣，學者多襲其說，不悟其非。則固象牛在水中，其義近于沈，然字形與沈迥異，且古文自有作「𩺰」者，非人鬼，其他例亦無祭人鬼者。蓋鯢沈之祭與地亦有關，故就可達地之深處而祭之，羅謂通用於人鬼，是不知禮義也。余謂「𩺰」从水从牛，為「𩺰」，當為「𩺰」之古文，猶伴件為一字也。依朱駿聲說牛之即半猶豕之即豕，此「𩺰」即「𩺰」之澄。禮記云：「故魯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鄭注謂「配林」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鄭注謂「配林」宮。郊之學也。詩泂水傳：「泂宮之水也。」舊以「泂」天子之學及半有水半無水為訓，均非。泂水當是沈牛以祭之水，於其上築宮謂之泂宮。故魯人先有事於此，若僅是學宮，則與齊之配林晉之泂泂不偏矣。明堂位云：「未康，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由此可知二義，古人之學，本無正地，未康為藏樂盛之所，序當為廟，習射之所，瞽宗祭樂祖之所，則類宮自為沈牛之所無疑。又類宮既是周學，則璧雍之異名，王制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賁生分別，後人讀泂為半，其誤亦自易明也。明堂位注：「類之言類也。」與詩箋「泂之言半也」自為矛盾。蓋泂為沈牛之義久湮，漢人已不得其解矣。一天壤文釋四十三葉下——四十四葉。

孫海波 存一八九九。羅振玉說。此象沈牛于水中，殆即鯢沈之沈字，此為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也。一（甲骨文編四三九頁）

居万里 沈，从羅振玉釋（殷釋中一六頁）。祭名；沈牲於水也。周禮大宗伯：「以鯢沈祭山林川澤。」淮南子說山篇：「齋戒以沈沈河。」注云：「祀河曰沈。」卜辭沈祭，亦皆用于河流。一（甲編考釋五八頁）

李孝定 从水从牛，說文所無。卜辭用此為祭時用牲之法。羅氏說其意固不誤，然連

定為沈字則非。今沈沒字小篆作「𡩺」，已為形聲字。「𡩺」則許說。陸上滴水也。然則此字即
以意定之，亦當作「𡩺」不作「沈」也。唐氏釋「𡩺」，謂牛之即半猶豕之即豕，其證據殊嫌薄弱。今據字
形隸定為此「𡩺」。——（集釋三三八八葉）

周國正

「壬子貞：其求來于河，賁三宰，沈三，俎牢。」

（綴二·四〇四）

如果我們要向河祈求麥子的話，我們就應該賁祭三宰，沈祭三牛和俎祭一牢。（注釋：「𡩺」
字的用例字義有狹廣兩種：就廣義而言，泛指沈牲，無論所沈的祭牲是牛是羊，都可以使用从
倒牛之「𡩺」字，例如前一·三二·五「𡩺」=「𡩺」。就狹義而言，則是專指沈牛，同時因為
形像本身已經包含牛字，所以往往不用寫作「𡩺」，單用「𡩺」已經可以表示沈牛的意思。例如：

壬子貞：其求來于河，賁三宰，「𡩺」三，俎牢。

（綴二·四〇四）

「賁三宰」，「𡩺」三，「俎牢」三組顯然是平行的並列句，「賁」和「俎」之後都標明「〇」，
但「𡩺」三之後却不見「〇」，最自然的解釋就是因為「𡩺」之中已包含牛形，具有「沈牛」
的意思，所以不用再標出，同樣的情況也見于下例：

壬子貞：其求來于河，賁三宰，「𡩺」五。

（綴二·四〇四）

「裘錫圭先生說：『沈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對此問題亦有討論，可參看。」「𡩺」——（卜辭兩種
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征及有義句子的語法分析）古文數字學論集初編二四六、二九五頁）

周國正說再參「𡩺」字條下。

聞宥說參「𡩺」字條下。

按：羅振玉釋「沈」是對的。契文「沈」字作「𡩺」或「𡩺」，所从之「牛」或正或倒。其形與篆文
沈字所从之「宀」形近致誤。陳夢家以為羅氏釋「沈」雖在字形上無根據，但還是近理的。（綜述五九
七）篆文形體者多矣，不為無據。且「沈」字本身說文以為「从人出」即為形體。

「卜辭：『沈』為用牲之法，迄今所見，均用於祭「河」。周禮大宗伯：『以鯢沈祭山林川澤』，
注：『川澤曰沈。』書大傳：『沈四海。』注：『祭水曰沈。』

「卜辭：『沈』者多為牛，引伸之，凡沈祭牲於水皆可謂「沈」：「
「使人于河，沈三羊，毋三牛」
「祭于河三宰，沈三宰，俎一宰」

（合）粹三六
三三九

唐蘭釋「其發于河牢，沈部」後上二三、四
「其發于河牢，沈部」者，實乃「河」字較晚之形體。而釋「沈」為「泮」，非是。

埋 𡵓 𡵔 𡵕 𡵖

羅振玉：「𡵓」以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當為狸之本字。狸為借字。或又从犬，卜辭云「𡵓」三犬，象五犬五豕，卯四牛。『狸牛曰𡵓』而𡵓之本字廢。『𡵓』(《類纂》正編四十三頁九卷狸下)

王表：說文解字：「𡵓，瘞也。从艸狸聲。」周禮大宗伯：「以狸沉祭山林川澤。」契文作𡵓或𡵔，象掘地為坎實牲其中之形，內之點為水或土，乃狸之本字。又沈，作𡵕，諸形象投牲于水之形。契文狸、沈字亦為祭名，所以之牲有牛、羊、犬、豕之異，每當定形，蓋為當時用牲之紀實。用羊則寫羊，用豕則寫豕。若狸之以「𡵓」作，沈之以「𡵕」作，偏旁有繁簡，則其流變。『𡵓』(古文流變臆說三四——三五頁)

吳其昌：「𡵓」者，瘞埋也。初文「𡵓」。本字；亦即周禮狸祭之所自出也。字或從牛作𡵔，(前二、四、四)或從羊作𡵕，(後二、二、三)視其所埋之牲為何種而各異其字，所從以應之也。羅振玉曰：「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于中，當為狸之本字。狸為借字。或又從犬，卜辭云：『貞：𡵓三犬，實五犬五豕，卯四牛。』(前七、三、三)狸牛曰𡵓，狸犬曰𡵔，實一字也。『考釋』二、一六「其昌按：羅說是也。然『𡵓』字羅氏手編入後編，今麻數。狸牛曰𡵓，狸犬曰𡵔，而獨不及『狸豕曰𡵕』，則不免疏忒已甚耳。」(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九葉)

孫海波：「𡵓」前一、三、二、六。羅振玉說：「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于中，當為狸之本字。卜辭云：『實于河一牢，𡵓二牢。』(《甲骨文編》二二頁)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狸字條下兼收𡵓𡵔𡵕𡵖」諸形，無說。(《續編》一卷十三至十四頁)

当与出、𠂔等字为一类，应为动词。曰坎𠂔的异体，在上引卜辞里也可能应读为曰坎女𠂔或曰坎女𠂔（文、奴古音极近）。L（古文研究第四辑一六二——一六三页）

于省吾释陷，参陷字条下。

闻宥说参𠂔字条下。

按：甲骨文𠂔字正如羅振玉所說，「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之形。或从牛、或从羊、或从犬，均同所掘之牲而異。典籍或作𠂔，今字作埋。在卜辭為祭名，亦即用牲之法。殷墟發掘或於腰坑、或於墓道、或於門、或於窖門的祭祀坑裏見有完整的牛、犬等骨骼，其中一部份當屬𠂔祭之遺蹟。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將从鹿从女等字亦混入𠂔字，非是。

嚴，絕不相混同。今姑並列於此，實則應當分列。又按：裘錫圭說是有道理的。該字可讀為「坎牛」、「坎羊」、「坎犬」、「坎女」等等，較釋

「坎牛」而合集一六一九七之「𠂔三犬」似亦不能讀作「坎犬三犬」。

1555

牧

𠂔

微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曰牧，養牛人也。从支从牛。𠂔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諸文或从手執鞭，或更增止以象行牧，或从帶與水以象滌牛。」（殷辭中七十彙下）

王襄

「古牧字，象手持鞭形以御牛也。」

（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五彙）

王襄

「疑牧字。」

（類纂存疑第二第八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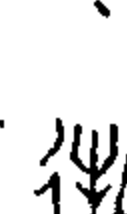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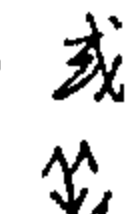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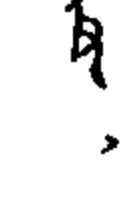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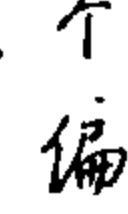
葉玉森

「牧」繁文作𠂔，从手持帚以洗牛，小豕乃狀水點，古人制字之精，至含畫意。

（鈎沈十五彙七行）

孙海波 牧，乙七一九一反。人名，牧入十，在鱼。
微，甲一三一。或从羊，二牧。
微，宁沪一·三九七。或从走。地名，南牧、北牧。L（甲骨文编一四一——一四二页）

李孝定 说文：「牧，養牛人也。从支从牛，詩曰：『牧人乃夢。』」契文之牧，羅釋牧是也。惟羅氏並引諸文皆釋牧，則有可商，今从牝牡二字之例，僅收从支从牛者作牧，从支从羊之牧收入本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其意則與牧同。从牛从帝或从曼之牝若牝，已收入二卷牛部之末作牝。葉氏謂鏡畫意者，亦指此文，說詳二卷牡字條下，請參看。金文作牝，小臣遄其牧，牧師父簋牝同，簋牝，故比鼎牝，牧共簋牝，作父辛鼎並皆从牛，未見从羊作者，已漸趨劃一，此文字衍變之通例也。（集釋一〇八一葉）

于省吾 甲骨文牧字作、、、、、、、、等形。其从卜象手持鞭形，后束变为从支。商器作父辛鼎的牧字作、，两个偏旁纵列。其下从角，就与初文相符。因为放牧需要行动，故牧字也从止或趾。又甲骨文牧牛作牧，牧羊作教。今得甲骨文放牧之员，得录数条，并略予说明。

一、壬辰卜，贞，商微（续存下四七六）。

二、甲戌卜，贞，才易牧，隻美（续七五八）。

三、牧隻美（续四二）。



四、庚子卜，贞，牧氏美，祉于口（续）□用（后下一二·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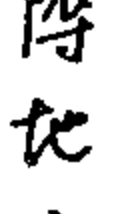
五、贞，乎王教羊（乙二六二六）。

六、用牧以羗于父丁（昭义士拓本）。

七、□微亡单（南北一·一六七）。

八、降鹿，其南牧单，其北牧单（宁沪一·三九七）。

九、丙申卜，贞，教其出，教其亡（续一三〇）。

以上第一条的商微，是说放牧于商地。第二条、三两条是说放牧时俘获羌人。第四条是说，用放牧所送来的羌人，以祭于宗庙。第五条的乎即呼，说文作𠬞，这一条是说商王亲自牧羊。其言呼者，系鬼神的指示。第六条是说用放牧所获的羌人，以祭于父丁。第七条的单即擒之初文。甲骨文单作，用者，是就擒兽言之。这一条是说放牧对于野兽无所擒获。第八条是说降地之鹿，放牧于降地之南能够擒获，或者放牧于降地之北能够擒获呢？甲骨文编误以南牧、北牧为地名。第九条是说，牧羊有无灾害。

攷攷四字之外尚有。以牛以一。訓一歲牛。牛。字及加牛齡而兼明性別，如牛諸字，皆爲說文所未收，僅非牛部有挽供即亡於說文之前，而許君所不及見也。中國文字第二期說文攷攷四字辨源。

李孝定 說文曰：牝二歲牛，从牛，市聲。攷三歲牛，从牛，參聲。牝四歲牛，从牛，以四，亦聲。攷福文，牝从貳，以攷，牝二字例之，則二歲牛字當作攷。今本牝下解云：二歲牛，而以攷當牝，福文乃轉寫脫誤耳。而後王諸家之說是也。至攷攷兩字之異，當在大寫數字流行之後，及人周君法高云：至於後代所謂數目字的大寫，自秦漢已開其端，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十數改用多畫字條云：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信以爲用，責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見法所著代編二六。秦權量刻辭及諸山刻石一字多已改用壹字，此習蓋由來已久。牛齡之字，雖不慮人之交易爲姦，而義文不以二三作壯壯者，蓋一則以大寫數字沿用既久，一則以二三筆畫過簡，用爲偏旁則兩側不易勾稱完美耳。故四不須更爲假借，且肆字畫已多，然許書紀畜齡之字，猶有以簡體數字者，如馬部曰：馬一歲也，从馬，一，其足讀若弦，一曰若環。曰：駟，馬八歲也，从馬，从八，馬下說解曰：以馬一其足與馬一歲之義無涉，此殆沿承下說解云：豕，絆足行，豕豕以豕繫二足，曰之說，而爲竊疑豕一歲亦按此當解云：馬，馬一歲，从馬，从一，至所以曰一字橫貫馬，四足，亦猶豕豕豕之橫貫牛角，蓋隨宜措置，本無羈絆或警告之義，羅說之誤亦猶許君。一絆其足之說也。嚴氏釋架文：豕豕爲攷攷，並謂當更有如及加牛齡而兼明性別之豕豕字，其說至確。二歲牛之字，本當作攷。本書標目一以許書，未便輒改，故仍作牝。一集釋。三〇九葉。

李孝定 以牛，从一，說文所無。按當解云：牝，一歲牛也。从牛，从一，一亦聲。說詳前牝字條下。一集釋。三三一。

白玉崢 崢按：夫子釋牛爲一歲牛，迺千古不易之說也；惜說文失錄，茲姑從其說，臧諸字之例，肅作牝，藉便說解。字於卜辭，僅見于第一期武丁之時，他時，尚未之見也。一契文舉例校讀二十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九五三頁。

王襄釋牛參字條下

按：「牛」乃「一牛」合文，孫海波之說是正確的，其餘諸說皆非是。

三牛

李孝定 「說文」參三歲牛从牛參聲。此以參代三，當云「从牛，从參，參，亦聲。」餘詳見前「犮」字條下。 （集釋〇三一—一葉）

尹一萍釋犮參犮字条下

按：此乃「三牛」二字之合文。

三牡

李孝定 「从牛，从士，从三，說文所無。按當解云：『三歲牛父也。』說詳前犮字条下。 （集釋〇三三一）

尹一萍釋犮參犮字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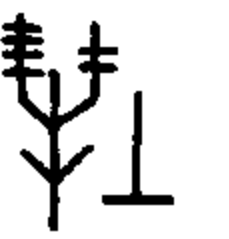
按：此乃合文，當讀作「三牡牛」。

四牡

李孝定 「从牛，从士，从四，說文所無。按當解云：『四歲牛父也。』說詳前犮字条下。 （集釋〇三三一）

尹一萍釋犮參犮字条下

按：此乃合文，當讀作「四牡牛」。

六牡 

按：此亦合文，當讀作「六牡牛」，卜辭數字積畫不限於「四」作「三」，但「六牛」合文有所不便，故以積畫為之。此例較為特殊。

羊 

王襄 說文解字：「羊，祥也，从𦍋，象頭角足尾之形。」
契文羊之初字象角尾四足之形，后省變為羊角之正面形，更衍為羊首而略其目作𦍋、𦍋、𦍋，与小篆近。然不說其省變如何，其角始終存在。𦍋（古文流變臆說六六頁）

考古所 「羊字橫書相當特殊」。羊在卜辭中除為本義外，还可作人名、地名。如：「乙六七五三」「貞：羊受年？」在此片(7)、(8)兩段辭作地名。其大義是卜問川是否羊地作邑。𦍋（小屯南地甲骨九八五頁）



按：卜辭牛羊之羊均作𦍋或𦍋，為獨體象形字。說文以為「从𦍋」，王筠已辯其誤。羅振玉以𦍋（𦍋）、𦍋諸字混入羊字，非是。

孫海波 「𦍋，甲二六二。方國名。戊戌卜。有伐𦍋。」（甲骨文編一八二頁）

按：卜辭羊字从羊，象聲氣上出形。用為地名。



按：合集一七四。五反辭云：「羊入十」為人名。

宰



王國維

「宰，即宰，小宰即少宰矣。」

（戲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第一頁下）

葉玉森

「照森按諸家釋宰，其字或从牛，或从羊。王國維氏於殷虛文字考釋中書作宰，

宰二體，似已懷疑。予觀卜辭言小宰凡數十見，而宰並从羊。王國維氏於殷虛文字考釋中書作宰，
百七十八葉。大宰之，乃誤書。影从本原作宰。刻又偶藏龜。第與大戴禮。牛曰大宰，羊曰少宰。之說正
和。韋注晉語。凡牲一為特，二為牢，是稱宰當非一牲。殷世或即以二牲為宰，惟犬與豕必在
大宰小宰之外，故卜辭云：「羊一，小宰，祖。」殷虛文字第一册明小宰專指羊也。又辭云：「三小
宰，卯二牛，沈十牛。」一前。七。二。口。卜。貞三小宰。卯三宰。一前。七。一。二。宰並不以羊，則小宰與宰亦並指
言小宰，則宰亦專指羊。或云：「三小宰，卯三宰。」一前。七。一。二。宰並不以羊，則小宰與宰亦並指
羊。曰宰，即小宰之省稱也。梁一校說詳一。一前。釋一卷四十六葉。

唐蘭

「宰當即庠，舊釋宰為是，其本義為少宰。」（天懷文釋三十五葉）

郭沫若

「凡小宰字均作宰，从羊，此獨从牛作。然足證宰宰實一字。」（粹考一一〇葉上）

瞿潤緒

「宰，諸家以為宰字，未諱从牛與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抵皆為小宰，而小宰之

宰未有从牛者，知宰宰有別，猶死牝牛與牝牛確皆以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為一字。今死牝牛
諸字不見於字書，然牝牛尚異其音讀，則宰宰之音讀或亦不同，未可知也。」（卜釋第六葉）
也，亦牛宰對舉，足證宰非特牛也。
「注一」簠徵典禮八。「犁」其口又口宰口一牛其口又。上卜牛色，下卜宰，抑乎一牛
「注二」國語越語「天子舉以大宰」韋注「大宰，牛羊豕也」亦與鄭說同。

董作賓

「宰義同宰，用法有別，疑即牛為太宰，羊為少宰之義。以羊之宰有作豕者，

張秉叔說參 𠂔 字条下。

白玉瑋 參宰字条

張政烺說參 𠂔 字条下。

高明說參 𠂔 字条下。

姚孝遂釋宰見宰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說 𠂔 參 𠂔 字条下

按：「宰」為特殊飼養以供祭享之羊。卜辭「宰」與「宰」有嚴格之區分。卜辭既有「大宰」亦有「小宰」均指「宰」之大小而言。或以「大宰」為刻寫之誤，非是。說詳「宰」字条下。

1565

羊

𠂔

𠂔

𠂔

商承祚

「疑即洋字，水之作 𠂔 形者，漢淳洗諸字从之。」（類編十一卷二葉）

孫海波

「象沈羊於水之形，應與沈為一字，非篆文之洋。」（文編十一、二）

屈萬里

「篆，隸定之當作洋，疑是羣之異體。」（甲編考釋一三〇葉）

李孝定

「說文：『洋水出齊臨朐高山東北入鉅鹿从水羊聲。』與文同。或以二羊，此古文

通例。字立卜辭為人名。辭云：『口巳卜洋口貞王賓口禍。』一、九二、一、貞子洋不死。『洋』六二九是也。或以

為羊字，辭云：『口辰卜殷貞西夷十豕洋卯口。』一、八六、三、癸卯封文為用牲之法，十豕洋者，去勢

言其伐彝否也。 (集釋一三四九葉)

饒宗頤 「犂殷方國名，卜辭所見，略舉於次：

其其犂。 (鐵一八·一)

其其犂。 (前編一·三一·五)

其其犂。 (前編四·三五·六)

彝字或从四年作彝。 (前編四·三五·五) 說文：「彝，羊臭也。」重文作彝，彝地望未詳。

經傳彝或借為馨，禮記郊特牲：「炳蕭合羶薌。」祭義：「燔燎羶薌是也。」卜辭云：

戊寅卜，自貞：「陟其氏出干羶……」戊寅卜，自貞：「陟其氏出干羶，父丁。」 (續編三·一·四)

此辭示讀為真，與真同。 (左昭四年傳真饋，釋文真本作真，羶即羶薌之羶，故示彝猶言

真馨，謂致奠于父丁而薦羶，此別一義。 (巴黎所見甲骨錄一五葉)

按：說文彝「羊臭也」，从三羊，其或體作「羶」。段玉裁以為「羊多則氣羶，故从三羊」，

此皆望文生訓，說不可據，典籍羶臭字無作羶者。俞樾說：「羶者羊臭也；羶者群羊也。」

猶羶為群鳥，羶為眾馬也。羶字从羶，義亦相近，故曰羊相廁也。羶从羶在尸下，猶羶从羶在

木上也。許君合羶羶為一字，則羶字从羶亦失其意矣。」

卜辭羶均為人名或方國名。

合集二·一·二八四乃「羶」字，與「羶」有別。饒宗頤誤作「羶」。

羶羶

羅振玉 「从四年者與羶同誼。」 (殷釋中三十一葉下)

按：「羶」與「羶」同字。

羶

羶

羶

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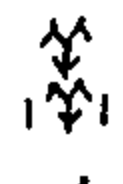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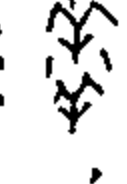

按：「羶」在卜辭為人名。

沈 

李孝定 「从羊从匕，說文所無。與𦍋同意。說詳前二卷𦍋字條下。」（集釋一三四五葉）
高明說參𦍋字條下。

按：「𦍋」為合文，當讀作「𦍋羊」。

之洋。孫海波 「𦍋」，佚五二一。說文洋，水名。此象沈羊于水之形，應與沈為一字，非篆文。

 甲一四三。或从羊。
 存一四八三。貞人名。
 前六二二三。貞人名。从羊。
 林二一四一。地名。
 庫一二一五。从𦍋，亦貞人名。𦍋（甲骨文編四三四——四三五頁）

聞宥說參𦍋字條下。

按：卜辭𦍋多指沈牛，又有𦍋或𦍋，專指羊而言：

佚五二一

「𦍋」與𦍋于河，𦍋𦍋，卯二牛。
字亦當釋沈，商承祚佚五二一隸作「沈」是也。猶𦍋、𦍋；𦍋、𦍋之有別，而後世則不復區分。然卜辭「羊」，「𦍋」亦可用作「𦍋」，从牛。其例雖罕見，足徵漸趨混同。𦍋、𦍋未見用「牛」或「𦍋」者，故仍區別分別。

沈小宰 

頁) 利海波 「(前) 乙三。三五。从水从宰。說文所无。疑沈之異文。」 (甲骨文編四四。

李孝定 「从水从宰。說文所无。辭云。賣于日宰洋二牛。與泮同意。或竟是一字。」 (集釋三三九三葉)

按：字亦當釋「沈」，但專指「沈宰」而言。合集一四五五八正辭云：「貞，賣于河。宰沈，卯三牛。」明證所「沈」者為「宰」，李孝定引文有誤。

救

𠂔

𠂔

𠂔

𠂔

1573

屈萬里 「𠂔，从羊反。按：甲骨文殷庚：「𠂔，其偏旁或作𠂔，知𠂔即𠂔。殺字。尔正釋畜：『夏羊牡踰牝殺。』說文：『夏羊牡曰殺。』義通相反。夏羊，山羊也。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二有說。說者謂說文是而尔正誤，蓋可信也。」 (甲釋一一三一片釋文)

李孝定 「說文：『養供養也。从羊聲。𠂔，古文養。』黎文與許書古文同。屈氏釋殺是以為形聲字，而字象手執杖以驅羊，與牧同意，是會意字。羅氏通釋為牧亦非，古多分別，於牛為牧，於羊則為養。殺，上猶於手為盥，於足為洗，於髮為沐，於面為沫也。今牧殺義仍相通，辭云：『貞，于王殺羊。』記二六二六，以讀為殺羊，似覺不辭。貞于育殺。記三九三五，育讀為殺，蓋謂羊羔殺之也。或為人名。癸口令殺。辭二二，是也。或為方國之名。貞往于殺。辭九〇一，丙申卜貞殺其出。貞殺亡。六月。辭一三〇，是也。金文作𠂔，父丁。貞往于殺。辭九〇一，(集釋一七七〇葉)

生祥恆 「而救，甲骨卜辭除斷爛過甚，仅存一二字外，其餘較為完整者如小屯乙編第

貞：于王殺羊？

殷契佚存一三〇片：

丙申卜，貞：救，其出。𠂔？

貞：救，亡(𠂔)？ 六月

其曰教羊也。與曰教也。果然可釋為曰養羊也。與曰養也。猶如今語。但古多言曰牧也。而不言曰養也。如孟子曰。孫丑章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告子章曰。牛羊又從而牧之。詩小雅沔羊。曰。爾羊來思。爾牧來思。由是言之。教為牧羊之牧。牧之別書。非養之古文。……
日教曰追林先。之教曰。以卜辭文例言。教為地名。如卜辭宗白。易曰。孟方白。而白等。牧之地也。或即商郊之外。周書云。王曰。成于牧野。作牧哲。正云。我于商郊牧地之野。左傳。隱公五年。曰。鄭人侵卫牧。杜注。牧。卫邑。案爾雅釋地。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也。
殷契拾綴二第一三二片。
戊戌貞。方（左）教于日伊度。占。黃？

中教于以伊度。占。黃？

左教。中教。疑為官名。孔沅曲礼下。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周王季伐余元之戎。克之。殷帝武乙封為殷師。古本竹書紀年云。周人伐余元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周官宗伯曰。曰。八命作牧。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此言牧師者。師長也。……卜辭牧分左、中者。就師之分左行中行也。……（釋教）中國文字第六卷二五三三頁至二五三五頁）

于省吾釋牧，參此字条下。

高明說參此字条下。

按：教即牧字，牧羊為牧，牧牛為牧，猶牝牡、牝牡、牢宰之比。屈萬里釋殺固然非是，李孝定釋養亦誤。王筠說文釋例云：「養之古文教，玉篇在支部，案此字从支，殊不可解，不如此可謂善讀古書而不糊塗者。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未可厚非。當據古文字資料以訂正許書，不得據許書之錯誤說解以株求古文字，是謂本末倒置。且李孝定釋讀卜辭多誤：

佚一三〇乃羊（解）字，非教字；
乙三九三五當讀作「于南教」，否則「于」字如何交待？
珠九〇一已残缺，應為「往于」，教：「」，不能連讀；
乙二六二六乃「乎」字，非「寺」字。

𦍋

𦍋

𦍋

羅振玉

「羊字受體最多，然皆為象形。其作𦍋者，象牽之以索也。索在後不在前者，羊行每居人先也。作𦍋者，側視形。作𦍋者，象帶索從側視之狀也。」（殷墟中二十八葉上）

王襄

「至𦍋字象羊而繫以索，羊為家畜，繫之，籍防其逸。」（古文流變臆說六、六頁）

饒宗頤

「按卜辭有云：『羊方畺田。』（屯甲三五一。）又記狩獵之地有『羊。』（拾掇二、一九五）知羊即羊方。沁水潞安羊頭山，在今山西，疑羊方地在此。」（通考四五〇葉）

崑崙

「他辭又見『令眾人入𦍋方乃畺田。』（甲三五一〇。）故此𦍋當為堅田地點。」（殷墟卜辭有用美于农业生产之記載鴻 甲骨文與殷商史三五頁）

于省吾 「甲骨文𦍋方屢見，𦍋字作𦍋或𦍋，象系索于羊頭形，这和𦍋字作𦍋形同義，但前者是就羊言之，后者則就𦍋人言之。近年來云夢出土的秦簡：『士五（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八期二八頁）以甲骨文驗之，則以索系羊頸，已見于𦍋方。𦍋方或由此習慣作風而得名。」（甲骨文文字釋林釋𦍋）

姚孝遂

「𦍋字从羊从系，与𦍋字下从人者迥然有別。諸家多誤混入『𦍋』字，或混入『𦍋』字，均非是。」

今眾人……入……

𦍋方……畺田

甲三五一〇
存一、三五一

以上「𦍋」為方國名。『古文文字研究第一輯三四五頁』

與羊字迥然有別。其辭云：

「𦍋方其用，王受……」
「𦍋𦍋白盥用于丁」
「其以𦍋方」

京津四三八一
後下三三·九
存一、三五一

1576

綏



南明四三八「戌且」：卅牢茲用羞：。此均用為「薦羞」之義。
 以「羞方」與「獻方」、「先方」、「總方」（當作「饗方」）為「四羊方」。續三：一三：一「羞方」乙五〇二六「貞乎取羞」，「羞」為方國名。陳夢家經述二九八

1577

綏



按：合集二〇三七三辭云：「王綏綏」。為方國名，當為「綏」之異構。參見1574「綏」字條。

孫海波

「綏」天五二。牲或从羊。L（甲骨文編三五頁）

1578



按：合集五六五九辭云：「綏」酉卜，王貞：。正綏三：。鳳一。字从「綏」从「生」，辭殘，其義不詳。釋「牲」不可據。

1579



按：合集二八七六九辭云：「綏」于又。為地名。

聲氣從口出。此作「𦍋」與「𦍋」小異，要皆象鳴時氣從口出之形。卜辭中當為國名，文曰「又伐𦍋」。《新寫後記》十四葉。

李孝定《說文》：「𦍋，半羊鳴也。从羊象聲，氣上出與羊同意。」《史記》：「楚世家：『六曰季連半姓，楚其後也。』」證「卜辭半字，史遷所記殆不誣也。」《集釋》一三二一葉。

按：《合集》六六七正辭云：「癸卯卜，報貞，𦍋往于𦍋比𦍋；」
「癸卯卜，報貞，𦍋往于𦍋比𦍋；」
為人名。卜辭自有「𦍋」字，此不得釋「𦍋」。

𦍋

1580

按：《合集》二六五八辭云：「貞，𦍋婦好見多婦于𦍋。」
為地名。

𦍋

1581

于省吾《甲骨文有𦍋字》（乙一七〇六，文殘），《甲骨文編》誤以為「𦍋」从羊从貝，說文所無。按其字从羊从心，即𦍋字。《說文》：「𦍋，憂也，从心羊聲。」《段注》：「𦍋，古相問曰不𦍋，曰无𦍋，皆謂无憂也。」《楚辭》九辯的「還及君之无𦍋」，王延壽《夢賦》的「轉禍為福，永无𦍋」，无𦍋均謂无憂，乃古人常語。周代金文无𦍋字，古璽文有「憲容」，憲字从𦍋作「𦍋」。《甲骨文字釋林》釋心。

按：于先生釋「𦍋」，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1550

羴

𦍋

按：字从「羊」从「生」，辭殘，似為人名。

羴

𦍋

連劬名。此字当分析为从「羊」从「又」。𦍋不是羊字，因为卜辞中凡从羊的字皆写作𦍋，上部分无「一」字作此回旋内转之形。：甲骨文中常见𦍋、𦍋，笔者曾考订为「首」，「𦍋」二字，其字多与否定词「𦍋」、「𦍋」等连用，构成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句式，例如：

：：大：：岁，𦍋𦍋延：一月。

河四四三

丙子卜，𦍋𦍋：乎言𦍋河，燎三豕三羊，卯五羊。

丙子卜，𦍋𦍋：勿首𦍋河？

粹四七

历组一类卜辞中的「𦍋」字，用法与「首」、「𦍋」一致，可见它们的含义与「羴」性都是相同的。例如：

甲辰贞：𦍋𦍋𦍋，乙巳易日？

屯南二六〇五

历组一类卜辞中的「𦍋」字有时又写作「𦍋」，二者用法一致，例如：

丁巳贞：𦍋𦍋𦍋兄丁？

邲三四六·一

首、「𦍋」皆读为「𦍋」，「𦍋」者，不也。历组一类辞中的「𦍋」字从「𦍋」𦍋声，也当读为「𦍋」。𦍋，裘锡圭先生考释其词义为「𦍋」不要……：𦍋那么，𦍋𦍋就是「𦍋」不要不……：𦍋的意思，是对于肯定性陈述句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甲骨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八年四期四二至四三页）

按：连劬名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唯是否读为「𦍋」，则有待於进一步之考索。参见「𦍋」字条。

祥

𦍋

按：卜辭云：「祥以𦍋于教」

為人名，字从「示」从「羊」，隸可作「祥」。但無後世「吉祥」義。

犬

王國維

「腹瘦尾拳者為犬，腹肥尾垂者為豕。」

（引集釋三〇九一）

丁山

「卜辭之犬侯即商書大傳之犬夷，是東夷也。亦即大雅緜之犬夷，為商之犬侯。向來經師比附犬戎，失之。史記比附為匈奴，其失尤遠。」（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一五）

一一七葉

楊樹達

「殷契粹編玖叁伍片云：『戊辰卜，在淩，犬中告廩，王其射，亡戔？禽？』

郭沫若云：『犬中蓋謂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禮秋官有犬人職。』（考釋一二二頁）樹達按：郭君釋犬為官名，中為人名，是也。辭云：『犬中告廩，王其射。』知此犬職官司狩獵，而周禮犬人職掌犬牲，與狩獵無涉，知名偶同而實則異也。余謂殷人犬職蓋與周禮地官之迹人相當。迹人職云：『日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据此知迹人与犬名号虽异，取掌实同，其证一也。郑注地官序官迹人云：『日迹之言迹，知禽兽处。』说文十篇上犬部云：『日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日犬知禽兽之迹，故狩必以犬，狩初文之獸，后起之狩，字皆从犬，是其义也。犬知禽兽之迹，司犬之人亦曰犬而知禽兽之迹，故能有告廩之举，此与郑注日迹之言迹，知禽兽处日正相合，其证二也。……（释犬，和微居甲文说卷上三一頁）

楊樹達

「卜辭云：『日令大方。』（后編下卷陸叶壹壹版）按殷周間稱國為方。戰國策

趙策載紂醢鬼侯，而卜辭及易既濟未濟詩大雅蕩並稱鬼方，鬼方即鬼侯國也。故干宝注既濟云：『日方，國也。』是也。犬方或省稱犬，卜辭云：『日貞令多子族眾犬侯寇周，叶王事？五月。』（前編伍卷柒叶柒版，与陸卷伍壹叶柒版合）又云：『日己卯卜，率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五月。』（續編伍卷貳叶貳版）是其事也。然則犬方究為何國乎？余謂殆即昆夷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曰：『日文王事昆夷，是也。昆夷或作混夷，詩大雅緜云：『日混夷駘矣，維其喙矣。』是也。又或作串矣，大雅皇矣云：『日串矣，載路。』日鄭箋云：『日串夷即昆夷。』是也。又或作

獸夷，史記匈奴傳云：曰周西伯昌伐獸夷氏。是也。又或作犬戎，國語周語記穆王伐犬戎，是也。顏師古注：匈奴傳云：曰獸夷即犬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獸聲相近，亦曰犬戎也。今按顏說是也。尋昆夷世為周禍，至於穆王之世，狀勞征伐。據卜辭觀之，其寇周也，實殷人助便為之，亦古史中一新資料也。——（釋犬方，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六二至六三頁）

孫海波 「犬」，京津四七七七。疑犬之異文。亨侯。——（甲骨文編八二六頁）

陳夢家 「犬」 犬追豕出及 九五三一

王其从犬自 陰三七四

崔往豕犬 鐵一八一三

今犬，茲于京 續六七九

犬與豕、崔、豕、豕等國有交涉，它可能是周人所謂的獸夷、昆夷、犬戎。詩經「昆夷駟矣，說文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左傳襄卅一正義引尚書文王四年伐獸夷，西伯戡黎正義引作犬夷；周本紀文王受命之明年伐犬戎，又「穆王將征犬戎」。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獸。凡此可證犬、獸、昆、混，都是相通的。左傳僖十六「狄侵晉」涉汾及昆都，今臨汾縣南有昆都聚，可能是昆夷之都。——（綜述第二九四葉）

陳夢家 「卜辭云：

多犬冒 籀雅一一八

多犬及豕長——多犬弗其及豕長 續二二四一

戊辰卜才遯，犬中告昆，王其射，凶戎，卒 辭九三五

孟犬告鹿，王其从，卒 辭二八二一

鄭沫若考釋辭九三五云：犬中蓋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禮秋官有犬人職。西周金文師晨鼎官犬次於小臣，善夫之後，郭氏亦釋作犬人之官。這是正確的。我們以為武丁卜辭的多犬和乙辛卜辭的犬某都是犬人之官。多犬與犬是司犬之官，猶多馬與馬乃司馬之官。又有犬征：

令犬征田于京 燕五二

犬征其工 卣三九三

犬征以羗用于大甲 卣一八七

此「犬征」與「犬中」、「犬西」同一結構，征、中、西可以是私名亦可以是族邦之名。但

犬社既出現於武丁卜辭，又出現於武文卜辭，則社不可能是私名。因此犬社與「犬侯」犬族無關。
（綜述五一四葉）

李學勤 「商王狩獵的場所可分兩種：一種是行途所經過於行獵之地，一種是特殊設定的苑囿。在後者，設有職司獵物的人員稱為犬……」（殷代地理簡論六）

饒宗頤 「按：多犬官名，即犬人，周禮秋官之屬，掌犬牲。他辭云：「戊辰卜，在遼，犬中告麋。王其射，亡戎半。」犬中之犬亦官名。楊遇夫謂：殷代犬人職，與地官之迹人相當。鄭注「迹」言跡知禽獸處。」說文「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右辭呼「多犬網鹿」可申楊說。
（通考一〇一葉）

饒宗頤 「犬侯為殷侯甸，殆周時之犬夷。尚書大傳作吠夷，孟子梁惠王下及說文馬部引作「昆夷」。
（通考五六九葉）

姚孝遂 「甲骨文的「犬」字作「𠂔」，「豕」字作「豕」，前者「腹瘦尾拳」，后者「腹肥尾重」，王國維總結這兩者的形體特征是对的。但還有一個明显的特征就是：「豕」字必須突出其腹形作「豕」，而「犬」字為了誇張其瘦腹，可以省去腹形作「𠂔」。（古文文字研究第一輯一七六頁）

考古所 「本書九四一有「犬告，王其田」？與此片「犬來告又鹿」相類，可見犬是職司田獵之官。
（小屯南地甲骨九一五頁）

考古所 「犬：作「𠂔」，與「豕」字作「豕」，可認為犬非豕。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六一頁）

姚孝遂說參考「字条下。

按：卜辭犬多用為姓，亦為方國名及人名。卜辭又以犬為職官名，陳夢家謂「犬本為飼獵犬之官，進而為田狩之官，亦參加征伐之事」。（綜述五一四）辭九三五「犬中告罷，王其射，亡戎，半。」郭沫若謂「犬中蓋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禮秋官有犬人職」。（序二·八二一）「孟犬告罷，」

其从，半？「謂孟地司田獵之官告其地有鹿，占問前往能否禽獲。」
鐵一〇四。一有二犬字相並，辭殘，行款不清，經類二一七釋讀作「卜弼」，犬虫：犬
：以爲二犬字是對的。釋「狀」或「豚」均不可據。前五。四七。一有「焚」字，商承祚
類編加以割裂，列入「狀」字，孫海波文編列入「豚」字，均誤。

犬収

按：字从「犬」从「収」，其義不詳。

𤝵

葉玉森「商承祚氏誤錄上半之形入待問編，（五十一）復錄下半之形入正編狀字下。徐
中舒釋謂，謂象兩耒兩犬形。按徐說至謬。」一而釋五卷五十一葉。

徐中舒「麗或麗甲骨文作上揭諸形。古金文作枋車飾𤝵，皆麗材類也。又丁尊𤝵，𤝵鐘
𤝵，𤝵字合。小篆作𤝵，古文作𤝵，即耒形筆誤。麗屬來母，即从未聲。薛書𤝵鐘云：「麗蘇萬
民。」齊侯鐘鐘云：「蘇蘇而九事。」蘇蘇，蘇麗即亮典之協和，借麗為協與𤝵音轉為協例同。麗象
兩耒並耕形。古者偶耕，故麗有耦意，故麗得訓為伉儷。說文：「麗兩耦也。」象兩耒相附之形。其
義則是，其形則非。」（宋紹興集刊二本一分十四葉）

郭沫若「首一奇文（卜通四〇四片之形）亦見攸田尊。彼銘云：「王攸田，𤝵將虎二
作父丁尊，字與田獵有關，當是勅詞。卜辭另有一例：「𤝵將田每」翌日其田才涓日，亡戕，畢。
一後下三三三三三三所言者亦係田獵之事。余釋為𤝵，小篆作𤝵，乃由此而端定者也。」（卜通
八三葉）
又曰：「孟和鐘有此字，文曰：「𤝵蘇萬民，尋刻雖已失真，然固是一字也。宋人釋協，不
知何所本。齊侯鐘鐘：「蘇蘇萬有事，似从此字之省，宋人亦釋為協。又此字之半亦見於王古攸

田尊與卜辭。尊銘云：「王出攸田狩獵。」田獵之辭同契於一。此可知此字與田獵既有關係。尊大前人大率釋為獵。二字，案其本一字也。揆其字形，余以爲即龍之初字。小篆作龍，余謂旁即方之受，自則虎形之受也。許慎訓龍為飛龍，然由尊銘按之乃動詞，當是襲擊字之本字。襲乃左衽袍，以衣龍省聲，猶文作襲不省，則襲之用為襲擊字，乃同音通假也。……知龍之本龍之本字，為襲擊之義，則龍從三虎，再益之以刀，其為襲擊之意更明，蓋又龍之繁文也。龍襲襲與協聲均在緝部，同音可以通用，故孟鍾鐘之。……蘇蘇蘇萬民，乃假龍為協。齊侯鐘鐘之。蘇蘇蘇爾有事，乃假襲為協也。……（青銅卷二者孟鍾韻讀）

又曰：「泰即習見之襲字，此省去一來形。」（萃考一二一葉上）

唐蘭「猶執為卜辭奇字。徐中舒釋麗，按麗實从鹿，金文自有其字，與此從犬形者迥異，其說非也。郭沫若寫為襲，今無其字。余按此當是獸及狀之本字。卜辭字或作𤝵（解五五）以一犬。金文或作𤝵（沈傳）以三犬。或作𤝵（秦公鐘）亦以三犬而受𤝵作𤝵。或作𤝵（諸盨鐘）受𤝵作𤝵。或作𤝵（解五五）以三犬。則以言襲聲。考方雅來形，其字易與肉混，金文或作𤝵（諸盨鐘）與以肉無異。𤝵形乃更有𤝵為𤝵，則為𤝵，即後世之狀字。說文訓狀為犬肉，則已不知其本義而望文生訓矣。卜辭又有𤝵字，（鐵道十四十五）當即金文𤝵𤝵等形所出，其作𤝵形者有為𤝵，一如方又為𤝵，則有似於從甘從肉，金文作𤝵形者亦然，此皆𤝵字之形所從出，說文以為從甘從肉者也。至常見之𤝵形則有似於从𤝵从肉，𤝵為𤝵字，故說文狀字重文作𤝵，从𤝵从𤝵矣。凡古文繁縟者，後世恆變為簡易，猶𤝵篆折為二，則為狀，為狀為狀。金文之作𤝵者，省之當為說文狀字，古文之𤝵，蓋有𤝵之誤，易則分之受也。秦公鐘云：「𤝵蘇蘇萬民。」𤝵即狀字，亦即狀字，狀讀為狀，合也，安也。狀協聲相近，是𤝵蘇猶協和也。尸縛云：「𤝵蘇而九事，𤝵為以言狀聲，當為說文狀字，然之本字，其讀亦同。尸縛又有狀字，則春秋以後，已不知狀字之為一字矣。郭沫若以此為𤝵，亦非。古龍字與此迥殊。」（天壤文釋五十九葉）

李孝定「从効象二力一來之象形字」，初耕之形从狀，說文所無。徐中舒麗効與麗尚可說為形，而底之與犬於文迥異，唐氏已明其非。郭初釋龍讀為襲，謂是襲擊之本字，無論字不從虎，且於來形無說，竊有虎狼襲人而需刀者乎。其後於粹考中但隸定為襲，未采前說，蓋已自悟其非。唐氏釋狀若狀，於形差近，然此明是从力，謂其與肉形近易混則可，而達謂是狀則不可。且狀訓犬肉許君必有所受之，則字明是从肉。尸縛或稱狀獸並見，正是以證二者之非一字。唐氏乃謂春秋以後已不知狀獸之為一字，其說未免近於穿鑿附會矣。字从効象二來，金

诂七续五〇四。又谓：口𠂔字象手扶双来之形。𠂔（同上）按吴说至确。留鼎奴隶之名有𠂔字，也象双来形。此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文所引第七条的才𠂔卜，𠂔字作𠂔，上部已由三来变为三力形，下部又由二犬省为一犬。这不仅看出古文偏旁之单复无别，而且也证明了甲骨文力和从力从𠂔之字都是由来形演化而来，是毫无疑问的。

甲骨文𠂔字上部多从二来，偶有从三来或一来者；下部多从二犬，偶有从一犬者。其从来从犬的意义为旧所不解。其实，𠂔字之从来从犬，和古文器字之从口从犬同义。因此，对器字先要加以说明。说文：口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𠂔……徐灏说文段注笺：口局从口，𠂔从𠂔，𠂔从𠂔，皆各象其器物而非口出之口。器从𠂔象众器，其例正同也。器不必犬守，义稍可疑。𠂔按徐氏谓器象众器是对的，但所举三例均与事实不符。甲骨文从口之字象器四形者常见，例如：𠂔字作𠂔，𠂔字作𠂔，𠂔字作𠂔（上从申象盾形），𠂔字作𠂔，这四字象置贝、弓、盾、鱼于器皿之中。周代金文的器字多从四口，偶有从三口（穆公鼎）或二口（仲盘）者。说文误谓器字从口，口象器之口，但谓口犬所以守之，𠂔是对的。上古时代地旷人稀，农民耕于荒野，饭于城畝，故用犬以资警卫，并守护器物。商人的武装放牧，也具有自卫之义（详释牧），牙资考证。器字所从的四口，系抽象的器皿，𠂔字所从的二来，系具体器物。吾乡的农耕，犬也往往随从，卧于阡陌角。这虽然已失去了守器的用意，但也足古代相传的遗风。……

商器父丁𠂔：口王由攸田𠂔，作父丁𠂔。沈（瀼）。𠂔𠂔字作𠂔，下从三犬，金文编误今𠂔为两个𠂔。攸和𠂔均为地名。这是说，王由攸往攸于𠂔。

东周器者盛钟的𠂔𠂔于我需𠂔，𠂔字右上从刀，刀也是农具。叔弓𠂔的𠂔𠂔𠂔而九事𠂔，𠂔字下从一犬从言。言音二字金文同用。其本义是因为钟为音乐之器。晚周秦公钟的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字与者盛钟形同。宋代有关金文典籍，均直接释𠂔或𠂔为𠂔，而无解说。今者就上三个钟铭的词义来看，释为𠂔𠂔于我需𠂔，𠂔𠂔𠂔而九事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当然是很恰当的。𠂔𠂔和𠂔字，这与尔雅释诂的𠂔𠂔，和也𠂔，国语周语的𠂔和𠂔𠂔𠂔𠂔，书尧典的𠂔𠂔和𠂔𠂔，可以互证。但是，旧说脱离文字的构形而以为合乎音义，所谓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𠂔𠂔与𠂔乃古今字。

……以说文为例，则甲骨文𠂔字应解作：𠂔𠂔，𠂔也，从二来二犬，犬以守来，𠂔亦声。𠂔，𠂔或从𠂔从一犬。𠂔是𠂔字属于会意兼形声。（甲骨文释林释𠂔二五三——二五八页）

埋

按：于先生論「𡗗」之形音義甚詳，其讀金文「𡗗」為「協」無疑是正確的。但解釋从「犬」之由為用以守器，恐有未然，不如闕疑。

孫海波 「𡗗」，前七·三·三·葬三犬五豕，卯四牛。此象葬犬。
 出·后二·四·四·此象葬豕。一（甲骨文編二二頁）

于省吾釋陷，參習字条下。

聞宥說參𡗗字条下。

按：裘錫圭讀作「坎犬」，參見1554「出」字條下。
 合集一六一九七有「𡗗」三犬「𡗗」之記載，是「𡗗」為獨體字，不當分讀。「出」亦多有賓語，或「牛」或「牢」或「宰」，是「出」絕對不能讀作「坎牛」。

𡗗

𡗗

陳邦懷

「此字不見說文解字。三體石經高書君夷殘石古文庚作𡗗，與此正同。」（小篆）

唐蘭

庚字古文

「𡗗當釋𡗗，卜辭𡗗字極多，舊不釋，今按即𡗗字，𡗗字說文缺，三體石經為𡗗」（導論下五十三葉）

屈萬里 「𡗗」與𡗗編下四二葉八片「𡗗」，當是一字。从犬从立。與魏石經多方殘字之「𡗗」同，當亦庚字也。此處殆是地名。」（甲釋第八一葉）

考古所 「𡗗」：唐蘭釋𡗗，謂三件石經庚字古文作此形（導論下四一頁）。在此片卜辭中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六三頁）

狀

按：此當是「教」字之異體。參見1415及1590諸字條下。

葉玉森「說文」：「往，猶犬也。从犬生聲。」此字从犬从生，乃往字。地名。卜辭王一作上，故知生為生。（引集釋三一〇七葉）

孫海波「說文」：「往，後一。一四。八。卜辭用往來之往。王狂田，湍日。」（甲骨文編四〇七頁）

屈萬里「葉玉森釋往」（鈎沈）：是也。按：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狂，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往。是狂往互通；證。（甲編考釋九六葉）

李孝定「說文」：「往，猶犬也。从犬生聲。往古文从心。」契文與篆文同。葉氏謂字作往，諱審影本原比雅略漫誌，字仍作往。辭云：「王往田，湍日不違。」大風。往似當讀為往，非地名。湍日者，竟日也。湍讀為瀾。（集釋三一〇七）

金祥恆「往本作生，與一生作往者，此獨从犬，乃第三期卜辭。且犬，乃田狩所需。武丁卜辭有多犬之官，本為飼養獵犬者，供王田狩之所需。故往加大以別於卜辭恆語。生來亡戔之生。非許氏說文所謂獬犬之往，假借往為生也。」（釋往）中國文字第五卷二二二七頁）

按：此即「教」之異體，釋「往」非是。卜辭均用作「遠通」之「通」，參見1415「教」字條下。

危

羅振玉「豕與犬」：「豕與犬，其或左或右。卜辭中凡豕形字，第肖其形，使人一見可別，不拘，於筆畫間也。有从多者，豕剛鬣，豕腹下加一，未知何義。」（殷釋中二十八葉上）

羅振玉 「象犬腹下脩毛垂狀，當為尨字。今篆多在背上。犬非剛鬣，若左背，則多狀不可見矣。」（殷釋中二十八葉上）

王襄 「古尨字。」（類纂正編第十四十五葉上）

陳夢家 「豕字應指野豕，說文『豨，野豕也』，石鼓田車『麋豕孔庶』，亦以豕為狩獵的對象，乃是野豕。」（綜述五五五葉）

屈萬里 「有，隸定，當作豸。按：集韻有豸字，云：『同豕。』說文有豕字，云：『豕，足行豕也。』說文之義，雖與卜辭豸字之義未合；而集韻之有豸字，要必有所本。疑豸乃豕之一種，說文失收，後世遂誤以為與豕同字也。」（甲編考釋二五葉）

李孝定 「梁文豕碩腹裼尾之形。或蓋其剛鬣象之，正許氏所謂『象毛足』之毛。屈氏以為豸字，說有可商。契文馬字亦多豸其鬣，固不能謂是豸字也。其作豸者，當從聞一多之說釋豕，非豕字也。金文作豸，戊辰簋『豸』，豸豸二字羅氏並釋豕字，非是。」（集釋二九七八葉）

按：卜辭均殘，佚九四六稱「一尨」，似用其本義。前四·五二·三「令尨」則當為人名。

𠂔

按：字从「爪」从「犬」，辭殘，其義不詳。

猷

孫海波 「猷，存下七三一。方國名。从酉。𠂔」（甲骨文編四。七頁）

考古所 「猷：字不識。為族邦之名。猷特B一六三八：『癸酉卜：王事猷。』猷与猷

𣎵
𣎵

按：合集三七四三九解云：𣎵，戊戌卜，貞，在𣎵獬告𣎵鹿，王其比射，往來亡𣎵。當為地名。

𣎵

按：字或从「𣎵」或从「林」或从「森」，釋「𣎵」可從，卜辭用義不詳。

于有吾 甲 甲骨文𣎵字作𣎵（續存下四九五），只一見，原辭已殘。甲骨文編謂𣎵字為𣎵，說文所無。按：𣎵即𣎵字的初文。早期古文字的偏旁，𣎵、木无別，單復也无別。例如：甲 骨文的𣎵、𣎵、𣎵、𣎵、𣎵等字，有的从𣎵或从𣎵，有的从木从林从森或从𣎵。說文的𣎵、木 二字既然有別，又區別𣎵、𣎵為三個字，這是後來的分別文。說文：𣎵，南昌謂犬善逐兔𣎵 片為𣎵，从犬从𣎵，𣎵亦聲。𣎵按西周后期器齊𣎵史喜鼎的𣎵字作𣎵，从𣎵不从𣎵，乃會意字。 這可以糾正說文𣎵从𣎵聲之誤。以从𣎵从林无別驗之，則甲骨文的𣎵即西周金文的𣎵字。總之， 甲骨文的𣎵字和金文的𣎵字，均為𣎵字的初文，是沒有疑問的。——（甲骨文釋林釋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當為一字。𣎵曾與商作戰，本辭之𣎵當是𣎵族之戰俘。𣎵（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六頁）
按：字从「酉」从「犬」，在卜辭為方國名。

屈萬里：「𣎵」，隸定之當作𣎵。《集韻》有𣎵字，謂是𣎵疑𣎵字之古文。按：甲骨文 金文等古刻辭，疑字無作𣎵者。《集韻》云云，恐是𣎵字而傳寫致誤也。竊疑𣎵或是𣎵字之初 文。——（《甲編考釋》二三二頁）

動詞。按：字从「犬」从「未」。合集二七八一六辭云：「丁卯卜，秋貞，王其狝目若：。」用為

1597

𤝵

按：「純」七四二辭云：「乙未卜，佳𤝵。」其義不詳。

1598

𤝵

按：字从「犬」从「臣」，隸可作「𤝵」。合集二一九五四辭云：「庚辰卜，貞，男乃無𤝵。」為動詞。

1599

豕

王襄「說文解字」：「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契文豕象形，或兼象竭尾，或兼象剛鬣。或兼脩毛。惟腹下著「」，諠有難明，或周豕产子多，象其乳形，以一指之，与上下刀之一同。戊辰敦作「豕」，犹象形也。而腹部加「」，殆与契文豕腹下所著之「」移置之，為錯書之例。周公敦「豕」不敢墜，作「豕」，亦伯敦作「豕」，皆假豕為之，腹亦有「」与「」与「豕」之者，同例。函皇父敦作「豕」，石鼓作「豕」，小篆之豕，緣之孳乳。「」古文流變臆說六六——六（七頁）

饒宗頤「說文解字」：「豕，秋田也。」「豕」，豕，豕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小徐本示部云：「豕，秋獵所，以應殺氣。」玉篇又作「豕」，重文作「豕」，爾雅釋天：「秋獵為豕。」而釋詁訓為殺，郭注：「秋獵所以應殺氣。」

1563

按：今本說文豕字彙入後人說解，語多譌舛，段玉裁、錢大昕、朱駿聲、錢坫、孫星衍均曾加以訂正，王筠句讀則徑加刪削。契文來豕象豕有鬣形，亦為豕字，屈萬里釋彩非是。李孝定已辨其誤，豕與豕、豕均有別，不得混同。

Diagram 1 shows a plant with a central stem and several branches. Diagram 2 shows a similar plant with a central stem and several branches.

考古所

奔：疑豕之异构。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六一页）

然則康、康以後，豕豕與野猪各有專名，則亦有可能。

1601

豕
豕
豕

也，故所以旁列以示去之之誼。經傳之桎黜斂等句與此音近義通。詩大雅召是昏桎靡共。傳云桎桎桎也。箋云昏桎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桎黜陰者也。書呂刑稱桎桎。鄭注桎桎破陰。堯典正義引鄭本作斂。說文支部斂去陰之刑也。引書作斂。許以桎絆足行桎，以桎繫二足。凱豕，失之。考古六期一八八葉釋豕。

聞一多「卜辭」、𠂔、𠂔、𠂔三文諸家一概釋豕。今案𠂔有並見於一辭者。（見下列八）一七兩例）是二字有別。至𠂔雖未見與𠂔並用，然以𠂔異字推之，則𠂔腹下一豕，必亦非虛設。唐立厂先生叢為余言：此字象豕腹下有根器之形，當釋𠂔。案𠂔卜辭或作𠂔，（前四·一五）四·金文作𠂔（枝家自）作𠂔（小臣告鼎）作𠂔（𠂔兩）作𠂔（叔向殷）且有直作𠂔者，（頌鼎）而許君復謂家綴省，則唐釋殆確，惟卜辭𠂔字有作𠂔者，（洽四·二）為唐說則不得不妥為誤刻耳。要之，釋𠂔為𠂔，不為無據。今所欲論者，𠂔與𠂔二形顯然有別，似亦不當同字。余初疑卜辭𠂔作𠂔，又有合書之例，因之𠂔即有讀𠂔十豕。如𠂔為𠂔牛之可能，三𠂔亦有讀𠂔十三

豕。乃頁為十二月者之可能。及見諸辭中有曰「十豕」者，（見下引425二例）曰「十白豕」者，（見下引1516二例）遂知合文之說不能成立。且以「豕」作「𧰨」，「𧰨」作「𧰨」之例衡之，豕而果為十豕之合文，即應有作「𧰨」者。然此例從未一見。此亦前說之一反證也。今案腹下一豕與腹連著者為牡豕，則不連者殆即去勢之豕，因之，此字即當釋為豕。許君謂豕為「豕」，豕絆足行豕，從豕繫二足。此蓋不得其解而妄以「𧰨」等字之義說之。實則豕之本義，當求之於經傳之「豕」及「𧰨」等字。

詩大雅召是篇
 昏椽靡共
 傳
 椽，天椽也
 箋
 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

書呂刑篇曰爰始淑為劓，劓，桷，黥，鄭注曰桷，破陰。《亮典正義》引鄭本作劓。

案極訓斂，至與豕音同義通。豕去陰之稱，通於人，故男子宮刑亦謂之豕。詩書作極，用借字。一毛訓極為天極，天者折也，極讀為豕，故曰天極。鄭訓極為極毀陰，又曰破陰，則讀極如字，不若毛義為長。鄭作斂，許作斂者並後起形聲字。許君訓斂為去陰刑，固無可議，特不知豕乃其最初文耳。豕聲轉為駮，一詩周頌有客偏駮。駮琢其旅，駮亦琢也。豕轉駮猶琢，轉敦一唐韻引字林曰：「駮，去畜勢也。」說文豕部：「驢，騷豕也。」趙宜光云：「方言或讀若敦，湯大畜釋文引劉表曰：『豕去勢曰驢。』」駮旁轉為驢，廣雅釋獸：「吳羊牯曰驢，驢為驢之驢，驢之言刺也，斷也。」一莊子說劍篇：「試使十數劍，司馬注：「敦，斷也。」驢之訓斷，亦猶敦之訓斷。一驢對轉為驢，說文豕部：「驢，驢也。」驢之言墮也，方言十二：「驢，脫也。」豕之本義既為去陰之豕，則卜辭之豕就其字形所示，釋為豕字，最為確切。去陰之豕，自無性別可言，故卜辭死牲二字，絕無從豕作者。且卜辭中所見鳥獸之名，除一部分用為人名國族名地名者外，其用為普通名詞者，要不外祭祀所用之牲與畋獵所獲之禽。卜辭此字果為去勢之豕，則必為牲而非禽，蓋田獵所獲，決無既剝之豕也。今檢各書，凡辭中出豕字者，悉遙錄於下：

1. 辛巳卜，四貞畜三犬，爰五犬五豕，卯四牛。一月。(續七、三、三)
2. 庚戌卜，貞貞爰于西豳一犬一南，爰四豕四羊南二，卯十牛南一。(庫一二八、一九八七)
3. 壬午卜，貞貞爰三豕，卯一羊，爰三豕三犬，卯一羊。(庫一〇九、一七〇一)
4. 口辰卜，般羊爰十豕洋卯。(藏八、六三)
5. 壬辰卜，翌甲午爰于蚰羊出。(又一豕。(後上九、二)
6. 今丁酉夕，爰豕方帝。(佚五四、五〇八)
7. 貞出于祖乙。貞爰豕。(續一、一五、三)
8. 爰于東母。(豕三豕三。(藏一四二、二)

(續一、二四)

9. 貞夔出。又一家。(前六、二三、一一)

10. 丙戌卜，貞豕犬出。又一家帝。(前七、一二)

11. 甲戌卜，出丑在今日。豕豕。(後上五、四)

12. 由豕司衍，吉。(前六、二三、一一)

13. 貞重：豕令：(藏二、三、二)

14. □午卜，方帝，三豕出。又犬卯于土(社)宰(庠)，奉雨。(佚五、四〇)

15. 貞蠡豕百。九月。(前六、四二、八)

16. 丙午卜，方貞出于祖乙十白豕。(前七、二九、二)

17. 貞出于祖乙十白豕。(續一、五一)

18. 丁巳卜貞帝(禘)雉。貞帝(禘)雉三羊三豕三犬一豕。(前一、一七、五)

19. □酉貞福：豕：(戩四五、三)

20. 癸卯卜彫求貞乙已自甲廿示一牛一口口彘宰五豕十。(續一、二四)

21. ：帝(禘)既。既(饌)：于豕二羊。(藏一七八、四)

22. ：出貞御：嬖豕于界。(藏二七七、二)

23. □其至一致。二白豕父甲。(前八、五四)

24. ：母：豕。(拾一一、七一)

25. ：于：十豕出。(又一南)(庫一一六一、七七三)

26. ：豕二。(佚六五、六三一)

名字同意，當釋盂，說文孟訓調味，此殆亦用牲之法。

禮聘禮記曰為其饗既之數注古文既為饒。帝既謂掃祭所用籛也。與南並舉，南于辭皆從豕不從豕。反問改獵之辭。一卜辭中凡從豕之字與田獵有闕者若逐羣及畧合亦皆從豕祭祀用牲本商肥腓而既劇豕則什九確有明徵故此正與吾人詳或為豕假設密合之意者祭祀用牲追記三周禮司刑注引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觸楊遇夫先生云觸為最借字去陰刑也其說至確。

之借字去陰刑也其說至確。

之借字去陰刑也其說至確。

有以改
别曰二
，猴二
而凸为
后社于
世日入
一猴乙
律之俗
作体·
牝典籍
牡是·
一致
的·猴
凸可
以泛
指一
切牲
畜之
雄
性·
这和
卜辞
牝牡
、牝
牡、
牝牡

姚孝遂
乙四五四四：「卜辞二猴二社」与「猴」是有区别的：
二公猪为犠牲。但同版尚有：「甲子卜，

姚孝遂
肖丁

此片占卜之次序，可根据其行款、日期、界畫等情況加以確定。

占卜之主要目的在於為商王除災禳禍而御告于先祖。辭中之“父丁”當為祖庚之稱，其父“


武丁

曰豨。豨字过去诸家或混入从豸豨之豨，或读作豸豨，或读作豸豨，释读均有误。卜辞于牲之牝牡区分极严，各有考字，犬之牡者谓之豨，豨之牡者谓之豨，犹牛之牡者谓之牡，羊之牡者谓之牡，从不相混。豨字从犬，象犬之有势形。至于豸字，当释豸，则象豸之去势形。或以卜辞豨混入豸字，亦误。

每以不見于說文之字一律都認為是俗體，這是一種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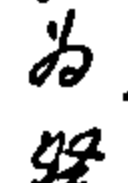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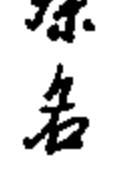
「余曩釋吠，非是，當是豚字。」（佚存四九葉）





孙海波「或乙四五·一八·从口从豕。唐兰以为即喙之本字。左傳昭二年，深目而顴。

李孝定說文曰：吠，犬鳴也。从犬、口。梁文：犬豕二文每不易辨，於偏旁尤然。大抵細腹奉尾或着爪形者為犬，碩腹短尾者為豕。洪三五九有文作，前已從唐蘭；說收為喙，此數文孫海波甲寅文編，朱芳園文字偏均收為吠，金祥恒續文編亦收，乙編及伯書所見與此相類者數文為吠，姑從其意收此為吠，然不敢必也。辭云：在吠六前三四為地名。曰于王十吠七前五四貞夔口年三犬三吠八一二三重吠卯摻勿出吠一乙八四五夔于蚩虫羊出吠夔于土虫羊出吠夔于蚩一吠三三四七則均為姓名。言日出吠者，以吠佐祭也，不詳其義。集釋〇四〇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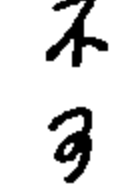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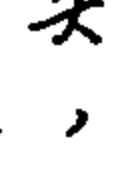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喙，口也。从口，象聲。契文：𠂔，从豕，會意。本為豕口，引申以為凡口之稱。史記：越世家：范蠡遺文種書：越王為人長頸鳥喙，此稱越王之貌。按此謂鳥喙，疑狀其鼻。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谷口，莽曰谷。喙，非獨獸畜得稱喙也。唐釋喙於字形為近。一集釋：〇三四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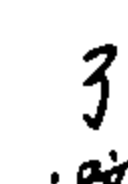

說文 𧠨 豚小豕也。从豕省，彖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𧠨，彖文从肉，豕。契文正从肉，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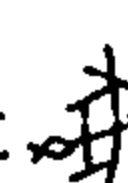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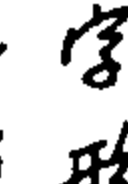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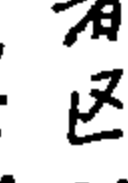


白玉崢 崢按：校之契文，其作或形者，多見于前期之卜辭；至后期，有省減为形者，其作形者，散見于多期中。至其在甲文中之为用，作者，多为祭名、人名、或地名等；作者，则似为牺牲之专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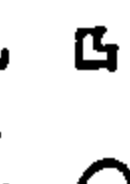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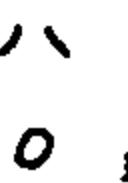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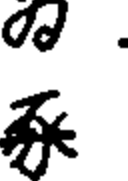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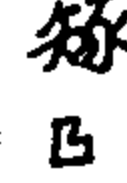






贞：求三羊三犬三？
辛巳卜，祭于三？在禽。
酒三于……
后下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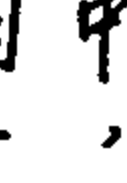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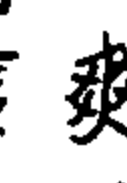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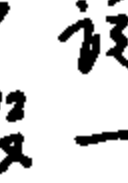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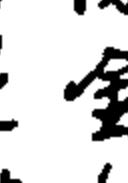






尽管诸字之辞例有异，然亦有时又皆用为动词字者，而其义，似又为杀生。惜传世之甲骨，辞残有间，未由征其实矣。（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九〇五页）

張亞初 、 研契諸家都以为是字。这个字最早是由罗振玉考订的。他说，此字从豕身著矢，乃字也。殆野豕，非射不可得，故于豕腹著矢，以区别字（殷商贞卜文字考正名第二）。从字形讲，说它是后来的字，这是对的。至于说它是野豕，非射不可得，则纯系望文生义。

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并非指野豕，它除了少数作国族人名外，大部分是作祭名，系动词。为了避免与一般概念中的字相混，姑且隶定为。

、二字形近，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二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字从矢从豕，字则是豕身有一横，应隶定为。不但字形不同，用法也有别。举例来讲：

日贞出豕于（续五·二六·七）
日戊寅卜，又匕己羊、豕（江八八九五）
日兄亚束豕（江八八〇四） 以上为
日癸卯卜，宾，井方于唐宗（后一·一八·五）
日王出，，不其（续二二五）
日戊壬贞，亡田（前五·四二·八）
日贞東畀（水名）（前四·五一·二） 以上为

在上述关于的材料中，都是名词，指牺牲。盖于或乙，（三·九·六·五二·二），后有数量词，说明也是牺牲名，是指某一种猪。在西周金文中此字简化为（参金文编三九页），假为（墜）。上面关于的材料说明，都是动词祭名，它除了一六七等作国族地名人名外，无一例外，都是动词。由此可知，与从字形利用法，判

然有別。

我們所以講獒並非野豕，是因為在成千上萬的田獵材料中，只見到豕豕、禽豕、逐豕、眉豕豕之卜，而從未見有獒豕、禽獒、逐獒、眉獒的記載。這充分說明，在商代野豬稱豕，而不稱獒（豕），可見羅說之非。

國語楚語下觀射父說：「天子禘郊之弓，必自射其牲也。」韋昭注：「牲，牛也。」國語楚語人曰：「祭則贊射牲也。」鄭玄注：「燕堂之禮有射豕者。」賈公彥疏：「若然則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五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由此可知，古代祭祀有射牲的禮制，而且後來設有專職掌管其事。當然這是一種隆重的祀典。周承殷禮，這種祭禮正是從商代沿襲下來的。商代的獒祭就是後世的射豕之祭。獒字構形从矢从豕，有的作飛矢向豕形，有的作豕身著矢形，很形象生動。楊樹達先生于「辭求義射字條」，引粹三一四、戰九·二等，認為這些材料中的射字是指射牲，非常正確。此射泛指射牲。獒則應為射豕的專字。L（甲骨文金文零釋古文研究第六輯一五八——一六〇頁）

李孝定「說文」：「豕豕也。後籀發謂之豕，从豕，矢聲。从二匕，豕足與鹿足同。」祭文豕豕身貫矢乃會意字，羅說可以。卜辭為牲名，豕為人名。L（集釋三〇〇五葉）

考古所「豕：在此可能為用牲法。L（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三八頁）

陳初生「甲骨文每見有豕形文而腹中橫貫以矢者，如來、來、來、來，戊辰亥有「豕一」之文，歷來皆釋為「豕」，名詞。金文又有作豕、豕、豕、豕，豕者，結構與「豕」相似，在銘文中皆用為墜矢之意。豕中矢即倒地，高墜之意或由此而得。小篆豕上部八係由豕上之入分而而生的訛變。「豕」即「墜」之初文，「墜」乃后起形聲字。L（商周金文讀本三〇二頁）

饒宗頤說參「豕」字條下。

按：說文「豕豕，豕也。後籀發謂之豕，从豕，矢聲。从二匕，豕足與鹿足同。乃據小篆曲為之解。契文象矢貫豕形。張亞初言其義是對的。」綜類二一九在字下引戰一·九有豕字，實乃豕字之誤摹。佚八八四、續一·二、四皆與此同片，甚清晰，可參見。乙四四八四「豕入十」，乙六〇一一「豕」均為人名。

并乃「豕」字，不得釋「豕」。

1605

豕

按：字从豕，與「豕」形義有別。在卜辭為人名。

1606

豕

豕

豕

李孝定「豕」从豕从士，說文所無。其義為牡豕。羅氏釋牡非是。說見二卷牡字條下。
(集釋二九八九葉)

聞宥說參豕字條下。

于省吾說參豕字條下。

高明說參豕字條下。

按：「豕」乃合文，當讀作「牡豕」，指豕之雄者而言，與「豕」同義。說詳「牡」字條。

1607

豕

按：合集三三五三辭云：

「豕」與「豕」有別。

為人名，與「豕」有別。

1608

豕

(豕)

豕

豕

唐蘭「刺字羅振玉誤釋為牝，學者多從之。今按當釋為刺，非牝或死字，其作刺者，乃真刺字耳。刺於卜辭當讀若遂。銅器靜設有鞞，亦即刺字，吳大澂讀為射鞞，遂是也。射鞞以革製，故書生殺鞞鞞字从革。」（天壤考釋廿三葉下）

李孝定「从豕从匕，說文所無。唐氏又今此為死刺二字，前一二四三，貞出豕于父甲，同此宅辭云：丙辰卜，爭貞自出，此刺字當即唐氏釋刺者，其辭例與上辭言：出豕，例全同，當仍是此豕之死，不當讀為遂也。」（集釋二九八九葉）

張秉叔「刺，楷寫為牝，即牝字，偏旁从豕，專指母猪而言。青，郭氏讀為穀（註二），唐蘭說是畜子之通稱（註二）。按二氏之說甚是，牝青當是小母猪的意思。又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〇六〇片有

癸未卜，帝畀出妣己青豕？

青字似為形容詞，青豕或是小豕之意，但是說為青與豕，亦元不可，另一辭作「羊豕」，是羊與豕二牲。豕字郭氏引作犬（註一），恐非。」（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四七一頁）

陳煒湛

「甲骨文匕（妣）多作匕，或作匕，然亦可作匕，遂與人形相近，又

可作匕（佚一九二），乃与刀同形。而人字，除一般作人外，亦可作人（契四）或人（京津四一三三），与匕同形，偶亦作人（京津二九九二），与刀形同。卜辭有「人」，「人」者，或釋尸（夷）方（殷契粹編），或釋刀方（甲骨文編、殷虛卜辭綜類），均似有理，其實即釋為人方亦无不可。可見，甲骨文人与匕基本同形（且从人之字亦多作人），匕与刀、人与刀也有少数同形之例，唯据文义均可判断，不致相混，故其例亦可从略。今复得从刀与从匕者同形之一例，即牝与刺共作刺形，需略为一说。

甲骨文編卷二牝字条下注云：匕形误为刀，复列从豕之刺等十三文为异体，谓「或从

豕」。案此十三文中实包含牝刺两字。象獸四三·五片曰勿伐，后下二五·一二片曰贞

車小，甲三〇二二曰勿乎取，甲三〇七〇片曰庚申卜乎取，后下二五·一二片曰贞

八九片曰出于祖，甲三〇二二曰勿乎取，甲三〇七〇片曰庚申卜乎取，后下二五·一二片曰贞

而其辞多，如铁一五·一片曰壬戌卜王贞勿出，后下三六·七片曰王固曰：其出，允奔，弗得考，一六片（甲骨文編误为一三）曰丙辰卜，爭貞：自出，均称曰出，其出，

辞例与曰出，曰出，曰出来，其义颇与灾异不吉之有有关，与牝无涉，当是

刺字，不应释牝。刺，从豕从刀，其本义当为杀猪，引申之则或有杀伐、凶杀义。此字古金文

亦属见，作一手操刀向猪的腹部（或背）砍去之形，容庚先生定为图形文字，金文编入之附录（见附录上第七页）。甲骨文不如金文形象，确实，而是完全线条化，抽象化，但其写作仍从豕从刀，则与古金文一脉相承。

除甲骨文编所列十三文外，或依之当释为（牝）者还有：

贞：依 青于父乙？
贞：依 鬯于祖乙？
勿依 鬯。
前二·八三三
前一·九·七

等数例，而当释为者为例尚多，其辞较完整可读者如：

成亡其其。
射非亡其其。
南二·五一
续六·七·五
供一四二

贞：我在其其其。
丙辰卜，争贞：自出其其？
宁沪二·五二
前一·二四·三（续存下一八二）

□其其出依？六月。
续二·二三·一
拾遗四·三

□未卜，贞：其其出依？
续二·二三·一
拾遗四·三

□未卜，贞：其其出依？
续二·二三·一
拾遗四·三

□未卜，贞：其其出依？
续二·二三·一
拾遗四·三

是其其例。案「实即」之倒形，「牝」之共作形，形与此不无关系。「」（甲骨文异字同形例）

古文研究第六辑二四三——二四五页）

高明说参「」字条下。

按：甲骨文「牝」、「利」有别，但其形时相混，陈炜湛论其同异甚详。「牝」为合文，当读作「牝豕」，「利」则多用作动词。

狐

羅振玉「季良父孟良作貞，卜辭作身，殆與良同。从犬从良即狼字，豕有从止者，殆良之省。許君謂良从亡聲，故知亦狼字。」（殷釋中三十一葉上）

豕之合文。

豕

1611

按：合集二二〇七五辭云：「乙亥卜我：：田：：入豕于羸，字為卜辭所僅見，當為豕名。」

豕

1612

羅振玉「說文解字」：「豕，以穀圍養豕也。从豕，弄聲。」此从豕，弄聲。豕，豕腹有子象，孕豕也。樂記注：「豕，以穀食犬豕曰豕。」月令注：「豕，犬豕曰豕。」故卜辭或从犬作豕。此字殆即豕字。初从豕，豕在乃會意字。許云从豕弄聲，則形聲字矣。殷釋中二十八葉下。

商承祚「卜辭有弄豕字，豕以多奉豕，疑即豕之初字。篆文从豕，殆後世所增，牛羊曰豕，犬豕曰豕，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豕豕孕豕形。」（類編九卷六葉上）

孫海波「前六·四七·八。此作豕腹中有子，疑為豕之別體。」（甲骨文編一〇三頁）

李孝定「古豕為野生，今从豕示握持，以見豕養之意，非豕以穀飼豕也。音讀近弄，後世遂作豕，以為从豕弄聲耳。商氏謂「从豕殆後世所增」，說稍未安，蓋豕乃一獨立之字，豕从此為聲，非於豕上又增之采也。」（集釋二九八三葉）

按：釋豕可從，卜辭用豕不詳。

豕

161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583

按：釋「殷」不可據，闕疑待考。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詁林」二豕也。闕。此从三豕，疑即豕字。（殷釋中三十一葉下）

葉玉森「按此字三豕形文，註修尾，削腹，象犬，疑古豕字。羅氏考釋錄作大腹形，故疑从三豕即豕之繁文。本辭為地名。」（前釋一卷一〇六葉上）

李孝定「殷文大豕二文形近易混。拾一、五云：車豕車龍，其義似為名辭。前、一、三、一、五、為地名。古豕形字二文三文並列每無別。」（集釋二九八七葉）

吳其昌「云：于豕，云：豕，則此豕與豕者自可推知其為地名。地名而乃以豕與豕為稱者，度其地一以多產豕故，一以多產羊故也。殷人質對此兩大牧地，欲記以適當之文字，以謂宜莫如繪示衆多之豕。豕，羊，猶後世繪列衆多之木，以為森林之表示矣。但欲表示此牧場區豕或羊數目之衆多，故三倍之而寫其字作「豕」，可。前、一、三、一、五、二倍之而其字作「豕」，（拾遺、一、五）作「豕」，（續、五、八、六）亦可。四倍之而其字作「豕」，（前、四、三、五、五）亦無不可也。準此例推，使此牧區而產馬者，則其字自當作「馬」，全文中「馬」如鼎、（貞、松、二、三、五）「馬」如彝、（精華、二、一、一、二）「馬」如鐘、（善齋、一、二、四）蓋即其遺地矣。此名豕之地，全文中有婦關所作鼎、（殷存、一、七）「馬」如殷存、（一、一〇）「馬」如周金、（五、三〇）「馬」如陶齋、（二、三、六）「馬」如善齋、（六、八）「馬」如觥、（憲齋、二、一、一〇）等器，婦關猶云婦關氏耳。此豕與關二名，是否即為一地，雖不敢遽斷；然兄為淵源關係，則頗可信，惜各書皆未書記其出土之地，今遂無從推求耳。」（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四葉）

按：說文：「豕，二豕也，豕从此，關，契文从三豕，則與豕字形義俱乖，釋豕不可據。拾一、五實亦从三豕，各家誤摹从二豕耳。在下辭為地名。又鐵一〇四，一乃从二犬，不从豕；甲三六三四乃犬豕二字合文，甲青文編九，一一均誤混入豕字。屈萬里甲編考釋以犬豕二字合文釋作狀，犬豕二字合文釋作狀，並誤。

家
父

按：字从「人」，从「豕」，合集七六五三辭云：

豕子征

又合集一〇八六三辭云：

「辛卯卜，爭貞，豕隻」

為人名。

涿
付

孫海波

从豕

孫海波「說文」詁，流下滴也。从水豕聲。上谷有詁縣。『梁文作豸，即豕字，或省。』
 （文編舊版十一卷三葉）

李孝定

李孝走 〔說文〕涿流下滴也从水豕聲上谷有涿縣曰奇字涿从日乙 〔集釋〕三三四七葉

按：英八三七辭云：

「夏，倭……乎涿……田」

當為人名。字从「水」，从「豕」，釋「涿」不可據。

多 金

王褒

「疑駱字」

（類纂存疑 第二卷六葉上）

李孝定

樓

此从攴从豕。但当隶定作豕。商氏疑豕。於字并疑豕。諒豕不疑豕。

(甲骨文字集释存疑 四四六七页)

金祥恒 「遂於古义者有达也，成也，竟也。」
藏一片牛胛骨刻辞考释 中國文字第九卷四二五七頁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大略奧博物館所)

按：合集六九四六辭云：
「于王族比」
為方國名。

邠 𠂔 𠂔

按：合集九七四辭云：
「貞，王邠父乙方」
當為祭名。

邠

按：合集二八一七五辭云：
「貞于邠」
為地名。

邠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邠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王襄 「古篆字」 (《籀文編第九卷四十二葉下)

𠂔

按：說文：「象，不怒毛豎。一曰殘艾也。从豕，辛。此不从「辛」，釋「象」不可據。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𠂔

陳夢家 「卜辭又有豕字，(《甲骨文編七·一七)或增又，其辭云：

甲子卜貞：口王勿豕，归。(《鐵一五二·一)

甲午卜貞：豕，不其……。(《前七·一六·三)

戈(誰)豕，巨戔。(《前七·一二·一)

甲子卜……(《鐵四三·四)

其字从又持畢取豕，猶豕之雙手奉中取豕，可証中與畢為同類之工具，商承祚《編釋》云：「此字說文所无，当为尔雅釋器豕謂之豕之豕。案从豕之變其声与畢、搏、薄相同，然則卜辭之豕更亦当读若變、畢、搏、薄之類。」(《史學新釋補正，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一三至一六頁)

王國維 「从畢从豕，殆尔雅所謂豕謂之豕者也。」(《戰國書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第六十九頁)

孫海波 「豕，《說文》七·八九·从网从豕。《說文》所无。《前七·一二·一》或从爪。L(《甲骨文編三三四頁)

按：釋「豕」不可據。字在卜辭動詞。

𠂔

按：合集二八三九八辭云：
「突，突先犬半亡。」
用為人名。

𠂔

162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1628

葉玉森

「突疑突字。」

（拾考十一葉上）

商承祚之隸定作「突」。（佚存七七五片考釋）

李孝定「說文」突犬从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一日滑也。黎文正从穴从犬。辭云：亞
突帝鼠苗。其義不明。（集釋二五〇七葉）

按：字从「𠂔」，不从「犬」，釋「突」不可據。辭殘，其義不詳。

𠂔

𠂔

𠂔

1629

按：字从「𠂔」，从「又」，英一九二四辭云：
「𠂔，𠂔，中貞，曰其教。」
用作動詞，其義不詳。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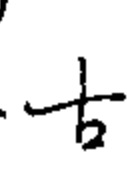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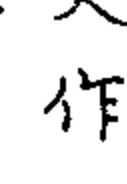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馬古文作影，籀文畧同，象馬頭髦尾之形。卜辭諸字形雖屢變，然一見可知為馬字矣。」（殷釋中二十九葉上）

徐中舒「甲骨文凡關於禽獸的象形字多作側視形，只能顯其一面，因此四足的獸只畫其兩足。說文中凡馬鹿羊豕象兔諸字都解說為象四足形，例如「馬」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這些字在小篆裡也的確是象四足形。漢書萬石君傳說書馬字與尾當五，馬本有四足，再加一尾為五，這類的錯誤全是根據當時漢文的字體而來。正當的解釋是尾三足二。甲骨文及銅器中盡獸尾多作小形，象尾毛分張之形。試看銅器狩獵圖上所畫的獸形就更加明白了。鹿兔為四足，又與上面所說的不同。甲骨文大鹿足作从銅器从兔字，兔足作比乃象足旁懸蹄或爪形，形與四足相似，所以小篆就因此致誤。」（引集釋三〇三一葉）

王襄「說文解字：『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古文作，籀文作。契文之馬象形，其簡倅衍馬首為橫目，與鹿字同例，馬身及小，髦與尾仍存在，馬之身間，寫条文殆象斑馬也。許書所收古文、籀文之馬字，與孟鼎之象，令鼎之象形均相近，惟馬服幣之馬作或為七國時奇詭之倅，與契文、金文皆不類，亦可見其流變。」（古文流變臆說六四六五頁）

陳夢家「武丁卜辭的『多馬』、『亞』是多馬與多亞。卜辭有多馬也有多亞。馬、亞都是官名。馬與以下的官名常並舉」

官名	馬	與	以下	的	官名	常	並	舉
多馬	武丁	康丁						
多馬	武丁	康丁						
族	馬	武丁	武乙					
馬	亞	康辛						
馬	小臣	康丁						
戍	馬	康丁	武乙					

可見他們的性質是相近的。馬受令征伐與射獵，很可能是馬師，後世司馬之官或從此出。——（綜述五〇八——五〇九葉）

饒宗頤「按馬為馬之繁形，讀如師祭之禡。」（通考二七七葉）

屈萬里「卜辭：『馬其每，雨？大吉。』（甲編一二四。馬字於此，當是官職名。）

張秉叔 「多馬之馬，就是卜辭中常見的「馬方」之馬，或單稱馬。此稱多馬，是指許多馬方的人。」（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一六頁）

張秉叔

「馬，或稱馬方，例如：

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一月。（丙編一一四）

丁未卜，爭貞：馬方河東？（前四·四六·四）

貞：允隻？余受馬方又？（前四·四六·一）

馬方為殷西河東一帶之方國，与羌或等地相近，例如：

乙卯卜，爭貞：王其伐馬，羌？（前二·一五·一八）

癸巳卜，方貞：多馬（羌）或？（前四·四五·五）

武丁時

虽常与殷為敵，其后旋即臣服，故卜辭謂：

「來告大方」（出）伐我臣，由馬小臣」（令）？（粹一一五六）

由戌馬百乎，王受又又？

丙寅卜，由馬小（臣）？（粹一一五六）

乎多馬逐鷹隻？（丙篇八三）（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六四——一六五頁）

考古所

「馬：在此片卜辭中可能是馬方的馬。」（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五頁）

姚孝遂

肖丁

「丁」

「丁」：多射豸馬……于斲」

「馬」即「馬方」，乃方國名。……

「馬方」為卜辭所常見的故國之一。乙卯：「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京津

1661

「馬方其最」，是殷人与馬方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于「方」字适在缺文中，亦未可知。

8

（1）「馬」：先，王：每，雨」

（2）「馬」：蜚，王：比，不雨」

(綜述 五五六葉)

条，无一用作祭祀之牲牢：

宇滬五二一

寧滬五二二

一五五一

京津四八一

文字第九卷四三三七頁

其本字或作𠂔从𠂔𠂔。此字虽不见于字书，然殷墟甲骨文尚存其字如𠂔。

編
一
五
五
一

畜马在纍写。

郭氏考釋云：

王馬在茲寫。

郭氏考釋云：

王畜马在兹宫

又
五
二
二
：

王
其
纘
寫

又四八三一：

卜，王其亡，咎于冢。

从九
段注云

一为九·马氏

从山，是也。

之。金文。

似，
不过笔势

九
冊
一
〇
一
九

于省吾說參以字条下。

高明釋牢，參以字条下。

按：字當隸作「寫」，其義為「廐」，但不得逕釋作「廐」，金祥恆言「廐」字形體演變之由過於迂曲，陳夢家以為即廣雅之「廐」字，亦即廣韻之「寫」字，較為近是。卜辭皆用為馬廐之義。

1632

馬牢

𠩺

𠩺

商承祚

「大駟、小駟則大馬小馬也。用以祭祀，故加牢以別之。」（福二十九考釋）

姚孝遂

「除「𠩺」字、「𠩺」字以外，卜辭尚有「𠩺」字：

「𠩺小駟用？」

「𠩺小駟大駟？」

商承祚先生福二十九考釋謂「大駟、小駟則大馬、小馬也。用以祭祀，故加牢以別之。」其說近是。更為確切的解釋則是：「𠩺」為經過特殊飼養而用于祭祀之馬。」（牢字考辨）

統九輯三五頁）

古文字研

劉釗

「寫字从馬作「𠩺」，就牢字从牛作「𠩺」，牢字从羊作「𠩺」。𠩺字同

於祭祀的小馬和之馬。」（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文字研究十六輯八一頁）

按：卜辭云：

「𠩺小駟用？」

「𠩺小駟大駟亡災，弘吉。」

均用作祭祀，字从馬从牢，牢亦聲，乃會意兼形聲字。指圈養而專供祭祀用之馬名，與牢、寫之用法同。商承祚之說近是，參見牢字條。

福二十九
佚九七〇

按：合集三七五一四辭云：「車馴眾駮子亡」。

馬利

1635

羅振玉「以馬利聲，殆是許書之驪字。廣韻驚同驚。漢書西域傳：「西與犁軒條支接。」

李孝定

亦言馬色。卜辭云：「車馴眾駮子亡」。

陳漢平

利聲，殆是許書之驪字。廣韻驚同驚。漢書西域傳：「西與犁軒條支接。」

按：說文無驚字，廣韻「驚同驚」，羅振玉釋驪是對的。為貢「厥土青黎」，史記作「青驪」，音義皆相因。治小學者皆奉說文為主臬，凡不合於許書者，概以俗體目之，實有未然。廣韻之驚，與契文合，驪實較晚出。

馬利

1636

按：合集三六九八五辭云：「車馴眾駮子亡」。

為馬名，用為祭牲。

駁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1637

羅振玉

「說文解字」：「駁，馬色不純。从馬爻聲。」此殆即許書「駁」。（殷釋中廿九葉上）

王襄

「古駁字」。（類纂正編第十四十四葉上）

屈萬里

「駁，從羅振玉釋（殷釋中二九葉）。說文：「駁，馬色不純。則駁者，雜色馬也。」卜辭「車并駁」，「甲編二九八」此蓋卜問以雜色之馬二以祭，其吉否也。（甲編考釋四八葉）

李孝定

「辭云」：「口戌卜貞王曰廐駁。」前四、四七、三、四車并駁。「甲編二九八」皆馬名，蓋即雜色馬之專名，引申以為凡不純之稱。（集釋三〇三七葉）

按：馬色不純為駁，徐鉉以為「爻非聲，疑象駁文」。爻可象馬色斑駁之形，爻亦聲。爻之入聲為學，亦从爻聲。

1638

𠂔𠂔

陳漢平

「甲骨文有駁字，郭沫若釋為駁，說為馬名，詳見卜辭通纂。其說非是。卜辭

曰：

戊卜貞王：廐駁

子馬：駁

前編四·四七·三
前編四·四七·四

按此字从馬从爻，爻亦聲。而爻字从大从力作，即从大从力作。說文：「𠂔，氣舒出，上碍于一也。𠂔，古文以為𠂔字，又以為巧字。凡𠂔之屬皆从𠂔。𠂔，故欲釋此字須自以馬从大从𠂔之字中求之。𠂔字从大从𠂔作者，但奇字可以當之。說文：「𠂔，奇，異也。一曰不耦，从大从𠂔。𠂔，𠂔可，肯也。从口𠂔，𠂔亦聲。凡𠂔之屬皆从𠂔。𠂔，𠂔可，反𠂔也。讀若呵。」甲骨文字或正反不分，方向多不固定，故𠂔𠂔可通用。又后世文字之从𠂔者，古文字多从𠂔或𠂔作，

1597

如甲骨文河字写作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等诸体，河字所从之𣎵形或与𣎵字所从之𣎵形相同。知𣎵乃奇字。而𣎵字从𣎵从奇，当释为骑。说文：𣎵，骑，跨马也。从𣎵奇声。𣎵，骑字或可用为名词。前举卜辞盖贞卜骑乘某种座骑之辞。L（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四至一〇五页）

按：此乃馬名，釋「𩇛」釋「騎」皆不可據。

馬占
點

魯實先。點隸定為媽，當為驚之初文。以劉从𠂔聲，𠂔乃从𠂔省聲，宜其初文為媽。大徐本說文川部云：「𠂔从川，劉省聲。」茲从之。說文馬部云：「驚次第馳。」引申則為馳，故廣雅釋室以奔訛驚。」（新詮十三第十九葉）

李孝定「說文」：「鷺馬次第馳也。从馬，劉聲。」此从夕聲，魯說可從。其初誼蓋祇訓馳，以

楊樹達 參御字条

以待考。按：卜辭為「王馬昌嫫其柳于父甲亞」錄三一（二），僅此一見，與「次第馳」之義不符。存。

要果

唐蘭「右鵬字旧失录，郭沫若释鵬非是。按，字从馬从𩇑，𩇑与鹿殊，当是𩇑字。金文𩇑𩇑字作𩇑，尹先鼎𩇑字作𩇑，取虛盤麗字作𩇑与卜辞小異。說文曰：𩇑，馬深黑色，从馬麗聲。」卜辞以𩇑为馬名，义同。罗振玉以卜辞𩇑字当說文𩇑字，不知卜辞固自有𩇑字也。

習
習

按：字所从與金文偏旁之「麗」迥異，唐蘭釋「驪」非是。卜辭為馬名。

羅振玉 《說文解字》：「驪，馬豪軒也。」卜辭有驪，从習。習古文友字，疑許謫習為習矣。《殷釋中二十九葉上》

王襄 「古驪字」 《類纂正編第十四十四葉上》

唐蘭 「古驪字」 爾雅釋畜云：「驪，馬豪軒也。」驪，馬黃脊驪。說文作驪。魯頌：「有驪有魚。」毛傳：「豪，駢曰驪。」說文則云：「驪，馬豪軒也。」从馬習聲。許說與爾雅、毛傳相違。今駁卜辭云：「東，驪眾驪。」則似以訓驪為黃脊馬為優，覃習聲近，疑許氏顛倒其說矣。驪从習聲。羅振玉謂習為古文友字，疑許謫習為習，是不獨忘友之作習，并忘驪之為形聲字矣。《文字記十七葉上》

郭沫若 「馬種」名僅驪驪二字見於字書。羅振玉云：「一見前羅釋，此不贅引。」今案釋驪甚是，疑許謫習為習亦是。然謂習為古文友字，則訛足也。此字分明从羽从日，蓋謂禽鳥於晴日學飛。許之誤在謫日為白，而去「白」聲，聲紐俱不合。古文友字就見於金文而言乃作習（從公旅鼎，聲其用聲），若習（層廬，考友佳井），乃从甘友聲，殆循「初」字，毛公旅鼎文正用為脩。用為朋友字者乃段借也。字亦省从口，以農自。卒友。字作習，大史友廬作習是也。說文則謫交為習，羅又因此謫形而誤習為友矣。《卜通一五六葉七三〇。此釋文》

于省吾說參見字彙下。

按：說文：「驪，馬豪軒也。」徐鍇繫傳謂「豪，駢，馬膝脰多長毛，若今胡馬」。爾雅釋獸以驪為驪，馬黃脊，其說各異。朱駿聲通訓定聲：「疑驪驪本一字。詩魯頌駒，有驪有魚。毛傳：「豪，駢曰驪。」與說文驪驪之訓解適相顛倒。沈濤說文古本考以為「一字兼二義，未嘗分析。蓋驪與驪本非兩字，與朱氏之說同，在畜牧發達之時代，舉凡毛色之稍有差異者，皆各有專名，一字兼二義之說，當非其實。驪驪音近致誤，唐蘭之說是也。但卜辭驪字無與驪字並列者，唐蘭誤讀驪為驪。」

1642

𩇑

疑即驕。唐蘭：「驕字舊不識。毫即說文𩇑也。驕以馬毫聲，字書所無。其義為馬名。以聲推之，

按：唐蘭疑驕之或體，可備一說。合集三七五一四辭云：「𩇑，驕眾小驕亡也。」

1643

𩇑

于省吾說參𩇑字条下。

按：字从「馬」，从「𩇑」。合集三七五一四辭云：「𩇑，驕眾驕亡也。」

1644

𩇑

按：合集二七九七二辭云：「𩇑，其歸于驕王弗每。」字从「馬」，从「𩇑」，隸可作「𩇑」，用為動詞。

1645

𩇑

饒宗頤：「驕字从馬从史，即駛字。亦作駛。說文新附：「駛，疾也；一日馬行疾。」

此辭駿殆指良馬。 (通考一一五三葉)

于省吾說參說文字彙下。

王貴民 參史字彙

按：合集二八一九五辭云：「乙未卜，頤貞，右史入駿牡其利不貞。」
「駿」為馬名。「上」即今「牡」字，不得釋作「土」。謂「右史」所進納之「牡駿」馴順而不烈也。參見「利」字條。纂釋忘集及刻辭類纂釋讀有誤，今正。

駢



按：此乃「馬」二字之合文。



1647

按：合集三六九八八辭云：「辛未卜，貞，豕……翌日王其比用……眾繫用亡。」
馬名，用為祭牲。



1648

按：合集三七三八七辭云：「丁酉……貞，翌日王其豐兒，其唯繫……王弗每。」
為馬名，用以豐兒。



按：合集三七五一四辭云：「東左馬眾亡」此當為「一馬」合文，然何以與「左馬」並稱，則不可解。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兕



商承祚「兕」余疑即旁字，金文貉子自貉子毀貉字偏旁作旁，形與此近似。（補攷四葉下）

葉玉森「董氏斷定有角者非馬字，洵為卓見。惟遽認為麟，尚不能無疑。氏謂麟為牛尾，據所揭三十八麟字中有二十七字為馬尾作人形，且身亦馬身也。將以一角為特點，然一角者古不止麟。將以白色為異徵，然白色者古亦不止麟。若謂馬為家畜，不應曰狩，曰逐，曰獲。然野馬則非狩逐不可獲，以本辭之內有犬豕，有羆，有驢，似並野馬。故用畢，畢固特具也。予疑此戴角六馬之獸當為馬屬，故與驪駟並見于一辭。爾雅釋畜曰駟駟馬野馬駟為馬倨牙食虎豹，是三者皆野馬可駟乘者。故說苑辨物篇淮南子泰族訓注云駟駟馬，司馬相公子虛賦云楚王乃駕駟駟之駒，張揖曰駟駟駟駟馬，白身黑尾，一角倨牙，食虎豹，擾而駕以當駟馬也。周書王會篇云義渠獻茲白，茲白者，倨牙食虎豹，是白色身如馬，而一角者即駟。即茲白非麟也。大獸頭骨上之，獲白身，當釋獲白駟，能食虎豹，其大干馬可知。故卜辭云大駟，駟為野馬而難得，故狩之，逐之，畢之，其來歸或進獻亦紀之。近讀方國瑜氏獲白麟解質疑一文，謂西土之里姆為牛身，而中國之麟為馬身。里姆與麟及兕為三種獸，麟有黃白蒼三色。曰白兕乃別於他色之稱。卜辭中象尾馬尾並作人，又麟與里姆注一角，而兕為一角或兩角則不可定。因以一兼二乃象形文字之恆例，因斷定兕為中原地域蕃殖之動物。欲證明為何獸，一須

研究易為牛身，其頭骨是否與里姆同。二、須研究易之頭骨是完整或殘缺，就此頭骨之大小輕重可以比例法推其全體之容量重量是否與里姆及麟之體量相稱。三、須研究此大獸頭骨上有無骨礎，是一是二，否則雖旁徵博引，恐考證之結果未必能符合易之本身。一見師大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二期。按方氏說有精細處。考卜辭象物形文以角為特徵者以鹿龍羊作𧢲𧢲羊，乃雙角形。鹿亦省作𧢲，為一角形。而卜辭中𧢲字無一作雙角形者，或象其一角用為特徵，但其身尾與馬同，可斷其非牛非麋。大獸頭骨之牙或為牛，殷人未必獲此大獸，後即制取其頭骨，刻此一辭以紀事。已發現之大獸骨上刻有辭者甚多，某辭與某獸骨固絕無關係也。予可斷定安陽所發現之大獸頭骨或為牛屬，與刻辭中之白𧢲必非一物，且必無關係。方氏所舉研究三點均不必深究矣。一前釋二卷十二葉上——十四葉上

陳邦福 「𧢲字」案當釋作希，說文：「希字籀文作𧢲，卜辭此字為橫置，與籀文正合。籀文从口即卜辭从𧢲之誤，从卜即尾象也。考卜辭彙本从矢，福當日疑為山海經西山經象豬之屬，是彘希皆具矢形或矢頭，非射不能得矣。又它辭載豕三羊三之文，豕為六牲之一，與野生有別。一讀言四葉」

唐蘭 「說文」象如野牛而青色象形。蓋即卜辭之作𧢲形而小異耳。說文舊有校語曰：「與禽離頭同」則別，本篆當作𧢲，是又𧢲形之異也。然則以字形論之，甲骨刻辭此字當釋為兕，即說文之「兕可決然不疑者」。海內南經：「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爾雅：「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疏引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按兕角可為酒釀，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韓詩說：「以兕角為之，容五升。」蓋兕角之巨可知，然則一角之獸而其角又特大者當為兕，形亦皎然無疑者也。一讀白兕考一二三葉」

丁山 「我認為犀兕一聲之轉，二獸一物，不過是方俗的殊名。甲骨文常見：

前二·一九·六

前二·一三·四

前七·三四·一

后下三八·五

唐兰先生釋兕，其說甚確。但，貉子貞銘，貉字作：

貉

其所从豕，豕，自为豕形直接的演变，商承祚先生尝谓即豕字（详佚存考释），说尤不可易。豕，蔡邕独断云，曰獬豸，兽名，盖一角也。然则，犀豕亦疑名同物，甲骨文所常见的豕字，於形，当释为豕；於谊当释为兕，实皆犀牛的异名。（高周史料考证一七五至一七六页）

董彦堂先生以新获大獸頭骨上有「獲白豕」三字乃釋為白麟，歷舉故書古繪證明麟之特點在頭頂一角，馬之特點在頂上多鬣，因于卜辭文內揭出麟字三十有八，注謂馬為家畜無庸特獵，殆獲各辭言獲者七，言逐者五，言逐而獲者二，言狩者一，言歸者一，當然為麟。且斷定中國之麟即印度之瘤牛，亞述里亞之里姆，巴比倫之野牛。又斷定麟為鷹身，為牛尾，為白色，為一角獸，為牛屬，詳見獲白麟解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二八七至二三五葉，文長不具錄。此據葉玉森補釋二卷十二葉上師引逸錄。

孫海波

「豕」，甲六二〇。唐兰釋兕。（甲骨文編三九三頁）

孫海波

「豕」，明五九。疑亦兕字。（甲骨文編八三二頁）

屈萬里

「卜辭：『貞：其涉豕』」，甲編三九一六葉，於此作動詞用，謂獵豕也。

此卜問涉豕，豕豕豕之辭也。（甲編考釋四九二葉）

姚孝遂

肖丁「兕字早期釋契諸家，眾說紛紜，每多誤解。說文篆文作豕，隶作豕，

說文云古文作豕，即典籍之兕字。豕、犀乃古今字，今通稱犀牛。左傳宣二年：『犀兕尚多』，國語楚語：『巴浦之犀兕象』，是尔雅釋獸等即已曰犀、曰兕，曰兕相對為言，是誤以兕、犀為二物，其由來已久。尔雅、說文以似牛者為兕，似豕者為犀，強為区分，不可據。（卜地南地甲骨考釋一五一頁）

按：唐蘭解兕是正確的，其餘諸說均非是。說文以兕、犀分列，實本同字。兕為象形，犀則為形聲，舊說以獨角者為兕，二角或三角者為犀，考工記函人：『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實則今通稱之曰「犀牛」而無別。

陳夢家以為「卜辭的兕當是野牛」，綜述五五五，其說非是。

卜辭多見田獵獲兕的記載，有「獲兕」、「白兕」。今中原黃河流域，兕、象等動物早已絕迹，當與原始森林之消失及氣候之變遷有關。

𧢲



按：合集三二六〇三辭云：

乃 𧢲 𧢲 𧢲

乃 𧢲 𧢲 𧢲 二字之合文。

象



羅振玉 說文解字：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今觀篆

文，但見長鼻及足尾，不見耳牙之狀。卜辭亦但象長鼻。蓋象之尤異於他畜者，其鼻矣。又象

為南越大獸，此後世事。古代則黃河南北亦有之。為字從手牽象，則象為尋常服御之物。今殷

墟遺物有鑲象牙，禮器又有象齒甚多，非伸出口外之長牙，乃口中之齒。卜用之骨有絕大者，

殆亦象骨。又卜辭卜田獵有獲象之語。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氏國維曰：呂氏

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乃以師逐之，至於江南。」此殷代有象之確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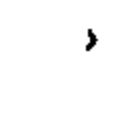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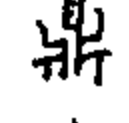
（殷釋中三十葉下）

王襄 說文解字：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象又象

之字與許說不盡合，疑存古說，供其古字欤。契文之象但著其長鼻，不見耳牙，為象之特征。

祖辛鼎作，象耳牙之形皆見，與許說合。殆象之初文。意象形文字以填實為早，鈞匡廡或為

後起，如父乙敦之、、，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父癸尊作

高父乙敦之，父癸鼎作，宅敦之，盾解作，約舉數字著其明例。（古文流更臆說六

三——六四頁）

王襄 「古象字，象形。」（類纂四編第九第四十三葉下）

孫海波 「異，類續二七四。疑象字。」（甲骨文編八三二頁）

張秉叔

「卜辭中關於象的記載並不多，例如：

由象□？

勿佳象□？（前四·四四·三）

辭句殘缺過甚，看不出究竟是何意義，又如：

貞：□其來象三？（后下五·一一）

似乎是在貞卜某方某人是否有三頭象來進貢。又如：

丙寅卜，由貞：平象凡果□（字）？（乙編九六〇）

則象似乎是一個人或族名。至於本版第一（一）辭卜「矢象」而正面（圖版壹陸零，一六九）第一（一五）辭有「王出」之語，也許卜問王出與矢象之事有關，不過第一（三）（四）二辭則問象來與否，如果把這些卜辭合起來看，則又令人感到難解。卜辭又有「矢奚」，「矢族」，「矢采」，「矢鬲牛」等事，例如：

貞：小母矢奚？（前一·三·四）

貞：由矢族？（前四·五一·三）

戊寅卜，貞：矢族？（前四·五一·四）

其矢？（庫六八〇）

矢采？（乙編七一）

己丑卜，貞：矢若？（乙編三五八九）

貞：平矢鬲牛？（乙編三六二一）

□周？

貞：矢□？（乙編六三四九）

其矢？（乙編八三三〇）

卜省吾謂：

「爾雅釋詁：矢，陳也。左隱五年傳：公矢魚于棠。注：矢亦陳也。逸周書世俘：武王乃翼

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注：矢，陳也。卜辭稱矢奚，謂陳列奚奴以祭，以人為牲，矢族

謂陳族，曰其矢弓矢者，矢均就陳牲言之也。（雙劍謬殷契駢枝三編釋矢P·一八）

矢族（即于氏所謂的族），固然可以說是陳族，但是族也是一個貞人之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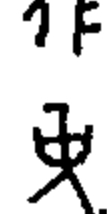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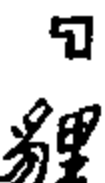
丁卯卜，族貞：王往于不韋而？（前四·五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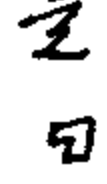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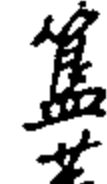

而矢鬲牛之需，也是一個人或部族之名，例如：

辛卯卜，貞：需其來？（庫五〇四）

貞：召需其有田？（乙編三五二七）

甲午卜，爭貞：往勿需取？（續一·二九·一）
戊申卜，白需降因？（外編三五〇）
辛酉卜，我伐需若？（南北無想一七五）
壬戌卜，伐需我？（京津一三二五）
又有仅称矢而不说明矢什么的，例如：
貞：王其凶于大甲矢？（乙編七二五七）
所以矢象之象，究竟是人性，还是畜牲，尚待细考。（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五二——二五三頁）

姚孝遂「……晚期乙辛卜辭有作形者，陈梦家綜述五五五釋曰以為即今之。這是錯誤的。

乃是字的進一步符號化。金文為字的偏旁多作，如鼎、尊、姑氏簋等均是。這显然是由甲骨文形演变而來。（甲骨刻辭狩獵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五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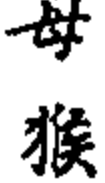
按：卜辭記田獵獲兕象多見。今兕象均熱帶或亞熱帶動物，而殷代中原地區盛產之，此為研究當時地理氣象之重要線索。根據卜辭有關田獵之記載，當時中原地區應是廣袤之原始森林，雨量充沛。周代以後，氣候之變易，加上人為之破壞，中原地區之自然環境已完全改觀。

為







羅振玉「說文解字：『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作，象兩母猴相對形。』案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从，从爪，从象，絕不見母猴之狀。卜辭作手牽象形，知金文及石鼓文从者乃之變形，非訓讀手之爪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微此文幾不能知之矣。」（殷釋中六十葉下）

聞一多「卜辭曰：乙丑卜，設貞我南旁為。（後下一〇、一三）
□□……（下畧）」

丁未卜，設貞我為客。（明義士藏版）

丁卯卜，設貞我勿為客。（同上）

貞勿為客。（後下一〇、一一）

以上各辭孫海波先生釋之曰：「我為賓」，「我勿為賓」，猶言「我其為客」，「我其為客」，「我其弗為客」，賓即賓客之義也。（卜辭文字小記，載考古第三期）案孫說未確。稱「為客」者七例，稱「為賓」者，益以孫所未引之「貞重客為」。（庫一〇七，一六八七）且八例，「為客」可訓「為賓」，然則「為客」亦可訓「客為」乎？余謂「客為」非例外。其含義，在此因文辭過簡，未可確指，要不外賓七、二〇、二一，皆用為動詞，此作客亦非例外。其含義，在此因文辭過簡，未可確指，要不外賓備擯等文所有諸義。「為」乃「客」之賓格，當為名詞，即「為客」之「為」，古只作為「客」，文陳子子匪，司寇良父壺及毀並以為為為，滿語述而扁：「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釋文曰：「為本作為。」（孔子因聞韶而有此語，韶為舜樂，而舜姓，則一本作為，不為無據。）並其比也。卜辭為字或為人名，或為國族名，或為地名，亦無從臆度。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嫫汭，史記陳世家：「昔舜為無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嫫汭，其後因以為氏姓，姓嫫氏。」一諸書或言舜姓姚，姚即嫫字，余別有說。）然則此字殆與傳說中之舜有關，此亦研究古史之新資料也。至卜辭「賓」或作「媯」者，「媯」為外動詞，古代文法，例得倒置於賓格之前，而左否定語中尤為習見。「我勿媯賓」即「我勿賓媯」，猶詩之「亦不女從」，即「亦不從女」，「天不我將」即「天不將我」也。若釋「為賓」為「為客」，則「為」為繫詞，「賓」為名詞性的表詞，二者斷不容倒置。此本我國文法中不易之定律，今但舉古書中「為賓」二字連用者二事：為賓為客，獻驕文結。（詩小雅楚茨）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莊子逍遙遊篇）試將二「為賓」易為「為客」，復成何文義？此事關係古代文法者甚鉅，故詳辯之於此。又為字於卜辭中除上揭各辭外，尚未一見：「卜辭中尚無訓作為之為字，此又古文」學中之一有趣現象也。（釋為釋豕古典新義五三七——五三九葉）

聞一多「卜辭每以為賓連文。為賓者，賓為也。為媯古一字，媯乃舜姓，此疑與傳說中之舜有關。卜辭中尚無以「為」訓作為之意者。」（考古六期一八八葉釋為）

陳邦福「卜辭媯，象以又牽象，各家釋為，至確。邦福案：卜文金文為字，並無見母猴形。作母猴者，必秦漢以來音讀之異也。然說文爪部為，訓母猴，或就音假為說，考說文無

獼字，禮記樂記鄭注云：「獼，獼猴也。」論衡物勢篇云：「獼，猴金也。」福因悟許君為訓母猴，茲獼之轉音。許君收「為」刪「獼」，茲秦漢師說，必有以獼猴與為猴當一音一物者，不然，許書不應與古文形體若是之絕異矣。
（讀言六彙）

7 卷，
乙一〇四九。
卜辞为字象用手牵象。
说文訓母猴盖由字形写为。
L 中骨

李孝定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黎文以又从象，羅釋為極是。小篆為象，黎文金文之形誤，其下所引仍是象字。一畫象象之長鼻，徒以初形既失，許君不得其解，遂以為象。母猴之形說之。清代注說文者固於許說，又不見真古文，故其說一無是處也。陳氏謂許君以母猴訓為乃就音假為說，此曲說也；蓋許書固已明言為象形矣。以手投象有作乃義，故引申為作為，看訓為母猴，則與作為義彌遠。段氏以陟借說之，亦非。許書古文作𠂔，不知何所本，望聖中古文有此字邪？辭恆言為賓或賓為，聞氏謂為段為媽，乃舜姓，其說蓋是。全文亦有段為媽者，見下引金文為均从又以象，與卜辭同。如受不咎臚念不姑氏簋，受不咎周憲鼎，受不召伯簋，公華鐘，受不陳侯因，皆歸受不陳子，作昇孟媽，數女匿段為媽，受不叔男父作媽，霍姬膳旅匿印，只不可寇良父作媽，衛姬壺又甲編二七六九片辭云：己丑卜彭貞其𠂔祖丁門于賓魯衣御多。屈翼鵬解云：門謂梁門也。賓疑宗字之訛，宗廟也。此一為字所以象不如他辭之酷肖，蓋較晚出文字化之程度較深，故去圖繪階段亦較遠，與室文所見多數為字相同，其義為「作為」之「為」。與宅辭段為媽者亦有別，此種用法與刑體在卜辭均極少見也。就余所知尚係僅見。

(集釋○八六二葉)

「此外，還有一個『為』字，指的是人的一切作為。在甲文金文石鼓文中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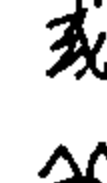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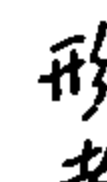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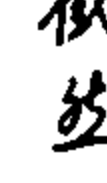



兕
 (前伍、三十)
 𧈧
 (後下十)
 𧈩
 (首鼎)
 𧈪
 (陳侯因資鐘)
 𧈫
 (叔男父作爲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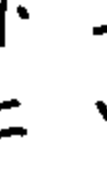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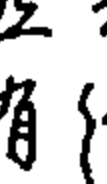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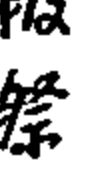



殷人已服牛乘馬，而此字確從最早留到周末，成為漢民族詞匯中最重要最基的一個。若照甲文加手或動字之例，則六畜可加手，虎畧可加手，乃至工之為攻、功，都未嘗不可表作為，為什麼要用個「象」呢？其實古初以服象為事（傳說从舜起耜），這是以「象」耕的繪畫（舜耕歷山傳說即使用象）。服象是耕地，是農作中最重要最艱難的事，農業時代最重的工作，還有過于耕作的嗎？所以用此字以統總一切，作為「」，正是古社會中存在的事呵。L（漢文字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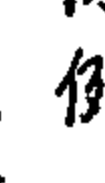
按：甲骨文為字从丰牽象，故有作為之義，乃會意字。許慎以為象獼猴形，蓋小篆形體譌變，非其初朔，以致誤解。卜辭似均用作祭名，乃動詞。聞一多謂乃齊姓之嬌，非是。卜辭為字無用作名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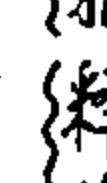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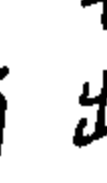





1655

莧

于省吾 第一期甲骨文的象字作、、或等形。甲骨文編既把莧字列入正編，以為說文所无，又把象字列入附录。甲骨文象形字帶有或形者截然不同，前者象兽角或鳥冠形，后者象眉形。甲骨文的莧字均从兔或免，无从免者。因代金文莧字习见，有的已由从兔的变为从免或免。免和象字说文作，并谓：日免，山羊细角者，从兔足，首声，读若丸。寬字从此。按许氏把一个独体字割裂为两截，以下截为兔足，以上截的首为声符，显然是乖谬的。自来说文学家多阿附许说。其不从许说者，如徐铉曰疑象形，说文句读谓似通作象形，都是对的。今将有关象和免的甲骨文择录数条于下：

- 一、貞，出于野十象羊（续一·五一·四·又一「象羊」见缀合一七三反）。
- 二、貞，方弓于象，方于象（乙六七·五）。
- 三、售（雍）于象售于象（綴合一〇八）。
- 四、貞，售于免（乙七一·三七）。
- 五、……入于免（前四·二九·五）。
- 六、……方于免亦（续存下二九七）。

以上所列第二至第六条，象与免均作地名用，故第三、四条雍留于象和雍留于免的训例完全相同。因此可见，免乃象的省化字。这和说文象之古文也作同例。

莧字与说文莧菜字从艸見声判然有别。说文繫传谓莧作。按典籍以艸为莧。尔雅释艸如羊郭注：日艸羊似羊而大角，角槽，出西方。日御懿行尔雅义疏：日今艸羊出甘肃，有二种，大者重百斤，角大盘环，郭注所说是也；小者角细长，说文所说是也。至于前引第一至六条的出于野十象羊，野是被祭的对象，十象羊即十艸羊。总之，说文谓莧读若九，与艸音近字通。这和甲骨文祭祀之羊一般就家畜为言者有别。日（释象甲骨文释林三三一——三三三页）

廌

按：于先生釋「廌」，論其形、音、義之演化甚詳，其說是對的。卜辭或為地名，或稱「蒙羊」于先生以為即「獬羊」。

鏡宗頤：「按薦者，詩：雖：曰于薦廣牡，相于肆祀。山：月令：曰季春，薦鬯于寢廟。山：郊特牲：言「薦酒」，山：禮疏：又言薦血等，此即薦之義。薦字，郭氏釋文闕。董氏釋「農」。山：細審之，乃廌字，于氏釋廌，謂即廌之初文。他辭云：曰甲戌卜，貞：王室且甲，，七尤。山：後編：下三三·二）即薦字。山：通考：九七七頁）

李孝定

「此从廌與鹿近，當即廌之初文。」（集釋三〇七一葉）

廌

按：說文：「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此乃後世加以神化，卜辭多殘缺，似用為「薦」，存以待考。

按：合集七九五辭云：「貞，其知廌；貞，其不知廌。」似為人名。

廌

按：字从「廌」从「矢」，隸可作「廌」。卜辭用為族名或人名。

种，人、牛、犬、羊均耳。曰虎，字也有类似情况，网下的捕获物，不限于一种兽名，从网从虎，从彡，从象（即初下二九·六），从猴（后二·一七·八），从毘……均可。

甲骨文从彡，从象，所以从之口，仍代表曰陷，穿也，上面不限于一兽之名，象、虎、彡、兔、毘、毘均代表被穿擒的对象，它是象形表意字，部件不作声符用，变换捕捉对象，于字音义不变。

从字形结构和卜辞文义内容看，它们仍是曰穿，即曰阱，字的异体，甲骨文多以迷、迷、迷等形为之。

《周礼·秋官·雍氏》：曰春令为阱，秋令塞阱，杜撰。注：撰，柞鄂也，坚地阱浅则设柞鄂于其中。

《礼记·中庸》：曰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注：罟，网也，陷阱，穿地而设，入不能出其上，不设机，书费誓：曰杜乃撰，斂乃穿。注：穿，以捕小兽，穿地为深坑，入不能出其上，不设机，小异于撰。

说又穿，陷也。所以取兽者。一曰：穿地陷兽也。

我们以这种穿地陷兽的捕猎方式的曰穿，联系卜辞举例如下：

王田𠄎鹿？（乙五三七四）

王逐鹿，不其𠄎？

王其逐鹿，于替𠄎？（乙七四九〇）

王从龙东𠄎？王从𠄎？（乙四五二四）

……焚……𠄎？（后二·九·三）

贞：不其𠄎？其𠄎？（丙四〇）

不其𠄎？（乙七一六二）

不𠄎？（乙一六七七）

王从……𠄎？（乙三一八八）

允𠄎豕，获八。（铁一五五·三）

……上图乙二二三五：曰己卯卜殷贞：我其逐擒？……对照铁一五五·三：曰允豕豕，获八。

知皆狩猎卜辞。豕、豕、皆曰陷，穿兽的曰穿，字。从山与从口同意，表示曰陷穿，上部

只是野生动物：豕、虎、彡、兔、毘、鹿皆耳，实是一字异体。……对照曰子麋、曰子麋、

其次，王子曰子麋的名字，读一六五：曰壬寅出子𠄎？对照曰子麋、曰子麋、

曰子麋，著写法，也知是曰穿，字异体。……皆曰穿，字异体，当读

我们依据狩猎有关曰穿，字卜辞，确实：豕、虎、彡、兔、毘……皆曰穿，字异体，当读

曰甯甲。曰甯甲。不見史書，但以聲類求之，當為世本的曰開甲。曰開甲。紀年的曰開甲。因
為有一口形，或誤以為曰和甲。曰開甲。相當殷本紀的曰沃甲。曰沃甲。《學習古文字談記》二則
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一〇四——一〇七頁。

姚孝遂 肖丁 「卜辭曰：『𠄎』字形體變化不一，或兼作『𠄎』，或兼作『𠄎』，或兼作『𠄎』。但均以為即史籍之『陽甲』，則無疑義。

就其主要形體而言，字乃从『𠄎』，既非从『象』，亦非从『兔』，更与『象』形无涉。其
粹亦有『𠄎』，郭沫若先生以為『𠄎』字是一獸形，惜稍泐損，与『𠄎』与『象』均不类，是郭
氏对于粹為『𠄎』亦有所懷疑。《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五四頁。

按：『𠄎』从『𠄎』，从『口』，是卜辭『𠄎』之主要形體，相當於史籍之『陽甲』。此外則
多用作與田獵有關之動詞。《合集》一〇九〇〇辭云：

又《合集》一一二〇九辭云：『𠄎』。《甲申》：『有子：𠄎白虎』。
『𠄎』乃狩獵手段之一。《羣經總集及刻辭類纂》誤以『白虎』為『白犬』，今正。

1661
𠄎
𠄎
𠄎

饒宗頤 按：『𠄎』即瘞。《禮記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戊午卜》：『爭貞且乙，
其瘞。』《補通考》一〇〇葉：『饒宗頤曰：『瘞即瘞字，楚辭九歌：『瘞雨輪兮繫四馬。』《瘞輪》與
『瘞車』語正相同。』《通考》一二九八葉。

饒宗頤 「癸巳卜，瘞貞：旬亡日。王固曰：『出口希！若躬（扔）。』甲午，……馬戮，
瘞（瘞）王車。……（字彙二·二四）按他辭云：『水其瘞。』《通考》一〇〇頁。
知瘞讀為埋，与此曰埋王車曰義同。埋于水与土中俱曰瘞，集韻十六怪瘞瘞一字。引周禮曰瘞
沉山林川澤曰，即瘞埋之埋，（非禦字）……（通考一〇〇頁）

饒宗頤：「卜辭：受卯卜，字貞：出（有）獐，菴（獐），我獐，我。」
 獐即獐輪之獐，言田獵遇獐人出，有埋車之禍，故卜之。」（《通考》三—三頁）

王 襄 參御字条

聞宥 參御字条

按：字从「危」从「万」，隸當作「危」，合集一〇四〇五辭云：「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留車馬，我危王車。」之義為「薄」，為「迫」，謂王之車撞於山石，故卜文言「子央亦墮」又合集一三五八四辭云：「謂渙水迫近商邑，將造成災害，故下文言「我家祖乙佐我」呼求先祖之祐護。舊或釋「危」為「馭」，非是。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按：合集四六二一辭云：「貞，虫𠂔令。」為人名。

𠂔

虎

𧈧

按：諸說均非是，字不可識，存以待考。卜通二二片考釋疑為地名，亦非。

按上引前十四条卜辞里的口虎，皆表示灾害的意思，常与死、疾、祸、大而、灾、墜、设、鸣雉、羌戎等表示灾害的词语连用。：：因为虎是一种凶猛大兽，所以古人视之为不祥之物，作为图腾加以崇拜。玉篇谓虎曰恶兽也。尚书君牙：曰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周易履：曰履虎尾，咥人，凶。曰履虎尾，愬愬。后汉书南蛮传：曰康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又上引十五至十八的四条卜辞，是记商王狩猎的事情。其中口虎盖即虎，用的是本义。：（甲骨文文字考释两则，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六年四期七。至七一）

- (18) 王往狩虎？
(17) 贞王勿往狩从虎？
(16) 贞王勿往狩从虎？
(15) 擒虎？允擒。获麋八十八，咒一，毋卅又二。
(14) 王田曰，有祟？乙卯有设，虎，庚申亦有设，有鸣雉，疋圉羌戎。綴三六反
(13) 癸酉西卜，有亡祸？有虎，乙卯日大雨。
(12) 癸酉西卜，有亡虎？
(11) 癸酉西卜，有亡虎？
(10) 口口卜，古贞：有亡虎？
(9) 丙午卜，有亡虎？
(8) 癸酉卜，有亡虎？
(7) 癸未卜，有亡虎？
(6) 又五（日）虎，戊小子死。一月。
(5) 乙酉子雛有祸，三日虎。
(4) 丙辰卜，有亡虎：吊好疾？二日虎。
合集五·一五七一二
合集二·三一二三
通×一四
合集四·八五五四
合集六·一八七八九
合集六·一七〇五五正
合集六·一八七九四
合集六·一八七九五
合集六·一八七九二
合集四·一〇三九五
合集四·一〇九三九
合集四·一〇九四〇
合集四·一〇九四二

白玉崢

「乙亥田，殷贞：兔既围？」

铁一六·一·一

二、当正。夫子（严一萍）隶定为豕，孙海波氏列为不识字（文编附录二十三页），并误为一六二。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一七页）

白玉峰 孙海波氏文编入于附录（二五）。李考定先生集释，列为待考之字（四六〇四）。疑为虎字之急就者，然否尚待论定。一（契文举例校读十六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三四页）

张秉权 说文九下豕部：豕，或作𧰨（乙编三八六五），诸家迄无确切的解释（注一），疑即康字，说：康，封豕之属。一曰：虎两足举（强鱼切）。许氏在这个字的解说中，保存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关于第一说，载侗驳道：豕虎无斗理，相如之说是也，虎潜其声，尔雅：康迅头。郭璞曰：今建平山中有康大如狗，似猕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头，能举石植人攫类也（一見徐笺）。第二、三说都承认这个字是一种兽的象形，其字上象虎头，能举石植人攫类也，虎文也，象形（荒馬切）。但是金文从虎之字的虎形均象虎头而非虎文，下似虎身而無紋，且尾亦特短，似豕身而尾恒向上翹，所以从此字的結構上看來，好象是一种似虎非虎，似豕非豕的兽类，可見司馬相如说：康，封豕之属，是有来源而可信的。至於說：虎两足举，与此形亦近，也可以说得过去。也許因此而說文对这个字同时保存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康，在本版是人名，他辞尚有：

𧰨（勿）卒羌？隻廿出五。而（二）。（后下三八·七）

貞：勿嚙康來羌？（戰四二·二）

貞：𧰨𧰨馬兀其卒羌？

貞：康𧰨馬弗其卒羌？（乙編三三八一）

貞：平康往于楸？

勿平康往于楸？（乙編四一五九）

貞：（勿）令𧰨（从）康弗其𧰨？（乙編四一三九）

（勿）令𧰨（从）康𧰨？（乙編四〇四四）

貞：康出報𧰨？（乙編七三〇六）


此外，尚有甲桥刻辞：




康挈卅。（乙編二六八八）

虎

按：此亦當釋「虎」，參見1659「虎」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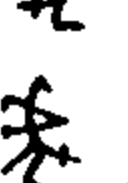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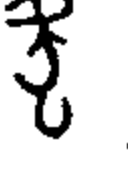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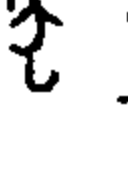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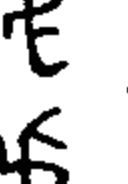



康□。(乙編二一六七)
康兄街入□。(乙編二六八十七二五；兩編待刊)
康甲入廿。(乙編三四。四：三八六五)
所以康可能也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其地則与羌、馬、而、林等处相近，而羌常在今山西河東的大荔一帶活動，而則在永濟縣南，馬与羌近，在殷之西，那么康的所在地与這些地方相去或不太遠。(見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六〇——一六一頁)
(注一)唐兰釋為兔字(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〇二九——三〇)又陳夢家把這個字和「鼠」(見「兕」等字混在一起釋為「兔」字，但在最后他自己也說，「釋兔字亦不確」。(說見卜辭綜述P.二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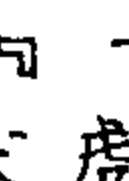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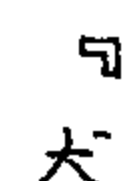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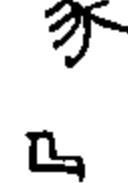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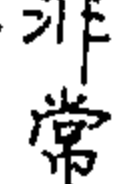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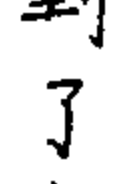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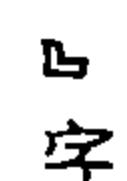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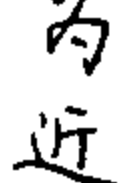
羅振玉 說文解字虎，古文作二形。此象巨口脣尾，身有文理，亦有作圓斑如豹狀者，而由其文辭觀之，仍為虎字也。(殷釋中三十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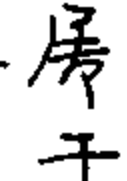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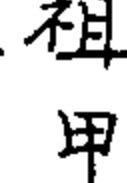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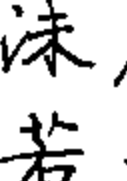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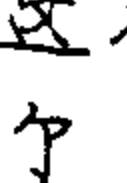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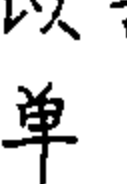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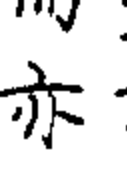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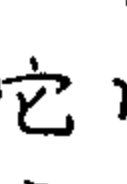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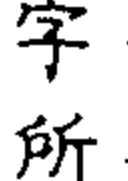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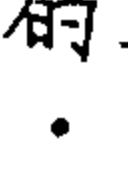
王襄 「虎，山獸之君。从虎从几，虎足象人足也。」契文之虎象形，头尾足毛色文章一一写出，而头上之丰毛作「中」，今，有更為「力」，「卜」，「人」，「柜」父乙壺之虎作，头上丰毛与第一虎字同。篆文虎作，所从之「尸」犹存其象。契文于禽獸之具异微者，其字每特為表出，如鳳鷄之冠，龍虎之角，魚、燕之尾，象之鼻，馬之鬣，豹之圖文胥是。厥后有虎之文章，头之出，以形漸變為「中」，中即虎。篆文作，許氏所訓虎文也。然「中」与「中」乃虎头形之衍變，而非虎文，許氏誤解，二千年后，賴契文訂之，治學求是不必為諱。(古文流變臆說六一——六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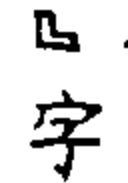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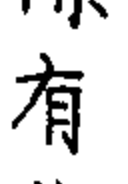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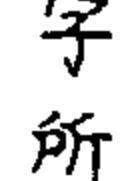

孙海波 「虎」前六·六三·六·从人与說文篆文同。(甲骨文編二二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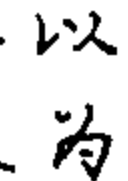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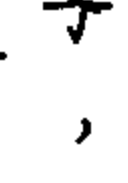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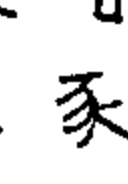



白玉崢 「虎」：……类此之文，见于甲骨文字者甚少，故釋虎、釋龍，皆各有說。然釋虎于义为長，于形无憾，茲从之。(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一四——三八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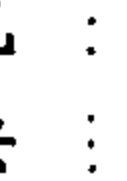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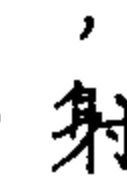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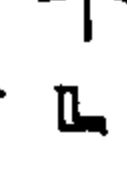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虎山獸。君以虎足象人足象形。肅古之虎。鵬亦古文虎。梁文金文虎字均為象形。前六六三六。虎作其下已簡矣。似人字。許君遂以虎足似人足。說之矣。卜辭虎或為獸名。如甲申曰王其罕禽虎。給六十三。口丑卜貞王夢有死大虎由口。給十七。是也。或為方國名。如口虎方其涉河東。其口。前六六三六。或為人名。如口貞今口以口為虎。虎伐方受出又。前四四六六。令口虎歸。珠四五五。是也。此兩辭均言口虎。虎自為一人。而兩虎字一作一作後一文以二小點即圖文的省略。以可作圖文者。必為虎字也。它辭言虎者多見。均圖虎。省文。其字或作條文。或作圖文。皆為一字。雁說是也。金文虎字作毛公鼎師面簋香師瓦簋亦伯簋師家簋師虎簋旅虎簋番生簋呂伯簋（集釋一六九〇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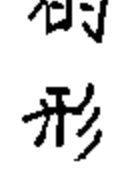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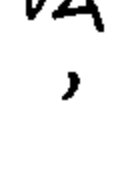





姚孝遂 虎字的形体变化多端。早期的字，是甲骨文中仍然接近原始图像的少数字体之一，与犬和豕的区别非常明显。到了廩辛、康丁时期，形体则已经简单化，线条化，与犬字形体极为近似，很容易相混。甚至在祖庚、祖甲时期，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形体。

粹九八七当属于祖庚，祖甲时的卜辞。通版都是有关獵虎的记载。共有三个虎字，其中之一作。郭沫若同志说这个虎字以单线作之而亦酷肖。它与犬字的区别在于：这种虎爪是犬字所不具有的。

继续一二一：王其焚光迺麓，王于東立，虎出，半。虎字作，与犬字的区别更为明显。除有独特的虎爪形外，其头部的形体作，这是任何犬字所不具有的。并且尾不拳曲。







李亚农解释为豕字，又说：豕出二字疑为逐字之误。本来这一段辞义非常清楚：焚麓山林以驱赶野兽，商王于东边等候，虎出，占问能否擒獲。相类似的例子还有：

粹九五〇：滴至虢，射又虎，半。郭沫若解释也误释虎为豕。实际上这种形体与豕相差太远。与此有关的是，甲骨文有字，人身而虎头，是一个方国名：

前六六三六：口方其涉河东，其。口与虎的形体和用法，都有严格的区别。但自罗振玉以来，均误混入虎字。孙海波甲骨文编二二五页谓从人，与说文篆大同，殊不知篆文乃形体的讹变，是不足为据的。

古文研究第一辑一七六一一七七頁）

(4)	(3)	(2)	(1)
☰	☰	☰	☰
： ： ： ： ： ： ☱	于 來 自 牢 廼 逐 辰 蠲 亡 戔 ☱	辛 ， 王 其 ： ： 來 牢 虎 亡 戔 ☱	重 工 逐 亡 戔 ☱

不致造成误解。康丁以後的虎字符号化的程度较高，考释诸家或误释作豕，或误释作犬，实则三者的形体虽近似而区分甚严。虎字是部作象有爪，头部作象有牙，这些形体都是豕犬，或豕犬所不具备的。

商代中原地区盛产虎兕之属。曰牢𠂔即产虎地区之一，卜辞每见于曰牢𠂔地獾虎之记载：

粹 987 : 卐 車牢虎弋戈亡戈 卐 ;

壬子卜貞，田牢，往來亡咎，王夙曰吉，兹邗，隹咎一，虎一，

壬寅卜貞，田牢，往來亡咎，王眴曰吉，兹知，隻虎一，牝六匹。

卜辞记载獵獲之虎每次仅为一、二头，亦属较稀少动物之一。其最多者，为拾

其焚卒？笑斫，允焚，隻隻……兜，十一豸，十五虎，毘升四。

獵虎之手段多爲圍獵，亦有朔虎者。又有

虎，
□：。
冬。氣
乃可。

虎，
□：。
虎即

暴虎，
□：。
大亦于西

種楊暴虎，
□：。
毛依：

空手以棋也。

过而：以暴虎馽谷，疏：以空手搏虎治暴虎也。

虎竹注家以暴虎馘四爲空手，徒手拉虎，忍非事實。今骨秀奪鉅升七絲和來看，乃人

虎，是会意字，其最本自根念以女子立身，

丁驥說參真字条下。

按：卜辭虎字即象虎之形，許慎以為「虎足象人足」，王筠據金刻以為虎字「本全體象形」，

又地名或人名之「𧇖」，諸家均混入虎字，非是。說詳𧇖字條下。其作圓斑或小點形者，當从王襄釋豹，與虎字判然有別，均用作人名，無例外。絲類與虎字分列是也。詳見豹字條。

是个前所未见的新字，需要加以研究。

从古书和古文字资料来看，戲应该是琥字的古体。古代释搏虎为暴。诗小雅小旻说：“不敢暴虎，不敢冯河。”郑风大叔于田也有“檀楊暴虎”之语。古书里有时把疾暴的暴写作琥，例如周礼的“暴”字就大都写作琥。文选完城賦李善注引字书说琥是古暴字。从字形上看，琥字从虎，应该就是暴虎之暴的本字。这个字也于西周晚期的璽璽和战国时代的沮楚文，但写法与古书略有出入：

内 勿事（使）戲虐从狱（璽璽，见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五、一五一，原称寅璽）

集韵、类篇都收琥字异体琥，大概就是根据沮楚文的。郭沫若先生在沮楚文考释里说：“琥即暴虎，冯河之暴，字不从戒，实象两手持戈以搏虎。周礼古文作琥，从武，殆系冯误。”（见扶地玄黄）这是很正确的。璽璽琥字从戌，成本象戈钺之类武器，从戌与从戈同意。这两个琥字或从升，或不从升。这跟金文“執”字有執、執二体（见金文编五五七页），是同类的情况。由此可以断定，戎方鼎裂字所从的戲也是琥字。裂字显然是从衣，琥声的形声字，应该就是古书里的“琥”字的异体。

说文：“褊，褊领也。从衣，暴声。”尔雅释器：“褊，褊领谓之褊。”诗唐风楊之水：“素衣朱褊。”毛传：“褊，褊领也。诸侯繡褊丹朱中衣。”郑笺：“繡当为綃。此读可能不确。”綃繡丹朱中衣，中衣以綃繡为领，丹朱为纯也（纯指衣缘）。“綃（綃）在古代也训为领。”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毛传：“青衿，青领也。”正义：“释器云：‘衣皆（今本尔雅作‘皆’）’谓之襟，李巡曰：‘衣者，衣领之襟’，孙炎曰：‘襟，交领也’。‘衿与襟音义同’。衿是领之别名，故云青衿青领也。”颜氏家训书证：“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方鼎铭的“朱褊”应该是指以褊纹装饰的有丹朱纯缘的下连于衿的斜领。“玄衣朱褊”，就是有这种斜领的玄色上衣。

的字：

认识了金文的琥字，甲骨文的琥字也就可以连带以出来了。甲骨文辞里也有一个从戈从虎

壬辰卜，争，鼎（貞）：其玄，隻（获）？九月。

壬辰卜，争，鼎（貞）：其玄，弗其隻（获）？（乙编六六九六）

四 子貞，淩虎？（殷契卜辞六四三）

鼎（貞）：乎一呼（从虎）侯？（乙编二六六一）

这个字所从的戈旁倒写在虎旁之上，以戈头对准虎头，显然是表示以戈搏虎的意思，无疑也应该释作琥。上引前二条卜辞，卜问如去搏虎能否有获。第三辞说“琥淩虎”，就是搏淩地之虎

的意思。第四辞的𪔐是侯国名。

甲骨文辞里还有一个从木从𪔐的地名字：

王申卜，才（在一）曹，鼎（貞）：王步于𪔐，亡（无）一（灾）？

前编二、五

才（在一）曹，「貞」：「王」步于𪔐，亡（无）一（灾）？后编上十一、九

殷人往往在有水之地的地名上加水旁，例如地名函也作涵，地名夷也作淩之类，举不胜举。𪔐无疑就是𪔐侯的封地。古有暴国。尔雅释乐填字下释文：「世本暴国暴辛公所作也」。太平御览卷五九一等引世本宋均注谓暴辛公是周平王时诸侯。暴国之地后来为郑国所有，就是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会雒戎于暴的暴，故地在今河南阳武县一带。甲骨文的𪔐跟古书的暴应该是一个地方。上引第一辞是殷王在曹地所卜的，卜问从曹步于𪔐，会不会逢到灾祸。郭沫若先生以为卜辞的曹，当是卫之曹邑：「今河南滑县白马城即其地」。卜辞通纂七四三片。滑县在阳武之北，两地相距不过一、二日程。殷王在曹地卜步于暴，是非常合理的。

甲骨文里还有一个象以手执仗搏虎的字：

𪔐小臣𪔐（此字上端似略残）：（甲编九一四）

𪔐子卜王其𪔐（此字上端似略残）：（甲编九一四）

这很可能也是𪔐的异体。

根据甲骨、金文里𪔐字的字形，还可以纠正古人训诂上的一个错误。诗郑风大叔于田毛传：「暴虎，空手以搏之。」吕氏春秋安死及淮南子本经高诱注也都以「无兵搏虎」解释「暴虎」。从古文「虎」字形象，暴虎可以使用兵仗。以为只有「空手」，「无兵」而搏虎才叫暴虎，是不正确的。古书里又常常把暴虎解释为「徒搏」，一见于尔雅释训，诗小雅小旻毛传，论语述而集解引孔注：「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古训。很可能最初说徒搏是指不乘田车徒步搏虎，汉代代人错误地理解为徒手搏虎了。」（说文衣朱聲詮——兼释甲骨文𪔐字，文物一九七六年十二期七十五页）

按：𪔐即𪔐，今字则假暴为之。袁锡奎已群加论证。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釋文：「鄭作𪔐」。文選燕城賦：「伏越藏虎」，李善注引字書：「賦古文暴字」。

古偏旁每增「止」，此例習見。是𪔐當為𪔐之繁衍。契六四三考釋以為「戈虎」二字，非是。存一、七四三辭殘，綜類二二五讀作「王往號：號，允亡」是正確的。下一「號」字其上已殘，惟餘「虎」形，據驗辭之通例，此當是號字，而非「虎」字。

契六四三：「灋虎：號：與上辭俱當與獵虎有關。爾雅釋訓：「暴虎，徒搏也」。論語述而：「暴虎馮河車，無所不至」。

虎

𧇧

𧇨

馮河上疏「空手搏虎為暴虎」。
「暴虎」即「號虎」，亦即「號虎」。契文从戈从虎會意，乃以戈搏虎。詩大猷于田毛傳謂「空手以搏」乃誇張之詞。以戈搏虎，已足見其勇，不必徒手。

按：字可隸作「𧇩」，辭殘，其義不詳。

𧇪

𧇫

𧇬

𧇭

丁山「字當是象兩手搏虎形，號之初文也」。（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五一葉）

按：丁山釋「號」可从。卜辭所僅見，用義不明。林義光文源謂「號為虎攫，無他證，當為獠之古文，去毛皮也」。从虎，象手有所持以去其毛，凡朱獠，諸彝器以號為之。可備一說。

𧇮

𧇯

𧇰

𧇱

李孝定「从虎从匕，說文所無，疑為北虎專字，亦犯乾乾鹿匕比」。（集釋一六九五葉）

裘錫圭「甲骨文里有一个从虎从人的字」

鼎（頁）：今夕其𧇮。 乙五五八九

鼎：不佳（唯一）𧇮。

鼎：不（佳）𧇮。 續五·三三·六

鼎：王固其𧇮。 佚六六四

叶玉森把这个字释作彪，以为即北之异体。甲骨文编从之，实不可信。这个字象虎抓人欲噬形，应是彪的初文。说文虎部：「彪，残也。从虎，虎足反爪人也。」祖楚文虎字作彪，会稽刻石作彪，与说文相合。西周金文作彪，没有突出虎爪，与甲骨文虎字相近。

虎字在卜辞里多与盍、固、𠂔等灾祸字并用，例已见上。有的卜辞贞问「王固佳（唯）盍」，文例与上引「王固其虎」一辞相类。由此可见这个字的意义一定与灾祸有关。从这一点看，把这个字释作虎也是合理的。尚书盘庚：「殷降大虎，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同书金縢：「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乃虎疾。」，虎字用法都与卜辞相近。《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一六一—一六二页。

高明说参卣字条下。

鍾柏生说参固字条下。

按：裘锡圭释「虎」可從。然合集一〇一九七解云：「乙未卜，今日王祈光，牢？允隻彪二、兕一、鹿二十一、豕二、麋百二十七、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唯此解仍當是「彪」為獵獲之獸名，當是「牝虎」合文。至於「虎」字則隸作「𧇊」。二者有別。

彪

𧇊

𧇊

陳邦福「案：当释猫。卜辞苗省从田者，正周礼士司马「遂以苗田」之谊。说文无猫字。诗大雅韓奕篇云：「有猫有虎。」毛傳：「似虎淺毛者也。」礼記郊特牲云：「迎猫为其食田鼠也。」又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是卜辞系猫之礼足与古经籍相质證者。」（殷契存五页上）

孙海波「案：后二、三六、八。从虎从田，说文所无。甲一九〇八。地名。《甲骨文编》二二六页」

李孝定

「从虎从田，說文所無」。

(集釋 一六九五葉)

考古所

廬：在本籍中為地名。
L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七二頁)

「𡗗」按：字从「虎」从「田」，陳邦福釋「𡗗」不可據。此「田」形不當是「土田」之「田」，猶

孙海波

「疑」
{甲一一八八。疑字。
L (甲骨文編七四一頁)

陳夢家

「疏字應是澆文」
 虎，白虎也……
 讀若鼎。
 （綜述五五五葉）

李考定「从虎以號字从虎甲編。一一八八、壹文作𧇊从牛隆」如此亦从虎也从爪，說文所無。未知與號是一字否。」（集釋一六九五葉）

李孝定

「从虎从宁，说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王其射號。』」
 濊，下，二三，二。

王迺射號獸。後下三八五。王其號。王由往射號。後二七三。射號。牢。王迺射號。後下三八五。辭知號為地名。如以虎名釋之則如彪。彪之比。集釋一六九五葉。

屈萬里

𧈧，隸定之當作𧈧，地名。〔甲編考釋四五五葉〕

考古

丁 丁
： 地名。
上 (小屯南地甲骨九一八页)

按：字不从「字」，不得隸作「號」，陳夢家釋「彪」亦不可據。卜辭為地名，其地盛產兕，

15

按：裘錫圭以為字从「號」从「水」，然「虎」所从之形體與「戈」不類，姑存疑。在卜辭為地名。

虎
印

胡厚宣「……我认为殷武丁时甲骨卜辞中的𠂔字即是𠂔。𠂔字所从的𠂔，即是说文的𠂔，亦即是今天的帽字。𠂔和𠂔都象帽形。卜辞𠂔字从𠂔从虎，即是说文的𠂔字，𠂔字从𠂔从豕，豕与虎形近，豕字乃是虎字之误。𠂔与冒通，冒有蒙义。古之𠂔字，今经典都借蒙字为之，蒙行而𠂔废。所以卜辞中的𠂔字，即是今天的蒙。」

蒙者冒也。乃勇士出征，披虎皮伪装，以冒犯敌人之义，盖古代作战，以虎皮表军众，以虎皮包兵甲，战士战马也都蒙以虎皮。即是统治阶级宫廷的武卫，象虎士，虎臣，虎賁，亦皆以虎字为名，身上穿着虎皮衣袴，腰里用虎皮系着刀兵。还有统治阶级出猎，前面有蒙着虎皮的皮轩车，后面随着身披虎皮的猎手，猎手上身穿着斑纹的虎皮衣，下身穿着白色的虎皮袴。凡这些披戴的伪装，都是使用虎皮以逞其凶猛，所以属从虎字。

以虎皮伪装，谓之蒙。如战士战马，凡是披虎皮伪装，以出征作战，都以蒙字称之。就是方相氏伪装，蒙熊皮谓之蒙，蒙玄衣朱裳谓之蒙，蒙旗头戴面具，亦谓之蒙。猪手蒙鸛冠鸛尾，亦谓之蒙。而前驱蒙着虎皮的皮轩车，则谓冒，冒蒙也，也即是蒙。这便是古文献蒙字也就是甲骨卜辞中蒙字的真实意义。

由甲骨卜辞看来，殷武丁时有武将名叫豷，也常见于殷金文。他是一个在殷王武丁以下地位相当高的奴隶主，能够统率军队，常常手持大刀率领师旅去征伐西方的苗方。在西北征伐羌人，得到了大批战俘，还要向殷王贡献，或者用以祭祀先王。殷王武丁又曾亲自连卜三次，问豷是否能够坏得住羌族的俘虏，可以想见其威武的程度。

秦这个武将，凡是参加征伐，经常身着虎皮为伪装，以威吓敌人，这就是所谓虎。秦在殷王朝经常担任着通过征伐以攫俘虏奴隶的任务，所以卜辞中多次贞卜秦是否有所俘获。

關於古代這類驅兽作战，以前有不少學者解釋為并非真是驅猛兽作战，乃是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但由前引虎字篆字看來，乃是勇士作战蒙野兽之皮以為伪装，情况非常明白，象美於蚩尤的传说，就正是说的身披兽皮头戴牛角，伪装而触人。又如南北朝的宋慈作战时，也正是把人伪装成狮子，并非真是说的猛兽和狮子。

这种伪装猛兽以冲锋作战，便是甲骨卜辞中所说的虎，也就是古文獻上所謂蒙。最有兴趣的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在北京举行的历代日墨西哥历史文化艺术展览日，陈列有三至九世纪在波纳帕克玛雅人关于勇士和战俘的一幅壁画。俘虏们散发光身，屈服卧倒于地上，勇士们则手执刀兵，挺身而立于俘虏之前，头戴凶猛的兽头帽，身披斑文虎皮衣，就连脚上也色着一块老虎皮，伪装成一种极为凶恶可怕的样子。地上砍下了俘虏的人头，有的人头还挂在勇士的胸前，勇士是贵族，战俘是奴隶，阶级对比，非常鲜明。阶级残害的场面，活灵活现。勇士们用虎皮伪装的情况，栩栩如生。用它来说明甲骨卜辞中的虎字，那就再适当没有了。

（甲骨文虎字说，甲骨探史录三六至六七页）

1678

膚

𠂔𠂔

按：合集二一七六八辭云：「甲戌卜，泰虎印。」用為動詞，「印」讀為「抑」，為疑問連詞，是一種省略的對貞形式。「印」與「反」字有別。

1679

𧈧

𧈧

按：屯一〇二一辭云：「王其田膚，湄日不聿。」為地名。參見1695「湄」字條。

按：合集一八〇三五辭云：「貞：... 𧈧... 不佳田。」

辭殘，其義不詳。

1680



按：合集二一九一四辭云：
「丁丑伐虎」……
為方國名。

1681



考古所「虎」字以虎，下有二點，可能是虎之异构，也可能是另一个字，在此群中是人名。
按：此與「虎」字有別，似為人名。

1682




按：字當隸作「康」，合集二二〇八八辭云：
「丁丑卜，步黃康」……
為地名。

1683



按：合集二七八八七辭云：
「小臣虎」……
為人名。此當是「號」之異構，參見1670「號」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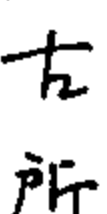
虎 

徐中舒 说文：「虎文也。」此字原形作，非虎文，乃虎皮或兽皮。古人在屋顶上端蒙以虎皮或兽皮以避风寒。盧、膚等字即从此而来。盧，上面象屋顶蒙以兽皮，下面是火炉食具；膚字引申为皮肤。如果不从这种意义去探求，这两个字就讲不通。——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四页）

孙海波 四·乙八〇一三·地名。L（甲骨文编二二三页）

按：说文「虎」，虎文也。恐有未然，字但作虎首形。在卜辭為地名。徐中舒以「虎」為「虎皮」，不可據。「盧」乃从「虎」省聲，與虎皮或獸皮無涉。



考古所 「」：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八七三页）

按：卜辭為地名。



按：卜辭殘缺，疑亦「虎」之異構。

虎 

按：卜辭為祭姓名。

1688

唬

𪔐

金祥恒續文編二卷七葉收此作龍。

李孝定

「說文」龍喉也。从口龍聲。此正从口龍聲。金氏收此作龍，可从。」

（集釋。三四七葉）

按：字从「虎」，不从「龍」，釋「唬」不可據。辭殘，其義不詳。

1689

𪔐

按：「屯」一〇〇辭云：

「于𪔐攷」

為地名。

1690

𪔐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691

𪔐

為人名。

按：「合集」三三〇五二辭云：

「壬辰令𪔐」

1692

𪔐

𪔐

的膚字作「膚」，中省田，二匕，更是其直接的佳证。膚字后累增田符作膚，于是膚逆行而膚，膚漸廢。……

从膚（或膚）字的构形来看，它上部所从的曰虎，旁当是声符，下部所从的曰月，或曰月，旁当是义符。肉字的含义很明显。月，于省吾先生指出：「曰甲骨文月即列字的初文，当是。」

说文刀部：「列，分解也。」可见，膚字读虎声，含有肉，列二义。膚，或作臚。说文肉部：「臚，皮也。从肉，盧声。膚，籀文臚。」又，血部说：「盧，飯器也。从血，膚声。」又，留部云：「盧，蜚也。从留，虎声。」是膚亦从虎声。可见，膚与膚字的音读相同。

广雅释器：「膚，肉也。」仪礼聘礼说：「膚，鲜鱼鲜腊设局鼎。」郑氏注：「膚，豕肉也。」少牢馈食礼说：「雍人伦膚九匕。」郑氏注：「膚，豕革肉也。」说文曰：「膚，豕肉也。」同时，广雅释言说：「膚，剥也。」释詁云：「剥，膚皮离也。」王念孙疏证：「说文云，剥取兽革者谓之皮。韩策云，因自皮面扶眼，自屠出肠。郑注内则云，膚，切肉也。是皮膚皆离之义也。」于省吾先生说：「按王说是也。皮与膚皆系名词，作动词用则有剥离之义。礼记内则之「麋膚」，郑注：「膚或作胖」。按膚与胖双声，故通用。周礼膳人「凡祭祀共豆脯羞脯臚胖」，郑注：「郑大夫云，胖读为判」。是胖与判通，乃割裂之义。说明膚字亦有曰列的含义。……

膚，当隶定为膚，应是膚字的异构。在古文字中，常在其下增写曰旁，……
当隶定为臚，……与膚、盧相同。因在古文字中，构形的单双每无别，……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膚字下部所从的曰旁，与金文魯字下部所从的曰旁相同，殷象器皿之形。郭沫若先生指出：「魯字下部，金文多从曰，这不是口字，而是器物之象形文，与皿同意，甚是。膚字含有肉」及「切肉」之义，其下置曰，用器以盛之，因此郭老将此字隶定为膚，是很正确的。膚字后来演变为臚，当是由膚发展为臚，或书写作臚而来的。这种写法犹如殷教簋铭中的魯字书写作臚一样，都是由「曰」演变成为「皿」的结果。

臚，旧多隶写为膚，臚，未确。在下辞里曰山字跟火字不分，从此字在下辞中均用作地名来看，当以隶定作臚，臚为宜。膚、臚，乃是膚字在其下增写山符的结果。这种用增加形旁来区别词义的书写特点，在古文字中屡见不鲜。……因此，岛邦男先生在殷墟卜辞综类中将膚、臚列为一字，是很正确的。……

现在，我们试将膚字在甲骨文中……中的用法，举例说明于下：

一 膚……大乙？

二 弱臚，在父甲，兄一牛，二牛，三牛？

（粹三三九）

膚，或作臚，通作旅。仪礼士冠礼说：曰筮人還东面，旅占卒，进告吉也。郑氏注：曰古女旅作臚也。周礼秋官司仪载：曰皆旅旅也。郑氏注：曰旅，读谓鸿臚之臚也。汉书叙传载：曰大夫臚岱也。郑氏曰：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师古曰：曰旅，陈也；臚，亦陈也。

臚，旅声相近，其义一耳也。皆是其证。旅，尚书禹贡载：曰蔡蒙旅平也。孔氏注：曰蔡山曰旅也。周礼天官掌次载：曰王大旅上帝，郑氏注：曰大旅上帝，祭於圜丘，国有大故而祭，亦曰旅也。又，孝官大宗伯云：曰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也。郑氏注：曰旅，陈也，陈其祭以祈焉，礼不如祀之备也。可见，曰臚也，可用为祭名。

因此，上引第一条卜辞中，曰膚也，读如旅，祭名。……第二条卜辞中，……曰臚也，读如旅，祭名。……曰臚也，通作臚。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祭祀父甲，不用旅祭，用一牛、二牛、三牛可以吗？

三 盧靈……二田靈孟，又大雨？ 粹九六八

四 霸罪門盧酉，又雨？ 經一八九 后下二三·一〇

五 其盧取二山，又大雨？ 后下二三·一〇

六 豚罪羊，臚用？ 甲六七五

七 其盧用雀罪贝？ 甲七七七

膚，读如旅。周礼越语载：曰欲其旅进旅退也。韦昭解：曰旅，俱也。礼记乐记载：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郑氏注：曰旅，犹俱也。俱进俱退，言其齐一也。又，说文云：曰俱，皆也。可见，膚含有俱、皆之义。

……第三条中，曰靈也，读作雲，祭名；曰靈也，曰孟也，均为地名；曰又也，通作有。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皆用雲祭于靈、孟二地之田，会有大雨吗？第四条中，曰霸也，曰門也，均为地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在霸及門两地皆用醢祭，会有大雨吗？第五条中，曰取也，通作聚，祭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若皆用聚祭于二山，会有大雨吗？第六条卜辞的大意是说：若是说：豚及羊皆用于祭祀可以吗？第七条中，曰雀也，当是祭品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若皆用雀及贝来祭祀可以吗？……

十一 其田，重膚…… 續六·一〇·七

十二 丁亥卜，口王其田，重膚，禽？ 綴二·一六七

十三 ……膚，亡戕？ 后上一八·一〇

十四 戊子卜，貞，王其田膚，亡戕？ 存一·一九六九

十五 辛卯卜，王重膚鹿逐，亡戕？ 佚九·四

十六 壬子，王卜，贞，田，往來亡災？
十七 口，子卜，才，口，贞，王于高，口，災？
第十八 第十條中的膚、膚、膚，皆讀如旅，通作苦，均為地名。《詩大雅皇矣》：「以
按祖旅，鄭氏箋：「旅，地名也。」《孟子梁惠王下》：「作口以遏祖苦。」《春秋隱公二年
載：「夏五月，莒人入郕。」杜預注：「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可見，膚、膚、膚，當為地名，
在今山東莒縣一帶。
第十七條中的口高膚，亦為地名，疑即文獻中的口高魚。旅、魚古音相近（因為魚部），
可以通假。如，《書序嘉禾篇》：「旅天子之命。」《史記周本紀》作「魯天子之命」，說文云：「旅，
古文以為魯之魯。」《後上三一》：「其二雨在邦魯。」《前四·五五·七》：「其雨在邦魚。」是
旅、魚可通之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遂襲我高魚。」杜預注：「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地
水經注：「瓠子河，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地
在今山東鄆城縣西。
十八 隻狐十、鹿口、膚一、以十、女、口、雉十一？
這是一篇占問田獵時捕獲禽獸多少的卜辭。口膚，當以同音通假用為口虎。字……（釋
膚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五四——六〇頁）

于省吾釋箋見附字条下。

按：此當與1695「膚」同字，應合併。

膚
膚

羅振玉
說文解字：「膚，兩虎爭聲，从龍从口。此从口與口同意。」（殷釋中七十八

葉下）

于省吾
「甲骨文中訓為並列的片字僅一見，屬於第二期，它和第三期的𠩺𠩺𠩺等字
同用。𠩺𠩺𠩺三字來定作𠩺𠩺𠩺。甲骨文編附錄于口部，續甲骨文編誤釋𠩺𠩺二字為𠩺。郭
沫若同志謂「膚當即虛字」，粹考九六八，非是。按𠩺𠩺𠩺都是以前或片為音符的形聲字。
古文字的偏旁往往單復元別，甲骨文片即列字的初文，从刀作列乃后起字。札記服問的日上附

下附，列也。郑注谓曰列，等比也。按列列为等比，具有相並之义。又广雅释诂谓曰并，列也。释文曰并本作並。说文谓曰並，从二立。按並字契文屢见，

今将甲骨文中训为并列的片、𠂔、𠂔、𠂔等字的辞例较为完整者，择录于下，并予以阐释。

一、戊兔卜，其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片二侯——上繇果罔侯，其曰周（通别二挑出）。

二、𠂔令二人（甲五五四二）。

三、豚果羊𠂔用（甲六七五）。

四、𠂔二田喪、孟，又大而（粹九六八）。

五、霸果門𠂔，又而（金一八九）。

六、其𠂔用雀果貝（甲七七七）。

七、其𠂔取二山，又大而（后下二三·一〇）。

以上第一条的末句已残缺，辞义不详。自王曰以下三句是说，王告多尹，並及上繇和罔侯。末一侯字也承上繇为言，故上繇下省侯字。第二条的𠂔令二人即並令二人，意思是说令二人一起从事某项工作。自第三条以下均就祭祀为言。第三条的豚果羊𠂔用，是说豚及羊並用；第四条的𠂔（宰）二田喪、孟，又大而，是说並用宰祭于喪、孟二田，則有大而；第五条的霸果門𠂔，又而，是说于霸及門兩地並用𠂔祭，則有兩；第六条的其𠂔用雀（当是祭品名）果貝，是说並用雀及貝；第七条的其𠂔取（罔，祭名）二山，又大而，是说应该並用罔祭于二山，則有大而。总之，上列七条全是两种事物並举。验之于辞例和文义，則片、𠂔、𠂔、𠂔等字之读为列训为並，都是吻合元间的。（甲骨文字释林释片、𠂔、𠂔、𠂔、𠂔、𠂔三·一三七四）

按：于先生論「片」、「𠂔」、「𠂔」、「𠂔」、「𠂔」同字，釋為「列」，訓為「並」，是正确的，其餘諸釋皆非是。

虞 𠂔 𠂔

于有吾说参片字条下。

考古所 「虞：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三页）

蔡运章说参片字条下。

按：此當併入 697「變」字條下。

膚火
𡗗
𡗗

葉玉森

戲山合文。
L (殷墟書契前編集釋二卷三十頁)

朱芳圃

以虺从火。說文所无。(甲骨學文字編五卷六頁)

李孝定

字上从𠂔，似从虎从夊，非虎字。虎當作𧇧，其尾上翹，與虎口之方向相反。

而兩足則必與虎口；方向相同。今書字如釋為虎，則是兩足與口異向，虎必無作此形之可能，似又隸定作𧈧為是。說文所無。（集釋）四二六葉。

于省吾

甲骨文后期以𠩺、𠩺、𠩺、𠩺等字为地名，西周金文以𠩺或𠩺为方国名。

这类字已不見于后世字書，但均以卣字为声符，其应读如列，是没有疑问的。——（甲骨文字释林）

按：「虞」、「虬」均為地名，通用無別，或省作「虬」、「膚」，亦當為同字。

盧 養 庚

于省吾

「因字本象廬形，加虎為聲符，乃由象形孳乳為形聲。梁文獻字作猷，不从虎。」

又庸字梁文

金文庸戈作，李象庸形。
見庸作，加庀則為繁文矣。又，以金文同殷吳之

即虞·說文

或體作處也。膚字後世作盧，从皿己為象增字，更無論盧鑪矣。卜辭膚因並見。

稍晚則膚行

再晚則虛行而虛廢矣。隳，隳字从因作囙。隳比隳，隳字从因作囙，形

己簡化。

鼎，
膚字从因作因，
猶與絜文相仿。
金文鑪字，
曾伯簠作鑪，
王子嬰次盧作盧。

叩鐘作鐃，

鍾作錫，从膚从盧一也。小篆作鍾。古化盧氏幣，盧字作，𠬞从頁，𠬞从

田，
從
白

盧，並為因形所譌。又。說文：『盧，𩇛也，从𩇛虎聲，讀若盧。』又『盧，飯

也
从
皿

盧。按盧盧同字，盧不从皿，為盧之初文，不應歧為二字。凡此皆盧

字尋安之章

將虞因二字之用法，分述於法下一：一、虞字通旅。甲二、二六、五有虞字，惟

其辭已殘。

有辭之。庚辰卜，貞，翌日甲申，廣爲祭名無疑，當即周人所謂旅祭

廣經傳

盧
 旅
 音
 近
 柜
 借
 作
 展
 鼎
 旅
 弓
 旅
 矢
 書
 文
 侯
 之
 命
 盧
 弓
 盧
 矢
 百
 旅
 弓

旅夫即盧弓盧矢。周禮司儀。皆旅楨。注：「旅楨為鴻臚之臚。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也。士昏禮。婦執筭。注：「筭竹筮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筭。旅。注：「旅，趙魏之郊謂之筭。旅。是筭。旅。即筭。旅。漢書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李氏旅于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按中尊。注：「王大有公族，于庚辰旅。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按旅謂陳列祭品以祭。然卜辭言臚，非周禮專就上帝山川為言也。前舉辭編一辭：「臚多力自上甲。臚，多力為三種祭名，臚即旅，多即彤，力即召即魯也。一因字。義為割割，為豕肉之臚美。佚三一：「庚申，東因口。三八三背：「壬辰卜，出母癸。界家。癸子卜，出母甲，界豕。甲午卜，出母乙，界豕。一界形下多一橫畫，余在殷碑曾見扁足商鼎，三足：下部有盤相連，其形已著錄於河南金匱志臚篇。臚形或亦如是也。乙未卜，出母，界豕。三九二：「庚午卜，出母甲，因豕。以上所列因豕，均應讀為後世之盧。盧受之想。後世岐化為二。金文全名：「盧通作鑪。鑪，器之鑪作盧。論語：「臚受之想。即。盧受之想。詳論語新證。說文：「臚，文臚之。插文作臚，均其左驗。廣雅釋言：「臚，割也。釋沽：「割，膚皮離也。王氏疏證云：「說文云：「割，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面扶眼，自屠出腸。鄭注內則云：「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也。按王說是也。皮膚皆係名詞，皆就外言。作動字用則有剝離之義。禮記內則：「麋膚。注：「膚，豕肉也。鄭大夫云：「臚，讀為判。是臚乃分割之義。儀禮聘禮：「膚，鮮魚鮮脂設局。注：「膚，豕肉也。唯燂者有膚。胡氏正義云：「鄭意蓋謂唯豕有盧耳。燂字或有誤。羊牛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賓于鼎。注：「膚，豕肉。胡氏正義云：「膚，革膚之近脅骨者，其肉最美。馬融注：「臚，豕也。臚，肥美曰臚。此膚為豕膚，故鄭注聘禮云：「臚，豕之肉也。按以上所舉經傳言臚之義有二：剝割為臚，豕骨骨肉之肥美者亦曰臚。就已發現之卜辭言之，均云因豕，而未言他牲。因作動字用，蓋謂割豕骨肉之肥美者，當兼二義言之。一因為人名為地名。補一、三七、六。界貞。二、九。界貞。殷虛卜辭一一四。丙戌卜，界貞。因均係人名。補六、六、四。貞，引用界氏義。界，人名。氏，致也。詳辭林。此言勿用界致美也。界作界，上無豎畫，猶由之作白矣。辭九三四：「辛卯貞，以禘涉。辛卯貞，以獸因涉。以上一辭證之，以獸因涉，當即獸因涉。加虎為聲母，由象形尊乳為形聲。臚與因，用法，卜辭有別。其言臚謂旅祭也。其言因豕，謂割豕膚肉之肥美者以祭也。一辭續二十五至二十三葉。臚盧。

郭沫若「周恭王時趙曹鼎」王射于射盧（盧）字作盧，與此作盧者相同，故知此亦盧字。案此乃鑪之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虎聲也。（粹考二十葉上）

孫海波「賁，粹一〇九。郭沫若釋盧，与金文趙曹鼎盧字同。」（甲骨文編二二七頁）

饒宗頤「賁乃地名，他辭云：

辛卯卜，王由賁鹿逐亡我。（佚存九〇四）

戊王其田賁，不邁雨，其邁大雨。（粹編一〇〇六）

庚午卜，王田賁，其……（後編上一五、六）

田賁之事，若鄭初下四三、一〇粹編九七〇均見之。其字有省大作賁者：

賁亡我（後編上一八一〇）

賁疑即盧，左隱三年：「尋盧之盟。」杜注：「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三代吉金文存有賁作賁，粹編三九，精即賁，偏旁與此同。）（巴黎所見甲骨錄一八一——一九葉）

曹定云「我認為：殷代曰盧方，以後商代是武王伐紂時候的盟邦——曰盧。尚書牧誓：曰王曰：嗟！我友邦（史記周本紀引作有國）冢君，御子，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史記引作纁）、彭、濮人。稱爾戈，比爾戈，立爾矛，予其誓。」（這里，千夫長、百夫長以上是周武王的部屬；而自庸、蜀以下八國，則是周的盟邦。當時周的实际盟邦比這還要多，庸、蜀等八國不過是見之于史籍的其中最重要者，曰盧正是其中之一。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大概是說這些國家皆為當時少數民族部落，处于殷之邊境，文化落后。這里的曰羌，其祖輩就是卜辭中的曰羌方，這里的曰盧，其祖輩就是卜辭中的曰盧方。他們在殷王朝的統治下，有着共同的經歷和遭遇，在殷代后期，共同的不滿和仇恨，使他們聯合在周的旗幟之下，一起反抗殷王朝的統治。這是曰盧方與殷王朝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

曰盧方既是周的盟邦，它當在西方，而且距周不遠。可是，关于此曰盧方的地望，歷來的注釋家們有着不同的解釋：一、認為盧在西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髳、髳微在巴蜀。纁、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二、認為盧在西南，正義引括地志云：曰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疏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纁、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

三、认为卢在湖北南漳县东，孔安国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卢者，春秋左氏桓十三年传云，屈瑕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杜注云，卢戎，南蛮。』后刘文淇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对文十六年，楚伐庸，曰自卢以往，作过考证，认为此曰卢在今湖北南漳县东五十里之中卢镇。据此，有人将此曰卢认为是周武王伐纣时之曰卢。此外，对于孔安国所云曰卢，彭在西北，亦有人认为是曰在东蜀之西北等。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上解释中，第二种解释目前很少有人接受，而第三种解释则颇能迷惑人，接受者不少，其原因在于刘文淇的名望和他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的影响。诚然，刘文淇对文十六年，楚伐庸，曰自卢以往，中之曰卢的考证是准确的，但此是春秋之曰卢，而非周武王伐纣时之曰卢。理由是爵位不符；周武王伐纣时之曰卢是殷代曰卢方伯的后裔，卜辞记载明白，其爵位是曰伯，随着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其爵位如果不上升，至少不会下降，而湖北南漳之曰卢，据清人顾栋高考证属曰子爵。所以，第三种解释亦是应当否定的。如此，只剩下第一种解释可供我们考虑。

渭河的北面有它的一条重要支流——泾河。它发源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经甘肃陇东高原，流入陕西入渭。泾河上游的支流，东北面有马莲河、蒲河等，南面有黑河。水经注于泾水无注，赵一清作补注曰：『弹箚峡下水经注云：泾水经都卢山，山路之内常有弹箚之声，行者闻之鼓舞而去。又云，弦歌之山，峡口水流，风吹滴崖，响如弹箚之音，因名。』……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乌氏县都卢山在西。师古曰：『氏音支。』九域志曰：都卢峡即弹箚峡。『都卢山在今平凉县西境，汉之乌氏县亦在今平凉县西。另平凉县志云：『城北里许涉泾，北五里坂曰虎原，又北十里曰小芦河原，又北十里大芦河。……』由此看来，今平凉县境，山水名中名曰芦和曰都卢者好几处，曰都卢亦即曰卢，因古代国名，单称和连称往之一样，如夏后曰称曰夏，曰徐曰徐，曰邾曰邾，曰滕曰滕，曰昆吾（虞）曰称曰虞等。据此，曰都卢亦即曰卢之全称。所以，我认为今之平凉县境应是殷时曰卢方伯之所在，以地理条件观之，它处于周的西北面，与周紧相邻。曰卢既称曰卢方伯，自不会是一隅之地，平凉县境只不过是活动中心，它的活动范围可涉及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和甘肃陇东高原，亦即整个泾河流域的上游。』（殷代的「卢方」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二期一二三——一二五页）

姚孝遂 肖丁

667

辞残，又不可尽晓。『伯』即『伯』，『卢方伯』谓『卢方』之伯长。押2416：『余其比多』

田于多白正孟方白炎山，「孟方白」与「盧方白」同例。
按亦有「盧方山」。「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五——一〇六頁）

陈汉平 「甲骨文有𤝵字（乙編五七〇三），旧不释。按此字从虎省义声。说文：𤝵，虎兒。从虎义声。口知甲骨文此字当释𤝵。」（古文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七頁）

按：于先生論「膚」之形音義甚詳，說無可易。或以「膚」字混入，非是。

𤝵 盧 𤝵 𤝵 𤝵 𤝵

王襄 「古盧字，从又，𤝵字重文。」（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上）

楊樹達 「殷虛文字甲編（捌零柒版）云：

伐弗及𤝵方？伐及𤝵方，伐？伐甲伐伐𤝵方，弗伐？（上伐字疑衍）

貞伐𤝵？

書契前編卷伍（叁柒頁伍版）云：

書契后編卷上（拾捌叶玖版）云：

按卜辭屢見𤝵方，且恒云伐𤝵，其為國名甚明，顧未見經傳有國名為𤝵者。以声类求之，疑即詩大雅皇矣篇之徂也。皇矣五章云：「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曰毛傳釋侵阮徂共云：「侵阮遂往侵共。」曰訓徂為往，認為動字。鄭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拒其义兵，违正道，是不直也。」曰是鄭以徂為國名，与毛異义。後來學者於毛鄭二义各有偏袒。……今按兩方各執一义，以文义论，侵阮徂共，於文理难通，毛义本有罅漏。然非有强证，不足以折之。今用甲文勘校诗经，知𤝵之与徂，文虽殊而事则一，则鲁诗郑笺之说是，毛传王肅孔晁孙毓之说非也。——（释𤝵方，和微居甲文说卷下六七至六九頁）

孙海波 「𤝵，鄉三下·四三·方國名。伐及盧方。」（甲骨文編二二三頁）

按：戲字在卜辭為方國名。字或者又作盧，其繁體則增艸或艸作戲及聲。亦即說文从邑之
戲字。沈兒鐘用為語詞，實乃通假。羅振玉謂為語詞，且之初文，未免顛倒本末。楊樹達以
為即「侯既祖共」之祖，不可據。

戲

戲

戲

羅振玉 「从艸戲聲。戲即且，殆即孟子「驅龍蛇而放之道」之道。」（殷釋中八葉）

羅振玉 「此字與許書及古文並同。」（殷釋中五十九葉下）
又曰「沈兒鐘及王孫鐘並有『中譚戲揚』語，猶待言『既多且有』終和且平，殆語辭；
且，古乃此作。且象祖形，其為祖之專字歟。」（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王襄 「古檀字。羅叔言先生祥苴。檀或从又。」（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上）

王襄 「古戲字。許說又卑也。吳慈齋先生訓取。」（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丁山 「鄭即戲方，與商相距甚近，當今河南永城縣西境。」又：「戲夷地近淮水，故
或偶為淮夷，世為殷周患。」（戲夷考四二一葉）

陳邦懷 「此古文蘆字。說文解字艸部無蘆字，邑部有戲字，許君曰：『沛國縣，從邑，
盧聲，今鄆縣。』段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縣西有鄆縣城。』邦懷按：說文戲乃蘆之後起
字。」（小學三葉）

楊樹達 「卜辭言戲方，以聲類求之，殆即大雅皇矣之祖也。皇矣之祖，毛鄭異說，毛訓
祖為往，鄭謂阮祖共並為國名。勸以甲文，則鄭是而毛非也。」（甲文說四十六葉釋戲方）

按：此乃「戲」之繁體，均為方國名，當與1699「盧」及「戲」合併。

瀘

按：合集二〇三六四辭云：

「瀘」為地名。卜辭地名多增「水」，地名與水名皆相互依存，「瀘」蓋與「盧」有關。

虞

王襄 「疑梳字」 (類纂存疑第六第三十二葉上)

商承祚 「說文解字」曰：「梳，木也，从木號省聲。」集韻或省作梳，宰梳角作^𣎵，^𣎵白龔作^𣎵，皆與此同。其作^𣎵者，又^𣎵省矣。 (類編六卷一葉上)

饒宗頤 「癸酉卜，出貞：乎祝取梳于敦亩。」 (續編五·七·九) 按梳見于他辭云：「^𣎵：方：... 梳：... 在片牧。」 (前編四·四·五) 集韻：「梳，手刀切，音豪，木名。」殷文存下二三：「庚申，王在東間。王各一格：宰梳从^𣎵，錫貝五朋，用作父丁隳龔，在六月。佳王廿祀翌又五。」此宰梳當以梳地得名。周器棘生毀云：「作梳嬭媿膝毀。」亦見此字。 (通考七·六·八—七·六·九葉)

李孝定 「說文」曰：「號，木也，从木號省聲。」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云：「當从虎聲。」虎字許維云：「以虎，上當以之為聲，是虎聲即虎聲也。」黎文正从木虎聲，商說可以。金文亦有此字，作^𣎵。宰梳角^𣎵，伯梳簋容氏圭文編收入木部：「末，孫氏甲冑山編亦然，並以爲說文所無字。」 (集釋一九四一葉)

按：商承祚釋「梳」可從，字在下辭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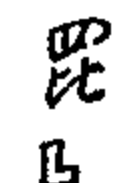

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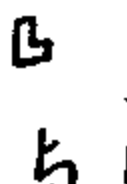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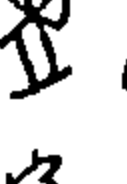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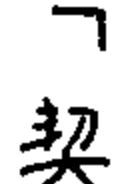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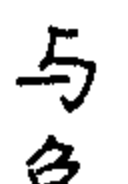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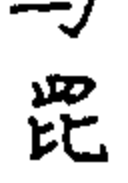



王襄 「古兔字。許說獸名，象踞後其尾形。」（類纂正編第四十五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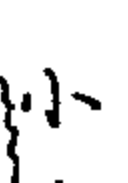
姚孝遂 「卜辭曰兔字作、。與與的區別在於：曰字均有頸作




又曰兔與字也容易混。字張口露牙，字當釋曰，卜辭均用作人名，未見有

作動物名者。（甲骨刻辭狩獵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五〇頁）

姚孝遂 肖丁 「契文兔與與形近易混。毘作，其頸較長；兔則作，均張其口，彙、彙、

均張口而露牙，彙、彙、彙諸家皆以此。兔皆用作人名，无例外。无用作獸名者。

兔則多用作獸名，為獵獲之對象。在此則為人名。（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六一頁）

麇

1704

孫海波 「，甲二四一八。卜辭麇不从兒，无角，象形。」（甲骨文編四〇三頁）

郭沫若 未定麇。（卜辭通纂一三九頁）

說文：「按：商承祚類編釋「麇」，義為子鹿，是對的。郭沫若隸作「麇」，「麇」即「麇」之或體。段玉裁疑「後麇」，獸也。兩雅釋獸：「後麇如號貓，食虎豹。」郭璞注：「即獅子。」後麇即「後貌」。契文「麇」似虎無角，義為子鹿。

1705

𪚩

1647

麋 𧢲

按：此當與1706同字，應合併。

王襄 「疑牧字」 (類纂存疑第十第四十九葉上)

朱芳圃文字篇十卷三葉上麋字條兼收此文下引羅振玉說。按羅氏增考中二十九葉下麋字條僅錄作𧢲形者兩文，未收此字。

屈萬里 「𧢲，隸定之當作𧢲。」 (甲編考釋四四六葉)

李孝定 「說文」：𧢲，數也。从攴，麗聲。𧢲文𧢲字所以从攴。似鹿無角，篆文从鹿者，古文亦從攴，如麋字。𧢲文作𧢲，是也。然則此字當隸定作𧢲字，與牧同意。古者或有不馴鹿，此字象之，當即許書𧢲字。𧢲許訓數，當是引伸義。牧者於其所畜每憲亡逸，故恆數計之也。篆文从麗，乃从鹿之馮。卜辭云：「壬寅卜貞今日𧢲至十月。」似為人名。朱書收作麋，非是，字从攴，不从禾也。此字前人未釋。 (集釋一〇五三葉)

高明釋牧，參𧢲字条下。

按：字當隸作「𧢲」，卜辭均為人名，釋「𧢲」，釋「牧」皆不可據。

麋 𧢲

羅振玉 「說文解字」：麋，从鹿，困省聲。福文从困不省。今卜辭从𧢲不从鹿，然則麋殆似鹿而無角者歟？ (殷釋中二十九葉下)

王國維 「廣雅」：說文解字鹿部：「麋，麋也，从鹿，困省聲，廣福文不省。」案：殷虛卜辭有𧢲字，與婦𧢲有𧢲字，均與篆文略同。 (史編疏證廿八葉)

王國維 「殷虛卜辭有𧢲字，集解有𧢲字，均與篆文略同。」（史籀篇疏證）

王襄 「古麋字。」（類纂正編第十四葉下）

葉玉森 「𧢲（前四、四八、八）从𧢲與𧢲異，至𧢲象持卜擊無角鹿，似與麋並非一字。」（前釋四卷六十五葉上）

商承祚 「其从𧢲者，殆亦麋字，其文與卷七同，故推知之。」（類編十卷四葉）

郭沫若 「又其一曰：『壬寅卜貞今日𧢲至。』（後下三五、八）……後一例商承祚收為麋字重文，按均非是。後一例以辭意按之，確是慶字。」（卷一大豐殷韻讀廿八葉）

饒宗頤 「卜辭……設貞：王往于𧢲（𧢲）自。」（乙七一八又殷綴四〇二）
按：𧢲為眉字，疑即𧢲，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公羊作微。」（通考一〇八葉）

孫海波 「以字形論之，蓋鹿屬而無角者，然則卜辭慶字之从𧢲，當𧢲字之受體，此以金文慶字之从𧢲，可以證知之。」說文以麋為从鹿因省聲，籀文作麋，詩野有死麋，釋文作麋云，本亦作麋，又作麋。因與君皆同聲，固無可疑，然說文以从禾為因省聲則失之。殷世已有麋字，而麋麋字發生尚在此後，又安能省之哉。余謂麋字實从禾𧢲聲，稻或穰之本字也。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云：「有麋而角者。」則麋本無角，其證甚明也。說文「麋，麋也。麋，麋屬也。」考工記注云：「齊人謂麋為獐。」則麋即獐，而今之獐，固無角也。則麋之本字以麋鹿例之，實當作𧢲。以無角別于鹿，亦象形字也。」（文錄四六——四七葉）

按：說文訓麋為麋，籀文作麋，公羊作麋。說文訓「麋」為「麋」，「麋」乃「麋」之譌。卜辭以麋為人名，未見用作獸名者。



按：合集三三六〇辭云：
「告有」
當即「咒」字之異構。

麋 𧢲 𧢳

瞿潤縉「𧢲非鹿字，後編卷上第十五葉。王田于殺麋，往缺絲，獲𧢲六鹿九。𧢲之角與鹿不同，苟釋為一字，則云「獲鹿六鹿九」，而不云「獲鹿十五」，亦為不辭也。」（卜釋五一葉）又：「字作𧢲者尚可解為首具二角而不歧出，惟於作𧢲形者則無以為解。急就篇「𧢲兔飛」龜狼麋𧢲，顏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解角，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小顏此說與梁文字形亦近，蓋它獸無眉而麋獨有故作字象之耳，顏說當是。」（集釋三〇六四）

陳夢家「是麋字，捕麋有網，爾雅釋羔「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罟，兔罟謂之羅。」（綜述五五四葉）

孫海波「𧢲，甲三一八〇。卜辭麋从眉得聲。」（甲骨文編四〇二頁）

屈萬里「當是麋字之異體。」（甲編考釋四〇九葉）

李考定「梁文此字大體為象形，然麋角斷無作「𧢲」形者，孫說為从眉亦未安，蓋𧢲形明，與軀體相連也。字於六書不知居於何等，亦惟闕之以俟高明耳。唐氏謂「古麋眉形近，故眉壽多作麋壽」見前麋字注說亦有可商。按眉壽為殷周辭習語，金文作𧢲壽，經籍或作麋壽，微壽，壽上一字眉繁麋微無定者，以其音近非闕形似也。」（集釋三〇六三葉）

于省吾「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麋冬至解其角。」急就篇的「𧢲兔飛龜狼麋」，麋，顏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角解。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甲骨文麋字作𧢲或𧢳，其頭部作𧢲或𧢳，和人的眉目之眉同形。后世代之以从鹿米聲之麋，于是麋行而免廢。總之，𧢲本為獨體象形字，但其頭部作𧢲，也表示着𧢲字的音讀。」（甲骨文字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

小篆：慶。說文說為：从心久，从鹿省。乃沿偽字以為說也。（卜通一五五葉上）

聞一多 「其字於卜辭則為慶之初文，（辭曰：□戌卜貞……王……慶駟鶴……）字與駟連文，諸家釋慶亦不可易。是慶與慶古為同字。慶與麟同……鹿類之中，莫尊於慶，故古禮納徵用贄，慶為最貴，因之慶遂尊為慶賀字。（詩經新義，麟，古典新義，聞一多全集選刊之二上）第七九葉）

孫海波 「祭，前四·四七·三。說文慶，北麒麟也。从鹿各聲。此从文，即各之省。（甲骨文編四·二頁）

李孝定 「字當釋慶，秦公毀假為慶非即慶字也。黎文自有从鹿从心之慶字作𡇗，說文十一·二與此从鹿从文者有別也。（集釋三〇六二葉）

李孝定 「說文：慶北麒麟也。从鹿各聲。此从文聲，各亦从文聲，羅說可從。郭沫若於秦公毀之。高弘有慶。讀為慶，亦是。郭說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冊四十七葉此辭慶駟鶴並見當亦獸名。（集釋三〇五七葉）

按：慶不當釋慶。慶麟本同字，說文歧而為二，清代學者多已辨之。唐蘭引證詳博，但以慶為麟，以為慶為慶，以為實本一物。典籍所稱之麒麟，當即今日之長頸鹿，惟傳說異辭耳。卜辭諸形，各有所指，不當同物。秦公毀「慶」字與此形近，唯卜辭僅此一見，文殘，用義不詳。或釋「慶」為「慶」，而卜辭自有「慶」字與此形有別。參見1719「慶」字條。

陷 𡇗 𡇗

孫詒讓 「𡇗字上形亦與鹿同，而下从口，前悉煙二字从火皆作半圓形，則此當亦从火，蓋是鹿字。說文：鹿，鹿屬。从鹿，𡇗省聲。即此字也。（舉例下冊二葉上）

葉玉森 「附上或附內：小點並象食物，蓋餌也。羅氏謂象水，商氏謂表示土意。（商說見殷虛文用點：研究載語言歷史研究開十一集文字專號）非。（前釋二卷二十五葉）

郭沫若 「𠂔象為陷於穽中」形。羅釋為穽，案當是「穽麋」二字之合文。知者，以下言「允畢二百又九」，不復言為也。」（卜通一一葉上）

孫海波 「𠂔，鐵一〇七·三，此象麋鹿。」（甲骨文編二二頁）

胡厚宣 「字當釋『召小阱也，从人在田上，春地坎可召人。』」（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七期六五葉說貴田）

李孝定 「羅釋阱胡釋召於字形並皆無徵，然以辭例稽之實以羅說為長。卜辭言阱者均與田獵有關，其下並系以獸名可證也。孫釋麋而字實非从火，其誤可以毋辨。郭謂當是阱麋二字合文，亦非。元嘉造像室所藏甲骨文字第八三片有辭云「𠂔子其𠂔」見胡著漢史論叢四集釋為阱麋則阱麋三字連文殊覺不辭也。……羅氏引舊注「穿地以陷獸也」之義說之是也。字正象陷獸之形，可證。胡釋召而字不從人，故知當從羅說也。字在卜辭又或為人名，辭云「庚戌卜賓貞子附」前七·四十一，是也。」（集釋一七四四葉）

張秉叔 「𠂔，即阱字，从羅振玉釋（注一）。阱字在這里，似乎是一個人或族名，但要在另一些卜辭中，也有可以作為地名講的，如：

壬戌卜，畢貞：由王自往阱？（乙編七七五〇）

戊午卜，畢貞：由王自往阱？（乙編五四〇八）

還有一些卜辭中的阱字，則作動詞之用，如：

戊申𠂔貞：今日阱鹿𠂔（固）𠂔？（鐵一一〇·三）

丙戌卜，丁亥王阱畢？允畢三百又四十八。（后下四一·一二）

壬申卜，殷貞：由畢麋？丙子阱，允畢二百出九。（前四·四·二）

那是設陷阱以捕麋鹿的意思，也許有人以為地名之阱，與動詞（狩獵）之阱，不易分別，或竟把地名之阱，當作狩獵的動詞之用，因此否定它是一個名詞，但是卜辭中還有子阱之名：

丁巳卜，方貞：子阱其出災？（續三·四五·五）

庚戌卜，方貞：子阱𠂔？（前七·四〇·一）

子阱大概是諸子之封於阱者。（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十八頁）
（注一）見殷虛書契考釋中第四九頁（增訂本）。

張秉叔，
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曰怀，一統志：平皋故城在怀庆府温縣東，即古邢丘也。邢丘疑即
卜辭之邢，在今河南温縣東二十里。邢地的首領，則為子邢，例如：

丁巳卜，方貞：子邢其出災？（續三·四五·五）
庚戌卜，方貞：子邢其出災？（續三·四〇·一）
或單稱邢，例如：
由子不平邢？（丙編三）
弗其平邢？
邢弗平？（甲編二九五五）（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六六頁）

白玉峰 今通檢諸甲骨拓片，字之結體凡有二焉。其一，字之上从，大較均作或或
其或有从或或者，在百數十文中，仅只一二見，可納之為或體。其二，字之下从，大較均為
共，或作二形，或又有增小者。或有从日作者，然亦仅只一見而已。至在卜辭中之為用，大
較亦有二焉。其一用為動詞字者，字皆从日；其結體約有如左諸形：

其二，用為名詞字者，其構形除本字外，尚有如左之諸形：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現右列諸字之構形，其可言者，約有四事：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一，凡从日之字，其字必為動詞。如：
丙戌卜，丁亥王，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二，凡从井及其變例者，多為名詞字。如：
國，弗因凡出疾？
庚戌卜，方貞：子，……？
又小臣亦有名，……？
亦有方國地名者，如：
戊午卜，爭貞：由王自往，……？十二月。

壬戌卜，争贞：由王自往𠄎？

乙七七五〇

有时亦或用作动词字。

三，凡所从之兽，其画腹部者，必见于第一期武丁之时；反之，则为第四期文武丁之时。

四，阱兽之法，多用于旧派；新派则未见其事。

至造字之初，当为动词，义为阱兽；故其字从凵。凵、坎也；盖治阱必入地为坎也。以今时故乡阱兽法例之，罗氏象水之说，较得其真。当冬春之际阱兽时，尝于坎底实以锋利之木，夏秋之季则常灌之以水，使坎底呈泥糊状。坎口，再敷以伪装，导使野兽误陷入阱。然而兽虽误陷入阱，必以全力作生命之最后挣扎，极为猛烈。猎者积其阱兽之经验，于坎底实以木，使猛兽目入阱而受伤；或灌以水，以消耗困兽之抗力，而缩短擒获之时间。但究其事例，鹿属非为猛兽；然则造字何以独从鹿属？殆鹿者，榛也；盖在渔猎时代先民之观念中，所猎之的，必以鹿为上，故以之为猎获之记载。行之既久，约定俗成，遂以为阱获字。至从土，从𠄎，从丹诸说，实乃向壁虚造。凵（契文举例校读八中国文字第四十三册四八二二至四八二五页）

于省吾

「甲骨文𠄎字以及𠄎、𠄎、𠄎、𠄎等字，旧解不尽可据。……胡厚宣同志说

田：「作𠄎者，当与𠄎同字。𠄎字罗振玉释阱。今案字象挖地为阱以陷麋鹿之形，疑当为𠄎之古文。甲骨文另有从井的𠄎和从水的𠄎，则当释为阱字。凵按胡说颇有道理，但言疑并非决定之词，又不知𠄎与𠄎之本从凵声。因此，除去甲骨文用作人名之𠄎字，并非从井外，对于以上诸字有重加辨证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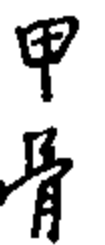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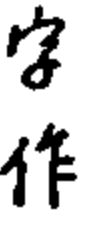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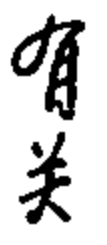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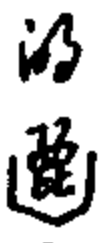
甲骨文从各种兽形从凵的字常见。凵字说文作凵，盖谓：凵，张口也，象形。凵从𠄎声。说文通训定声谓：「一说坎也，𠄎也，象地穿。凵按是说甚是。古文凵字象坑坎形，小篆讹作凵，下横平，故说文误训为张口。凵字典籍通作坎，凵为本字，坎为借字。说文：「凵，陷也，从土欠声。凵坎陷叠韵，以音为训。章炳麟文始谓：「凵又𠄎乳为坎凵，凵在本书部则变易为𠄎。凵为陷凵。按典籍坎字也通作𠄎或𠄎。易坎释文谓：「坎，京、刘本作𠄎，凵，尔雅释言：「凵，坎本作𠄎。一切经音义三谓：「凵亦坑也。凵。典籍以坎代凵，凵坎和陷𠄎𠄎等字又由于音近而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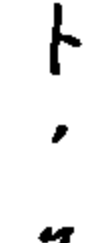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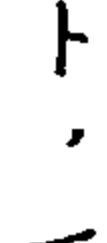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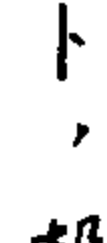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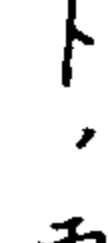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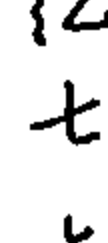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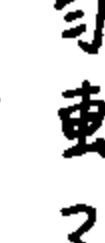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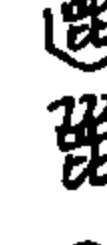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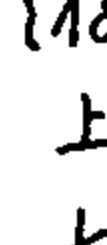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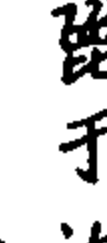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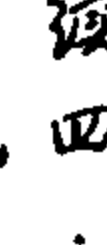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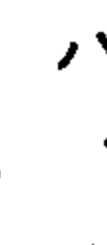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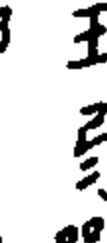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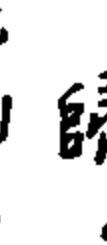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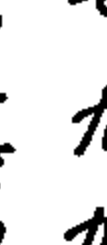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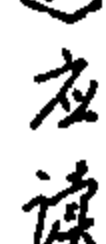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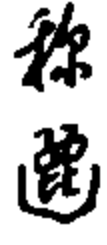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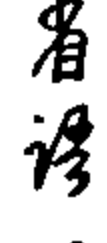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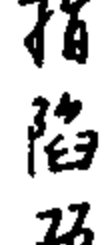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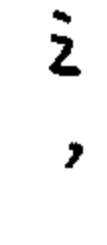




甲骨文各字作凵、凵、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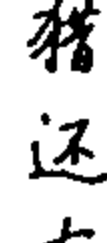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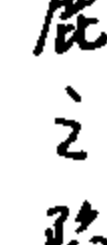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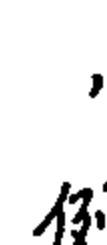
（从尸与从人同）、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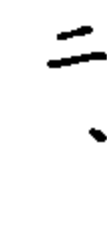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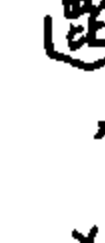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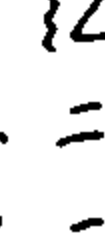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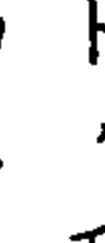
等形，象陷人于坑坎之中。其字从人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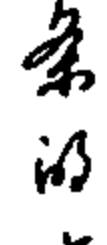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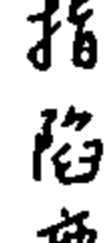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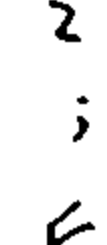

凵亦声，系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的凵今日作凵（乙八七一六），是指陷人以祭言之。此外，关于田猎陷兽，则陷兽作凵，陷鹿作凵，陷罍作凵，祭祀罔牲，则陷牛作凵，陷犬作凵。至于甲骨文中从各种兽形从凵的字，其中往往加以数点，则象坑坎中尘土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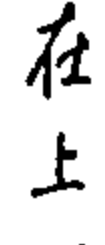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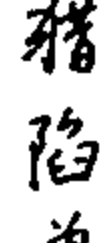


甲骨文通字作、、等形，上从，即之初文，下从，象陷于坑坎之中。今将有关田猎的和的例子，择其词句较为完整者，分条录之于下，并略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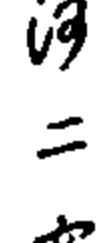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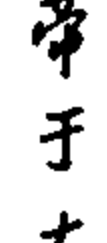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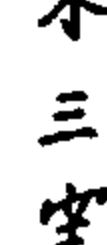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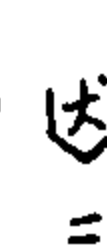

- 一、戊午卜，争，重王自往。十二月（五四〇八）。
 - 二、丙戌卜，丁亥王，。允三百又卅八（后下四一·一二）。
 - 三、壬申卜，，甫，，允二百出九。（前四·四·二）
 - 四、戊午卜，（鞭），，（七六八〇）。
 - 五、重子不（子不人名）乎（弓重子不乎五五〇三）。
 - 六、，于子（续存上七六七）。
 - 七、其于（续四·五·五）。
 - 八、，王，，，九月（一七九九）。
- 以上八条的字都作动词用。从，亦声，系会意兼形声字。应读为，即。者系省，也指言之。第四条之即古文（详释）。指用政以之，即后世打猎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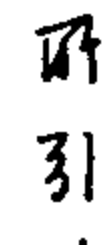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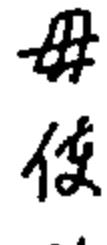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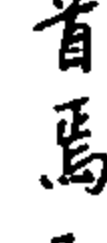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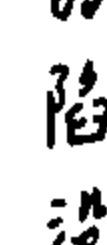


甲骨文田猎还有之作，（魔）之作，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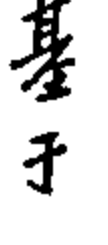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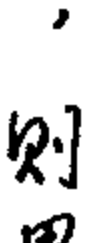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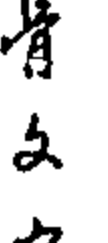





- 一、，令（前六·四一·四）。
- 二、……王自东伐，（二九四八）。
- 三、我其，（二二三五）。
- 四、戊寅卜，王（续一二五）。

前两条的，指言之；后两条的，指言之。

在上述田猎之外，祭祀有、等字，均指言之。例如：

- 一、求于河一宰，二宰（求于河一宰，二宰前一·三二·五）。
- 二、于河二宰（后上二三·一〇）。
- 三、于河一宰（粹三八）。
- 四、，帝于东，，，求三宰，（牛二·一八·八）。
- 五、辛子卜，，三犬，求五犬、五豕，（前七·三·三）。

以上所引前三条，于祭河言一宰或二宰，作动词用，即于河二宰或一宰。礼记檀弓下曰：母使其首焉，郑注训为，是其证。第五条的犬，谓掘坎犬以祭。

基于上述，则甲骨文的人以祭的字，即的初文。从的乃后起字，从的陷字，也都废而不用。L（甲骨文字释林释、、、、、、二七〇——二七五页）

姚孝遂「卜辭龜字象掘地為坎以陷虞之形，而隤字則象掘井以陷虞之形。這兩種形体的用法，在卜辭中沒有區別。說文以日白為日小阱，而以日阱為日大陷，（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引）。然則日白與日阱只是掘地為坎的大小深淺之別，至于其用以陷獸，則是一致

的。……卜辭日隤、日隤、日隤諸字的形體結構與日白相同，毫無疑問是篆文日白之

初形，是卜辭諸字均當釋日白，而不得釋日阱。……隤和隤在卜辭中用法完全相同，均用作動詞，是隤字當釋作日白，不得釋作日阱。卜辭武丁時人名有日子隤，也作日子隤（前七·四〇·一），這也是日隤、日隤

同字的有力佐証。……隤或隤所禽獲者必定是隤，而不是任何其它獸類。據此，則隤、隤、隤等也當分別是指擒

獲鹿、隤、兕而言。（《甲骨刻辭狩獵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三五—三六頁）按：卜辭隤字，專指陷鹿而言。陷鹿為隤，陷人則為白，區分極為嚴格，不得

相混。字或从井作隤。卜辭多見「隤」連言，是「隤」不得為「隤」，隤「二字之合文，郭沫若之說非是。

隤

按：合集一四七五五正辭云：「癸……賓貞，周畢犬延隤。」當是「隤」之繁體，唯不明何以增「水」於下。

隤

隤

隤

隤

羅振玉「說文解字：阱，陷也。从自井，井亦聲。或从穴作阱，古文隤。隤記中庸釋文：「隤，讀誓傳，漢書食貨志下注：漢書趙壹傳注：並云穿地以陷獸也。卜辭象獸在井上，正是阱字。或从坎中有水，與井同意。又卜辭諸字均从鹿屬，知阱所以陷鹿屬者矣。」（《殷墟中

孙海波 前二 一。或从毘。从毘从丹。说文所无。人名。

屋萬里 一。或从毘。隸定之當作毘。羅振玉釋附（殷釋中四九乘）。此作動詞用，謂設阱也。

考古所 一。或从毘。隸定之當作毘。羅振玉釋附（殷釋中四九乘）。此作動詞用，謂設阱也。

姚孝遂 肖丁 一。或从毘。隸定之當作毘。羅振玉釋附（殷釋中四九乘）。此作動詞用，謂設阱也。

京 4496 其毘

乙 2235 我其毘

京 2123 其毘

乙 8716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乙 34 子毘

「鹿」者，多釋為「𪚩」，不可據。「𪚩」(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五三一—一五四頁)

白玉琤 參陷字系

于省吾說參𪚩字系下。

夏承焘釋，參𪚩字系下。

按：此與「𪚩」同字。說見前。

1714

澤

按：合集二七九六四辭云：

「甲子卜，其澤」

「東馬乎澤」

當與「𪚩」、「𪚩」同字，應予合併。

1715

鹿

羅振玉

「或立或寢，或左或右，或回顧或側視，皆象鹿形。」(殷墟中二十九葉下)

王襄

「疑鹿字。」(類纂存疑第十四十八葉下)

王襄

「古鹿字。」許說解鹿獸也。似山羊一角。此字从一角，與鹿从二角者異。(類纂編第十四十四葉下)

初文象其歧角短尾匕足之形。凡若寫照鹿象，后則鹿首擴大為目，似與身等，仍存其歧角七足。

為小篆所从出，而初文之鹿形漸失，或从四亦目字，貉子自作𧇧，命敦作𧇧，𧇧與文晚期鹿字。
(古文流變臆說六四頁)

唐蘭 「相近人有釋為廌者，蓋謂廌當具二角，而此只一角，故也。實則甚誤。廌字卜辭自作𧇧。廌字小篆作廌，亦只一角，可知此仍是廌字。」 (天壤大釋五十九葉)

郭沫若 「受又廌」猶之辭「受又」，「受有祐」廌假為祿。从廌之廌字，卜辭作𧇧，金文繫伯星父毀作𧇧，是知廌音與余音古互相通用也。」 (卜通一三三葉下)

孫海波 「說文」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形。此廌一角之形。」 (大編舊版十卷二葉)

孫海波 「廌」，甲三一六二。象廌側立之形。 (甲骨文編四〇二頁)

李孝定 「孫釋此為廌可以。字與廌異，廌皆象二角多歧之形。……黎文自有廌字作𧇧。吾人治黎文，首當就黎文本身作比較研究，不能謂小篆廌只一角遂謂黎文一角者亦廌字也。」
又：「黎大廌字象其兩角多歧，其作一角者乃廌字，說見前。足形或作从，象有懸蹠之形，為小篆作𧇧之所自助。許君乃以「鳥廌足相似」解之，此與「虎足象人足」同屬不經之論。下云「从匕」亦不辭。字為全體象形，不得以會意說之也。字在卜辭為獸名。或云「受又廌」者，郭說是也。甲二一三九，字作𧇧，略漫漶，是否廌字尚待考。金文作𧇧，貉子自𧇧，𧇧命與契文同。」 (隸釋三〇五一葉)

考古所 「法：以往異說，有釋為廌，有釋為廌，……卜辭中某些象形字有正視與側視的區別，正視二角，側視則是一角，但不管是二角或一角，其主要特征應當保存。此字，角是分叉的，這正是廌角的主要特征。所以，此字仍應釋為廌字。」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三頁)

姚孝遂 「𧇧或𧇧象廌之反首回視形，故有時只見其一角；𧇧則為正視形，故必須有兩角。𧇧為𧇧之進一步符號化。后下一，四所載之𧇧，多達一百六十二。日解廌，只是傳說中之神獸，卜辭𧇧則為經常獵獲之對象，且其數量很大，其為廌而非廌是很明顯的。」 (甲骨刻辭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四九頁)

卜辭「廌」之形体變化甚多，主要有：𧇧、𧇧、𧇧等。或以𧇧為「廌」，說文以「廌」

为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觸不直，是一种传说中之神兽。释者以角之形体仅有一角，故以为角字。

实则臂为鹿之正視形，有两角；若或羊象鹿之反首回顧形，故只見其一角。亦可以认为，若为臂形之进一步简化以及进一步符号化。

卜辞经常见到有獵者之记载。後2.14记所獲之羊一次即多达一百六十二头。可見若不是麋，也不是神兽。

獵鹿之手段有逐、射、等。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五五—一五六頁。

按：說文：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段玉裁據韻會改作「鳥鹿足與比通用，故繫之曰从比」。徐灝不以為然，譏之為「若從此穿鑿，自以為得，去之愈遠」。金甲

及石鼓文鹿字皆宛肖鹿之形體，乃獨體象形字。王襄類纂亦釋鹿，但誤將鹿字混入。林二、一三、九「受冬」，最後一字已殘，斷非「鹿」

字，郭沫若謂「鹿假為祿」，猶言「受有祐」，不可據。孫海波舊釋鹿，增訂版甲骨文編知舊說之誤已加以放

棄，均列入鹿字。

鹿

陷

𧢲

𧢲

聞一多「卜辭有鹿字，與麋同義，商承祚釋阱。案当即鹿字。卜辭字从鹿在山中，山即凹字，象陷阱形。山幽声同，故小篆變从幽。鹿象鹿在幽（山）中，與圍同義，而音讀復同是鹿即圍鹿字矣。據通鑑注所記安南捕象之法，知凡媒之以類相誘者，皆以雌誘雄。說文：鹿，牡鹿也。重文作麋，蓋鹿之注，亦以牝為媒，以誘致其牡，故即呼牝鹿為麋，字虽變作鹿。許君以鹿為二倅，鹿為重文亦誤。」（釋圖中國文字第四十九冊五四。一至五四。二頁）

孫海波

「述」，乙二八九一，此象麋鹿。卜（甲骨文編二二頁）

于省吾釋陷，參𪔐字条下。

夏涿釋窋，參𪔐字条下。

按：卜辭「𪔐」字象穿地為坎以象鹿形。前六·四一·四「貞令」，「𪔐」，辭殘，當指獵鹿言之。乙二九四八「辛未卜，爭貞，帝好其从」，或伐𪔐方，王自東南伐𪔐，𪔐，于帝好立，據卜辭專指獵鹿；𪔐，古專指白人，均無例外。則𪔐亦當專指獵鹿。古代狩獵亦有習武振旅之義。每於克敵凱旋時大蒐以耀武功。參見「立」字條。
𪔐與𪔐有別，猶牢、牝、牝之有區分。後世則通作𪔐，或混入𪔐，釋作𪔐，非是。參見𪔐字條。

1717

𪔐

按：合集三六八三五辭云：「𪔐」，在𪔐師」，在三月」。
為地名。

1718

𪔐

王襄 「古塵字，从鹿从士。」（類纂正編十卷四十五葉上）

葉玉森 「按本辭為地名，或从土，塵也。」（前釋七卷十二葉下）

商承祚 「王微君國維曰：『其从鹿从士與从牛从士同意，鹿北者謂之塵，牡者謂之塵也。』」（類編第二卷三葉牡字條下）

魯賓先 「字仍當釋鹿，卜辭方名之字下或从土，如𪔐之作𪔐，𪔐之作𪔐，𪔐之作𪔐，即其明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十四葉）

1663

李孝定「从鹿从士，說文所無。字非从土，釋塵非是。王國維氏釋塵，其說是也。契文畜父之字即於畜名之字旁看士字以示之。」（集釋三〇七四葉）

聞宥說參卣字条下。

于省吾說參卣字条下。

高明說參卣字条下。

按：字本當指牡鹿而言，說文以鹿之牡者為麋，爾雅釋獸「鹿，牡麋牝麋」，麋乃後起形聲字，或作麋，从加聲。卜辭以為地名。綴、綴、麋皆有牡義，而今音與牡異。古从段音者屬魚部，猶「馬」音「武」，「瓜」音「孤」，「家」音「姑」。商周古音，未加理董，古文字有關之資料日益豐富，應為研討商周古音之重要線索。

1719 慶 

按：此當釋「慶」，與金文形同，參見1710「慶」字條。「慶」在卜辭用為人名。

1720 衡 

按：字从「鹿」从「行」，隸可作「衡」，辭殘，其義不詳。

1721 塵 

李孝定「从止从鹿，說文所無。辭云：王乎獸狩迺鄉禽又塵」，葉玉森曰：「塵即逐之異體。」（拾考十三葉上）義與逐同，詳前逐字條下。（集釋〇五五二葉）

鹿鹿

高明釋逐，參卣上字条下。

按：卜辭辭例不足以證明其為「逐」字，待考。

王襄「古麋」字，从二鹿。
（類纂正編十卷四十四葉下）

孫海波文編十卷三葉下收此作廢

葉玉森「按予舊釋麗，象二鹿旅行。說文麗下出古文麗，篆文麗。孫詒讓氏謂麗从比从二入會意，取兩，相比，與旅行誼合。後人以鹿性喜旅行，乃增鹿為麗。予意麗所竝二鹿形之譌變，卜辭象形鹿字亦簡作日，與月字形近。初文本象二鹿，譌作麗所，僅象鹿腹與足，而首角形失，增鹿乃更譌矣。殷契鉤沈說與」（前釋八卷八葉上）

商承祚
「从二鹿與三鹿同。」
(類編十卷四葉)

孫海波
前八·一〇·一
卜辭
鹿鹿从二鹿
L (甲骨文編四〇四頁)

按：字隸定當作𪔐，釋𪔐不可據。卜辭為地名。

麓

樓

王襄
「古麓字」
（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九葉上）

姚孝遂 肖丁 「𠂔」 𠂔 假作 𠂔 麓，卜辞 𠂔 𠂔 字作 𠂔 𠂔 或增林或增艸，或增森作 𠂔 𠂔、𠂔 𠂔 等形，其作 𠂔 者（粹64），即篆文 𠂔 𠂔 字之所本。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六一頁）

覲

𧢲

按：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繫古文从糸。沈濤說文古本考云：御覽五十七地部引作「林屬於山麓」，一曰麓者守山林吏也。是古本以林屬於山為正解，守山林吏為一解。蓋麓本林屬於山之名，因而守山林之吏即名為麓。義有先後，足徵今本之倒置矣。證以卜辭，沈濤之說良是。卜辭言「某麓」者習見，均與田獵有關，所獲者有鹿、毚、狐、豽等，今僅舉一例：

「壬午，王田于麥，獲，隻商戩豽。」

水經漳水注：麓者林之大者也。由卜辭彙見於「某麓」獵眾觀之，林之大者為麓，當為其本義。至於詩「早麓毛傳以為「山足」，當為其別義。較為晚出。

卜辭以从「糸」聲之「麓」為正體，其从「鹿」作「麓」者僅粹六六四一見。又多假「糸」為「麓」，不从林，說見「糸」字條下。

羅振玉 「象鹿子隨母形，殆即許書之麋字。說文解字訓麋為麋，而別有麋字訓鹿字，然麋字為字明明从鹿，會合鹿兒之誼，正是鹿子矣。卜辭以有角无角別鹿母子，故卜辭中之界字似鹿與角，緣是亦得知為麋字矣。一（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廿九頁下）

王襄 「古麋字。許書麋訓後麋，麋訓鹿子。論語素衣麋裘，音義麋鹿子也，麋从鹿从兒，形誼均媿，殆為麋之本訓。弭兒一聲之轉，故麋借訓為鹿子。後三文似鹿而無角象鹿子未生角之形。」（類纂正編第十四十四葉下）

唐兰 釋覲，參麋字条下。

郭沫若 束定廣。（卜辭通纂一三七頁）

按：字當隸作「覲」，不从「兒」，不得釋為「麋」，且合集三七四三九「覲鹿」連言，是「覲」不得釋「麋」之明證。

亦有从口作𠂔。𠂔，宴簋者，则为该起语词之尊字矣。（《集解》一·二五·一·集）

姚孝遂

曰王田棕，往來亡𠂔？隻佳百四十八，象二。𠂔。續三·二四·二

曰隻佳二百：𠂔。續七·四·二

说文以曰佳𠂔为短尾鳥，卜辞曰佳𠂔乃鳥类之通称。L（《甲骨刻辞辨伪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五

三页）

一、表示被动：「佳，本指羽禽。卜辞用作助词，则为借音词：

貞，亘其果佳執（乙五·三〇·三）——亘果然被捕捉。

二、用在句首，无义，有人称为发语词：佳王來征人方。（前二·一五·三）——商王前來征伐人方。人方，与商王室为敌之

方国。

前，是甲骨文语法特点之一。吕方，与商王室为敌之方国。佳，否定副词，用在佳之

佳，这种用法后来写作唯。曰不佳曰这一形式后来被淘汰。

三、表示原因：

貞：出尹佳黃尹𠂔。（六·双·十七）——有疾病，是因为黃尹伤害。出用作有。黃尹，商王室之旧臣。后世商王不仅祭祀先王，也祭祀旧臣，可见旧臣之地位崇高。

四、表示假设：

其佳甲出至，吉。（《簋》一·三）——如果甲日有来的，就吉利。其佳甲出至，其佳庚，吉。（前七·三·三）——将要有佳主之兆象，如果是在庚日，

就会吉利。设，自然有时会有某种异常现象，商代人以这是上帝有意之设置，是某种吉

凶的预兆。所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设。庚指庚日。

五、可以将宾语提前，而无其它意义：王勿佳龍方伐。（丙二·三·京一·二六）——即王勿伐龍方。龍方，方国。

六、用来表示时间，有日在日的意思：帝佳癸其雨。（前三·二一·三）——近似于说帝曰于日癸日下雨，即在癸日下雨。

𣎵

按：合集二四三六九辭云：「癸卯卜，行貞，𣎵日東亮？」
謂風將為禍患，乃「鳳」之異構。

倣
𣎵
𣎵

按：合集一三三九〇辭云：「貞，其倣牛倣子唐。」
為祭名。與「倣」字有別。

隹
獲
𣎵
𣎵

羅振玉
許書訓鳥一枚之隹字同形。得鳥曰隹，失鳥曰獲。隹，从大从隹，謂鳥已隹而飛去。隹，象鳥初持在手形。大，象鳥逸後飛至空際之形，非大小之大字。許君云：「从又从隹，失之矣。」茲因釋隹字而附及之。
（殷釋中七十葉下）

王襄
「古獲字，許說。獵所獲也。」又訓隹，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又持隹，有捕獲之誼，殷契故段為獲字。
（類纂正編十卷第四十五葉下）

王襄
「古隹字，許說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古與獲通。」
（鹽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孫海波
「𣎵，甲九〇。卜辭用隹為獲。重見隹下。」
（甲骨文編四〇七頁）

孫海波
「𣎵，甲九〇。說文隹，鳥一枚也。卜辭隹字象以手捕鳥，用為獲得之獲。」

河三九八。地名。在呂。卜。一（甲骨文編一七二——一七三頁）

孫海波 說文「隹，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古文以為獲字，象捕鳥在手之形。一（說文解字注）

屈萬里 「隹，當是隹之異體，即獲字。」（甲編考釋四三九葉）

陳煒湛說參卜字条下。

按：卜辭隹皆用為獲。从手持隹為獲，引伸之為凡一切獲得之意。隹為獲之初文，獲為後起形聲字。許慎訓「隹」為「鳥一枚」，義乃晚出，非其初朔。

1731 隹 叔

商承祚 「隹，疑獲字之別構。」（殷契佚考六九頁下）

按：字不當釋「隹」，疑為「隹」之異構，辭殘，於辭例不足徵。

1732 敔 摧

孫詒讓 「敔从隹从攴，疑當為難之省。周禮秋官有雍氏，攴即此官也。」（雍氏）

王襄 「古敔字。云釋隹。亦見季敔。」（類纂存疑第三第二十葉下）

商承祚 「與廣韻同。季敔與此同。」（類編三卷十九葉）

楊樹達 「敔疑當讀為罪。」（卜辭求義四三葉上）

假簋之字，虽与之构形相同，然究当今之何字，以年荒代逮，文字屡经衍变，而说文解字又竟失录，难予徵实。兹姑臆作假，以待考定。至于卜辞中之为用，就辞例言，约有如下三义：

(一) 与囙字同例者：

□□卜，殷贞：王梦，佳假？

亿七一五〇

贞：帝佳降假？

续五·二·一

贞：帝不佳降假？

林二·二·三

(二) 与嬖字同例者：

贞：其有来假？亡来假？

乙二五七五

(三) 为方国名或地名者：

假入十。

京六
存二·五四

丙申，假示二屯。岳。

除右三例外，尚有若干类似人名，或他意之例，以辞残有间，无法考知其确矣。——契文举
例十一 中国文字第四十三册四九〇〇至四九〇二页

于省吾

「古文字从支与从足往往互作，不烦举例。西周金文有季假簋。晚周古籀文有

的假即古推字，也即古摧字。古文从支的字后世多变为从手。例如：说文扶字的古文作技，

推从佳声音符同。关于推之通摧，今举五个例子：一、说文：「推，推隗高也，从佳佳声。」

段注：「推隗，犹崔嵬。」二、庄子齐物论的「山林之畏佳」，畏佳即推隗耳。崔嵬之倒文。

三、广雅释詁：「推，推也。」王氏疏证谓：「推推声相近。」四、集韵平声六脂谓：「崔同佳，

又上声十四贿谓：「佳同推。」这也是下文所引第二条的佳字通摧之证。五、甲骨文王亥之

亥作婁（佚八八八），也作婁（渚一〇六四），其从佳与从崔互作。由此可见，

推摧之通是没有疑问的。诗北门的「室人交徧摧我」，毛传训摧为沮。又雪汉的「先祖于摧」，

摧与北门的摧字同义。总之，摧训为沮，典籍中又每训沮为毁为坏，一义相贯。又广韵下平二

十六咸：「假，士咸切（音饒），鸟假物也。」按假摧双声。鸟假物应解作鸟摧毁生物，和灾

害之以相因。这是古文字偶于后世字书的一例。

今將甲骨文言敔之例，擇其詞句較為完整者，分条录之于下：

- 一、貞，□帝佳降敔○貞，帝不佳降敔（續五·二·一）。
 - 二、貞，帝不降佳（續存下六八）。
 - 三、帝其降敔（乙五七五）。
 - 四、今龜其出降敔（林二·二六·一三）。
 - 五、貞，其出降敔（林二·二二·三）。
 - 六、丙辰卜，方貞，翌，告敔于□，一月（前四·四·六）。
 - 七、茲兩氏敔（粹七五五）。
 - 八、貞，亡來敔○貞，其出來敔（乙二五九五）。
 - 九、其出入敔（前五·二五·二）。
 - 十、□曰，其出降大敔（乙二六五三）。
 - 十一、翌乙酉，敔至于河□（外五一）。
 - 十二、貞，敔其大泉（前四·三三·七）。
 - 十三、□□卜，殷貞，王□祝佳敔○貞，王祝不佳敔。（乙七一五〇）
 - 十四、□申卜，貞，方帝平敔。九月（甲一一四八）。
 - 十五、于貞，平敔（拾二·一三）。
 - 十六、貞，平敔于貞（粹六·七）。
- 以上所列各条的敔字，均應讀作推，推作名詞用，指推毀性災害而言，干詞又元不可通。第二、二条的敔其大泉，泉即古冽字，在此應該為烈，說文訓烈為火猛。這是說，推毀之災既大而又猛烈。第十四条的方帝平敔，方為四方之省稱，方帝是帝方之倒文（詳釋方土）。平應該為寧，古籍每訓寧為息。這是說，用帝祭于四方，以寧息推毀之災。
- 總之，敔即古推字，与推字通。甲骨文除有時用作人名外，都指推毀的災害言之。卜（甲）
- 骨文字釋林 釋敔 二二三頁至二二七頁

溫少峰 袁庭棟

「甲文有敔，是字，釋者多家，皆未能盡合辭意。朱培仁先生認為：

「敔字的字形，有手執長杆驅鳥的象形。廣韻：「士咸切，音餽，鳥敔物也。□（甲）古文所及映的上古植物水分生理學知識，載南京農學院學報第二期。這是完全正確的解釋。日敔字既有鳥敔物□即鳥害之義，又有驅逐啄食作物之鳥以保護庄稼之義。一字及訓，此為古代訓詁所習見。卜辭云：

(200) 申卜，貞：方帝平（字）敔；九月。（甲一一四八）

鳥害。以上二辭之「寧」與「寧」同例，乃卜問是否在先公以等鬼神之前舉行祭祀，以止息為嚴重。(200) 辭記時在九月，其又尤是，因為九月正是作物成熟及收穫晒藏之時，鳥類損害糧食最為

(202) 我：降傲？降傲？

(203) 今龜「秋」其出「有」降傲？「乙二六五二」

此二辭記時在八月，或言「今秋」，與「乙二六五二」辭相似，都是在收穫季節卜問鳥害之辭。

由于鳥害時有發生，故而「傲」字卜辭中已由「鳥害」引申為「災害」之義，如「貞，其出

一有」來傲？亡來傲？「乙二五九五」「茲」而氏「氏」傲。「粹七五三」之類即是。

不過，由于材料的限制，目前我們尚不能見到殷人驅鳥的更具体的記載，這是令人遺憾的。「殷代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第二二〇——二二一頁

按：于先生釋「惟」讀作「惟」是正確的。卜辭「傲」有災咎義，或用為人名。

獲

羅振玉「說文解字」：「獲，雨流雷下貌。从水，隻聲。」卜辭中為樂名，即大獲也。或从水隻聲，或者又隻省聲。「殷釋中六十八葉下」

王襄「古漢字」：「類纂四編第十一第五十葉上」

葉玉森「按竹書紀年」：殷高成湯二十五年作大獲之樂。羅謂獲即大獲，乃樂名，宜可信。惟本辭無一祭名，與辭例不合。或獲仍祭名，祭時作大獲樂，乃謂之獲耳。「前釋一卷三十四葉下」

吳其昌「獲」者，此片一指前「三、五」片——摘錄者——作「獲」，从水从佳，卜辭中「獲」字多為此，乃本字也。亦間有繁而作「獲」狀者，「錢四·一六九·一」从水，从隻（即獲之本字）乃繁文也。至後世「獲」字，悉以此繁體以別于「淮」字，而左卜辭則「淮」「獲」當為一字也。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濩，雨流雷下貌，从水，萑聲。』」卜辭中為樂名，即大濩也。按雅說是也。所以知者：此片一指前一二三五片——摘錄者——云：「王寧大乙，濩。」以下辭通用之文律數之，則此「濩」字之地位，正當他辭祭名之地位，絕無例外，故決知此「濩」亦必為祭名之一。祭而名「濩」，則必為獻濩舞之濩祭矣。與此片卜辭例類絕同者，如云：「乙亥卜貞，王寧大乙，濩。」「亡尤。」「續一八三」云：「乙卯卜貞，王寧且乙，濩。」「亡尤。」「續九一八」云：「丁卯卜貞，王寧大丁，濩。」「亡尤。」「林一六二一」諸「濩」字，皆非以獻濩之祭名辭之，則決不可通。又云：「庚寅卜旅貞，翌辛卯，其濩于丁。」「商九一二」此文更必當以「其獻濩于丁」解之，始合。以是推證「濩」字之義，必為一種樂舞之名，施之於祭，因即以為祭名者。既知其為樂舞，則樂舞之在殷代而名「濩」者，斯必為「大濩」矣。按周禮春官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濩，大武。」又曰：「：：：：：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王。」鄭玄注曰：「大濩，湯樂也。」又漢書禮樂志記先王之樂云：「：：：：：湯作濩。」「：：：：：濩者，救民也。」「白虎通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並畧同」又春秋元命苞亦云：「：：：：：湯作濩。」「：：：：：濩之時，民大樂其救之于患害，故樂名大濩。」其左傳典，「濩」又通假作「濩」。孟子三辯篇云：「：：：：：湯放桀，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湯命伊尹，作為大濩。」公羊隱五年何休注云：「：：：：：殷曰大濩，殷時民大樂其濩已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更後羣籍，則「濩」又從「音」作「護」。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又廣雅釋詁四：「：：：：：護，護也。」綜其實，「濩」「護」「濩」皆「濩」之一字之嬗衍而已。故書羣籍並以謂「濩」。樂為殷湯所作，別無異說。湯即大乙，而此片卜辭及續編一八三卜辭，並以「濩」樂施于「王寧大乙」之祭，知故說之亦有其本，非盡誣妄矣。其他「濩」祭所及，大丁、祖乙及丁，並在大乙之後，「濩」始于湯，似屬可任；故說卜辭，相得益彰已。但「濩」之本義，以卜辭書契所語示於我儕者推之，以水从佳，佳者，鳥形。「濩」字亦有作「濩」狀者，「商九一二」正象鳥入水之形，殆原始此樂，模擬飛禽浴水之鳴音歟？此雖不敢確定其故，而字形之昭然顯示者甚明；有以知往說以為「民大樂其救濩而名為濩」者，可以決定其後人望文生義之臆說而無庸于殷代之史實矣。使吾人由形以會意，所測尚不遠者，則殷商一代之樂，其準則益可以想象，以輕麗靡曼為主，乃惟求其美妙而悅耳，而與周樂大武「揚休山立」之發揚蹈厲之尊嚴悲壯之態，適成兩極。：：：：：一中畧——摘錄者——周民族音樂之泉源，由于模擬耕夫之邪許，與鬥士之引吭，商民族音樂之泉源，由于模擬湖上之好鳥與水濱之鳴禽，商周兩民族文化之根本遠異，一崇「美」，一崇「實」，隨處可見，此亦其澄：一端矣。——殷書契解詁第六六——六八葉——

隹



按：契文與隹有別。羅振玉釋「隹」可從。然以為樂名則不可據。
隹：均為祭名。當讀為「淪」。詩葛覃「是刈是穫，淪也」。爾雅釋訓：「是刈是穫，淪也」。漢書郊祀志：「不如西鄰之淪祭」。注：謂淪煮新菜以祭。以湯煮物皆謂之「淪」。此當
隹：均為祭名。當讀為「淪」。詩葛覃「是刈是穫，淪也」。爾雅釋訓：「是刈是穫，淪也」。漢書郊祀志：「不如西鄰之淪祭」。注：謂淪煮新菜以祭。以湯煮物皆謂之「淪」。此當
隹：均為祭名。當讀為「淪」。詩葛覃「是刈是穫，淪也」。爾雅釋訓：「是刈是穫，淪也」。漢書郊祀志：「不如西鄰之淪祭」。注：謂淪煮新菜以祭。以湯煮物皆謂之「淪」。此當

按：字當隹作「隹」，當是「隹」之繁體，卜辭以為人名。



為人名

隹



按：合集八二四一辭云：「隹」。又合集九四三八辭云：「隹」。又合集九四三八辭云：「隹」。

按：字可隹作「隹」，辭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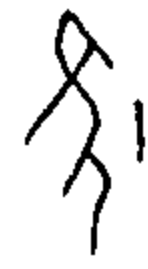
173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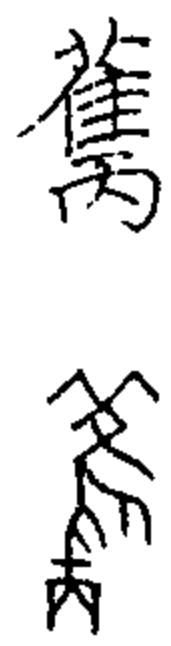
1739

按：懷一三九八辭云：酉卜：其義不詳。



1740

按：合集一〇九辭云：勿取蜀于為地名。



1741

按：字可隸作「舊」，其義不詳。



1742

按：字可隸作「匱」。合集二二〇五辭云：戊戌卜，匱在甲：其義不詳。似為祭名。



「茂」義。此賓詞位前，「黍」即穫黍也。」「（《通考》九七頁）

按：郭沫若釋崔可信，在卜辭用作地名。

1745



按：合集六六七正辭云：「呼弘往于郭比斧」。
為地名。

1746



按：合集一三八二七辭云：「亡疾呼郭」。
為人名。

174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748

風戍



小風。以為風渾言之，以為小風，分別言之也。故「戍」在契文應釋為小風之戍。休必切，風也。《廣雅》：「戍，風也。」故「戍」亦可作小風解。

按：合集三三八四解云：「辰卜，王狩霍弗卑」為地名。

1753 隹

按：字可隸作「隹」，解殘，其義不詳。

1754 翟

按：字可隸作「翟」，解殘，其義不詳。

1755 𠂔

按：合集六六四九甲正解云：「正化戔與眾𠂔」為方國名。

1756 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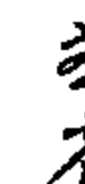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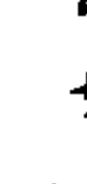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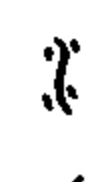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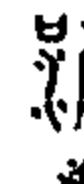

按：字从「隹」从「𠂔」，可隸作「隹」，解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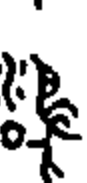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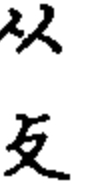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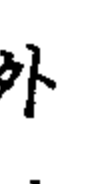




1757 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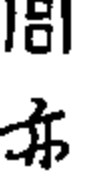
羅振玉「从隹（即水字）从口从隹，古辟雝字如此。辟雍有環流，故从隹从口，乃

1685




乙未王卜在淮鯨魚，翼其口，其幾口，受祐？王（一）曰：「……」南明八。六（五）
淮是渭水的支流。漢書地理志在右扶風下記武功有「斜水出樹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樹
嶺，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此處「淮水」曹引生一些爭論。全祖望漢書地
理志稽疑卷三懷疑「淮水」是「渭水」之誤，趙一清水經注釋渭水注也有同樣的看法。吳卓信
漢書地理志補注卷三疑為渭水，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卷上疑為雍水，汪士輝漢志志疑疑為褒
水。按神名常由遠古傳流下來，例如戰國時代的堯典和山海經保存着殷代的四方、四風神名。
武功共有兩水，斜水有祠，則淮水必即褒水。漢武功在今郿縣東。（殷代地理簡論第五十五葉）

李孝定 「說文」：「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从水佳聲。」與文同。楊氏謂為難
省，說有未安。蓋難古文作或省作乃从呂官古文聲，而淮从佳聲，二者音讀各異，有官聲則
不得為難字，而淮字則不得从官聲也。卜辭淮為地名。金文作散考甲盤師表難仲
難曾伯難曾伯一文从水唯聲，唯亦从佳聲，故得通作。唯字从口，口舌，口與難，或从口，官，
省文有別，似不得謂淮為難字也。（集釋三二八九葉）

李孝定 「說文」：「難難難也从佳難聲。」卜辭難為地名，陳謂从官省聲是也。辟雍乃後儒
所說之古制，羅氏附會，以說難字殊為迂曲。金文作難與難難難難難難
原鼎難伯鼎難。宗周鐘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一二七八葉）

李孝定 「彙說是也。王氏分釋此為難難二字，非是。呂即官之古文，其本讀為宮。王
者所居曰宮，乃後起義，字作亦當後起。（集釋一二七九葉）

張京叔 「難」在此版乃人名，當係難地酋長之名，作為人名的難字，往往沒有水，例
如：

難島于龜？
難勿島于龜？（乙編八〇八十七一三七；丙編待刊）
難島？（乙編一九三三）
真：勿難島？（乙編一〇八八）
丙（寅）卜，真：前難島？（乙編二四八四）
貞：令蘭難？（乙編二一一一）

雋

「雋」或省水作「雋」，實亦「雋」字，典籍通作「雋」。

于省吾釋雋，參雋字名下。

占卜，以定去向。（殷虛文字丙篇考釋第四六四頁）

雖的地望，王國維以為在今河南省修武縣之西。

雖在卜辭中，也有用作地名的，例如：

癸酉卜，方貞：乎雖戎臣魚？（下二一·一一）

己丑卜，方貞：乎雖其知王于丁妻二妣已亞羊三，用羌十？（洪一八一）

丁丑卜，方貞：子雖其知王于丁妻二妣已亞羊三，用羌十？（洪一八一）

□辰卜，方貞：子雖不作殪不死？（前四·二九四）

張秉叔「各」或作各，楷寫為雖，即雖字，在這裏是人名，或称子雖，或称雖，例如：

其中有所「雋往臣」者，可知所謂「雋」當是雋與臣二名的連称。（殷虛文字丙篇考釋第二七頁）

□雋往（臣）？（乙編一二三五）

癸酉卜，方貞：乎雖其知王于丁妻二妣已亞羊三，用羌十？（洪一八一）

己丑卜，方貞：乎雖其知王于丁妻二妣已亞羊三，用羌十？（洪一八一）

丁丑卜，方貞：子雖其知王于丁妻二妣已亞羊三，用羌十？（洪一八一）

孫海波「前二·五·一」或从隹，地名。（甲骨文編一八一頁）

五期則為商王國之領土。如：前二·五·一「癸未王卜，貞：旬□狀，在十月又二，□正人方。」

在。山。一（小屯南地甲骨九七七頁）

按：此从「佳」，不从「隹」，隹當作「舊」，與「舊」有別。在卜辭均為地名，無用作「新舊」之義者。地名之「舊」和「舊」則可能相通無別。

1688

1759

舊

𠄎

𠄎

羅振玉
字多如此作。

「說文解字」：「舊，鵠舊，舊，留也。从佳，臼聲。或作鵠。」此从「𠄎」，古文白

按：卜辭舊字从「隹」从「臼」，粹二·三·二合·集三·二·五·三·六辭云：「𠄎」而戌卜，𠄎新費用；𠄎舊費用。是用為新舊之舊。又用為地名。

1760

隹

觀

𠄎

𠄎

孫詒讓
（舉例下冊五葉下）

「此即隹字。」說文隹部：「隹，鵠屬，从佳，从艹，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既，讀若和。」是也。

羅振玉
許書訓鵠屬之隹字相似，然由其文辭觀之，則否矣。（殷釋中三十三葉上）

王襄

「古觀字。」隹字重文。（類纂正編第八冊四十葉下）

王襄

「古隹字。」（籀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葉玉森
胡氏謂卜辭之隹為風似鵠。本辭釋風至，亦可通。惟卜辭屢言「年隹」，「隹」

郭沫若「隹，說文云：『鵠屬，从隹从艹，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既。一禍，讀若和。在此疑即假為禍。它辭有單言『泰隹』，一禍，四、三、九、四，與征伐之事同，黎於一片者。亦有單言『年隹』者，一禍，四、三、五，似均不言之意。羅振玉以隹為隹字，更讀為觀，讀『帶井泰隹』為觀泰歸井，大謬。』（卜通九五彙背）

吳其昌「隹者，在卜辭中，本義，引申，共有四訓。其一，原始本義，乃象一隹鳥之形，『隹』，篆繪惟肖，不煩言詮。或省其雙目，形之四，則為『隹』。其在說文，於『隹』字解云：『鵠屬，从隹，从艹，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既。……於『隹』字解云：『已巳卜，其遘隹。』一後二，六、七，一則似亦以隹為不吉之鳥然。又云：『口丑，……用五口大己，……其遘隹。』一後二，三四、八，一則隹鳥亦有時可更暫以為祭高之品也。其二，則引申以為地名。或以其地因產隹者聞故，而即以隹為名也。如卜辭云：『戊午，王田貞，田一佃一隹。』一前二，二六、一，是也。一詳彼片疏。其三，則引申假借，以為『觀』字。此殆因隹目口睛炯然，視察銳利，故凡以目炯灼視察者，遂以隹形容之，就以『觀』呼之也。其在卜辭，如云：『己亥卜，隹藉。』一前六，一七、六，一。『庚子卜貞，王其隹藉。』一前二，二八、一六、一。此言王觀于耕藉也。如云：『其隹泰，不帶一歸一井。』一後二，四〇、一五、一。受……隹易……七月。一後五、七。〇。此記述觀泰與觀田也。是皆假『隹』為『觀』之證。其四，則以『隹』為祭名之一種；蓋既有『冊』一義同『殺』，一二年，更隹『隹』之詞，『隹』與『宰』可以同時刑宰以供祭，則有時為特以『隹』為祭品，宜名其祭為『隹』矣。卜辭中如云：『乙丑卜……宰隹。』一後二、六、五、一。此『隹』為祭名，無可疑耳。更如上列丁片（指三、四、一五即續五、一七、七）文云：『出母口，父口，隹。』此『隹』義亦為祭，明甚。乙、丙二片（指續一、三、三、四，前八、三、二）及本片（指前一、一六、五），皆以『酒隹』連文，明『酒隹』：『實同為祭義，殆其祭須裸酒而獻隹矣。』是故隹有四義，而本片（指前一、一六、五）之『隹』則義為祭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二〇九——二一〇葉）

胡光輝「周禮大宗師風師作觀師，觀本止作隹，傳者恐人不識，故于其旁注風，後寫者誤將注文與本字合書，遂成觀字。今以卜辭證之，古本有以隹為風之例也。』（說文古文考，轉引自集釋一二九七頁——一二九八頁）

楊樹達

「按四隹隹三文音並相近，余疑隹隹一字，隹於隹加注聲符四，如尸加于為尸，

同加亡焉罔之此。崔觀音近。故假崔為觀耳。 (求義十九葉下)

又曰：「按崔為觀之省文。」 (同上)

孫海波 「字當釋崔，即獲之初文。古音和與獲、護相同，所以崔讀若和猶存。獲日的

孫海波 「字當釋崔，即獲之初文。古音和與獲、護相同，所以崔讀若和猶存。獲日的

紫，粹一四七。崔大乙。崔是祭名，當讀為灌祭之灌。 (甲骨文編一八〇頁)

饒宗頤 「按崔即觀。卜辭云：『王其崔，』 弱崔秉。 (後編下六六) 是其例。古書言
觀兵。 (左表十一年傳) 觀魚。 (公羊隱五年傳) 此但言「觀」未悉所觀為何事。 (通
考九三一葉)

饒宗頤 「舊說讀崔為觀。按說文：『崔，鵠屬，讀若和。』 雙字即从又持崔，又訓刈穀之
獲，即从禾獲聲。陳夢家謂崔即獲之初文，卜辭言毋崔其崔，與詩七月篇「八月其獲」語例同，
其說是。說文：『易，刈草也。』 崔易即收獲割刈之事。 (巴黎所見甲骨錄九葉)

饒宗頤 「癸酉卜，何貞：『由且崔 (舊) ……久歲允 ……及止用。』 (屯甲二八四七)
且舊。即祖舊。管子牧民：『敬宗廟，恭祖舊。』 是也。左襄十四年傳：『纂乃祖考，無忝
乃舊。』 舊，作名詞用，古籍所見，如稱「故舊」。 (論語：『故舊不遺。』) 先故。 (禮記祭
義：『以祀天地社稷山川先古。』 先古即「先故」。) 皆其例。管子四稱篇作「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卜辭云：『昔我舊臣。』 (庫方一五一六) 祖舊。殆可統指先祖及舊臣，皆祭
祀之對象也。 (通考一〇九四葉)

白玉瑋 參崔字条

趙誠說參「字条下。

按：字當釋「萑」。說文訓為「小爵」，未知所本。而說文訓「萑」為「鷓鴣屬」，論者或以為同物，卜辭「萑」與「萑」形義皆有別。「萑」多用為「觀」，陳夢家加以混同，非是。「萑」之用作祭名者，其義當如「灌」。吳其昌以為祭品，誤。

萑

陳夢家

王其獲藉，由往，十二月
王往獲藉，往往 甲三四二〇十下二八、一五
獲藉 前六一七、六
王往獲 淋二、一六二〇
邛方出，王獲，五月 師友一、六二
王勿獲 漳一六八五
王獲河，若 河三六六
王往獲 口 三月 續五一九、七
獲禾 燕七八九
帝姁泰，其獲 帝姁泰，不其獲 下四〇、一五
帝井年，獲 淋二、一三一、一二
帝姁田，獲 甲三〇〇一
子儻弗獲 前六、四、四
年不其獲 珠一一七五
年獲 前四、四、三五
泰獲 前四、三九、四
獲芻 前八、三、二，八、四、五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獲作萑，舊無說。說文曰：「萑，鷓鴣屬，从佳，有毛角；讀若和。」又曰：「萑，規獲商也，从又持萑。」獲，刈穀也，从禾獲聲。卜辭「萑」即獲之初文，古音和與獲、獲相同，所以萑讀若和猶存。獲的古讀，卜辭「毋獲」、「其獲」、「不其獲」、「獲」都是動詞，與獲相同。七月、八月其獲同。卜辭萑，隻有別：萑是說文的獲，是刈穀；隻是說文的「獲」，是田獵所獲。

一編述第五三五葉

孙海波《上》
 甲二九〇二。用为灌祭之灌。L（甲骨文编一七九页）
 陈梦家读为收获之穫。丁亥重崔。

癸卯卜，貞：王旬亡猷，在六月乙巳工典，其隳？（前四·四三·四）

己巳卜，其遘翟？（后下六·七）

征翟？（后下六·八）

乙丑卜，
☒定釐☒？
 （后下六·五）

這些藎字都是名詞，可以拿風字來解釋它，又如：

王其隴？

弱（后）下六·六

那些萑字則為動詞，可以拿覲字解釋它。至于萑字的用法，一，用為地名者，例如：

丙午卜，方貞：羽乙巳其征，受崔又？（通別乙，東大，五）（注一）

戊午卜，方貞：王（往）崔^亡在[？]（翌二·一六·二〇）

己亥卜，貞：王往崔藉征往？（甲編三四二〇）

庚子卜，貞：王其萑藉由往？十二月。（后下二八·一六）

寅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戊午（王）☒田隹☒知隻☒？（前二·二六·一；通七〇六）

癸（亥）「ト」， 般貞：于京雀？（鉄二六二・二）

由崔大子世 \square 用 \square 于 \square ? (后下三四八)

二、用為人名者
例如：

己未卜，
知子墜于母雀？（前六·四·四）

☐寅卜，平。
☒甲申出母崔父。
☐？（戡三四、一五；續五、一七、七）

酒崔至？（前一·一六·五）

來辛亥酒隗？報于祖辛？

此外，
由崔報？酒祖辛？（本版）
又如：

（貞）：帚（井）黍其崔？

帚井黍不其崔？（后下四〇・一五）

帚井黍其崔？（后下六・九）

黍崔？（前四・三九・四）

□□「卜」貞：帚妍年崔？

貞：年不其崔？

年崔？（前四・四三・五；六・一四・一）

貞：崔？（拾二・二）

這些崔字都与「黍」「年」相連，則此字必與農事有关，陳夢家以為即穫之初文……按陳氏之說甚是，但是他把卜辭中所有的崔字都說為動詞，却不尽然，譬如他說的「母崔」實即「母崔」之誤，而他在例子中所舉的「子偃弗崔」實即「子偃弗崔」之誤。（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七七——一七八頁）

（注一）此辭之意义，郭氏考釋（P・一四）以為：「卓，其征崔，受祐也，謂卓崔均國族名，甚是，但謂「卓其征崔，受祐」則非，蓋此辭乃同卓之出征其受崔之助与否也。

生祥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記郊特牲：

灌用鬯。

蓋灌為祭祀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而卜詳於徐中舒釋籍（詳見集刊二本一分十二頁）象人持耒耜操之狀。曰「崔」之藉，古者天子藉田千畝之藉。如禮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以為醴酪齊盛。

月令：

是月也……躬耕帝藉……命曰勞酒。

周禮甸帥：

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

由此可知，天子藉田，必行酒禮，並治馬不詳。國語周語說文公諫周宣王不可廢藉田之礼云：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諱曰：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司空除壇于籍……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

……所谓王裸鬯饗醴，即卜辞之「灌」也。说文：「裸，灌祭也」。段注：「诗毛传曰：裸灌鬯也」。周礼注曰：裸之言灌，灌以郁鬯也。卜辞如：

福大乙，酒灌，王每？

甲一八五〇

福大乙，酒灌，亦其祀。故卜辞之「灌」，以礼考之，乃藉田时所行之礼，礼用灌祭。

……然以甲编一三六九片

弱耜，其受又辛？

言之，「管」乃耜耒而行灌祭也……卜辞又有「灌河」之辞如：

貞，王管河，若？

甲骨文錄三六六

……灌為祭名，犹「奠河」。「帝（禘）河」之祀，「祀河」之比。

殷契佚存第五八三片「乙巳既灌」下缺。其「既灌」，豈非「灌」之省？子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之「既灌」乎！

綜言之，卜辞之「管」或「灌」，当釋灌，即說文之灌。鴟屬，借灌為禘灌之灌。一（釋管）

國文字第六卷二七九〇頁至二八一〇頁）

白玉崢

「前賢之釋本字也，率多与灌定为一字，已概如上揭，然就二字之辞例言，无

一相同或近似者。再就时序之衍变言，二字亦见于同期之卜辞。因此，窃疑应为二文；然否，尚待董而理之，探而讨之，予以论定。又释「灌」之四为「灌」之目，其说殊非，盖甲文中从目之字多矣，无一以目为目者，亦无一以目作目者，其非为目之省变甚明。故其字仍当以从「灌」从「目」之字为是。又吴昌氏认定地名之「灌」，为字义之引申，其说殊非。盖凡地名之字，皆为字音之假借，此为稍有文字学之常识者皆知之事，勿庸置辩。吴氏又谓：「灌字引申假借为觀，其说更属非是。盖引申为字义之事，假借为字音之用，吴氏竟于此二者不之知，元怪其说之可笑也已。姑隶作灌，盖为说文中所有也。」（契文举例校读二十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六二页）

温少峰 袁庭栋 「甲文有「管」字，多释为「灌」或「觀」，误。陈梦家先生释「灌」，

读为「獲」，即今「获」字（殷墟卜辞綜述第五三五頁）。其说是。卜辞云：

（208）（207）
……貞：帝（婦）妣田灌（获）？（合五六）

又此字有與鳳字同見於一片者，一鐵二六〇。又明二一四六，二片俱殘僅存二字，一不得為風。余謂此當是冢字之異，說文：冢，覆也。从月豕。一字今作冢。曰豕為冢，曰佳為冢，意也。字每與風雨同見，必假為天象字，無疑。余意蓋假為冢若霧。書洪範：曰雨，曰霽，曰霽，曰霽，傳云：蒙陰闇，疏云：曰霽，北氣蒙闇也。又云：霽聲近冢，詩云：零雨其蒙。均以為冢釋冢，一今書竟作冢，乃銜色所改。音近可通。史記宋世家引作霧。卜辭：零雨其蒙。其言：雨星。風星者，為詩之零雨其蒙。其單見者蓋用為霧。一卜通八五葉又釋考一〇九葉下引辨八二一

郭沫若

「星當是冢」古文，讀為霧。舊說釋風，非是。一（辨考八六葉上）

陳夢家

「說文：『霽，雨止雲罷貌。』霽是雨止雲散，天已廓清，定與啟白日雨止霽雨

止是不同的。卜辭的星字，應是說文卷五口部的隹字，說文曰：『高，至也。从佳上欲出口。』字象以單，鳥之形，爾雅釋詁：『隹，謂之單。』注云：『捕魚籠也。』說文作隹。隹霍同，从佳而音之相同，古音與廓為近。武丁卜辭云：『羽壬寅易日？壬寅隹？』一（續五十三）『羽丁酉易日？丁明隹？大食日度？』一（續六十一）『參乙六三八六二』『卯雨，辛隹。』一（續六十五）『六』『羽辛丑雨？隹？』一（續下二五六）『羽癸卯帝不令風，夕隹。』一（續二四五）『羽甲戌甲隹？』一（續四三六八）『羽壬寅戌？壬寅隹？』一（續一六六）『旬日其雨，其于丙辰隹不雨。』一（續八一九）『因日允出雨，乙巳隹。』一（續七十一）由此可知凡一卜之中預卜天氣者有：（1）易日或隹，（2）雨或隹，（3）或隹。則隹不是陰，不是雨，也不是白日雨止，而是雨止雲散。集韻：『隹音霍，皆明也。』玉篇：『隹音擴，明也。』其義與卜辭之隹近。乙卯允明隹，可參證。卜辭：星字亦可讀作隹，說文：『星，覆鳥令不飛走也。从网佳，讀若到。』說文：『昭，日明也。』昭，明也。音皆與到同。卜辭：隹若讀作昭，與郭義亦相若。一（綜述二四五至二四六葉）

孫海波

「冢，从月豕。一八三。从月从佳。說文所元。郭沫若以為冢字异文，假為冢，為霧。

書洪範：曰雨，曰霽，曰霽，傳云：蒙陰闇。疏云：曰霽，北氣蒙闇也。又云：霽音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均以蒙釋霽，音近可通。丁雨，乙霍不雨。

附：京都二六四。或从山。一（甲骨文編三三二頁）

李孝定

「說文：『冢，覆也。从月豕。』黎文从月佳，舊多釋為鳳之異文，假為風。惟甲文鳳字皆从凡作月，而此字皆从月無一作月者，足證其誤。葉氏舉『大冢冢』一辭謂冢是風字之異，

說非。曰大雷風。與大雷。蓋是紀天象之辭，然風象不必同字，猶言曰大雷雨。茲大雷風。風雨室六同字乎。陳氏釋崔讀為霏，有未安，崔字从口，古文从口之字若尤央之屬皆从口，無一从口者，是澄二者之非一字。且陳氏說崔為雨止雲散，是與改義相近。卜辭中每多崔改對貞之辭，以陳氏言則將無以為辭。郭釋眾讀為霧，蓋霧，以讀陳文所舉諸辭如續六三三，下二五，六續四三六八，爾六五二六等辭莫不怡然理順。以粹八一九云。旬日其雨其于雨丙辰崔不雨，蓋謂丙辰僅有霧而不雨，以讀為霏則其意將為丙辰雨止雲散不雨。上言雨止而不言不雨，不亦繆復無理邪。通讀諸辭，實以郭說於義為長也。即如陳氏之言亦當釋為崔讀為唯不當讀霏。本書已於四卷佳部收此作崔，其字主於口，依例應入口部，以為崔字重文。一集釋二五四二葉。

張東叔

「崔」字，郭氏讀為霧，即后世的霧字。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八二頁。

于省吾 一甲骨文第一期的崔字习見，作「𠂔」或「𠂕」。王國維謂：「𠂔」从佳从凡即風字，卜辭假風為凡。一戰考三六四一陳夢家釋崔為崔（綜述二四五）。按王和陳說并誤。郭沫若謂：「崔」當是冢之古文，讀為霧。一粹考六一一又謂：「𠂔」辭崔字殆兩用，其言雨崔，風崔者，如詩之零雨其蒙。其單言者，蓋用為霧。一通考四一六一又：「𠂔」丁明崔大食者言丁酉之天明霧大消散也。一殷契余論易日解一又：「𠂔」乃暘之借字。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从日易聲。是則易日就言陰日也。一同上。按易日每與崔連稱，故引此條。一按郭謂崔當是冢之古文，讀為霧，頗具卓識。但既謂雨崔和風崔連言，又謂崔字殆兩用則非是。今將甲骨文有「崔」字的貞卜擇要錄之於下，然後再加以闡述。

- 一，辛丑卜，自，自今至于乙子雨，乙崔不雨（綴合三七七）。
- 二，𠂔日其雨，至于丙辰崔，不雨（粹八一九）。
- 三，辛丑卜，方，翌壬寅，士寅崔（珠一六六）。
- 四，癸子卜，翌甲戌，甲崔。六月（戰三六四）。
- 五，辛未卜，內，翌壬申，壬冬（終一）日崔（續存下七六）。
- 六，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崔，王來途者，雨小（乙六四一九）。
- 七，「癸」未卜，爭，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出食，甲崔，不雨（丙五九）。
- 八，辛丑卜，爭，翌壬寅易日，壬寅崔（續五一）。
- 九，乙未卜，王翌丁酉伐，易日，丁明，崔，大食日（續六一一）。
- 十，丙申卜，翌丁酉伐，易日，丁明，崔，大食日（續二〇九）。

鳥 于

从雲今声。以甲骨文驗之，則露為后起字，初文本作霰。總之，甲骨文以从佳今声之霰為陰晴之陰，犹之乎以从佳口声之霰為雲霧之霰（詳釋霰）。造字之初，霰與陰元法形容，故以形声字的霰、霰明其音与义。但是，霰与霰之所以从佳（与鳥同用），是由于某种鳥鳴预示天气将变的缘故。某种鳥鳴预示天气将变乃中外习俗所共知，不烦引述。至于甲骨文以霰為陰蒙（詳釋霰），它和霰字的区别是，霰為輕陰，故有时只言曰霰日。但輕陰逐渐加浓，也能降雨。一（釋霰，甲骨文文字释林一一一至一一三页）

按：于先生釋「霰」讀作「陰」是對的。說文「霰」為鳥名，而以「霰」為「雲覆日」。卜辭以「霰」為陰晴之「陰」，當為音假。「霰」與「霰」義俱相因，乃後世區別之文。

于省吾

「甲骨文有曰乎多射霰，隹曰（隹存上七〇五）之貞，又有曰不其乎多射霰。射霰曰（隹游一三〇）之貞。霰字，王襄誤釋為霰，甲骨文編未收，續甲骨文編誤列入霰字中。按霰字作于，上从戈，下从隹，即霰字的初文。古文隹从隹从鳥每互作，它和霰字构形截然不同。商代金文霰字屢見，霰字作于，且率自作于，霰字从隹从鳥每互作，均係从鳥戈声。此字也见于它器，不备录。王念孫謂：「以諧声之例求之，则当从鳥戈声而书作霰。霰字古音在元部。古从戈声之字，多有读入此部者，故说文闕从戈声而读若縣，戾从戈声而读若環。霰之从戈声而读与专切，亦猶是也。」（廣雅疏證釋鳥）按王說甚是。一（釋霰甲骨文文字释林三二五页）

趙誠 「于」，从佳，从佳戈声，實為霰字初文。有的书也写成鷁，如集韻，是一種鳥的名稱。卜辭所說的曰射于（射鳥）（存一·七〇五），即用其本义。一（甲骨文簡明詞典二〇五页）

按：于先生釋「霰」為「霰」。合集五七四〇辭云：

「……貞，呼多射霰隹。」
為狩獵之對象，乃用其本義。

張秉叔「易，象鳥頂有丛毛，疑是鳳字之別体。鳳為地名，在殷之東南，与攸相距大
約有五、六天路程，董彦堂師殷曆譜下編卷九帝辛日譜，頁四十九說：

十一月大戊戌朔。

辛酉廿一日 王在燥，步于雉。

癸亥廿六日 王在雉，步于西。在十一月，征人方。

十二月 癸亥王卜貞：旬亡眚？在十月又一，征人方，在雉。（金五八四）

己巳二日 王在日。步于攸。在十二月。

癸酉六日 王在攸。在十二月。征人方。（續三·三〇·七）

癸酉王卜，在（攸）貞：旬亡眚？在十月又二，征人方。（金五八四）
癸（酉）卜，在（攸），（泳貞：王）旬（亡眚？王來）征（人方）。（前二·一六·

六）
从上面的一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鳳（日譜作雉）和攸都是征人方途中所經過的地点，癸亥在鳳，癸酉在攸，中間相隔十一天，不過其中自甲子至己巳已有五天是在日耽擱的，所以在路上走的日子不過五天罷了。鳳或猶鳳方，丁山以為即鳳夷，在漢志上安國的安風縣，即今安徽霍邱县与攸（今安徽桐城）或說安徽永城）相距不過五、六天的路程。（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白玉崢「就字之构形审之，疑即今隶焉字之初文。其与凤字之异，不仅头饰；即其佳字之构形与修饰亦异。凤身之佳，必以斑羽为饰，与佳之构形，截然有別，明白清楚。而焉身则与佳字全同，不仅无斑羽，且无歧羽。又焉字仅见于第一期及第五期之卜辞，且皆寥寥数字。至其在卜辞中之为用，就第一期言，在极少之数字中，又半为地名，余则以辞残有间，字意难予肯定。再就见于第五期者言之，均为地名，无一例外。而凤字则否。就甲文以证甲文，二字之构形，与在卜辞中之为用，迥异其趣，是必为二字无疑。再就小篆之作焉、诅楚文之作焉言其构形仍与甲文相同。是焉之释焉，殆无疑也。至甲文中地名之焉，当即今隶之郢字。疑即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於郢。」杜预注：「郢，今颍川颍陵县。」字又作陽。后汉书郡国志：「陽陵，属颍川郡，春秋时曰陽。」颍川之陽陵或郢陵，即今河南省之郢陵县，地在殷墟之南，与商近也。」（契文举例校读十一中国文字第四十三册四九〇二至四九

按：釋「鷹」，釋「焉」均不可據，卜辭為地名或方國名。

1767

崔 芳 芳

余永梁「此疑進字。說文近字古作𨔵。卜辭文曰：『貞于口南進奠。』又曰：『𨔵進。』」

孙海波

师友一五八。地名，在崔岳。
 L (甲骨文编五七页)

嚴一萍

「卜辭有𠄎及𠄎字，孫海波甲骨文編隸定為隹附錄於止後，葉洪漁前編集釋引

余永梁說釋進。案此字在下辭均為方國地名。如曰壬寅卜為侯弗我災？曰為侯我災。通。五九三。曰辛亥田為侯□家□。仿三九。為臣屬殷王朝之諸侯。如曰貞于取為？貞癸十牛？貞于杯。為重。


？貞夔五牛？通·四·三六·七此時夔已稱叛，故有曰呼取之卜。別有一版曰貞夔人子宅。五九〇六爻有徵集義，乃貞徵集夔人以歸夔地，似為叛亂已平撫輯流亡以安夔社之意。故同時

期他辭又有「貞乎往奠于易」，勿乎奠于易。九、五三三〇。易既平，易地仍歸殷商版圖，故武丁卜辭又有「猶莫」，「辰卜猶莫」。坤、三二五六。辭。至文武丁時代當為殷商之屏藩。

卜辭曰：「戊寅卜，方至，小時，出日，方在其。」外二二七。方為文武丁時代，常見於卜辭之外族，或謂夏世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之方族，後裔。漢書屬之陳夷傳，知其地望，東在殷之東南方，其為

其近隣也。此𪔐字，余永梁釋進，葉氏從之。今細審之，當即說文之𪔐若離。說文曰：「𪔐，離也。象形。」在切離篆文𪔐以佳音。初學記亳州引「昔」下有「𪔐」字，則離爲形聲字。段氏說文注

曰「謂烏即雛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古文作烏，小篆作雛……言其物。此云烏雛也言其字。爲存雛字，自經典循爲履烏字，而存義廢矣。揆段氏之意，烏即雛字，惟有古文與小篆之別。按

今傳世銅器銘文所見，凡言「鳥」者多與赤字連文，蓋均借爲「履鳥」字。據金文編所錄諸鳥字凡七器，桓侯鼎作並譌受太甚與他器之字形殊不類，餘六器所作諸鳥字形體大致不殊。此下

一段考證隸文編爲字所見六器之年代從畧，定記今以字形之演變而論，則西周年曆譜所推定者，上承甲骨之末，下啟小篆之端，秩然有序。茲據以排比以見其遞嬗：

甲 骨 文 武 丁 時

西元前一三〇〇年左右

孟鼎

九九九

師虎簋

九七六

師楚簋

九五六

元年師克簋

九二四

師晨鼎

八七六

吳方鼎

小篆

以孟鼎之與相較，下半佳，佳為受已多，上半止字尚存三歧。師虎簋師楚簋則最形似，从止

截取鳥之下半遂成今形，許君謂「象形，離也」，既識其字義乃昧於初文。段氏知鳥與離為古

今字，可謂卓識，然無緣知是佳之譌也。古音止在支部，昔入之部，之支聲近相通，故古字从佳

止聲，之佳可隸受而為今字，从佳昔聲，離也。儻無卜辭，則所謂古今字者終難通其郵。今山海

經南山之首曰離山，與卜辭毗鄰東夷之離皆在殷都之南，地望相若。逆臆之，或即殷為佳侯之

故治，則地亦可徵焉。定按：下段考鳥之，地望从畧。中國文字第三冊一至七葉釋義。

嚴一萍：「此為字：余永梁釋進，叶氏从之。孫海波未釋音義。今細審之，当即說文之鳥

若鶴。」「釋義：甲骨古文字研究二七五頁。」

屈萬里：「此為字，隸定之當作佳。」（甲編考釋二九四葉）

李孝定：「說文：鳥離也。象形，離篆文鳥从佳，管。契文：鳥，嚴氏釋鳥可。惟疑字上从

止，象鳥之毛冠，偶與止字相類，非从止聲，止猶鳳上从艸，偶與艸字相似，實非从艸也。嚴氏以止聲

似有可商。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鳥字已見嚴氏文中所引，亦不復贅。卜辭進字作鳥，从

止从佳，此所以止與从走同，非鳥字所从象毛冠形也。也與鳥有別。進字見第二卷是部。」（集釋

一三九三葉）

張亞初：「从佳从止，以止為聲符的佳字（綜集二三三頁），就是后世的離字。說文訓

鳥也。集韻平聲支韻以離為離。早期以止為聲符，后世則以此為聲符。」（古文字分類考釋論

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八頁）

1705

按：字只能隸作「雀」，在下辭為人名，地名及國族名。



按：卜辭云：「中卜，般貞，宜捍不佳我易其終于之。」似有災咎之義。

合集六九四四

鳳 風



孫詒讓「此字上似从佳，而文特繁縟，疑即鳥之象形字。說文鳥部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上。此文鳥之羽尾足咸備，疑最初象形字本如是，與佳小異，上似从辛，疑當為鸞之省。說文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从鳥繼聲。周成王時，太昊獻鸞鳥，即此。鸞止，一藏五五三，一猶言鸞鳥來集也。又案說文鳳古文象形作翽，一舉例下冊五字，與此有上相近。鸞為鳳之屬，或本从朋，此凡說，無左證，附識以備攷。一舉例下冊五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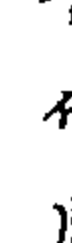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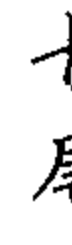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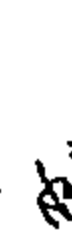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鳳古文作翽，二形，卜辭从鳳，與鳳畧同，从日，即凡字。古金文作日，與此小異，與篆文同。惟从日者，省作日，與許書篆古二文不合耳。龍字从日，鳳字所從上與龍同，此於古必有說，今無由知之矣。王氏國維曰：「卜辭中屢云「其邁大鳳」，即其邁大風。周禮大宗伯風師作觀師，以龍，而卜辭作鳳，二字甚相似。予案此說是也。考卜辭中諸鳳字，皆均為風，古金文不見風字，周禮之觀，乃卜辭中鳳字之傳寫。蓋端平為命，語凡為風耳。據此知古音假鳳為風矣。」（殷釋中三十二葉上）


王襄「殷契借鳳為風。初期象鳳之形，繼則字旁加點，有風動塵起之誼；后則加月，即即」

王襄「殷契借鳳為風。初期象鳳之形，繼則字旁加點，有風動塵起之誼；后則加月，即即」

古文凡，（凡散盘作凡，聃敦作凡皆可证），由象形已演为形声，许说鳳从鳥凡声。南宮鼎之

巽形。卜辭爲風字。予冀疑其象大鳥。

冠省，受作  等並象鳥有長尾， 象尾末有圓斑如孔雀。然或古代鳳尾亦有此斑，鳥尾長則奮翼一飛，風象自見。故古風字以長尾鳥从日，日疑舟帆之形。一凡或帆之古文。長尾鳥與帆並可占風，故先招制風字，段二物以象意，省左省右仍並為風。其从  者，大鳥舉則塵揚，殆以狀飛塵歟？一說  陳邦懷氏謂鳳字所以从  即說文解字之艸字，吉城氏曰：許說鳳屬有名鶯鶯者，鶯族即華嶽。按二氏之說足補余疏。又  二六〇四。  二字在一版上，予曾疑霍非風字，一彈契校譚。嗣得一龜版文曰  王步  大  鳳，與他辭言  大  鳳。一後下三三六。  大  鳳。一後下三六三。  大  鳳。一清五三。之辭例並同，乃知霍鳩為風字。一說見拾遺考釋十七葉。孫疑雖有誤也。一前釋二卷三十五葉。

「卜辭」，，各家釋鳳，假風，至確。邦懷從弟謂上從輩省，邦福案古僕、

羣從歸附。誼。詩既醉篇云。景行有僕。傳。附也。據卜辭龍鳳既皆從革省。正有龍飛鳳儔。

卜辭鳳字所以之聿，即說文解字之聿字，其作平者，省文也。許君說聿字曰：

蓋以鳳龍爲不經見之物歟？
（小要十三葉下）
 叢生艸也。象華嶽相並出也。
 段注云：吳語不經見者謂華嶽。
 考卜辭中鳳與龍字有從華者。

「鳳文从華極是，許說鳳屬有名驚鷺者，驚鷺即華嶽。」（小箋自序二葉上引）

郭沫若
例之，足證殷人以觀（鳳）為伊尹之配。它辭言剛于伊爽。（通二五九）及戊辰葬（遵于妣戊武乙爽）祭鳳之辭。鳳又稱帝史，曰于帝史鳳二犬。（通三九八）又王室帝史。（通六四）此蓋殷人神話，蓋者以伊尹之配死而為風神也。粵風之事，卜辭尚有之，曰甲戌卜其粵風三羊三犬三豕。（籀典禮一六）曰辛酉卜粵風。（玉九犬）。（傳九九二）曰癸酉卜玉粵風。（籀下四二四）
粹考一一〇葉

又曰：「後漢書東夷傳言：『夷有九種』，中有風夷，此風方當即風夷矣。」（粹考一五二葉背）

丁山「後漢書東夷傳風夷注引紀年及御覽八二引紀年有風夷，是風夷者，夏后氏故國也。商周以來，載籍多不傳。風，卜辭通假為風字，鳳氏其即夏后氏風夷之胄歟！」（殷周氏族方國志一四八葉）

陳夢家

「卜辭風作產或觀，有『大風』、『小風』。（一）一九四，拾七、九，武丁卜辭又有『大振風』，于省吾以為即大驟風。大慕風（駢枝三：三）。康辛卜辭有『大颶』。（一）三九一八

廣雅釋詁四：『悅，狂也。』『兄』、『王』古音同，當是大狂風。凡此大風、小風、大驟風、大狂

風乃是風力的區分。爾雅釋天有四方的風名，廣雅釋天有八方的風名，後者根據了呂氏春秋有

始篇、淮南子天文篇和史記律書。凡此與卜辭的四方風名，都不相同。善齋藏骨（京津五二〇）

撥二：一一九（京津五二〇）和洽二六一（十三次發掘所得）都記有四方的名和各地的風名如下：

東方 風曰易
南方 風曰炎 善齋骨方名與風名五例
西方 風曰東 善齋骨方名與風名五例
北方 風曰段

山海經北山經：『北望鸛號之山，其風為飈，說文易下引作『其風曰易』，此丁聲樹所指出。

周語上：『警，告有協風至。』注云：『立春曰融風也。』北山經以此方之風為易，與卜辭不同。康康卜

辭云：『大荒西經曰：『來風曰韋』，此楊樹達說（續微居甲文說一七一）。其於南風北風，字既不減，

也不必與古書風名強合。此四方風名，乃風神之名，猶後世稱風神為飛廉或屏翳。』（綜述二

四一葉）

孫海波

「辭，拾七、九，鳳用為風。」

（甲骨文編一八八頁）

孫海波「辭，甲三九一八。从鳳从兄。說文所无。卜辭用為風字。癸亥卜，燎貞，有

屈万里「字束定當作觀。按，當是颶或颶字。《書·无逸》：『無皇曰：之皇，漢石經

作兄。《詩·桑柔》。倉皇慎兮。韓愈城南聯句。龍駕聞敲髓。是知皇、兄同聲，字書有髓。髓字音橫。《玉篇》云：「暴風也。」韓愈城南聯句。龍駕聞敲髓。是知皇、兄同聲，字書有髓。髓同字。《甲骨文》可見卜風之辭，而觀與觀（觀）皆从瞿作，則觀為髓若髓字，蓋無疑也。

饒宗頤。其間刺義尚多有待探索，茲再補論於次。

東方曰析。《劍橋大學藏骨》云：「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育三。」《金璋四七二》。《大荒東經》言：「東方曰析。」析，析也。析，乃東方區域之通名，他辭云：「自出希。」之曰灋，夕出豕在析，八月。《續合編一六九》。《文錄六八十七二四》。此記天象，謂夜有豕星，在析出現。《史記·天官書》：「奎為封豕。」《正義》：「奎一曰天豕。」此殆指奎星見於東方之析。古天文列星次有十二次之區分，其一曰析木。《爾雅·釋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箕為木宿，斗為水宿，天漢起自箕尾，於辰在寅為木，故主起處而名為析木。殷時稱東方地區曰析，必與星宿有関，可知分野上寅宮。析木一名之產生，已有悠長歷史。

東方之風曰飈，即國語之協風。《周語》云：「耕藉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韋注：「立春日，融風也。」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山海經·北山經》：「毋逢之山，北望鷄號之山，其風曰飈。」字又作飈。《說文》：「飈，字下引作飈，其風曰飈。」《南方之風曰飈》。此字實即微字，微字從此得聲。《卜辭》恆見人名微。《殷綴二七三》。《說文》：「微，通作微，故廣雅釋詁：『微，明也。』」《見通訓定聲》。此字楊氏讀作光。謂即凱風是也。《爾雅》：「南風謂之凱風。」字又作「愷」。《淮南子·地形訓》：「南方曰巨風。」高注：「一曰愷風。」

南風下言「尸」者，此亦星占之說。《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云：「與鬼五星，中星色白如粉，紫者，積尸氣也。」尸疑指南方積尸之氣。西方曰蕤風曰「畢」。他辭作蕤風。《前編四四二六》：「蕤風，重豚，又大雨。」《畢乃蕤之省形》。又《辭編一二八一》：「其畢，重日燠（蕤）蕤用：『（涼）津四三一六重』。蕤韓即指西方蕤之韓風。善齋巨骨刻辭作：『西方曰蕤風曰蕤。』實當作：『西方曰蕤風曰蕤。』方合。《大荒西經》言西北曰來風曰韋，即韓風是也。

北方之風曰「侵」。諸家未詳。侵于卜辭為瘕字。《廣雅》：「瘕，病也。」王念孫疏證：「說文民皆病曰瘕，瘕與瘕同。」呂氏春秋有始覽：「西北曰厲風。」《楚辭·天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王逸《章句》：「伯強為大厲瘕鬼。」伯強即禺強，為北方神名，見莊子《海經》等書。《淮南子·地形訓》云：「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不周風，厲風，地刑訓云：「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

皆西北風，後起之異名；殷人稱之曰「疫」，役即疫，以其神為厲疫鬼，故曰疫風，亦稱厲風。厲與疫同義，「檀弓」下：「新祀殺厲。」鄭注：「厲，疫病。」字又作厲，左哀元年傳：「天有災厲。」杜注：「厲，疾疫也。」故知疫風即厲風，此義可補胡楊二氏之缺略。

柳有進者，漢人有風占之說，見論衡變動篇，亦稱「風角」。後漢書郎顗傳注云：「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西漢翼奉京房皆有風角書，一見隋志，一何休復為之注。爾雅釋天言四方俱言八風，緯書如通卦驗，一左昭二十年正義引一春秋考異郵一御覽九引一亦述八風之名，八風即合四方四隅之風，此後起之說。殷人已言四方風名，即風占之證，此言術數史者，不可不知也。右辭貞禘四方之風并行米祭。米即祈，此方為厲疫鬼，故禘之；東方為協風，能成樂百物，則祈之。一原甲左橋殘缺，于西南方亦應有米字，今殘。一月令云：「礪禘以畢春氣。」鄭注謂：「礪，牲以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此即米風之義，後世祈風之術，殆昉于此乎？原辭立西方南方中間有：「貞：豕其出不一行，與甲上端。」出豕不若，一月日語對貞，其卜日辛亥，正值孟春，復貞用豕，其為礪禘之事明矣。一通考四八八——四九一葉。

張秉叔 「鳳」在今安徽霍邱縣。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七五頁。

饒宗頤 「按觀字从風从兄，字書所無。周禮大宗伯觀師，古文風字从萑，此从兄。釋名：「兄，荒也。」東陽古通，故風，殷人讀為兄也。一通考一一三一葉。

張秉叔 「（一）（二）二辭的「鳳」字，假「鳳」字為之，這在甲骨文中，已屬通例。甲骨文中「鳳」字，都被借為風字，從來沒有當作鳳凰之鳳講的。」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下輯二第

謝信一 「屈翼鵬先生曰：『禘，未定之書，作觀，當是臚或臚字。』」的說法是對的。集韻下平声耕十三：「臚，平萌切，大風也；臚，呼宏切，大風也，或以左。大風又同果風。」高氏的中國上古音摘要中，臚同在廿一部，而臚在十六部；但是此三字字音之差別甚小，可以通假。

臚	臚	臚	臚	臚	臚	臚	臚	臚	臚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呼宏切)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	/	/	/	/	/	/	/	/	/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	/	/	/	/	/	/	/	/	/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	/	/	/	/	/	/	/	/	/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buwɿŋ.6

臚 自然我們有理由認為臚、臚與臚、臚是由一個字演變而來的。所以甲骨文的臚即是小篆臚。臚的初形，其意以為暴風也，大風也。《甲骨文中之鳳臚臚說》中國文字一九七九頁）

李孝定 考其字形，似為从隹兄聲，當束定作觀。辭云：今日亡大觀，與風同義。《甲骨文字集釋補遺四四三九頁》

李孝定 說文：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鶒鷖思，龍文，虎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臚亦古文鳳》。《梁文象鳥形》。或亦从凡聲。並段為風。其為方國之名者，殆當如郭丁二氏之說。至郭氏謂殷人以鳳為伊尹之配，諦審原辭，鳳、伊二字似不相屬，疑別為一辭，即如郭氏所讀，其說亦待考。陳邦福謂龍鳳从草，乃葉字，有歸附之誼，說涉附會，殊不待辨。陳邦懷氏謂字从草，即許書之草是也。惟引段注謂吳語以不經見為草，蓋因謂龍鳳从草，蓋不經見之誼則殊迂曲。蓋吳語以不經見為草，蓋因謂龍鳳从草，蓋不經見之誼則殊迂曲。且係方言殊語，黎文遠在三千年前，亦非吳人所造，安得有此意乎。蓋从草者，象鳳頭上叢毛之冠也。許君訓草為叢生艸，叢字亦从草。鳳殆即今之孔雀，其頭上毛冠固象叢生艸也。葉氏謂鳳亦鳳，或體之段為風，說非，已於佳部辨之。又謂从凡乃古帆字，帆可占風，故先招段以象意，說殊荒誕。許君明謂鳳从凡聲也，此與王襄氏所云有四正四隅八方風向之說同不足辨。小篆从鳥凡聲，正與之省文也。許書鳳下出古文一體作鳳，本係象形，而解云：故以為朋黨字。此許書說段借之例，後世復段為朋貝字，此蓋顯字音義既殊之後，乃以段借字之朋專行耳。說詳前一卷珪字條下。金文作鳳，鳳魚臚，且發蓋。《集釋一三六六葉》

于省吾 甲骨文的臚即古鳳字。甲骨文以臚為風，係造字假借。因為風无形可象，故借用音近相通的臚字。第三期甲骨文稱：「甲寅卜，乎鳴罵，隻臚。」丙辰隻五。《甲三一一二》。臚字作鳳。甲骨文臚作有字用者只此一見。鳴為习見的人名。罵即罵字，从鳥从佳古同用。《說文》：「罵，覆鳥令不飛走也，从四佳，讀若到。」《段注》：「四部有罩，捕魚器也。此与罩不独魚鳥异用，亦且罩非网罟之類。謂家禽及生獸之禽，處其飛走，而籠罩之，故其字不入四部。今則罩行而覆廢矣。」《按段氏曲為之解。罵字从四佳，其本义為以網捕鳥。前引一段甲骨文是說，商王令鳴用網捕鳥，丙辰这天捕獲五只臚鳥。由于用網捕之，故所獲自是生臚。甲骨文有「其隻生鹿」，《粹九五一》之貞。因為甲骨文有时用網捕鹿——「日乎多犬网鹿于楸」，《乙

五三二九），故燕生鹿。因初器中鼎的曰垂乎歸（餽）生觀于王曰，郭沫若同志謂曰生鳳自是活物曰（系考一八），可以與甲骨文互相證明。L（釋義甲骨文字釋林三二三——三二四頁）

姚孝遂 一王即后世之曰鳳曰字，本象鳳鳥之形，但在古文字中從來未見過當鳳鳥之鳳用，而仅仅只是用作風雨之風，有时也用作人名。L（古文字的符号化問題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一一〇頁）

尤仁德 考古界對鳳的來源的解釋有兩種：認為玄鳥即鳳，此說本于楚辭離騷：曰鳳凰即受治兮，恐高辛之先我。L據孔雀的形體與甲骨文的及文獻所描述鳳的形象相近似，認為鳳即孔雀。筆者認為，甲骨文燕與鳳字形體相差太遠；孔雀產于印尼和我國雲南，迄今的考古發掘材料，尚無三四千年前黃河中下游及周圍地區發現孔雀的紀錄。故知以上兩種解釋均難以成立。

曰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物。L曰從原始宗教產生的觀點來講，能夠引起人們產生宗教觀念的對象，是那些與人類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聯繫并經常有利害關係的自然對象。L據此，

鳳可能是雞的神化。

（一）從甲骨文鳳與雞的字形對比來看：L兩者形象較接近，其共同的特征有：有羽冠或肉冠；長而丰满的尾羽；足趾寬大有力（所从之四，即足趾，甲骨文追字作四，九〇八五），可證一。另外，說文佳是短尾鳥總稱，鳥是長尾鳥總稱，而甲骨文鳳字絕大多數從鳥不從佳，與雞字從鳥是一樣的（說文雞字籀文作日雞，篆文作日雞，知篆文從佳者是后起字）。

（二）從文獻中鳳與雞的形體對比看：

1. 山海經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L

2. 逸周書王會解：西申以鳳鳥，注：曰其形如雞。L

3. 說文鳥部：曰鳳：雞喙，五色各舉。L龍魚河圖：曰雞有五色。L戶雅釋鳥：曰鸞鳥，

鳳凰也。L說文鳥部：曰鸞：赤色，五彩雞形。L

4. 孝子傳：曰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L

5. 古人說鳳高六尺（爾雅釋鳥郭注：而雞大者高達四尺，尾長四尺（同上），鸛（雉雞）

尾長六尺（埤雅引薛綜說：二者形體尺度相近）。

6. 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L周易說卦傳：曰離為雉。L雉是雞之

原種，也是鳳之原型。

7. 是鳳凰本雞屬，故又名鷄鷄，或名莎鷄，鷄善鳴，而鳳凰為鷄屬，故鳳凰謂之鳴鳥。詩

卷阿：梧桐生矣，于彼高岗，凤凰鸣矣，于彼朝阳，莘莘萋萋，雞雞喈喈，朝陽之時，雞喈喈之聲，此鳳凰為雞屬之明驗。（聞一多古典新義爾雅新義）

(三)从文献中凤与鸡的品性看：

1. 徐整正历：曰黄帝之時，以凤为鸡。曰
2. 卜辞曰甲寅卜，呼鸣焉获凤。曰（甲三一·一二）；曰（缺一）不其呼多（缺一）获射凤。曰（簠游田一三〇）凤为神鸟，于田猎中不可获，曰获凤，实即获雉鸡。

3. 卜辞曰辛巳卜貞，牛示，求自上甲一牛、豕、佳、羊、凤、犬。曰（簠帝系一三）其用凤作牺牲者，应是鸡。

4. 括地图：曰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凤卵。曰凤卵实即鸡卵。中药凤凰衣，即鸡卵之内膜衣。可谓佐证。

5. 拾遗记卷一：曰尧在位七十年，有祗支之国，献重明鸟，状如鸡，鸣似凤，每当元旦，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象也。曰供重明鸟即凤，而用鸡为象。

6. 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汉书音义：曰鷩，鸟似凤也。曰司马彪曰：曰鷩，山鸡也。曰

7. 急就篇注：曰九家易鸡为凤精，故鸡十八日剖而成雏，二九十八主风。曰说文羽部：曰

翰，天鸡也。曰一曰晨风。曰卜辞借凤为凤，或即源于古人以凤、鸡同为主风之鸟。

8. 广雅释鸟：曰凤凰，晨鸣曰发明。曰玉篇：曰鸡，司晨鸟。曰两者均属司晨鸟。

9. 鷩冠子：曰凤，火鸟，阳之精也。曰春秋解诂：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

物。曰皆属阳精之鸟。曰说文鸟部：曰凤，生于东方君子之国。曰风俗通义祀典引青史子书：曰鸡者，东方

之牲也。曰尔雅释畜：曰鸡三尺曰鷩。淮南子览冥训：曰秋鷩鸡于姑余。注：曰鷩鸡，凤凰别名也。曰

12. 鸾为凤之别属。山海经西山经注：曰旧说鸾似鸡，故有鸾鸡之称。蔡邕琴操志：曰鸾旗，俗人名曰鸡翹。曰

13. 礼记月令：曰乃以雉尝黍。注：曰用小鸡作祭求黍丰收。曰史记封禅书：曰凤凰麒麟不巢，佳谷不生。曰小鸡凤凰同为祈求丰年的祥鸟。曰

雉是家鸡原种，故鸡属雉科。据上述，可以设想凤可能是鸡或雉的神化，正如龙为蛇的神化一样。如好墓的玉雉，如好墓作者称之为玉凤，也是有一定道理的。L（商代玉鸟与商代社会，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五九至六十页）

按：卜辭鳳字象鳳鳥之形，或增凡為聲符。所从之𠂔或𠂔、或𠂔，乃其頸部之羽飾，所謂「鳳頭」者，非說文之𦏧字。獨體象形字均不得割裂其形體加以比傅。

卜辭鳳字皆假為風雨之風。風本無形可象，从虫凡聲之「風」乃後起孳乳字。

卜通三九八「于帝史鳳二犬」，郭沫若以為「蓋視鳳為天帝之使」。殷人崇尚鬼神，已形成較為系統之上帝觀念。舉凡風雨豐歉，災疾禍福，均視為或神或祖主之。天帝與人王，具有同等之威嚴，亦有臣正供其驅使，「帝使風」即其一例。

小篆「風」字，許慎以从「虫」之意為「風動而生」，不可據。後起文字形體，有時具有隨意性，不必強為之解。

卜辭「鳳」未見用為本義者，于先生所據甲三一·一二實乃「雉」字，說見「雉」字條。據中鼎「觀」亦「鳳」字。不得釋「𦏧」或「𦏧」。

霍

𠂔

按：霍從雨从霍，當為「風」字之異構。辭為

乙	乙
五	八
六	三
九	七
七	五
合集	合集
一	一
二	二
八	八
一	一
七	七
正	正

永雛

霍佳

𠂔𠂔𠂔

𠂇

羅振玉「說文解字」：「𩇑，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𩇑然。」叔男父世作𩇑，从𩇑，

王襄
「古籀字，从三隹。」
(籀文殷契類纂第十九葉)

孙海波
前二·一五·七·从龕。地名

四 存 一 或 伐
 一 七 四 从 霍
 四 五 八 隹
 一 甲 骨 文 編 一 八 六 頁

李孝定 「說文」：「霍，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霍然。」 黎文均从三佳，在下辭為地名。辭云：「癸未卜在霍貞王旬亡禍。」禍在六月甲申祭祖甲。虎甲：「癸未卜在霍貞王旬亡禍。」續三、二九、四、四。在霍。續次：「王叶曰吉。」前二、十五、七。癸亥卜在霍貞王旬亡禍。惟續四、一四、八。霍字祇以一佳，辭云：「貞霍。」其霍與它辭，例亦不同，疑當與後世「霍然」同。以古文偏旁多寡隨意例之，與从三佳者當是一字。金文作「隹」，隹男父區而隹，隹鼎从隹者與小篆同。今隸作「隹」，从隹，與卜辭或體同，其有文也。」（集釋一三五—葉）

按：卜辭「隹」字均用為地名，或从隹作「隹」，其文為「而伐霍」。孫海波以為从隹（文編四一五），非是。其下當為「隹」痕，孫氏故誤為从隹。小篆作「隹」，今字作「隹」。

隹



羅振玉 「說文」：「隹，獲也。从金，隹聲。」 段君注曰：「少牢饋食禮有羊獲有豕獲，所以貢也。」此从隹，隹聲，殆即許書之「隹」。或加「豕」象水形，所以煮也。隹即獲字，或省隹作「隹」。（殷釋中三十八葉下）

王襄

「古隹字，从隹。」

（類纂四編第十四卷六十一葉上）

商承祚

「此字从隹隹聲，殆即許書之隹字，从金為淩起之字。」

（類編十四卷一葉）

葉玉森

「此字……从隹，疑獲或淩省聲。商氏釋隹可信，惟謂隹聲則非。」

（前釋毫

六事四十二葉下）

楊樹達

「隹氏釋隹是也。从隹者烹煮之器也，義文安而从金則泛而不切矣。」

（甲文

說六葉上）

李孝定

「說文」：「隹，獲也。从金隹聲。」隹文獲作隹，獲亦从隹聲，是隹隹聲同也。隹氏釋

此為隹可以。

辭云：「貞隹其有疾。」記二七六二人名。它辭僅餘殘文。」（集釋四〇六〇葉）

尤仁德

「食鳥」 甲骨文「隹」（粹一二二四），象鳥于雨中烹煮，汁液四溢形。呂氏春秋

本味：曰伊尹說云，肉之美者，雉、燕、之翠。曰禮記內則注：曰翠，尾肉也。曰又聘禮注：曰羞，謂禽羞，雁、鷩之屬。曰周禮夏官射鳥氏注：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雁、鷩、鷩之屬。曰又掌畜：曰共膳獻之鳥，注：曰雉及鷩、鷩之屬。曰又天官醢人注：曰七醢：醢、醢、醢、醢、醢、醢、醢。其用法或整頓，或雁醢。曰婦好墓的玉燕、鴨（鷩）、雁、雉、鷩等，殆是主要的食用禽類。其用法或整頓，或制成肉醬。一（商代玉鳥與商代社會，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五七頁）

按：字當釋「鑊」。漢書刑法志：大辟有鑊，顛抽質鑊亨之刑，顏注：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淮南說山訓：嘗一鬻肉知一鑊之味，高注：有足曰鼎，無足曰鑊。契文從鬻，皆有足。說文訓：鑊，為「鑊」訓，「鑊」為「賞」訓，「賞」為「大盆」，亦並無足。羅振玉謂「或加」象水形，所以煮也。雙即獲字，或省隻作佳。然則契文當為會意字，而非形聲。詩葛覃：是刈是穫，毛傳：穫，煮之也。爾雅釋訓同。釋文本「獲」作「鑊」。孫炎注以為「煮之於鑊」，故曰鑊煮，實顛倒本末。鑊之本義為煮，故引申之煮物之器曰「鑊」。鑊乃後起之形聲字。

卜辭云：

「貞，東鑊」

「貞，東鑊」

「鑊」為動詞，當為祭名，謂煮物以祭，其用同於「獲」。契文漢作「鑊」，為鬻之省。初本同字。

卜辭「鑊」又為人名：

「東鑊令田」

「丁未卜，般貞，鑊从訛或：：當王事：：」

粹一 二二四
乙八 一六五

半半

張秉權「辭」乃閏字，說文四上，佳部：「閏，今閏，侶鳴鶴而黃，从佳兩省，声良，但切。爾籀文不省。」按籀文与此形近，丙編二八四「閏」考釋作「蘭」，傳寫之誤，當改為「閏」。赤出雙「係鳥名」。乙編二一一「令閏」雖「與此版之閏同，似為人或族名」。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八二頁）

張亞初釋鳥，參半半字条下。

按：合集一一九辭云：「貞，令贊：雍島。」
貞，勿令贊取雍島。
乃人名，字不可識。

雇

羅振玉「說文解字雇籀文从鳥作雇。卜辭地名中有雇字，从鳥戶聲，與籀文合。」（殷

王裏「古雇字。」（籀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葉玉森「考甘一、漢上、十二、四、雇一、漢上、四、八、又十三、二、二地，並見卜辭，惟雇作雇。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雇，民不淫者也，从佳戶聲。」（左昭十七年傳作「九雇」，知雇為雇之正字。雇地當即有雇。」（前釋二卷六葉）

郭沫若「雇，王國維釋雇，謂「雇字古書多作雇，詩小雅桑扈，左傳及爾雅之「九雇」皆借雇為雇。然則春秋莊二十三年「盟雇」之雇殆本作雇，杜預云「榮陽卷縣北有雇亭」，（今懷慶府原武縣）一觀堂別補四）今案此說不確，上第五六九片及五七〇片屢言「征夷方在雇」，又第五七三片言「在齊竦佳王來征夷方」，則雇地當於山東求之。余謂此古雇國也。商頌長發「韋顧既伐」，王應麟云「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案字記「在魯東南」）夏之故國，（古字人表韋鼓，鼓即顧，見詩地理考）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杜預云「齊地」者即此。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是也。」（卜通一六〇葉上）

李學勤「雇和勤都是滿于黃河的地名。」（殷代地理簡略第四三葉）

饒宗頤「按雇即詩韋顧既伐之顧。」（通考一〇四三葉）

孙海波「乙八八七二。地名。」（甲骨文編一七七頁）

按其器乃周公備成王東征管蔡商奄四國之器，即《詩·破斧》所詠曰周公東征，四周是皇也。《詳》《麻朔疏證》其時方當周初，殷滅未久，故此《歸》祭尚或有偶行之者。過此，則《歸》字絕不復見。《歸》祭殆即永廢矣。意者執鳥以祀先，更不副以餘品，而獨隆為專與，此殆先民佃獵時代實際生活反映之特徵，故演成此《歸》祭。及至農稼時代，則此實際生活之徵象既逝，其所因緣反映之儀式隨息，因其至宜。此所以《歸》祭行于殷而廢于周歟。《殷虛書契解詁》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饒宗頤「繫象以手獻禽於神，或从二手，或省曰又，但作《集》。《天壤》八二，《零拾》二三）古用為獻祭專字，李氏釋為《說文》訓數祭之《桑》。《金文研究》余謂字从短尾禽之《佳》宜讀為進。《說文》曰進，登也。《許言進為閨省聲，實即从佳聲，故集與進同。》《玉篇》曰進，升也。《宋玉》《高唐賦》曰進純犧。《李善注》曰進謂祭也。《公鹽鼎》曰繫于周廟。《即》曰進于周廟。《繫馬》之繫，可讀如《進純犧》之進。又按《拾遺》三十一曰貞繫馬于且。《撫》續三六曰乙未卜，其風，其繫龍。陟于祖乙未卜，其繫龍于父甲。《此》處龍為牲名，蓋讀為驪。《同禮》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故書駝作龍。《可》證。《繫龍》與《繫馬》同為進牲之事。《左傳》襄九年：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古祈禳多用馬牲。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注》：《殺駒以祈沈禮》是也。《通考》一六〇頁）

金祥恒釋此為繫，無說。《續編》一卷六頁

姚孝遂

《卜辭》曾經記載，以狩獵所擒獲的野獸供祭祀時的細牲：

《子》密隻鹿，集于：《天》八二

《其》數虎于父甲馮：《綴》二·七七

《數》兕于且：《拾》三·一一

《父》丁鼎三兕：

其五兕：《甲》八四〇

《用》犛于丁：《后》下一五·一二

《卜》辭《集》或《數》字，所从之《佳》或《倒》或《正》；或从《又》又《日》，各家索定不一。

《集》或《數》是祭名，有兩種不同的內容，而都与田獵有關。上面所引証的諸《卜》辭是

另一种曰集，祭则是未猎之前，
 曰为田禱多获禽牲也。
 {周礼}旬祝：曰禴牲禴焉也，
 {注}引杜

國禮大司馬之職，仲春蒐田，日獻禽以祭社；仲夏苗田，日獻禽以享礿；仲秋獮田，日獻禽

孫稚雛：「雥是一個形聲字，从示隻聲，讀如獲，乃獲俘獻祭之專字。L（《古文釋讀中一些問題的探討（續）》，《古文研究》九輯四一九頁）

考古所 禮：祭名。 (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九頁)

姚考遂 肖丁 卜 碑集字作此 諸飛 諸家釋讀不一

羅振玉謂：「象捧雞牲于示前，后或省以一手」。一見英編特向編 1.2。

郭沫若集作集，谓曰集字习见，上佳字均倒书，或从臼以倒提之。〔辨135考释〕

吳其昌兼作『鳥』，謂『字渙』為倒執鳥類以祭之祭名。『書契解詁』139。

胡先煒說古文考則謂曰此亦彝字之類曰。

李正衣旒纁27釋彙，以為「謝紳之祭」，全祥恒續甲骨文編從之。

唐三才
三才
天
82
考釋
兼作
唯
，
李孝定
集釋
105
兼作
樓
，

此字現以郭赤若隸作集，
便于書寫耳。

集山用爲祭名，諸家无異同。卜筮有『集院』

可
集今
集四
集用
集在
集山
集；
集不
集江
集家
集天
集耳
集倫
集一
集故
集有
集集
集外
集口

重今集 卷四 四

集覽
車今日
集覽

卜辭又有「隹來虎」：

乙未卜，其隹虎，陟于且甲山；

乙未卜，其隹虎，于父甲寅。 36

上述辞例，旧均不得其解。阮82有辞为“贞子禽一隻鹿，集于……”，显然“集”与“田猎”有关。

周礼甸祝：『禴，禴也，为马禴，无疾，为田禴，多获禽牲。』



尹一萍 一「甲骨文有一「𠂔」字，甚奇。甲骨文編未收，續甲骨文編收于卷四雁字后作附
录。迄今所見，共有卜辭四條，以甲骨文續存二、一六六版首甲最為完整，其辭曰：

（戊子卜旁貞王逐𠂔于沚），亡𠂔。（之日王）往逐（𠂔于沚），允（亡𠂔）。隻𠂔
（八）。

又，一四七九片系左腹甲之近邊部分，亦見于殷契拾綴二篇十九片。曰：

（戊子卜旁貞王逐𠂔）于沚，（亡𠂔。之日）王往（逐）𠂔，允（亡𠂔），隻（𠂔八）。

小屯乙編三六七四片則為另一事，其辭曰：

癸未卜設貞：多子隻𠂔。

殷契佚存三八九版曰：

癸未卜，永貞：翌戊子王往逐𠂔。

此「𠂔」究為何種動物，蓋疑者久之。近始確定為鷹之一种。案爾雅釋鳥曰：「鷹鵠鵠也。」郭注
：「鵠當為鵠字之誤耳。左傳作鵠鵠是也。」左傳昭公十七年疏引樊光曰：「來鵠，鵠鵠也。」

是樊本亦作來，不以為誤字。爾雅釋文曰：「來字或作鵠。」石經作鵠。郝懿行爾雅義疏以「
來」為正字，鵠為或體。曰：今以下辭證之，則鵠為正字，來為省寫。黃侃爾雅音訓曰：「鵠，釋

文作來。案說文不，上去，而至下來。名來者，蓋言其下來。此言恐非朔渚，蓋來字系來之
形，鵠即冬字也。鵠為鷹屬，鷹與鵠，更相禪化，故夏小正：「五月鵠為鷹。」六月鷹始擊。

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太平御覽卷九六二引此下有「善擊，官于代郡捕之」
八字。鄭康成注月令：「鷹始學習，謂獵搏也。」說文曰：「鵠，擊鳥也。」李涪元夏小

正箋曰：「月令鷹乃學習，此言始擊，言學擊也。」藝文類聚引廣志曰：「有雉鷹，有兔
鷹。一歲為黃鷹，二歲為蒼鷹，三歲為青鷹。胡鷹獵鷹。」是鷹為大鳥，力能击杀鷹鹿。鵠乃鷹

之一种。因鷹善擊，故官于代郡捕之。史記匈奴傳曰：「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
云中、雁門、代郡。」代郡故治，在今河北省蔚縣東北。蔚縣在河北省之西部，與山西省為鄰。

案卜辭逐鵠于沚，沚為沚或封地，與古方土方為鄰，亦在北方，大約北方自古以來多鷹，官于
代郡捕之，就卜辭之逐鵠于沚，据此以觀，捕鷹之習，由來亦久矣。一「𠂔」字，中國文字新十

期一二一——一二二頁）

為鷹之一種，其說可從。爾雅釋鳥「鵠」亦或省作「來」，當是「集」或「來」形體之鵠。



按：字从「集」从「止」。合集三二八三二辭云：「辛未貞，王其來。」用為動詞，似為俘獲之意。

佳冉 雙冉

郭沫若 「當是祭名。」（殷契粹編三五二頁）

李孝定「按：字从冉。魯氏謂冉為蘇之有元据。即為嗔之者，因謂从嗔与从言同意，字可通作，亦實未安。且卜辭契文从A作之字甚多，篆文均从冉，未有从嗔若言作者。魯氏說稿不可易也。魯氏引粹三九六，比雙，比雙音韵並同，於卜辭為讀為雙，雙眾即比眾。弗雙，乃對貞之辭。魯氏釋比讀為元，亦未安。上（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四七二頁）

魯實先「卜辭有雙字，漢輔宗釋雙（見漢隸正編十九頁）。其說非是。以愚考之，雙定為雙，當為从雙从言者互通也。然則雙當是即異構。雙義為比校，以同版它辭覈之，是為考。是就比口之字与从言者互通也。然則雙當是即異構。雙義為比校，以同版它辭覈之，是為考。謂考比師旅之技与数量及軍實之良窳也。卜辭之雙以文文審之，以同版它辭覈之，是為考。比師旅之得失，如云「己丑貞，其雙眾，即大司馬之，比軍眾，比雙，比雙者，比即下三八，九片与此為同文異版」所謂「雙眾」即大司馬之，比軍眾，比雙，比雙者，比即下三八，謂其雙眾之事也。其云「大算者，其即雙之省体。大雙義即同比之大比。」（殷契新詮之一第二五——二六頁）

考古所 集：在此片卜辞中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九一六页）

姚孝遂 肖丁

1132

17) 戊申貞，其隤眾入。 18) 弱隤

有可能为招集之意。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二一页）

夏渌

从隤（隤初文），下从管，象形文字，代表笼子，这是喂鸡、养鸟配种繁殖的专字，经书中假借左酬的仇，为之也。也写作君子好仇的仇。仇，训匹。我们为了减少刻字，都用仇字代替。卜辞文例还有：戊申貞：其仇众人？弱仇？（《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三二）等等，仇众

是什么含义呢？

尚书召诰：

予小子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孔传：仇，匹

也。

郭疏：

仇，就仇也。卜辞里的仇众，也就是仇民，另外还有民

仇。

民，

民，就民也。仇众，就是仇民，另外还有民

言民在下，

同上匹之。

（匹夫、仇民，和奴隶繁殖，往书叫仇民，就是传疏注解说的

言民在下，

同上匹之。

（匹夫、仇民，和奴隶繁殖，往书叫仇民，就是传疏注解说的

言民在下，

同上匹之。

（匹夫、仇民，和奴隶繁殖，往书叫仇民，就是传疏注解说的



粹369

柯昌济 按集字从佳从月，字义无徵，卜辞以之通用再字，或亦有偁举之义。秋算当为秋季收禾之事，故称秋算。L（殷墟卜辞综类例证考释，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五五页）

按：字从「隤」从「冉」，「隤」或者作「佳」，隤可作「隤」，「隤」均用作动词，主要有隤

「戊寅，其告秋，纂于高且變六。」
又合集三四一四八辭云：
「庚午貞，秋大纂。」于帝五丰臣血。在祖乙宗卜。
「秋纂」，「秋大纂」，當指蝗蟲為患，祭告於神祖。參見「秋」字條。

雉
雉
雉
雉
雉
雉

羅振玉「說文解字雉古文作雉，从弟。今以卜辭考之，古文乃从弟，蓋象以繩繫矢而射，所謂繒繳者也。雉不可生得，必射而後可致之，所謂二生一死者是也。許言从弟，殆失之。」
（殷粹中三十二葉下）

王襄「古雉字。象以矢貫鳥頸之形，為雉之初字。」（盩厔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陳邦懷「卜辭雉字皆從夷，第一字从夷，即說文解字之夷。第三字从夷，則夷之反文也。段注說文雉字云：「雉古音同夷，周禮雉氏掌殺艸，故書作夷氏，大鄭從夷，後鄭從雉，而讀如弟。今本周禮作雉者，俗裂也。」又按段先生周禮漢讀考卷二云：「雉氏注：「故書雉或作夷。」」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然則夷即雉字。邦懷按段云雉古音同夷，夷即雉字，皆足證卜辭雉字確是從夷。說文解字古文雉從弟，蓋亦為從夷之訛，段云弟聲，恐不然矣。卜辭弟二第四字所從弟，則為夷字之變體。卜辭第五字所從之夷，省作人，而與矢形近者，是小篆雉字所從矢所由出歟？」（小篆十四葉）

陳邦福「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七葉云：「丁巳卜貞帝雉。」又同葉云：「貞帝雉三年。」三豕三犬。邦福案：卜辭雉祭疑丹鷄之祭也。爾雅釋鳥云：「鷄，天雞。」逸周書王會解云：「文翰若翬雉。」風俗通祀典篇云：「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帝以丹鷄祀日矣。」（說文四葉下至五葉上）聲亦羽去魯侯之答。是卜辭雉祭疑爾雅之天雞，山海經之丹鷄祀日矣。」

于省吾「佚五：「伐衛不雉眾。」九二二：「受不雉眾，其雉眾。」鄴三下三八二：「伐弗雉王眾，伐弗雉王眾，伐弗雉王眾，伐弗雉王眾，五族其雉王眾。」三下三九、十：「五族伐，弗雉王。」一眾。三下四四、五：「癸，于昌迺伐我，不雉人。」按

雉从矢作个者交體也。或以土作壘者繁文也。祭文雉免。雉亦作繫。从矢从夷一也。上文所舉諸辭。雉字。均應讀為夷。周禮羅氏注。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作。夏日至而雉之。爾雅釋詁。雉。陳也。樊注。雉。夷也。楚辭東方朔七諫。悲。列新夷與椒楨。漢書楊雄傳。列新雉於林薄。集注引服虔。雉夷聲相近。是雉夷字通。澄。左襄二十六年傳。夷師燔。注。夷。傷也。荀子君子。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注。夷。滅也。傷與滅義相因。安之。祭文雉衆雉人相屬為文。均就征伐言之。雉字應讀為夷。夷謂夷滅。其言衆者謂衆人。語之省。猶之。不盡衆。亦作。不盡衆人也。一駢三第二十五葉上釋雉。

楊樹達 甲文有雉字。从佳从至。旧无釋。余疑當為脰字。說文四篇上肉部。曰脰。鳥胃也。从肉。至聲。義為鳥胃。故字从佳。非鳥莫屬也。篆文變為从肉。則人与禽兽皆可通矣。一（釋聲。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四頁）

陳夢家 卜辭的雉字。武丁作。至。康辛作。矽。康丁從。矢。或增土。康丁所以之。至即至字。皆象矢至於地。凡此諸形。意當相同。方言六。雉。理也。爾雅釋詁。矢。雉。旅。陳也。郝疏云。旅者師旅也。人衆須有部別。與陳義近。雉可能是部別。編理人衆。卜辭說。王作三師。右。中。左。辨五九。又說馬分爲。左。右。中。中人三百。爾雅。三。二。如此一百人為一隊乃殷代師旅的單位。乙辛卜辭在一版之中。卜左。右。中。中。雉衆。則此。衆。是。分三師的。康丁卜辭有。衆。一百。辨。一一五。之語。則左。右。中。之。衆。各為一百人。康丁卜辭有。王。衆。則此。王。衆。可能即是。王。自。無。八九。王。衆。受制於五族成。則。王。衆。似為守邊之人。卜辭又有。王。人。紀。四。五四。王。族人。河。五。八。七。和。王。衆。應有所不同。一綜述六。九。葉。

陳夢家 雉衆 多射不至衆 鐵二三三一

其矽衆 不矽衆 下二二二

受不雉王衆 其雉王衆 佚九二二

五族其壘王衆 卣三三八二

雉衆不雉衆 弗戔 林一、二四、一六

以上的「雉」字。武丁作。至。康辛作。矽。康丁從。矢。或增土。康丁所以之。至即至字。

皆象矢至於地。凡此諸形，意當相同。方言六曰：雉，理也。爾雅釋詁曰：矢，雉。旅，陳也。都疏云：旅者，師旅也。人衆須有部別，與陳義近。雉可能是部別，編理人衆。乙辛卜辭在一版之中卜左、右、中之雉衆，（見前五六一）則此曰衆，是分三師的；康丁卜辭有曰衆一百，（一辭一五〇）之語，則左、右、中之衆各為一百人。康丁卜辭有曰王衆，則此曰王衆，可能即是王自。王衆，（燕八九）王衆，受制于五族戎，則王衆似為守邊之人。（續述第六〇八——第六〇九葉）

孫海波 「雉，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雉二。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綴二，一六八。不雉衆。古雉，夷通用。夷，古訓傷。不雉衆，犹言不傷衆也。

島邦男先生綜類
甲骨文編 0971 澤
六〇一六一頁
236-2

为
非。
王
貴
民

凶 傷 可 有 的
的 众 以 日 占
貞 (二) 是 招 吉 辭 (一)
卜 卜 吉 致 凶 日 上
用 辭 利 或 的 引 引

仍 然 有 文 意 (三) 凡 灾
显 著 的 如 (1)
众 人 吗 ? 上
是 族 一 地 一
字 为 动 词
官 之 署 , 他
来 卜 辞 就 是
不 管 那 种 解
能 占 问 他 们
以 决 不 可 能
为 陈 师 况 , 上

備知
 五也
 六控
 一至
 一衆

自是二事。疑為雉字異文，至雉。雉字在文义上俱似為動詞，入似部族名詞，且二字均从隹部，未得其解。此外它文又有「雙眾」从雙，已丑卜其雙眾告曰父丁亡（后下三八九）。雙字亦从隹。按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曰：少皞為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似雉眾等稱或為古代鳥官之后裔，商代尚存其稱，姑舉以俟證。L（殷墟卜辭綜集例證考釋，古文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二頁）

按：「雉」字或从「夷」，或从「至」，或从「矢」，或增「土」為繁文。且有獨體象形字作「雉」，舊或誤與上「网」字相連釋「雉」，或誤釋為「鳳」。據同版刻辭為「雉」之初形無疑。說詳見甲骨刻辭研究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雉」除用為鳥名外，多見「雉眾」之記載。「雉」當從陳夢家說訓為陳列，合集三五三四七「其雉」雉「眾吉」，「雉眾」而言「吉」，不得訓為「夷傷」。

雉 鴻

羅振玉「說文解字」：「雉，鳥肥大雉也。」至从鳥作「雉」，與此同。疑此字與鴻雁之「鴻」古為一字。惜卜辭「鴻」為地名，未由徵吾說矣。L（殷粹中三十三葉上）

孙海波「澤」前二·九·六·地名。L（甲骨文編一七八頁）

按：雉字卜辭均用作地名。散盤亦為地名。

雉

王襄「疑雌字」L（類纂存疑第四第二十三葉上）

余永梁「此字从隹从匕，疑雌字」L（朱芳圃文字編四卷四葉下引）

丁山「此字演而為周代金文的雉（應叔鼎）雉（毛公鼎），直接變為說文的雍字，今

文應該是免字而不是雁字。
 細審甲骨、金文免字下部所以，實象俯身人形，而非一般人字。頗疑此即俯字表意初文，免字蓋以此為聲旁。
 卜辭免字似用為地名。L（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一六〇——一六一頁）
 按：字當釋「免」。合集一四一六一正辭云：
 「貞，王入于免末循；
 貞，勿于免末。」
 為地名。

隹

隹

孫海波甲骨文編四·一五金祥恆續文編四卷十六葉上并收此隹。

李孝定「說文」隹羣鳥也从三隹。黎文正从三隹，金收作隹可從。字从三隹會意，與義同例，音義與隹並相近。音同義近集字从此而音義並遠，蓋隹象羣鳥並飛，象舞紛沓，隹象羣鳥在木上，有棲止之象，隹同三隹而動靜各殊也。續一·七·六辭云：「武唐用王受又。」（集釋一三五三葉）受又，隹與用對舉，當與祭祀之事有關，而其義不可確知。（集釋一三五三葉）

按：「說文」：「隹，羣鳥也，从三隹」。卜辭為：「武唐隹王受又」。（續一·七·六合集二七一五一），其義不詳。有可能為祭名。

隹

隹

考古所「隹，南陽：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六頁）

按：「屯二五〇五辭云：「……翌日隹其界」

當為祭名。

又走四五九辭云：

為地名。

燕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惟



雄，鳥父也。从鳥，玄聲。帛即玄省變。一舉例下卅五葉上。孫詒讓「从佳从帛，古字書未見。攷金文宗周鐘雄字作𠂔，此疑亦即雄字。說文佳部

四篇上鳥部云：「鵠，知天將雨鳥也，从鳥商聲，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今體記無此語。一甲文字从佳从求，佳鳥義同，不待論矣。說文作𠂔，甲文作𠂔，求者，商求古音同故也。爾雅釋詁云：「通，自也。」孫炎云：「通，古述字。」說文二篇上走部趨从商聲，訓狂走，而此篇下通字从商，上有述音。莊子天地篇云：「皮弁鵠冠，而說苑修文篇則云：『知天文者冠鵠。』」字作鵠，又作鵠。說文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而說苑修文篇則云：「知天文者冠鵠。」字作鵠。馬冠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文者冠鵠。」而說苑修文篇則云：「知天文者冠鵠。」字作鵠。鄭子華：「弟子臧好聚鵠冠，鵠字音聿，上有述音。故禮記：『衣服圖及秦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上音鵠，音轉為術字耳。非道術，謂也。』」樹達按：玉篇鳥部云：「鵠，餘律時律二切。餘律切者，聿字之音，時聿切則述字之音也。蓋鵠有述音，故古字書或作鵠，或作述，或作術，而甲文亦从求作鵠也。」一求義四十六葉下至卅七葉上。

唐蘭「雄字，孫詒讓釋雄，誤。孫海波入附錄。今按當是从佳求聲。說文無鵠字，疑

與鵲同。爾雅釋言：「通述也。」釋訓：「不通不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不通即不述。是

李孝定「說文」鵲知天將雨鳥也。以鳥商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鵲。」鵲或从通。黎文以佳求聲。佳鳥同物。求商音通。當即鵲字。楊氏「說文」是也。卜辭僅餘殘文。其鵲二字不詳其義。一（集釋一三八三葉）

按：唐蘭、楊樹達並釋「雉」為「鵲」可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789



按：合集二〇五七六正辭云：「克貝南封方」似為地名。

1790



王襄「古雀字」一（類纂四卷十八葉上）

饒宗頤「雀為殷侯國」卜辭云：「乎侯雀」一（說甲四四〇一）「雀受侯又」一（說甲四七七一）亦稱「雀男」一（林二二二）其來地與田牧所至，可徵于卜辭者：「雀宅哭」一（續編六二六一）「雀易于教」一（說甲二六〇）「雀田于畝」一（偃一八九一）「水往河」一（水注）「教水出恒縣教山南」一（偃即河南偃師。是雀地當在豫西。穆天子傳：「至于雀梁，浮于

白堅、原中根。王族派駐在這裏的最高統治者、軍事首領就是淮，或叫亞淮。當然淮對最高統治者商王來說，是臣是奴隶，但在南方，在當地，他又確是一方的主宰者、大的臣僚和奴隶主。各種迹象表明，吳城這地方，就是商王派駐到南方的淮之都邑——軍事重鎮所在地。它的目的就是替最高統治者商王，保卫好這一條通向南海的要道——軍事的、經濟的和貢獻的通道。

（說淮，江漢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九七——九九頁）

按：卜辭「雀」字从小从隹，與小篆同。均用作人名。亦為國族名。

1791

雀 父

按：合集五四三九反辭云：

為地名。

1792

鳥

王襄「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
「佳，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山契文鳥与佳不別，或形似鳥，或形似佳，或佳鳥難定，所录各文可得其厓略。按許書：雞、雛、雛、雛，文皆从鳥，鳥部雞之古文与或体皆从佳，鶴、鵠、鵠、鵠之或体亦从佳，可証鳥、佳之相同。至語詞之惟、唯諾之唯，卜辭亦多作佳。今將鳥、佳及鳥、佳難定之字类别寫之，存許氏分部之旧，待通人審定。至鳥之第五字作鳥，見其省变。至文中从鳥之字見集俗敦之象，王孙鍾之鳴，鷺候敦之鷺，鵬公釗之鵬，古鉢之鷺，三數字而已。」
(古文流变臆說六一頁)

胡小石

國語 賓孟適郊見雄雉自斷其尾，問之待者曰：「憚其犧也。」此衆懸雉之

形。予以為即古犧字。一（說文古文考）

胡厚宣 釋佳。（商史說文四集一冊四八頁）

楊樹達 卜辭云：「丙申，卜，般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占曰：「酒佳出希，其出酸乙巳，酒。明，雨，伐，既雨，成伐，亦雨，卯卯星。」一據胡厚宣商史論叢引。舊通釋為鳥，謂即堯典「日中星鳥」之鳥。余按出鳥字形為鳥而口形特顯，與甲文其他鳥字不同，竊疑其為味字也。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味，鳥口也。从口，朱聲。」甲文字為象形，味則後起之形聲字也。申文之味星者，左傳襄公九年云：「味為鵠火。」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柳，鵠火也。」郭注云：「味，朱鳥之口。」味字又作喙：詩召南小星云：「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喙。」字又作注：史記律書云：「西至于注。」索隱云：「注，柳星也。」味注古音同，轉入聲則為喙，故字可通作矣。（續甲文說二葉釋）

屈萬里 鳥，象鳥鵠伸頸長鳴之狀，與效自鳥字之作者相似，當是鳥字。一（甲編考釋三七五葉）

李孝定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黎文正象鳥形。楊氏釋味者乃以六六六四，實仍是鳥字。楊氏以其口形特顯遂釋為味，是猶蠡字所以之。身有斑點，葉氏遂釋為鵠，上出前四四三二及前七二三二，兩鳥字高冠距足，羅振玉氏遂釋為鵠也。蓋商時文字猶未完全定型，尤以象形文字為然，作書者於偏旁位置筆畫多少形態動靜花紋繁簡每多任意為之，不拘一格，固不可以其形似而臆說之也。楊氏謂味注喙音近字通，均為星名，是也。然此辭祇是鳥字，釋味殊覺無據。鳥為星名，完辭或為人名，或為地名。一（集解一三六〇葉）

李孝定 按：此與前頁王秉祥雉之肅當為同字。胡氏釋佳，不如釋鳥於篆俾為近。一（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四八四頁）

白玉崢 孫海波氏釋鳥，謂為象形（文編四·一七）。楊樹達氏釋味，曰：「說文口部：味，鳥口也；从口朱聲。甲文字為象形，味則為後起形聲字也。」一（微居甲文說二頁）。崢按：字或釋鵠，言从人文演進言，殷時之人，於鳥類之識別，未必若今日之周；元說任何禽

类，皆乎之为鸟，盖为人类与之共名，而鸛，则指鸛类之专名。且在象形文字产生之时，地各皆未必定一，任何鸟类皆可图绘其形，表达其意。至杨氏释味，亦嫌迂曲，故仍当释鸟为是。

（契文举例校读十九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〇六页）

陳邦懷 「六，鳥日其矢」

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其矢，謂授商王以弓矢于郊禡之前也。詩商頌有斌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禡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大貌。詩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元子。」毛傳：「禋，敬，弗，去也。」去元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禡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禡，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禡之前。综合商頌玄鳥詩及毛傳，并大雅生民毛傳觀之，对子日鳥日其矢之意義，可了然矣。小屯南地甲骨中所發現的若干重要史料，乃史所罕一

九八二年第二期一二八——一二九頁

按：甲骨文鳥與隹之區別，在於鳥字突出其喙，隹字則否。說文以長尾、短尾言之，非是。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王筠釋例云：「鳥下云象形，是通體象形也。又云鳥之足似匕，从匕，誤也。」

卜辭鳥與隹二字區別甚嚴，羅振玉以為一字殊誤。卜辭鳥字或為人名，或為地名，亦有用其本義者，如合集四七二五「辛未卜，鳴獲井鳥」即是。

卜辭鳴字均从鳥，無从隹者可為參證。綜類二三八·三及二三八·四將「鳥」字不同形體分別為二，有一定道理。疑作「鳥」形者，當為「隹」字之異體，類纂混同為「鳥」，終覺有所未安。凡卜辭「鳥」星「」，「鳴鳥」，均應為「隹」星「」，「鳴隹」。說見「朝」字條下。纂均誤釋為「鳥」，今正。



李瑾

「統續二一六片」變其出于田（左行）？（本辭之變作鳥，李旦丘先生釋作鳳凰）

□□卜，貞□鳴，不□一人禍。
□□一人□。六月。(安四一四〇)

商族在原始社會，是以鳥為圖騰的。所以殷人迷信，以鳥鳴為不祥。武丁時卜辭說，日庚申亦出殷，出鳴雉。日(甲二四〇。十二四一五)又說，日之旦夕，出鳴雉。日(海外一。一)尚書高宗彤日說，日高宗彤日，越有雉鳴。日(史記殷本紀說，日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日(漢書五行志說，日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劉歆以為羽虫之孽。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日，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武丁恐，謀于忠賢，修德而正之。日(現在這兩條卜辭也是說，有鳥在鳴，乃反復卜問，這對於殷王武丁這一个人，是由什麼禍患呢？还是没有什麼禍患呢？左傳襄公三十年說，日鳥鳴于亳社，如曰譖之，甲午，宋大災。日亳社見于卜辭，宋為殷人之后，可見直到春秋時期，殷人的后代，仍然還保存有以鳥鳴為灾禍的宗教信仰。日(重論「余一人」問題古文辭研究第六輯一六——一七頁)

按：卜辭鳴字所从之鳥均張其喙，無一例外，與唯字有明顯區分。皆用作人名。卜辭雜字多从美聲。羅振玉謂鳴字从雞从口，諱審其形體，少數確與雞之形體相類似。雞亦鳥屬，不得謂所有「鳴」字皆从雞。參見雜字條下。

唯

羅振玉 卜辭中語詞之唯唯諾之唯，與短尾鳥之佳同為一字，古金文亦然。然卜辭中已有从口之佳，亦僅一見耳。(殷釋中三十一葉下)

李孝定 說文：唯諾也从口佳聲。日(梁文語辭之惟通作佳，亦有从口作唯者，補四二七。二辭云：日引弗改其唯小臣朋令王弗每。補五三九。八辭云：日利令其唯太史襄令。均語詞也。金文亦然。日(頌壺：唯毛公鼎：唯折鼎：唯旨鼎：唯封簋：唯王命明公簋：唯散盤：唯日：深伯友鼎：如公文宅：唯仲父：唯叔丹鼎：一集釋〇三六五葉)

按：晚期卜辭有从口之「唯」字，專用為語詞，「唯」與「佳」已開始分化。羅振玉以佳與唯「同為一字」，卜辭早期則然，晚期則否。說詳佳字條下。

1796



按：合集一一五〇一辭云：
 「：：米姑云自北西單雷：：：星」
 為星名。

1797



按：字从「鳥」从「斤」，辭殘，其義不詳。

1798

鵙



葉玉森「卜辭鳴一作鵙，疑此仍鳴之別構。从A為口，乃鳴之標識。契于鳥之身上，或身外，固无异也。」（殷虛書契前編集解三卷三十四頁下）

按：合集六〇九〇辭云：
 「庚午卜，般貞，舌方來，佳鵙，佳我田」
 似有災咎之義。

1799



按：辭殘，其義不詳。

1800



1741

校：洪二六七四辭云：
「鳥子曰鳥」
為人名。



180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駸



180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鳴



1803

按：字从「鳥」从「口」，辭殘，其義不詳。

島



1804

按：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从山鳥聲」。此正从「鳥」从「山」。純四五六五辭云：「島有因」
為人名。

燕



1805

王襄「說文解字」：曰燕、燕燕，玄鳥也，簫口布瑕，枝尾，象形。曰契文燕字象燕

燕之形。许氏籒口布瑕枝尾之说，形容甚塢，简体作𪚩，变作𪚪，𪚪或𪚫，为侧视之形。细玩为燕字，其流变虽甚而初形未泯，卜辞之燕，借为燕享字，王燕啖享，或为祭名，燕示即高禘之祀，与诗商颂玄鸟诗可互证。篆文燕字枝尾之形讹为火，与鱼尾同，盖鱼之枝尾由双钩之形𪚬变为单画之形𪚭，更于尾之两旁加点作𪚮，象尾之骨，鱼敦之𪚯明写其骨，若𪚰姓鼎作𪚱，石鼓作𪚲，古籒作𪚳，火之形特著。篆文燕鱼之枝尾讹为火形，形非其朔，谊难说解。L（古文流变臆说六〇页）

按：𪚴宛肖燕形，释燕可從。續五·二六·五「𪚴吉燕」，零拾「𪚴吉燕」，與𪚴之辭例略同。似亦為祭名。



按：合集一〇五〇〇辭云：「往逐段𪚴，弗其𪚴。」卜辭皆為獵獲之對象，當為禽鳥之名。



按：英一七一四辭云：「亞𪚴。」為人名。



按：卜辭云：「貞，令方... 𪚴。」

合集六七〇二
合集八六七五

蠟乃祭名，合集二七九九〇之𩇛與此字形義俱乖，不當同字。

180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1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11

集



羅振玉
在木上，與此同。
「說文解字」：「集，羣鳥在木上。从隹，从木。」
「殷粹中」七十八葉上。

王襄
「古集字，从佳作。」
「說文隹之或體與此同。」
「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九葉。

孫海波
「隹，前五·三七·一。从佳与說文集字或体同。」
「甲骨文編」一八六頁。

郭沫若
「集字于木上契一飛鳥形，示鳥止將止息也。」
「粹考」二一·二葉背。

李孝定
「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从隹，从木，隹，隹省。」
「集」文从佳與許書或體同，辭云：「夢集口鳥」，「隹」九一四、甲一四五、三重似與今義同。它辭殘泐，其義不明。金文作「𩇛」，「𩇛」从木，公鼎與此同。它器則于木上繪一鳥形，父癸尊、集爵、簋父癸爵並同，近於圖畫，與从佳同也。」
「集釋」一三五
七葉。

按：卜辭集字文辭均殘，其義不詳。

池。一頁松六三井鼎：王呼漁于寢池。呼井从漁。一頁松三二三而靜毀稱射于大池。似漁即矢魚之禮。一通考一〇三葉。

饒宗頤「魚即漁。佚存六五六。王弗漁，其獸。漁與狩并言，所謂以佃以漁。是也。契文動詞之漁字，或从水，或从魚，不其魚。一前編四二二二。王往征魚若。一此乙六七五一。是其例。一巴黎所見甲骨錄一二葉。

考古所「魚：在下辭中大多為人名，亦有作地名者，如甲二八二四「□卯卜，何□：何魚□受年？在此片卜辭中為人名。一（小屯南地四骨九二二頁）

姚孝遂 肖丁 637

漁與獵居于同一性質。就廣泛的意義而言，漁亦居于狩獵的範疇。前編：王狩京魚，是魚亦可以稱狩。省魚則為前此所未見。一（小屯南地甲骨考

釋一六一頁）

按：卜辭「魚」字多用為動詞，讀作「漁」，然亦有用作名詞者：

「戊寅：王狩毫魚。」前編：二九四合集一〇九一八

「貞，翌乙亥：狩魚。」

「丙戌卜貞，用魚。」庫一二二

前一：二九四綜類二九三九「毫」作「京」，字體不清晰，似以作「毫」為是。要皆為地名。

葉玉森前釋「饒宗頤」均讀此作「魚」，非是。

卜辭「魚」亦通作「魯」，「魯」今作「魯」。地名「甫魯」合集七八九四亦作「甫魚」合

集七八九五「魚」為同源分化關係。

「魚」亦有嘉美之義：

「丑貞，王祝伊尹：取祖乙魚，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

起二三四二

此處之「魚」字，其義與下列「魯」之用義同：

「丁巳卜，般貞，泰四年魯？四月。」

合集一〇一三三正

「王固曰，吉，魯」
「乙丑卜，古貞，婦姁魯于泰年」

合集一〇一三三反
合集一〇一三二正



羅振玉釋為漁字，見殷粹中七十一葉上。

唐蘭「是象口盧，在古文字多作口，和人口無別，冊、魯、古、喜、合等字所從都」
說文把古、喜、合當做从人口的口，冊字變做冊，所從曰字也從口，魯字變做魯，從白，

都猶了。一博論下編五十七葉。貞：乙保泰年。乙弗保泰年。一說乙七七八二

饒宗頤按他辭云：「魯幼，允幼，祉出，一說甲三。〇。〇。魯即魯，彝銘屢見。魯休。一說繼鼎。魯福。

一或者鼎。一萬福毛魯。一夷縛一為祝嘏之辭。在魯猶詩言純嘏。受福曰嘏，此祝先王乙一大

乙亥小乙一降福于泰也。一通考九四葉。

郭沫若「卜辭有貞今一月在會王口。一辭十一，一一一例，以卜辭及金文案之，當是

地名。余謂即是魯字，羅氏釋為政漁之漁，未確。一青銅卷一十八葉戊辰彝考釋注五

葉玉森疑曰象盤皿蓋盛魚之器，會或魚之繁文。藏龜之餘有會受泰文，似詩無

洋夢魚占年之意。別一辭。會下有于字，似又假借為漁矣。一

于省吾「說文：魯，銳詞也。从白魚聲。按卜辭魯作會，象魚在器皿之上，下不从

白，與金文同。佚存五三一：「乙丑卜，出貞：婦姁魯于泰年。又六九三：「口口卜，王佳正

商，允魯。商承作考釋以魯為漁而卜，非是。魯旅為雙聲疊韻字，故相通借。書序嘉禾篇：「旅

天子之命。旅字，史記周本紀作魯；魯世家作嘉，魯旅均應訛嘉，故魯世家以嘉代話也。書召

誥：「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即嘉王及公也。邢侯殷。拜誥首，魯天子。即嘉天子。亦猶效父

殷。休王錫效父貝三。之休王也。臣首：「尹其至萬年，受永永魯。永魯者，永嘉永休也。然

則婦姁魯于泰年者，婦姁嘉于泰年也。允魯者，允嘉也。一辭枝五三葉釋魯。

于省吾「按甲骨文魯字作會，从魚从口，口為器形（詳釋疑），本象魚在器皿之

中，說文為从白。……甲骨文之言魯，言允魯，魯均應訓為嘉。甲骨文又稱：「丁子卜，故

魚



王襄

疑古魚字

（通雅第十一葉）

吳其昌

「止日不魚」之語，殆為殷代通用之習詞，故立契文中數，遺其近似或相類

同者：或作「止日不魚」，一為「前」，一為「三」，一為「七」，或例其文作「不其魚」，止日「一如後二、二四、三」或

反其文作「止日允魚」，一如「前」，三、三、八、二，「前」四、五、七，「後」一、二、五、五，或作「今日魚」，止日「莫」，一如

後二、三、四、三，或作「止日」，一如「前」，六、一、四、四，或作「魚益」，一如「後二、三、四、三」，「前」五、

三、八、二，「前」四、五、七，「林」二、二、六、二，推原其意，「止日」與「今日」對稱，則「止日」之義，必

姚孝遂 「日魚」是「日魚」衍生的，今作「魯」。小篆為「日白」（自）。「日魚」字
所从之「日」，與「日」不同，其義又作「休美」之義，「日魚」及地名之「日魚」，但「日魚」則不能用作「日魚」，
之「日魚」，是其本義，又作「休美」之義，「日魚」及地名之「日魚」，但「日魚」則不能用作「日魚」，
均有「日」同音之義，亦不可逆轉。再論古漢字的性質，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一五頁。

姚孝遂 肖丁 「日魚」字在此用法亦極特殊。卜辭「取」祭未見附加姓名之例，而卜

辭亦僅見「有」用「魚」字。

此處之「魚」似當作「魯」，訓為「嘉」。與「乙」7781「來田年魯」之「魯」字用法同。

乙7782「王固曰吉魯」，可證明此「魯」字之涵義。

卜辭「在甫魚」，「後」上引，亦作「在甫魯」，「後」上引，可以證明「日魚」與「日魯」是可以

相通假的。卜辭「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五一頁」。

于省吾說參見「說文解字」條下。

按：魯字段玉裁、朱駿聲皆以从魚聲是正確的。林義光文源謂「彝器每言魯休，純魯，阮氏元云：魯即蝦字。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子命。魯、蝦、嘉並同音通用。魯本義蓋為嘉，从魚入口，嘉美也。卜辭魯字除用作地名或人名外，其義均為嘉美。卜辭「魯」字乃由「魚」字分化而來。古文字每增「口」作為區別符號。與「口舌」之義無關。从魚入口故有嘉美之義，其說不可據。

相等于「至日」。至月。云者，猶言「至其日」。蓋指其先已卜定之日也。「魚」字或作「𩺰」形，一為前六、一四、四、一解析釋之：則「𩺰」者，象有魚懸于綸索之形也；八者象水點之滴瀝也。魚懸索而出水，宜旁有水點滴瀝矣。湯取「魚」為象，一剝六五「石鼓大詠」維鯉維鯉，「素」之「楊」：「柳」：「詩」，「一乙鼓」是古者釣得之魚，固知素貫，此「𩺰」字正象魚在素貫之形耳。如是，則所謂「魚」者，實象注水于皿中之形，蓋釣得之魚，恐其即死，故置之於盆盎之中，益注以水，以暫活之也。所謂「今日魚」，止日奠「者」，謂今日釣得之魚，至其卜定之日始奠以祭也。由是則所謂「止日允魚」，「止日不魚」之語，可不煩言而得其喻矣。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三七——三三八葉）

商承祚「魚」字卜辭恆見，以文義釋之，亦是漁字。與魯同為爻體，从「八」皆象取魚之具。一佚考八葉）

饒宗頤「按魚字為動詞，京津三七三〇：『貞不其魚。』前編四、二、二旁卜『貞不其魚。』文同而字異。魚之作魚，其上益八形者，為飾文，如狸之作狸，4之作𤝵矣。葉氏商氏皆謂魚一字是也。一通考八五七葉）

饒宗頤「『口寅卜，出貞：羽丁卯，魚益醫。』之日：『續編五、一九、四』按『魚益醫』語亦見于大之卜辭。一遺珠三九三『魚或指宗廟薦嘉魚以享。』他詞云：『戊寅卜貞：魚多，歲，自母辛衣。』一前編一、三〇、四『魚亦祭名。』一通考八五八葉）

李孝定「从「八」从魚，說文所無。以文尋之，商說是也。今仍以其偏旁隸定於此。金氏謂與天時有閏未闕。一集釋三四六八葉）

金祖同「佚七五九片『止日允魚』與上一四七片『止日允雨』同例，似與天時有閏。一明八九三『魚允雨』可為之證。一遺珠九葉）

姚孝遂「甲三五一〇的『王魚爻不雨』，原本作『王魚爻不雨』，『魚』在這里作動詞用，相當于現在的『漁』字。這一片刻辭是占問殷王在文地去漁獵是否會遇雨。前六、五〇、四：『貞，不其魚爻。』前一、三〇、七：『日之不魚。』前四、五、七：『日之允魚。』一魚都是動詞，當『漁』字用。一關於殷代甲骨刻辭中『𩺰』方地理釋說一文，的商榷，以文雜誌一九五九年六期七二頁）

陈邦怀

「先举几条用日魚日字的卜辞：

1. 癸丑卜贞，勿自魚羊，佳（维）一牛。
2. □□□（卜），出□（贞），魚羊，之日允魚。
3. 贞，弗其魚彘呂方。
4. 王固曰，：魚酒：

以上四辞日魚日字之后带的都是名词，有羊、牛、彘、酒，结合上下文义来看，可以肯定日魚是个动词。

现在再来分析日魚日字的构造，上面是个日八日字。这个字同日彘日字的构造方法是一样的，说文解字卷三上彘部：日彘，：从彘八，八，分之也；八亦声，读若頌。日彘字从八得声，读若頌；魚字也从八得声，也应当读若頌。诗经小雅鱼藻：日魚在在藻，有頌其首，毛传曰：日頌，大首兒。说文解字卷九上页部：日頌，大头也；从页分声。日頌字当大头讲，是指人而言。诗经日魚在在藻，有頌其首，日頌是个假借字，它的本字当是魚字。卜辞里的魚字，是頌首魚的本字，所以魚字从魚。日有頌其首，日頌音墳。不过頌字又音班，卜辞里的魚字都读班。魚字当班赐讲。以此义来解卜辞，是无往而不适的。（甲骨文日魚日字试释，中国语文一九六六年一期二九页）

方述鑫

「：：：卜辞中的日魚日为祭名，盖即魚祭。：：：殷卜辞中有魚祭的实例，如出土于小屯南地H五七的历组卜辞云：日□丑贞：王祝伊尹，取白鱼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南地二三四二）先秦典籍里不乏鱼祭的例子，如礼记曲礼：日凡祭宗庙之礼：：：藁鱼曰商祭，鮮鱼曰脰祭。国语鲁语上：日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韦昭注：日名鱼，大鱼也。山海经东山经：日祠：毛用一犬，祈肿用鱼。日（甲骨文字考释两则，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六年四期七〇页）

按：卜辭「魚」之用法較為複雜，主要有二：

一為祭名，例如：合集一八八〇四辭云：

「辛未卜，貞，今日魚庸」

又合集二三七一七辭云：

「己巳卜，大貞，翌辛未魚益醫」

皆為祭名。

另一較為常見之用法可能相當於「魚」，如合集六辭云：

「庚寅卜，貞，翌辛卯王魚爰不雨。」此即用為「魚」，諸家均已列舉，「魚」與「魚」相通之證，然「魚」與「魚」終有別，不得視為同字。

魚

孫海波 「从自从魚，說文所無。」（文編四卷四葉）
按：魚字不識，用義不詳。

饒宗頤 「按魚，字書所無，以文義揣之，意為抵禦。金文工廠一作「攻敵」，「濟水注曰：魚山，」瓠子河歌作「吾山。」此字疑讀為「敵」，敵與圍、禦音義同。」（通考一七七葉）

按：卜辭「魚」多見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魚



王襄 「古御字，說文御或作魚，从又魚聲。」（類纂正編第五卷二十二葉上）

孫海波 「魚，甲三六六。或从又持竿取魚。」（甲骨文編四五八頁）

屈萬里 「張衡西京賦：『逞欲敗魚。』注：『魚，捕魚也。』按：字與周禮：『獻字同，亦即通用之漁字也。』（甲編考釋一五五葉）

即通用之漁字也。

饒宗頤

「按說文竹部：『籓，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目籓。』籓，籓或从又，魚聲。」

許君以籓為籓之或體，然其字已見于殷時。籓或為地名，他辭云：『貞：弗其年，九月，在籓。」

（前編五、四、五、四）亦稱籓，辭云：『王受又又，……卜又哉，其米，在籓，佳中田。』（澤

一、三、三、一）籓亦可作禁苑解。西京賦：『洪池清蘊。漢書宣帝紀：『池蘊，亦稱『園蘊，

（宋書禮志）蓋于池苑中，以竹絲聯之為禁籓也。元帝紀言：『嚴蘊池田。晉灼注：『射苑也。」

此辭亦可解作王在射苑，當為漁獵時事。（通考八四九葉）

考古所 一二六三有子開，為武乙卜辭，與武丁時之子漁殆都出自漁族。此字之川表示河，亦當為从魚从水。辭

按：漁、漁、漁、漁其用法各有別，不得混同。李孝定謂「以意為之」，非是。

辭象張網捕魚，則與說文漁字同形。卜辭此二字用作動詞，乃漁獵字：

「車滴漁」

「其漁」

「王漁，十月」

卜辭「子漁」多見，乃人名，字均作从水从魚之漁：

「子漁其出疾」

「子漁亡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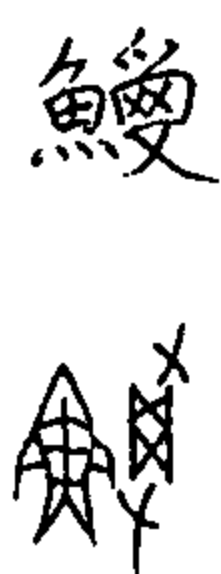
卜辭則為地名：

「收入十，在」

「壬辰卜出貞，今夕亡田，十月，在」

孫海波謂「从又持竿取魚」字不从糸，不得釋「絲」。絲典籍或作絃，或作縣，或作縣，均與此

形相遠。



丁山 子漁之說，是為漁氏。由字面推尋，漁氏采地，宜在今河北密雲縣境。由文字

的聲音通假看，春秋時代的句吳，文獻裡一稱攻吳，吳王夫差鑑一稱工獻，皆滅鍾一稱攻敵，

吳王元鑑吾魚兩字，自古音近字通，我認為商代的漁氏可能即是戰國時代的齊國的梧邱。世本

言齊國的大夫有虞邱氏，其舊地當即東河縣西的魚山，亦即水往注之吾山，魚山名正應於梧邱，

即商子漁氏之左矣。一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七葉

鄭沫若 鯁象手張網以捕魚之形，當即漁字之異。一粹一〇三九生考釋

屈萬里 此字，蓋亦祭儀之一，蓋竟是陳魚之祭也。一甲粹第二四七葉

𩺰 𩺰 𩺰

按：前七、八、四、乙未卜貞，泰隻𩺰？十二月。允隻六十，以羌六与葉玉森以為方國名是對的，然釋「𩺰」則非是。後下二一、一一「自𩺰」為地名。方國名與地名均相因。

𩺰 𩺰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𩺰 𩺰

羅振玉「齊子仲姜罇」係盧兄弟，「盧」吳中丞釋魯，與此同。方田一田一盤亦有盧字。
（殷釋中七十三葉上）

商承祚「王國維曰：『𩺰乃魚字，絲文，周禮叙人作𩺰人，知魚可作盧矣。古魚吾以宴以喜，即吾以宴以喜也。』」田盤「王初各伐獫狁于曷盧，曷盧即彭樹，初字，當即魚字，古文且作盧，吳作虞，皆从虎。」
（類編十一卷十一葉）

孫海波「𩺰，前六、五、三。从魚从虎，說文所无。王國維說，周禮天官獸人，釋改本或作𩺰。𩺰，獸同字，知盧，魚亦同字矣。古魚，吾同音。敦煌唐寫本商書魚家旋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為吾山乎，吾山即魚山也。」
（文編十一卷十三葉）

孫海波「從魚從虎，說文所无。王國維曰：『周禮天官獸人釋文，本或作𩺰。𩺰，獸同字，知盧，魚亦同字矣。古魚，吾同音。敦煌唐寫本商書，魚家旋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為吾山乎，吾山即魚山也。』」
（文編十一卷十三葉）

李孝定「字當係从𩺰魚聲，說文所無。𩺰魚同音且形上相近，故周禮獻字本亦作𩺰。未足以證𩺰魚一字也。魚爲象形字不當有从𩺰作𩺰者。至王氏謂魚吾同音古多通𩺰，說不可易。羅氏引吳大澂說釋魯，說非。古音𩺰魚吾三字聲韻並相近，故得通𩺰也。金文作𩺰，齊子仲姜罇

按：字隸作「𩺰」，「𩺰」，「𩺰」均殘，不能斷定即與「魚」同字。

魚
脊

按：字从「魚」从「生」，合集二二四〇五辭云：「貞，勿薰多口亡田」。

按：合集一六〇四三辭云：「貞，夕牛。」寅卜，方：「翌丁卯，饗多。」當亦「魚」字。又合集一三三三辭云：「貞，夕牛。」滴「形體與此有別，不能混同。」

魚
𩺰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此種傳說，當有來源，但龍非後世想像的飛龍，當是一種較大的蛇類而已。——（綜述二八三葉）

陳邦懷 「龍字从平，即平之省文，……篆文龍字為平為平，許君說重省聲，恐不然也。」
（小箋十五葉上又前四卷下引陳說請參看）

李孝定 「龍字固象形，而葉氏失之於鑒。陳氏謂从平為平之省，引吳語以不從見者為平，因謂卜辭中鳳與龍字有從平者，蓋以鳳龍為不從見之物則說象形為會意，又未免失之附會矣。全文龍字作龍，即鐘鼎龍母尊及祖仲無龍鼎等，祖仲無龍鼎，王孫鍾。余因觀塔碑。从凡當以為聲也。除鐘文外，均與契文略同。」（集釋三四八三葉）

饒宗頤 「丙午卜，夆：令龍召舊丁（舊宗）夆（夆）八月。夆：令字……（續編五、一四、五）按龍人名，殷器有子龍觚。（綜述三四一）龍為武丁時人，今由龍字之時代，可定夆當亦屬武丁時。」（通考六六八葉）

饒宗頤 「卜辭：龍不既殛。」（見拾掇二、四八、七）殷人祀龍星，龍即蒼龍，淮南子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廣雅以青龍即太歲，是龍亦指歲星也。」（通考九三四葉）

饒宗頤 「卜辭言乎婦妣伐龍方。」（續編四、二六、三）從伐者有吐武。（見乙五三四〇）是孔甲時有御龍氏。左傳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注：「龍，魯邑。」龍方或即其地。」（通考四〇一葉）
（補通考一一四葉）「龍字用作寵，急就篇云：『湯陽塞禱鬼神寵，』是其例。」（通考一二九八葉）

饒宗頤 「卜辭：龍不既作。」（見綴合編九六）猶言龍星不已出現年，此米龍之事。他解云：「……米龍……」（輯編四八三）其兄（祝）龍，絲用。（後編下六一四）左傳襄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也。」此蓋有祭于龍星，故卜之。」（通考七〇四葉）

張秉叔 「龍，在此版乃人名，他辭有：貞：龍亡不若，不華羌。」（兩編一三二）

丁未卜，龍佳若？（戰五·一五）
甲午卜，龍卑貝？二月。（乙編八九七）
以上三辭，前二者為武丁時卜辭，後者為文王時卜辭，時代相去很遠，而龍方的首領，仍以龍字為名，名字雖相同，而實際上的領袖，則已不是武丁時代的那個人了。龍的采地，則稱龍方，例如：

貞：勿斗帚姁伐龍方？（續四·二六·三）

王由龍方伐？

勿佳龍方伐？（丙編二四又考釋）四九——五〇，插图二，三）

或單稱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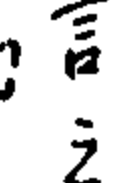

甲申卜，殷貞：斗帚好先人于龍？（前五·一二·三）

白玉崢

「崢按：龍字在甲骨文字中，……尚有方國曰龍者，如：

王由龍方伐？

（乙三七九七）

至龍字之結構，約言之：前期通作形，或其孳乳諸形；至第四期時，有作（林二·


二九·九），或增繁作（續五·一四·五）諸形；頗乏時間因素。L（契文舉例校讀中國

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八四頁）

丁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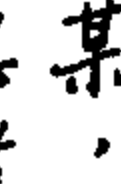
「龍字在契辭中最早者為地名曰龍方，曰帚姁伐龍方（續四·二六·三）。曰羌龍方國名，曰貞吳戈羌龍（續一·五二〇）。曰彭龍，辭曰：曰貞勿令自般取……于彭龍（續一四七）。三者似皆指一地，此字形變異甚多。……

壬寅卜，方貞若茲不雨，帝。佳茲邑不若。（續六二〇）

王固曰帝佳茲邑不若。（續六二〇反）


出醜（續九七三）

……辭中之龍字，似為出二形之合文。郭釋為龍，讀為寵；饒從之。郭氏將續四·九

二之辭接于續九七三，又足其句曰：曰若茲不雨佳茲邑寵出醜于口。謂帝加怒于某，降禍于

某也。余以為郭氏有誤，蓋帝為禘，非謂上帝也。祭祀之方有善有惡，善者求之，惡者激之。

此醜為惡求也。周禮大祝：曰掌三祈以因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醜者攻也。按契辭合

文例為考名，通用之字而為合文，尚乏例証。此字當仍是口有龍一字。故此辭只是久旱不雨，

禘以求之，醜以激之也。口有龍牢籠困苦之意也。从董說。L（釋胸與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

三十二冊三四二一——三四二四頁）

龍

𪛗

按：卜辭「龍」為方國名：
「王惟龍方伐？」
「貞，弓乎弔辨伐龍方？」
又「龍母」為人名，為祭祀之對象：
「庚子，子卜，東小宰卯龍母？」
「辛丑，子卜，東小宰龍母？」
又「龍」為地名：
「乙未卜貞，泰在龍圉各受有年？」
又為水名：
「戊戌貞，令眾涉龍西北，無咎？」

- 合集六五八三
- 合集六五八五
- 合集二一八〇五
- 合集二一八〇五
- 合集九五五二
- 懷一六五四

表錫圭「古代遇到旱災還往往作土龍以求雨。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外南極，赤黃尤與夸父，不得食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注：『今之土龍本此。』淮南子地形：『土龍致雨。』高誘注：『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云從龍，故致雨也。』（或謂此是許慎注）同書說山、說林也都講到土龍求雨之事。春秋繁露求雨對作土龍的方法有較詳細的敘述。桓譚新論（后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論衡的亂龍等篇都討論了土龍求雨的問題。

從甲骨卜辭看，商代已經有作土龍求雨之事。安明一八二八：東（用法與唯相近）庚寅（焚炷？），又（有）「雨」。其乍（作）龍于凡田，又雨。

作龍卜辭與焚人求雨卜辭同見于一版，卜辭中并明言作龍的目的在為凡田求雨，可知所謂龍就是求雨的土龍。佚二一九：十人又五田。

龍田，又（有）雨。

上引第二辭很可能是占卜「你龍于某田」之辭的殘文。看來，淮南子地形注說商湯遭旱作土龍以致雨，可能是確有根據的。（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甲骨文與殷商史三二頁至三三頁）

按：卜辭「龍」字與「龍」形義俱乖，刻辭類纂一八二七混入「龍」字，並讀作「寵」，殊誤。
合集九四正反連文，其辭為：「壬寅卜，賓貞，若茲不雨，帝惟茲色龍，不若？」
王固曰：帝惟茲色龍，不若。一亦見珠六二〇。
合集七八六一亦見綜圖二一、三，亦有類似之辭例：
「龍」字从「龍」，从「出」，「出」當為聲符。其義當為災咎。據合集九四所載，商邑久旱不雨，卜問是否為帝所降之災咎。商王判定為乃帝所降之災咎。不若「龍」即不順利。
卜辭彙見「帝降因」，「帝告」，亦有「帝允」。凡此均屬於「不若」。「龍」義亦當與此相類似。
陳夢家綜述五七一隸「龍」為「蚩」，謂「義不明」。字既不从「虫」，亦不从「之」，不得隸定作「蚩」。

龍井 龍共

王襄 「古隸字」許說慙也，从廿龍聲。段茂堂先生云此與心部恭字音義同。一（簞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朱芳圃文字編三卷四葉下收作龔。

楊樹達 「殷契存貳拾肆版云：『△丑，侑于五后，至於龔。』……余謂龔即小辛也。知者，小辛名頌，頌从公聲，古讀與公同。……（續甲文說三九葉五行）

孫海波 「龔」，佚五〇五。疑龔字。一（甲骨文編六九五頁）

孫海波 「龔」，乙一三九二。方國名。一（甲骨文編一〇一頁）

孫海波文編三卷四葉收作龔。

張秉叔 「龔」，即龔字，在這里是地名，王國維以為即左傳：『太叔出奔于共』的共，因為龔共二字，古相通用，杜注：『今汲郡共縣』，也就是現在的河南輝縣。

龕司知子亦「，為祭祀之對象。乙七一四三云「佳龕司巷帚好」可以參證。

龕



羅振玉釋龕無說。《增考中七十三葉下》

王襄「古龕字。許說高屋也。从厂龍聲。此从广从𠂔或𠂔。諸形皆龍之象形異文。」
《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二葉上》

孫海波「龕」乙一四〇五。地名。
《續五·三四·五·或从龕》。《甲骨文編三八三頁》

考古所「龕、澤：皆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三頁》

李考定「說文」龕高屋也从广龍聲。《祭文从广龍聲。或从龕聲。龕亦从龍聲也。羅釋
可以从。辭云「甲申卜殷貞手婦好先収人于龕」《前·五十一·二·三》。乙酉卜爭貞手婦好先定祭先字
小旁注於「好」字。収「二字」間係漏書後加者収人于龕。《前·七·三十四》。庚辰卜爭貞泰于龕。《前·
五三四·五並地名。它辭或言「婦龕」《通考典禮四二·人名·孟龕方之女嬪于王室者》。《集釋二
九五五葉》

按：卜辭龕為地名及人名。

龕



按：「龕」於卜辭皆為地名，與「龕」有別。



丁驥說參乃字条下。

按：合集七九五反辭云：

「貞，佳貞司巷婦好；不佳貞司巷婦好」
字从「羸」與「靡」有別，乃神名。

1832

𪔐

𪔐

（龍母合文）

按：英一一辭云：

「貞：作羸：」

為祭祀之對象，當為「龍母」之合文。

1833

𪔐

𪔐

𪔐

王襄

「疑龍字」

（類纂存疑第三第十六葉下）

陳邦懷

「此字當即龍之古文，說文解字：

「龍，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段注：

「今牢龍字當作此，龍行而龍廢矣。」卜辭龍字從又，象人手牽龍頭形，牢龍之誼昭然，小篆從有，殆以又有通用而然歟？」（小學二五葉下）

董作賓

「龍，今牢龍字，有困苦之意。」

（殷曆譜下編卷九第四十七葉上）

李孝定

「說文：龍，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契文以又從龍或从出，以卜辭又出得通澄

之，二形並當釋龍。前六四六二：「口未卜口龍口受口。」其義不詳。珠六二：「正面辭云：龍壬寅卜方貞若茲不雨帝佳茲邑龍不若。」背面辭略同，當釋龍段為龍，與龍究有別也。」（集釋二二六五葉）

按：合集九七七二辭云：

龍

龍

龍

「龍」似為地名或人名。字與「龍」有別，不得混同。釋「龍」，釋「龍」皆非是。

王襄

「从水，从厶，古汧字，許書所無，地名。」（通考地望一葉下）

文

葉玉森「按卷六第四十三葉三版之，藏龜第百六十三葉四版之用，並龍之最簡象形與厶形相似。疑汧字从水从龍，即古文瀧。」（前釋二卷十四葉下）

孫海波

「乙四五二四。疑龍字。」（甲骨文編八四九頁）

字

李孝定「說文：龍雨龍，兒从水龍聲。」契文从厶，或省作厶，與厶形不類。葉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集釋三三四九葉）

龍

龍

按：釋龍可从。蓋地四「在」乙四五二四「在」並為地名。偏旁或从水，或从川。前二·六·五「甲午卜古貞，在」或易，乎：亦為地名。但所从與「龍」之形體不類，葉玉森疑為「龍」字，不可據。

孫海波

「从龍从丙，說文所無。」（文編十一卷十五葉）

升龍

升龍

按：乙五三〇三「」，安以「」，疑為方國名。

商承祚 「疑亦龍字」 (佚考五五葉)

唐蘭 「右龍字，商承祚云：『疑亦龍字』。今按非是。此字从龍，𠂔聲，𠂔即𠂔也。金文𠂔，殷云：『佳八月甲申，公中才宗周，易𠂔貝五朋。』(據古錄二卷十葉) 𠂔字作𠂔，昔人不識，孫詒讓玉附會，丁為算艸之六，𠂔為弓十二，(古編餘論廿三，名原上二) 余謂當是从弓，𠂔聲，即『帝嘗朕官』之𠂔字也。蓋古文字之垂筆，每易增一橫畫，𠂔亦之為𠂔，一之為十，Y之為𠂔，之類，此皆是，則𠂔即𠂔之初文，固無可疑也。說文：『龍，龍者脊上龍，也。從龍，𠂔聲。』(文字記三十四葉下)

李孝定 「說文：『龍者脊上龍，从龍，𠂔聲。』契文从龍从𠂔，唐氏謂𠂔即𠂔字，其說可從。本辭僅係殘文，不詳其義。」 (集釋三四八五葉)

按：釋「龍」可從。用義不詳。

1837

龍

辭云：「从口从龍，與說文訓為候之龍字形體同，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列入龍字。今集四六五九

1838

言

龍

龍

龍

龍

柯昌濟 「𠂔字在卜辭中可見，按之文意當為形容詞，定文『乙巳卜殷貞之狀，不其𠂔』(乙四〇七一) 帝好𠂔(殷一四四四)，所用𠂔字文義相同，余疑為父字，言病不長久之義。」 (殷墟卜辭綜類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四頁)

郭沫若 「龍殆龍之繁文，以亡為聲。金文𠂔字或作𠂔，(按即前龍字條下所引王孫鐘銘文) 所以龍字以兄為聲，與此同。龍當假為隴。『堅田隴』者治場隴也。」 (粹考二〇六葉下)

1767

孫海波文編十一、十五隸作龍，謂「从龍从亡，說文所無」。

饒宗頤「卜辭云：

貞出犬于父庚，卯年。祝（祝）次，出疾齒。鼎（貞）龍（龍）龍，不其龍？（見六七〇〇）
按「鼎龍」，猶言「貞龍」。謂卜問疾齒，得良貞也。卜辭凡卜疾病之吉語，每曰「龍」。詩：「龍受龍之傳」，龍，和也。玉篇：「龍，龍也，和也。」一詳說大詁林引潘鴻訓龍為和辭。辭每言：「疾龍」，即謂疾和。一（通考一三八葉）

饒宗頤

「龍其兄（祝）王受又。龍為人名，習見。亦每見祀龍之文：「其兄龍也。」朱龍，一詳四八三，見甲七五四。猶言祈龍，蓋龍為殷人祈祝之對象。左傳桓五年云：「龍見而雩。」又襄二十八年傳云：「龍，朱鄭之星也。獨斷：「靈星，火星也。一日龍星。」潘衡明零篇：「靈星之祀，歲雩祭也。龍為朱鄭之星，正當殷之星虛。一分野，一契文又見龍宗一名：宗。一續存上二二四一。方：王禎：四一龍殘大。告于：一八葉。一殷人祀龍，意者即雩祭，所以祈年也。一（巴魯所見甲首錄一七一）一八葉」

饒宗頤

「按乃即龍字，廣雅釋詁：「龍，和也。」詩：「何天之龍。」傳：龍為和，故乃甲即和甲。今本紀年：「陽甲名和。」大荒北經郭注引竹書：「和甲西征得一丹山。」此乃甲為和甲，即陽甲。一（通考一三七——一三八葉）

丙編 張秉叔 考釋第三二頁

「乃」，疑是龙字，古音与凶同部，假為凶，是同疾病的吉凶之詞。一（殷虛文字

嚴一萍

「乃字與凶同，諸形舊並釋龍。唐蘭始析為二字，謂乃為諸形即乃字，為地橫之象形，當讀博或鈞訛憂。案唐說甚是。惟以讀為博訛憂，諸卜辭未能盡通，疑當讀為眇，通瞽說文：「瞽，開目數徂也。从目寅聲。」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作眇，呂氏春秋安死篇：「其視萬歲猶一瞽也。」高注：「頴川人相視曰瞽。」史記項羽本紀：「梁眇籍曰：可乎矣。」繫傳曰：「謂眇目私視之也。」眇又通眇。一切經音義卷十三：「眇，古文作眇。」又孟子滕文公云：「若藥不瞑眇，音義亦曰：「瞑眇又作眠眇。」漢書楊雄傳：「目冥眇而亡見。」方言：「顛眇謂之眇。」眇，皆眇即眇之證。說文曰：「眇，目無常主也。」釋名釋疾病：「眇，縣也。目視動亂，以懸物徂，不定也。」國語：「觀美而眇。」賈注：「惑也。」

字林「眩亂也」，「蒼頡篇」：「眩視不明也」，「證知」：「眩通瞋，即眩，而以眩釋少不諸字，則卜辭繫乃少之辭，無不渙然通順矣。」（殷契徵叢四一葉）

李孝定「說文」：「龍鱗蟲，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以肉飛之，形畫有聲。」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龍是也。說者或疑同是一字，何以形體迥異？按古文字形體多異，蓋文字演變所必經之階段，尤以篆形文字為然，但取形似不拘於點畫之同異也。而字在卜辭為地名，或方國之名，作「𪔐」者，則均與疾病有關。辭云：「貞有疾，目龍。」貞有疾，目不其龍。九六。疑當讀為瞋，目不明也。然以讀它辭，則不能洽通。云：「御婦子于己，有己。」是唐氏釋瞋即瞋之象形字，以與作「𪔐」者相區別，於卜辭，例之解釋，似較羅說為長。惟於字形則較遠，今姑仍羅說收為一字，存以俟考。（集釋三四七九葉）

孫海波「龍字卜辭作「𪔐」等形，唐蘭謂龍字自作「𪔐」等形，糾曲而尾向外，此瞋結而尾向內，其形迥異。此間體作「𪔐」，明即力字。乃或力象龍體之類，而非龍或地字，又交作「𪔐」，更受而為「𪔐」，則為云字，雲之本字也。似古人以此為龍與雲，則力當是龍類也。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橫見。」集解以橫為恆，恆，殊誤，恆，制豈足為符瑞哉。余謂橫即力之假借字。說文：「橫，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橫。」地橫當是地橫之誤。呂覽應同篇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橫，大橫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橫即橫而力象象橫也。已疑讀為悍或鈞，詩正月：「憂心悍。」說文云：「鈞，憂也。」今按卜辭「𪔐」字為人名或稱龍甲，與卜甸之字有別，訓為悍或鈞皆不可通。（藏齋考釋一葉）

金祖同「鼎堂師以為「殆龍字之異文，假為龍」。若絲不雨，帝佳絲邑龍，乃求晴之卜。予按：辭編第一一七片「甲戌卜爭貞，我勿般自絲邑，般方已乍若。」設若其卜人名，今都為地名，故「茲邑龍」猶之「定辭言」，大邑商，或「天邑商」，殆是地名。一遺珠四一葉）唐蘭「乃卜辭習見，或作「𪔐」等形，又或作「𪔐」等形，則其繁形也。自羅氏誤釋為龍，學者咸承之。不知龍自作「𪔐」等形，糾曲而尾向外，此瞋結而尾向內，其形迥異。余謂此間體作「𪔐」，明即「𪔐」字，而前人莫悟，何也？「𪔐」字王國維讀作「𪔐」，甚是。劉鶴謂「𪔐」象龍形，以與鼎彝形相近。孫詒讓釋為「定」，雖不為王氏讀句之精確，然由字形言之，解為「𪔐」固猶近之也。余考彝器之稱瞋，凡文者，多兩蛇糾結之狀，即取其上半，乃作「𪔐」形，其全形當作「𪔐」與「𪔐」形無關。余所見有父戊單盤，亞貳盤，丹盤，腹內均有一爬蟲圖，若「𪔐」，當即「𪔐」形，惟彼為

西面，故有兩肉角，乃為側面，故知一角耳。然則乃或為象龍蛇之類，而非龍蛇也。字又變作
○，更變而為乃，則為云字，雲之本字也。似古人以此為能與雲，則乃當是龍類也。史記封禪
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煥見。集解以煥為邱樹殊誤。煥煥豈是為符瑞哉？余謂煥即乃之假借，
字。煥文：煥煥，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煥。地煥當是地煥之誤。呂覽應同云：黃帝時，
天先見大樓大煥。大樓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煥即煥，而乃實
象煥之形也。卜辭中同一文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煥即煥，而乃實
用為雲，此作乃者，其用法又異。此辭云：貞出乃，別一辭云：知帶乃于己，允
出邑。懺七十六，疑讀為懺懺。游正月：憂心懺，貞出乃，說文：一懺懺也。一懺懺也。一懺懺也。
葉下——四十一葉

李孝定「嚴氏謂瞽瞍瞍音義並近，其說是也。以讀卜辭疾目其邑不其邑之文固可怡然
理順，然以讀之辭六，未盡渙然通順。嚴氏乃謂曰風眩即外臺秘要之風頭眩頭。風眩其原因甚多，
為多種疾病之一證候。見同上蓋將以解釋卜辭多種疾病均見。其乃不其乃之一事實，其說實
未免鄰於想象。然較之唐說則又進一境矣。」（集釋三四八一葉）

丁驥「契文乃」二型，變異頗多，羅均祥龍。郭、金、饒均從之，謂段為寵。唐
蘭始分為二字：一曰龍，其尾部向外挽；一曰瞍，其尾部內挽。嚴一萍由唐氏說以瞍通眩，即
瞍、即瞍、亦即瞍字，遂斷為瞍字。按嚴說是也。惟此字本為瞍字，並非瞍字。瞍、瞍、眩皆
謂目搖也。

1 2 3 4 5 6

一、二兩形相同。一形中首部張開之部分，乍視之似為角，實乃口狀也。此與第二文
之簡形相同。首中之一画乃眼目也。故契文此字从目从旬，本即瞍字也。第一文與第
五文用為王名，稱瞍甲。（旧釋龍甲。按龍甲前人以目為即是和甲，陽甲名和，故是陽甲。陽甲
不見契文。契辭中稱為象甲。象从夕从豕，讀若弛。注式視切。音近瞍字之音辭。以之就教于
勞幹兄云：瞍、象二音甚近，當可通也。姑述之以待大雅。）

尚書說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疏：「瞑眩者，令人煩悶之意也。如从此疏，則
有良藥苦口之喻。但如讀說命上下文，便知此話乃直說者，非反說者。應是藥不治病，其疾弗

瘥之意。瞑，闭目也；一作眠，安卧也。此瞑眩之瞑，当作安字解。眩，目迷离也，视不明也。眴，目动摇也。素问刺瘥谓患者曰目眴眴然也，注曰：曰目动摇而不明也。故瞑眩即眴眴，即安室动摇不止之目也。按疾病沉重，脑失控制，双目方有眴眴之状，此殆发高热病危之状，故药如不能安室目之动摇，其疾不可治也。因之眴字，便用以代表沉痾之意。

卜辞问疾病曰其疾眴，不其眴。恰与前人释寤之意相背。曰疾眴也，危也。曰不其眴也，安也。问病限于目，亦用于疾足、疾齿、疾耳，以至舌、鼻、歆、身、音皆作是云云。严氏以眩病说曰疾眴也，偶失之耳。风眩之症，不见卜辞。有者只是曰风有疾也，乃风湿症也。眴字除前述作人名，上述为疾危之意外，似亦为地名、人名、祭名。如：

于

于妣己福子戒（伐），

（秋）

眴。

贞福于母庚，眴。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于

贞乎子宁福于妣界

（此系种名）

出，眴。

（乙一八五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于

贞出于妣庚宗眴。

（乙一八五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乙

乙巳卜扶眴厥故。

（甲三四八三）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乙

乙亥卜我……入豕于眴。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丙

丙寅卜贞衣。今月其显（一）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丙

此二月字均同作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庚

庚子贞夕福……羗卯牛一。眴。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于

于眴登廬？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于

卜其邑。眴。兹用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丁

丁未卜眴佳若。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辛

辛亥……眴于父丁一牛。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贞

贞告眴于……戊午卜方贞卓不丧众。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辛

辛巳卜旅贞：眴不，既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七

疑是胙字。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己

己巳贞：眴不，既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庚

庚辰卜旅贞：眴不，既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三〇

辛未卜大贞：眴不，既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辛

辛亥卜津贞：眴不，既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此

最后五辞句法甚少见。标点句读为余之见解，疑仍系贞问疾病之辞。有二辞曰：于眴

（乙六二九八）

（洽一七〇）

曰：眴：廬

（存下二二四）

似为人名与地名，有一二辞似以此眇字代旬字。其它多辞，眇作何义，未能明也。按眇字形近乎希字，其义亦近。辞曰：「贞出疾目，不其眇。」（乙九六〇）它辞作：「贞疾目不希（希）」（乙一〇·三）。又如：「贞出疾，眇」（乙六四一二），它辞曰：「疾未」（乙五六三四）。皆有意。按「希」，宋未有释，皆写为希，疑为翅，疾沉重也。「眇」字又有肇源之意，如「乙未殷贞如庚眇王疾」（乙三〇六六），与「贞佳多妣肇王疾」（乙六五二四），辞类义同也。「眇」与「龍」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二册三四一五——三四一九页）

夏沫 「容庚师曾以所藏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赐赠。饶宗颐先生在书中说：『卜辞疾病之吉语每曰：『龍』。』」诗韵：『我龍受之。』」传曰：『龍，和也。』」玉篇：『龍，寵，和也。』」卜辞每言「疾龍」，（籀文四三一），即谓疾和。说见卜辞又证。（乙一三八頁）

唐兰 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贞：有旬？」（天壤四一）读「为旬」，释为憂也。

张秉权 丙编考释中「亦疑龍」，谓「古音与凶同部，假为凶，是问疾病吉凶之词」。

陈邦怀 先生释「假为捐」。

单笔 另有单笔的，也有双钩的作「𠂔」、「𠂕」等形。甲骨文编将双钩的列入龍字之前三行；将

龍无角曰𧈧。今就甲骨文证之，「龍子有角者」，王逸、高诱注天问及淮南览冥训並云：「有角为龍，

（一）卜辞假𧈧为瘳的文例：

貞：有瘳？（乙六四一二）

病瘳？（明藏二六六）

貞：王疾異，其病不瘳？（乙六八一九正）

貞：王患瘳？王患不其瘳？（合乙二六四）

病齒貞瘳？（丙一一二）

王嗽瘳？（粹一二六六）

貞：婦好病，其瘳？（甲二〇四〇）

婦好瘳？（粹一二三一）

其克瘳王病？（乙四〇五九）

唯上帝瘳？（乙五六〇）

貞：示瘳王「疾」？（存二·四七三）

求瘳。 (粹四八三)

身：有瘳？ (天壤四一)

说文：瘳，疾病瘳也。 (诗郑风：云何不瘳？注：瘳，愈也。螺，广韵音蚪，义同。)

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以后沿續至周，也是合乎情理的。)

知子哭于甲？ (前六·一九·六)

知婦口于甲？ (續五·二五·五)

于甲知？既晋乃甲 (乙三二五二)

勿侑上下瘳，唯有蚩？ (丙二〇二)

辛亥，告瘳于父丁一牛？ (粹三六五)

出于乃甲？ (师友一·三)

栖于乃甲？ (乙一四六三)

知乃甲？ (粹二七二)

王旁乃甲？ (佚九〇七)

又乃甲？ (減一七六)

乃甲不？ (拾三·七)

知靈妃于甲？ (拾三·七)

的，九。七。甲。有。单。笔。和。双。鉤。两。体，。证。明。它。是。一。字。繁。簡。異。体，。犹。如。它。一。蛇。一。字。有。双。鉤。和。单。线。

巴甲，乃甲，连文有龍甲，豕，虎，象等，也都有类似写法，犹如它一蛇一

即卜辞，乃甲，大，概，都，難，找，到，对，应，的，先，公，。蛸，甲，。今，以，龍，子，无，角，。之，。蚪，。之，。凝，释，。作，。甲，

兄弟。写本，乃甲，二，至，甲，十，示，。王，固，曰，。南，庚，蚩，。大，示，祖，乙，。祖，辛，。乃，甲，蚩，。一，

六二。蚪，甲，即，甲，亦，即，乃，甲，三，。算，起，。洽，是，十，示，

丙寅卜，寺，平，蚪，夷，侯，專，希，叔，。和，人，名，姓，氏，的，。 (乙二〇〇〇)

蚪，聖，田，。 (拾一·五)

蚪，聖，田，。 (拾一·五)

蚪，聖，田，。 (拾一·五)

蚪，聖，田，。 (拾一·五)

蚪，聖，田，。 (拾一·五)

貞：般亡不若？不華羗？
貞：蚘亡不若？不華羗？
卜：蚘唯若？
（戠五、一五）以上蚘似为人名。L（古文文字研究第一輯一四八——一五一頁）

曹錦炎 湯余惠 「羗，旧释为龙，读为羗，殊误。此字卜辞习见，繁写或作𪔐（戠五一五）、𪔑（巴一五），与金文羗字所从略同。字象一巨口蜷身之动物，本义待考。卜辞或用为方国名称，疑即羗姓国族生息繁衍之地；用于卜疾之辞，应读为羗，意指病情加重。淮南子时则训：曰孟春始羗。注：曰长也。曰广雅释诂一：曰羗，益也。曰L（古文文字学概要一六八至一六九页。又记：一九八一年，裘锡圭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曾提到此字疑是羗字。）

施谢捷

「甲骨文有辞称：

……王令……坚田，

（粹一五四四）

辞中末一字，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释曰：「龍」，我们认为此字为「亡龍」二字合文。如此作者，犹甲骨文曰有羗，作羗，有羗，作羗。……曰亡龍，读为「亡龍」，广雅释言上：曰龍，寵也。此用在甲骨文中亦已存在，如：

鼎出龍。

（合一七〇）

是说现在能有宓佑。曰出龍，与前引「亡龍」用同，惟其义相反也。L（甲骨文字考释十篇，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九年六期六九页）

郑慧生说参「𪔐」字条下。


按：曹錦炎、湯余惠释「羗」是正確的，字與「龍」有別，不得混同。「疾羗」似非「病情加重」，而應是病情好轉。合集一四一一八辭云：

「𪔐」和婦鼠子于她己，允出羗。
此言于她己讓除婦鼠子之疾，允有羗，不得為「病情加重」之意。

𪔐

吳其昌「齊」者，當亦「求」字之變體；象裘革披葦而又宛轉之形。但與彼「𠂔」字宜亦有小別，彼象其懸直狀，此則略形彎曲也。與此文畢同者不多違，惟于後編一重見之；編釋彼「𠂔」之文云：「𠂔：𠂔，十宰。𠂔，五宰。𠂔（𠂔）示，三宰。八月。」（後、一、二八、六）則「𠂔」者，似為一人名？本此「𠂔帝（禘）」之文，意將謂于此名「𠂔」之人而禘祭之歟？（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〇葉）

兽，
姚孝遂《
一曰河内名承也。今称之为野猪，不知是否。L（甲骨刻辞野猪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五四页）

按：「字不可識，與「希」有別。狩獵考所引掇二·二〇三即合集三七三六八，字作，从

「乙卯卜，般貞，于示奉。」
又合集一四三四九辭云：
「貞，于示奉。」
「示」為卜辭祭儀之對象。

龍 龍

按：說文：「龍，飛龍也。从二龍，讀若沓。」此與小篆同。辭殘，其義不詳。

1841

它





王襄
疑燭字
（類纂存疑第十三第六十五集上）

葉玉森

「此字疑象蠶形，即蠶之初文。」（見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十三卷三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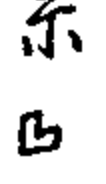


孫海波

「，一八五·三。疑虫字初形。」（《甲骨文編》八七·六頁）


孫海波

釋蠶。（《甲骨文編》十三卷二頁上）

于省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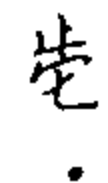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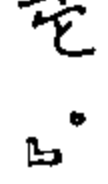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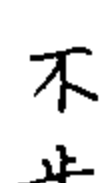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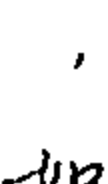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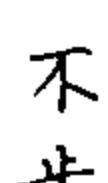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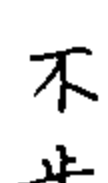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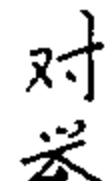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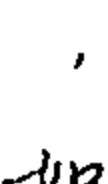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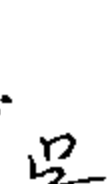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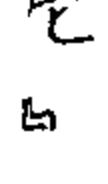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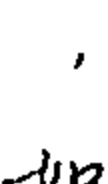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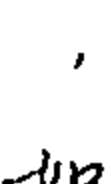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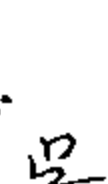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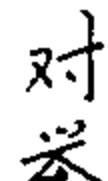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四六二頁）已釋示為它示。張政烺同志有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古文研究第一輯）一文，也認為卜辭的元示即大示，它示即二示。按元示與它示對文成義，陳、張之說確不可易。但是，自叶玉森釋它為蠶，學者多靡然從之，而不知其非。」（《釋蠶》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二期一頁）

聞一多 參桑字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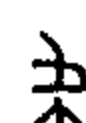
裘錫圭說參字条下。

按：此當併於1843「它」字條下。

𧈧 𧈨 𧈩 𧈪

吳其昌 「按卜辭中有𧈧。亡𧈧對舉者，如云：『貞南庚，𧈧。』貞南庚，不𧈧。。一·一三·八·又有𧈧。𧈧。不𧈧。。一·一三·二·五·𧈧。𧈧。不𧈧。之外，又有作弗𧈧者，如云：『貞父庚，弗𧈧。』續·一·三九·六·𧈧。𧈧。不𧈧。王字，如云：『貞𧈧王。』貞不𧈧。。一·或綴以我字，如本片之𧈧我。不𧈧我。及與本片之貞寅尹，𧈧我。貞寅尹，不𧈧我。者。。一·五二·一·貞父甲，不我𧈧。一·二·八·不我𧈧。亦得有易作亡𧈧尤者等矣。卜辭且有一片其上下節文亡尤與亡𧈧相道間通用者，如二·一〇·尤足為亡𧈧即等亡尤之証也。故羅振玉氏即以說文之無它釋卜辭之亡𧈧，為得其實矣。羅之言曰：『說文解字：『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元它』

一词，若比照卜辞，则许所云无它之它实为它。今许又训蚩为蚩，虫部复出蚩字，云：典籍无蚩字，则卜辞之蚩，殆已于小篆变省为它，或作蚩、蚩、蚩。说文虫部复出蚩字，云：蚩，多，有混淆，英文拙作诗字古义考（文林，一九六八年威斯康辛大学出版，页一九五至一九九）中已加申论。段玉裁于蚩下注曰：蚩，读若微，少声而读聘者，以双声为用也。今读丑善切。段所谓今读，实据广韵，蚩在上声微部（与舛同部），释作蚩伸行。而集韵上声纸部又出蚩字，云：蚩，丑里切，音耻。蚩伸行。或书作蚩。又广韵之部：蚩，蚩名，亦轻侮字。从出，赤之切。而集韵则曰：蚩，教多切，音弛。蚩伸行。蚩按止，之一出，古多不列。则蚩、蚩、蚩，就形声义而言，皆极类似，殆皆与甲骨文之蚩为一字，初义当为蛇行可以仿足。——说「尤」与蚩尤中国文字第四十八册五二四〇页）

裘锡圭 「甲骨文里有一个写作  的字（以下隶定为「蚩」），用法跟「希」（崇）、「田」（忧）等字相类，例如：

父庚弗蚩王。

父庚蚩王。

乙綴一七七

鼎（贞）：南庚不蚩。

鼎：南庚蚩。

前一·一三·八

鼎：才（疾）出，佳（唯）父乙蚩。

乙四六〇〇

佳且（祖）辛蚩王目。

乙六七二九

鼎：不佳帝蚩我年。

鼎：佳帝蚩我年。二月。

乙七四五六

丙午卜：佳岳蚩雨。

屯南二四三八（金二〇一因文）

甲寅卜：王佳出（有）蚩。六月。

甲二〇三二

壬戌卜：出蚩，佳出蚩。

续五·五·四





鼎：王亡（無）蚩。



乙二三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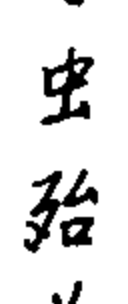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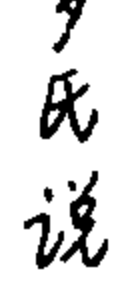

丙午卜：行蚩：翼（翌）丁未祭于中丁，亡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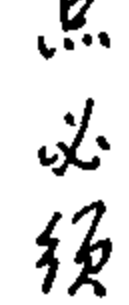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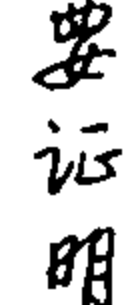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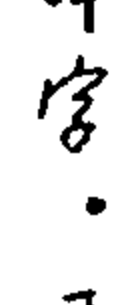
后上二·一〇

罗振玉释此字为「它」，……罗说颇为世人所信，但是实际上并无可靠的根据。



金文「虫」字作 、 等形，「它」字作 、 等形，二字毫不相混。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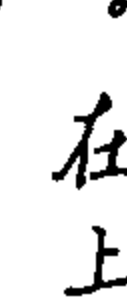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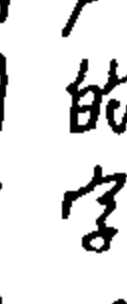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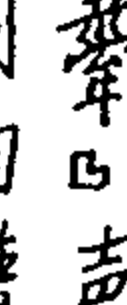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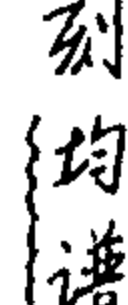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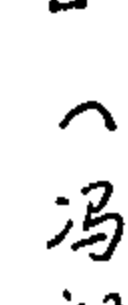
文里有一个写作 、 等形的字，旧或释作「蚩」，张政烺先生改释为「它」，十分正确。甲骨文和金文的「它」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象身体的部分比较粗。金文「它」字中间的一

望是甲骨文。它字蛇身花紋的简化，省去中间一竖的是较晚的写法。甲骨文的变为金文的，则变为金文的，系统分明。罗氏说它与虫殆为一字，后人误析为，是不可信的。

我们认为字与字无关，应该是伤害之的存字。要证明这一点必须从字谈起。


大徐本说文解部：

，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从舛，省聲。


在四部丛刊影印的说文解字繫传的影宗鈔本里，这个字的篆文写作（冯桂芬翻刻的宋本说文解字均谱同），可以隶定为。说文五、走、虫三部都有从聲聲的字。在上引影宗鈔本繫传里，、二字所从的也都在里（冯刻均谱同）。

云梦睡虎地一一号秦墓所出竹简有字：

稷辰 正月二月：子，秀。丑，戌，正阳。寅，酉，危阳。卯，敦。辰，申，高。巳，未，阴。午，微。亥，结。（云梦睡虎地秦墓图版一一八·七五五。『高』字还见于七五五至七六〇及七六九等简）

字亦作：

正月二月：子，采。丑，戌，「正」阳（「正」字据九四三等简推补）。寅，酉，危阳。卯，敦。「辰」（此字原简漏写，据九四三等简推补）。申，贵。巳，未，阴。午，微。丑（「亥」字之误），结。（同上书图版一四七·九四二。「贵」字还见于九四三至九四七及九五五等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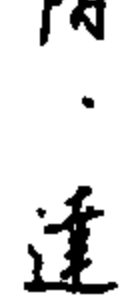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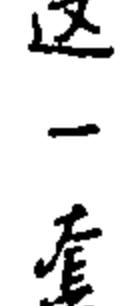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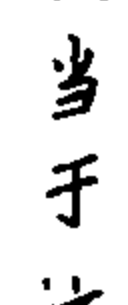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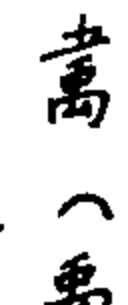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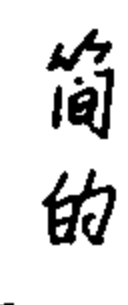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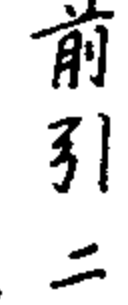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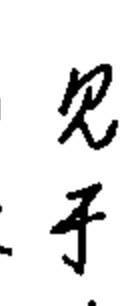

所谓「秀」或作「采」，即「衰」字声旁。正阳、危阳、敦、高、阴、微、结，是早期建除家所用的术语。云梦简七三〇至七四二号还记有如下的一套早期建除术语（同上书图版一一六至一一七。简上尚有其他文字，已略去。「绝纪日」三字据九一八号简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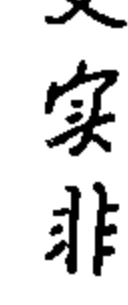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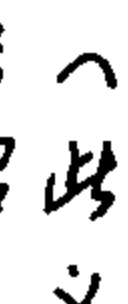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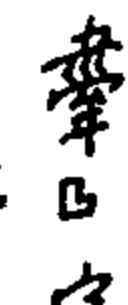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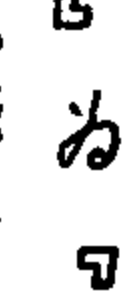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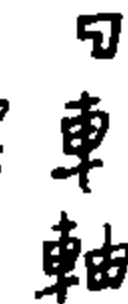


濡 羸 建 陷 破 平 寧

结日 阳日 交日 害日 阴日 逢日

坐 蓋 成 甬

外阳日 外害日 外阴日 「绝纪日」 决光日 秀日

见于前引二简的、（）、、，显然相当于这一套简的、、、、、、、。这说明秦简（）字应读为。

「」音近。「」，「」音义皆近。这说明秦简（）字本义（此义实非「」字本义，读后又自明），古书则多用或字。毛诗有篇，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

而是以音近借用为「𧈧」的。「𧈧」与「𧈧」同音，是晚母微部字。晚、匣二母，微、祭二部，关系都很密切，可知「𧈧」、「𧈧」二字古音相近。上古时代，蛇虺之类为害极烈。「𧈧」(害)大概就是由「𧈧」孳生的一个词。所以卜辞有时以「𧈧」为「𧈧」，并不奇怪。

在甲骨卜辞里，「𧈧」有时也写作「𧈧」。商代金文也有「𧈧」字。西周中期的卫鼎(乙)铭文所记的车上器物，有「𧈧」字。布纹、画、转、𧈧等物。「𧈧」下一字作「𧈧」，应是「𧈧」字较晚的写法。人为虫虺所伤多在行路之时，「𧈧」字有可能如前人所说是「𧈧」的繁体，不过这个字也有可能象小篆「𧈧」字的初文，卜辞以其音与「𧈧」同而借作「𧈧」字。卫鼎(乙)「𧈧」字究竟借为何字，尚待研究。「𧈧」(释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一七——二二三页)

徐锡台释虫参彖字条下

张亚初说参以𧈧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𧈧字条下。

沈建华说参𧈧字条下。

按：上古蚩居患「𧈧」，行道而遭「𧈧」，即为灾患之義。「𧈧」从止从𧈧，會意。在殷人之心目中，一切禍福均為神祖所司掌，凡有災疾，均屬神祖所降。故卜辭中每見此類之占問，多稱之為「𧈧」：

「貞，疾佳父乙𧈧」

不佳父乙𧈧

「母己𧈧王」

母己弗𧈧王

「河𧈧雨」

河弗𧈧雨

「佳帝𧈧我年」

不佳帝𧈧我年

「𧈧」或假「𧈧」為之，但尚難以證明「𧈧」、「𧈧」同字。

乙七四五六
「佳河𧈧未？佳𧈧未？」

乙三四〇二

乙七八九三

乙九二〇

乙七四五六

郭沫若謂卷「用為患害義」是對的。綜類誤舉為不從「止」之「它」，並混入已字。

它  

羅振玉 「說文解字」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卜辭中从止（即足也）下它，或增从彳。其文皆曰「亡它」，或曰「不它」，殆即它字。上古相問以無它，故卜辭中凡貞祭於先祖尚用不它，亡它之遺言。殆相沿以為無事故之通稱矣。卜辭中亦單稱它，則當是有故不可以祭矣。又案它與虫殆為一字，後人誤析為二，又并二字而為蛇，尤重複無理。許君於虫部外別立它部，不免沿其誤矣。」（殷釋中三十四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卜辭諸字皆象博首而九身之狀。一葉許言蝮狀，本爾雅釋魚，疑有誤字。郭注言今蝮蛇細頸大頭，正出字所象也。」（殷釋中三十三葉下）

王襄 「古宅字」許說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九葉上）

王襄 「古虫字，象大首蜿蜒之形。」（類纂正編第十三卷第五十八葉下）

郭沫若 「它或作蛇，蓋即逆字。卜辭恆用為患害義，每見「亡它」，或語與「亡尤」，亡尤等用例。」（萃十一片考釋）
葉玉森 「疑古人是觸它首則驚呼有它，故繫止于它首以示戒，且因它之形不僅象它，故看此特徵也。其以彳者，即它字所由發生歟？」（前釋一卷六十四葉下）

孫海波 「與它通用。」（文編十三卷二葉）


金祖同 「辭云「它庚」殆謂諸庚。祭先公先王之名庚者。」（遺珠四十二葉）

屈萬里 「它，謂降殃咎也。」（甲編考釋四〇六葉）

饒宗頤





「按『歲亡走』亦蝦詞，與『歲亡尤』同例，指歲事豐穰也。」（通考九七九葉）

李孝定

「說文：『走，一名履，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出為象。』古虫字同字，羅振玉說見下。走字條均象蛇形。辭云：『佳虫。』藏四六二，曰王曰乙酉，曰小乙曰亡虫。前十六六，均當讀為走，與他辭『佳走』，『亡走』同例。金文作，甲虫

爵一集釋三九〇九葉）

李孝定

「說文：『走，从虫而長，象寬曲垂尾形。上古州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走，它或从虫。契文它增彳，象道路形，羅氏說此字甚是。容庚謂『它與也為一字，形狀相似誤析為二。』見陰文編十三卷七葉下。說非。它即虫，象蛇形。也字許君訓解不誤。金文它作，朱伯崑齊侯簋，黃仲臣，異兩人，亦象蛇形。今所見眼鏡蛇過敵即上豎鼓候如眼鏡，正作此狀，或段為，同音通段也。『它』本有『移』音，不足以證『它』也。『也』為同字也。」（集釋三九三四葉）

張政烺

「它的本又是蛇，象形。字有两种写法：一种用双鈎法写的它示，如上边引过的几条，甲骨学家释为蚕示。一种用单笔道写的它示，被过去的甲骨学家释为九示，舉例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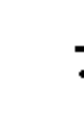
辛酉卜，賓，貞：勿于它示奉。

貞：勿乎伐吾方，弗其受出又。（續四一一）

辛酉卜，爭，貞：乎伐吾方，受出又。

貞：勿率于它示。（林一三五）

這兩條卜辭是同日所卜，內容相同，它示二字明白無疑，決非能釋為九示。單筆道的它示和雙筆道的它示應當相同，亦即上引卜辭『它示一牛』（京師二〇九〇）的『它示』。『它』字从木，它声，从木也声，渙又若肥。段玉裁注：『小雅：『析薪地矣』，傳曰：『析薪者必隨其理』，謂隨木理之也。而析之也，假地為地也。』卜辭的『它示』和它示正是地也，皆指直系先王（大示）以外的先王，即過去甲骨學家所稱『旁系先王』。（古文文字研究第一輯六六頁）

形字。卜辭用作代詞，則為借音字；
趙誠「它，甲骨文寫作，象長虫之形。或寫作、，為線條化的寫法。本為象

辛酉卜，賓貞：勿于它示率。(續三、一、二)——它示指旁系先王。商代的先王分直系、旁系兩類，而以直系為主，旁系當是直系以外其它的先王，所以稱為它示。它示就是用來指代旁系者。率，祈求之義。

它字甲骨文或寫作𠄎，从木它聲。

𠄎，祭名。大乙九示指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廿九位直系先王。𠄎示指直系以外其它的旁系先王。

於字也有人釋作𠄎，是把𠄎看成是木和𠄎合寫在一起。L (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九八頁)

柯昌濟

佳羔它禾

(戰二一九)

庚午卜佳河𠄎禾

(粹一)

二文互証。知𠄎為它之異文，惟字象蛇形，或即古蛇字，蛇它歌部旁轉，它禾之義當謂降災於禾稼之義。L (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六頁)

裘錫圭說參𠄎字条下。

屬皆从它。蛇，它或从虫。說文又有虫𠄎字，實乃𠄎字之孳生。段玉裁：𠄎字注云：「虫乃不垂尾之它，它乃垂尾之虫，二篆實一字也。」王筠釋例云：「若虫專是𠄎，則部中字豈𠄎類乎？」若虫是二𠄎，蟲是三𠄎，何由為昆蟲之總名乎？小蟲好叢聚，故三之。用為偏旁則重累，故一之。虫部字所从者，乃省三為一之虫也。

契文「它」即象蛇之形。它，與「虫」雖同源，但說文「虫」字已別為一義。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不必為蛇。𠄎，𠄎或假作「𠄎」，但不得謂與「𠄎」同字；「𠄎」為獨體象形，𠄎為會意，說詳「𠄎」字條。綜類二四三以「𠄎」之作「𠄎」形者，混入「𠄎」字，非是。

「它」象蛇體之宛曲，且蛇首橢圓，與「𠄎」迥殊。

據彝器銘文以為「𠄎」也，亦本同字，容庚之說是對的。王筠釋例、孔廣居說文疑義、徐灝段注箋皆「它」字為之。

市

按：合集二二一九七辭云：

「有市」

辭殘，其義不詳。疑為「巷」字之異。

虫

虫

虫

虫

王裏

「古虫字」

（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八葉下）

陳邦福

「古虫與虫字有絲簡，誼固可通。一說文虫部蠱或作蠱，蠱文作蠱，又虫部蠱或作蠱，蠱文作蠱。」

作蠱或作蠱

「說文虫部云：「蠱，一名蠱，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段注：「蠱，今爾雅以為虫，懷字。」福因

離釋魚云：「蠱，今本虫作虫。」

又「史記殷本紀云：「中蠱作蠱。」集解引孔安國云：「仲

奮卜辭之虫與虫相假，正湯左相仲也。」

「史記殷本紀云：「中蠱作蠱。」集解引孔安國云：「仲

奮左相，美仲之俊。」

「索隱云：「高書作虫。」此云「更于虫」，一簡四五二一，猶後編之猶于伊尹也。」

（說文三葉又見辭疑三葉）

孫海波

「乙三二一四。地名。」（甲骨文編五一〇頁）

屈萬里

「此，雅振玉釋虫（殷釋中三二葉）諸家從之。虫於卜辭為神祇之名，亦為地

名。三、四、五、猶疑虫為靈聖之地，殷人祀之，故為地名，亦為神祇之稱也。卜辭「舞虫」，一見甲編二

之儀式。一（甲編考釋二九五葉）

之儀式。一（甲編考釋二九五葉）

「通考一四九葉」

饒宗頤

「說文云：「蟲，蟲之總名，讀若昆。戰國書蟲之銘，言蟲為水蟲，殷人祀

蟲，所以侑雨，知為水神，故與水旱有關。」

（通考一四九葉）

李孝定

「說文云：「蟲，蟲之總名也。從二虫，讀若昆。契文亦從二虫。卜辭屢見。更于虫。」

語，當為殷先公若舊臣之名。陳氏謂即仲虺之名。考虫之與蛇義固可通，然音當有別，陳說待攷。金文作𧈧魚耳與此同。《集釋》三九二三葉）

羅振玉釋𧈧，無說。《殷契中》三十三葉下）

饒宗頤「𧈧字卜辭習見，有二義：一為神名，如：

貞召（招）河來于𧈧出（省）兩……貞乎舞于𧈧（《乙》五二七二）

庚戌卜殷貞𧈧先我 庚戌卜殷貞𧈧不先我（《乙》四六八三）

取又父冊于𧈧外我事（《乙》一七八一）

一為地名，如：

丁未卜王其逐在𧈧將隻（獲）允隻在一月（《乙》三二一四）

說文曰：𧈧，蟲之總名，讀若昆。戰國器𧈧已銘言𧈧乃水蟲，殷人祀之，所以省雨，以其為

水神，與水旱有闕也。《巴縣所見甲骨錄》一四葉）

形器 劉淵臨「甲骨文𧈧字是兩條蛇的形狀，恰好侯家庄一〇〇一號大墓中亦出土了一件蛇形器，根據其五六頁上的描述：

一、一頭二身蛇形器，頭尾長約一·三六五公尺，頭端較尾端厚約〇·〇三公尺，平面大致葫蘆形，頭日饕餮形，左身彎曲成正S紋，右身反S紋，兩相交疊在二S紋之中腰處，右身在上。二身皆飾同樣的同心稜紋，刻綫精細。上面全部塗朱紅色。二身上面皆微凸，并非平面。發現時頭右部右身之尾已被毀，二身上尚有小傷痕數處。……

這是儀仗器物中的一種，可惜的是這層埋藏情形已被盜坑破壞了……這蛇形器很可能就是𧈧為當時祭祀的對象之一。……苗（逸夫）先生認為侯家庄一〇〇一號大墓的蛇形器，即是流傳於後世的东汉武梁祠及唐高昌國絹上的伏羲、女媧画像，他的這種說法，我非常贊成……是殷代的神祇，而這神祇在後代的神話中稱之為伏羲、女媧。伏羲、女媧是晚於殷代的名稱，也許在殷代的伏羲、女媧就稱為𧈧？（《甲骨文中的「𧈧」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四分五九五至六〇六頁）

按：釋「𧈧」可從。契文从二，它，篆文「虫」即由「它」所孳生。而偏旁中「虫」，「𧈧」實無別。說文區分「虫」，「𧈧」，「蟲」為三字，音義各別。徐灝《段注箋》云：「古言昆蟲者，謂衆蟲耳。後人以𧈧字當之，非也。戴仲達謂虫與𧈧皆蟲之省，良然。」虫，𧈧，不得謂為蟲之省。段玉裁謂「人三為衆，虫三為蟲，蟲猶衆也」其說較為近是。陳夢家《殷虛書契》述三五五以為先公之名。

羅振玉「公爾雅·釋天」：「商曰祀。」
「惟王五祀」，曰「其惟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祀」，是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
「商時始以祠與祀為祭之總名，固始以祠為春祭之名。故孫炎釋商之稱祀，謂取四時祭祀一
註：其說始得之矣。」（《殷釋》下五十三頁）

王襄「古祀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頁）

商承祚「文曰：『佳王二祀』，作已者與上文同，故知即祀之省矣。」（《類篇》第一
卷五頁）

郭沫若「祀象人跪於此（生殖）神象之前。」（《甲研·釋祖妣》十二頁）
又曰：「辭言已字，「字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字。」「已」字者，蓋謂罷免其官職。
（余舊解為儼祀之事，不確，今正。）」（《粹考》一四三頁一一一三片）

孫海波「已，鐵二六三·四·已用為祀。此為已然之已。」（《甲骨文編》五六三頁）

董作賓「殷代紀王年者，今所見於卜辭中惟一曰祀字，如稱曰佳王二祀，曰王廿
祀是也。亦有稱年為曰歲者，以數字記曰年者，然不見曰佳王若干歲，或曰若干年之
載記也。據余考定殷人稱一年為一祀，乃帝乙帝辛時之事。此與祀典有密切關係，說見下章。
其前不稱曰祀，或稱曰年，以不入卜辭，末由徵之矣。」（《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
第一頁）

統「又曰：『中先妣五種祭之一週，亦即所謂一祀也。』」（同上九頁）

以「又曰：『一年中先妣五種祭之一週，亦即所謂一祀也。』」（同上九頁）
上「又曰：『一年中先妣五種祭之一週，亦即所謂一祀也。』」（同上九頁）
十一「又曰：『一年中先妣五種祭之一週，亦即所謂一祀也。』」（同上九頁）

己

王襄「古卒字，許說曰木本也，从氏丁，本大於末也，讀若厥。」身殺氏改本，金文借為厥字，訓其。」（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五葉下）

郭沫若「金文中多見卒氏字，形雖相似，然固有迥然不同之處。今就容庚金文編所輯

卒

- 卒（孟鼎）
- 卒（向卣）
- 卒（伯鬯卣）
- 卒（叔段）
- 卒（蓋仲尊）
- 卒（器作卒卣）
- 卒（克鼎）
- 卒（大保段）
- 卒（辛鼎）
- 卒（天君鼎）
- 卒（吳爵）
- 卒（趙叔段）
- 卒（毛公鼎）
- 卒（宗周鐘）
- 卒（貌叔鐘）
- 卒（邾公華鐘）
- 卒（格伯段）
- 卒（女尊）
- 卒（周公段）
- 卒（伯中父段）
- 卒（師害段）
- 卒（井人鐘）
- 卒（倕尊）
- 卒（象伯段）
- 卒（散盤）
- 卒（周公段）
- 卒（農卣）
- 卒（封段）
- 卒（榮伯段）
- 卒（師襄段）
- 卒（嗣士嗣段）
- 卒（秦公段）
- 卒（散盤）
- 卒（義仲鼎）
- 卒（邾公華鐘）
- 卒（大鼎）
- 卒（邾公鍾）
- 卒（姑馮句鐘）
- 卒（邾公鉞鐘）
- 卒（義仲鼎）
- 卒（邾公華鐘）

氏

- 氏（不嬰段）
- 氏（干氏盤）
- 氏（姑氏盤）
- 氏（令鼎）
- 氏（散盤）
- 氏（賀鼎）
- 氏（克鼎）
- 氏（齊鐘）
- 氏（國差鐘）
- 氏（贏氏鼎）
- 氏（伯庶父段）
- 氏（齊簠氏鐘）
- 氏（師楚段）
- 氏（叔段）
- 氏（芮公鼎）
- 氏（格氏牙）

卒字舊均誤釋乃，吳大澂竟謂「江聲古文尚書从汗間，改厥為卒，許氏說「卒讀若厥」疑壁經乃字本作「卒」，漢人讀為厥，遂改作厥。今義無厥字。」（古編補廿四葉）以今觀之洵有隔世之感。然今人漫有以卒氏字說者。

近出屬氏編鐘十四具，銘六十一字者五具，一具入美國，銘四字者一兩面各四字曰「屬氏之鐘」，九具，亦有一具入美國，銘均歸屬江劉氏。近有徐中舒屬氏編鐘圖釋整衆之今取其銘長者四具（即圖一至圖四）甲乙各二面）及「屬氏之鐘」四字之最明晰者一面（即圖十一）甲一轉揭之於次。

屬氏鐘銘，考之者頗不乏人，據余所知，有劉節、吳其昌、唐蘭、徐中舒諸氏，余叢亦有所編列，詳見專釋。今所欲論者乃第二行第二字之「氏」字，此字僅第三范泐，條均同作，以第四范為最顯著，劉、吳釋氏，因有妻戎氏之說。唐亦釋氏，讀為厥，謂「陳侯因資鐘」合駁氏德亦借氏為厥。古書多以氏為是，爾雅以厥為其，氏、是、其、厥，並聲之轉。徐釋為卒，與余同。徐云：

云厥辟，辟，君也。文亦見大克鼎。齊侯縛鐘（即叔夷鐘）云「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

今案此釋卒至確，字斷非氏。小鐘氏字八篇十六字除一二例稍泐外均作尸，與尸利然為二。

二字亦各不相混。觀上舉卒氏字，而尤以二字同見于一篇者，可證也。

知氏為厥，劉吳曰姜戎氏。說遂不能成立。唯此得劉氏來書，言「金文卒字作尸，未有

加一豎作氏者。郭公託鐘不可前，郭氏三鐘佳鐘鐘非語。尸（氏）之與尸乃一字之異體，豈文

中往，有之，此種中昭字有二體可證也。此字所關甚重，不能不爭也。云云。是劉氏以點之有

無定卒氏之分，案此說有未諦。郭公託鐘是否為高未敢必，而攻吳監曰攻吳王大差畢卒吉金

自作御監。卒字亦作尸矣。考古文字形演變之例，凡肥筆作尸字後均禪化為點。試觀上舉孟

鼎、蓋仲尊、哭面、克鼎、義仲鼎諸卒字均肥筆作尸，則演變為點蓋不足矣。本鐘與郭鐘吳監

均較晚之器也。劉氏字亦有不從點作者，如上舉頌毀、羸氏鼎、伯庶父毀、叔段鐘諸例是。是

則卒氏之分不立斜垂上點之有無矣。余謂卒氏之分當在首垂曲向，卒字首垂上端曲向左（其

反作者向右）氏字首垂下端曲向右，此瞻諸古文字可以一目瞭然者也。惟字形相近，古人亦不

能保無筆誤，此師楚毀之「叔市金黃」，一蓋即誤為「令黃」，其確徵也。故以唐氏所舉因資鐘之

「合巽」為「惠」乃誤卒為氏。唯此字上端似稍泐，又為「寓」之「師氏」作尸，又誤氏為卒。此

蓋余初疑也。若唐云不偽，又上舉格伯毀二卒字就其銘辭案之，均當為氏，該毀諸器文字均草

率，語多尊執，確有誤例也。凡此均不能據為典要。唐氏謂「氏是其厥並聲之轉」，案氏是一字

一說下詳。其厥雙聲，固各有攸關，然是與其，氏與厥，韻紐俱隔，無由通轉也。

卒與氏之分，由於與聲已知其然，請更進而探求其字源。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

者，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聲。楊雄賦「響若氏墮」。又云「卒，木本也，以

氏，大於末也」。此文當有尋落，段氏於「以氏」下加「下本」二字，說亦牽強。讀若厥。

今以古文字形按之，氏與卒均當為象形文，無聲從可言。許求二字之初義於實物，甚是。

然氏之古文非象山岸欲墮之形，亦非从「聲」也。卒字則字形已遠隔，古卒字並不从氏下，許說

為本者以同音之聲字為說耳。

余謂卒乃矢格字之初文也。說文「格，槩也，从木各聲，一曰矢格槩弦屬」。格从各聲，各

又从卒省聲，故格卒同音。矢格槩弦屬之格，此卒字也。古矢格之形近治為雁振玉所發現，其

真松毫集古遺文一卷十二、廿七、著帚矢格三器，均有左字，今撫其第二器為次：「甲為原圖，

乙示其字之面而橫置之。」



（矢在弦上乃橫置，故卒取其橫。一矢之弓，吳監之弓首括處均含。）

羅氏云：「形如戈繳而小，旁有小鉤下俯。予初不能定其名。嗣讀釋文釋名釋兵言：「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乃知此物確為矢括。此考至確。知此，請圖前器無字之面而橫置之，非即古卒字所象之形耶？」（金文條釋：餘十二卷一八〇葉）又曰：「卒蓋讀為繳。」（卜通一五八葉上按此乃釋契文已字）

屈萬里：「以鐘鼎文證之，「又」當是厥字；於此則為地名。」（甲釋三七五葉二九〇三）（二辭釋文）

常正光：「甲骨文的「又」不僅可以有形作「又」，而且還有省形作「又」的。如「又」字（佚一一九），「又」五日「又」王密中「又」……（著一），「又」貞翌乙巳其祀亡咎……（續三・二〇三），「又」甲寅卜貞翌丁巳其祀亡咎……（撫續二・一一），「又」篆書的「又」字可能就是从這個「又」字演變而成的。」（甲骨文字的一字多形問題 古文字研究論文集五八頁）

徐中舒釋祀，參「又」字條下。

常正光釋「又」字條下

常正光 參異字條

陳煒湛說參「又」字條下。

按：「又」，「又」當同字，乃祭名。釋卒不可信。弩機之制，東周始有之，西周金文不得取以為象。卒、久古本同字，與矢格無涉。

按：字从「巳」从「工」。合集二〇二七八辭云：「酉卜大王寧祀」似為祭名。

王襄 「古挖字」 (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朱芳圃 「說文解字」挖。曳也。从手它声。𠂔 (甲骨文字編十二卷二頁下)

屈萬里 「𠂔，象挖蛇之狀，隸定之則作𠂔；當是挖字。挖。說文：𠂔曳也。按即後世之挖字。」 (甲釋二八八葉二二八四片二辭釋文)

李孝定 「按，后上二文乃有𠂔合文，至前六·五一·四，辭云：𠂔勿令𠂔从𠂔，蓋亦有它合文。其上文當言勿令某从有它𠂔也。惟本片有𠂔文，辭意不完，就字形言，𠂔与挖近，然單辭孤证，不可確知也。」 (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五七八頁)

裘錫圭說參𠂔字条下。

按：釋挖不可據。卜辭均殘，用義不詳，亦不可能為「有它」之合文。

王襄 「古蟲字」 (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八葉下)

郭沫若 「𧈧乃人名。它辭有作𧈧者。又金文有子癸壘辭 (集古遺文九·廿四) 當即此人或其國族之器。」 (辭考二一〇葉下)

饒宗頤 「疑𧈧與𧈧亦為一字，蓋土旁為禹亦作壘也。」 (殷虛書契十三注) 他辭言……

蝻叶我事。《說文》一七八一。是其一例。《通考》七九七葉。

李孝走。《說文》从土从走或从蝻。《說文》所無。葉玉森氏嘗謂字从蝻从王，古者蓋以螭為王，字當釋螭，一時忘其出處說殊荒誕，可發一噱。《集釋》四〇〇九葉。

按：字从三「它」或二「它」从「土」在卜辭均為人名。

蝻
𧈧
𧈩

1852

孫詒讓。《案》此三「𧈩」字，下皆从蝻，與它同版，互對可見它非即出字。上从四者，即橫目。《說文》蝻部蝻，从出冬聲。或作𧈩，从出眾聲。疑即𧈩之異文。《舉例》上廿五葉下。

商承祚。《𧈩》疑亦蜀字。《類編》十三卷三葉上。

屈萬里。《𧈩》，隸定之當作𧈩，地名。《甲編考釋》四二四葉。

按：字从「目」从「𧈩」。卜辭用為地名，亦或用為人名。

止
𧈩
𧈩

1853

李孝定。《从止从竹，說文所無。《集釋》四六三葉。

孫海波。《𧈩》，甲三一—三。或从𧈩。貞人名。《甲骨文編》二四三頁。

按：《合集》一四〇六八「𧈩」乃人名，而《合集》一三六二七之殘辭「𧈩」乃从「止」从「𧈩」，隸當作「蝻」，二者有別，不能混同。

汜
汜

1854

柯昌濟釋流一見書與補釋二葉。按二說並非。即即敫。從沱從它一也。從支從一也。支受敫倒或正一也。敫字象以撲擊蛇之形。它即古文蛇字。蛇從虫乃後起字。它形左右有缺者。象血滴淋漓之狀。說文：「敫，敷也。從支，也聲。讀與施同。」段玉裁云：「今字作施。施行而敫廢矣。施旗旂施也。經傳多假借。」朱駿聲云：「當從它聲。經傳皆以施為之。」按段朱二氏說是也。卜辭敫字，初義為以撲擊蛇。引伸為割殺。義。敫即說文敫字。經傳假施為之。亦與施字通。莊子肱篋。其弘肱。釋文：「肱，本又作肱。崔云：『讀若施。』」或作施字，施裂也。肱南子曰：「其弘篋裂而死。」司馬云：「肱，剔也。一云：『割腸曰肱。』」按敫既與施肱字通，肱之義為裂為剔為割腸。卜辭敫字每與人牛羖牢豕龜連文。前七、三一、三、串亦敫人。後下二三、三、效牛。藏一七六一。勿效羖百。後上二八五。敫牢。譜九二。其敫豕于亡丁。前一、三一、四。敫流。是卜辭言敫，猶言伐言卯，與「其弘肱」肱詁訓不殊矣。一辭敫四六葉釋敫。

孫海波 敫 甲四。四。从支。甲二五。从受从它，古它，也一字，象持朴击它。

饒宗頤 之。韋注：「施，陳尸以示衆也。」同。一。通考一八一葉。一。即殺羖人以作犧牲。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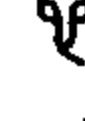


敫 饒宗頤 敫尸，則指人牲。按敫字于即之卜辭所見特多，象以朴擊蛇形。契文有敫豕、敫牛、敫羊，而說文：「屈萬里，則指人牲。」敫，陳夢家釋敫，一考古六期，釋敫。古也它同字，故敫亦作敫（見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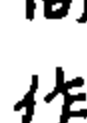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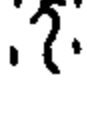
以為即說文之敫，因為敫讀與施同，故經傳借施為敫，而施與肱、肱等字相通。肱，讀若施，其意則為：「裂也。別也。現在由甲骨文字，把它証實了。朱氏未見卜辭，僅以音理推訖訖，竟與卜辭字形相合，足見他的功力深湛，由此見卓越了。小篆它作也，也作也，二者形根相近，至文則它字分化為一字，足見他的功力深湛，由此見卓越了。小篆它作也，也作也，二者形根相近，至文則它字分三下。或變訛而成，敫字所以的也，而其原始的意義和音，則及而由他的假借字施，肱等字所保留

下来，這真是一樁有趣味的的事情。此版改差与伐差对貞，可知改与伐，意义相通。伐是以戈击人，改是以点击它（蛇），二字都有割杀之义。亦見施字的：裂，剔，剗，腸之訓和讀為施的字音由來已久，其源甚古的了，而這些意义和声音，也正是向改（即改字）借來的。（殷虛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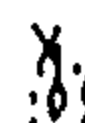
（注一）見考古第六期釋改
（注二）見雙劍謄殷契駢枝釋改第四六頁

李孝定 「从攴从艸从虫，說文所無。當與改改字同意。」（集釋一〇八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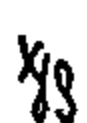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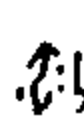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曰：改，數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改，金文作，篆作，與也。篆文作，形近而混。金文也它同文，从也。从攴，字亦每互誤，為匠字。金文从攴而篆文从也，可證。蓋二者不唯形似，且音亦相近也。如委蛇亦作逶迤是也。容庚《金文編》十三卷七葉曰：改，下云：與也為一字，形狀相似，誤析為二。後人別構音讀，然从也。改，馳，地，施，六字仍讀之音，而改字今僅與皆作池，可證。徐鉉曰：「沱，沼之沱，今別作池，非是。」蓋不知也。即改也。說文「也，女陰也。望文生訓，形意俱乖，音人蓋著疑之。容氏說二者形音相近，偏旁相通，是也。然謂即是一字，似尚待考。黎文作改而篆作改，亦由形近而然。于氏說此字形義極端，于氏原文未注云：按此文立說與考古第六期陳夢家釋改義複因已付印未及刪削，是則陳說在前，惟此間未見考古第六期既云義複則內容當亦相近，今錄于說覽者鑒之。說文改訓數，無殺割搏擊之義，蓋字形既誤，而初宜亦晦。猶韋注子尚有脰字，得存古義也。」（集釋一〇五〇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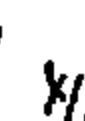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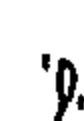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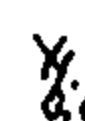
白玉崢 「本字，大較均見於旧派之卜辭中，其間，前期較為工整，后期較為草率，且將它頭向下，簡作矣。然此風則為二期時之貞人大及旅所開先，惟皆它頭向上，簡作。茲將各期之書體略舉數字，以見其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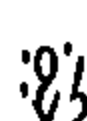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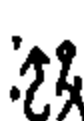
1 見於第一期者：

 乙六 七 四 二 貞 人 出
 乙七 〇 三 〇 貞 人 出
 乙五 三 四 三 貞 人 殺

2 見於第二期者：

 乙九 二 貞 人 即
 乙四 四 七 貞 人 旅

 乙二 一 五 貞 人 爭
 乙二 八 九 貞 人 爭
 乙八 三 五 二 貞 人 方

 乙八 二 貞 人 即
 乙五 五 一 貞 人 大

甲六二八

甲五五〇

乙
一
四
六
九

守
一
一
一
三

(契文舉例) 十四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七七一至五七七

于有吾

甲
、
殼

一，貞，至于庚寅，咎。匪既，若○苟至于庚寅，咎，不若（兩八三）。

二，旦其效鼎（鬲），匪各（格）日又正（甲四。四）。

乙，卯或戔（歲）与鼓連言

三、
☐卯、
鼓（乙一四六九）。

四、……乙子酉，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豷、卯，鳥星（乙丑丑丑丑）。

五、庚寅卜，父乙戠果鉞（續存下七六四）。

六、庚申卜，旅貞，往亡。庚宗，戕，效。才十二月（文錄四四七）。

七、貞、人時、穀千丁。九月（燕二四一）

西
、
入宅
、人

乙、實、支、人、事、旦、合、

[illegibl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頁，
庚申戌
一丙七

十二、負、率、飯、羌、若、

十三、癸亥卜，貞：「有咎。」
（續五）三四三。

六。

十四、戊辰卜，爭貞，致羗自匕庚○貞，致羗自高匕己○貞，致匕庚，卅（乙六六四）。

戊，致牲。

十七、貞，致牛（戠二四·二）。

十八、貞，致牛五（乙六二四）。

十九、己亥卜，方，致卅年（明一六四）。

二十、丙寅卜，即貞，其致羊，盟子（續存上一四九四）。

二十一、貞，致牢（后上二八·五）。

二十二、丙午卜，即貞，其致牢（殊八二）。

二十三、佳祉致豕（乙二七二八）。

二十四、丁酉卜，即貞，其致豕于匕丁（菁九·二）。

二十五、致二豕二牡于入乙（乙四六四四）。

二十六、致二豕（前一·三一·四）。

二十七、庚辰卜，令多亞致犬（寧一六）。

二十八、干兄己致犬（乙四五四四）。

應改為致字說文作𦍋，並謂：𦍋，𦍋也，从支也，讀與施同。按許氏訓𦍋為𦍋，並非本義，典籍中每借施為𦍋。《莊子·胠篋》：『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又說文：『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一作𦍋。《崔云》：『讀若施，或作施字，𦍋，裂也，淮南子曰：『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一云割腸曰𦍋。《按》：𦍋乃致的后起字，以其割裂腹腸故从肉。以朴击它為致之本義，異文作𦍋，訓為割裂乃引申義。

訓為割裂乃引申義。《今語》：『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大辟有夷三族之令。《司馬彪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有山氏。施其家者，即所謂夷三族也。《原注》：『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陵，遲為夷也。《按》：《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解，剖股支解乃后世陵遲之刑的起源。《說文》：『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下商稱為日割解。《今語》：『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司馬云》：『𦍋，𦍋也，从支也，它亦聲。』

前引第一、二两条只言致，不言其所致者為人牲或物牲，但甲骨文用人牲不稱𦍋，則第二

条当指割解物牲言之。第三条卯致之卯，王国维疑卯即刘之假借，释诂刘杀也。《戠考》二、二。卯致即刘致，乃先杀而后割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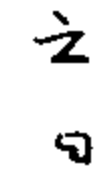

第五条的父乙戠罪致，郭沫若同志训读为岁祭（甲研·释岁）。唐兰同志谓《戠考》为刘，训也。《戠考》二、二。按说文谓曰刘，利伤也，从刀岁声。《训》刘为利伤，未免费解。朱骏声《通文通训定声》改利伤为刺伤，并引方言曰：凡草木刺人，自关而东或谓之刘。为证，其说甚是。此条的岁罪致和第六条的岁，致，是说用牲时先刺杀而后割解之。第七条的人岁致于丁，是说用人牲以祭于丁，先刺杀而后割解之。第八、九、十各条的致人，也都是就割解人牲言之。

第十一条以致羌与伐羌对贞，是解决致与伐有别的有力佐证。甲骨文的伐字作𠄠，象以戈砍人之颈。戈为句兵，用以句颈，故砍头用之，它和直兵之矛用以刺杀者有别。甲骨文凡祭祀言伐者，均指用人牲而砍其头言之。其言若干伐，则伐字已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至于征伐某方之伐，乃杀伐的引伸义。本条是一个完整大龟的占卜，右为致羌而左为伐羌，凡三次对贞。这是说，割解羌俘以祭还是砍掉羌俘的头献以祭，两种用人牲的作法，哪一种能获得祖先的福祐呢？至于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致羌的解释，也同前例。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有的言致牛或致羊，有的言致牢或致宰，有的言致豕，致豕或致豕，有的言致犬，致字既训为割解，则和其它各种杀牲的方法就判然有别了。《甲骨文字释林》释致一六一页至一六七页。

张政烺 𠄠 象一只手拿着棍子打蛇，只是蛇身用双钩画法写成，乍看不习惯罢了。其用单笔道写的见《甲骨文编·附录上》（𠄠字号是3075及5027），皆是甲骨文中极常的数字（见《甲骨文编》卷三，页，字号是3075）。

裘锡圭 𠄠 甲骨文曰𠄠（致）字从𠄠从虫（《甲骨文编》一三九页），这似乎是𠄠𠄠，𠄠虫𠄠本为一字的一个证据。但是从𠄠虫𠄠的𠄠𠄠字可以看作象以支击虫之形的表意初文，不必把它所从的𠄠虫𠄠看作声旁，所以仍然不是𠄠𠄠𠄠，𠄠虫𠄠一字的确定。而且这个字究竟是不是𠄠𠄠𠄠字，其实也还是可以讨论的。有人释甲骨文𠄠字为𠄠𠄠（《甲骨文编》四六八页），此说从卜辞文义丝毫也得不到支持，不足辩。《释黄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二五页。

連劭名 卜辞中的致字，其义近于经典中的剗。《玉篇》：剗，空物腸也。《诗》：小雅·節南山：持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郑玄箋》：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其，合之黍稷，寔之於蕭，合祭香也。《孔穎達疏》：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後於後，以騂牡之牲還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即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其鸞鈴之

于省吾：「甲骨文寢字作，旧释完是也，但于完字之构形与义训，仍不得其解。说文：『完，姦也，外为盗，内为完。从宀九声，读若轨。』按许氏只就后世省化字为说，并非造字的本义。完字初文何以作寢，需要予以诠释。寢从宀（即古宅字），详释宀宅一从𡩂，𡩂从爰，九与鬼声近通用。礼记明堂位之『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此与轨从九声之音读相同。甲骨文『鬼方』之『鬼』作，周器梁伯戈『𠄎方𠄎』（𠄎一𠄎）之『𠄎』作，乃鬼之孳乳字。字象以支击鬼，从支从爰，古同用，此与甲骨文寢字从𡩂、𡩂从𠄎、𠄎从𠄎，象以爰击九之即击鬼，适相符合。礼记月令引论语曰：『乡人难』，郑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驱疫鬼。』今本论语乡党作『讎』。或以说文『讎与祔为讎』，但此皆后起字。甲骨文称：『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寝寢（一寝）出机，毆羌世，卯十牛。十月。（后下三·一三一）以上两寝字均作动词用。寝寢而用人牲或物牲，是搜索宅内，以驱疫鬼之祭，可以与周人讎为索室驱鬼相印证。甲骨文言寝，周人言讎，名异而实同。以六书为例，则寝为从宀从爰九，九亦声。乃会意兼形声。十年前，孙作云教授曾以释寝为打鬼一文见示，颇具卓识。但于九之通鬼并无佐证，而于金文鬼之作𠄎亦未引用，难以令人置信。本文所论可以证成孙说。」（释寝，甲骨文字释林四八至四九页）






○ ○ ○ 考古所

究：此次首見。在此為動詞，其義殆與擡、伐等相近。

辭。按：于先生禮，待考。

按：于先生釋林於舊說有所是正，但「九」仍當是聲，不必為「鬼」。卜辭「寢寢」或當是

萬

羅振玉「說文解字」：「萬，蟲也。从公，象形。」不言何蟲。而卜辭及古金文中等形均象蠋，不从公。金文中或作，石鼓文始作，失初狀矣。段先生「玉裁」云：「从公蓋其蟲，四足象獸。」依漢來字形為說，失之彌遠。」（殷粹中三葉上）

葉玉森 按據郭氏說謂萬即萬萬亦萬幾，若子亦萬。商之契即萬，即萬。且幻想商人
津契為萬，乃因某事某事而名為契，若與。萬萬之萬乃作人形之幾。郭氏又謂本辭卜曰萬受年。
之萬為商人自稱，即商人以萬為圖騰之鐵證。圖騰必先于生象，商人以萬為姓，即以萬為祖。
燭星之觀念輸入，乃以此生為其祖之所顯示。閼伯遂與契併合而為一也。一亦見解于史編。予
思郭氏方治古代社會學，古代天文学，故其腦海中充塞圖騰星象，極其玄想，可入非。惟考
許書子下所出之古文幾，卜辭中子字無數，固未見此一體。金文中亦未見之，疑謠妄矣。萬萬
契與之四體，卜辭金文亦並無所見。王國維氏釋卜辭之契，一微文考釋傳王一案，一郭氏後以地
公先王考一案，王表氏則釋萬即嚮指，謂象猴形，乃商祖之契。一微文考釋傳王一案，一郭氏後以地
名之萬為萬，謂象燭形，即商人之圖騰。不知卜辭曰「我受年」，曰「商受年」，乃商人之自稱。
曰「萬受年」，即卜萬地受年，猶他辭云「卜崔受年」，一前三、二、一。貞雪受年，一微文考釋傳王一案。
曰「貞犬受年」，一殷室卜辭四四、一曰崔、一曰雪、一曰犬至地名或國名，不能概謂商人自稱也。萬之
為地，當即曰「于萬」。一坤三、三十三、一萬，曰即呂中、一契，其音與宮近。似繪一建築之圖案，
當含建築之意。殆卜建屋于萬地耳。……郭氏釋曰為房，曰「房于某」，猶他辭言「俎于某」或
曰「一于一某」，亦誤。一前釋三卷三十二葉下——三十四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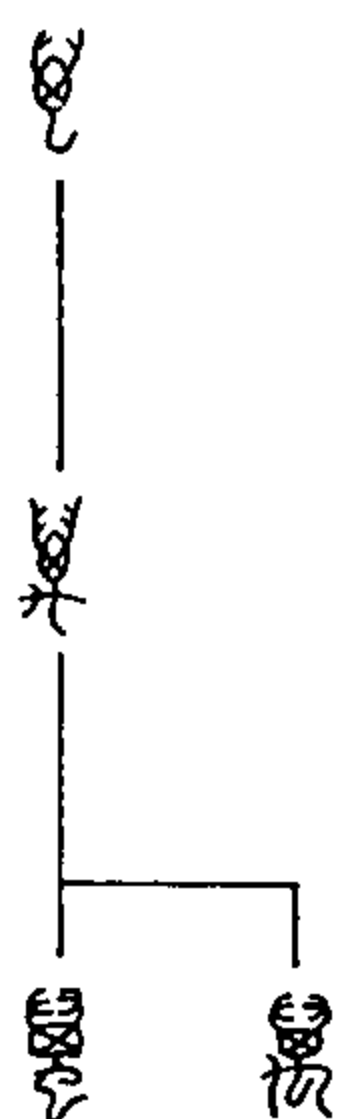
郭沫若 「萬」一今轉作萬，亦即萬字一即微之象形文也。在卜辭此人余謂當即是契。契
說文作契，「契，萬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漢書古今人表作萬，說文「萬，蟲也，从公，
象形，讀與契同。」萬古文萬。萬萬形近，而聲同祭部，古蓋一字。又古十二辰，萬由余考知與
巴比倫之十二宮一致，首位之子辰，卜辭作𠂔者片者，當房尾心之大辰，西方之微座。此乃商
星，為萬辛氏之長子閼伯所主。一見左傳昭元年及史記衛世家。閼伯亦即契也。閼字古音烏割
切，與契高同祭部。爾雅「歲在卯曰單閼」，古音讀禪，萬，亦祭元陰陽對轉，與萬萬之為對轉
同。是則契之名本當作萬形變而為萬，音安而為契若閼也。一卜通七一葉一
又曰：「商之先人為契，則契與閼伯是一非二。契或作契，……又或作萬，見漢書古今人
表，說文云「萬，蟲也，从公，象形，讀與契同。」萬古文萬。此古文萬字與古文幾「子」之字
形極相似。案此殆即萬（萬）之文形也。說文「萬，蟲也，从公，象形，讀與契同。」萬古文萬。此古文萬字與古文幾「子」之字
萬多為是作，為辭教之字，仲教之字是也。故萬與萬實係一字，……萬與萬亦當為一字。知
萬萬為一，則知契之即是商星即是閼伯，而中國之古商星本即視為燭形也。契之名本為萬為萬
然以其為毒蟲，故其後世子孫諱之而改為同音之契若與，其選用此二字者疑商人亦以書契為其
先祖之所發明。一漢書上、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一第三，幾字亦當由萬若萬之文，蓋亦以毒
蟲為可譯，以閼伯若契本為至上神萬辛氏之子，故契萬形而人形也。殷人以子為姓之子亦當即

蠱形之變，蓋古民族之姓即該氏族之圖騰，殷人以蠱為祖先，殆即以蠱為其圖騰耳。——甲研
釋于支六十二葉

李孝定「契文彙編」，鄭氏謂與蠱今隸作蠱為一字是也。蓋萬象燭形，許說猶存古義。然以萬假為十千數名行之既久，不得不另製蠱字以代之，亦猶七切九肘之比，第七九諸文假借專行，而古義遂湮，而萬之古義尚能存於許書耳。至鄭氏牽附萬萬象燭契諸文謂均是萬之一字之形變音假，則未免流于附會，葉氏辨之是也。卜辭萬多為方國之名。——集釋四一九七葉

張秉叔「在甲骨文中，有一微妙的現象，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即作為紀數的「萬」字，與作為人或地名的「萬」字，無論在单独的單文，或合體的偏旁中，往往作「𠂔」或「𠂕」等純粹象蠱的形狀；而作為紀數的「萬」字，則作「𠂔」形，在蠱形的尾部，加上一橫，曰「𠂔」，則作「𠂕」，在尾部加三橫。數名的「萬」字，雖不多見，但人地名的「萬」字，例子却不算太少。二者的分別即在字形中有無表示數目的那一橫。換句話說，紀數的「萬」字，在字体的下半部，加了一橫；而人地名的「萬」字，則沒有那一橫。由此可知甲骨文中紀數的「萬」字，實應為「𠂔」一萬。說文十四下公部的「萬」字，也就是「𠂔」字，有些文字學者，已經認為它們其實就是一個字。日的合文演化而來，其中的「𠂔」，到了金文中遂變為「𠂔」，「𠂔」，「𠂔」等形，至小篆時則變為「𠂔」，便與蠱尾結合而成「𠂔」形，即說文的部省「𠂔」。十三上虫部的「𠂔」字，則由甲骨文中人或地名的「萬」字演化而來，它所以的「𠂔」，係由蠱尾的訛變。「𠂔」甲骨文中所見的「數」，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三分三五九至三六〇頁

按：說文「萬，蟲也。从虫，象形。段玉裁謂「蓋其蟲四足象獸，實乃誤解。徐灝段注箋謂「萬即蠱字，𠂔从公，此古文變小篆時所亂也。因為數名所專，俗書又加虫作蠱，遂歧而為二。其說是正確的。說文「蠱，毒蟲也，象形。段玉裁謂「其字上本不从萬，以「苗」象其身首之形，俗作蠱，非。段說得其初形。實則其下之「虫」，亦為蠱體。鈕樹玉說文校錄、王筠句讀均謂「當云从虫萬聲，並誤。其形體之演變如下：



字本象獸形，借為數詞，是以分化。卜辭「萬」亦為地名。

禺



按：說文：禺，母猴屬，頭似鬼。古「禺」字不似猴形。許慎說解之誤，當與以「為」為母猴「同」。段玉裁力圖證明「禺」與「為」通，曲加何附。今集一〇九五辭云：「王弗其隻在禺虎」為地名。

萬



羅振玉「以水从萬。石鼓文：萬有小魚，殆即許書之砾字，砾或作萬。考勉勵之勵，祖孺之孺，蚌孺之孺，許書皆从萬作勸、孺、孺。以此例之，知萬即瀉矣。一說大勸注：讀與屬同。段先生曰：屬亦萬聲，漢時如此讀，亦其證也。瀉為淺水，故有小魚。許訓履石渡水，亦謂淺水矣。」（殷釋中十葉上）

王襄

「古瀉（砾）字。」

（類纂正編第十一卷五十葉上）

孫海波

「前二·一一·五。說文砾字或体从厲作瀉。石鼓文作萬，此与之同。」

李孝定

「說文：砾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砾。瀉砾或从厲。契文與許書或體同為形聲字，雁說極高。字在卜辭為地名，無義可說。」（集釋三三四一葉）

按：羅振玉釋砾，諸家從之，其說非是。契文从水从萬，與石鼓文同。石鼓文「萬有小魚」，亦不得釋砾，砾無淺水之義。萬「當為」瀉之借字。說文：水，流沙上為瀉，瀉，淺水也。二據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引：漢書司馬相如傳：北揭石瀨，瀨注：石而淺流曰瀨。淺流經沙石上，則清澈得見小魚。史記南越傳：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謂「厲一作瀨」，是從「萬」聲與从「瀨」。

聲可通之證。

契文、𣎵、𣎵均从水从萬，與𣎵之从「𣎵」者有別。諸家皆誤與𣎵混同，綜類二四五分列是正確的。

「𣎵：田亡戎；𣎵田𣎵」

「𣎵：子𣎵从𣎵出𣎵」

「𣎵：其往𣎵」

皆為地名。

地名亦有「𣎵」：

「𣎵：自，半逐从𣎵，𣎵」

「𣎵：受年」

但數字之「𣎵」無从水作者，「𣎵」、「𣎵」仍當分列。

京都二〇九九

乙八〇七五

前五·三一·三

合一三九

前三·三〇·五

1864

𣎵

按：字當釋「𣎵」。合集三七五三六辭云：

「𣎵：戊戌卜，在𣎵，今日不征雨」

為地名。

1865

子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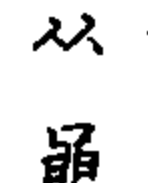
按：字从「子」从「萬」，辭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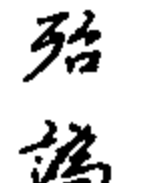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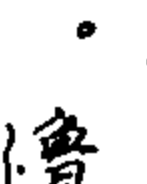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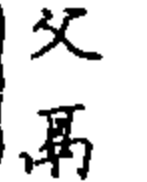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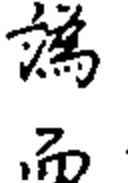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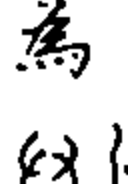
1866 (1)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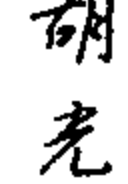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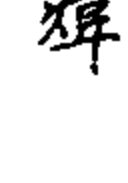
孫治讓「龜文有三字常見，字特小，皆核列，不與它文相屬，莫明其義例也。其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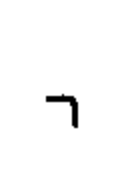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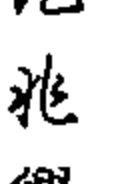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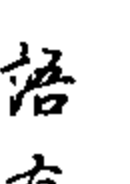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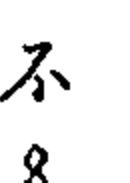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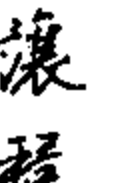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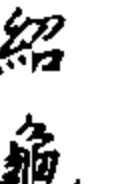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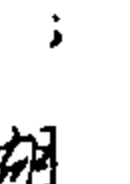







「𣎵：不易，𣎵：前𣎵共二十二見。下兩字文互有增減，大較以次字作𣎵，三字作𣎵者為最簡。以形義求之，𣎵從糸從口，疑即紹字之省。故或作𣎵，一藏十九，一則直段召為之。𣎵」

疑即龜之古文。說文龜部龜，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如象是甲尾之形，福文作。金文从龜字，以魯伯愈禹龜作，魯伯禹作。龜龜至象它形。此象四足及腹頰形，與篆文異，而與金文从龜字略同，可以互證。紹與詔聲同字通。不紹龜者，不詔龜猶云不命龜也。蓋卜事之疏略者，故特記之與。——（舉例下五十葉下——五一葉上）

王國維「說文解字詁林」龜，龜龜也。从它象形。龜頭與它頭同。福文龜。按此字殆為魯伯愈父禹龜字作，以。邵鐘龜字作，以，皆象龜前後四足。福文龜字前足為而為，後足為，皆失其形，蓋傳寫之誤矣。——（史福扁疏證）

王襄「疑誤字」——（類纂存疑第十三第六十五葉下）

胡光燁「卜辭記」不，常與「上吉」，「弘吉」，屬相對列，余釋不，段為不。——（文例下二六葉）

于省吾「卜辭記」兆，術語有不多三字，孫治讓釋為不紹龜；胡光燁釋為不，段為不，量作初釋為不龜，後又釋為不絲龜，從胡說讀為不，陳邦福釋為不才龜，讀為不再。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郭沫若謂三角形乃器身，上端乃其柄，是也。然以或作，謂上部不从，非也。以者，乃省文。以後下三一十八有字，中从作。金文天君鼎字作，是其證。容庚所藏明義士殷虛卜辭墨本第六冊有不三字，多連省作，至為顯明。卜辭習見字，亦作，象兩手持有夫端之杵形。午即古文杵之字，象杵形。多字異於杵者，下端但多一銳形之鐵耳。其字之从，與其必為杵類之一種，無可疑也。陳邦福讀為，是也。說文：「杵者逐也。」杵者逐也。逆也。淮南子天文：「杵者杵也。」史記刺客傳：「人不敵杵視。」索隱：「杵者逐也。」杵者逐也。音近字通。杵字亦作形，郭沫若釋為，是也。龜應讀作，二字變聲。說文：「龜，龜也。」秦列傳作。鄭阮。淮南子墜形作。繩阮。是龜冥字通之證。然則「不午龜」即「不梧冥」也。言兆，不舛梧，不冥閭也。卜辭亦有作不午，則謂不舛梧也。鄭中阮初集下四一三：「帝貞不午。」雖非兆辭，但不午亦舛梧之義也。——（駢枝五一葉釋不午龜）

唐蘭


「不多」三字，習見，均在兆變之側，與二苦小苦等同。孫詒讓釋不紹龜，讀紹為詔，胡光燁釋不龍龜，讀為不踞，董作賓初釋不蜀龜，後改不絲龜，從胡讀。陳邦福釋不梧龜，讀不梧殊。張鳳釋不吾龜，許敬參釋不契龜。郭沫若釋不饒龜。余按契字舊釋龜固不類，龜字見金文，自是形聲字，與此亦迥殊。郭氏釋龜，以泉屋清賞著錄之一盤，中有龜圖者相比較，極精確。前編八、四、三有一例云「不紹」，以繩為之，乃其鐵證。多字或作𠂔，釋為紹，或作一澄之，必當是一字。郭氏謂此多形當是某種手工，具之象形文，三角形乃器身，上端乃其柄，殊為卓見。惜彼雖字形而求諸聲音，遂誤釋為饒字耳。余謂多𠂔二體，當以𠂔為正體，多為變例，𠂔即才字也。卜辭才字有作𠂔者，當是原形。蓋與午形為同類，而鏡首，即甫也。說文：「甫，春去麥皮也，徑向，干所以甫之。」按干非甫之具，當從才，午所以𠂔，才所以甫，甫去麥皮，故必鏡首也。然則才本杵類之象形，甫之本字，其後由𠂔變為𠂔，為𠂔，而所象之形晦，說文訓為杵木之初，而其義更晦。才為所以甫之具，名詞也。甫象以才甫於器中，勅詞也。才之本義既湮，後人遂用甫為名詞，才甫固一聲之轉也。由杵類之甫引申之為𠂔，屬之軟，又為田器之甫，田器與𠂔，蓋俱象𠂔之形，故得承甫之名，及田器之義盛行，而杵屬之甫亦晦，其幸而存者，唯勅詞之春去麥皮耳。說文甫從干，王弼疑之，謂「干是何物而可以甫乎？」獨段玉裁謂「干猶杵也」，最為有見。今謂當從才，才正杵屬之器也。於卜兆旁作不才龜三字，其義必與鑿坑有關。然則讀為詔龜，蜀龜，踞龜，梧殊等之不能通，無待言矣。郭氏釋為不饒龜，因解為兆變之鮮明，其失在先以多龜為聯語之非雙聲即疊韻者，遂附會多形為饒，而牽合之於觀茅茹離耳。紀於卜兆旁者，如大吉，弘吉，小吉，二吉之類，不才龜之義當與相近，鮮明與不模糊，非其義也。余謂才當讀為再，才再聲本相近。卜辭𠂔字象兩手持才，當讀才聲，考其用法，蓋有三者。如云：「羽甲寅或用于夫甲」，前四、七、六，「羽乙亥或出有于且」，前出、一、口，前七、三、二、四，「或奉于大甲」，前三、二，「或出」于：「契六五三，並用于祭名之前」。祭名于此為動詞，又如：「或卯卜，年，或貞，旬亡田」，「口未卜，丙，或貞，」，「或子卜，十，或亥卜，先，或貞，力口口」，「淋一、二、六、十一，則用於卜人之後，貞字之前」。又如：「或子卜，年，貞，亡田」，「口口」，「或貞，貞，亡田」，「淋一、四、二、五，則在卜貞之間。除第三例當為卜人之名外，郭沫若氏謂第二例為二人共卜，詳考一八八然此例中卜人有年，丙及先，何均與叔同卜，而他人則無一同卜之例。是其說未洽也。蓋前二例中之或字，均當讀為再。或再用者再用也。或出者再出也。或奉，或出，或者，再奉再出也。而或貞者再貞也。或當讀為再，則才亦當讀為再無疑。龜或作𠂔，當讀為鑿，或為墨，皆謂坑裂也。龜、蠃、墨、鑿，並聲相近。周禮卜師云：「楊火以作龜致其墨」，占人云：「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墨兆廣也，坼兆鑿也」。賈疏云：「據

兆之正聲處為兆廣，就正墨旁有奇聲鐸者為兆聲也。又玉藻云：「史定墨。」注云：「視兆坪也。」然則墨即是墨，墨義同坪，對文則大畫為墨，旁裂為坪，散文即通，故鄭於古人以墨釋坪，於玉藻又以坪釋墨也。此云「不才龜」者，猶不再墨，當為史古墨之辭。他辭或但云「不才」，如淋二十七、二四及二五片當讀不再，則以正墨旁，故省去龜字。《天壤文釋》二葉下——四葉）

楊樹達

「按龜古音與明同，二字同唐部喪龜即喪明也。」（《甲文說》六十一葉）

商承祚

「王微君釋龜，說文解字：龜，龜龜也，从它，象形，福文作。與此略近，殆今之桂也。」（《類編》十三卷四葉）

郭沫若

「卜辭於兆聲之旁每繫以「不」字，例均橫書，與紀卜辭不屬。……孫詒讓釋為「不紹龜」，紹讀為詔。一見《漢文舉例》。胡光燁釋為「不龜龜」，讀為「不紹」。一見《甲文例》。董作賓初釋為「不才龜」，一發掘報告一六二。後又改從胡說，謂「多當為絲，絲龜即作絲之龜，仍讀為「不才龜」。一斷代例。陳邦福疑多為梧之異，謂「不梧龜者猶云不梧殊」。見《商氏福攷》七葉所引。商承祚謂「以陳說為當」。今案「異」字固不得釋為龜，然亦不得釋為龜。形雖與龜略同，註無朱之音符。以竟可釋為龜，則又何見其不可釋為龜耶？字無音符而象形，其實即龜龜字所從之龜字耳。多字或作，下部乃尖銳之三角形，並非从口。一諸家釋紹，釋知，釋梧，均誤以為口字而云然。上部不從午，亦不從系。……按此當是某種手工工具之象形文，三角形乃施身，上端乃其柄。卜辭有從此作字作像，一通篆二二九、簡四七六。若燬，一隸三三三。正象兩手執此器操作之形，其為工具字，毫無可疑。字象器形，而與龜字，為聯語，以文字通例推之，必非雙聲，必為疊韻。即此多字以不讀明紐，必韻此陽部。準此形與聲以求之，余謂多必係鑊之初文。爾雅釋宮：鑊謂之朽，說文：鑊，鐵朽也，从金曼聲。鑊，後或从木。今人所謂泥地也，塗工之作具。蓋又以金而柄以木，故或从金或从木。然鑊槌均形聲字，例當後起者也。多泥為鑊，於形既通，而鑊龜復為雙聲，鑊龜者觀鑊也。爾雅釋詁訓：鑊為弗離，說文引作弗離，郭璞云：「弗離即彌離，彌離猶蒙龍。」是則「不鑊龜」猶言不迷芒，不朦朧，不紛亂，言兆鑊之鮮明也。一今人言「密麻」，亦是同音之轉語。一「不才龜」或又省作「不才」。《通雅》九片：淋二、一七背面末二片——是則單言不漫而已，二謂不模糊，不漫漶也。一古代銘刻考殷契係篇二五——二八葉鑊龜解）

陳邦福

「鐵案藏龜第廿一葉云：『不才龜。』郭福案：『多或从午作，本字為告，疑又

段作𪚩。𪚩當釋龜，「不告龜」者，蓋「不告殊」之音段，猶云「不乖殊」也。又卜辭「不告龜」多與「宏吉」，「上吉」連文，正卜之曰吉事不乖殊也。」（辨疑十一葉下）

聞一多「此字孫治讓釋龜，聞宥董作寅以之，而郭口口力作其非，謂當釋龜。案龜二字，相混已久，此字以形求之，誠與龜為近，然意中亦未嘗不可指龜，蓋不與龜既為占卜之術語，則以常識推之，此字焉得與龜元矣？雖然，竊意釋龜釋龜，皆有未的。考此字結構，可分著橫筆與不著者二類。今就甲骨文編所收者計之，字之著二橫作𪚩者二十三，著一橫作𪚩者十，共三十三，而直作𪚩者才十一，其比數當三與一而強，是有橫者為正體而二橫尤備，元橫者其變體也。字中加橫，若非虛設，則此字之義或當於橫中求之。又考「不與龜」之語，每見於兆璽之旁，意者𪚩即兆字，二橫以示龜上見兆之意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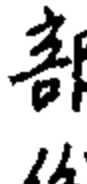





由上觀之，龜兆古為一字，確无可疑，是則𪚩字釋龜而音讀若兆，固无可，然終不若迺釋為兆，蓋卜辭別元兆字，說者或以此若公當之，並無確據也。若嚴格言之，則𪚩為兆之正字，而𪚩則龜字，就中復有作𪚩考（藏二三·二），又似龜字（龜之別要在有尾與无尾，全文可証）。此二考或為𪚩之訛變，或為其假借，均未可知，要並當讀為兆，孫郭二氏一律釋龜或龜，斯為皮相矣。

此字結構抽象，最難辨認，余嘗苦思半載，最后始悟及詩小旻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語，因疑「不與兆」與「不告猶」或不无关系。日告猶之語亦見尚書。大誥曰王若曰：大誥猷尔多邦，「馬本作誥繇，此疑即占卜術語，日告猶之衍變（詳下一），特下一字當以作繇為正，繇即卦兆繇之繇，其作猶若猷考，俱屬假借。繇兆音義俱通，方言一曰繇，跳也，陳鄭之間曰繇，又十曰寵，淫也，沈湘之間謂之寵，廣雅釋詁曰跳，長也，莊子秋水篇注曰：遙，長也，說文本部曰繇，崑崙河隅之長木也，荀子榮辱篇曰其功勝姚遠矣，注曰遙同。漢書禮志曰雅聲遠姚，金文訪繇同字，舜妣姓，一曰姚姓，姚即繇字耳。漢書禮志曰姚，四會員十二人，注引韋昭曰姚，國名，音繇。日以上並繇兆聲通之証。禮記月令曰命太史書龜策占兆，注曰占兆，龜之繇文，左傳閏二年曰成風聞成季之繇，注曰繇，卦兆之占辭，繇，僖四年曰且其繇曰，注曰繇，卜兆辭，裏十年曰姜氏問繇，注曰繇，繇，兆辭。日以上並繇兆義通之証。蓋龜之璽，所謂之兆，其占兆之辭謂之繇，實則兆繇古本一音一義，其后乃分化為二耳。卜辭曰日與兆，詩曰日告猶，書曰日誥繇，日與兆與繇（猶）一若為一語，則與與告（誥）一當亦不遠。夫就字形觀之，釋為告誡誠難徵信，然前揭與之變體，有作𪚩之例，其字確有告者，每既可假為與（一作𪚩者僅一見，故暫定為借字），則與音亦近告，以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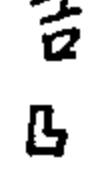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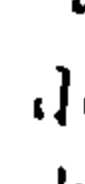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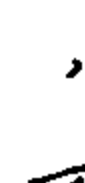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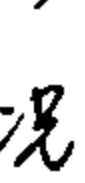





以諸形，其為昆蟲類之象，形字可無疑義。孫治讓初釋龜，然卜辭自有龜字，見前與此迥異。近頃治契諸家已無不稱述說者，可不具論。自鄭氏改釋為龜，唐于諸氏以之，唐氏且亟贊其精確。按龜形之文，雖不華肖亦當得其彷彿。龜為蜃類，其特徵為突睛碩腹，足有四趾而無鉤爪，契文之龜，前四五六三，正象此形，首部特著二點象其突睛也，其腹其足有數趾也而契文之龜，皆諸文實無一與蜃形相類。尤可注意者，此象形文之腹部大半橫着，曰二或一，形之標識，諸家於此多未論及。按此實象殊在網上之形，曰二若一者其緯也。網具經緯而此但特看其緯者，文字固非圖畫，舉其一可概其餘也，偏並其經綫象之，則慮與象形之主體相務矣，非然者，則曰二若一之標識如諸蜃腹之上突將何所取義乎，且此字或从口，明象其口鉤爪，此正蜃之特徵而龜腹之所必無者也。綜上所論，則此字之當釋龜已無可疑。今請更論龜字，多字契文或作口，可證从口，契文午么二字皆作口，則口之與橫也。許書龜从口，字大都作口可證从口，字書所無，則解此字當於从午从口求之。許書梧玃逆，从午吾聲，吾則从口五聲，午五聲同，則梧字固可作吾也。或曰如子之言固亦可通，然他家之說也者何莫不能言之成理。曰卜辭此字既與蜃字連文，則當就其辭義觀其會通，請於諸家之言一辯之。孫氏釋此為紹，考紹从召聲，召从刀聲，古金文紹均以刀取義，兼以為聲，說見前紹字條，省刀固不得為紹字也。且孫氏讀此為紹，而下文既不得釋龜則無論。詔龜，詔龜均屬不辭，孫說之誤可立見矣。胡先生釋龜，此字既非从知，且知殊二名實為一物，古文例不得有二不同之象形字，先生之說似有未安也。董先生釋蜀亦於字形無徵，後又釋絲，而契文自有絲字，說亦似有可商。張鳳釋吾龜，殊覺不辭，倘釋下一字為殊讀為殊而讀上字吾為梧，則與陳氏說合矣。許氏釋契於字形懸遠，鄭氏釋緩亦全憑想像，唐氏已辨其非，且字既象其柄，何以作口而不作一，亦屬難安。唐氏釋才，謂不才龜者不再畫也，於諸說中為最辯。然卜辭才字多見，均作才，中諸形無一作才，而此辭中才字無慮數十百見，亦無一作才，中諸形者，唐氏乃據契文或作才，是者是否一字尚待詳考，且即係一字亦不足以證才字之必有才，形者也。遂謂才即才，即才，雖具苦心而實為句辭。且即其言讀此為不再畫，然微之傳世龜版亦與事實不合。蓋卜辭非鑿之旁看，不多異，三字者實極少數，乃唐氏言則凡未着此三字者當皆再畫之非，考龜卜辭之文，揚火所以致墨，今傳世龜版未見再版之迹，是唐氏說為無據矣。又唐氏謂才即甫，其首銳所以春去麥皮者，其說亦非，蓋春物之杵其首皆鈍，藉衝擊磨擦之力以脫穀皮，未見有銳首作才形者也。此三字實當从陳氏說讀為不梧殊，言兆璽與所卜者不梧殊，猶言弘吉大吉也。金文作才，鄭公年鐘，鄭公仲鐘，鄭伯鬲，鄭伯卣，鄭伯矢，鄭伯栳，鄭伯來，鄭未，日鼎，除作才一文並與小義同。契文為象形，金文小義則後起形聲字也。一集釋三九六。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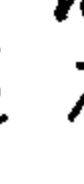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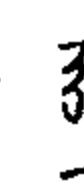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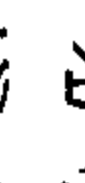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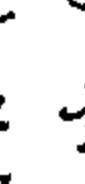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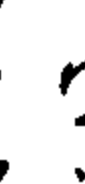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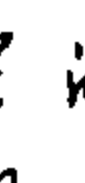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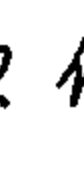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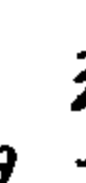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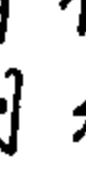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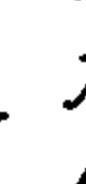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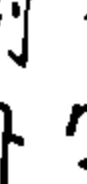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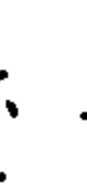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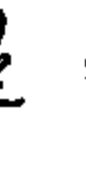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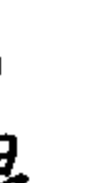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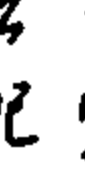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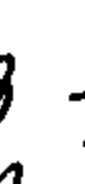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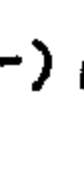




























可见这些异体纯粹是因为书法上的不同，而与时代及贞人的习惯是无关的。

二、 是武丁时的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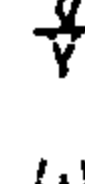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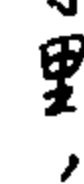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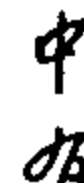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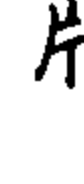
在我辑录的四十七片甲骨卜辞中，有贞人名字的共七十六片，贞人则只有八位；他们是：方（十六次）、般（十六次）、争（二十次）、亘（十六次）、永（七次）、韋（四次）、咎（五次）、咎（三次），都是武丁时代的贞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是武丁时习用的非语。也许有人会以这七十六片在四百多片中，仅占六分之一，以六分之一来决定六分之五，实有以偏盖全之嫌，殊不知有  三字的卜辞，大部份都是断片，一片之中，往往就仅此三字，这种情形在四百多片里占了一半以上。假如除此不算，其他的甲骨，我们都可以利用贞人、称谓、字体、人物等方法来定其为一期的卜辞，而最重要的，就是绝无反证，所以我们是理由说  是武丁时代的习语的。更由于这非语出现在  丁早期习用的非语了。

三、 与二出

   三字常与二出、小出同版。二出和小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释出为吉，二出就是上吉；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甲文中      ，所以把小出释为小吉，二出也就是上吉了。第二种是释出为吉，因为甲骨文中不但有二出，而且有三出三出，要是释出为吉，则三出三出便不好解释了，况且      ，与出字绝不混用，故不可释出为吉。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这两派说法孰是孰非，但是我们却可以从  这非语得到一些启示。因为，第一：            ，虽然常与      ，却绝不与      ，它们的次序必然是            ，视卜辞的左行或右行而定，但无论是左行或右行，它们的次序仍是一定的（注：虽然它们的次序是一定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与二出连文的甲骨骨共有三十八片，其中就有两片例外。它们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从各方面看来，       实有不祥的含意，假定它们是凶辞的话，二出就不得释为上吉了，因为       是无法配合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办法是：（一）       非凶语或（二）       非上吉。

四、 与兆序的关系

             的出现是与兆序无关的，从一卜至八卜都可以有       出现。这里顺便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兆序与兆语契合的先后问题。在四百多片甲骨里，其中有三片

可以说明这问题，现摹录于下：

𠄎

𠄎 四〇·一三

𠄎

比集 P·四

𠄎

序一六五一

先刻非序再刻非语这意见，虽然早经张秉权先生提出，但没有举出具体的证据，这三片甲骨正好作为一个补充。我们虽然不知道刻字的贞人为何要把这三字拆成两半而不把它们的位置全部移过一些，但是先刻非序再刻非语这种现象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五、历来学者对于𠄎的考释

诸家对于𠄎的考释都不大相同，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将各家考释的大意叙述。

述。

1、孙诒让：𠄎以形义求之，𠄎从糸从口，疑即绍字之省；𠄎疑即龟之古文……不绍

龟犹云不命龟也。𠄎（契文举例下）

2、陈邦福：𠄎或从午作𠄎，存字为告，疑又段作𠄎；𠄎：当释𠄎。不告𠄎者或

不𠄎殊之音段，犹云不乖殊也。𠄎（殷契辨疑）

3、胡光炜：𠄎卜辞记𠄎，𠄎常与上吉弘吉之属相对列，余释不𠄎𠄎，段为不𠄎

𠄎。𠄎（甲骨文例）

4、许敬参：不契龟。（殷墟文字存真考释）

5、张凤：不吾龟。（见《孳乳研究》）

6、董彦堂：𠄎疑即不𠄎龟，不𠄎龟与用龟之义适相反，盖用龟则𠄎而取之，不𠄎龟即不

用龟也。𠄎（殷代龟卜之推测）

又：𠄎我曾误释𠄎为𠄎，又从孙诒让释𠄎为龟，近细审卜辞，乃觉胡氏之说

为是。𠄎（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7、唐兰：𠄎余谓𠄎二体，当以𠄎为正体，𠄎为变体，𠄎即才字也。……才读

为再……𠄎或作𠄎，当读为𠄎，或为𠄎，皆谓坼裂也。𠄎（天壤间甲骨文存考

释）

8、郭沫若：𠄎𠄎字……即𠄎字，……𠄎必係𠄎之初文。……不𠄎𠄎就言不迷茫，不

𠄎𠄎，不𠄎乱，言非𠄎之鲜明也。𠄎（古代铭刻汇考）


9、于省吾：𠄎陈邦福读𠄎为𠄎是也。……𠄎字亦作𠄎，𠄎形，郭沫若释为𠄎是也，

𠄎应读作冥。……然则不午𠄎即不𠄎冥也，言非𠄎之不好𠄎，不冥固也。𠄎

10、李亚农：

11、
饶宗颐：

按 ䷶ 当为絲，絲龜，即作絲之龜；龜龜结網时，欲前不前，正可借以喻人之踟蹰也。同以兽之犹豫喻人之迟疑一样。卜辞中，凡一多两三卜时，必有极简之语句，不踟蹰即是一例。……因为一卜再卜而未决，所以三卜时即决宝了，说不踟蹰。照董先生的说法，不 ䷶ 就是下决心定吉凶时所用的兆语。不过既然已经决宝，就不应再有所卜问了。可是我们看：

2、
乙编六八八一号，左第三卜与右第四卜的非语都是
，但仍有第四、五、

3. 丙编二六七号，右第二卜的非谄为不，但仍有三、四、五、六卜，而第七卜的非谄又是，但仍有第八卜。

上述三个例子，都是在矛盾统一之后，再卜，可知它决不是下决心定吉凶的意思了。而且根据这些例子，唐兰氏曰不再墨凶、饶宗颐先生曰不再命凶的说法，也自然是不能成立的了。

总之，非语词不₁非₂非₃，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说法；其正确的解释，有待学者们的研究和探讨。L（甲文「不₁非₂非₃」一辞的检讨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二册三四六一——三四七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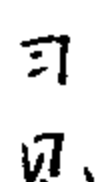
考古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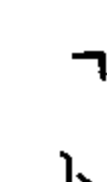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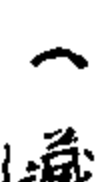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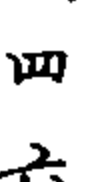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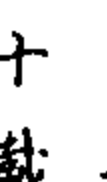




7
巽：此版中的「不巽」似为「不彖」之省。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四页）

许进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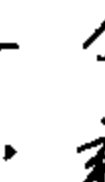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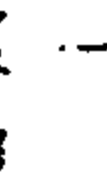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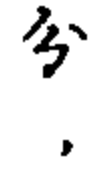
LB 0960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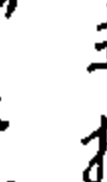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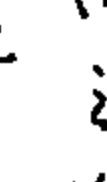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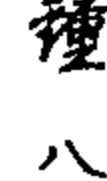
死作从死龜聲的写法只數例，而此版也涂朱，恐怕与上一版的卜問是有关連的。L（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第四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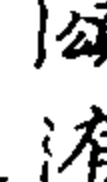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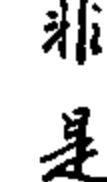
趙誠「，龜。象蜘蛛停在网上的形状。金文增加朱字作为声符。小篆变为从龜，可能足讹变。卜辞习见「」，似为当时成语，和私吉、大吉相近，但具体意义不详。L（甲骨文简明词典二八六页）

聞一多「卜辭有術語曰「」，或係縛其體作「」，（前八·四·三）或交易其文作「」，（藏一三四·三）或省略其辭曰「」，（甲一·二·一五）又二·一九·二四；又二·九·二五；佚五〇，四六五；又五七·五三二；庫一〇一·一六四二）皆橫書之。「」二字，釋者八九家，聚訟數十載，衆說紛紜，事同射覆。不幸而皆未中也。今案「」既可有為「不」字，是「」於句中為賓格，於字當為名詞。「」位於副詞不字之下，賓格之上，則當為動詞。二字詞性既定，乃可進而求其形音義。

首說「」字。

此字孫治讓釋龜，聞有量作賓從之，而郭沫若力斥其非，謂當釋龜。案龜龜二字，相混已久，此字以形求之，誠與龜為近，然意中亦未嘗不可指龜，蓋「」既為占卜之術語，則以常識推之，此字焉得與龜無關？雖然，竊意釋龜釋龜，皆有未諦。考此字結體，可分著橫筆與不著者二類。今就甲骨大編所收者計之，字中著二橫作「」者二十三，著一橫作「」者十，而直作「」者纔十一，其此數當三與一而強，是有橫者為正體，而二橫允備，無橫者其變體也。字中加橫，若非虛設，則此字之義，或當於橫中求之。又考「」之語，每見於兆璽之旁，意者「」即兆字，二橫以示龜上見兆之意歟？

龜龜古字不分，前已言之，今謂龜兆亦未始有別。從龜之字，以龜音直達切，龜音則到切，龜音七宿切，一並據廣韻。其音皆與兆近，此何故歟？嘗試推之，古龜字祇作「」，而上來諸字所從之龜，則「」之從身，實古兆字，自「」二形相混，篆書一概作龜，於是「」之形湮而從寄其聲於此數字中也。龜亦兆字，凡有五證，述之於次：

邵蕢鐘「大鐘八肆（肆）」，其竈四轄。郭沫若薛據書懷石磬曰：「自作遠磬，謂竈即遠磬，案郭說得之。周頌有瞽扁曰：『應田縣鼓，鞀磬祝圉。』竈磬，遠磬，即鞀磬也，傳分鞀與磬為二，而謂鞀為鞀鼓，非是。知之者，鞀鼓即縣鼓，陳奐辨之甚審，此鞀若為鼓，則縣鞀並出為不辭矣。且上句應田縣皆鼓，下句亦不煩再言鼓。實則待以「」鞀磬，與「」祝圉，對舉，祝圉為一物，

龍磬亦一物矣。說文龍為龍之重文，其籀文作磬，磬蓋龍磬專字。此以龍磬，一作龍磬澄龍即

考工記斬人。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旂四

旂以象營室也。案此四旗者，即禮記曲禮上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龍之為

青龍，鳥之為朱雀，不待論。然之為白虎，以同類相亂，亦無足異。惟龜謂之為玄武，其義難

明。今謂龜龍古字每不分，玄武即玄武，龜武一聲之轉，猶龜龍，耿龍一曰蝦蟆，螭也。龜

冥音同通用，一左傳定四年之冥阮，即戰國策楚策之郢阮，史記春申君傳之龜隘，故玄武又安

為玄武。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武。其獸玄武。左傳文十五年。一入門于句龍，

方，明為一名之分化。說文龍部。龍，冥也，讀若龍。蚌之龍，左傳文十五年。一入門于句龍，

釋文龍本作龍。案龍加聲作龍，龍又省形作冥，龍，豎玄冥之冥，總一字耳。要之龍龜本

已混淆，故北方之獸，或以為龍，或以為龜，兼言其色則曰玄武，字之安則為玄武，聲之轉又

為玄武，其又或以為龍蛇二獸者，似屬後起。考工記之龍旂，鳥旗，熊旗，龜旂，周禮司常則曰

交（蛟）龍為旂，鳥隼為旗，熊虎為旗，龜蛇為旂，皆一獸衍而為二也。知北方之獸或以為龍

則其旗名曰龍之故，可得而言。蓋龍北不分，既以上說，此旗畫龍為象，故謂之龍也。四旗之

中，畫龍者謂之龍，猶畫鳥者謂之旗與即驚耳。此以龍為畫龍之旗，澄龍即北，二事也。

說文。龍，低頭也，從頁逃省，太史卜書龍仰字以此，楊雄曰人而龍，重文作龍，今字又

作俯。案此字例當以龍為聲，而玉篇音龍卷切，今又讀匪父切，自來說者紛，咸未窺其竅要

今謂此字所從之北亦龍字也。以聲言之，龍免音近義通，一詩谷風。龍勉同心，釋文。龍勉猶

勉也。說文。龍勉生子，龍勉懷孕，義亦近。龍勉古當作龍，故重文作龍。其又作俯者，則俯之音

轉，俯謂之俯猶捫謂之捫矣。以義言之，龍勉低頭，正受義於龍。詩新臺篇。得此威施，傳威

施不能仰者，國語晉語曰。威施不可使仰。案威施者，說文龍部引詩作龍，字並從龍，而太

平御覽九四九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即蟾蜍，蟾蜍固龍類也。龍龜之屬，性不能自仰，故毛傳國語

云。龜性不能仰，因之龜有俯義，北龍同字，故制字從北從頁以表低頭之意，此以龍字

從北而其聲與義並得之於龍，澄龍即北，三事也。

山海經北山經。涓水其中多鱓龍，注。鱓似鮪而大，白色。爾雅。鱓即海經之鱓，是也。

說文。爾雅釋魚。鮪大鱓，小者鮪，注。鮪似鮪而大，白色。爾雅。鮪即海經之鮪，是也。

海經之鮪即爾雅之鮪矣。鮪為魚名，字當作鮪。釋魚又曰。鮪，小魚。家語屈節篇。魚之大者

名鮪，其小者名鮪。案鮪即鮪，一楚辭離騷注。楚人名被為鮪，說文原讀若阡陌之陌，國語周

洛魯懿公名戲，漢書古今人表作被，並鮪鮪聲通。此。一鮪即鮪魚專字，亦即鮪字也。一鮪郭


音繩則與鮪一聲之轉。此以鮪一作鮪澄龍即北，四事也。

說文龜部。鼃，匿鼃，讀若朝。揚雄說匿鼃名，杜林以為朝旦，非是。廣韻作鼃，字從日，引蒼頡篇云。鼃名，鼃下曰。上同。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鼃錯。本傳作鼃。此以鼃字一作鼃澄鼃即兆，五事也。

由上觀之，鼃兆古為一字，確無可疑，是則鼃字釋鼃而音讀若兆，固無不可，然終不若遂釋為兆，蓋卜辭別無兆字，說者或以此若公當之，並無確據也。若嚴格言之，則鼃為兆之正字，而鼃則鼃字，就中復有作鼃者，一藏二三二一又似鼃字，一鼃鼃之別，其要在有尾與無尾，全文可澄。一此二者或為鼃之訛變，或為其假借，均未可澄。要正當讀為兆。孫郭二氏一律釋鼃或鼃，斯為皮相矣。

此字結構抽象，最難辨識，余嘗苦思半載，最後始悟及詩小旻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語，因疑。不我告猶。為。不告猶。或不無關係。告猶。之語，亦見尚書大誥。王若曰。大誥。爾多邦。馬本作誥。誥。此疑即占卜術語。告猶。之衍變，一詳下一色仍當以作誥為正。誥即卦兆誥。誥。其作猶若獸者，俱屬假借。誥兆音義俱通。方言一。誥，跳也。陳鄭之間曰。誥。又十。龜，誥也。沅湘之間謂之龜。廣雅釋詁四。跳，長也。莊子秋水篇注。遙長也。說文木部。櫟，崑崙河隅之長木也。荀子榮辱篇。其功威姚遠矣。注。遙同。漢書禮樂志。姚，四會員十二。志。雅聲遠姚。全文誥誥同字。舜姚姓。姚即誥字耳。漢書禮樂志。姚，四會員十二。人。注。引韋昭曰。姚，國名，音誥。以上並誥誥聲通之證。禮記月令。命太史儋龜策占兆。注。占兆。龜。誥。誥。左傳閏二年。成風聞成季之誥。注。誥，卦兆。占。誥。僖四年。且其誥曰。注。誥。誥。卜。誥。誥。十年。姜氏問誥。注。誥，卦兆。占。誥。以上並誥誥義通之證。蓋誥之豐所謂之兆，其占兆之辭謂之誥，實則兆誥古本一音一義，其後乃分化為二耳。卜辭曰。多兆。詩曰。告誥。書曰。誥誥。兆與誥一猶一若為一語，則多與告一誥一音義當亦不遠。夫就字形觀之，釋多為告誥，誠難徵信。然前揭多之受體有作多之例，其字確有告音，多既可假為多，一作多者僅一見，故暫定為借字。一則多音亦近告，從可知矣。請言其詳。

再者，卜辭執圉諸字俱從此，故知字確當釋卒。說文。卒，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干。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甄。一曰俗語盜不止曰卒，讀若蕭。案卜辭卒字為獨體象形，許君說小篆从大从干，其誤不待辯。至所說卒字二音三義，則皆可信。首論二音，一讀若甄，二讀若蕭。蕭音即執字所從得聲，此最易明。甄音則自來學者多疑之。今案甄左魚部，而從辛，讀若蕭等字亦並左魚部，是卒讀若甄固無可疑。漢書王子侯表上。甄即侯息。注。甄即甄字也。甄字從卒而與甄同，此卒本有甄音之確證。次論三義，一所以驚人也，二大聲也，三盜不止。盜不止。盜不止。說未詳。其曰。所以驚人也者，卒部六文可澄。畢下曰。司一伺一視也，从目从卒，今吏將目捕辜人也。執下曰。捕辜人也，从目从卒，卒亦聲。圉下曰。圉圖，所以

拘臯人，从口从夊。盤下曰：「引繫也，从夊見血也。」報下曰：「當臯人也，从夊从艮，艮，服臯也。」籀下曰：「窮治臯人也，从夊人言竹聲。」重文作籀。統觀諸義，夊當是刑具之屬，古字作，象形，故曰：「所以驚人也，驚猶警也。」曰：「大聲也。」者，臯從夊而臯與臯古字通，夊即古臯字，亦即臯字也。《漢書》臯陶，列女傳作臯陶，詩《鵲鳴篇》：「鶴鳴于九臯。」《漢書》叔敖碑：「收九臯之利。」九臯即九皋，荀子《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臯，他若臯與澤通之例尤多，殆不勝舉。凡此並臯與古通之證。儀禮《士喪禮》曰：「曰：『臯某復。』」三。注：「臯，長聲也。」《周禮》樂師：「臯舞。」注：「臯，言號。」案臯讀為臯，故訓長聲，訓號，許書一說夊訓大聲，即臯臯之本字，廣韻：「臯，古勞切，集韻作忤，一作悽，是臯古字當祇作夊，其異體：臯祇作夊，夊亦在夊之省變也。」因思許慎卒一曰讀若臯，以讀若字有義，例推之，似當云讀若臯。許書：「一曰大聲也。」本書口部：「呱，小兒啼聲。」呱轉為臯（一臯），猶呼轉為婦也。由是觀之，許書：「一曰大聲也。」下又似當補：「讀若臯。」三字。知夊有臯音，則夊部臯籀盤諸字之語根乃明。許君謂籀從竹聲，而臯下盤下報下均不云何聲。實則籀與臯音全同。臯古音仍當在出部，說文：「臯，司（伺）視也。」《廣雅》釋詁三：「覲，見也。」義同。從目與從見同，夊即臯字矣。盤報與臯亦同韻母，惟聲母受耳。此三字實皆從夊得聲，許君不知夊有臯音，故有此誤。——釋「不」字，見《古典新義》五七五——五八〇（乘）。

按：鼃亦名鼃、鼃、鼃、次鼃，皆一聲之轉，今則通作蜘蛛。方言：「鼃，鼃，鼃，鼃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鼃，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鼃，或謂之蟪蛄。蟪蛄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蟪蛄。」

卜辭為獸蟲魚之名未見作鼃語者，鼃語當起於東周。鼃初但作鼃，猶蝶之為蛺蝶，蝎之為蝎，蠅之為蠅，皆急言緩言之別。急言則為鼃，緩言之則為鼃，為次鼃，為蟪蛄，為鼃，為鼃。鼃字即象蛛形，與鼃有別。郭沫若謂並無「朱」之音符，何見其不可釋為鼃？未允疏失。

契文本象蛛形，與鼃有別。郭沫若謂並無「朱」之音符，何見其不可釋為鼃？未允疏失。










按：王國維釋鼃是對的。《周禮》蠃火，「掌去鼃鼃」，鄭眾注：「蠃，蝦蟇也……。鼃，鼃，蝦蟇屬。」鼃今作蛙。契文即象蛙形。徐灝《段注箋》云：「鼃無尾，則非从它也。蓋立文偶相似耳。」

1867

鼃



入於

金文鼃作 (父丁鼎)  (父辛卣) 鼃合文所以之鼃作 (父癸卣)  (父乙卣)。金文編

「鼃」後足曲，無尾，與「龜」形有別。甲骨文編誤混。卜辭皆殘，用義不詳。

為地名。

按：合集二九三五一辭云：「王其田在鼃」

1868



夏錄說參「字彙」下。

當與疾病有關，字不可識。

按：合集一三七五二辭云：「貞，祈其有疾？王固曰，祈其有疾，蜚而不庚二旬出七日庚申蜚」

1869



為人名。



按：懷一三八一辭云：「... 昌祝于晉...」



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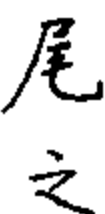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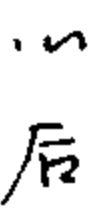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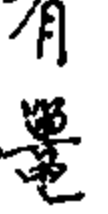

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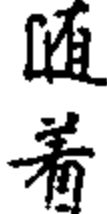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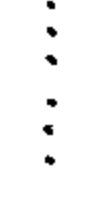
葉玉森「鼃鼃鼃鼃並非水中小虫，若鼃繩繩鼃，疑古文亦从龜。上揭奇字似从龜从單省或即鼃字。」

商承祚「說文解字：鼃，水蟲，似蜥易，長丈所皮可為鼓，从龜單聲。單字古金文作，與此形近，即鐘作，與此各同。」（類編十三卷四葉）

李孝定「說文：鼃，水蟲，似蜥易，長大从龜單聲。商氏引說文據段注本从龜从單於文形近易混。唐蘭說見前鼃字條。鼃字古或从龜，葉說可以。金文作，即鐘从田，疑頤形。所誤變，許君遂以為从單聲矣。」（集釋三九四七葉）

何光岳「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便出現鼃字，即今鼃字，這是早期的甲骨文，到了商代后期，甲骨文商化為、、、。在周代金文中，有鼃字，或簡化為、、。鼃字，象其頭、腹、足、尾之形。自后鼃與單的字體分化，單即取鼃的上部，隨着方言稱呼的不同，便叫作鱔，這些方言主要流傳于河南、山東一帶，至今仍有此地方叫鼃龍為鱔。因鼃除文配時雌雄在一起生活外，大多數時間都是單獨生活，每一鼃穴只有一條鼃，故單便演化為單獨的單，音擅，變為一音之轉，以後單字加魚旁為鱔，以別于義為單獨的單。愈到後來，單、鼃的音義差別就愈來愈遠，以至于分道揚鑣了。」

鼃，音鮫，與鮫通用，后又轉化為，這些方言主要流傳于山西南部，隨着古代人民的南遷，便將這個方言也帶到了長江流域來。古代因鼃字複雜難寫，便簡化為字……當作戰進兵時，打着鼃鼓執戈而進，以後單和戈兩字合成作戰的戰字，且音與單（鱔）仅一音之轉。這種叫聲與現在的楊子鱔叫聲完全一樣。」

……金文中的鼃字作（鼃侯簋）一字四口，正象徵為多口發出的响声，即以後的鼃字。這些鼃、鼃、單的甲骨文、金石文，不但是產地，也是因產地而命名的國名和邑名。後來以鼃鼓作戰，雙方必然造成傷亡和損耗，便演變為鼃耗，鼃喪等名詞的來源。由于鼃具有神秘和模糊感，故又演生為渾渾噩噩之意。」（楊子鱔的分布與鄂國的遷移，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三期二四——二五頁）

按：鼃即虫部之蟬今之蟬。即鐘、鼃鼓之鼃，與此形近，釋鼃可從。卜辭均殘，用義不詳。

187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7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73



按：合集三三三二九辭云：「乙酉貞，又歲于伊，示」，當為「龜」字之省。屯二五六七辭云：「丁亥貞，多宁以鬯，又伊尹，龜示」，與此辭例同。參見1876「龜」字條。

187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75



羅振玉「說文解字龜古文作龜」。卜辭諸龜字皆象昂首被甲短尾之形。或僅見其前足者，後足隱甲中也。其增水者，殆亦龜字。《殷契中三十三葉下》。

王襄「古龜字，象龜側視之形」。《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九葉上。《左傳》哀二十三年：「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桃，吉矣；吾又何卜焉。」此即龜宗之義。《通考》一二九六葉。

1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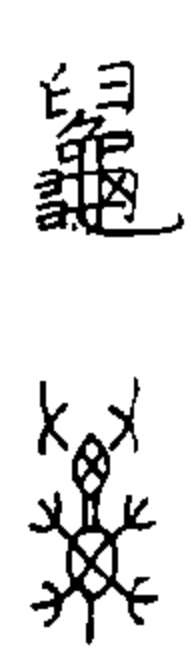
命龜（補通考三七葉） 饒宗頤 「周禮太祝六辭，二曰命。待筮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可參俞正燮金縢公命義。」（通考一二九六葉）

饒宗頤 「戊午卜，設貞：我狩敵。牟（禽）。之日狩，允牟……」（屯乙二九〇八）按敵，地名，即龜。左桓十二年：『會宋公于龜。』杜注：『龜，宋地。』（通考九八）九九葉）

李孝定 「契文多見側形，與篆文同。亦有象正視形者，與許書古文近。辭云『用龜一』」（前四五四六）丙午卜其用龜」（前四五四七）數龜」（前四五四七）均其本讀。其从水者，辭云『已卯卜』

爭貞今條秋令習田从裁于龜獲禿」（前七二四）賁龜夷于龜也」（口二牛）漸厲三八一均為地名，非龜字。（集釋三九三葉）

按：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以為廣肩，當作廣要，要俗作膏，因誤為肩。契文龜或象其側形，或象其俯視形。小篆即象其側面形，字不得謂為从「它」。龜鼈無雄，以它為雄之說，乃傳譌之言，不可據。王錫爵例謂「非無雄也，龜鼈皆有雄而不能交合，鼈之交也，多見之者。雄龜一蛇，來與雌交，雄輒入水，跳擲不已，似欣喜也，亦屬誕妄。」卜辭「龜」字皆用其本義。其从水作龜者，乃地名，與龜字有別。



孫海波 「殷」二九四八。从「日」从龜，說文所元。人名：白龜。」（甲骨文編一〇六）頁）

張政烺 「丙寅「貞」：「戔來告，以「羌」用于。」

貞：「戔」來告，羌其用自上甲。丙寅貞：虫「以羌果它于」示用。

這是武乙時卜辭。戔和「是」是人名。羌是羌人，常為殷之俘虜。『以羌……用』是說用羌人作祭

品。累犹及，言祭之所及。它是它示，即旁系先王。于犹与，鬲示与它示並提，皆为祭祀的对
象。鬲人甲骨文編入曰部（字號 222），无说。按殷人称示很简单，一般都指商王的祖先，
这片卜骨言用自上甲，又言于鬲示用，当指一事。用自上甲言祭以上甲为首的一
系列的大示，非指上甲一人。殷虚卜辞综述（400页）曾讲元示，所引卜辞有：

辛巳卜，大，貞：出自上甲元示二牛，二示二牛。
貞：元示五牛，二示三牛。（前 222 的）

说元示当指上甲。这些材料很重要，可惜其解释却似是而非。元示和二示对言，犹大示和
它示对言，前者指直系先王，后者指旁系先王。前一条出自上甲元示，是说祭从上甲以下的
大示，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上甲加九示。这里的二示，是指旁系先王，也就是我们考过的
它示。第二条相同，元示五牛，二示三牛，就是大示五牛，它示三牛。这点讲明白了再回头
看，鬲示和元示相当，因此我疑心鬲当读元。说文：鬲，大鬲也。从皿，元声。鬲象两手
提个大鬲之形，也许就是鬲之异体字。古文文字研究第一辑六七页）

按：字可隸作「鬲」。屯二五六七辭云：
「丁亥貞，多宁以鬲侑伊尹鬲示。」
「鬲示」既有别於「它示」，亦有别於「元示」，當為非先王之諸示，而以伊尹為首。合集三三三
二九亦稱「伊尹鬲示」。

1877
𩺰
𩺰

按：字从「龜」从「又」，隸當作「𩺰」。辭殘，其義不詳。

1878
𩺰
𩺰

考古所
地名。在武丁時期就作為殷王田獵地出現（見丙釋二八四）。——小屯南地
（甲骨九一九頁）

按：字从「龜」从「又」，隸當作「𩺰」。在卜辭皆為地名。

龜

王襄 「古龜字」 (類纂存疑第十一第五十三葉上)

葉玉森 「按此字从水从龜，乃地名。與洿 (前六·六五·五) 洿 (後上十九·五) 同字。羅振玉釋龜一書與考釋」，予疑其地殆即名龜，或龜水合文也。」 (前釋七卷二葉下)

陳夢家 「洿，或隸定作龜，古文龜，禹，禹是一字。」 (綜述五九七葉)

陳夢家 「辛丑卜祭洿三宰 佚二三四 輔仁二〇

戊午卜祭于洿三宰 三宰于一珏

祭洿三牛 甲二七九

勿帝于洿 殊六四七

弔又洿 甲二六九七

：：： 洿或隸作龜，古文龜，禹，禹是一字，所以我們暫定為洿，說文「洿水出趙國襄國」西山，東北入漢，今邢臺縣至舊大陸澤之間。」 (綜述五九七葉)

孫海波 「洿，甲二七九。用与龟同。亥龜一牛。」 (甲骨文編四四六頁)

屈萬里 「龜字，不見於字書，其為形聲字，一望而知；則其音讀當如龜也。玄釋洿；以字形核之，殊不類。」 (甲釋四五葉二七九片三辭)

有 按：契文龜从水从龜，陳夢家隸作洿，以為「古文龜，禹，禹是一字」，其說非是。契文自有洿字作洿，禹字作𠂔，形體迥殊。前七·二·四「己卯卜，爭貞，今畚昆田从戔至于龜實羌，為地名。」

龜亦為祭祀之對象：

「出于龜」
「弔又龜」

前六·六五·五
甲二六九七

龜 備

「戊午卜，王發于龜，三軍埋」
「辛丑卜，發龜我三牢」
「貞，又龜發」
殷人每祭於山川之神以奉年祈雨，此亦其例。

南輔二〇
佚二三四
南明五〇九

孫海波 「从彳从龜，說文所無。」（甲骨文編七八頁）

按：字从「彳」从「龜」，辭殘，其義不詳。

龜 秋 龜 龜

孫海波 「龜，鉄一五三・二・唐兰釋龜。龜屬。按，說文无此字，今附於龜後。」
（甲骨文編五一三頁）

李孝定 「說文曰：秋，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
詳十三卷龜下。又說秋條為秋條字，重文，說詳六卷條下。至龜文之「龜」，當由龜字所衍安，以龜為秋乃段借，後遂增禾為形符，遂為从禾龜聲。龜龜形音並近。茲有从禾龜聲之「龜」字，後復為龜為龜，廣韻有此字音焦與龜音亦近，遂為許書福文之「龜」矣。（集釋二二六九葉）

蕭艾 「甲骨中关于祀龜的卜辭出現不少。例如：

「庚戌卜，出龜。」（龜甲書文字一・一八・三）

「龜，佳祭。」（鉄云藏龜拾遺七・三）

……「龜」是什么呢？……我查「龜」為「羌」，即羌方貢來的大龜。……殷虛附近甚

至數百里遠近地區，並不產龜。其所需大量龜甲，都是所屬方國或臣下貢獻而來。因此，甲骨文中出現了「南氏龜」，「西龜」之類的紀錄。說明殷代占卜用的龜來自南方長江流域或陝甘等西方地區。

今天，人们把龟视为下贱之物，可是，在上古时代恰相反。人们认为龟是神物，称之为灵龟。尤其是藏于太庙的龟，视为国宝，绝非等闲。左传有一段记载说：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郑火……子产……公孙登徙大龟……

因为起火，宰相命令老人赶快搬走大龟，这是何等重视。又庄子：

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五刑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这些，都是春秋时代的多了，在春秋以前一千余年，更可想而知。……

明瞭上述这些，就不难清楚：在殷代，当西方的羌方，从老远贡来大龟，是多么重视，于是名之曰羌龟。将它作为神物，藏之于庙。为了占卜国之大多，得到灵验，并时时祭祀。所以甲骨载有祀曰羌龟的卜辞，而龟腹决不是什么蛙或蟋蟀了。……

（释）《龟》《社会科学院战线》一九七八年二期六二页）

温少峰 袁庭栋

「甲文有𪚩、𪚪、𪚫等字，唐兰先生认为：此𪚩字者，本象龟属而有

两角之形（殷墟文字记）。郭老则认为：龟属绝无有角者，且字之原形亦不象龟。其象龟甚至

误为龟字者，乃隶变耳。今按字形实象昆虫之有触角者，即蟋蟀之类（殷契粹编）。此二说

置于卜辞之中均与文义不合，非是。近年来，郭若愚同志释为𪚩，即蝗虫，他说：𪚩象一

只蝗虫，有触足，有翼，肤足，一个蝗虫的各部分都具备了。……（释）𪚩，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

九七九年二期。同时，夏承焘同志和胡澍咸先生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见学习古文字琐记，殷

代的虫害，甲骨文字考释，释𪚩，均油印本）。此说正确，可以。

卜辞中有𪚩字之载：

（184）庚辰貞：其𪚩？（南明四六九）

（185）貞：𪚩，來辛卯？（甲三六四二）

（186）乙亥卜：其𪚩于狗？（撫續二）

𪚩就是𪚩，与卜辞中关于𪚩、𪚪、𪚫之辞同例，乃是祈求祖先神灵

中止。𪚩即蝗虫的灾害。春秋桓五年經：秋，𪚩。谷梁传曰：出灾也。……（大戴礼聚卷

一。春秋佐助期曰：𪚩之出，赤头甲身而翼，飞行，阴中阳也。……又引洪范五行传曰：

春秋为𪚩，今谓之蝗。……由于蝗虫为害严重，殷人十分担心蝗灾的发生，故有卜问其至或不

至之辞：

（187）庚申卜，出貞：今岁𪚩不至兹（兹）商？二月。

貞：𪚩其至？（攷六八七）

（188）癸酉貞：𪚩不至？（攷T O·一二）

当蝗群大量发生时，卜辞中称为「𧈧」或「𧈧大」，即蝗虫大举之意。又称「𧈧各」，郭若愚在上引「𧈧」中释为「𧈧」之异体，近之。

(189) 乙酉卜，其𧈧至商。六月。一林二。一五。九。
(190) 乙酉卜，其𧈧至商。六月。一林二。一五。九。
(191) 乙酉卜，其𧈧至商。六月。一林二。一五。九。

消除此害。对蝗灾为害，殷人极为重视，常告祭于先王先公或河、岳、土、社等神灵，求神降祐，

(192) 乙未卜，其告𧈧集。一集。于高且。癸。
(193) 乙未卜，其告𧈧集。一集。于高且。癸。
(194) 庚午貞：𧈧大集。一集。于帝五丰臣。癸。才。一在。一且。一祖。一乙宗卜。一

(195) 甲申卜，其告𧈧于河。一佚五二五。
(196) 乙未卜，其告𧈧于河。一佚五二五。
(197) 貞：帝𧈧于門。于土。一社。一。一卜五九二。

且已采取了积极的灭蝗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先民对于蝗灾的态度并不仅是停留在祭告鬼神以消极无为的祈祷，而

本义为火烧蝗虫，使之焦死。此字在卜辞中借作季字之名，即「𧈧」，今写作「秋」。可知此字之

字。所以郭若愚同志在释「𧈧」中认为：「𧈧」字似平告所我们，更不可能以其焦黄之色为特征而借为「𧈧」。

了论点是可以成立的。诗小雅大田中就有「去其螟螣」及其「螽」，无害我田。田祖有神，秉

炎火，盛阳也。不确。故朱熹集传训为：「必去此四虫，然后可以无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

以火灭蝗的事实。吕氏春秋不居：「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由这些记载可知，殷周时确有

郭若愚同志据此辞而谓殷人对付蝗虫已经采用网捕捉的方法。这是完全可能的。

饒宗頤

「亞于龜。」「祭丑卜。」「于龜令。」

（拾掇四三五）

龜與龜實為異字。他辭云：

「龜與龜實為異字。他辭云：（辭一一五一）

右版中一稱龜，而一作龜。按說文：「龜，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龜龜不兆。』讀若焦。哀

二年傳：『卜戰，龜焦。』無『不兆』二字。又定九年傳：『衛侯將以五氏，卜過之，龜焦。』

魏書諸帝子孫傳：『昔軒轅卜兆，龜焦。』俱借龜為焦。廣韻字作龜，灼龜不現兆曰龜。此片龜

與龜分言之。考卜辭間言灼龜不見兆之卜。乙四八二二殘甲右甲橋有『卜龜』二字。又同書

四七四一殘甲左甲橋有『貞龜』二字，此兩版同為第十三次發掘所得，可以綴合，見殷綴二七

七。審甲上俱無『兆』，正可證龜為灼龜不兆之說。『卜辭龜又作龜又作龜，借為龜即『秋』字，

每見『今龜』。『告龜』即『今秋』。『告秋』，與此義別。『通考三七——三八葉』

唐蘭

「右龜字，舊不釋。今按當是从火从龜，象以火熟龜，據余所定象意字聲化例，

則龜乃聲也。故卜辭以龜龜同段為秋。說文：『龜，灼龜不兆也。从火，从龜。春秋傳曰：『龜

龜不兆。』讀若焦。龜即龜字之誤。疑傳文本作『龜』，龜焦音近，得相通假，而讀者誤認龜為

焦，專字，遂改以龜耳。董作賓乃謂龜字不見於說文，何其疎也。龜字孫詒讓釋變，『舉例下

四二』亦誤。新撰字鏡九卷龜部，出龜字云：『奇標反，虬字，無角龍。』又出龜字云：『奇標

反，字書亦虬字也。虬龍，無角者也，在部。『書云在虫部，後條似出原本玉篇。』『文字記

七葉下——八葉上』

唐蘭

「按葉說考安，董作賓乃和之，謂『甲骨文中夏』，象蟬之側面。『董說見卜

辭中所見之殷層』。葡亞角鑿內蟬形作『』，『殷書心室款識下南亞角』。殷虛白陶片上蟬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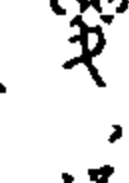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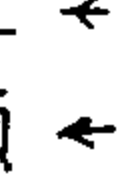
『』，與此龜字頭載二角者判然有異，謂龜是蟬一妄也。夏蟲不足以語久，夏蟲多矣，何以不

舉蟲蠅，謂殷蟬為，再妄也。文字之學不修，故葉氏得售其妄，今辨正之，庶幾無惑。然標

龜之士，率爾者衆，自檣以下，我不欲觀，亦不能悉論及也。以字形言之，此龜字者本象龜形

而其兩角，誠以卜辭所見龜字對校之，如：『龜與龜』，『龜與龜』，自類以下，背腹足尾，

纖悉畢同，固不待繁言而見也。其或作龜與龜者，未詳所狀。『似多一足形。』爾雅：『龜二足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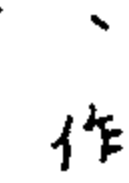

故先哲假蟬形以表之。小篆作，誤作，為白，誤為頁，猶略得其似。至許君乃謂象首及兩足為中國之人，若外國之人頤及手足與中國異數者然，滅強索解矣。——朱氏文

字編五卷十三葉上夏字條引——
李孝定：「从龜省从艹，字本為草體象形，始从許書例說：如此說文所無。唐氏謂即萬象名義，龜段為秋字，其說甚是。葉謂象蟬形，卜辭段為夏字。蟬之與夏聲韻懸遠，段借字從無此例，更無論其形之不肖也。」——集釋三九四四葉——

于省吾：「唐蘭解釋卜辭的龜字說：『以字形言之，此龜字者本象龜形而具兩角。』我既同意唐氏的前一說法，現在對於他說到的典籍略加補充。周書王會謂曰：『龍角神龜』，廣雅釋魚謂曰：『有角曰龜（應作龜）』。抱朴子對俗謂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头上双骨起，似角。』以上所引，亦可以作為參証。」

今將在刊物上登載的有双角的烏龜，錄之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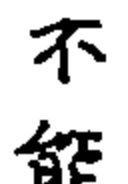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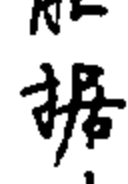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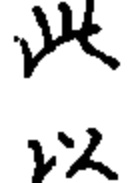

島的陡崖上，澳大利亞古生物學家阿·里奇發現了相當大的陸生龜類化石，這種龜類早已絕滅。學者們還是第一次見到了這種形狀古怪的龜，它生活在兩千二百年以前。使大家感到驚奇的是：第一，它的头上長着兩個向後彎的尖犄角，當它將頭縮進龜殼下面時，它的這一对角仍留在外邊；第二，它還長着一個帶有脊的尾巴；第三，這種龜的殼很薄，可能就是因为這個才使它不能生存至今。又光復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四版）奇异的烏龜：澳大利亞古生物學家阿列克斯·里奇，在澳大利亞北部海岸附近的小島上發現了一具十分奇异的烏龜遺骸。據認為，這種烏龜生活在一（化石一作兩）千二百年以前的陸地上。這種烏龜背上的甲殼很薄，头上却長有一对相當鋒利的角，其尾巴與鱷魚的尾巴十分相似。——這和化石所記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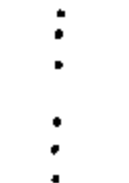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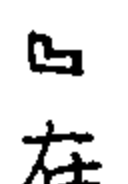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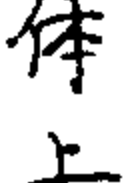
按以上刊物所記載澳大利亞双角龜形，雖然以為生存在兩千二百年之前，但不能說在我國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沒有這類動物。因為甲骨文的雙角龜屬於象形字，當時必然實有其物，然後才能摹仿其形，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還要加以說明的是，象形文字經常與图画或实物不能完全相同，就双角龜的实物图形上是橫列的，它头上的双角向後傾斜，但就象形文字來說，下管头上的角形偏前偏後，无不列于头的頂部。又甲骨文的龜形的尾巴有互互見，其有尾者，例如：作（粹一二）、作（文錄六八七一）、或（前二·五·三一）等形。這和澳大利亞的角龜，口長着一個帶有脊背尾巴是相合的。至于头尾中间的龜殼作橫列的橢圓形，其龜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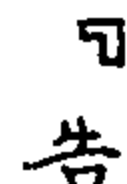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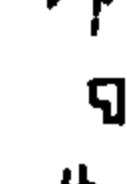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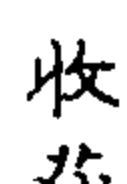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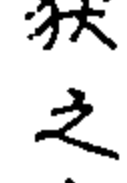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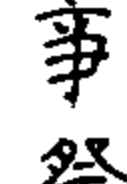
的纹理，和现在的一般龟形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L（释龜，史学集刊一九八二年四期一至四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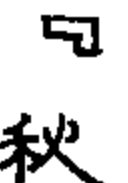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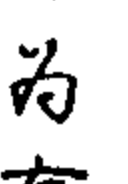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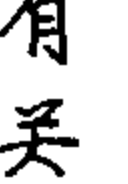
姚孝遂 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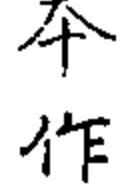
「夬」525：「告秋于河」
「粹」88：「其告秋上甲二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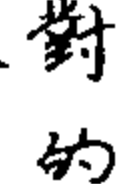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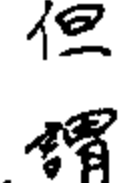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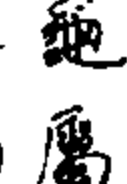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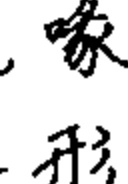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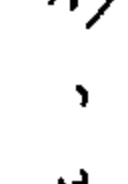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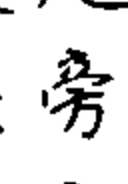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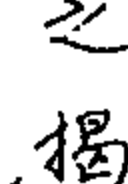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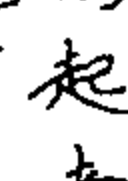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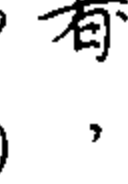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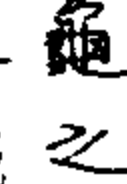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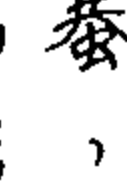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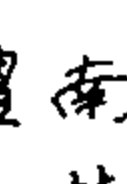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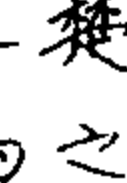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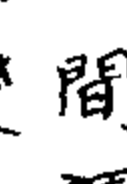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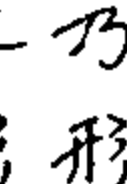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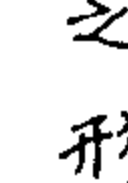



卜辞「秋」字作、、诸形，与龜字在形体上迥然有别。《说文》：「秋」字籀文变为从龜，我们不能据此以为卜辞的「龜」（秋）「」字是象龜「」形。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七页）

姚孝遂 肖丁 「」：龜即龜字之繁体，下从火。籀文作，其形益繁，且变为从。卜辞「」与「」在形体上用法上均区分极为严格，不容相混。龜与均即今「秋」字。《说文训詁》为「灼龜不兆」，形体既讹，义亦非其本朔。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三三页）

姚孝遂 肖丁 「告」即「告秋」，为收获之事祭告于先祖。其对象为，为河，为，而主要则为上甲。《粹》4：「其告秋上甲」，《粹》88：「其告秋上甲二牛」均其例。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一页）

姚孝遂 肖丁 「集」当为有收获之事，卜辞或称「告秋」。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七页）

何琳儀 「」，甲骨文本作形，籀文省简音符作。L（战

前说，按：唐兰释即是的。但谓为属而具两角，又疑即，则非是。其後復於天澤修正於龜属，或於變為灼龜之訓以致誤。龜首為觸鬚，背或突出其翼，與「」象「」與「」均局執柯昌濟、郭沫若以為蟋蟀之形。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蟋蟀鳴，衣裘成。」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蟀，南楚之間謂之蛭孫。其蟲鳴秋，其鳴以翼。契文或突出其翼形，借為春之。籀文从乃形體之變。告秋、寧秋之祭，均與災異有關。解為蝗禍皆可通，或以「」乃象蝗蟲之形。卜辭「告秋」，寧秋之祭，均與災異有關。解為蝗禍皆可通。

蝗至秋時為害最烈，故可引申為春秋之「秋」。「龜」字仍當以取象於蝗蟲即「蝻」為是。

1882

龜

按：字从「八」从「龜」，其義不詳。

1883

𧈧

郭沫若「二蟬字作𧈧，與蟬形酷肖。白色陶紋有作𧈧者，亦正相似。蟬假為禪祭也。有此字出，足證葉玉森以龜為蟬形文字實誤。」（殷契粹編考釋二〇五頁下）

金祥恒

釋蜎。（續甲骨文編十三卷四頁）

按：郭沫若以為字象蟬形是對的，但謂假作「禪」則非是。合集三四四一〇辭云：「蜎甲用蜎」；「蜎癸用蜎」。當為祭品。

1884

蜎

按：合集七〇一四辭云：

「己卯卜，王貞，余乎𧈧蜎，余弗蜎。」用為動詞。

1885

𧈧

按：此與1884同字，當合併。

兵之彌。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說文：「救，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讀若弭。按撫安同義，是祭文之米祭，即易巫招弭之弭。弭為安凶禍之祭。因米連文，盟謂要誓於鬼神。其言「以于因米」，謂與于盟弭。其言「王米于以且乙」，以應讀台，訓我之，言王弭祀于我之且乙。其言「王米于因以且乙」者，言王弭與盟于我之且乙。中間省去介詞于字，乃祭文之常例也。——（辭三第十三葉釋米）

郭沫若 「米蓋讀為類，類从類聲，類从米聲，例可通假。周禮大祝：『一曰類。』注云：「類，祭名也。」小宗伯言：「類社稷宗廟。」則宗廟之祭亦得用之。——（粹考三十七葉下）

陳夢家

「米眾」，米或是救或休字，說文「撫也」。——（綜述六〇八葉）

屈萬里

「卜辭：『己巳貞：王米固，其登于且乙？』」按：米，即米穀之米。——（甲編考

釋一四〇葉）

李孝定

「疑中一畫乃象麗形。蓋米之為物作『』固足以象之，而與沙水諸字之『』中點作

者易混，故取象於麗以明之，亦猶兩字作『』上畫象天之意也。擇米者必用麗，說文「麗，所范也，可以取粗去細，从竹麗聲」。字今作篩。卜辭言「鼻米為薦新米之祭」，乃用其本義。茲用為祭名，鄭讀為類，于讀為弭，似以于說為長。言「米眾」則當以陳說讀為救也。金文渠樵等字偏旁所以未字與祭文同。——（集釋二二九七葉）

白玉崢

「崢按：字蓋象谷采形，禾茂谷，其采之谷粗壯，故以『』象之。其必以三，三

，多也。中一，蓋谷采之梗也。字於卜辭，率多用為祭名，即辭中之「鼻米也」；蓋即嘗新之祭也。其用為動詞者，如「有辭，蓋即說文之救之有字」；其作弭、彌者，皆為形聲，例當后起。字見於典籍，然不得據以論文字初始；況今傳之典籍，皆為后漢之東定者也。——（契文舉例校讀十六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八五五頁）

按：金甲文米字皆作『』，小篆則形體稍有譌異，故說文諸家釋其形體皆誤。李孝定以為其中橫畫象麗形，可備一說。卜辭米字多用其本義，亦有用作祭名者，于先生駢枝釋米已詳論之。惟「固米」之「固」當為地名，「米」為祭品。卜辭「米眾」，陳夢家讀「米」為「救」，是正確的。「救眾」謂「安撫眾人」。

米

又卜辭「米」為「小甲」之合文，不得混入「米」字。

葉玉森「米即番。疑立段為燔柴之燔。……疑米仍米之變體，或番與燹義本相同。米亦相近，故古人通用之歟？」（鈎沈五葉下十三行）

高承祚「卜辭中又有作米者，亦泰字。文曰：『庚午米于羔。』曰：『丁卯貞于庚午酒米于兕。』故知其為燹矣。」（類編十卷八葉）

李孝定「字形與燹之習見者小異，似仍以葉說為是。惟此字僅於卜通二五九片中見之，同凡中六見，是否書體偶有不同未敢確指，存以俟考。」（集釋三一四七葉）

郭沫若「即說文『米，辨別也』之米字，此段為燔。」（卜通五十五葉上）

郭沫若「米字七見。一即卜通二五九片（即說文『米辨別也』，讀若辨）之米字，此段為燔。」（卜通五十五葉二五九片釋文）

孫海波「米，辨一。二。郭沫若釋米。文曰：乙未酉，品，上甲十，區三，區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米三，□□□三，祖乙□□□。一（甲骨文編三二頁）

李孝定「說文『燔，焚也。从火番聲。』卜辭假米為之。」（集釋三一四七葉）

李孝定「說文『米，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允米，屬皆从米。讀若辨。』古文米。」辭作米與小篆形近，疑與番為一字，並索隸述之。葉，郭釋米，謂段為燔，其說可以。辭云：『丙寅貞米三宰卯牛于口。』丁卯貞于庚午酒米于。己巳貞庚午酒米于。庚午米于岳。又才雨，米于岳。亡才雨，祭酉卜又米于六云六承卯羊六。其義為祭名，或言米三小宰與卯對舉，為用牲之事，蓋即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之義。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芄芄棫櫟，

薪之樵之也。之祀，皆積柴資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實柴。」賈疏申之言曰：「……此司中司命等，言樵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禮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資牲，後取煙，事列於畢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所謂「米三小宰」者，當讀為燔。蓋實三小宰於積柴之上，燔之以祭也。二鄭所說雖為周禮，殷禮蓋亦然矣。金文作「米」，「米」乙酉，「米」米酉。小篆中畫上端右屈，此則屈其下端，並與「辭」字相近。一集釋〇二八五葉一

按：辭一一二為「小甲」合文，不得釋「米」。英三八〇反辭云：「米」為人名。